

古文觀止

目 錄

鄭伯克段于鄢
石碏諫寵州籲
齊桓公伐楚
子產不毀鄉校
曹劌論戰
宮之奇諫假道
子魚論戰
燭之武退秦師
勾踐滅吳
邵工諫厲王弭謗
趙宣子論比與黨
吳子使劓來聘
虞師晉師滅夏陽
晉獻文子室成
苛政猛於虎
蘇秦以連橫說秦
范雎說秦王
鄒忌諷齊王納諫
馮諼客孟嘗君
觸龍說趙太后
樂毅報燕王書
逍遙遊
庖丁解牛
秋水（節選）
勸學（節選）
諫逐客書
會稽刻石

獄中上樑王書
過秦論（上）
治安策（節選）
論貴粟疏
上書諫獵
項羽本紀（節選）
周亞夫軍細柳
廉頗藺相如列傳
屈原列傳
滑稽列傳（節選）
太史公自序（節選）
報任安書
答蘇武書
報孫會宗書
蘇武傳
霍光傳（節選）
論盛孝章書
登樓賦
讓縣自明本志令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洛神賦
與山巨源絕交書
陳情表
蘭亭集序
歸去來兮辭
桃花源記
五柳先生傳
班超傳（節選）
獄中與諸甥侄書
蕪城賦
登大雷岸與妹書
別 賦
北山移文

答謝中書書
與陳伯之書
與宋元思書
三 峽
哀江南賦序
諫太宗十思疏
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
滕王閣序
與韓荊州書
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
吊古戰場文
右溪記
原道
原毀
雜說（四）
師說
進學解
諱辯
送孟東野序
送李願歸盤穀序
送董邵南序
張中丞傳後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祭十二郎文
祭鱷魚文
柳子厚墓誌銘
陋室銘
駁復仇議
桐葉封弟辨
段太尉逸事狀
捕蛇者說
種樹郭橐駝傳
憎王孫文
三戒（並序）

愚溪詩序
鈞鉅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小石城山記
阿房宮賦
書褒城驛壁
英雄之言
待漏院記
黃岡竹樓記
岳陽樓記
朋黨論
釋秘演詩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五代史伶官傳序
相州畫錦堂記
醉翁亭記
秋聲賦
與高司諫書
袁州州學記
辨奸論
心術
張益州畫像記
愛蓮說
寄歐陽舍人書
墨池記
諫院題名記
讀孟嘗君傳
同學一首別子固
遊褒禪山記
傷仲永
答司馬諫議書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留侯論
賈誼論

喜雨亭記
超然台記
石鐘山記
方山子傳
日喻說
答謝民師書
潮州韓文公廟碑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上樞密韓太尉書
六國論
黃州快哉亭記
書洛陽名園記後
金石錄後序
指南錄後序
登西台慟哭記
送秦中諸人引
送何太虛北遊序
大龍湫記
閱江樓記
送東陽馬生序
大言（又名《尊盧沙》）
賣柑者言
司馬季主論蔔
書博雞者事
越巫
吳士
移樹說
醫戒
裡婦寓言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瘞旅文
送宗伯喬白岩序
說琴

滄浪亭記
項脊軒志
寒花葬志
答茅鹿門知縣二
任光祿竹溪記
朱碧潭詩序
青霞先生文集序
葉子肅詩序
豁然堂記
報劉一丈書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又與焦弱侯
贊劉諧
牡丹亭記題詞
可樓記
徐文長傳
虎丘
浣花溪記
游黃山日記（後）
核舟記
陶庵夢憶序
西湖七月半
柳麻子說書
五人墓碑記
獄中上母書
張南垣傳
九牛壩觀舐戲記
原君
廉恥
與友人論門人書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李姬傳
吾廬記
大鐵椎傳

傳是樓記
江天一傳
口技
閻典史傳
書左忠毅公逸事
獄中雜記
游萬柳堂記
梅花嶺記
祭妹文
書魯亮儕
萬斯同先生傳
登泰山記
袁隨園君墓誌銘
哀鹽船文
出關與畢侍郎箋
遊廬山記
謝南岡小傳
閒情記趣（節選）
記棚民事
游小盤穀記
病梅館記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觀巴黎油畫記
記超山梅花
湖之魚
鄒容傳
馮婉貞勝英人于謝莊
少年中國說

鄭伯克段于鄢

初①，鄭武公娶于申②，曰武薑③。生莊公及共叔段④。莊公寤生⑤，驚薑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⑥。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⑧。公曰：“制，岩邑也⑨，虢叔死焉⑩，倫邑唯命⑪。”請京⑫，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⑬：“都，城過百雉⑭，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⑮；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⑯。”公曰：“薑氏欲之，焉辟害⑰？”對曰：“姜氏何厭之有⑱？不如早爲之所⑲，無使滋蔓。蔓，難圖也⑳”。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㉑，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㉒。公于呂曰㉓：“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㉔”。？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㉕，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㉖。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昵㉗”，厚將崩。”

大叔完聚㉘，繕甲兵，具卒乘㉙，將襲鄭。夫人將啓之㉚。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㉛。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㉜，大叔出奔共。

遂置姜氏於城潁㉝，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㉞。”既而悔之。

穎考叔爲穎谷封人(36)，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37)。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君之義(38)。請以遺之(39)。”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40)！”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41)，遂而相見(42)，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43)：“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44)！”薑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45)！”遂爲母子如初。

君子曰(46)：“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47)。《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48)。’其是之謂乎？”

【注釋】

(1)初：當初，從前。故事開頭時用語。(2)鄭武公：春秋時諸侯國鄭國(在今河南新鄭)國君，姓姬，名掘突，武爲諡號。申：諸侯國名，在今河南南陽，薑姓。(3)武薑：武諡鄭武公諡號，薑諡娘家姓。(4)莊公：即鄭莊公。共(gōng)叔段：共是國名，叔爲兄弟排行居後，段是名。(5)寤(wù)生：逆生，倒生，即難產。(6)惡(wù)：不喜歡。(7)亟(qì)：多次屢次。(8)制：鄭國邑名，在今河南滎陽縣虎牢關。(9)岩邑：險要地城邑。(10)虢(guó)叔：東虢國國君。(11)佗：同“他”。唯命：“唯命是從”地省略。(12)京：鄭國邑名，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南。(13)祭(zhài)仲：鄭國大夫，字足。(14)雉：古時建築計量單位，長三丈，高一丈。(15)參：同“三”。國：國都。(16)堪：經受得起。(17)焉：哪裡。辟：同“避”。(18)何厭之有：有何厭。厭：滿足。(19)所：安置，處理。(20)圖：課，治。(21)斃：僕倒，倒下去。(22)鄙：邊境上得邑。貳於己：同時屬於莊公和自己。(23)公子呂：鄭國大夫，字子封。(24)若之何：對他怎麼辦。(25)庸：用。(26)廩延：鄭國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北。(27)

昵：親近。(28)完：修繕。聚：積聚。(29)繕：修整。甲：鎧甲。兵：武器。具：備齊。卒：步兵。乘(shèng)：兵車。(30)夫人：指武薑。啓之：爲他打開城門。(31)帥：率領。乘：一車四馬爲一乘。車一乘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32)鄆：鄭國邑名，在陵境內。(33)五月辛醜：五月二十三日。古人記日用天干和地支搭配。(34)城穎西北。(35)黃泉：黃土下的泉水。這裡指墓穴。(36)穎考叔：鄭國大夫。穎穀：鄭國邑名，在今河南登封西南。封人：管理邊界的官。(37)舍肉：把肉放在旁邊不吃。(38)羹：調和五味做成的帶汁的肉。(39)遺(wéi)：贈送。(40)繫(yì)：語氣助詞。沒有實義。(41)闕：同“掘”，挖。(42)隧：地道。這裡的意思是挖隧道。(43)賦：指作詩。(44)融融：快樂自得的樣子。(45)泄泄(yì)：快樂舒暢的樣子。(46)君子：作者地托。《左傳》作者常用這種方式發表評論。(47)施(yì)：延及，擴展。(48)這兩句詩出自《詩·大雅·既醉》。匱：窮盡。錫：同“賜”，給予。

【譯文】

當初，鄭武公娶了申國國君的女兒爲妻，叫做武薑；生下了莊公和公叔段。莊公腳在前倒生下來，使薑氏受了驚嚇所以取名叫‘寤生’，武姜因此討厭莊公。武姜玉愛共叔段，想立他爲太子多次向武公請求，武公都沒有答應。等到莊公當上了鄭國國君武姜爲共叔段請求把製作爲他的封邑。莊又說“制是個險要的城邑，從前虢叔就死在那裡，如果要別的地方，我都答應。”武姜又爲共叔段請求京邑，莊公就計共叔段住在那裡，稱他爲“京城太叔”。

祭仲說“都城超過了三百丈，就會成爲國家的禍害。按先王的規定，大的都城面積不能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過五分之一，小的不

超過九分之一。現在京邑，的大小不合法度，違反了先王的制度，這會使您受不了。”莊公回答說；“薑氏要這麼做我怎能避開這禍害呢？”祭仲說道：“薑氏有什麼可滿足呢？不如早些處置共叔段，不讓他的勢力蔓延。如果蔓延開來，就難對付了。蔓延開的野草都除不掉，更何況是您習蔔受寵的兄弟呢？”莊公說‘幹多了不仁義的事情，必定會自取滅亡，您暫且等著看吧。’”

不久之後，太叔命令西邊和北邊的邊邑也同時歸他管轄。公子呂說‘一個國家不能容納兩個君王，您打算怎麼辦？如果您想把國家交給大叔，就請允許我去事奉他；如果不給，就請陳掉他，不要使百姓產生二心。’莊公說；“用不著，他會自食其果。太叔又把雙方共管的邊邑收歸自己，一直把邑地擴大到了廩延。公子呂說；“可以動手了。他占多了地方就會得到百姓擁護。”莊公說“做事不仁義就不會有人親近，地方再大也會崩潰。”

太叔修造城地，聚集百姓，修整鎧甲和武器，準備好了步兵和戰車，將要偷襲鄭國國都。武薑打算爲他打開城門作內應。莊公得知了太叔偷襲的日期，說；“可以動手了！”於是，他命令公子呂率領二百輛戰車去打京邑。京邑百姓背叛了共叔段，共叔段逃到了鄆地，莊公又攻打鄆。五月二十三日，共叔段逃奔去了共國。

於是莊公把武薑安置到城穎，並向她發誓說：“不到地下黃泉，水遠不再見面。”事後，他又後悔這麼說。

考叔當時是穎穀管理疆界的官員，他聽說了這件事，就送了些禮物給

莊公。莊公請他吃飯，他卻把肉放在一旁不吃。莊公問他爲什麼，穎考叔回答說：“我家中有母親，我的飯食她都吃過，就是從未吃過君王的肉羹，後允許我拿去送給她。”莊公說“你有母親可以送東西給她，唯獨我沒有！”穎考叔說“我冒昧問一下這話是什麼意思？”莊公把事情的緣由告訴了他，並說自己很後悔。穎考叔說：“君王何必擔憂呢？如果掘地見水，打成地道去見面，誰能說這不是黃泉相見？”莊公聽從了項考叔的話，照著做了。莊公進入地道，賦詩說：‘隧道當中，心中快樂融和！’武薑走出隧道，賦詩說：‘隧道之外，心中快樂舒暢！’於是。母於關係又與從前一樣了。

君子說：“穎考叔真是個孝子。愛自己的母親，還擴大影響了鄭莊公。《詩·大雅·既醉》說‘孝子德行無窮個永久能分給同類。’大概說的就是這樣的事吧！”

【讀解】

這是一個流傳甚廣、十分典型的兄弟相爭的故事。

人們常用“親如兄弟”來形容親情的深厚，也用“親兄弟，明算帳”來說明親情和利益衝突之間的關係。我們憑自己的生活體驗深知，親情在很多時候是脆弱的，在利益的驅使之下，親情遠遠不足以化解由利益導致的矛盾衝突。

當然，兄弟相爭，並非完全沒有是非曲直，並非完全沒有正義、真理的存在。比如，鄭莊公與共叔段的權位之爭，按傳統觀念，長子是王位天

然的繼承者，是“天理”，不容有違背。這樣，鄭莊公就代表了合理的、正當的一方，而共叔段奪取王位的圖謀，便是不合理的、不正當的。

代表合理的、正義的一方，往往充滿“正氣”，可以慷慨陳辭。鳴鼓攻之，可以穩坐如山，居高臨下，所以鄭莊公才可以自豪地、以先知的口吻說：“多行不義，必自斃。”

拋開這個故事不論，‘多行不義，必自斃’也算是一條普遍真理，正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樣。幾乎可以說，古往今來，凡是作惡的人，搞陰謀詭計的人，違法亂紀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最終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但是，如果坐著等待結果的到來，等待作惡者“自斃”，顯然是愚蠢的，無異於自己坐以待斃，很可能讓作惡者占盡了風光好處。我們要相信毛主席說過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所以，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起而對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這麼說來，以惡抗惡，以暴力抗惡，以陰謀詭計對陰謀詭計，在一定範圍內便是合理的事。真理、道義總得以某種方式來加以捍衛，對真理、道義的信念，總不能替代實際有效的行動，就好比強盜闖進我們家裡，是不可能憑藉善良的願望和對正義的信念來阻止強盜的搶劫的。唯有拿起武器，同強盜搏鬥，把強盜趕出家門去，才是用行動來維護自己的信念，因而真理、正義才可能得到證明，得到捍衛。

儒家傳統一直是主張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在內心承認的真理，在思想和言論中確信原則，必須用實際行動來加以體現，讓真理、原則變成行動的指南。如果能做到這樣，不溢、惡行、陰謀等等，就既不是可怕的猛獸，也不是不可戰勝和征服的。關鍵不在對方，而在自己是否能挺身而出，以及如何挺身而出，從而讓東風壓倒西風。

石碣諫寵州籲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①，曰莊薑②，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③。又娶于陳④，曰厲嬀⑤。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薑以爲己子。公於州籲，嬖人之於也⑥，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薑惡之。石碣諫曰⑦：“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⑩，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籲，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⑪”。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⑫，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⑭，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⑮。君人者⑯，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即”弗聽。其子厚與州籲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⑰。（以上隱公三年）

【注釋】

(1)初：當初，從前。故事開頭時用語。(2)鄭武公：春秋時諸侯國鄭國(在今河南新鄭)國君，姓姬，名掘突，武爲諡號。申：諸侯國名，在今河南南陽，薑姓。(3)武薑：武諡鄭武公諡號，薑諡娘家姓。(4)莊公：即鄭莊公。共(gōng)叔段：共是國名，叔爲兄弟排行居後，段是名。(5)寤(wù)生：逆生，倒生，即難產。(6)惡(wù)：不喜歡。(7)亟(qì)：多次屢次。(8)制：鄭國邑名，在今河南滎陽縣虎牢關。(9)岩邑：險要地城邑。(10)虢(guó)叔：東虢國國君。(11)佗：同“他”。唯命：“唯命是從”地省略。(12)京：鄭國邑名，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南。(13)祭(zhài)仲：鄭國大夫，字足。(14)雉：古時建築計量單位，長三丈，高一丈。(15)參：同“三”。國：國都。(16)堪：經受得起。(17)焉：哪裡。辟：同“避”。(18)何厭之有：有何厭。厭：滿足。

【譯文】

衛莊公娶了齊國太子得臣的妹妹爲妻，名叫莊薑。莊薑長得很美，但沒有生孩子，衛國人給她作了一首詩叫《碩人》。後來衛莊公又娶了一個陳國女子，名叫厲嬀。厲嬀生下孝伯，孝伯早死。厲仍隨嫁的妹妹戴嬀生了衛桓公。莊薑把桓公當作自己的兒子對待。

公子州籲是莊公寵妾的兒子，受到莊公寵愛，喜好武事，莊公禁止。莊薑則討厭州籲。大夫石碏勸莊公說：“我聽說疼愛孩子應當用正道去教導他，不能使他走上邪路。驕橫、奢侈、淫亂、放縱是導致邪惡的原因。這四種惡習的產生，是給他的寵愛和俸祿過了頭。如果想立州籲爲太子，就確定下來；如果定不下來，就會釀成禍亂。受寵而不驕橫，驕橫而能安於下位，地位在下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是很少的。況且低賤妨害高貴，年輕欺凌年長，疏遠離間親近，新人離間舊人，弱小壓迫強大，淫亂破壞道義，這是六件背離道理的事。國君仁義，臣下恭行，爲父慈愛，爲子孝順，爲兄愛護，爲弟恭敬，這是六件順理的事。背離順理的事而效法違理的事，這就是很快會招致禍害的原因。作爲統治民眾的君主，應當盡力除掉禍害，而現在卻加速禍害的到來，這大概是不行的吧？”衛莊公不聽勸告。石碏的兒子石厚與州籲交往，石碏禁止，但禁止不住。到衛桓公當國君時，石碏就告老退休了。

齊桓公伐楚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1），蔡潰，遂伐楚。

楚子使與師言曰（2）：“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3），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4）。不虞君之涉吾地也（5），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6）：‘五侯九伯（7），女實征之（8），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9）：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隸。爾貢包茅不入（11），王祭不共（12），無以縮酒（13），寡人是征（14）；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15）。”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16）。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17）。師退，次於召陵（18）。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19）。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20），辱收寡君（21），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22），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23），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24），漢水以爲池，雖眾，無所用之！”

屈完及諸侯盟（25）。

【注釋】

（1）諸侯之師：指參與侵蔡的魯、宋、陳、衛、鄭、許、曹等諸侯國

的軍隊。蔡：諸侯國名，姬姓，在今河南上蔡、新蔡一帶。（2）楚子：指楚成王。（3）北海、南海：泛指北方、南方邊遠的地方，不實指大海。（4）唯是：因此。風：公畜和母畜在發情期相互追逐引誘。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由於相距遙遠，雖有引誘，也互不相干。（5）不虞：不料，沒有想到。涉：淌水而過，這裡的意思是進入，委婉地指入侵。（6）召（shào）康公：召公奭（shì），周成王時的太保，“康”是溢號。先君：已故的君主，大公：太公，指姜尚，他是齊國的開國君主。（7）五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諸侯。九伯：九州的長官。五侯九伯泛指各國諸侯。（8）實征之：可以征伐他們。（9）履：踐踏。這裡指齊國可以征伐的範圍。（10）海：指渤海和黃海。河：黃河。穆陵：地名，在今湖北麻城北的穆陵山。大隸：地名，在今河北隆盧。（11）貢：貢物。包：裹束。茅：菁茅。入：進貢。（12）共：同“供”，供給。（13）縮酒：滲濾酒渣。（14）寡人：古代君主自稱。是征：征取這種貢物。（15）昭王：周成王的孫子周昭王。問：責問。（16）次：軍隊臨時駐紮。涇（xíng）：楚國地名。（17）屈完：楚國大夫。如：到，去。師：軍隊。（18）召（shào）陵：楚國地名，在今河南偃城東。（19）不穀：不善，諸侯自己的謙稱。（20）惠：恩惠，這裡作表示敬意的詞。徼（jiǎo）：求。敝邑：對自己國家的謙稱。（21）辱：屈辱，這裡作表示敬意的詞。（22）眾：指諸侯的軍隊，（23）綏：安撫。（24）方城：指楚國北境的大別山、桐柏山一帶山。（25）盟：訂立盟約。

【譯文】

魯僖公四年的春天，齊桓公率領諸侯國的軍隊攻打蔡國。蔡國潰敗，接著又去攻打楚國。

楚成王派使節到齊軍對齊桓公說：“您住在北方，我住在南方，因此牛馬發情相逐也到不了雙方的疆土。沒想到您進入了我們的國土這是什麼緣故？”管仲回答說：“從前召康公命令我們先君大公說：‘五等諸侯和九州長官，你都有權征討他們，從而共同輔佐周王室。’召康公還給了我們先君征討的範圍：東到海邊，西到黃河，南到穆陵，北到無隸。你們應當進貢的包茅沒有交納，周王室的祭祀供不上，沒有用來滌酒渣的東西，我特來徵收貢物；周昭王南巡沒有返回，我特來查問這件事。”楚國使臣回答說：“貢品沒有交納，是我們國君的過錯，我們怎麼敢不供給呢？周昭王南巡沒有返回，還是請您到水邊去問一問吧！”於是齊軍繼續前進，臨時駐紮在陘。

這年夏天，楚成王派使臣屈完到齊軍中去交涉，齊軍後撤，臨時駐紮在召陵。

齊桓公讓諸侯國的軍隊擺開陣勢，與屈完同乘一輛戰車觀看軍容。齊桓公說：“諸侯們難道是爲我而來嗎？他們不過是爲了繼承我們先君的友好關係罷了。你們也同我們建立友好關係，怎麼樣？屈完回答說：“承蒙您惠臨敝國並爲我們的國家求福，忍辱接納我們國君，這正是我們國君的心願。”齊桓公說：“我率領這些諸侯軍隊作戰，誰能夠抵擋他們？我讓這些軍隊攻打城池，什麼樣的城攻不下？”屈完回答說：“如果您用仁德來安撫諸侯，哪個敢不順服？如果您用武力的話，那麼楚國就把方城山當作城牆，把漢水當作護城河，您的兵馬雖然眾多，恐怕也沒有用處！”

後來，屈完代表楚國與諸侯國訂立了盟約。

【讀解】

據說，“春秋無義戰”。這意思是說，春秋是一個諸侯（軍閥？）混戰的時代，大家都是爲了實際的利益（攻城掠地、搶奪財富之類）而打仗，大國憑藉實力搶奪、吞併小國，弱肉強食，沒有誰是爲了真理、正義而戰。

這種說法也許過於誇張，但齊桓公伐楚，似乎證明了戰爭的不合道義。齊桓公尋找的藉口一望而知是站不住腳的，無法掩蓋住恃強凌弱的本來面目，繼而赤裸裸地以武力相威脅。這一典型事例足以讓人相信那時大多數戰爭的非正義性質，相信強者爲王的競爭邏輯。

不過，這場戰爭之所以載入史冊，引起人們的興趣，並不是誰是誰非、誰代表正義和非正義的問題，而是在一個“無法無天”、憑強力攫取利益的時代之中，弱者如何憑藉智慧保護自己的技巧，以及在強大的武力面前不甘稱臣的精神。

內在的智慧，通過巧妙的外交辭令表達出來，不費一兵一卒，以智慧的力量使敵手心理上先行崩潰，從而達到保存自己的目的。即使是撇開利益之爭一類背景，單是那些外交辭令本身，也足以讓人讚賞和驚歎不已：一來一往，針鋒相對，表面顯得謙恭、溫和、禮讓，言辭又讓人聽起來不刺耳，而內在的凜然正氣，卻透過溫和的表面使放手膽戰心驚。

可以說，咱們的祖先在這方面發展出了一整套曾在世界上無人可比擬的智謀，使他們在戰爭藝術和戰爭謀略方面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至今

仍讓我們嚮往不已。

智謀本身是中性的，是一種手段和技巧，可以用於各種目的 和各種場合。弱者可以憑藉它來保護自己，強者可以憑藉它來巧 取豪奪，陰謀家也可以憑藉它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實際 上，我們也看到了不少把智謀用於各種目的和場合的實例，從宮 廷政變，到坑蒙拐騙，從高層次，到低層次，應有盡有。

由此讓我們想到，咱們國人熱心並擅長於人與人之間的爭鬥，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爭鬥。我們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過多地用在 了人與人之間的爭鬥之上，而不是用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爲 更多的人造福之上。這是否同我們的謀略自古以來就特別發達有 關係呢？

子產不毀鄉校

鄭人游於鄉校①，以論執政②。然明謂子產曰③：“毀鄉校，何如？”
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④，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⑤，不聞作威以防怨⑥。豈不遽止⑦？然猶防川⑧：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⑨，不如吾聞而藥之也⑩。”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⑪。小人實不才⑫。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⑬？”

仲尼聞是語也，曰⑭：“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注釋】

①鄉校；古時鄉間的公共場所，既是學校，又是鄉人聚會議事的地方。
②執政：政事。③然明：鄭國大夫融蔑，然明是他的字。④退：工作完畢後回來。⑤忠善：盡力做善事。損：減少。⑥作威；擺出威風。⑦遽(jù)：很快，迅速。⑧防：堵塞。川：河流。⑨道：同“導”，疏通，引導。⑩藥之：以之爲藥，用它做治病的藥。⑪信：確實，的確。可事；可以成事。⑫小人：自己的謙稱。不才：沒有才能。⑬二三：這些，這幾位。⑭仲尼：孔子的字。（孔子當時只有十歲，這話是後來加上的。）

【譯文】

鄭國人到鄉校休閒聚會，議論執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壞。鄭國大夫然明

對子產說：“把鄉校毀了，怎麼樣？”子產說：“爲什麼毀掉？人們早晚幹完活兒回來到這裡聚一下，議論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壞。他們喜歡的，我們就推行；他們討厭的，我們就改正。這是我們的老師。爲什麼要毀掉它呢？我聽說盡力做好事以減少怨恨，沒聽說過依權仗勢來防止怨恨。難道很快制止這些議論不容易嗎？然而那樣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樣：河水大決口造成的損害，傷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開個小口導流，不如我們聽取這些議論後把它當作治病的良藥。”然明說：“我從現在起才知道您確實可以成大事。小人確實沒有才能。如果真的這樣做，恐怕鄭國真的就有了依靠，豈止是有利於我們這些臣子！”

孔子聽到了這番話後說：“照這些話看來，人們說子產不仁，北打下如估”

曹劌論戰

《左傳》

【作者小傳】《左傳》傳說是春秋末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但對這書作者，歷來有爭議。一般認為這部著作是戰國初期的一位歷史學家、散文家的作品。書名原為《左氏春秋》，後人把它配合《春秋》，作為解經之作，稱為《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作者寫這部書的目的，並不全是為解經而作，而是從歷史家的角度，採取《春秋》的大綱，再參考當時的許多史籍而寫成的。因此，《左傳》大大豐富了《春秋》的內容。有些內容與《春秋》的記載是一致的，有些則與《春秋》不一致，並比《春秋》多寫了十三年。

《左傳》是一部編年體史書，保存了我國自西元前 722 年以下二百多年的許多史料，比較詳細而完整地反映了春秋時期列國之間政治、軍事、外交以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情況。《左傳》是研究我國古代社會很有價值的歷史文獻。它的文學價值很高，極善於用簡潔的語言寫出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特別善於描寫戰爭，也善於刻劃人物的細微動作和心理活動，對後代散文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題 解】魯莊公十年（西元前 684 年），齊桓公藉口魯國曾經幫助過同自己爭做國君的公子糾，出兵進攻魯國。當時，齊強魯弱，魯國處於防禦地位。本文記述曹劌向魯莊公獻策，終於在長勺之戰中，使弱小的魯國擊敗了強大的齊國的進攻，反映了曹劌的政治遠見和卓越的軍事才能。

本文意在表現曹劌的“遠謀”，故緊緊圍繞“論戰”來選取材料。第一段通過曹劌與魯莊公的對話，強調人心向背是取決於戰爭勝負的首要條件，突出了曹劌“取信於民”的戰略思想；第二段簡述曹劌指揮魯軍進行反攻、追擊和最後取得勝利的過程，顯示曹劌的軍事指揮才能，為下文分析取勝原因作伏筆；第三段論述取勝的原因，突出曹劌善於抓住戰機，謹慎而又果斷的戰術思想。全文敘事清楚，詳略得當，人物對話準確生動，要言不煩，是《左傳》中膾炙人口的名篇。

【原文】

十年春（1），齊師伐我（2）。公將戰（3）。曹劌請見（4）。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5）？”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6）？”公曰：“衣食所安（7），弗敢專也（8），必以分人（9）。 ”對曰：“小惠未徧（10），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11）。 ”對曰：“小信未孚（12），神弗福也（13）。 ”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14）。 ”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於長勺（15）。公將鼓之（16），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17）。劌曰：“未可。”下視其轍（18），登軾而望之（19），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20），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選自《十三經注疏》本《左傳》

【譯文】

魯莊公十年的春天，齊國的軍隊攻打魯國，魯莊公準備迎戰。曹劌請求進見，他的同鄉對他說：“大官們自會謀劃這件事的，你又何必參與其間呢？”曹劌說：“大官們目光短淺，不能深謀遠慮。”於是入宮進見魯莊公。曹劌問魯莊公：“您憑什麼條件同齊國打仗？”莊公說：“衣食這類用來養生的東西，我不敢獨自享用，一定把它分給別人。”曹劌回答說：“這是小恩小惠，不能遍及百姓，百姓是不會跟從您的。”莊公說：“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之類，我不敢虛報，一定對神誠實。”曹劌回答說：“這是小信用，還不能使神信任您，神是不會保佑您的。”莊公說：“對於大大小小的訴訟案件，我雖不能一一明察，一定誠心誠意來處理。”曹劌回答說：“這是忠於職守的一種表現，可以憑這個條件打一仗。作戰時請讓我跟從您去。”魯莊公和曹劌同乘一輛戰車，在長勺和齊軍作戰。一開始，魯莊公就要擊鼓進軍。曹劌說：“還不行。”齊軍擊鼓三次後，曹劌說：“可以擊鼓進軍了。”齊軍被打得大敗。魯莊公就要下令驅車追擊齊軍，曹劌說：“還不行。”曹劌下車看了看地上齊軍戰車輾過的痕跡，又登上車前的橫木遠望齊軍撤退的情況，說：“可以追擊了。”於是追擊齊軍。

戰勝以後，魯莊公問取勝的原因。曹劌回答說：“打仗是靠勇氣的，第一次擊鼓，能夠振作士兵的勇氣，第二次擊鼓，士兵的勇氣就減弱了，第三次擊鼓後士兵的勇氣就消耗完了。他們的勇氣已經完了，我們的勇氣正旺盛，所以戰勝了他們。但大國難以捉摸，恐怕有埋伏，我看到他們戰

車的車輪痕跡很亂，望見他們的軍旗也已經倒下了，所以下令追擊他們。”

（陳必祥）

【注 釋】

（1）十年：魯莊公十年（西元前 684 年）。（2）齊師：齊國的軍隊。齊，在今山東省中部。我，指魯國。魯，在今山東西南部。《左傳》傳為魯國史官而作，故稱魯國為“我”。（3）公：魯莊公。（4）曹劌（g u ì 貴）：魯國人。（5）肉食者：吃肉的人，指居高位，得厚祿的人。間（j i à n 件）：參與。（6）何以戰：即“以何戰”，憑什麼作戰。（7）衣食所安：衣食這類養生的東西。（8）專：獨自享有。（9）人：這裡指一些臣子。（10）徧：同“遍”，遍及，普遍。（11）犧牲玉帛：古代祭祀用的祭品。犧牲，指豬、牛、羊等。玉帛，玉石、絲織品。加：虛誇，這裡是說以少報多。（12）孚（f ú 浮）：誠信感人。（13）福：作動詞，賜福，保佑。（14）獄：訴訟案件。（15）長勺：魯國地名，在今山東曲阜縣北。（16）鼓：作動詞，擊鼓進軍。（17）馳：驅車（追趕）。（18）轍（z h é 哲）：車輪滾過地面留下的痕跡。（19）軾：古代車廂前邊的橫木，供乘車人扶手用。（20）盈：充沛，旺盛。

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

【題 解】僖公五年（西元前 655）晉國向虞國借道攻打虢國，是要趁虞國的不備而一舉兩得，即先吃掉虢國，再消滅虞國。具有遠見卓識的虞國大夫宮之奇，早就看清了晉國的野心。他力諫虞公，有力地駁斥了虞公對宗族關係和神權的迷信，指出存亡在人不在神，應該實行德政，民不和則神不享。可是虞公不聽，最終落得了被活捉的可悲下場。

文章開頭只用“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點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著便通過人物對話來揭示主題。語言簡潔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問句。如用“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比喻虞晉的利害關係，十分貼切、生動，很有說服力。

【原文】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1）。

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2）。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3），寇不可翫（4）。一之謂甚，其可再乎（5）？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6），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7），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8）。大伯不從，是以不嗣（9）。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10），

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11）。將虢是滅（12），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13）？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14）？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15）

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16）。 ”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17）。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18）。’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19）。’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20）。’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21），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22）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23），曰：“虞不臘矣（24）。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25）

冬，十二月丙子朔（26），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27）。師還，館于虞（28），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從媵秦穆姬（29）。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30）。 ” 罪虞，言易也。

——選自《十三經注疏》本《左傳》

【譯文】

晉侯又向虞國借路去攻打虢國。

宮之奇勸阻虞公說：“虢國，是虞國的圍，虢國滅亡了，虞國也一定

跟著滅亡。晉國的這種貪心不能讓它開個頭。這支侵略別人的軍隊不可輕視。一次借路已經過分了，怎麼可以有第二次呢？俗話說‘面頰和牙床骨互相依著，嘴唇沒了，牙齒就會寒冷’，就如同虞、虢兩國互相依存的關係啊。”

虞公說：“晉國，與我國同宗，難道會加害我們嗎？”宮之奇回答說：“泰伯、虞

仲是大王的長子和次子，泰伯不聽從父命，因此不讓他繼承王位。虢仲、虢叔都是王季的第二代，是文王的執掌國政的大臣，在王室中有功勞，因功受封的典策還藏在盟府中。現在虢國都要滅掉，對虞國還愛什麼呢？再說晉獻公愛虞，能比桓莊之族更親密嗎？桓、莊這兩個家族有什麼罪過？可晉獻公把他們殺害了，還不是因為近親對自己有威脅，才這樣做的嗎？近親的勢力威脅到自己，還要加害於他們，更何況對一個國家呢？”

虞公說：“我的祭品豐盛清潔，神必然保佑我。”宮子奇回答說：“我聽說，鬼神不是隨便親近某人的，而是依從有德行的人。所以《周書》裡說：‘上天對於人沒有親疏不同，只是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說：‘黍稷不算芳香，只有美德才芳香。’又說：‘人們拿來祭祀的東西都是相同的，但是只有有德行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如此看來，沒有德行，百姓就不和，神靈也就不享用了。神靈所憑依的，就在於德行了。如果晉國消滅虞國，崇尚德行，以芳香的祭品奉獻給神靈，神靈難道會吐出來嗎？”

虞公不聽從宮之奇的勸阻，答應了晉國使者借路的要求。宮之奇帶著

全族的人離開了虞國。他說：“虞國的滅亡，不要等到歲終祭祀的時候了。晉國只需這一次行動，不必再出兵了。”

冬天十二月初一那天，晉滅掉虢國，虢公醜逃到東周的都城。晉軍回師途中安營駐紮在虞國，乘機突然發動進攻，滅掉了虞國，捉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把井伯作為秦穆姬的陪嫁隨從。然而仍繼續祭祀虞國的祖先，並且把虞國的貢物仍歸於周天子。所以《春秋》中記載說“晉國人捉住了虞公。”這是歸罪於虞公，並且說事情進行得很容易。

（陳必祥）

【注 釋】

（1）晉：國名，在今山西省翼城縣東。晉侯：晉獻公。複假道：又借路。僖公二年晉曾向虞借道伐虢，今又借道，故用“複”。虞：國名，姬姓。周文王封予古公亶父之子虞仲後代的侯國，在今山西省平陸縣東北。虢（g u ó 國）：國名，姬姓。周文王封其弟仲於今陝西寶雞東，號西虢，後為秦所滅。本文所說的是北虢，北虢是虢仲的別支，在今山西平陸。虞在晉南，虢在虞南。（2）表：外表，這裡指屏障、藩籬。（3）啓：啓發，這裡指啓發晉的貪心。（4）寇：凡兵作亂於內為亂，於外為寇。翫（wán 完）：即“玩”，這裡是輕視、玩忽的意思。（5）其：反詰語氣詞，難道。（6）輔：面頰。車：牙床骨。（7）宗：同姓，同一宗族。晉、虞、虢都是姬姓的諸侯國，都同一祖先。（8）大（tài）伯、虞仲：周始祖大王的長子和次子。昭：古代宗廟制度，始祖的神位居中，其下則左昭右穆。昭位之子在穆位，穆位之子在昭位。昭穆相承，所以又說昭生

穆，穆生昭。大伯、虞仲、王季俱爲大王之子，都是大王之昭。（9）不從：指不從父命。嗣：繼承（王位）。大伯知道大王要傳位給他的小弟弟王季，便和虞仲一起出走。宮子奇認爲大伯沒繼承王位是不從父命的結果。

（10）虢仲、虢叔：虢的開國祖，王季的次子和三子，文王的弟弟。王季于周爲昭，昭生穆，故虢仲、虢叔爲王季之穆。（11）卿士：執掌國政的大臣。盟府：主持盟誓、典策的宮府。（12）將虢是滅：將滅虢。將，意同“要”。是，複指提前的賓語“虢”。（13）桓莊：桓叔與莊伯，這裡指桓莊之族。莊伯是桓叔之子，桓叔是獻公的曾祖，莊伯是獻公的祖父。晉獻公曾盡殺桓叔、莊伯的後代。其：豈能，哪裡能。之：指虞。（14）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莊公 25 年晉獻公盡誅同族群公子。以爲戮：把他們當作殺戮的對象。唯：因爲。偪（bì 斃）：通“逼”，這裡有威脅的意思。（15）親：指獻公與桓莊之族的血統關係。寵：在尊位，指桓、莊之族的高位。況以國乎：此句承上文，因此省略了“以國”下的“偪”字。

（16）享祀：祭祀。絜（j i é 吉）：同“潔”。據我：依從我，即保佑我。（17）實：同“是”複指提前的賓語。（18）皇：大。輔：輔佐，這裡指保佑。所引《周書》已亡佚，這兩句引見僞古文《尚書》，下同。（19）黍：黃黏米；稷（j i 寄）：不黏的黍子，黍稷這裡泛指五穀。馨（x ī n 心）：濃郁的香氣。（20）易物：改變祭品。絜（y i 億）：句中語氣詞。（21）馮：同“憑”。（22）明德：使德明。馨香：指黍稷。其：語氣詞，加強反問。吐：指不食所祭之物。（23）以：介詞，表率領。以其族行：指率領全族離開虞。（24）臘：歲終祭祀。這裡用作動詞，指舉行臘祭。

（25）此句以下有刪節。（26）丙子：十二月初一正逢干支的丙子。朔：每月初一日。（27）醜：虢公名。京師：東周都城。今河南洛陽。（28）館：爲賓客們設的住處。這裡用作動詞，駐紮的意思。（29）媵（y ī n g 映）：陪嫁的奴隸。秦穆姬：晉獻公女，嫁秦穆公。（30）書：指《春秋》

經文。

子魚論戰

《左傳》

【題 解】西元前 638 年，宋、楚兩國爲爭奪中原霸權，在泓水邊發生戰爭。當時鄭國親近楚國，宋襄公爲了削弱楚國，出兵攻打鄭國。楚國出兵攻宋救鄭，就爆發了這次戰爭。當時的形勢是楚強宋弱。戰爭開始時，形勢對宋軍有利，可宋襄公死抱住所謂君子“不乘人之危”的迂腐教條不放，拒絕接受子魚的正確意見，以致貽誤戰機，慘遭失敗。子魚的觀點和宋襄公的迂執形成鮮明對比。子魚，宋襄公同父異母兄目夷的字。他主張抓住戰機，攻其不備，先發制人，徹底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這樣才能奪取戰爭的勝利。

文章前半部分敘述戰爭經過及宋襄公慘敗的結局，後半部分寫子魚駁斥宋襄公的迂腐論調：總的先說“君未知戰”，後分駁“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再駁“不禽二毛”、“不重傷”，最後指出正確的做法。寥寥數語，正面反面的議論都說得十分透闢。

【原文】

宋公及楚人戰於泓（1）。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2）。司馬曰（3）：“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4），宋師敗績。公傷股（5），門官殲焉（6）。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7），不禽二毛（8）。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9），不鼓不成列（10）。”

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11），隘而不列（12），天贊我也（13）。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我敵也。雖及胡耆（14），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15）！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16）。三軍以利用也（17），金鼓以聲氣也（18）。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19）。”

—— 選自《十三經注疏》本《左傳》

【譯文】

宋襄公與楚軍在泓水作戰。宋軍已擺好了陣勢，楚軍還沒有全部渡過泓水。擔任司馬的子魚對宋襄公說：“對方人多而我們人少，趁著他們還沒有全部渡過泓水，請您下令進攻他們。”宋襄公說：“不行。”楚國的軍隊已經全部渡過泓水還沒有擺好陣勢，子魚又建議宋襄公下令進攻。宋襄公還是回答說：“不行。”等楚軍擺好了陣勢以後，宋軍才去進攻楚軍，結果宋軍大敗。宋襄公大腿受了傷，他的護衛官也被殺死了。

宋國人都責備宋襄公。宋襄公說：“有道德的人在戰鬥中，只要敵人已經負傷就不再去殺傷他，也不俘虜頭髮斑白的敵人。古時候指揮戰鬥，是不憑藉地勢險要的。我雖然是已經亡了國的商朝的後代，卻不去進攻沒有擺好陣勢的敵人。”

子魚說：“您不懂得作戰的道理。強大的敵人因地形不利而沒有擺好陣勢，那是老天父幫助我們。敵人在地形上受困而向他們發動進攻，不也可以嗎？還怕不能取勝！當前的具有很強戰鬥力的人，都是我們的敵人。即使是年紀很老的，能抓得到就該俘虜他，對於頭髮花白的人又有什麼值得憐惜的呢？使士兵明什麼是恥辱來鼓舞鬥志，奮勇作戰，為的是消滅敵人。敵人受了傷，還沒有死，為什麼不能再去殺傷他們呢？不忍心再去殺傷他們，就等於沒有殺傷他們；憐憫年紀老的敵人，就等於屈服於敵人。軍隊憑著有利的戰機來進行戰鬥，鳴金擊鼓是用來助長聲勢、鼓舞士氣的。既然軍隊作戰要抓住有利的戰機，那末敵人處於困境時，正好可以利用。既然聲勢壯大，充分鼓舞起士兵鬥志，那麼，攻擊未成列的敵人，當然是可以的。”

（陳必祥）

【注 釋】

（1）宋公：宋襄公，名茲父。泓：泓水，在今河南省柘（z hè 這）城縣西。（2）既：盡。濟：渡過。（3）司馬：統帥軍隊的高級長官，此指子魚。（4）陳：同“陣”，這裡作動詞，即擺好陣勢。（5）股：大腿。（6）門官：國君的衛士。（7）重（c h ó n g 從）再次。（8）禽：通“擒”。二毛：頭髮斑白的人。（9）寡人：國君自稱。亡國之餘：亡國者的後代。宋襄公是商朝的後代，商亡于周。（10）鼓：擊鼓（進軍）。（11）勍（qín g 情）敵：強敵。勍：強而有力。（12）隘：這裡作動詞，處在險隘之地。（13）贊：助。（14）胡耆（g ǒ u 苟）：很老的人。（15）

何有于二毛：即“于二毛有何（愛）。”（16）服：向敵人屈服。（17）三軍：春秋時，諸侯大國有三軍，即上軍，中軍，下軍。這裡泛指軍隊。用：施用，這裡指作戰。（18）金鼓：古時作戰，擊鼓進兵，鳴金收兵。金：金屬響器。聲氣：振作士氣。（19）儻（c h á n 讒）：不整齊，此指不成陣勢的軍隊。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題 解】本篇見於《左傳》僖公三十年（前 630）。在僖公二十八年發生的城濮（在今河南陳留縣）之戰中，晉文公戰勝楚國，建立了霸業。僖公二十九年，晉、周、魯、宋、齊、陳、蔡、秦在翟泉（在今河南洛陽）會盟，晉國在會上“謀伐鄭”。僖公三十年，晉國和秦國合兵圍鄭。圍鄭對秦國沒有什麼好處，鄭國大夫燭之武看到這點，所以向秦穆公說明利害關係，勸秦穆公退兵，然鄭、秦結盟，讓秦國在鄭國駐軍，秦穆公因此退兵，晉文公也只得撤退，一場戰爭被瓦解了。

本篇以對話著名。有鄭文公與燭之武的對話，有燭之武與秦穆公的對話。燭之武對鄭文公的話裡有話；對秦穆公說的話，完全看到了秦、晉間的矛盾，看到圍鄭對秦、晉的利害關係，所以能打動秦穆公。最後寫子犯請擊秦軍，晉文公不同意，這裡預伏後來的秦晉殽之戰。

【原文】

九月甲午（1），晉侯、秦伯圍鄭（2），以其無禮於晉（3），且貳于楚也（4）。晉軍函陵（5），秦軍晉南（6）。

佚之狐言于鄭伯曰（7）：“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許之。

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8）。越國以鄙遠（9），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10）？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11），行者之往來（12），共其乏困（13），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14），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厭之有（15）？既東封鄭（16），又欲肆其西封；若不缺秦（17），將焉取之？缺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秦伯說（18），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19），乃還。子犯請擊之（20）。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21）。因人之力而敝之（22），不仁；失其所與（23），不知；以亂易整，不武（24）。吾其還也。”亦去之。

—— 選自《十三經注疏》本《左傳》

【譯文】

九月甲午日，晉侯和秦伯合兵圍困鄭國，因爲鄭伯曾經對待晉侯沒有禮貌，並且懷有二心親近楚國。晉國軍隊駐紮在函陵，秦國軍隊駐紮在汜水南面。

佚之狐對鄭伯說：“國勢危急了！倘派燭之武去見秦君，秦兵一定退去。”鄭伯聽從了他的話。燭之武推辭道：“我的壯年，還不及人；現在老了，不能做什麼了！”鄭伯說：“我不能及早重用您；現在碰到急難來

求您，這是我的過錯。然而鄭國滅亡了，對您也有不利！”燭之武答應去。

在夜裡用繩子捆住身子從城上掛下去。見秦伯說：“秦晉合兵圍困鄭國，鄭國已經知道要亡了！倘使滅掉鄭國對您有好處，我怎麼敢用這件事來煩勞您。越過晉國把遠處的鄭國作為秦國的邊界，您知道它的困難；怎麼能用滅掉鄭國來加強鄰國？鄰國實力的加強，即您實力的削弱。倘使放棄進攻鄭國，作為您東路上的主人，您的外交使者的來往，鄭國可以供給他們資糧館舍，對您沒什麼害處。況且您曾經對晉惠公施恩了；晉惠公應允把焦、瑕兩城給您，可是他早上渡過黃河，晚上就在那裡構築防禦工事，這是您所知道的。晉國怎麼會滿足呢？已經要把鄭國作為她東面的疆界，又要擴展它西面的疆界；倘使不來損害*

秦國，還會到哪兒去擴展呢？損害秦國來使晉國得到好處，只請您仔細考慮吧！”

秦伯聽了高興，跟鄭國人結盟。派杞子、逢孫、揚孫在鄭國駐防，才回去。子犯請求發兵攻打秦軍，晉文公說：“不行！不是這個人的力量我到不了今天。依靠人家的力量反過來傷害人家，不仁慈；失掉了自己的同盟國，不明智；用戰亂來改變出兵時的整肅，是不武，我還是應該回去。”也離開了鄭國。

（周振甫）

【注 釋】

(1) 甲午：古代用干支記日，具體日期已無考。(2) 晉侯、秦伯：晉文公和秦穆。(3) 無禮于晉：晉文公未即位前，曾流亡到鄭國，鄭文公不以禮相待。(4) 貳于楚：對晉有二心而親近楚。(5) 函陵：在今河南新鄭縣。(6) 汜(fàn 范)南：汜水南面，在今河南中牟縣南。(7) 佚之狐：鄭大夫。鄭伯：鄭文公。(8) 執事：辦事人，借辦事人代指秦君，是對崤君的敬稱。(9) 越國：秦在晉西，秦到鄭國，要越過晉國。鄙遠：以距離遠的鄭國作為秦國的邊境。鄙，邊境，這裡作動詞用。(10) 陪，增加。句意為，滅了鄭國，鄭國的土地只能歸晉。(11) 東道主：東方路上的主人。(12) 行者：外交使者。(13) 共：同供。乏困：乏，指缺乏資糧；困，指困頓需要休息。(14) 焦、瑕：晉國城邑，在今河南陝縣。(15) 厭，同饜，滿足。(16) 封：疆界，作動詞用。(17) 缺：侵略。(18) 說：同悅。(19) 杞子、逢孫、揚孫：都是秦大夫。(20) 子犯：晉國大夫。(21) 微：非。(22) 因：依靠。敝：傷害。(23) 所與：猶同盟國。(24) 武：武定禍亂。見《書·大禹謨》“乃武乃文”傳。

勾踐滅吳

《國語》

【作者小傳】《國語》的作者，舊說是魯國史官左丘明，其根據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過：“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後人據此認為《國語》和《左傳》同出左丘明之手。然而《國語》所記內容又多與《左傳》重複、抵觸，因此“兩書同出一人之手”的說法難以令人信服。近人認為是戰國時人把各國的史料彙編而成。

《國語》是我國最早的國別體史書，共二十一卷，全書按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分國編次，記載了從周穆王到周貞定王（西元前 990 年 西元前 453 年）前後五百餘年的史事，反映了這一漫長歷史時期諸侯各國的交往、爭戰等情況。全書以記言為主，與《左傳》重記事不同。語言藝術雖不及《左傳》，但說理嚴密，刻劃人物也比較形象生動，對後代散文有很大影響，在我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

【題 解】本文選自《國語·越語》。吳、越兩國，是春秋後期我國東南部（長江下游）的兩個大國。吳在江蘇南部，越在浙江北部。兩國土地相鄰，但世代結怨，互相攻伐。西元前 496 年，吳王闔閭（hé lú 合驢）攻越，兵敗，負傷而死，死前叮囑他兒子夫差復仇。吳王夫差練兵三年，在西元前 494 年，大敗越兵，越幾乎到了亡國的境地。越王勾踐率領五千殘兵退守會稽山后，一面派大夫文種向吳國求和，一面採取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策略，富國強兵，終於滅掉了吳國。

本篇人物形象鮮明。勾踐爲了報仇復國，勵精圖治，發奮圖強，氣概悲壯。所記事件雖然繁複，而語言卻簡樸明潔。文中諷諫應對文辭，能顯示人物身分、處境和政治謀略，極富個性化，體現了《國語》記言的特色。

【原文】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1），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2），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3）。 ”大夫種進對曰（4）：“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5），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6），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7）。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8）？”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9）？”執其手而與之謀。

遂使之行成于吳（10），曰：“寡君勾踐乏無所使（11），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于大王（12），私于下執事（13）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14）；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15）。請勾踐女女于王（16），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17）！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18），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系妻孥（19），沈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20），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21）？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22）：“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23），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

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國（24），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25），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26）；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勾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27），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喜；送行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28）。

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29），北至於禦兒（30），東至於鄞（31），西至於姑蔑（32），廣運百里（33），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34）。令壯者無取老婦（35），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36），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37）；生三人，公與之母（38）；生二子，公與之餼（39）。當室者死（40），三年釋其政（41）；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42）；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43）。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44）。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鋪也，無不歡也（45），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

食，非其夫人之所織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于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46），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仇，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眾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47），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眾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48）。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49）。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

果行，國人皆勸（50）。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51），又敗之沒（52），又郊敗之。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53），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54）。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寰宇（55），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56）？越君其次也（57）！”遂滅吳。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國語》

【譯文】

越王勾踐退守會稽山后，就向全軍發佈號令說：“凡是我的父輩兄弟及全國百姓，哪個能夠協助我擊退吳國的，我就同他共同管理越國的政事。”大夫文種向越王進諫說：“我聽說過，商人在夏天就預先積蓄皮貨，冬天就預先積蓄夏布，行旱路就預先準備好船隻，行水路就預先準備好車輛，以備需要時用。一個國家即使沒有外患，然而有謀略的大臣及勇敢的將士不能不事先培養和選擇。就如蓑衣斗笠這種雨具，到下雨時，是一定要用上它的。現在您大王退守到會稽山之後，才來尋求有謀略的大臣，未免太晚了吧？”勾踐回答說：“能聽到大夫您的這番話，怎麼能算晚呢？”說罷，就握著大夫文種的手，同他一起商量滅吳之事。

隨後，越王就派文種到吳國去求和。文種對吳王說：“我們越國派不出有本領的人，就派了我這樣無能的臣子，我不敢直接對您大王說，我私自同您手下的臣子說：我們越王的軍隊，不值得屈辱大王再來討伐了，越王願意把金玉及子女，奉獻給大王，以酬謝大王的辱臨。並請允許把越王的女兒作大王的婢妾，大夫的女兒作吳國大夫的婢妾，士的女兒作吳國士的婢妾，越國的珍寶也全部帶來；越王將率領全國的人，編入大王的軍隊，一切聽從大王的指揮。如果您大王認為越王的過錯不能寬容，那末我們將燒毀宗廟，把妻子兒女捆綁起來，連同金玉一起投到江裡，然後再帶領現在僅有的五千人同吳國決一死戰，那時一人就必定能抵兩人用，這就等於是拿一萬人的軍隊來對付您大王了，結果不免會使越國百姓和財物都遭到損失，豈不影響到大王加愛于越國的仁慈惻隱之心了嗎？是情願殺了越國所有的人，還是不化力氣得到越國，請大王衡量一下，哪種有利呢？”

吳王夫差準備接受文種的意見，同越國訂立和約。吳王的大夫伍子胥勸阻說：“不行！吳國同越國，是世代互相仇視，互相攻伐的國家，三條江河環繞著兩國的國土，兩國的人民都不願遷移到別的地方去，因此有吳國的存在就不可能有越國的存在，有越國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吳國的存在。這種勢不兩立的局面是無法改變的。我還聽說，旱地的人習慣於旱地的生活，水鄉的人習慣於水鄉的生活，那些中原的國家，即使戰勝了它們，我國百姓也不習慣在那裡居住，不習慣使用他們的車輛；那越國，如若戰勝了它，我國百姓既習慣在那裡居住，也習慣使用它們的船隻，這種有利條件不能錯過啊！希望君王一定要滅掉越國；如果放棄了這些有利條件，一定會後悔莫及的。”

越國打扮了八個美女，送給吳國的太宰嚭，並對他說：“您如果能寬恕越國的罪過，同意求和，還有比這更漂亮的美女送給您。”於是太宰嚭向吳王進諫說：“我聽說古時攻打別國的，對方屈服了就算了；現在越國已向我們屈服了，還有什麼要求呢？”吳王夫差採納了太宰嚭的意見，同越國訂立了和約，讓文種回越國去了。

越王勾踐向百姓解釋說：“我沒有估計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去同強大的吳國結仇，以致使得我國廣大百姓戰死在原野上，這是我的過錯，請允許我改正！”然後埋葬好戰死的士兵的屍體，慰問負傷的士兵；對有喪事的人家，越王就親自前去弔唁，有喜事的人家，又親自前去慶賀；百姓有遠出的，就親自歡送，有還家的，就親自迎接；凡是百姓所憎惡的事，就清除它，凡是百姓急需的事，就及時辦好它。然後越王勾踐又自居於卑位，去侍奉夫差，並派了三百名士人去吳國做臣僕。勾踐還親自給吳王充當馬前卒。

越國的地盤，南面到句無，北面到禦兒，東面到鄞，西面到姑蔑，面積總共百里見方。越王勾踐召集父老兄弟宣誓說：“我聽說古代的賢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百姓來歸附他就象水往低處流似的。如今我無能，只能帶領男女百姓繁殖人口。”然後就下令年輕力壯的男子不許娶老年婦女，老年男子不能娶年輕的妻子；姑娘到了十七歲還不出嫁，她的父母就要判罪，男子到了二十歲不娶妻子，他的父母也要判刑。孕婦到了臨產時，向官府報告，官府就派醫生去看護。如果生男孩就賞兩壺酒，一條狗；生女孩，就賞兩壺酒，一頭豬；一胎生了三個孩子，由官家派給乳母，一胎生了兩個孩子，由官家供給口糧。嫡子爲國事死了，免去他家三年徭役；庶子死了，免去他家三個月的徭役，並且也一定象埋葬嫡子一樣哭泣著埋葬他。那些孤老、寡婦、患疾病的、貧困無依無靠的人家，官府就收養他們的孩子。那些知名之士，官家就供給他們整潔的住舍，分給他們漂亮的衣服和充足的糧食，激勵他們爲國盡力。對於到越國來的各方有名人士，一定在廟堂上接見，以示尊重。勾踐還親自用船裝滿了糧食肉類到各地巡視，遇到那些漂流在外的年輕人，就供給他們飲食，還要詢問他們的姓名。勾踐本人也親自參加勞動，不是自己種出來的東西就決不吃，不是自己妻子織的布就不穿。十年不向百姓徵收賦稅，百姓中每家都儲存了三年的口糧。

這時，全國的父老兄弟都向越王勾踐請求說：“從前，吳王夫差讓我們國君在諸侯之中受屈辱，如今我們越國也已經上了軌道，請允許讓我們報這個仇吧！”勾踐辭謝說：“過去我們被吳國打敗，不是百姓的過錯，是我的過錯，象我這樣的人，哪裡懂得什麼叫受恥辱呢？請大家還是暫且不要同吳國作戰吧！”（過了幾年）父老兄弟又向越王勾踐請求說：“越國四境之內的人，都親近我們越王，就象親近父母一樣。兒子想爲父母報

仇，大臣想爲君王報仇，哪有敢不竭盡全力的呢？請允許同吳國再打一仗吧！”越王勾踐答應了大家的請求，於是召集大家宣誓道：“我聽說古代賢能的國君，不擔心軍隊人數的不足，卻擔心軍隊士兵不懂什麼叫羞恥，現在吳王夫差有穿著用水犀皮做成的鎧甲的士兵十萬三千人，可是夫差不擔心他的士兵不懂得什麼叫羞恥，只擔心軍隊人數的不足。現在我要協助上天滅掉吳國。我不希望我的士兵只有一般人的血氣之勇，而希望我的士兵能做到命令前進就共同前進，命令後退就共同後退。前進時想到會得到獎賞，後退時想到會受到懲罰，這樣，就有合乎常規的賞賜。進攻時不服從命令，後退時不顧羞恥，這樣就有了合乎常規的刑罰了。”

於是越國就果斷地行動起來，全國上下都互相勉勵。父親勉勵他的兒子，兄長勉勵他的弟弟，妻子勉勵她的丈夫。他們說：“哪有象我們這樣的國君，我們哪能不願戰死在疆場上呢？”所以首戰就使吳國在囿地吃了敗仗，接著又使他們在沒地受挫，在吳國國都的郊野又把吳軍打得大敗。

吳王夫差派人向越求和，說：“我的軍隊不值得越王來討伐，請允許我用財寶子女慰勞越王的辱臨！”勾踐回答說：“先前上天把越國送給吳國，吳國卻不接受天命，如今上天把吳國送給越國，越國怎能不聽從天命而聽從您呢？我要把您送到甬江、勾章以東地方去，我同您象兩個國君一樣，您以爲如何？”夫差回答說：“從禮節上講，我對越王已有過小小的恩惠了，如果越王看在吳與周是同姓的情分上，給吳一點庇護，那就是我的願望啊！越王如果說：‘我要摧毀吳國的國土，滅掉吳國的宗廟’，那就請求讓我死吧！我還有什麼臉面去見天下百姓呢？越軍可以進駐吳國了！”於是越國就滅掉了吳國。

（陳必祥）

【注 釋】

（1）勾踐：越王允常之子。允常初曾與吳王闔閭互相攻伐，允常死，吳乃乘越之喪伐越，竟爲勾踐所敗，闔閭傷指而死。棲：本指居住，此指退守。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市東南。（2）昆弟：即兄弟。國子姓：國君的同姓，即百姓。（3）知：主持、過問、參與。（4）種：即文種，字子禽，楚國郢人，入越後，與範蠡同助勾踐，終滅吳。功成，種爲勾踐所忌，賜劍自殺。（5）絺（c h ī 吃）：細葛布。（6）四方之憂：指外患。（7）爪牙之士：指武士，勇猛的將士。（8）無乃：恐怕。後：遲。（9）子大夫：對大夫（文種）的尊稱。（10）行成：求和並達成協議。（11）乏：此指缺乏人才。（12）徹：通，達。大王：指吳王，特別尊重的稱呼。（13）下執事：下級辦事官員。（14）師徒：指軍隊士兵。辱君：屈尊您（親自來討伐）。辱：表示謙卑的說法。（15）賂君之辱：慰勞您的辱臨。（16）請勾踐女女于王：第一個“女”作名詞，指勾踐的女兒，第二個“女”作動詞，指作婢妾。下兩句同。（17）從：帶來。（18）左右：作動詞，處置、調遣的意思。（19）孥（n ú 奴）：子女。（20）偶：一個抵兩個。（21）傷君王之所愛：謂吳王推恩於越，越民與越器皆爲吳王所鍾愛。如越人拚死決戰，則越民與越器都不免遭到損失，豈不影響到吳王加愛於越的仁慈惻隱之心了麼？（22）子胥（x ū 需）：即伍子胥，名員，吳大臣。（23）三江：指錢塘江、吳江、浦陽江（浙江省中部）。（24）上党之國：此指中原各國。（25）太宰嚭（p ǐ 痞）：太宰，官名。嚭，人名，夫差的親信。（26）服之：使之降服，屈服。（27）中原：此指原野。（28）前馬：儀仗隊中乘馬開道的人。（29）句無：地名，在今浙江省諸暨縣南。

(30) 樂兒：地名，在今浙江省嘉興縣境。(31) 鄞(yín銀)：地名，在今浙江省寧波市。(32) 姑蔑：地名，在今浙江省衢縣東北。(33) 廣運百里：方圓百里。東西爲廣，南北爲運。(34) 二三子：你們，指百姓。蕃：繁殖人口。(35) 取：同“娶”。(36) 免：同“娩”，指生育。(37) 豚(tún屯)：小豬，也泛指豬。(38) 母：乳母。(39) 餼(xì細)：口糧。(40) 當室者：負擔家務的長子。(41) 政：征，賦役。(42) 疹：疾病。納：收容。(43) 絜(jié潔)：同“潔”。摩厲：同“磨礪”，這裡有激勵的意思。(44) 廟禮之：在宗廟裡接見，以示尊重。(45) (chùò輟)：給水飲。(46) 封：疆界。(47) 衣：動詞，穿。水犀之甲：用水犀皮做的鎧甲。億有三千：言吳兵有十萬三千人。億：這裡指十萬。(48) 旅：俱。指軍隊有紀律地同進退。(49) 常賞：合於常規的賞賜，下文“常刑”指合於常規的刑罰。(50) 勸：勉勵。(51) 囿(yòu右)：即笠澤，吳地名，今太湖一帶。(52) 沒：吳地名。(53) 達：遺送。甬、句東：甬江和句章以東。指今浙江省舟山縣。句，同勾。(54) 壹飯：小小的恩惠。指曾有恩於越(指曾同意與越議和)。(55) 不忘周室：吳是周的同姓，故曰。寰宇：指屋簷下，也泛指房屋住處。(56) 視：視息，猶言生存。(57) 次：駐紮。

邵公諫厲王弭謗

《國語》

【題 解】我國古代歷史家在記述歷史事件時，有尚實錄、寓褒貶的優良傳統。他們往往忠於歷史真實，並從那些孤立甚至偶然的事件中，去挖掘帶有普遍性、規律性的東西，以供後代統治者借鑒。《國語》這篇文章記載了周厲王被逐的過程。他執政時，由於殘暴無道，遭到人們的譴責，然而他非但不思改弦易轍，反而採取高壓手段堵塞輿論的批評。結果，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舉起反叛的旗幟，把他從國君的寶座上拉了下來。它告訴人們一條真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用今天的話說，如果統治者濫施暴政，且又堵塞言路，終將自食其果。全篇文字簡潔，敘述有條有理，邏輯性強，很有說服力。

【原文】

厲王虐（1），國人謗王（2）。邵公告曰（3）：“民不堪命矣（4）！”王怒，得衛巫（5），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6），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7）。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8），爲民者宣之使言（9）。故天子聽政（10），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11），瞽獻曲（12），史獻書（13），師箴（14），瞽賦（15），矇誦（16），百工諫（17），庶人傳語（18），近臣盡規，親戚補察（19），瞽、史教誨，耆、艾修之（20），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

不悖（21）。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22），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23）。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24）。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於口（25），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26）？”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27）。三年（28），乃流王於彘（29）。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國語》

【譯文】

周厲王殘暴無道，老百姓紛紛責罵他。邵穆公對厲王說：“老百姓已不堪忍受暴虐的政令啦！”厲王聽了勃然大怒，找到一個衛國的巫者，派他暗中監視敢

於指責自己的人，一經巫者告密，就橫加殺戮。於是人們都不敢隨便說話，在路上相遇，也只能以眼神表達內心的憤恨。

周厲王頗為得意，告訴邵公說：“我能制止毀謗啦，老百姓再也不敢吭聲了。”邵公回答說：“你這樣做只能堵住人們的嘴。可是防範老百姓的嘴，比防備河水氾濫更不易。河道因堵塞而造成決口，就會傷害很多人。倘使堵住老百姓的口，後果也將如此。因而治水者只能排除壅塞而加以疏通，治民者只能善於開導而讓人說話。所以君王處理政事，讓三公九卿以至各級官吏進獻諷喻詩，樂師進獻民間樂曲，史官進獻有借鑒意義的史籍，少師誦讀箴言，無眸子的盲人吟詠詩篇，有眸子的盲人誦讀諷諫之言，掌

管營建事務的百工紛紛進諫，平民則將自己的意見轉達給君王，近侍之臣盡規勸之責，君王的內親外戚都能補其過失，察其是非，樂師和史官以歌曲、史籍加以諄諄教導，年長的師傅再進一步修飾整理，然後由君王斟酌取捨，付之實施，這樣，國家的政事得以實行而不背理。老百姓有口，就象大地有高山河流一樣，社會的物資財富全靠它出產；又象高原和低地都有平坦肥沃的良田一樣，人類的衣食物品全靠它產生。人們用嘴巴發表議論，政事的成敗得失就能表露出來。人們以為好的就盡力實行，以為失誤的就設法預防，這樣社會的衣食財富就會日益豐富，不斷增加。人們心中所想通過嘴巴表達出來，朝廷以為行得通的就照著實行，怎麼可以堵呢？如果硬是堵住老百姓的嘴，那又能堵多久呢？”

周厲王不聽，於是老百姓再也不敢公開發表言論指斥他。過了三年，人們終於把這個暴君放逐到彘地去了。

（高章采）

【注 釋】

（1）厲王：周夷王之子，名胡，在位三十七年（前 878 前 842）。（2）國人：居住在國都裡的人，這裡指平民百姓。（3）邵公：名虎，周王朝卿士，諡穆公。邵，一作召。（4）命：指周厲王苛虐的政令。（5）衛巫：衛國的巫者。巫，以裝神弄鬼為職業的人。（6）弭（mǐ 米）：消除。（7）障：堵塞。（8）為川者：治水的人。（9）宣：疏導。（10）天子：古代帝王的稱謂。（11）公卿：指執政大臣。古代有三公九卿之稱。《尚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九卿指少師、少傅、少

保、塚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列士：古代官員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分，統稱列士。位在大夫之下。詩：指有諷諫意義的詩篇。（12）瞽（gǔ 鼓）：盲人。因古代樂官多由盲人擔任，故也稱樂官爲瞽。（13）史：史官。書：指史籍。（14）師：少師，樂官。箴：一種具有規戒性的文辭。（15）瞶（sǒu）：沒有眼珠的盲人。賦：有節奏地誦讀。（16）矇（méng 蒙）：有眼珠的盲人。瞶矇均指樂師。（17）百工：周朝職官名。指掌管營建製造事務的官員。（18）庶人：平民。（19）親戚：指君王的內外親屬。（20）耆（qí 其）艾：年六十叫耆，年五十叫艾。這裡指年長的師傅。修：整理修飾。（21）悖（bèi 倍）：違背道理。（22）原隰（xí 席）：平原和低濕之地。衍沃：指平坦肥沃的良田。《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井衍沃”。疏：“衍沃並是平美之地。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低平而美者，二者並是良田。”（23）興：興起、表露之意。（24）阜：豐盛。（25）夫（fú 扶）：發語詞，無義。（26）與：語助詞，無義。一說爲“偕從”之意，句謂老百姓跟從你的能有多少？亦通。（27）國人：“國”下原無“人”字，據別本補。（28）三年：周厲王於西元前 842 年被國人放逐到彘，據此邵公諫厲王事當在西元前 845 年。（29）流：放逐。彘（zhì 智）：地名，在今山西霍縣東北。

趙宣子論比與黨

《國語》

【題 解】這篇文章記敘了晉國政治家趙宣子舉薦韓獻子爲晉司馬的故事。舉賢薦能的事蹟本來代不乏人，且多被傳爲佳話。然而象趙宣子那樣，不僅認識到舉薦賢能對於國家的重要性，而且認爲舉薦無能之輩就是最大的結黨營私，這是十分卓越的見解。但趙宣子爲了考驗韓獻子，故意指使馬車夫用車騎衝撞行軍的隊伍，致使一個無辜者喪失了生命。這種不以人命爲重的做法，反映了當時人的價值的微賤。

【原文】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1），以爲司馬（2）。河曲之役（3），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幹行（4），獻子執而戮之。眾鹹曰（5）：“韓厥必不沒矣（6）。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7），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8），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9），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夫犯，犯而不隱（10），義也。吾言女於君（11），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12），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13）。女勉之。苟從是行也（14），臨長晉國者（15），非女其誰？”皆告諸大夫曰（16）：“二三子可以賀我矣（17）！吾舉厥也而中（18），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國語》

【譯文】

趙宣子向晉靈公進言推薦韓獻子，讓他擔任司馬。秦晉河曲之戰時，趙宣子故意指使車夫以其車騎沖犯行軍的隊伍。韓獻子將車夫逮捕並予處死。大家全都說：“韓厥的官一定做不長久了，那車夫的主人剛剛提升了他，而他馬上將其車夫處死，有誰還能讓他穩坐在這高位上呢？”

趙宣子卻召見他並給予禮遇。說道：“我聽講侍奉君王的人應做到比而不黨。對朝廷忠誠守信以舉薦恪守大義的人，叫做比；利用舉薦以謀私，叫做黨。軍事行動是不准冒犯的，觸犯了則不徇私隱瞞，就叫做義。我將你推薦給國君，卻擔心你難以勝任；如果舉薦了無能之輩，實在沒有比這更大的結黨營私了。侍奉君王的臣子卻結黨營私，那我今後還怎麼執政呢？所以我以這件事來觀察你，希望你能勉力而行。倘若能照著這樣幹下去，將來掌管晉國大政的除了你還有誰呢？”趙宣子一一告訴眾大夫說：“諸位可以祝賀我了！我推舉韓厥完全合適，如今我已知道將不會獲罪於朝廷了。”

（高章采）

【注 釋】

（1）趙宣子：春秋晉國人，名盾，又稱宣孟，為晉正卿，卒諡宣子。言：進言推薦。韓獻子：名厥。晉悼公時，韓厥為政，曾救宋伐鄭，複霸諸侯。卒諡獻子。靈公：晉襄公之子，名夷皋，為人奢侈暴虐，後被趙盾之弟趙穿殺於桃園，在位十四年（前 620 前 606）。（2）司馬：官名，掌

管軍事。（3）河曲：晉地，故址在今山西永濟縣西蒲州。魯文公十二年（前 615，即晉靈公六年）秦晉戰于河曲。（4）趙孟：即趙宣子。幹：觸犯。行：指行軍的行列。（5）鹹：都。（6）不沒：不能終其位的意思。（7）車：指車僕。朝、暮，這裡喻迅速。（8）禮之：以禮相待。（9）周：忠信。（10）不隱：不徇私包庇。（11）女：同“汝”，你。（12）不能：無能。（13）是：指“使人以其乘車幹行”這件事。（14）苟：如果。（15）臨長（z hǎn g 掌）：主管、統領。（16）大夫：職官名，古代官員有卿、大夫、士之分。（17）二三子：猶言諸位。（18）中：合適

吳子使劄來聘

《公羊傳》

【作者小傳】本篇節選自《春秋公羊傳》。《公羊傳》的始作者是戰國時齊人公羊高，他受學于孔子弟子子夏，後來成為傳《春秋》的三大家之一。《公羊春秋》作為家學，世代相傳至玄孫公羊壽。漢景帝時，公羊壽與齊人胡毋子都合作，方才將《春秋公羊傳》定稿“著於竹帛”。所以《公羊傳》的作者，班固《漢書·藝文志》籠統地稱之為“公羊子”，顏師古說是公羊高，《四庫全書總目》則署作漢公羊壽，說法不一。但比較起來把定稿人題為作者更合理一些。今本《公羊傳》的體裁特點，是經傳合併，傳文逐句傳述《春秋》經文的大義，與《左傳》以記載史實為主不同。寫作方法多以設問、自答展開傳述。如本篇“吳子使劄來聘”即是《春秋》襄公二十九年經文中的一句，以下部分都是《公羊傳》對這句話的“微言大義”所作的傳述和解釋。

【題解】魯襄公二十九年（西元前 544），吳國派公子劄訪問魯國，《左傳》對經過情形有詳細記載。當時的吳王餘祭是公子劄的二哥。吳國在公子劄的父親壽夢就位時（西元前 585 年）就已稱王。但中原諸國還是視吳國為蠻夷之邦，《春秋》記事稱之為“吳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實際上是貶稱。而《公羊傳》出於“諸夏”的民族偏見和地域偏見，甚至否認吳國“有君、有大夫”，對《春秋》記事用語理解為抬高了吳國的地位。本文就是《公羊傳》解釋《春秋》為什麼用“吳子”肯定吳國“有君”，用“聘”肯定吳國“有大夫”的。全文層層設問，步步深入，以事實說明公子劄的賢、仁、深明大義，使吳國在諸夏心目中的

地位得到了提高。

【原文】

“吳子使劓來聘（1）。”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2）。何賢乎季子？讓國也（3）。其讓國奈何？謁也（4），餘祭也（5），夷昧也（6），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迕而與季子國（7），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8）。”故謁也死（9），餘祭也立。餘祭也死（10），夷昧也立。夷昧也死（11），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12）。僚者長庶也（13），即之。季之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14）：“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15），而致國乎季子（16）。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17），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劓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18），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19）。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選自《十三經注疏》本《春秋公羊傳》

（《春秋》記載：）“吳子派劄來（魯國）訪問。”

【譯文】

吳國本無所謂國君，無所謂大夫，這則記載為什麼承認它有國君，有大夫呢？爲了表明季子的賢啊。季子賢在哪裡呢？辭讓國君的位置啊。他辭讓君位是怎麼一回事呢？謁、餘祭、夷昧跟季子是一母所生的四兄弟，季子年幼而有才幹，兄長們都愛他，一起想立他做國君。謁說：“現在如果就這樣倉促地把君位給他，季子還是不接受的。我願不傳位給兒子而傳位給弟弟，由弟弟依次接替哥哥做國君，最後把君位傳給季子。”餘祭、夷昧都說行。所以幾個哥哥在位時都勇敢不怕死，每次就餐必定祈禱，說：“上天如果讓吳國存在下去，就保佑我們早點遭難吧。”所以謁死了，餘祭做國君。餘祭死了，夷昧做國君。夷昧死了，國君的位置應當屬於季子了。季子出使在外，僚是壽夢的庶長子，就即位了。季子出訪回國，一到就把僚當作國君。闔閭說：“先君所以不傳位給兒子，而傳位給弟弟，都是爲了季子的緣故。要是遵照先君的遺囑呢，那麼國君應該季子來做；要是不照先君的遺囑呢，那麼我該是國君。僚怎麼能做國君呢？”於是派專諸刺殺僚，而把國家交給季子。季子不接受，說：“你殺了我的國君，我受了你給予的君位，這樣我變成跟你一起篡位了。你殺了我哥哥，我又殺你，這樣父子兄弟相殘殺，一輩子沒完沒了了。”就離開國都到了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宮廷。所以君子以他的不受君位爲義，以他的反對互相殘殺爲仁，稱許季子的賢德。

那麼吳國為什麼有國君，有大夫呢？既承認季子是臣，就應該有君啊。

割是什麼呢？吳季子的名啊。《春秋》對賢者不直稱其名，這則記載為什麼稱名呢？認可夷狄，不能只憑一事一物就認為夠條件了。季子是被認為賢的，為什麼季子還不夠條件呢？認可做人臣子的，一定要使他象個臣子；認可做人兒子的，一定要使他象個兒子。（言外之意是：季子是夷狄之邦的臣子，是夷狄之王的兒子，就要在用語遣詞上顯示出這一點來。這就是所謂“《春秋》筆法”。）

（王維堤）

【注 釋】

（1）聘：古代諸侯國之間派使者相問的一種禮節。使者代表國君，他的身分應是卿；“小聘”則派大夫。（2）賢：用作以動詞。季子：公子割是吳王壽夢的小兒子，古以伯、仲、叔、季排行，因此以“季子”為字。《史記》稱他“季割”。（3）讓國：辭讓國君之位。據《史記·吳世家》記載，壽夢生前就想立季割，季割力辭，才立長子諸樊（即謁）。壽夢死後，諸樊又讓位季割，季割棄其室而耕，乃止。（4）謁：壽夢長子，一作“遏”，號諸樊。《春秋》經寫作“吳子遏”，《左傳》、《史記》稱“諸樊”。（5）餘祭：壽夢次子，《左傳》記其名一作“戴吳”，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帛書《春秋事語》作“余蔡”。（6）夷昧：壽夢三子。《左傳》作“夷末”，《史記》作“餘昧”。（7）迨（zé 責，又讀 z u ò 做）：倉促。（8）尙：佑助。悔：咎，災禍，這裡指亡故。（9）謁也死：謁在位十三年，魯襄公二十五年（西元前 548）在伐楚戰爭中，中冷箭死於巢（今安徽巢縣）。（10）餘祭也死：餘祭在位四年（《史記》誤作十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西元前 544）在視察戰船時被看守戰船的越國俘虜行刺身

亡。（11）夷昧也死：夷昧在位十七年（《史記》誤作四年），魯昭公十五年（西元前 527）卒。（12）使而亡：出使在外。《史記·吳世家》所記與此不同：“王餘昧卒，季割讓，逃去。”認為季割是為讓位而逃走的。（13）僚：《公羊傳》這裡說他是“長庶”，即吳王壽夢妾所生的長子，季割的異母兄。《史記·吳世家》則說他是“王餘昧之子”。以《公羊傳》為是。（14）闔廬（lú 閭）：公子光即吳王位後的號，《史記》說他是諸樊之子，《世本》說他是夷昧之子。（15）專諸：伍了胥為公子光找到的勇士，吳王僚十三年四月丙子，公子光請王僚喝酒，使專諸藏匕首於炙魚之中，進食時取出匕首刺王僚胸而殺之。（16）致國乎季子：把王位給季割。《史記·吳世家》謂闔廬刺殺王僚後即承吳王位，無讓國于季割之意。（17）延陵：春秋吳邑，今江蘇常州。季割食邑於此，所以又號“延陵季子”。（18）不名：不直稱名。古人生三月取名，年二十行冠禮，另取字。對人表示尊敬，就稱其字而不稱名。（19）不一而足：不因為一事一物就認為夠條件了。與今義不同。

虞師晉師滅夏陽

《谷梁傳》

【作者小傳】本篇節選自《春秋谷梁傳》。《谷梁傳》是《春秋》三傳之一，它的作者，《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署為魯人谷梁子；唐楊士勳說他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顏師古說他名喜；另外還有名嘉、名淑、名賁的各種說法。清阮元以為當作淑。谷梁子和公羊高都受學于子夏，《谷梁傳》和《公羊傳》體裁特點也相似。原來經、傳是分別成書的，今本《谷梁傳》經、傳合併，傳文逐句傳述經文大義。如本篇第一句“虞師、晉師滅夏陽”是《春秋》經文中的一句，後面部分是《谷梁傳》的傳文。《四庫全書總目》以為《谷梁傳》與《公羊傳》一樣，也是谷梁子初傳，經數世才由後學著作成書的。也許谷梁子歧名這麼多即與此有關。晉范寧評《春秋》三傳的各自特色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清而婉，就是清通而含蓄。

【題 解】魯僖公二年（西元前 658），晉獻公準備伐虢。虞國地處晉、虢之間，若繞道則受阻於中條山。獻公聽從荀息之計，以重禮賄虞君，借道伐虢。虞、虢都是小國，虞賢臣宮之奇看出晉國居心不良，有各個擊破、一箭雙雕的用意，勸諫虞君不要上當。虞君不但不聽，而且自告奮勇願出兵開路打頭陣，幫助晉國攻下了虢邑夏陽。這以後的事，《谷梁傳》所述與《左傳》有點不同。《谷梁傳》以為晉國當年就滅了虢國，五年以後又滅虞。《左傳》則以為晉拿下下陽（即夏陽）以後僅作為據點，未即滅虢。三年以後，晉師再次假道虞國，揮軍南下，滅了虢國，還師途中把虞國也

滅了。虞君終於做了俘虜。《谷梁傳》用簡煉的語言述評了這一歷史事件，深刻地說明了“唇亡齒寒”的道理。

【原文】

“虞師、晉師滅夏陽（1）。”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2）。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3），荀息曰（4）：“君何不以屈產之乘（5）、垂棘之璧（6），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7），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廩，而置之外廩也。”公曰：“宮之奇存焉（8），必不使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唇亡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9）。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10）。”

選自《十三經注疏》本《春秋谷梁傳》

（《春秋》記載：）“虞師、晉師滅夏陽。”

【譯文】

不是國都而說滅，是看重夏陽。虞國的軍隊不足一個師，《春秋》說是師，爲什麼呢？因爲虞國寫在晉國之前，不可以不說師。它寫在晉國之前是爲什麼呢？滅夏陽是它爲主的。夏陽，是虞、虢交界處虢國的一個要塞。夏陽一失，虞、虢兩國都可佔領了。虞國爲什麼要爲主滅夏陽呢？晉獻公想要討伐虢國，荀息說：“君主爲什麼不用北屈出產的馬，垂棘出產的璧，向虞國借路呢？”獻公說：“這是晉的國寶，如果受了我的禮物而不借路給我，那又拿它怎麼辦？”荀息說：“這些東西是小國用來服事大國的。它不借路給我們，一定不敢接受我們的禮物。如受了我們的禮而借路給我們，那就是我們從裡面的庫藏裡拿出來，而藏在外面的庫藏裡，從裡面的馬房裡拿出來，而放在外面的馬房裡。”獻公說：“宮之奇在，一定不讓的。”荀息說：“宮之奇的爲人，心裡明白，可是怯懦，又比虞君大不了幾歲。心裡明白，話就說得簡短，怯懦就不能拚命諫阻，比虞君大不了幾歲，虞君就不尊重他。再加上珍玩心愛的東西就在耳目之前，而災禍在一個國家之後，這一點要有中等智力以上的人才能考慮到。臣料想虞君是中等智力以下的人。”獻公就借路征伐虢國。宮之奇勸諫說：“晉國的使者言辭謙卑而禮物隆重，一定對虞國沒有好處。”虞公不聽，就接受了晉國的禮物而借路給晉國。宮之奇又諫道：“俗語說：‘唇亡齒寒。’豈不就說的這件事嗎！”他帶領自己的老婆孩子投奔到曹國去了。晉獻公滅了虢國，五年以後佔領了虞國。荀息牽著馬捧著璧，走上前來說：“璧還是這樣，而馬的牙齒增加了。”

（王維堤）

【注 釋】

（1）虞：周文王時就已建立的姬姓小國，在今山西省平陸縣北。晉：西周始封姬姓國，晉獻公時都於絳（今山西省翼城縣東南）。師：可泛指軍隊，也可專指古代軍隊的編制單位。《荀子·禮論》：“師旅有制。”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下面傳文說“虞無師”，就是專指二千五百人的軍隊編制。夏陽：虢邑，在今山西省平陸縣東北約三十五裡。《左傳》作下陽，因另有上陽，以作下陽爲是。夏、下同音通假。（2）虢：周初始封姬姓國，有東、西、北虢之分，東虢、西虢已先亡于鄭、秦。晉獻公所伐爲北虢，占地當今河南三門峽和山西平陸一帶，建都上陽（今河南陝縣李家窯村）。舉：攻克，佔領。（3）晉獻公（？前 651）：名詭諸，晉武公子，在位二十六年。在此期間伐滅了周圍一些小國，爲其子晉文公稱霸打下了基礎。據《史記·晉世家》，晉獻公伐虢的藉口是虢國在晉國內亂中支持了他先君的政敵。（4）荀息（？前 651）：晉獻公最親信的大夫，食邑于荀，亦稱荀叔。獻公病危時以荀息爲相托以國政，獻公死後在宮廷政變中爲里克所殺。（5）屈：即北屈，晉地名，在今山西省吉縣東北。乘（shèng 勝）：古以一車四馬稱爲一乘。這裡專指馬。（6）垂棘：晉地名，在今山西省潞城縣北。（7）府：古時國家收藏財物、文書的地方。（8）宮之奇：虞大夫，劉向《說苑·尊賢》說：“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死不寐。”（9）曹：西周始封姬姓國，都陶丘（今山東省定陶縣西南）。（10）馬齒：馬每歲增生一齒。加長（zhǎng 掌）：增添。

晉獻文子室成

《禮記》

【作者小傳】本篇節選自《禮記·檀弓下》。《漢書·藝文志》著錄《（禮）記》有一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說：“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到漢代，戴德傳《記》八十五篇，稱《大戴禮》，今佚存四十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稱《小戴禮》，即《禮記》。所以《禮記》的作者，最初應是孔門弟子及後學者，經世代相傳授，至戴聖始成書。戴聖，梁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南）人，漢宣帝時做過博士（掌古今史事待問和書籍典守的官）、九江太守，為漢初魯人高堂生的五傳弟子，師承後倉，又傳《禮記》於橋仁、楊榮。

【題 解】趙氏是嬴姓的一個分支，從晉文侯（前 780 前 746）時起成為晉國的一個大族，以其歷代事晉侯有功勳，到趙衰、趙盾父子時，已成為專國政的重臣。據《史記·趙世家》說，趙盾之子趙朔于晉景公三年娶成公（景公父）姊為夫人。就在這一年，晉國司寇屠岸賈勾結諸將軍構罪族滅趙氏，趙朔的夫人懷著身孕躲進公宮，後來生下趙武，就是本篇所記的文子，也就是有名的“趙氏孤兒”。十五年後，趙武得到韓厥的幫助，攻屠岸賈，滅族報仇，後來成為晉國的正卿。本篇所記趙武築新室成，當是復位後不久的事。他年紀還不大，所以張老在讚頌的同時，還有規勸之意。

【原文】

晉獻文子成室（1），晉大夫發焉（2）。張老曰（3）：“美哉輪焉（4）！”

美哉奐焉（5）！歌於斯（6），哭於斯（7），聚國族於斯（8）。”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9）。”北面再拜稽首（10）。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選自《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檀弓下》

【譯文】

晉國祝賀趙武房屋落成，晉國的大夫前往送禮。張老說：“美啊，這麼高大！美啊，這麼鮮亮！在這兒祭祀，在這兒辦喪禮，還可以在這兒宴飲賓客。”趙武說：“我趙武能夠在這兒祭祀，在這兒辦喪禮，在這兒宴飲賓客，這是希望保全性命，來追隨亡祖亡父于九原啊。”向北面一再深深地跪拜。君子說他們讚揚得好，祈禱得也好。

（王維堤）

【注 釋】

（1）獻：進獻禮物，引申為祝賀。文子：趙武（前 596 前 545）的諡號。這是後人追記，所以稱諡號。（2）發：指送禮。（3）張老：前去送禮的晉大夫。張氏是姬姓的一個分支，三家分晉後，多屬韓國。（4）輪：盤旋屈曲而上，引申為高大。（5）奐：同煥，鮮明，光亮。成語“美輪美奐”本此。（6）歌：指祭祀。古代祭祀要奏樂歌頌。（7）哭：指舉行喪禮。（8）國族：指晉國的貴族。聚國族：指宴飲。以上祭祀、喪禮、宴飲是古代禮制的重要活動。（9）要：同腰。領：頭頸。古代刑戮，

罪重腰斬，稍次殺頭。全要領，即免受刑戮的意思。這是趙武對趙氏被滅族記憶猶新的表示。先大夫：指亡父趙朔等人。九京：即九原，春秋時晉國卿大夫的墓地。（10）北面：面向北。古代堂禮，長輩面南而坐，小輩北向而拜。這裡是表示悼念。稽首：叩頭到地，伏地停留片刻方起，叫稽首。是九拜（九種拜的禮節）中最恭敬的。

苛政猛於虎

《禮記》

【題 解】孔子提出“德治”，“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拱）之”（《論語·爲政》）；孟子提出施“仁政”，“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也”（《孟子·梁惠王下》）。表達的都是儒家的政治主張。這則小故事，形象地說明了“苛政猛於虎”的道理，發人深省。

【原文】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1），使子路問之曰（2）：“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3）。 ” 而曰（4）：“然！昔者吾舅死于虎（5），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爲不去也？” 曰：“無苛 政（6）。 ” 夫子曰：“小子識之（7），苛政猛於虎也！”

選自《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檀弓下》

孔子路過泰山邊，有個婦人在墳墓旁哭得很悲傷。孔子扶著車前的伏手板聽著，派子路問她說：“你這樣哭，真好象不止一次遭遇到不幸了。”她就說：“是啊！以前我公公死在老虎口中，我丈夫也死在這虎上，現在我兒子又被虎咬死了。”孔子說：“爲什麼不離開這兒呢？”回答說：“這兒沒苛政。”孔子說：“弟子們記著，苛政比老虎還厲害！”

（王維堤）

【注 釋】

（1）式：同軾，車前的伏手板，這裡用作動詞。（2）子路（前 542 前 480）：孔子弟子，魯國卞（今山東省泗水縣）人，仲氏，名由，一字季路。（3）壹：真是，實在。（4）而：乃。（5）舅：指公公。古以舅姑稱公婆。（6）苛政：包括苛煩的政令，繁重的賦役等。（7）小子：古時長輩對晚輩，或老師對學生的稱呼。識（zhì 志）：記住。

蘇秦以連橫說秦

《戰國策》

【作者小傳】《戰國策》是西漢劉向根據秘室所藏有關戰國史事的幾種本子彙集編纂校訂而成的，原來的幾種本子分別叫《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這些本子的作者，劉向沒有留下名來。內容雜記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間計二百四十五年間的史事，因為主要記述了戰國遊士的策謀說辭，所以劉向把書名定為《戰國策》，分列十二國，三十三篇。到宋朝殘佚了十一篇，曾鞏訪書補缺，重加考校，複定為三十三篇，分成四百八十六章。今傳《戰國策》各種校注本，都出自曾鞏校定本，與古本稍有出入。劉向編《戰國策》，所采底本既有六種之多，可見其各篇章不是一時一人所作。一般認為有些是戰國時人所作，有些是楚漢之際人所作，也有些是西漢時人所作，作者大抵是縱橫家之流。清人及近代學者也有考證作者是楚漢之際曾遊說韓信取齊、叛漢的策士蒯通的，但證據並不充分。只能說，《戰國策》部分篇章可能來源於蒯通所作《雋永》八十一篇；大多數的篇章，作者已無可考了。劉向認為，《戰國策》所記，“皆高才秀士”，因勢據時為國君“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的故事，雖然反映的是“兵革不休，詐偽並起”，不足以“臨國教化”，但其史其文還是“皆可觀”的。其中不少章節，原作者有相當高的寫作水準，文筆酣暢，辭句辯給，氣勢磅礴，長於體情狀物，善用修辭手段，堪稱先秦散文中的優秀之作，對漢以後散文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題 解】戰國時期諸侯林立，爾虞我詐，一批謀臣策士周旋其間，縱橫馳騁，朝秦暮楚，以逞其智能，獲取功名。本文記載了蘇秦始以連橫之

策說秦，而其說不行，於是發憤讀書、終於相趙的故事。其中刻劃了當時具有代表性的策士形象。正如南宋鮑彪所說：“（蘇）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以誇嫂婦。”（《戰國策注》）爲使人物個性鮮明突出，作者移花接木，將蘇秦遊說路過洛陽，周顯王“除道效勞”（元吳師道注）的史實，移植到其親屬身上，以親屬的前倨而後卑，映襯蘇秦的前窘困、後通顯，並以前抑後揚的對比表現，造成諷刺當時世態人情、社會風氣的強烈效果。此外，文中寫蘇秦的說辭，鋪陳誇飾，氣勢充盈，可視爲漢賦鋪張揚厲文風的濫觴。

蘇秦始將連橫（1），說秦惠王曰（2）：“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3），北有胡貉、代馬之用（4），南有巫山、黔中之限（5），東有肴、函之固（6）。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7），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8），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9），願以異日（10）。 ”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11），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12），堯伐驩兜（13），舜伐三苗（14），禹伐共工（15），湯伐有夏（16），文王伐崇（17），武王伐紂（18），齊桓任戰而伯天下（19）。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20）？古者使車轂擊馳（21），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飾（22），諸侯亂惑，萬端俱起（23），

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24），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25），明言章理（26），兵甲愈起。辯言偉服（27），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28），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29），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30），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31），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並天下，凌萬乘（32），誦敵國（33），制海內，子元元（34），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不嗣主（35），忽於至道（36），皆昏於教（37），亂於治，迷於言，惑于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38），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膝履蹻（39），負書擔橐（40），形容枯槁，面目犁黑（41），狀有歸色（42）。歸至家，妻不下紆（43），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44），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45）。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46），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47），見說趙王于華屋之下（48），抵掌而談（49），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50）。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溢（51），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52）。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鬥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于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於勇（53）；式於廊廟之內（54），不式於

四境之外。當秦之隆（55），黃金萬溢爲用，轉轂連騎，炫燿于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56），使趙大重（57）。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棧樞之士耳（58），伏軾擗銜（59），橫曆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60）。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61），郊迎三十裡。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62）？”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63）。”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64）？”

選自士禮居覆宋本《戰國策》

蘇秦起先主張連橫，勸秦惠王說：“大王您的國家，西面有巴、蜀、漢中的富饒，北面有胡貉和代馬的物產，南面有巫山、黔中的屏障，東面有殽山、函谷關的堅固。耕田肥美，百姓富足，戰車有萬輛，武士有百萬，在千里沃野上有多種出產，地勢形勝而便利，這就是所謂的天府，天下顯赫的大國啊。憑著大王的賢明，士民的眾多，車騎的充足，兵法的教習，可以兼併諸侯，獨吞天下，稱帝而加以治理。希望大王能對此稍許留意一下，我請求來實現這件事。”

秦王回答說：“我聽說：羽毛不豐滿的不能高飛上天，法令不完備的不能懲治犯人，道德不深厚的不能驅使百姓，政教不順民心的不能煩勞大臣。現在您一本正經老遠跑來在朝廷上開導我，我願改日再聽您的教誨。”

蘇秦說：“我本來就懷疑大王不會接受我的意見。過去神農討伐補遂，黃帝討伐涿鹿、擒獲蚩尤，堯討伐驩兜，舜討伐三苗，禹討伐共工，商湯討伐夏桀，周文王討伐崇國，周武王討伐紂王，齊桓公用武力稱霸天下。由此看來，哪有不用戰爭手段的呢？古代讓車輛來回賓士，用言語互相交結，天下成爲一體，有的約從有的連橫，不再儲備武器甲冑。文士個個巧舌如簧，諸侯聽得稀裡糊塗，群議紛起，難以清理。規章制度雖已完備，人們卻到處虛情假意，條文記錄又多又亂，百姓還是衣食不足。君臣愁容相對，人民無所依靠，道理愈是清楚明白，戰亂反而愈益四起。穿著講穿服飾的文士雖然善辯，攻戰卻難以止息。愈是廣泛地玩弄文辭，天下就愈難以治理。說的人說得舌頭破，聽的人聽得耳朵聾，卻不見成功，嘴上大講仁義禮信，卻不能使天下人相親。於是就廢卻文治、信用武力，以優厚待遇蓄養勇士，備好盔甲，磨好兵器，在戰場上決一勝負。想白白等待以招致利益，安然兀坐而想擴展疆土，即使是上古五帝、三王、五霸，賢明的君主，常想坐而實現，勢必不可能。所以用戰爭來解決問題，相距遠的就兩支隊伍相互進攻，相距近的持著刀戟相互衝刺，然後方能建立大功。因此對外軍隊取得了勝利，對內因行仁義而強大，上面的國君有了權威，下面的人民才能馴服。現在，要想併吞天下，超越大國，使敵國屈服，制服海內，君臨天下百姓，以諸侯爲臣，非發動戰爭不可。現在在位的國君，忽略了這個根本道理，都是教化不明，治理混亂，又被一些人的奇談怪論所迷惑，沉溺在巧言詭辯之中。象這樣看來，大王您是不會採納我的建議的。”

勸說秦王的奏摺多次呈上，而蘇秦的主張仍未實行，黑貂皮大衣穿破了，一百斤黃金也用完了，錢財一點不剩，只得離開秦國，返回家鄉。纏著綁腿布，穿著草鞋，背著書箱，挑著行李，臉上又瘦又黑，一臉羞愧之

色。回到家裡，妻子不下織機，嫂子不去做飯，父母不與他說話。蘇秦長歎道：“妻子不把我當丈夫，嫂子不把我當小叔，父母不把我當兒子，這都是我的過錯啊！”於是半夜找書，擺開幾十隻書箱，找到了姜太公的兵書，埋頭誦讀，反復選擇、熟習、研究、體會。讀到昏昏欲睡時，就拿針刺自己的大腿，鮮血一直流到腳跟，並自言自語說：“哪有去遊說國君，而不能讓他拿出金玉錦繡，取得卿相之尊的人呢？”滿一年，研究成功，說：“這下真的可以去遊說當代國君了！”於是就登上名為燕烏集的宮闕，在宮殿之下謁見並遊說趙王，拍著手掌侃侃而談，趙王大喜，封蘇秦為武安君。拜受相印，以兵車一百輛、錦繡一千匹、白璧一百對、黃金一萬鎰跟在他的後面，用來聯合六國，瓦解連橫，抑制強秦，所以蘇秦在趙國為相而函谷關交通斷絕。在這個時候，那麼大的天下，那麼多的百姓，王侯的威望，謀臣的權力，都要被蘇秦的策略所決定。不化費一鬥糧，不煩勞一個兵，一個戰士也不作戰，一根弓弦也不斷絕，一枝箭也不彎折，諸侯相親，勝過兄弟。賢人在位而天下馴服，一人被用而天下順從，所以說：應運用德政，不應憑藉勇力；應用于朝廷之內，不應用於國土之外。在蘇秦顯赫尊榮之時，黃金萬鎰被他化用，隨從車騎絡繹不絕，一路炫耀，華山以東各國隨風折服，從而使趙國的地位大大加重。況且那個蘇秦，只不過是出於窮巷、窰門、桑戶、棧樞之中的貧士罷了，但他伏在車軾之上，牽著馬的勒頭，橫行於天下，在朝廷上勸說諸侯王，杜塞左右大臣的嘴巴，天下沒有人能與他匹敵。

蘇秦將去遊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聽到消息，收拾房屋，打掃街道，設置音樂，準備酒席，到三十裡外郊野去迎接。妻子不敢正面看他，側著耳朵聽他說話。嫂子象蛇一樣在地上匍匐，再三再四地跪拜謝罪。蘇秦問：“嫂子為什麼過去那麼趾高氣揚，而現在又如此卑躬屈膝呢？”嫂子回答

說：“因為你地位尊貴而且很有錢呀。”蘇秦歎道：“唉！貧窮的時候父母不把我當兒子，富貴的時候連親戚也畏懼，人活在世上，權勢地位和榮華富貴，難道是可以忽視的嗎？”

（方智範）

【注 釋】

（1）蘇秦：戰國時洛陽人，著名策士。連橫：戰國時代，合六國抗秦，稱為約從（或“合從”）；秦與六國中任何一國聯合以打擊別的國家，稱為連橫。（2）說（s h u i 稅）：勸說，遊說。秦惠王：西元前 336 至西元前 311 年在位。（3）巴：今四川省東部。蜀：今四川省西部。漢中：今陝西省秦嶺以南一帶。（4）胡：指匈奴族所居地區。貉（h è 赫）：一種形似狐狸的動物，毛皮可作裘。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以產良馬聞世。（5）巫山：在今四川省巫山縣東。黔中：在今湖南省沅陵縣西。限：屏障。（6）肴：同“殽”，殽山在今河南省洛寧縣西北。函：函谷關，在今河南省靈寶縣西南。（7）奮擊：奮勇進擊的武士。（8）天府：自然界的寶庫。（9）儼然：莊重矜持。（10）願以異日：願改在其它時間。（11）神農：傳說中發明農業和醫藥的遠古帝王。補遂：古國名。（12）黃帝：姬姓，號軒轅氏，傳說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涿鹿：在今河北省涿鹿縣南。禽：通“擒”。蚩尤：神話中東方九黎族的首領。（13）驩（h u ā n 歡）兜（d ō u 都）：堯的大臣，傳說曾與共工一起作惡。（14）三苗：古代少數民族。（15）共工傳為堯的大臣，與驩兜、三苗、鯀並稱四凶。（16）有夏：即夏桀。“有：字無義。（17）崇：古國名，在今陝西省戶縣東。（18）紂：商朝末代君主，傳說中的大暴君。（19）伯：

同“霸”，稱霸。（20）惡：同“烏”，何。（21）轂（gǔ 穀）：車輪中央圓眼，以容車軸。這裡代指車乘。（22）飾：修飾文詞，即巧為遊說。（23）萬端俱起：群議紛起。（24）稠濁：多而亂。（25）聊：依靠。（26）章：同“彰”，明顯。（27）偉服：華麗的服飾。（28）厲：通“礪”，磨礪。（29）徒處：白白地等待。（30）五伯：伯同“霸”，“五伯”即春秋五霸。指春秋時先後稱霸的五個諸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31）杖：持著。槿（chōng 沖）：衝刺。（32）凌：凌駕於上。萬乘：兵車萬輛，指大國。（33）詘：同“屈”，屈服。（34）元元：人民。（35）嗣主：繼位的君王。（36）至道：指用兵之道。（37）愠：不明。（38）說不行：指連橫的主張未得實行。（39）羸（léi 縲）：纏繞。滕（téng 騰）：綁腿布。躡（jué 決）草鞋。（40）橐（tuó 駝）：囊。（41）犁：通“黧”（lí 梨）：黑色。（42）歸：應作“愧”。（43）紆（rèn 任）：紡織機。（44）太公：姜太公呂尚。陰符：兵書。（45）簡：選擇。練：熟習。（46）足：應作“踵”，足跟。（47）摩：靠近。燕烏集：宮闕名。（48）華屋：指宮殿。（49）抵：通“抵”（zhǐ 紙），拍擊。（50）武安：今屬河北省。（51）溢：通“鎰”。一鎰二十四兩。（52）關：函谷關，為六國通秦要道。（53）式：用。（54）廊廟：謂朝廷。（55）隆：顯赫。（56）山東：指華山以東。（57）使趙大重：謂使趙的地位因此而提高。（58）掘門：同窟門，窰門。桑戶：桑木為板的門。捲（quān 圈）樞：樹枝做成的門樞。（59）軾：車前橫木。擗（pǐ 尊上聲）：節制。（60）伉：通“抗”。（61）張：設置。（62）倨：傲慢。（63）季子：蘇秦的字。（64）蓋：同“盍”，何。

范雎說秦王

《戰國策》

【題 解】范雎，據漢墓出土帛書作範且，本是戰國魏人，在魏不得意，又遭誣受冤屈，遂入秦獻書昭王，昭王悅而召見。本篇所記，就是昭王初見范雎時，昭王執禮甚恭，范雎試探再三，然後進說的情景。後來，秦王毅然廢太后，逐穰侯，用范雎為相，封為應侯。

范雎至秦，王庭迎（1），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

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2）？”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複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3）：“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4），身為漁父而釣于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5），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6）。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7），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8），處人骨肉之間（9）。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10），

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11），三王之仁而死（12），五伯之賢而死（13），烏獲之力而死（14），奔、育之勇焉而死（15）。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16），夜行而晝伏，至於淩水（17），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18），乞食于吳市（19），卒興吳國，闔廬爲霸（20）。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21），漆身而爲厲，被發而爲狂，無益于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22），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23），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24），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25），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

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愬先生（26），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戰國策·秦策五》

范雎來到秦國，秦昭王在宮庭裡迎接，恭敬地執行賓主的禮節。范雎表示辭讓。

這一天接見范雎，看到那場面的人無不臉色變得嚴肅起來。秦王摒退

左右的人，宮中沒有別人了，秦王跪著請求說：“先生拿什麼來賜教寡人？” 範雎說：“對，對。” 過了一會兒，秦王再次請求，範雎說：“對，對。” 象這樣有三次了。

秦王長跪著說：“先生不肯賜教寡人嗎？”

範雎表示歉意說：“不是臣子敢這樣啊。臣子聽說當初呂尚遇到文王的時候，身分只是個漁父，在渭水北岸垂釣罷了。象這種情況，關係可說是生疏的。結果一談就任他做太師，請他同車一起回去，這是他們交談得深啊。所以文王果真得到呂尚爲他建立的功勳，終於據有天下而自身成了帝王。假如文王因爲跟呂望生疏而不跟他深談，這樣周就沒有天子的德行，文王、武王也就不能成爲王了。現在臣子是個客處他鄉的人，與大王關係疏遠，而所想要面陳的，又都是糾正國君偏差錯失的事。處在人家骨肉之間，臣子願意獻上一片淺陋的忠誠，卻不知大王的心意如何，所以大王連問三次而不回答，就是這個原因。臣子並非有什麼害怕而不敢說，即使知道今天說在前面，明天受死刑在後面，然而臣子也不敢害怕。大王真能實行臣子的話，死不足成爲臣子的禍殃，流亡不足成爲臣子的憂慮，渾身塗漆象生癩瘡，披頭散髮裝作發狂，不足成爲臣子的恥辱。五帝這樣的聖人要死，三王這樣的仁人要死，五伯這樣的賢人要死，烏獲這樣的力士要死，孟奔、夏育這樣的勇士要死。死，是人無法逃避的。處在難免一死的形勢下，可以對秦國稍爲有些益處，這就是臣子最大的希望了，臣子還擔心什麼呢？伍子胥藏在袋子裡混出昭關，夜間趕路，白天隱蔽，到了淩水，沒東西可吃，坐著走，爬著行，在吳市討飯，最後振興了吳國，吳王闔廬成爲霸主。假如臣子進獻謀略能象伍子胥那樣，就是把我禁閉起來，終身不再見大王，只要臣子的主張實行了，臣子憂慮什麼呢？箕子、接輿他們，

渾身塗漆象生癩瘡，披頭散髮裝作發狂，可是對殷朝、楚國並無好處。假如臣子可以跟箕子、接輿有相同的行爲，渾身塗漆能對我認爲賢明的君主有所幫助，這就是臣子最大的榮耀了，臣子又有什麼恥辱呢？臣子所怕的，只怕臣子死了以後，天下人看到臣子盡了忠而身體倒下，從此鎖住了嘴，裹住了腳，沒有人再願到秦國來罷了。大王上怕太后的嚴厲，下受奸臣的偽裝迷惑，居住在深宮之中，離不開輔臣的手，終身受到蒙蔽，沒法洞察奸佞，大則王室覆滅，小則自身陷於孤立危險的境地。這才是臣子所怕的！至於那些被困受辱的事，死刑流亡的禍殃，臣子不敢害怕。臣子死了而秦國能夠治理好，比活著更有意義。”

秦王直跪著說：“先生這是什麼話！秦國遠離中原，僻處西方，寡人又笨拙而不賢明，先生竟能光臨此地，這是上天要寡人來煩勞先生，從而使先王的宗廟得以保存啊。寡人能夠受到先生的教誨，這是上天賜恩于先王而不拋棄他的兒子啊。先生爲什麼要這樣說呢！事不論大小，上到太后，下到大臣，希望先生全都教導寡人，不要懷疑寡人啊。”范雎向秦王拜了兩拜，秦王也向范雎拜了兩拜。

（王維堤）

【注 釋】

（1）庭：指宮廷。舊本《古文觀止》此句作“王庭迎範雎”。按原文“王庭迎”下無“範雎”二字，本篇從原文。（2）幸：表示尊敬對方的用語。寡人：古代諸侯向下的自稱。即所謂自謙是“寡德之人”。（3）跽：古人席地而坐，姿勢是雙膝著地，臀部坐在自己腳跟上。“跽”是雙

膝仍然著地，而把上身挺直起來；是一種表示恭敬，有所請求的姿勢。也稱為長跪。（4）呂尚：姜姓，呂氏，名尚，字子牙，號太公望。博聞多謀，處殷之末世，不得志，垂釣于渭水之陽，後遇文王輔周滅殷。文王：姬姓，名昌，生前稱周西伯或西伯昌，武王滅殷後追諡文王。遇呂尚于渭水北岸。（5）太師：商周之際高級武官名，軍隊的最高統帥。與後世作為太子的輔導官或樂師的“太師”，名同實異。（6）擅天下：擁有天下。按文王生前未及“擅天下”，也未“身立為帝王”。這裡是合文王、武王二人籠統言之。（7）羈（jī 機）旅：作客他鄉。（8）匡君：糾正君王的偏差錯誤。（9）骨肉：這裡指宣太后與秦昭王的母子關係。（10）厲：借作“癩”。（11）五帝：傳說中的上古帝王，《史記》據《世本》、《大戴禮》定為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12）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開創者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13）五伯：即春秋五霸。本文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14）烏獲：秦國力士，傳說能舉千鈞之重。秦武王愛好舉重，所以寵用烏獲等力士，烏獲位至大官，年至八十餘歲。（15）奔、育：孟奔（一作賁）、夏育。戰國時衛人（一說齊人）。據說孟賁能生拔牛角，夏育能力舉千鈞，都為秦武王所用。（16）伍子胥：名員，字子胥，春秋楚人。楚平王殺其父兄伍奢及伍尚，子胥逃奔鄭，又奔吳，幫助吳王闔閭即位並成就霸業。橐（tú 駝）：袋子。昭關：春秋時楚吳兩國交通要衝，地在今安徽含山縣北。伍子胥逃離楚國，入吳途中經此。（17）淩水：即溧水，在今江蘇省西南部，鄰近安徽省。（18）蒲服：同“匍匐”。（19）吳市：今江蘇溧陽。《吳越春秋》卷三：“（子胥）至吳，疾于中道，乞食溧陽。”（20）闔廬：吳王闔閭，前 514 前 496 年在位。參見《吳子使劓來聘》注（14）。（21）箕子：商紂王的叔父，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東北）。因諫紂王而被囚禁。武王克殷，才得到釋放。接輿：春秋楚隱士，人稱楚狂，曾唱《鳳兮》歌

諷勸孔子避世隱居。據史籍記載，箕子、接輿都曾佯狂，但未見有“漆身為厲”的事。（22）蹶：跌倒。（23）太后：指秦昭王之母宣太后，姓芈。秦武王舉鼎膝部骨折而死，子昭王即位才十九歲，尚未行冠禮，宣太后掌握實權。（24）保傅：太保、太傅。周代乙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這裡泛指輔佐國王的大臣。（25）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等祭祀祖宗的處所，引申為王室的代稱。（26）慁（hùn混）：打擾，煩勞。

鄒忌諷齊王納諫

《戰國策》

【題 解】這篇寫齊相鄒忌，有自知之明，從而領悟到一個被偏愛者、敬畏者、有求者包圍的人，可能因聽不到真話而導致完全錯誤的判斷。他用切身的體會勸諫齊威王，終於使威王聽從。本文語言簡潔，句法多變，如鄒忌與妻、妾、客的對話，三問三答，表達的內容完全一樣，但由於句法上稍作變化，文章就顯得活潑而不板滯了。“諷”，指用委婉的語言來進行勸告。

鄒忌修八尺有餘（1），形貌昳麗（2）。朝服衣冠窺鏡（3），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複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4），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視之（5），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6）：“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

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7），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8），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選自《四部叢刊》本《戰國策·齊策一》

鄒忌身高八尺以上，體形容貌俊美。他穿著禮服戴上冠對著鏡子細看，問他的妻子說：“我跟城北徐公誰美？”他妻子說：“您美極了，徐公怎麼能比得上您呀！”城北徐公，是齊國的美男子。鄒忌不太自信，就再問他的侍妾：“我跟徐公哪個美？”侍妾說：“徐公哪能及得上您啊！”第二天，客人從外邊來，一塊兒坐著說話，又問客人說：“我跟徐公誰美？”客人說：“徐公不如您美。”

過了一天，徐公來訪。鄒忌仔細端詳他，自以為不如；再照鏡子看自己，更感差得很遠。夜晚躺著，心裡在想這件事：“我妻子說我美，是偏愛我啊；侍妾說我美，是怕著我啊；客人說我美，是想有求於我啊！”

於是，進朝廷見威王說：“臣子確實知道不如徐公美，臣子的妻偏愛臣子，臣子的妾怕臣了，臣子的客人想對臣子有所求，都說我比徐公美。現在齊國土地方圓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邑，國王的後宮嬪妃左右親信，沒一個不偏愛王；滿朝大臣，沒一個不怕王；一國之內，沒一個不有求于王。從這點看來，國王看不清真相就很嚴重了！”威王說：“說得好。”就發佈命令：“當官的、當差的、當老百姓的，能當面指責我國王過錯的，

得上等獎；呈上書信勸諫我國王的，得中等獎；能在公共場所說壞話傳到我國王耳中的，得下等獎。”

命令剛發下時，臣子們上朝進諫，從宮門到殿堂好象集市一樣。幾個月以後，還經常有人斷斷續續來進諫。一年以後，即使想說，也沒什麼可以向上提的了。燕國、趙國、韓國、魏國聽到這件事，都來朝拜威王。這就是所謂戰勝敵國於朝廷之內。

（王維堤）

【注 釋】

（1）鄒忌：《史記》作驪忌，齊人。齊桓公時就任大臣，威王時爲相，封於下邳（今江蘇邳縣西南），號成侯。後又事宣王。修：長。八尺：戰國時各國尺度不一，從出土文物推算，每尺約相當於今 18 到 23 公分左右不一。（2）眈：通“佚”，美。（3）朝（z h ā o）服衣冠：早上穿戴衣帽。（4）旦日：明日。（5）孰：通“熟”。孰視：注目細看。（6）威王：齊威王嬰齊（？前 320），春秋五霸之一齊桓公之子。在位三十七年，知人善任，改革政治，是個較有作爲的國君。（7）市朝：指人眾會集的地方。（8）期（j ī 基）年：一整年。

馮諼客孟嘗君

《戰國策》

【題 解】戰國時期各國盛行養士之風，士成為社會上一種特殊勢力。最著名的養士者如齊國孟嘗君，趙國平原君，魏國信陵君，楚國春申君（以上號稱戰國四公子），秦國呂不韋等，都廣招門客至數千人，極力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本篇所記，就是孟嘗君禮待食客馮諼，馮諼知恩報答，為孟嘗君出謀劃策、奔走效勞，使孟嘗君既獲美名，又得實益的故事。其中矯命燒債券之舉，雖然目的是為孟嘗君收買民心，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關於這則故事，《戰國策》和《史記》的記載頗有出入。

齊人有馮諼者（1），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2），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3）。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4）。 ”居有頃，複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5）。 ”後有頃，複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于薛者乎(6)？”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7)，而性<bzgwgz_001/bz>愚(8)，沉於國家之事，開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于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9)，載券契而行(10)，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11)？”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12)，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雲‘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廊，美人充下陳(13)。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14)，因而賈利之(15)。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16)，曰：“諾，先生休矣！”

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17)：“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18)。”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複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19)，謂梁王曰(20)：“齊放其大臣孟嘗

君于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21），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22），被於宗廟之祟（23），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 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24），馮諼之計也。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戰國策·齊策四》

齊國有個叫馮諼的人，窮得沒法養活自己，請人囑託孟嘗君，願意投奔門下做個食客。孟嘗君問：“他有什麼愛好？”回說：“他沒什麼愛好？”“他有什麼才幹？”“他沒什麼才幹。”孟嘗君笑著收下他說：“行啊。”手下的人以爲孟嘗君看不起他，給他吃粗劣的食物。

住了一段時間，馮諼靠著柱子彈他的劍，唱道：“長長的劍把，咱們回去吧！沒魚吃的啥。”底下人報告上去。孟嘗君說：“給他吃魚，跟中等門客一個樣。”又住了一段時間，馮諼又彈起他的劍把，唱道：“長長的劍把，咱們回去吧！出外沒車駕。”底下人都笑話他，又報告上去。孟嘗君說：“給他駕車，跟上等門客一個樣。”於是他駕著車子，舉著劍，到朋友家串門說：“孟嘗君把我當成上客。”後來過了一陣，又彈起他的劍把，唱道：“長長的劍把，咱們回去吧！沒法照顧家。”底下人都討厭他了，認爲他貪心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先生有親人嗎？”回答說：“有

個老母親。”孟嘗君派人供給馮母吃的用的，不讓短缺。於是馮諼不再唱了。

後來孟嘗君張貼文告徵詢家裡養的眾門客：“哪一位熟悉會計，能為我到薛邑去收債？”馮諼寫下名字說：“我能。”孟嘗君驚詫地問：“這位是誰？”底下人說：“就是唱‘長長的劍把，咱們回去吧’的人啊。”孟嘗君笑道：“這位客人果然是有才幹的，我對不起他了，一直沒會過他面。”請他相見，賠禮說：“我瑣事纏身精疲力倦，憂慮掛心頭昏腦脹，個性懦弱生來笨拙，埋頭於國家的事務中，對先生多有得罪。先生不見怪我，竟有意想為我到薛邑去收債嗎？”馮諼說：“願意。”於是套馬備車，整理行裝，帶上債券契約啓程了，告辭說：“債收完，買些什麼回來呢？”孟嘗君說：“看我家缺少的買吧。”

馮諼趕著馬車到薛邑，叫辦事員把該還債的鄉民們都召集攏來核對債券。憑證全部對過，馮諼站起來，假傳孟嘗君的命令把欠的債賞賜給眾鄉民，借此把他們的債券燒了，鄉民都呼叫萬歲。

馮諼一路馬不停蹄回到齊都，大清早就求見。孟嘗君奇怪他這麼快回來，穿衣戴冠接見他，問：“債收完了嗎？回來得為什麼這麼快啊？”“收完了。”“買些什麼回來了？”馮諼說：“您說‘看我家缺少的買吧’。我暗自考慮，您宮中珍寶成堆，宮外狗馬滿圈，堂下美人都站滿了。您家裡缺少的就是義罷了。我私下為您買了義。”孟嘗君說：“買義是怎麼回事？”馮諼說：“現在您有了小小的薛邑，不把鄉民當子女般撫愛，相反還要用商人的手段取利於民。我已私自假託您的命令，把債賞賜給鄉民們，借此把債券都燒了，鄉民都喊萬歲。這就是我為您買的義啊。”孟嘗君不

高興，說：“行了，先生算了吧！”

一年後，齊湣王對孟嘗君說：“我不敢使用先王的臣子做臣子。”孟嘗君於是只好到領地薛邑。他離薛還有百里，鄉民們扶著老的，牽著小的，在半路上迎接孟嘗君。孟嘗君回頭對馮諼說：“先生爲我買的義，今天終於看到了。”馮諼說：“狡猾的兔子有三個洞，只能免它一死罷了。現在您只有一個洞，還不能高枕無憂睡大覺。請讓我爲您再鑿兩個洞。”孟嘗君給了他五十套車馬，五百斤黃金，向西出訪來到魏國，對魏王說：“齊國把大臣孟嘗君趕到國外，諸侯誰先迎接他，誰就能國富兵強。”於是魏王空出了相國的位置，把原來的相國調任大將軍，派了使者，帶著黃金一千斤，車馬一百套，去聘請孟嘗君。馮諼搶先趕著馬車回來，告誡孟嘗君說：“千斤黃金，是隆重的禮品；百套車馬，是顯貴的使者。齊王該聽說這消息了。”魏國的使者往返請了三次，孟嘗君堅持辭謝不去。齊王聽說，君臣都慌了，派太傅送來黃金一千斤，彩飾紋車二輛，馬八匹，佩劍一柄，專函向孟嘗君謝罪說：“我太不慎重了，遭到祖先降下的災禍，被拍馬奉承的臣子所蒙蔽，得罪了您，我是不值得您來幫助的。希望您看在先王宗廟的份上，能暫且回國來治理萬民嗎？”馮諼告誡孟嘗君說：“希望你向齊王求得先王的祭器，在薛邑建立宗廟。”宗廟築成，馮諼回報孟嘗君說：“三個洞已經鑿好，您就此高枕而臥，享受安樂吧。”孟嘗君做相國幾十年，沒遭受一絲半點禍殃，都是馮諼的計謀啊。

（王維堤）

【注 釋】

(1) 馮諼 (x u ā n 宣)：《史記·孟嘗君列傳》作馮驩。(2) 屬：通“囑”，叮囑，求告。孟嘗君：姓田，名文，孟嘗君爲其號，齊威王之孫，襲其父田嬰之封邑于薛，因此又稱薛公。關於“孟嘗”，近年出土戰國齊陶器，一器刻有制器人籍貫爲“孟棠”，棠、嘗古音通，可知“孟嘗”爲邑名，與平原、信陵、春申三公子以地名稱君者同例。(3) 草具：指粗劣的食物。(4) 魚客：原作“客”，今從一本增魚字，與下文的車客照應。孟嘗君分食客爲上中下三等，下客住傳舍，食菜；中客住幸舍，食魚，故又稱魚客；上客住代舍，食肉，出有輿車，故又稱車客。(5) 客：用作動詞。(6) 責 (z h à i 寨)：同債。薛：本爲任姓古國（地當今山東滕縣南），春秋後期爲齊迫遷至下邳（今江蘇邳縣西南），卒爲齊所滅，戰國時爲齊邑。齊潛王三年，封其叔田嬰于薛。(7) 憤 (k u i 愧)：昏亂。(8) 憊 (n u ò 諾)：同“懦”。(9) 約：纏束，這裡指把馬套上車。(10) 券契：指放債的憑證。券分爲兩半，雙方各執其一，履行契約時拼而相契合，即下文所說“合券”。(11) 市：購買。反：同“返”。(12) 矯命：假託命令。(13) 下陳：堂下，臺階之下。(14) 拊：同撫。子：用作動詞。子其民：視其民爲子。(15) 賈 (g ù 古)：求取。(16) 說：同“悅”。(17) 齊王：指齊潛王田地（一作田遂）。(18) 先王：指潛王之父宣王田辟疆。(19) 梁：即魏國。當時都大梁（今河南開封）。(20) 梁王：原作惠王，《古文觀止》已改作梁王。按梁惠王卒于齊威王卒之次年，孟嘗君和齊潛王同爲齊威王之孫。故此時梁王，當是惠王之子或孫。(21) 太傅：春秋時晉國始置，其職爲輔弼國君。齎 (j ī 機)：送。(22) 祥：通“詳”，審慎。(23) 被：遭受。宗廟：古代祭祀祖先的處所。這裡借指祖先。(24) 纖介：介通芥。纖維草芥，喻細微。

觸龍說趙太后

《戰國策》

【題 解】西元前 265 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新立，由太后掌實權。秦乘機攻趙，連拔三城，趙形勢告急。此時只有連齊抗秦，才是上策。本篇寫觸龍在太后盛怒、堅決拒諫的情況下，先避開矛盾，然後委婉地指出太后對幼子的愛，其實並不是真正的愛。由於說理透徹，使趙太后改變了原來的固執態度。觸龍對“王孫”“公子”們“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必將導致“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的警辟之見，至今仍有鑒戒作用。

觸龍，原作“觸讐”，《史記·趙世家》作“觸龍”，《漢書·古今人表》也作“左師觸龍”。今本《戰國策》誤合“龍言”二字，遂成“讐”。1973 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戰國縱橫家帛書，中有觸龍見趙太后章，正作觸龍。現據以改正。

趙太后新用事（1），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2），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複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3）。太后盛氣而揖之（4）。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5），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6）。”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

乃自強步，日三四裡，少益耆食(7)，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8)，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9)，以衛王宮(10)。沒死以聞(11)。”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托之(12)。”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後賢于長安君(13)。”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後也，持其踵爲之泣(14)，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15)！’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16)，至於趙之爲趙(17)，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18)，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19)。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20)，長安君何以自托于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後。”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

子義聞之曰(21)：“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

趙太后新掌權，秦國猛烈進攻趙國。趙國向齊國求救。齊國說：“必須用長安君作為人質，才出兵。”趙太后不同意，大臣極力勸諫。太后明確告訴左右：“有再說讓長安君做人質的，我老婆子一定朝他的臉吐唾沫。”

左師觸龍說希望謁見太后。太后怒容滿面地等待他。觸龍進來後慢步走向太后，到了跟前請罪說：“老臣腳有病，已經喪失了快跑的能力，好久沒能來謁見了，私下裡原諒自己，可是怕太后玉體偶有欠安，所以很想來看看太后。”太后說：“我老婆子行動全靠手推車。”觸龍說：“每天的飲食該不會減少吧？”太后說：“就靠喝點粥罷了。”觸龍說：“老臣現在胃口很不好，就自己堅持著步行，每天走三四裡，稍為增進一點食欲，對身體也能有所調劑。”太后說：“我老婆子可做不到。”太后的臉色稍為和緩些了。

左師公說：“老臣的劣子舒祺，年紀最小，不成才。臣子老了，偏偏愛憐他。希望能派他到侍衛隊裡湊個數，來保衛王宮。所以冒著死罪來稟告您。”太后說：“一定同意您的。年紀多大了？”回答說：“十五歲了。雖然還小，希望在老臣沒死的時候先拜託給太后。”太后說：“做父親的也愛憐他的小兒子嗎？”回答說：“比做母親的更愛。”太后笑道：“婦道人家特別喜愛小兒子。”回答說：“老臣個人的看法，老太后愛女兒燕後，要勝過長安君。”太后說：“您錯了，比不上對長安君愛得深。”左師公說：“父母愛子女，就要為他們考慮得深遠一點。老太后送燕後出嫁的時候，抱著她的腳為她哭泣，是想到可憐她要遠去，也是夠傷心的了。送走以後，並不是不想念她，每逢祭祀一定為她祈禱，祈禱說：‘一定別讓她回來啊！’難道不是從長遠考慮，希望她有了子孫可以代代相繼在燕

國爲王嗎？”太后說：“是這樣。”左師公說：“從現在往上數三世，到趙氏建立趙國的時候，趙國君主的子孫凡被封侯的，他們的後代還有能繼承爵位的嗎？”太后說：“沒有。”左師公說：“不只是趙國，其他諸侯國的子孫有嗎？”太后說：“我老婆子沒聽說過。”左師公說：“這是他們近的災禍及於自身，遠的及於他們的子孫。難道是君王的子孫就一定不好嗎？地位高人一等卻沒什麼功績，俸祿特別優厚卻未嘗有所操勞，而金玉珠寶卻擁有很多。現在老太后給長安君以高位，把富裕肥沃的地方封給他，又賜予他大量珍寶，卻不曾想到目前使他對國家做出功績。有朝一日太后百年了，長安君在趙國憑什麼使自己安身立足呢？老臣認爲老太后爲長安君考慮得太短淺了，所以我以爲你愛他不如愛燕後。”太后說：“行啊。任憑你派遣他到什麼地方去。”於是爲長安君套馬備車一百乘，到齊國去作人質，齊國就出兵了。

子義聽到這件事說：“君王的兒子，有著骨肉之親，尚且不能依靠沒功勳的高位，沒勞績的俸祿，而佔有著金玉珍寶等貴重的東西，更何況作臣子的呢？”

（王維堤）

【注 釋】

（1）趙太后：趙惠文王威後，趙孝成王之母。用事：執政，當權。（2）長安君：趙太后幼子的封號。質：古代諸侯國求助於別國時，每以公子抵押，即人質。（3）左師：春秋戰國時宋、趙等國官制，有左師、右師，爲掌實權的執政官。觸龍言：原作“觸讐”二字，據《史記·趙世家》改。（4）

揖：辭讓。《史記·趙世家》“揖”作“胥”，胥爲等待之意。義較勝。（5）郤（xì 戲）：同隙。有所郤，是身體有所不正常的委婉說法。（6）鬻（zhù 注）：粥的本字。（7）耆（shì 試）：通“嗜”。（8）賤息：對自己兒子的謙稱。（9）黑衣：趙國侍衛所服，用以指代宮廷衛士。（10）宮：原作“官”，從《史記·趙世家》改。（11）沒死：冒死。臣對君的謙卑用語。（12）填溝壑：“死”的比喻說法。自比爲賤民奴隸，野死棄屍于溪穀。（13）燕後：趙太后之女，遠嫁燕國爲後。（14）踵：足跟。女嫁乘輿輦將行，母不忍別，在車下抱其足而泣。（15）反：同返。古代諸侯嫁女于他國爲後，若非失寵被廢、夫死無子、或亡國失位，是不回國的。（16）三世以前：指趙武靈王。孝成王之父爲惠文王，惠文王之父爲武靈王。（17）趙之爲趙：前“趙”指趙氏，周穆王賜造父以趙城，始有趙氏；後“趙”指趙國。西元前 376 年，魏、韓、趙三家滅晉分其地。趙國有今山西中部、陝西東北角、河北西南部等地。經趙武靈王至惠文王時，疆域又有所擴大。（18）微：非。（19）重器：指金玉珍寶。（20）山陵：喻帝王，此處指趙太后。崩：喻帝王死。（21）子義：趙國賢人。

樂毅報燕王書

《戰國策》

【題 解】燕王噲時，齊湣王因燕亂起兵攻燕，擄掠燕國寶器運回齊國。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燕昭王。昭王厚禮招聘賢人，用樂毅為上將軍，聯合五國的軍隊攻破齊國。湣王死，齊人擁護襄王，樂毅攻莒、即墨，數年攻不破。燕惠王派騎劫代樂毅，樂毅奔趙。齊人大破燕軍，殺騎劫。燕惠王因而寫信給樂毅，樂毅寫這信來回答。

樂毅針對燕惠王來信中說的“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從兩方面予以回答：一，寫他為了報先王知遇之恩，作了詳盡規劃，再率軍隊徹底報了積怨。二，考慮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所以“負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跡，”免得“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從而保留先王知人之明。這第二點，正是回答惠王責備自己的“棄燕歸趙”。最後再說明“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他在回答第二點時只用典而不點破，正是“不出惡聲”；他不避“遁逃奔趙”，正是“不潔其名”。這封信，回答燕惠王的責問，措辭極為婉轉得體；又恰到好處地顯示出自己的善於謀劃，善於用兵，以及善於全身保名。靠君臣知遇來建功立業，是古代不少有才能的人的想望，所以這封信成為歷代所傳誦的名篇。

【原文】

臣不佞（1），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2），

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3），臣恐侍禦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4），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5）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6），有高世之心，故假節于魏王（7），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8）。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9），閑於兵甲（10），習于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于結趙矣（11）。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12）。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13），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14），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15）。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16）。齊王逃遁走莒（17），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於曆室，齊器設于寧台（18）。薊丘之植植於汶皇（19）。自五伯以來（20），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愜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21），使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

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22）；早知之士，名

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23），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24），皆可以教於後世。

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25）。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26）。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跡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27），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28）。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禦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戰國策》

臣不才，不能秉承先王的教導，來順從您的心意，恐怕觸犯死罪，來傷害先王知人的明察，又損害您的正義，所以逃奔到趙國。自己背著不肖的罪名，所以不敢作解釋。現在大王派使人來數說自己的罪行，我怕您不能體察先王之所以養畜親愛臣的道理，又不明白臣怎樣爲先王辦事的用心，所以敢於用書信來對答。

我聽說賢明的君主，不用俸祿偏愛他的親人，而是給與才能相當的人。所以考察才能來給與官位的，是成功的君主；評論操行來結交的，是建立

名譽的士子。臣拿所學的來觀察，先王的舉動處置，有高出世俗的想法，所以借著魏昭王的使節，親自到燕國來考察。先王過分推舉，把我從賓客中選拔出來，位置提升到群臣之上，不跟父輩同輩商量，卻命我作為次卿。我自以為接受命令，秉承教導，可以徼幸無罪了，所以接受命令不辭讓。

先王命令我說：“我對齊國久已有深仇大恨，不考慮燕國的弱小，而打算對齊國報復。”臣答道：“齊秉承霸國的一些教導，留有屢次戰勝的遺跡，熟悉兵事，熟習戰爭。大王倘要攻擊它，那一定要發動天下來算計它，那就沒有快于聯結趙國了。況且淮北和宋國地方，楚國和魏國都願意得到的。趙國倘使贊同，約楚國和魏國盡力幫助，合四國力量來攻打它，齊國可以徹底打敗的。”先王說：“好。”臣才接受命令，準備了使人的符節，使臣向南出使到趙國。很快回來覆命，起兵跟著去攻打齊國。靠著合乎天道和先王的英明，齊國黃河北面的土地，隨著先王進兵到濟水上都佔有了。在濟水上的軍隊，接受命令攻擊齊軍，大破齊軍。拿著精銳武器的輕裝大軍，長驅直達齊國都城。齊王逃奔到莒，倖免一死。珠玉財寶，車子、盔甲、寶器，全都被繳獲運回燕國。大呂鐘陳列在元英殿，燕國的舊鼎運回到曆室殿，齊國的寶器陳設在寧台。燕國薊丘豎立的旗幟插在齊國汶水上的竹田裡。自從五霸以來，功業沒有及到先王的。先王認為滿足了他的志願，認為臣不廢他的命令，所以分地來封臣，使臣得跟小國諸侯相比。臣不才，自認為接受命令，秉承教導，可以徼幸地無罪了，所以接受封爵的命令沒有推辭。

臣聽說賢明的君主，功業建立了不會廢掉，所以記載在《春秋》裡；有先知的士子，聲名確立了不會毀壞，所以被後世所稱讚。系先王的報怨雪恥，平定萬乘強國，收繳齊國八百年的積蓄，到了拋棄群臣的日子，留

下詔告後嗣的遺囑，執政任事的臣子秉承遺教，所以能夠安撫庶孽，推及百姓徒隸，都可以傳教到後代。

臣聽說善於創作的不一定善於完成，善於開始的不一定善於終結。從前伍子胥的話得到闔閭的聽信，所以吳王的足跡遠到楚國的郢都；夫差聽不進子胥的話，賜給他革囊，讓它的屍體在江裡飄浮。吳王夫差不覺悟先見的可以立功，所以把子胥沉在江裡而不後悔。子胥不先見君主的氣度不同，所以被投入江內仍不改變他的怨憤。使自身免于禍患，保全功名，來表揚先王的行事的，這是臣的上策。遭受毀辱的錯誤處置，毀壞先王的聲名的，這是臣子所非常擔心的。面臨不測之罪，以微幸不死為利的，是按照義來行事的人不敢做的。

臣聽說古代的君子，絕交時也不發生惡毒的聲音；忠臣的出走，不想勉強保全他的好名聲。臣雖不才，已多次受到君子的教導了。怕您輕信旁邊人的話，不考

察疏遠的臣的行爲，所以敢於用書信來回報，只望您的留意。

（周振甫）

【注 釋】

（1）臣：樂毅自稱。不佞：不才，自謙無能之辭。樂毅，戰國趙靈壽（今屬河北）人。為魏昭王出使燕國，燕昭王以客禮相待，遂留燕，昭王用為亞卿。使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毅

率趙、楚、韓、魏、燕五國兵攻齊，破齊軍於濟西。毅獨率燕軍攻佔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以功封昌國君。燕惠王繼位，齊行反間計，惠王使騎劫代毅。毅懼誅，出奔趙。齊國興兵，大破燕軍，盡復失地。毅在趙，趙封於觀津，號望諸君。燕惠王乃致書謝樂毅，毅復通燕，往來燕趙間，死在趙國。（2）先王：指昭王。抵：觸犯。斧質之罪：死罪；質通鑕，腰斬時用的砧板。（3）數：數說。（4）侍禦者：猶左右，借指惠王。畜：養。幸：親愛。（5）不白，不明白。（6）舉錯：舉動措施。（7）假節于魏王：借用魏昭王的使臣節到燕國。（8）亞卿：次卿。（9）霸國之餘教：春秋時齊桓公建立霸業，到戰國時還保存霸業的教導。驟勝之遺事：屢次戰勝的事蹟。驟，屢次。（10）閑：通“嫻”，熟習。（11）徑：快，速。（12）淮北、宋地：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皆為齊所佔領。宋的轄地在河南東部及山東、江蘇、安徽三省間。（13）“宋”字疑衍。（14）顧反命：剛回來覆命，言神速。反同返。（15）濟上：濟水之上，指山東北部地。（16）國：齊國都臨淄（在今山東）。（17）齊王：齊湣王。莒，在今山東。（18）大呂：齊鐘名。元英、曆室：皆燕宮名，在寧台下。甯台在今河北宛平縣。故鼎：齊所得燕鼎。（19）薊丘：在今河北宛平縣。植：豎豆的旗幟。汶皇（篁）：齊國汶水上的竹田。（20）五伯：春秋五霸，指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21）頓：猶墜。裂地而封之：封樂毅為昌國君。昌國在今山東淄川縣。（22）《春秋》：記載春秋時代魯國歷史的編年體著作。（23）夷：平定。萬乘：能出一萬輛兵車，指大國。八百歲：從姜尚開始建立齊國，到齊湣王，約歷時八百年。（24）庶孽：非嫡妻所生之子。庶孽容易作亂，應使之順從。施及萌隸：教令推行到百姓和徒隸。萌通氓，百姓。（25）伍子胥：名員，春秋楚人。父奢兄尚，皆以無罪被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佐吳王闔閭攻入楚郢都（在今湖北江陵縣）。闔閭子吳王夫差敗越，越請和，子胥諫不

聽。夫差迫子胥自殺，把屍體盛在鸕夷裡，投入江中。鸕夷，革囊。（26）

不改：《史記·伍子胥傳》作“不化”，《索隱》：“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臣也。”（27）離：通“罹”，遭遇。（28）

交絕不出惡聲：指不說已長而談彼短。不潔其名：指不毀其君而自潔。

逍遙遊

〔戰國〕莊周

【作者小傳】莊子名周（約前 369 前 286），戰國中期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人，是道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他做過漆園吏，曾拒絕楚威王的宰相之聘，遊學于齊、魏諸國，終生不仕。莊子繼承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強調無爲，一切任其自然，鼓吹復古，回到愚昧無知的與禽獸共處的原始時代，因此不免陷入不可知論，思想則悲觀厭世。但他對客觀世界矛盾變化的認識，含有某些辯證法的因素；對當時統治階級和社會黑暗的揭露，對禮法名教的毀棄，都說明他的思想和理論也有其積極的一面。

在先秦諸子的散文中，莊子的作品想像奇偉，言辭瑰奇，設喻貼切，句式靈活，析理鞭辟入裡，獨具一格。所以，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給予很高的評價，說莊子“著書十余萬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無事實，而其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之能先也”。

據《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二篇，分《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一般認為，《內篇》爲莊子自著，其餘的出自門人之手。

【題解】《逍遙遊》爲《莊子》的首篇，是莊子的代表作。它旨在說明：世上萬物紛紜，雖有“小大之辯”，但“猶有所待者”，都要依賴客觀條件。鵬是大鳥，只有憑藉九萬里風才能起飛；蜩與鴳鳥是小蟲小鳥，

故能在蓬蒿間自由飛翔。真正的逍遙者，追求的是一種超越時空限制的絕對自由，是“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應當達到無己、無功、無名的境地。這正是莊子哲學思想的體現。

本文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它以神話傳說熔鑄成篇，構思宏偉，氣勢磅礴，筆墨恣肆，洋洋灑灑，“寓真於誕，寓實于玄”（劉熙載《藝概》），富有浪漫主義色彩；比喻的運用，繁複靈活，令人應接不暇，回味無窮。

【原文】

北冥有魚（1），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2），其翼若垂天之雲（3）。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4），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5），志怪者也（6）。《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7），去以六月息者也（8）。”野馬也（9），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10）。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11），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12），則芥爲之舟（13）；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14）；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15），而後乃今將圖南。

蜩與鶯鳩笑之曰（16）：“我決起而飛（17），槍榆枋（18），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19）？”適莽蒼者（20），

三飡而反（21），腹猶果然（22）。適百里者，宿舂糧（23）；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 不及大知（24），小年不及大年（25）。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26），蟪蛄不知春秋（17），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28），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29），眾之匹之（30），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31）：湯問棘曰：“上下四方有極乎？”棘曰：“無極之外，復無極也（32）。窮髮之北（33），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軫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34），絕雲氣（35），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36）：‘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37），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此小大之辯也（38）。

故夫知效一官（39），行比一鄉（40），德合一君（41），而征一國者（42），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43）。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44），定乎內外之分（45），辯乎榮辱之境（46），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47）。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禦風而行（48），泠然善也（49）。旬有五日而後返（50）；彼於致福者（51），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52），而禦六氣之辯（53），以遊無窮者（54），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于許由（55），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56）；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57），而我猶屍之（58），吾自視缺然（59），請致天下（60）。”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61）；吾將爲賓乎？鷦鷯巢于深林（62），不過一枝；偃鼠飲河（63），不過滿腹。歸休乎君（64），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65），屍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66）！”

肩吾問于連叔曰（67）：“吾聞言於接輿（68）：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69）；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70），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71），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72），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73）。吾以是狂而不信也（74）。”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75），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76）。是其言也，猶時女也（77）。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78），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79）！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80），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81），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82），越人斷髮文身（83），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84）、汾水之陽（85），矐然喪其天下焉（86）。”

惠子謂莊子曰（87）：“魏王貽我大瓠之種（88），我樹之成而實五石（89）。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90）。 ”

非不呶然大也（91），吾爲其無用而掊之（92）。”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93），世世以泝澠絰爲事（94）。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95）。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絰，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96），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絰，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97），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98）！”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99）；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100），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101）。立之塗（102），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103）？卑身而伏，以候敖者（104）；東西跳樑（105），不辟高下（106），中於機辟（107），死於罔罟（108）。今夫 牛（109），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110），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111），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112），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選自王先謙《莊子集解》本

北海有一條魚，它的名字叫作鯤。鯤的巨大，不知道它有幾千里。鯤變成鳥，它的名字叫作鵬。鵬的背，不知道它有幾千里。鵬鼓翅奮飛，它的翅膀象天邊的雲。這只鳥啊，在大海翻騰的時候就飛往南海，南海，就是天池。

《齊諧》這本書，是記載怪異事物的。這本書上說：“當鵬飛往南海

時，水浪擊起達三千里，借著旋風盤旋直上九萬里，它是乘著六月的大風飛去的。”野馬般奔騰的霧氣，飛揚的灰塵，以及生物都是被風所吹而飄動的。天色蒼茫，難道是它真正的顏色嗎？還是因為太遠太高，看不到它的邊際呢？鵬往下看，也是這樣罷了。再說，水蓄積得不深厚，那麼它就沒有力量負載起大船。把一杯水倒在堂上的低窪之處，一根小草就可以成為船。如果把一個杯子放上去，就會被粘住，這是因為水淺而船大了。風力積蓄得不大，就沒有力量承載巨大的翅膀。所以鵬高飛九萬里，那風就在它的下面，然後它才可以乘風而行。鵬背負著青天而無所攔阻，然後才開始向南飛行。

蟬和小斑鳩譏笑鵬說：“我們奮力而飛，碰到榆樹和檀樹就停止，有時飛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飛九萬里到向南海去呢？”到近郊去的人，只帶當天吃的三餐糧食就可當天回來，肚子還是飽飽的。到百裡外的人，就要準備一宿的糧食。到千裡外的人，要聚積三個月的糧食。蟬和小斑鳩這兩隻小蟲又知道什麼呢。

小智比不上大智，短命比不上長壽。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朝生暮死的小蟲不知道黑夜與黎明。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蟬，不知道一年的時光，這就是短命。楚國的南方有一種大樹叫作靈龜，它把五百年當作一個春季，五百年當作一個秋季。上古時代有一種樹叫作大椿，它把八千年當作一個春季，八千年當作一個秋季，這就是長壽。可是活了七百來歲的彭祖如今還因長壽而特別聞名，眾人都想與他相比，豈不可悲！

商湯問棘，談的也是這件事。湯問棘說：“上下四方有極限嗎？”棘說：“無極之外，又是無極！在草木不生的極遠的北方，有個大海，就是

天池。裡面有條魚，它的身子有幾千里寬，沒有人知道它有多長，它的名字叫作鯢。有一隻鳥，它的名字叫作鵬。鵬的背象泰山，翅膀象天邊的雲；借著旋風盤旋而上九萬里，超越雲層，背負青天，然後向南飛翔，將要飛到南海去。小澤裡的麻雀譏笑鵬說：‘它要飛到哪裡去呢？我一跳就飛起來，不過數丈高就落下來，在蓬蒿叢中盤旋，這也是極好的飛行了。而它還要飛到哪裡去呢。’ ” 這是大和小的分別。

所以，那些才智能勝任一官的職守，行為能夠庇護一鄉百姓的，德行能投合一個君王的心意的，能力能夠取得全國信任的，他們看待自己，也象上面說的那只小鳥一樣。而宋榮子對這種人加以嘲笑。宋榮子這個人，世上所有的人都稱讚他，他並不因此就特別奮勉，世上所有的人都誹謗他，他也並不因此就感到沮喪。他認定了對自己和對外物的分寸，分辨清楚榮辱的界限，就覺得不過如此罷了。他對待人世間的一切，都沒有汲汲去追求。即使如此，他還是有未達到的境界。

列子乘風而行，飄然自得，駕輕就熟。十五天以後返回；他對於求福的事，沒有汲汲去追求。這樣雖然免了步行，還是有所憑藉的。倘若順應天地萬物的本性，駕馭著六氣的變化，遨遊於無窮的境地，他還要憑藉什麼呢？所以說：修養最高的人能任順自然、忘掉自己，修養達到神化不測境界的人無意於求功，有道德學問的聖人無意于求名。

堯要把天下讓給許由，說：“太陽月亮出來了，而小火把還不熄滅，它的亮度，要和日月相比不是太難了嗎！及時雨降下了，還要灌溉田地，對於滋潤禾苗，不是徒勞嗎！你如果成了君王，天下一一定大治，而我還徒居其位，我自己感到慚愧極了，請允許我把天下交給你。”許由說：“你

治理天下，天下已經治理好了，而我再接替你，我豈不是爲名而來嗎？名，是依附於實的客體，我難道要做有名無實的客體嗎？鷦鷯在深林中築巢，只要一根樹枝；鼯鼠飲河水，只要肚子喝飽。請你回去吧，天下對於我有什麼用！廚子雖然不下廚，主祭的人卻不應該超越許可權而代行廚子的職事。”

肩吾問連叔說：“我聽說過接輿講的一段話，言辭誇大而不切實際，漫無邊際而無法驗證；我聽了他的話又驚奇又害怕，就象天上的銀河看不見邊際。相去極遠，不近人情。”連叔說：“他講了些什麼呢？”肩吾說：“他說，在遙遠的地方有一座藐姑射山，上面居住著一位神仙，皮膚象冰雪那樣潔白，體態姑娘那樣柔美，不吃五穀，只是吸清風、喝露水，乘著雲氣，駕著飛龍，遨遊于四海之外。他的精神凝聚，使萬物不生惡疾而年年五穀豐收。我認爲這是狂言而不可信。”連叔說：“是這樣，盲人無法讓他欣賞有文采的東西，聾子無法讓他欣賞鐘鼓之樂聲。豈只是形體上有瞎眼和耳聾的，在智慧上也有人是瞎子聾子。這些話，就像是針對你的。這位神人，他的品德，廣施於宇宙萬物可爲一體，世人爭功求名，紛亂不已，他哪裡肯辛辛苦苦以治理天下爲己任？這位神人，什麼東西都傷害不了他：滔天洪水淹不著他，大旱時金石熔化、燒焦土山而熱不了他。用神人身上的塵垢糟粕就能將儒家尊崇的堯、舜陶鑄出來，他哪肯紛紛擾擾以治理天下作爲自己的事業！有個宋國人採購了一批帽子到越國去賣，越人的風俗是剪斷長髮，身刺花紋，帽子對他們毫無用處。堯治理天下百姓，使海內政治清平，如果他到遙遠的姑射山、汾水的北面，見到四位得道的人，他一定會神情悵然而忘掉自己所擁有的天下。”

惠子對莊子說：“魏王送給我大葫蘆的種子，我種下後結出的葫蘆大

得可以容納五石。用它來盛水，它卻因質地太脆無法提舉。切開它當瓢，又大而平淺無法容納東西。這不是嫌它不大，因為它無用，我把它砸了。”

莊子說：“你真不善於使用大的物件。宋國有個人善於製作防止手凍裂的藥，他家世代都以在漂洗絲絮為職業。有個客人聽說了，請求用一百金來買他的藥方。這個宋國人召集全家商量說：‘我家世代靠這種藥從事漂洗絲絮，一年所得不過數金；現在一旦賣掉這個藥方馬上可得百金，請大家答應我賣掉它。’ 這個客人買到藥方，就去遊說吳王。那時正逢越國有難，吳王就命他為將，在冬天跟越國人展開水戰，（吳人用了不龜手之藥），大敗越人，吳王就割地封侯來獎賞他。同樣是一帖防止手凍裂的藥方，有人靠它得到封賞，有人卻只會用於漂洗絲絮，這是因為使用方法不同啊。現在你有可容五石東西的大葫蘆，為什麼不把它系在身上作為腰舟而浮游於江湖呢？卻擔憂它大而無處可容納，可見你的心地過於淺陋狹隘了！”

惠子對莊子說：“我有一棵大樹，人家把它叫作臭椿；它那樹幹上有許多贅瘤，不合繩墨，它那枝岔彎彎曲曲，不合規矩。它長在路邊，木匠都不看它一眼。現在你說的那段話，大而沒有用，大家都不相信。” 莊子說：“你難道沒見過野貓和黃鼠狼嗎？屈身伏在那裡，等待捕捉來來往往的小動物；它（捉小動物時）東跳西躍，不避高下；但是一踏中捕獸的機關陷阱，就死在網中。再看那旄牛，它大如天邊的雲；這可以說夠大的了，但是卻不能捕鼠。現在你有一棵大樹，擔憂它沒有用處，為什麼不把它種在虛無之鄉，廣闊無邊的原野，隨意地徘徊在它的旁邊，逍遙自在地躺在它的下面；這樣大樹就不會遭到斧頭的砍伐，也沒有什麼東西會傷害它。它沒有什麼用處，又哪裡會有什麼困苦呢？”

（馮海榮）

【注 釋】

（1）北冥：北海。冥：一作溟，海水深黑爲溟。（2）怒：振奮。這裡指鼓動翅膀。（3）垂天：猶言天邊。垂同陲，邊際。（4）海運：海波翻騰。舊說海動時必有大風，這裡意爲鵬乘此風而徙於南海。（5）《齊諧》：書名，內容多記怪異事物。（6）志：同“誌”，記載。（7）搏（t uán 團）：環繞。一作搏，拍、拊。扶搖：風名，即飊，一種從地面盤旋而上升的暴風。（8）六月息：即“六月海動”時的大風。息：氣息，指風。（9）野馬：指春天野外林澤中的霧氣。春天陽氣發動，遠望林莽沼澤之中，水氣蒸騰，有如奔馬，故曰野馬。（10）相吹：向上升動。（11）且夫：表示遞進的連詞。（12）坳（ā o 凹）堂：堂上低窪之處。（13）芥：小草。（14）培風：乘風。培，通“憑”。（15）夭閼（è 惡）：受阻攔。（16）蜩（t iáo 條）：蟬。鶯（x ué 學）鳩：小鳥名。（17）決：同趺，迅疾貌。（18）檜：突過，穿越。枋（f ā n g 方）：檀樹。（19）奚：何。以：用。爲：疑問語氣詞。（20）莽蒼：郊外林野之色，此指近效。（21）淪：同“餐”。反：同返。（22）果然：飽的樣子。（23）宿舂（c hō n g 沖）糧：隔夜搗米準備糧食。（24）知：同智。（25）年：壽命。小年、大年，即短壽、長壽。（26）朝菌：朝生暮死的一種菌。《列子·湯問》：“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27）蟪蛄（h uì 會 gū 姑）：即寒蟬。舊說它春生夏死，夏生秋死。（28）冥靈：木名。一說指靈龜。下文“大椿”亦木名。（29）彭祖：傳說中的長壽的人，姓錢，名鏗，曾爲堯臣，封于彭城，曆舜、夏、商三代，年七百餘歲。（30）匹：比。（31）湯：商王成湯。棘：棘子，湯時大夫。是已：猶言

“是也”，表示贊同語氣。（32）湯問棘曰：“上下四方有極乎？”棘曰：“無極之外，復無極也。”這二十一字原缺。現按聞一多在《莊子內篇校釋·古典新義》中之說，據唐僧神清《北山錄》引增補。（33）窮髮：不毛之地。指上古傳說中的北極荒遠地帶。（34）羊角：風名，其風旋轉而上似羊角。（35）絕：穿越，穿透。（36）斥：據清郭慶藩《莊子集釋》， “斥”通“尺”。斥鴳（yàn燕）：猶小雀。一說，斥指小池澤。斥鴳，小澤中的雀。（37）仞：長度單位。古時八尺曰仞。一說，七尺曰仞。（38）辯：同辨，區別。（39）效：效能，引申作“勝任”解。（40）比：適合。一說“比”即“庇”。（41）合：投合。（42）而：古代與“能”字音近義同，作能力、才能解。征：信。（43）宋榮子：即宋鈃，先秦思想家，思想近于墨家。猶然：笑貌。（44）沮：沮喪，喪氣。（45）內：指自身的內在修養。外：指待人接物。（46）境：境界。（47）數數然：急切追求的樣子。（48）列子：名禦寇，戰國初期鄭國人，相傳其曾遇仙人，習法術，故能乘風而行。（49）泠（lín g 靈）然：輕妙的樣子。善，指禦風技術高超。（50）旬有（y o ù 又）五日：十五天。有，通“又”。（51）致福：求福。（52）若夫：至於。乘：順應。天地：指天地間萬象萬物。正：指自然界的正常現象。（53）六氣：即陰、陽、風、雨、晦、明。辯：同“變”。（54）無窮：指時空的無始無終、無邊無際。（55）許由：字武仲，潁川人，上古傳說中的高士。相傳堯讓天下給他，他不受，逃隱箕山，農耕而食。堯又召為九州長，他不欲聞，洗耳于潁水之濱。（56）爨（j u é 決）火：小火把。此指光之小者。（57）夫子：指許由。（58）屍：古時享祭的神主，引申為無其實而空居名位的人。（59）缺然：不足。（60）致：送，給與。（61）賓：與“主”相對，指附屬之物。（62）鷦鷯（j i ā o 焦 l i á o 聊）：善於築巢的小鳥，喜居樹林深處。（63）偃鼠：即鼯鼠，常穿行耕地中，好飲河水。（64）歸休乎君：是“君歸休乎”

的倒裝句。君：指堯。（65）庖人：廚工。不治庖：不下廚。（66）祝：執掌祭祀的官。因其對神主（屍）而祝，故稱“屍祝”。樽：酒器。俎：盛肉之器。越樽俎而代之：比喻超越許可權代替別人辦事。今作“越俎代庖”。（67）肩吾、連叔：二人當是莊子虛構的有道之人。（68）接輿：春秋時楚國隱士，佯狂避世，與孔子同時。（69）河漢：銀河。（70）藐姑射（yè 夜）之山：傳說中的仙山。（71）淖約：同“綽約”，體態柔美的樣子。處子：處女。（72）凝：精神專注。（73）疵癘（lì 厲）：惡疾。（74）是：此，指接輿的話。（75）瞽（gǔ 古）者：盲人。與：參與。文章：文采。（76）知：同“智”。（77）時：同“是”。女：同“汝”。（78）旁礴（bō 博）：形容無所不包、無所不及。蘄（qí 奇）：同“祈”，求。亂：這裡意為“治”。（79）弊弊：慘澹經營，疲憊不堪。（80）大浸：大水。稽：至。（81）粃糠：亦作粃糠。谷不熟為粃，谷皮為糠。比喻瑣細無用之物，猶言糟粕、渣滓。陶鑄：燒制瓦器和熔鑄金屬的模具。這裡是培植、造就的意思。（82）資：購買。章甫：禮冠。諸：之於。（83）斷發：剪斷長髮。文身：身刺花紋。（84）四子：相傳指王倪、齧缺、被衣、許由。《莊子》書中視之為得道者。（85）汾水之陽：汾水之北。指今山西平陽縣，相傳堯曾都於此。（86）窅（yǎo 杳）然：悵然。喪：忘。（87）惠了：即惠施，宋人，戰國時的思想家。曾任魏國相，與莊子同時。（88）瓠（hù 戶）：葫蘆。（89）樹：種植。實：容納。五石：言葫蘆之大可容五石。（90）瓠落：廓落，大而平淺。無所容：無法容納東西。（91）呬（xiāo 宵）然：虛大的樣子。（92）拊（pǒu）：擊破。（93）龜（jūn 君）：同“皸”，皮膚因受凍而裂。不龜手之藥：防止皮膚凍裂的藥。（94）泚泚（píng pì 瓶僻）：漂洗。絢（kuàng 曠）：細棉絮。（95）金：古代金大一方寸、重一斤為一金。（96）鬻（yù 育）：賣，售。技：指製藥的技能。（97）慮：通“攄”，

挖空。一說，作結縛解。大樽：即腰舟，形如酒器縛在身上，浮於江湖。（98）蓬：蓬蒿，莖短而曲。有蓬之心：喻指惠子見解迂曲狹隘。（99）樗（c hū 初）：即臭椿，樹幹高大而木質粗劣。（100）擁腫：同臃腫，指樹幹多贅瘤。中（z hōn g 仲）：合。繩墨：木匠用以取直的工具。（101）卷：同“蜷”。規：木匠用以求圓的工具。矩：木匠用以求方的工具。（102）塗：同“途”。（103）狸：同“貍”，野貓。狴（h ēn g 生）：俗名黃鼠狼。（104）敖：同“遨”。敖者，即遊者，指來來往往的雞鼠之類動物。（105）跳樑：同“跳踉”，跳躍。（106）辟：同“避”。（107）機：弩機。辟：陷阱。（108）罔：同“網”。罟（g ǔ 古）：網的通稱。（109）斄（l í 離）牛：即旄牛。（110）無何有之鄉：莊子所幻想的超越時空、一無所有、絕對自由的境界。（111）無爲：無所事，無所用心。（112）夭：夭折。斤：大斧。

庖丁解牛

〔戰國〕莊 周

【題 解】這個寓言故事選自《莊子·內篇·養生主》。它說明世上事物紛繁複雜，只要反復實踐，掌握了它的客觀規律，就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迎刃而解。

文章敘議相間，層次分明。寫宰牛時動作之優美，技術之高超；成功後的志得意滿等，繪聲繪色，如聞如見，引人入勝。語言生動形象，“目無全牛”、“遊刃有餘”、“躊躇滿志”成語，即出自本篇。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1），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2），砉然響然（3），奏刀騞然（4），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5），乃中經首之會（6）。

文惠君曰：“謔（7），善哉！技蓋至此乎（8）？”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9）。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10）。依乎天理（11），批大郤（12），道大窾（13），因其固然（14）。技經肯綮之未嘗（15），而況大軋乎（16）！良庖歲更刀，割也（17）；族庖月更刀（18），折也（19）。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20）。彼節者有間（21），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矣（22），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23），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24），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25），如土委地（26）。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27）。”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28）。”

選自王先謙《莊子集解》本

有一個名叫丁的廚師替梁惠王宰牛，手所接觸的地方，肩所靠著的地方，腳所踩著的地方，膝所頂著的地方，都發出皮骨相離聲，刀子刺進去時響聲更大，這些聲音沒有不合乎音律的。它竟然同《桑林》、《經首》兩首樂曲伴奏的舞蹈節奏合拍。

梁惠王說：“嘻！好啊！你的技術怎麼會高明到這種程度呢？”

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說：“臣下所探究的是事物的規律，這已經超過了對於宰牛技術的追求。當初我剛開始宰牛的時候，（對於牛體的結構還不瞭解），看見的只是整頭的牛。三年之後，（見到的是牛的內部肌理筋骨），再也看不見整頭的牛了。現在宰牛的時候，臣下只是用精神去接觸牛的身體就可以了，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就象感覺器官停止活動了而全憑精神意願在活動。順著牛體的肌理結構，劈開筋骨間大的空隙，沿著骨節間的空穴使刀，都是依順著牛體本來的結構。宰牛的刀從來沒有碰過經絡相連的地方、緊附在骨頭上的肌肉和肌肉聚結的地方，更何況股部的大骨呢？技術高明的廚工每年換一把刀，是因為他們用刀子去割肉。技術一般的廚工每月換一把刀，是因為他們用刀子去砍骨頭。現在臣下的這把刀已用了十

九年了，宰牛數千頭，而刀口卻象剛從磨刀石上磨出來的一樣。牛身上的骨節是有空隙的，可是刀刃卻並不厚，用這樣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節，那麼在運轉刀刃時一定寬綽而 有餘地了，因此用了十九年而刀刃仍象剛從磨刀石上磨出來一樣。雖然如此，可是每 當碰上筋骨交錯的地方，我一見那裡難以下刀，就十分警懼而小心翼翼，目光集中，動作放慢。刀子輕輕地動一下，嘩啦一聲骨肉就已經分離，象一堆泥土散落在地上了。我提起刀站著，為這一成功而得意地四下環顧，一副悠然自得、心滿意足的樣子。拭好了刀把它收藏起來。”

梁惠王說：“好啊！我聽了庖丁的話，學到了養生之道啊。”

（馮海榮）

【注 釋】

（1） 庖（páo袍）丁：名丁的廚工。先秦古書往往以職業放在人名前。文惠君：即梁惠王，也稱魏惠王。解牛：宰牛，這裡指把整個牛體開剝分割。（2） 踦（yǐ以）：指用一條腿的膝蓋頂住。（3） 砉（hūa畫）然：象聲詞，形容皮骨相離聲。騞然：《經典釋文》雲，或無“然”字。今一本無“然”字，是。（4） 騞（hūō豁）然：象聲詞，形容比砉然更大的進刀解牛聲。（5） 桑林：傳說中商湯王的樂曲名。（6） 經首：傳說中堯樂曲《咸池》中的一章。會：音節。以上兩句互文，即“乃合于桑林、經首之舞之會”之意。（7） 謦：讚歎聲。（8） 蓋：同“盍”；亦即“何”。（9） 進：超過。（10） 官知：這裡指視覺。神欲：指精神活動。（11） 天理：指牛體的自然的肌理結構。（12） 批：擊，劈開。

卻：同隙。（13）道：同“導”，順著。竅（kǔa n款）：骨節空穴處。

（14）因：依。固然：指牛體本來的結構。（15）技經：猶言經絡。技，據清俞樾考證，當是“枝”字之誤，指支脈。經，經脈。肯：緊附在骨上的肉。絜（qìn g慶）：筋肉聚結處。技經肯絜之未嘗，即“未嘗技經肯絜”的賓語前置。（16）輒（gū孤）：股部的大骨。（17）割：這裡指生割硬砍。（18）族：眾，指一般的。（19）折：用刀折骨。（20）發：出。砭（xīn g刑）：磨刀石。（21）節：骨節。間：間隙。（22）恢恢乎：寬綽的樣子。（23）族：指筋骨交錯聚結處。（24）怵（chù處）然：警懼的樣子。（25）𦵏（zhè哲）：同“磔”。𦵏然：形容牛體骨肉分離。（26）委地：散落在地上（27）善：拭。（28）養生：指養生之道。

秋水（節選）

〔戰國〕莊周

【題 解】《秋水》見《莊子·外篇》，可能是莊子的學生所記錄。文章論述天人關係、事物的相反相成，最後歸結到任自然而無爲。論辯精闢，是莊子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秋水》全文包括河伯與北海若的對話一大段，其下還有六個短篇，思想內容與上文類似，但故事不相干。現只節選主要的大段。

秋水時至（1），百川灌河（2），涇流之大（3），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4）。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5），望洋向若而歎曰（6）：“野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7），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8），吾非至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9）。 ”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10），拘於虛也（11）；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12）；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13），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于大海，乃知爾醜（14），爾將可與語大理矣（15）。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16），不知何時已而不虛（17）。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18），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19），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20）。方存乎見少（21），

又奚以自多（22）！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23）？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看樣子稊米之在太倉乎（24）？號物之數謂之萬（25），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26），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土之所勞（27），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28），終始無故（29）。是故大知觀於遠近（30），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31）。證臯今故（32），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33），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34）。明乎坦塗（35），故生而不說（36），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37），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38），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39）’，是信情乎（40）？”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41），故異便（42），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43）。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44）；不可圍也，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

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45）。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46）。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47）。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48）。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49）。’約分之至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50），惡至而倪大小？”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51），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等矣（52）。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53）。以趣觀之（54），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55）。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嚳讓而絕（56）；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57）。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58）。梁麗可以沖城（59），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鷗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60）。故曰，蓋師是而無非（61），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62）？”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63)，吾終奈何？”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64)。無拘而志(65)，與道大蹇(66)。何多何少，是謂謝施(67)。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68)，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69)，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70)。兼懷萬物，其孰承翼(71)，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72)。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73)。年不可舉(74)，時不可止，消息虛盈(75)，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76)，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騾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于權(77)。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78)，言察于安危，甯於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踔躅而屈伸(79)，反要而語極(80)。”

曰：“何謂天？何謂人？”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81)，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勿失，是謂反其真。”

選自郭慶藩《莊子集釋》本

秋水隨著時令到來，千百條川流都奔注入黃河，大水一直浩瀚地流去，遙望兩岸洲渚崖石之間，辨不清牛馬之形。於是乎，河伯（黃河之神）便欣然自喜，以為天下所有的美景全都在自己這裡了。他順著水流向東走，到了北海。他向東遙望，看不見水的盡處。於是，河伯才改變了他的神態，茫然地抬頭對北海若（北海之神）感慨地說：“俗語說：‘自以為知道很多道理，沒有人能趕上自己了。’這正是說我呀。而且，我還曾經聽說過有人貶低仲尼的學識，輕視伯夷的節義，開始我不相信。現在我看到你的浩瀚無窮，如果我不到你的門下，那是多麼危險，我將會永遠被譏笑於大方之家了。”

北海若說：“井底的蛙，不能跟它談海之大，因為它被狹小的生活環境所局限；夏天的蟲，不能跟它談冬天的冰，因為它受到氣候時令的限制；知識淺陋的曲士，不能跟他談大道理，因為他被拘束於狹隘的教育。現在你走出了水崖河岸，看到了浩大的海，才知道你的鄙陋，你才可以同我談論大道理了。天下所有的水，沒有比海更大的了，千百條川流都歸注到大海，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停止而不溢出；從尾閭流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流盡而又不空；無論春天或秋天，大海總沒有變化；無論乾旱水澇，大海永遠沒有感覺。這就是大海勝過江河水流之處，海水不能以容量來計算，但我從來沒有以此自誇，我自以為形體同於天地，氣魄受於陰陽，我在天地之間，好象太山上的一塊小石，一株小樹，正自感到渺小，又怎麼會因此自大呢。請你想想四海在天地之內，不就象一小塊石頭浸在大湖裡嗎？整個中國在四海之內，不是象太倉中的一粒細米嗎？世上的物類數以萬計，人只是萬物之一。九州之大，住了許多人，生長了許多穀物糧食，通

行著許多舟船車馬，人也只是其中之一。人與萬物比較起來，不是象馬身上的一根毛嗎？古代三王五帝所要繼承和爭取的，講仁義的儒者所擔憂的，講任勞的墨家所努力的，都是這些東西。可是伯夷卻爲了節義之名而辭讓不受，仲尼爲了顯示多知博聞而講個不停，這是他們在自我誇耀，不是象你剛才自誇其水之大一樣嗎？”

河伯說：“那麼，我把天地看得很大，把毫末看得很小，行嗎？”

北海若說：“不行。萬物的量無窮無盡，時間無有止境，性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切事物的終與始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大智大慧的人從遠近各個角度觀察萬物，所以他看到小的不以爲小，看到大的不以爲大，因爲他知道物量無有窮盡。他理解事物，必求證於今古，以今事證古事，古事雖遠，也看得很明白；以古事證今事，今事雖近在手頭，也有不可理解的地方。因此他知道時間不會終止。他又看透了盈虛消長的規律，所以有所得不以爲喜，有所失也不以爲憂，因爲他知道性分不會永遠不變。他又明白人生的大道，所以生活著並不感到喜悅，死亡也不以爲是禍災，因爲他知道萬物終始的變化也是不固定的。計算一個人所知道的估不如他所不知道的那麼多；一個人生存的時間，不如他未生的時間那麼長。人們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求得掌握無限大的知識，就只會感到迷惑而不能滿足。由此看來，你又怎麼能知道毫末可以定爲最微小的標準，又怎麼能知道天地可以作爲最大的極限？”

河伯說：“世人的議論都說，‘最微細的東西是無形的，最大的東西是無限的’。這是真實情況嗎？”

北海若說：“站在小的角度去看大的東西，是看不到極限的；站在大的角度去看細微的東西，是看不清楚的。所謂精，是最為微小的；所謂埤，是最為龐大的，所以能夠看出不同的區分，這是形態上具有的區別。所謂精和粗，都只能憑藉有形態的東西來判斷。無形態的東西，就不能用數字來區分；沒有範圍的東西，不是數字所能算清。凡是可以用語言論述的東西，都是粗大之物；只能意識到的東西，便是細微之物。語言所不能論述，意識所不能觀察到的，就不能用精粗去衡量了。因此，得道的大人先生的行爲，不會出於害人，但也不重視給人以仁義恩惠；他們的行動不爲求利，也不以做門隸奴僕爲賤；他們不爭奪財貨，但也並不讚賞辭讓；做事不借助他人，不讚美自食其力者，也不輕視貪污的人。他們的行爲既與一般世俗人不同，卻並不主張高傲怪僻；表現和眾人一樣，也不賤視諂佞的人。世俗的官爵利祿，對他們起不了鼓勵作用；刑罰侮辱，也不足以成爲羞恥。他們知道是非不是一定的區別，大小也不是一定的標準。聽說：‘有道的人不求名聲，品德極高的人不自顯其德，偉大的人都是忘我無私的。’這些人都是最能守性分的人。”

河伯說：“那麼，在萬物的內或外，有什麼標準去區別貴賤和大小呢？”

北海若說：“從道的觀點看，萬物並無貴賤之分。從事物本體看，都是自以爲貴而賤視對方。從世俗觀點看，貴賤在於輿論而不在於物的本身。從事物的相對差別看，就會按照自己所認爲大的標準去要求大，那麼萬物都可以說是大的；按照自己所認爲小的標準去要求小，那麼萬物都可以說是小的。如果知道天地有時也象細米那麼小，知道毫末有時也象丘山那麼大，那麼差別的概念就沒有了。從功利的觀點看，如果按自己所有的標準

去看，那麼萬物都有功利；用自己所沒有的標準去看，那麼萬物都沒有功利了。知道了東和西是兩個相反的方向，而兩者彼此又不能沒有，那麼功利的性分就可以確定了。再從一個人的思想傾向看，如果依照自己認為對的就肯定它，那麼萬物沒有不對的；如果按照自己認為不對的就否定它，那麼萬物沒有不可被否定的。知道堯和桀都自認為是而互相否定，那麼傾向和標準便表現出來了。從前，堯和舜由禪讓而取得了王位，燕王噲禪讓給國相子之而身亡國亂；商湯伐桀、周武王滅紂，都以鬥爭取得了王位，而楚國的白公勝卻因鬥爭而自取滅亡。由此看來，鬥爭和禪讓的儀式，堯和桀的行爲，貴或賤都是由於時勢的不同，不能認為那是經常不變的規律。粗大的棟樑可以用來攻撞城牆，而不能用來堵塞蟻穴鼠洞，這是說不同的器材有不同的用法。騏驥、驊騮，一天能跑千里，捕捉老鼠卻比不上野貓和黃鼠狼，那是說不同的才技有不同的用處。貓頭鷹能在黑夜中捕捉跳蚤，能看清楚最小的東西，可是在白天，它睜大了眼睛還看不見山丘，這是說才性不同而能力也不同。所以說，如果肯定自己的‘是’而否定‘非’，自以為能‘治’而否定‘亂’，這就是不明白天地萬物變化的規律和道理啊。這正象只尊崇天而看不到地，尊崇陰而看不到陽那樣，這顯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某些人還要堅持辯論而不願放棄，這不是愚蠢便是有意製造混亂。三王五帝有不同的禪讓方式，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繼承法，不適應時勢，違反風俗人情的，就稱之為篡弑的叛徒。配合時勢，順應世俗人情的，就被稱為仗義的革命家。安靜些吧，河伯，你哪裡會知道貴和賤的界限，大和小的標準呢！”

河伯說：“那麼，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我對於一切事物的拒絕或接受，求取或放棄，究竟應該怎麼決定？”

北海若說：“從道的標準看，什麼貴什麼賤，都是各自向對立的方向發展。不要拘泥你的思想，否則會與大道相抵觸的。哪裡多哪裡少，那是事物的代謝轉化。不要固執你的行為，而與大道有參差。要莊重地象國君那樣，對誰都公正無私；坦然自得地象社祭時的土地神，對誰都不偏私福祐；浩蕩廣大地象天地四方那樣無邊無際，沒有界限。要能同時包容萬物，誰也不受到特殊的偏愛，這就叫做‘無方’。天下萬物都是一樣的，無所謂長短。大道無終無始；萬物都有死有生，所以它的存在是不足憑恃的。事物的變化時虛時滿，形態也是不固定的。年歲不能提取，時光無法停止，消亡、生長、滿盈、虧虛，始終迴圈。知道這種現象，就可以談論大道的方向、原則，和萬物變化的規律。天下萬物的生長，象賓士一樣，沒有一個動作不在變易，無時無刻不在轉移。你何必耽心於做什麼，不做什麼呢？它本身就在不斷變化。”

河伯說：“既然如此，又何必重視‘道’呢？”

北海若說：“懂得道的人，一定能通情達理，通情達理的人，一定很懂得權宜應變，能應變的人，就不會因物而傷害自己。有最高道德的人，火不能燒灼他，水不能淹溺他，嚴寒酷暑都不能傷他，凶禽猛獸不能殘害他。這並不是說要他故意去觸犯水火、寒暑、禽獸，而是說他很能察覺安危、禍福的契機，能小心地選擇進退去就，因此外物不能傷害他。所以說：天性是內在的，人爲是外在的，道就體現在天性裡。知道天性和人爲的運行規律，以瞭解天性爲基礎，以道德爲根據，或退或進，或屈或伸，這就是歸結到要點，而我的話也盡於此了。”

河伯說：“那麼，什麼是天性？什麼是人爲？”

北海若說：“牛和馬都有四條腿，這就是天性。給馬絡上籠頭，給牛鼻上穿上繩索，就是人爲。所以說：不要用人爲去毀滅天性，不要因人事而忽視天命，不要因有限之得而殉無窮之名。小心地緊守這三個原則，這才叫做反樸歸真。”

（施鰲存 黃素芬）

【注 釋】

（1）時：按時令。（2）灌：奔注。河：黃河。（3）涇：直流的水波，此指水流。（4）不辯：分不清。（5）旋：轉，改變。（6）望洋：茫然抬頭的樣子。（7）伯夷：商孤竹君之子，與弟叔齊爭讓王位，被認為節義高尚之士。（8）子：原指海神若，此指海水。（9）長：永遠。大方之家：有學問的人。（10）鼃：同蛙。（11）虛：同“墟”，居住的地方。（12）篤（dú 毒）：固。引申爲束縛、限制。（13）曲士：孤陋寡聞的人。（14）醜：鄙陋，缺乏知識。（15）大理：大道。（16）尾閭（lǚ 呂）：海的底部，排泄海水的地方。（17）虛：流空。（18）過：超過。（19）自多：自誇。（20）大：同“太”。（21）方：正。存：察，看到。見（xiàn 現）：顯得。（22）奚：何，怎麼。（23）礪（lèi 磊）：石塊。礪空：石塊上的小空洞。大澤：大湖泊。（24）稊米：泛指細小的米粒。（25）號：稱。（26）連：繼續。（27）“仁人”二句：仁人：指專門講仁義的儒家者流。任士：指身體力行的墨家者流。墨家以任勞以成人之所急爲己任，故稱。（28）分（fèn 憤）：分性、秉賦。無常：不固定。（29）故：同“固”。（30）大知（zhì 智）：

大智大慧的人。（31）知量：知道物量。（32）晷：明。故：古。（33）“故遙”二句：悶：昧，暗。不悶：不昏暗，即“明白”。掇（duō多）：伸手可拾，表示近。跂：通“企”，求。不跂：不可企求。（34）分（fèn憤）：界限，盈虛得失的界限。（35）坦塗：大道。塗，同“途”。（36）說：通“悅”。（37）至大之域：無窮大的境界。（38）倪（ní泥）：頭緒，引申為標準、界限。（39）不可圍：不可限制，沒有範圍。（40）信：真實。（41）埒（fú俘）：同“郭”郭，城牆。殷：盛大。（42）便：通“辨”。異便：不同的區別。（43）期：憑藉。（44）數：數字。（45）不期：不可能。（46）“是故”三句：大人：得道的大人先生。多：讚美、歌頌。（47）辟異：傲慢怪辟。（48）倪：標準。（49）“道人”三句：道人：得道的人。不聞：不求名聲。至德：品德極高的人。不得：不自顯其德。大人：偉大的人。無己：忘我。（50）惡（wū烏）至：什麼標準。（51）差：差別。（52）差數：差別的概念。等：相同。（53）功分（fèn憤）：功利的性分。（54）趣：通“趨”，思想傾向。（55）操：主觀標準。睹：可見。（56）之：燕國相名子之。噲：燕王名噲。燕王噲于周慎靚王五年（前316年），用蘇代之說，讓王位給國相子之，燕人不服，大亂。齊乘機伐燕，殺噲與子之，燕國也幾乎滅亡。（57）白公：白公勝，楚平王孫，他父親太子建，因受陷害而流亡國外，生白公勝。後來白公勝回國，爲了爭奪政權發動武裝政變，事敗身亡。（58）常：不變的規律。（59）麗：通“櫺”，屋棟。（60）性：才性。（61）師：推崇。（62）“女惡”兩句：女：汝。家、門：範圍、界限。（63）趣：求取。（64）衍（yǎn演）：通“延”，發展。反衍：反方向發展。（65）無：勿。而：你。（66）道：大道。蹇（jiǎn剪）：阻塞，引申為抵觸。（67）謝：代謝，衰落。施：移，轉。（68）嚴：通“儼”。有：語助詞。（69）繇（yóu由）繇乎：坦然自得的樣子。社：土地神。（70）

畛（zhěn 枕）域：疆界。（71）翼：庇愛，偏護。（72）成：萬物之成形。（73）位：守住、固定。不位：不固定。（74）舉：提取。（75）消：消亡。息：生長。（76）大義：大道。方：方向、原則。（77）權：權衡輕重而應變。（78）薄：迫近，引申為觸犯。（79）蹢躅（zhí z h ú 直逐）：或作“躑躅”：進退的樣子。（80）反：通“返”。極：盡。（81）落：絡，籠住。

勸學（節選）

〔戰國〕 荀況

【作者小傳】荀況（約前 310 前 238），戰國後期趙國人。時人尊稱為荀卿，漢時稱為孫卿。年五十，始遊學于齊國，曾在齊國首都臨淄（今山東淄博市）的稷下學宮任祭酒。因遭讒而適楚國，任蘭陵（今山東蒼山縣）令。以後失官家居，著書立說，死後葬于蘭陵。著名的學者韓非、李斯是他的學生。

荀子是一位儒學大師，在吸收法家學說的同時發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稱霸力；崇禮義，又講法治；在“法先王”的同時，又主張“法後王”。孟子創“性善”論，強調養性；荀子主“性惡”論，強調後天的學習。這些都說明他與嫡傳的儒學有所不同。他還提出了人定勝天，反對宿命論，萬物都循著自然規律運行變化等樸素唯物觀點。

《荀子》一書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數篇章外，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寫。他的文章擅長說理，組織嚴密，分析透闢。善於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強議論的氣勢，語言富瞻警煉，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題 解】《勸學》篇是荀況的代表作之一。原文很長，這裡節選了其中的三段。第一段著重論述學習的重要意義，它能使人“知明而行無過”，即提高思想認識和加強品德修養。第二段寫學習能使人增長才幹，有了知識才能“善假於物”，比一般不學無術的人來得高明。第三段寫正確的學習態度和方法應當是循序漸進，不斷積累，持之以恆，才能取得成效。全

文圍繞“學不可以已”的論題展開論述，層次井然。博喻和排比句式的大量運用，正反比照說理，邏輯嚴密，語言精警，在在體現了荀子說理雄辯的特色。

君子曰（1）：學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繩，輅以爲輪（2），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輅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3）。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4），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5），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6），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7），善假於物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8），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9），功在不舍。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捨，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10），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11），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12），用心躁也。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二十二子·荀子》

君子說：學習決不可以停止。染料靛青是從藍草中提煉取得的，但比藍草更青；冰是水所結成，可是比水更寒冷。木材本是筆直而符合墨線要

求的，但用火熏烤把木材製作成車輪，它的曲度就符合了圓規的要求；即使把它曬乾也不再重新挺直，這是火的熏烤使它變成這樣的。所以木材經墨線量過，就能取直；金屬放在磨刀石上磨過，就能鋒利；君子廣泛地學習，每天對自己進行檢查反省，就明白事理，行爲也不會有過錯了。

我曾經整天地冥思苦想，卻不如學習片刻有收穫；我曾經踮起腳跟眺望遠方，卻不如登上高處能看得更遠。登上高處招手，胳膊並未加長，可是遠處的人也能看見。順著風向呼喚，聲音並未加強，可是聽的人卻很清楚。駕車騎馬的人，並非腿腳特別強健，卻能到達千里之外。乘坐船艇的人，並非都會游泳，卻能橫渡江河。君子的先天資質與一般人差異不大，可是聰明能幹，這是因為善於憑藉和利用客觀事物啊。

積土成為高山，風雨就從山裡興起；積水成為深淵，蛟龍就在淵中生長；積累善行養成美德，人就能情操高尚，智慧日增，也就具備了聖人的思想品質。所以不一步一步踏實地走，無法到達千里之外；不彙集細小的水流，不能成為江海。駿馬跳一下，未必能超過十步遠；劣馬拉車走上十天，也能走得很遙遠，它的成功是因為不停地前進。雕刻一下就丟下，即使是朽木也刻不斷；不停地雕刻下去，即便是金屬石塊也能刻成藝術品。蚯蚓並無鋒利的爪牙和強壯的筋骨，卻能上吃地面的塵土，下飲地底的泉水，這是它用心專一的結果。螃蟹有六條腿和兩隻大螯，但如果不依靠蛇和黃鱔的洞穴竟然無處可以寄居存身，這是因為它用心浮躁不專的緣故。

（曹光甫）

【注 釋】

(1) 君子：有學問有修養的人。(2) 輶 (róu 柔)：木材加工的一種方法，即用火熏烤，使木材彎曲變形。(3) 知：同“智”。(4) 跂 (qì 氣)：踮起腳跟。(5) 假：憑藉，借助。(6) 楫 (jí 集)：船槳。(7) 生：同“性”。天資，資質。(8) 跬 (kuǐ 傀)步：古人以跨出一腳爲跬，再跨出一腳爲步。(9) 駕：馬拉著車一天所走的路程爲一駕。(10) 螾：同“蚓”。蚯蚓。(11) 跪：腿腳。螯 (áo 熬)：節足動物 的第一對足，其末端狀如鉗，用以取食兼防禦。蟹有八條腿，“六跪”，疑有誤。(12) 鱣 (shàn 善)：同“鱣”。黃鱣。

諫逐客書

〔戰國〕 李斯

【作者小傳】李斯（？前 208），楚上蔡（今屬河南）人。入秦，爲秦相呂不韋舍人。說秦王（即後來的秦始皇）並六國，拜爲客卿。佐秦王並六國，爲丞相。定郡縣制，建議焚毀詩書，變籀文爲小篆。始皇死，與趙高定謀，矯詔殺始皇長子扶蘇，立少子胡亥爲帝。後趙高誣斯謀反，腰斬咸陽市。

【題 解】本篇見於《史記·李斯列傳》。戰國末年，韓國怕秦國出兵來攻，派水工鄭國到秦國去，建議秦國在涇陽縣西北開鑿管道，引涇水東流入洛水，稱鄭國渠，想用它來阻礙秦國向韓國進軍。事情發覺後，秦宗室大臣提出逐客的主張，李斯也在被逐之中，他因此寫了這封《諫逐客書》。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稱：“李斯之止逐客”，“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當時趕走客卿的主張，已得到秦王同意。李斯反對趕走客卿，觸犯秦王，所以稱“批逆鱗”，卻能“功成計合”，這跟“順情入機，動言中務”有關。他開頭提出“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把“逐客”說成是“吏議”，使秦皇容易聽下去，這就是“順情”。接下來歷舉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君任用客卿所收到的功效，這就“入機”，又以“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會怎樣，作正反比較，逐客的錯誤就明顯了。

轉到秦王，另起波瀾。從秦王愛好的色樂珠玉都不產于秦，然後反復

推論，歸結到重色樂珠玉而輕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這就是“動言中務”，正點到秦王要稱霸的雄心。接下來又從“地廣者粟多”等聯繫到泰山、河海的比喻，再轉到“棄黔首以資敵國”的錯誤，歸結到“今逐客以資敵國”的危殆。這樣波瀾起伏，正是“飛文敏以濟辭”（劉勰語），終於打動了秦王。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1）。昔穆公求士（2），西取由余於戎（3），東得百里奚于宛（4），迎蹇叔于宋（5），求丕豹、公孫支于晉（6）。此五人者，不產于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7）。孝公用商鞅之法（8），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9），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10），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11）；北收上郡（12）；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13）；東據成皋之險（14），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範雎（15），廢穰侯，逐華陽（16），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17），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18），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19）。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20），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21），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22）、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23），而隨俗雅化（24）、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

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25），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26），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27）。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28）。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史記》

臣聽說官吏在議論趕走客卿，私下認爲錯了。從前穆公求取士子，西面在西戎那裡得到由餘，東面在宛地得到百里奚，從宋國迎接蹇叔，從晉國求得丕豹、公孫支。這五個人不生在秦國，穆公任用他們，併吞了二十個部落，得以在西戎稱霸。孝公用商鞅變法，移風易俗，百姓富裕興盛，國家因此富強。百姓樂於聽命，諸侯國親近服從。俘虜了楚魏的軍隊，開拓千里疆土，直到現在國家治理強盛。惠王用張儀的計畫，攻取了三川的地方，向西併吞巴蜀；向北取得上郡；向南佔有漢中，包舉眾多夷族，控制楚國國都鄢郢；向東佔據成皋的險要地區，割據富腴的田地。於是解散了六國的合縱，使他們向西服屬秦國，功效一直延續到今天。昭王得到範

睢，廢去了穰侯，趕走了華陽君，加強了王朝，杜塞了私家的弄權，侵佔了諸侯國，使秦國建成了帝王大業。這四位君主，都依靠客卿的功勞。從此看來，客卿有什麼對不起秦國啊？假使四位君主辭退客卿不接納，疏遠士子不任用，這是使得國家沒有富裕的實際，秦國沒有強大的聲望。

現在大王得到昆岡的寶玉，有寶貴的隨珠和璧，掛著明月珠，佩著太阿劍，駕著織離馬，豎立著翠鳳旗，架起了鼉皮鼓。這幾樣寶物，秦國一樣都不生產，王上卻喜歡它們，為什麼？一定要秦國生產的然後可用，那末夜光璧不能裝飾朝廷，犀牛角、象牙制的器物不能成為玩好，鄭魏的美女不能充實後宮，駉驪好馬不能充實宮外的馬棚，江南的金錫不能用，西蜀的丹青不作爲采色。用來裝飾後宮、充實後列、娛樂心意滿足耳目的，一定要秦國生產的然後可用，那末嵌著宛珠的簪子、配上珠璣的耳飾、東阿絲織的衣服、錦繡的修飾品都不能進用，而化俗爲雅、豔麗美好的趙女也不立在旁邊。敲著瓦甕瓦器、彈著箏、拍著大腿唱嗚嗚以滿足視聽的，是真正秦國的音樂。鄭衛桑間的民間音樂、韶虞武象的朝廷樂舞，都是別國的音樂。現在拋棄擊甕接近鄭衛的音樂，不用彈箏而用韶虞的雅樂，這是為什麼？要使情意酣暢于眼前以適合觀賞罷了。

現在錄用人才卻不這樣，不問可不可用，不論是非，不是秦國人就丟掉，是客卿就趕走，那末所看重的在於女色音樂珠寶玉器，所看輕的在於人民，這不是跨越海內、制服諸侯的方法。臣聽說土地廣大的糧多，國家大的人多，軍隊強盛的戰士勇敢。因此泰山不推掉泥土，所以能夠成就它的大；黃河和大海不擯棄細流，所以能夠成就它的深廣；王者不拒絕眾民，所以能夠宣揚他的德教。因此，土地不論四方，百姓不分國別，四季充實美好，鬼神來降福，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的原因。現在卻拋棄人民來

幫助敵國，辭退賓客去爲諸侯建功立業，使得天下的士子後退而不敢向西，停步不進秦國，這就是所謂幫助寇盜兵器並且給與糧食啊。

東西不產在秦國而可以寶愛的多，士子不生在秦國而願意效忠的多。現在趕走客卿來幫助敵國，減少百姓來加多敵國的力量，對內使自己虛弱，對外在諸侯國建立怨仇，要想國家沒有危險，是不能得到的。

（周振甫）

【注 釋】

（1）過：錯。（2）穆公：春秋秦君，姓嬴，名任好，都雍（今陝西鳳翔縣）。在位三十九年。（3）由餘：春秋晉人。入戎，戎王命出使秦國，爲秦穆公所用。獻策攻戎，開境千里，使穆公稱霸。（4）百里奚：春秋楚人，字井伯，爲虞大夫。虞亡，走宛，爲楚人所執。秦穆公聞其名，以五羖（公羊）皮贖他，用爲相。（5）蹇叔：春秋時人，居宋，穆公迎爲大夫。穆公出兵襲鄭，蹇叔諫阻，不聽。秦軍爲晉軍在殽地擊敗。（6）丕豹：春秋晉人，父丕鄭爲晉惠公所殺，因奔秦，穆公用爲大夫。公孫支：秦人，游晉，後歸秦，穆公用爲大夫。薦孟明於穆公，爲人所稱。（7）並國二十：指用由餘而攻佔的西戎二十部落。（8）孝公：戰國秦君，名渠梁。在位二十四年。商鞅：即公孫鞅，戰國衛人，仕魏爲中庶子。入秦，說孝公變法，爲左庶長。定變法令，廢井田，開阡陌，倡農戰，使國富兵強。封于商，稱商君。孝公死，爲惠王所殺。（9）獲楚魏之師：商鞅率兵攻魏，虜公子卬，大破魏軍。魏獻河西地于秦。商鞅獲楚師事不詳。（10）惠王：秦孝公子，名駘。用張儀爲相，使司馬錯滅蜀，又奪取楚漢中地六

百里，始稱王，在位二十七年。張儀：戰國魏人，與蘇秦同師鬼穀子，同爲縱橫家。蘇秦主合縱，合六國拒秦。張儀相秦惠王，主連橫，散六國合縱，使六國西向事秦。惠王卒，儀到魏爲相卒。（11）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張儀與司馬錯爭論，張儀主張取三川，司馬錯主張取蜀，惠王用司馬錯取蜀。當時張儀爲相，故歸功張儀。惠王死，武王立。命甘茂取宜陽，通三川，也歸功張儀。三川，東周以伊水、洛水、黃河爲三川。巴蜀，指今四川省。（12）北收上郡：惠王十年，魏獻上郡（今陝西省北部）十五縣。（13）南取漢中：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漢中，今陝西南部。九夷：楚地的各種夷族。鄢郢：在今湖北宜城縣。（14）成皋：在今河南汜水縣。（15）昭王：戰國秦武王弟，名稷。並西周，用範雎爲相。範雎：參前《范雎說秦王》篇。（16）穰侯：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的異父同母弟。昭王即位，年少，宣太后用冉執政，封爲穰侯。華陽：芈戎，宣太后弟，封華陽君。華陽，在今陝西商縣。（17）內：同納。（18）昆山：即昆岡，出寶玉，在於闐（今屬新疆）。隨和之寶：相傳春秋時隨侯救了受傷的大蛇，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稱隨珠。春秋時楚人卞和得璞，剖璞得寶玉，琢爲璧，稱和璧。明月之珠：即夜光珠。（19）太阿：春秋時楚王命歐冶子、幹將鑄龍淵、太阿、工布三寶劍。織離：良馬名。翠鳳：用翡翠羽毛作成鳳形裝飾的旗子。靈鼉（t u ó 駝）之鼓：用揚子鱷皮製成的鼓。（20）說：同“悅”。（21）馱馱（j u é t í 決提）：北狄良馬。（22）下陳：猶後列。（23）宛珠之簪：用宛（今河南南陽縣）地的珠來裝飾的簪。簪，定髮髻的長針。傅璣之珥：裝有璣的耳飾。璣，不圓的珠。阿綈：東阿（在今山東）出產的絲織品。（24）隨俗雅化：隨著世俗使俗變爲雅。（25）搏髀（b ì 閉）：拍大腿以節歌。（26）鄭衛桑間：《禮·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桑間，衛國濮水上的地名。以上指當時民間的音樂。韶虞

武象：韶是虞舜時的音樂。武是周武王時的樂舞，故稱武象。以上指當時的雅樂。（27）五帝：《史記·五帝本紀》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28）黔首：以黑巾裹頭，指平民。業：立功業。齎（jī 幾）：給。_

會稽刻石

〔秦〕李斯

【題解】秦始皇于三十七年（前210）十月出遊，由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隨從，南至雲夢（今湖北省境），沿江而下，登會稽山，祭大禹廟，以望南海。李斯奉命爲文頌秦德、罪六國、明法規、正風俗，親自以小篆書寫，刻石立碑。就在回歸途中，這位“千古一帝”病死在沙丘（今河北廣宗西北）。本篇在文體上屬於銘文，四字一句，三句一韻。莊重凝煉，是銘文文體的代表作。

皇帝休烈（1），平一字內，德惠攸長（2）。卅有七年（3），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4），黔首齋莊（5）。群臣誦功，本原事蹟，追道高明（6）。秦聖臨國，始定刑名（7），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8），貪戾傲猛（9），率眾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10）。陰通間使，以事合從（11），行爲辟方（12）。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13），亂賊滅亡。聖德廣密，****之中（14），被澤無疆。皇帝並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15），靡有隱情。飾省宣義（16），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爲寄猥（17），殺之無罪，男秉義程（18）。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19）。皆遵度軌，和安敦勉（20），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21）。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秦始皇本紀》

皇帝創業美且盛，境內平定大一統，德澤恩惠長又長。始皇三十有七年，親自出巡遊天下，視察周遍到遠方。於是登上會稽山，宣佈教化樹風尚，國民肅敬又端莊。臣子個個頌功德，尋根求原明事蹟，追述往事贊秦皇。秦皇天聖做國君，始立法令正名實，明確公佈舊規章。首先統一總法式，審別官職明任務，從此辦事有恆常。六王專橫背信義，貪心乖戾又兇猛，個個帶頭想逞強。隨心所欲施暴虐，自恃軍力太驕狂，屢次出兵動刀槍。暗中通使搞離間，串聯合縱拒秦國，所作所爲不正當。掩蓋內心懷奸計，公然外來侵我疆，天下從此起禍殃。秦國正義威力強，撲滅暴力誅叛逆，亂世寇賊盡滅亡。始皇聖德深又廣，充滿天地和四方，澤被眾生浩無疆。皇帝統一海內地，兼聽天下萬千事，遠遠近近政治清。運用道理管萬物，確定是非看事實，載入史冊須正名。無論貴賤法通用，是非公諸眾人前，不准欺騙有隱情。文飾過錯說有理，夫死棄子再嫁人，加倍死罪懲不貞。內外隔絕防範嚴，禁止男女犯姦淫，人人乾淨心要誠。有婦之夫淫人妻，殺死姦夫不算罪，男子禮儀有章程。爲人之妻若逃嫁，害得子女失母親，都要教育使廉清。政治統一改陋俗，天下眾民受教化，善經美典披在身。人人知道遵法度，家家和好共敦勉，天下無不聽王令。國民都能修潔心，樂守規矩同法則，吉慶歡樂保太平。後人奉公敬守法，長治久安無盡期，猶如車船永不傾。隨從群臣齊歌頌，請求刻石樹豐碑，光輝永留映美銘。

（王維堤）

【注 釋】

(1) 休烈：盛美的事業。(2) 攸：原作“修”，據嚴可均輯校《全秦文》卷一所收申屠駟重刻會稽碑拓本改。“攸”在此作語助。(3) 卅：原作“三十”，據嚴輯《全秦文》會稽碑拓本改。(4) 省(xǐng)：明白。(

5) 黔首：戰國及秦代對國民的稱呼。齋：肅敬。(6) 道：原作“首”，據嚴輯《全秦文》會稽碑拓本改。高明：指秦始皇的所作所爲。(7) 刑名：本指形(事實)和名(名稱)。先秦法家把“名”引申爲法令、名份、言論，主張“審合刑名”，“循名責實”，以明賞罰。(8) 六王：指楚、齊、燕、韓、魏、趙六國之王。專：獨斷專行。倍：通“背”。(9) 傲(aò 奧)：同傲。(10) 甲兵：甲冑和武器。(11) 合從：即合縱，戰國後期縱橫家提出的六國聯合抗秦戰略。(12) 辟：同僻。方：通“旁”。辟方：不正當。(13) 殄(tǐǎn 舔)熄：滅絕，撲滅。(14) ****：天地及四方。(15) 否(pǐ 匹)：惡。(16) 飾：文飾。省：通“眚”，過失。(17) 寄猥(jì ā 家)：借給別家傳種的公豬，比喻入他人家中淫亂的男人。(18) 秉：操持。義：禮儀容止。(19) 休：美。(20) 敦：督促。(21) 垂：流傳下去。

獄中上樛王書

[西漢]鄒陽

【作者小傳】鄒陽，齊人，活動于漢文帝、景帝時期。初仕吳王劉濞，因劉濞陰謀叛亂，上書婉諫，吳王不聽，離吳從梁孝王。梁孝王劉武是文帝竇皇后的小兒子，漢景帝的同母弟，有嗣位之意。鄒陽力爭以爲不可，羊勝、公孫詭乘隙進讒，鄒陽被捕下獄。他在獄中上書，慷慨陳辭。梁王見書，立即釋放了他。後來漢景帝聽從爰盎進言，立七歲的劉徹爲太子。羊勝、公孫詭爲梁王獻謀，派人刺殺爰盎。景帝追查兇手，梁王不得不令二人自殺以謝罪。於是對鄒陽敬爲上客。鄒陽爲梁王求救于景帝寵妃王美人的兄長王長君，請爲說情，起了一定的效果。司馬遷贊鄒陽“抗直不撓”；班固評鄒陽“有智略，慷慨不苟合”。

【題 解】鄒陽被系獄中，身罹殺身之禍，但並不迎合媚上，哀求乞憐，而在上書中繼續諫諍，字裡行間，還很有些“不遜”（司馬遷語），充分顯示了他的“抗直”“不苟合”的性格，也是他“有智略”的表現。文章曆舉史實，借古喻今，雄辯地揭示了人主沈讒諛則危，任忠信則興的道理。全文善用比喻，富於文采，是漢代散文名篇之一。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1），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2），白虹貫日（3），太子畏之（4）；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5），太白食昴（6），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7），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複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獻寶（8），楚王誅之（9）；李斯竭忠（10），胡亥極刑（11）。是以箕子陽狂（12），接輿避世（13），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14），子胥鴟夷（15），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16）。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17），借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18），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齊、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19），爲燕尾生（20）；白圭戰亡六城（21），爲魏取中山（22）。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駑騫（23）；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于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躡腳于宋（24），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于魏（25），卒爲應侯（26）。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27），徐衍負石入海（28），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29）。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30），繆公委之以政（31）；甯戚飯牛車下（32），桓公任之以國（33）。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34），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35）。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36），

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37）。此二國豈系於俗，牽於世，系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仇敵，朱、象、管、蔡是矣（38）。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39），而三王易爲也（40）。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41），而不說田常之賢（42），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43），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44），強伯諸侯；齊桓用其仇（45），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46），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47）。越用大夫種之謀（48），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49）。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50），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51）。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52），墮肝膽（53），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蹠之客可使刺由（54），何況因萬乘之權（55），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56），要離燔妻子（57），豈足爲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58）。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59），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60），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遊，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61），懷龍逢、比干之意（62），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

是以聖王制世禦俗，獨化于陶鈞之上（63），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64），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65），載呂尚歸（66），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67）。何則？以其能越轡拘之語（68），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制（69），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70），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71）。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72）。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73）；邑號朝歌（74），墨子回車（75）。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76），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77），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78）！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賈鄒枚路傳》

臣子聽說忠心不會得不到報答，誠實不會遭到懷疑，臣子曾經以為是這樣，卻只不過是空話罷了。從前荊軻仰慕燕太子丹的義氣，以至感動上天出現了白虹橫貫太陽的景象，太子丹卻不放心他；衛先生為秦國策劃趁長平之勝滅趙的計畫，上天呈現太白星進入昴宿的吉相，秦昭王卻懷疑他。精誠使天地出現了變異，忠信卻得不到兩位主子的理解，難道不可悲嗎？現在臣子盡忠竭誠，說出全部見解希望你瞭解，大王左右的人卻不明白，結果使我遭到獄吏的審訊，被世人懷疑。這是讓荊軻、衛先生重生，而燕

太子丹、秦昭王仍然不覺悟啊。希望大王深思明察。

從前卞和獻寶，楚王砍掉他的腳；李斯盡忠，秦二世處他以極刑。因此箕子裝瘋，接輿隱居，是怕遭受這類禍害啊。希望大王看清卞和、李斯的本心，置楚王、秦二世的偏聽於腦後，不要使臣子被箕子、接輿笑話。臣子聽得比干被開膛破心，伍子胥死後被裹在馬皮囊裡扔進錢塘江，臣子原先不相信，今天才清楚了。希望大王深思明察，稍加憐惜。

俗話說：“有相處到老還是陌生的，也有停車交談一見如故的。”爲什麼？關鍵在於理解和不理解啊。所以樊於期從秦國逃到燕國，用自己的頭交給荊軻來幫助太子丹的事業；王奢離開齊國投奔魏國，親上城樓自殺來退齊軍以保存魏。王奢、樊於期並非對齊、秦陌生而對燕、魏有久遠的關係，他們離開前兩個國家，爲後兩個國君效死，是因爲行爲與志向相合，他們無限地仰慕義氣。因此蘇秦不被天下各國信任，卻爲燕國守信而亡；白圭爲中山國作戰連失六城，到了魏國卻能爲魏攻取中山國。爲什麼？確實是因爲有了君臣間的相知啊。蘇秦做燕相時，有人向燕王說他壞話，燕王按著劍把發怒，用貴重的馬肉給蘇秦吃。白圭攻取中山國後很顯貴，有人向魏文侯說他壞話，魏文侯賜給白圭夜光璧。爲什麼？兩個君主兩個臣子，互相敞開心扉、肝膽相照，豈能被不實之辭所改變呢！

所以女子無論美不美，一進了宮都會遭到嫉妒；士無論賢不賢，一入朝廷都會遭到排擠。從前司馬喜在宋國受臠刑，後來到中山國做了相；范雎在魏國被打斷了肋骨敲折了牙齒，後來到秦國卻封爲應侯。這兩個人，都自信一定會成功的計謀，丟棄拉幫結派的私情，依仗單槍匹馬的交往，所以不可避免會受到別人的嫉妒。因此申徒狄自沉雍水漂入黃河，徐衍背

負石頭跳進大海，他們與世俗不相容，堅持操守而不肯苟且結夥在朝廷裡改變君主的主意。所以百里奚在路上討飯，秦穆公把國政託付給他；甯戚在車下喂牛，齊桓公委任他治國。這兩個人，難道是向來在朝廷裡做官，靠了左右親信說好話，然後兩位君主才重用他們的嗎？心相感應，行動相符合，牢如膠漆，兄弟都不能離間他們，難道眾人的嘴就能迷惑他們嗎？所以偏聽會產生奸邪，獨斷獨行會造成禍患混亂。從前魯國聽信了季孫的壞話趕走了孔子，宋國採用了子冉的詭計囚禁了墨翟。憑孫子、墨翟的口才，還免不了受到讒言諛語的中傷，而魯、宋兩國則陷於危險的境地。爲什麼？眾人的嘴足以使金子熔化，積年累月的誹謗足以使金子熔化，積年累月的誹謗足以使骨骸銷蝕啊。秦國任用了戎人由余而稱霸于中原，齊國用了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兩代強盛一時。這兩個國家難道受俗見的束縛，被世人所牽制，爲奇邪偏頗的不實之辭所左右嗎？聽各種意見，看各個方面，爲當時留下一個明智的榜樣。所以心意相合就是胡人越人也可以視爲兄弟，由余、子臧就是例子；心意不合就是親骨肉也可以成爲仇敵，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例子。現在人主要是真能採取齊國、秦國的明智立場，置宋國、魯國的偏聽偏信於腦後，那麼五霸將難以相比，三王也是容易做到的啊。

因此聖明的君王能夠省悟，拋棄子之那種“忠心”，不喜歡田常那種“賢能”，象周武王那樣封賞比干的後人，爲遭紂王殘害的孕婦修墓，所以功業才覆蓋天下。爲什麼？行善的願望從不以爲夠了。晉文公親近往日的仇人，終於稱霸于諸侯；齊桓公任用過去的敵對者，從而成就一匡天下的霸業。爲什麼？慈善仁愛情意懇切，確確實實放在心上，是不能用虛假的言辭來替代的。

至於秦國採用商鞅的變法，東邊削弱韓、魏，頓時強盛於天下，結果卻把商鞅五馬分屍了。越王採用大夫種的策略，征服了強勁的吳國而稱霸于中原，最後卻逼迫大夫種自殺了。因此孫叔敖三次從楚國離開相位也不後悔，於陵子仲推辭掉三公的聘任去爲人澆灌菜園。當今的君主真要能夠去掉驕傲之心，懷著令人願意報效的誠意，坦露心胸，現出真情，披肝瀝膽，厚施恩德，始終與人同甘苦，待人無所吝惜，那麼夏桀的狗也可叫它沖著堯狂吠，盜跖的部下也可以叫他去行刺許由，何況憑著君主的權勢，借著聖王的地位呢！這樣，那麼荆軻滅七族，要離燒死妻子兒女，難道還值得對大王細說嗎？

臣子聽說明月珠、夜光璧，在路上暗中投擲給人，人們沒有不按著劍柄斜看的。爲什麼？是因爲無緣無故來到面前啊。彎木頭、老樹樁，屈曲得怪模怪樣，倒能夠成爲君主的用具，是靠了君主身邊的人先給它粉飾一番呀。所以無依無靠來到面前，即使獻出隨侯珠、和氏璧，也只能遭忌結怨而不會受到好報；有人先說好話，那枯木朽枝也會立下功勳而令人難忘。當今天下平民出身、家境貧窮的士人，即使胸中藏著堯、舜的方略，擁有伊尹、管仲的辯才，懷著關龍逢、比干的忠誠，可是從來沒有老樹樁子那種粉飾，雖然盡心竭力，想要向當世的君主打開一片忠貞之心，那麼君主一定要蹈按著劍柄斜看的覆轍了。這就使平民出身的士人連枯木朽株的待遇也得不到了啊。

因此聖明的君主統治世俗，要有主見象獨自在轉盤上製造陶器一樣，而不被討好奉承的話牽著鼻子走，不因眾說紛紜而改變主張。所以秦始皇聽信了中庶子蒙嘉的話，因而相信了荆軻，而暗藏的匕首終於出現了；周文王出獵于涇水渭水之間，得到呂尚同車而回，從而取得了天下。秦輕信

左右而滅亡，周因為赤烏降臨而成王。為什麼？因為文王能跨越捲舌聾牙的羌族語言，吸收其他方國的議論見解，獨自看到光明正大的道理。

當今君主陷在阿諛奉承的包圍之中，受到妃妾近侍的牽制，使思想不受陳規拘束的人才與牛馬同槽，這就是鮑焦所以憤世嫉俗的原因。

臣子聽說穿戴著華美服飾進入朝廷的人不用私心去玷污節操，修身立名的人不為私利去敗壞行止。所以裡閭以勝母為名，曾子就不肯進入；都邑以朝歌為名，墨子就回車而行。現在要使天下有遠大氣度的人才受到威重的權勢的囚禁，受到尊位顯貴的脅迫，轉過臉去自壞操行，來侍奉進讒阿諛的小人，而求得親近君主的機會，那麼，士人只有隱伏老死在山洞草澤之中罷了，哪會有竭盡忠信投奔君主的人呢！（王維堤）

【注 釋】

（1）常：通“嘗”，曾經。（2）荊軻：戰國末衛人，後入燕國，好讀書擊劍，嗜酒善歌。燕丹：燕太子丹，燕國最後一個君王燕王喜之子。曾在秦國作人質，逃回燕國後，厚交荊軻，使刺秦王，未成，荊軻身亡。（3）白虹貫日：古人常以天人感應的說法解釋罕見的天文、氣象現象。此指荊軻的精誠感動了上天。貫：穿過。（4）畏：引申為擔心。荊軻為等候一個友人而拖延了赴秦的行期，太子丹擔心他變卦。（5）衛先生：秦將白起手下的謀士。長平之事：西元前 260 年，白起大破趙軍于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欲乘勢滅趙，派衛先生回秦向昭王要增兵增糧。秦相范雎從中阻撓，害死衛先生。（6）太白：金星。古時認為是戰爭的徵兆。昴（mǎo）：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據說它的星象和冀州（包

括趙國在內)的人事有關。太白食昴，是說太白星侵入了昴星座，象徵趙國將遭到軍事失利。(7)從：聽憑。(8)玉人：指楚人卞和。《韓非子·和氏》記卞和得璞(蘊玉之石)于楚山，獻楚厲王，厲王令玉匠察看，回說不是玉，就以欺君的罪名斫去卞和左腳；厲王死，武王立。卞和又獻，武王也命玉匠察看，玉匠回說不是玉，又以欺君的罪名斫去卞和右腳。武王死，文王立，卞和抱玉哭于楚山下，三日三夜淚盡泣血，文王聽說，召卞和令玉匠鑿璞，果得寶玉，加工成璧，稱為和氏之璧。按據《史記·楚世家》，楚國自武王始稱王，武王以前並無厲王。當是《韓非子》誤記。(9)誅：這裡作懲罰解。(10)李斯：見《諫逐客書》作者簡介。(11)胡亥：秦二世名，秦始皇次子。縱情聲色，不理政事，信任奸臣趙高。趙高誣李斯父子謀反，陷李斯於冤獄，二世不察，腰斬李斯於咸陽市，夷三族。(12)箕子：商紂王的叔父。見《范睢說秦王》注(21)。陽狂：即佯狂。(13)接輿：春秋時代楚國隱士，人稱楚狂。見《范睢見秦王》注(21)。(14)比干：商紂王的叔父，因紂王荒淫，極力勸諫，被紂王剖心而死。(15)子胥：伍員，字子胥，春秋楚人。被楚平王迫害逃到吳國，吳王闔閭用伍子胥、孫武之計，大破楚軍，佔領楚都，稱霸一時。闔閭死，夫差立，敗越後不滅越，又以重兵北伐齊國。子胥力陳吳之患在越，夫差不聽，反信伯嚭讒言，迫使子胥自殺。參見《范睢見秦王》注(16)。鴟夷：馬皮制的袋。伍子胥臨死說：“我死後把我眼睛挖出來掛在吳國東城門上，觀看越寇進滅吳國。”夫差大怒，用鴟夷盛子胥屍投入錢塘江中。(16)白頭如新：指有的人相處到老而不相知。傾蓋如故：路遇賢士，停車而談，初交卻一見如故。蓋，車上的帳頂，車停下時車蓋就傾斜。(17)樊於期：原為秦將，因得罪秦王，逃亡到燕國，受到太子丹禮遇。秦王以千金、萬戶邑懸賞捉拿樊於期。荆軻入秦行刺，建議獻樊於期的頭以取得秦王信任，樊於期知情後，慷慨自刎而死。(18)王奢：戰國時齊大臣，因得罪齊王，

逃到魏國。後來齊伐魏，王奢跑到城牆上對齊將說：“講義氣的人不苟且偷生，我決不爲了自己使魏國受牽累。”自刎而死。（19）蘇秦：戰國時洛陽人，遊說六國聯合抵制秦國，爲縱約長，掛六國相印。後秦國利用六國間的矛盾，破壞合縱之約。蘇秦失信于諸國，只有燕國仍信用他。（20）尾生：《漢書·古今人表》說他名高，魯人。尾生與女子約於橋下，女未至，潮漲，尾生抱橋柱被淹死。古人以他爲守信的典範。蘇秦與燕王相約，假裝得罪了燕王而逃到齊國去，設法從內部削弱齊國以增強燕國，後來蘇秦爲此在齊國死於車裂。這裡用尾生來比喻他以生命守信于燕。（21）白圭：戰國初中山國之將，連失六城，中山國君要治他死罪，他逃到魏國，魏文侯厚待他，於是他助魏攻滅了中山國。（22）中山：春秋時建，戰國初建都于顧（今河北定縣），魏文侯十七年（前429）滅。（23）馱馱（j u é t í 決提）：良馬名。（24）司馬喜：《戰國策·中山策》記載 他三次任中山國相，但未提及他在宋國受臚刑的事。臚：古代肉刑之一，剔除膝蓋骨。（25）範雎：見《范雎說秦王》題解。拉脅折齒：腋下的肋骨和牙齒都被打折。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出使到齊國，齊襄公聽說范雎口才好，派人送禮金給他，須賈回國後報告魏相，中傷范雎洩密，使范雎遭到笞刑。（26）卒爲應侯：范雎入秦爲相，封應侯，參見《范雎說秦王》。（27）申徒狄：古代投水自盡的賢人。關於他的時代，《莊子·外物》、《漢書》注引服虔和《淮南子》高誘注、《太平御覽》引《墨子》佚文、《韓詩外傳》等說法不一。雍：同灘，古代黃河的支流，久已堙。故道大約在今山東荷澤附近。之：到。（28）徐衍：史書無傳，據服虔說是周之末世人。（29）比周：結黨營私。（30）百里奚：春秋時虞國人，虞爲晉滅，成了俘虜，落魄到身價只值五張黑羊皮。秦穆公聽說他賢能，爲他贖身，用爲相。（31）繆公：即秦穆公（？前621），善用謀臣，稱霸一時。（32）甯戚：春秋時衛國人，到齊國經商，夜裡邊喂牛邊敲著牛角唱“生不遭堯與舜禪”，

桓公聽了，知是賢者，舉用爲田官之長。（33）桓公（？前 643）：姜姓，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34）季孫：魯大夫季桓子，名斯。魯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 代理國相，齊國選送能歌善舞的美女八十人送給魯定公，季桓子受下了女樂，致使魯君怠於政事，三日不聽政，孔子爲此棄官離開魯國。（35）子冉：史書無傳。墨翟（約前 468 前 376）：即墨子，墨家的創始人。墨子後來長期住在魯國，可能與“宋任子冉之計”而囚禁過他有關。（36）由餘：祖先本是晉國人，早年逃亡到西戎。戎王派他到秦國去觀察，秦穆公發現他有才幹，用計把他拉攏過來。後來依靠他伐西戎，滅國十二，開地千里，從而稱霸一時。（37）越人子臧：史書無傳。《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作“越人蒙”。威、宣：齊威王（？前 320），任用鄒忌爲相，田忌爲將，孫臏爲軍師，國力漸強；齊宣王（？前 301），齊威王之子。（38）朱：丹朱，堯的兒子，相傳他頑凶不肖，因而堯禪位給舜。象：舜的同父異母弟，傲慢，常想殺舜而不可得。管、蔡：管叔，蔡叔，皆周武王之弟。武王死後，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攝政。管叔、蔡叔與紂王之子武庚一起叛亂，周公東征，誅武庚、管叔，放逐蔡叔。（39）五伯：即春秋五霸，指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40）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41）子之：戰國時燕王噲之相。燕王噲學堯讓國，讓子之代行王事，三年而國大亂。齊國乘機伐燕，燕王噲死，子之被剝成肉醬。（42）田常：即陳恒，齊簡公時爲左相，殺簡公寵臣監止和子我，又殺簡公，立簡公弟平公，政權皆歸田常。（43）修孕婦之墓：紂王殘暴，曾剖孕婦子腹，觀看胎兒。武王克殷後，爲被殘殺的孕婦修墓。（44）親其讎：指晉文公重耳爲公了時，其父晉獻公聽信驪姬之言，派宦者履鞮（《左傳》作寺人披、勃鞮）殺重耳，重耳跳牆逃脫，履鞮斬下他的衣袖。重耳即位後，呂省、卻芮策劃謀殺他，履鞮告密，晉文公不念舊惡，接見了他，挫敗了呂、卻的陰謀。（45）齊桓用其仇：指桓

公未立時，其異母兄公子糾由管仲爲傅，管仲準備射死桓公（公子小白），結果射中帶鉤而未死。桓公立後，聽從鮑叔牙薦賢，重用管仲爲大夫。（46）商鞅（約前 390 前 338）：戰國衛人，入秦輔佐孝公變法，奠定了秦國富強的基礎。（47）車裂：古代酷刑，俗稱五馬分屍。秦孝公死後，商鞅被貴族誣害，車裂而死。（48）大夫種：春秋時越國大夫文種。勾踐爲吳王夫差戰敗，文種、范蠡等向夫差求和成功，免于滅國。後越攻滅吳國，稱霸中原。（49）誅其身：勾踐平吳後，疑忌文種功高望重，賜劍令其自盡。（50）孫叔敖：春秋楚莊王時人。三去相：《莊子·田子方》說孫叔敖“三爲（楚）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去：離職。（51）於陵子仲：即陳仲子，戰國齊人，因見兄長食祿萬鍾以爲不義，避兄離母，隱居在於陵（今山東鄒平縣境）。楚王派使者持黃金百鎰聘他爲官，他和妻子一起逃走爲人灌園。事散見《孟子·滕文公下》、《列女傳》、《戰國策·齊策四》、《荀子·非十二子》等。三公：周代乙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也泛指國王的輔佐。（52）素：通“慤”，真誠。（53）墮（h u ī 灰）：通“隳”，毀壞，引申爲剖開。（54）蹠：春秋末魯國人，相傳他領導奴隸暴動，“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莊子·盜蹠》），被誣稱爲盜蹠。由：許由。相傳堯要讓天下給他，他不受，洗耳于潁水之濱，遁耕於箕山之上。（55）萬乘：周制天子可擁有兵車萬乘，後以喻稱帝王。（56）湛（c h é n 辰）：通“沉”。湛七族：滅七族。荆軻刺秦王不遂，五年後秦亡燕。滅荆軻七族事史書不傳。（57）要離：春秋時吳國刺客。他用苦肉計，要公子光斬斷自己的右手，燒死自己妻子兒女，然後逃到吳王僚的兒子慶忌那裡，伺機行刺，爲公子光效死。（58）眄（m i ǎ n 免）：斜視。（59）輪囷：屈曲貌。（60）隨珠：即明月之珠。春秋時隨國之侯救活了一條受傷的大蛇，後來大蛇銜來一顆明珠報答他的恩惠。後世稱爲隨珠。（61）伊：伊尹，商湯用爲賢相，是滅夏建商的功臣。管：管仲。助齊桓公富國

強兵，成爲霸主。（62）龍逢：關龍逢，夏末賢臣，因忠諫夏桀，被囚殺。

（63）陶鈞：制陶器所用的轉輪。比喻造就、創建。（64）中庶子：官名，掌管諸侯卿大夫庶子之教育管理。蒙嘉：秦王的寵臣。荆軻至秦，先以千金之禮厚賂蒙嘉，由蒙嘉說秦王同意接見荆軻。（65）周文王獵涇渭：周文王出獵涇水渭水之前占卜，得卦說是“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後在渭水北邊遇到了呂尚。（66）呂尚：薑姓，字子牙，號太公望。參見《范雎見秦王》注（4）。（67）用：因爲。烏集：烏指赤烏，相傳周之興有赤烏之瑞。見《史記·封禪書》、《墨子·非攻下》。相傳薑姓是炎帝之後，而炎帝以火德王，“烏集”在此象徵西伯（周文王）得姜尚。（68）攣拘之語：捲舌聾牙的話，喻姜尚說的羌族口音的話。（69）帷：床帳，喻指妃妾。廡：同“牆”，指宮牆，喻指近臣。（70）阜：同“槽”。（71）鮑焦：春秋時齊國人，厭惡時世污濁，自己采蔬而食。子貢譏諷他：你不受君王俸祿，爲什麼住在君王的土地上，吃它長出來的蔬菜呢？鮑焦就丟掉蔬菜而餓死。（72）底厲：同“砥厲”。（73）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以純孝著名。《淮南子·說山》：“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74）朝歌：殷代後期都城，在今河南淇縣。（75）墨子回車：墨子主張“非樂”，不願進入以“朝歌”爲名的城邑。見《淮南子·說山訓》。（76）諂諛之人：指羊勝、公孫詭一流人。（77）堀：同窟。藪：草澤。（78）闕下：宮闕之下，喻指君王。

過秦論（上）

〔西漢〕賈誼

【作者小傳】賈誼（前 200 前 168），洛陽人，西漢初期著名的辭賦家、政論家，年輕時有才名，二十多歲即被漢文帝召為博士，不久升任大中大夫。由於他在朝廷上力主革除政治弊端，觸犯了當時權貴們的利益，遂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四年後，又被召為梁懷王太傅。懷王墜馬身亡，賈誼自慚失職，鬱鬱而死。賈誼在政治上主張削弱藩王的勢力，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對外主張以全力抗擊匈奴，對內主張發展農業，增強國力。他的政論文如《論積貯疏》、《治安策》、《過秦論》等，分析形勢，切中時弊，有深刻獨到的見解，被魯迅評為“西漢鴻文”，“疏直激切，盡所欲言”（《漢文學史綱要》）。他的辭賦也很有名，以《鵬鳥賦》、《吊屈原賦》為代表。後人輯其文為《賈長沙集》。又著有《新書》十卷。

【題 解】《過秦論》在《史記》中為一篇，載于《秦始皇本紀》之後，《陳涉世家》後又引第一大段。《文選》則分為上中下三篇，三篇實為一篇，分別評論始皇、二世、子嬰三代的過失，總結秦亡的教訓。這裡選錄的是上篇。文章不僅總結了秦亡的教訓，而且也肯定了秦亡之前的成就。賈誼認為，秦之過，在於“仁義不施”，不知“攻守之勢異”。賈誼寫作此文，目的在於為漢文帝提供政治上的鑒戒。文章使用了前後對照的手法，鋪陳排比，有一泄千里之勢。在中國散文史上，《過秦論》首創了“史論”這一體裁，對漢以後的散文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由於作者偏于注重文章豪邁的氣勢，文中列舉的論據與史實有出入的地方。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1），擁雍州之地（2），君臣固守，而窺周室（3）；

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4）。當是時，商君佐之（5），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6）。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7）。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8），因遺冊（9），南兼漢中（10），西舉巴蜀（11），東據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12）。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13），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14），趙有平原（15），楚有春申（16），魏有信陵（17）。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18），並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19），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20）。秦無亡矢遺鏃之費（21），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制其弊，追亡逐北（22），伏屍百萬，流血漂鹵（23）。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24），弱國入朝。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25），國家無事。及至秦王（26），續六世之餘烈（27），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28），履至尊而制****（29），執棰拊以鞭笞天下（30），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31），以爲桂林、象郡（32）。百越之君，俛首系頸（33），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34），而守藩籬（35），卻匈奴七百餘裡。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36），以愚黔首（37）。墮名城（38），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39），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40），因河爲津（41），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42）！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43）。然而陳涉（44），甕牖繩樞之子（45），氓隸之人（46），而遷徙之徒（47），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48），陶朱、猗頓之富（49）；躡足行伍之間（50），而崛起什伯之中（51），率罷散之卒（52），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回應，贏糧而景從（53），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54），非銑於句戟長鍛也（55）；適戍之眾（56），非抗于九國之師（57）；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58）。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59），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60），招八州而朝同列（61），百有餘年矣。然後以****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62），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選自百衲本《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孝公憑據崤山和函谷關那樣險固的關隘，又擁有雍州的土地，君臣固守疆土，暗中窺探東周王朝的虛實，懷有席捲天下、包舉四方、囊括四

海、吞併八荒之地的野心。這時，商鞅輔佐秦孝公，對內建立法規制度，鼓勵農民種田和織布，修造防守和進攻的武器裝備；對外推行連橫政策，使諸侯之間互相爭鬥。於是，秦人輕而易舉地奪取了黃河以西的大片土地。

秦孝公死後，惠文王、武王、昭王繼承祖上的事業，遵循既定的政策，向南兼併了漢中，向西攻取了巴、蜀，在東面佔據了肥沃的土地，割取了地勢險要的州郡。諸侯們很害怕，共同結盟來設法削弱秦國：他們不吝惜珍奇的器具、貴重的寶物、肥沃的土地，用以招納普天下的才士，“合縱”結成同盟，相互聯成一體。在這時，齊國有孟嘗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魏國有信陵君。這四位君子都聰明、忠誠、講信用，對人寬厚而友愛，尊重賢士，相約用合縱來離散秦國的連橫，聯合了韓國、魏國、燕國、楚國、齊國、趙國、宋國、衛國、中山國的兵力。於是，東方六國的士人，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這班人替他們出謀獻策，有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這班人替他們互通消息，有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這班人替他們統帥軍隊，常常以十倍于秦的土地做後方，率領萬大軍，逼臨函谷關進攻秦國。秦人大開關門，引敵入境，但九國的將士徘徊猶豫，結果逃之夭夭而不敢進擊。秦國既未丟失土地、又不化費兵力，而各諸侯國已陷入了困境。於是合縱離散，盟約解除，各國爭著割讓土地去討好秦國。秦國有餘力控制並利用各國諸侯的弱點，追逐逃亡、失敗的各國士兵，被殺的人多達百萬，流的血可以漂浮起大盾。秦國乘著勝利的機會，宰割天下的土地，分裂各國的河山，迫使強國請求投降，弱國入秦朝拜。

延續到孝文王、莊襄王，他們在位的時間短，國家沒有重大的戰事。到了秦始皇，他繼承了六世祖先積聚的功業，揮動長鞭統治天下，吞併了

周王朝，又滅亡了六國諸侯，終於登上了至高無上的皇帝寶座，統治了天下四方，手執棍棒鞭撻天下百姓，威震四海。他向南攻取了百越的土地，設置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著頭、把繩索套在脖頸上前來投降，聽命于秦朝的官吏。於是，又派遣蒙恬在北方修築長城，以防守邊境，把匈奴擊退了七百多裡。匈奴人不敢再南下放馬，士兵也不敢挑起戰事報仇。

於是，秦始皇完全廢除前代君王治國的原則，焚燒諸子百家的著作，以使百姓愚昧無知。又毀壞六國的名城，殺害六國的豪傑俊才，收集全國的兵器聚集到咸陽，銷毀鋒刃而鑄成鐘鼓，又製作十二個銅人，以削弱百姓的力量。然後據守華山以爲咸陽的城牆，憑藉黃河作爲護城河，據守著億丈高的城牆，下臨深不可測的護城河，以爲這樣就固若金湯了。又派遣良將手持硬弓，駐守要害之處，派遣忠實的大臣率領精銳的士兵，手執銳利的兵器盤問過往的行人。天下已經安定了，秦始皇的心裡，自以爲關中地勢的堅固，就象千里銅牆鐵壁，真是子孫後代稱帝萬世的基業。

秦始皇死後，他的餘威還波及偏遠地區。然而，陳涉，這位用破甕作窗、用繩子拴著門板人家的子弟，卑賤的農夫，後來是謫罰戍邊的士卒，才能不及一般人，又沒有孔子、墨子的賢能，陶朱公、猗頓的富有，置身於士卒之間，卻崛起于行伍之中，率領疲憊散亂的士兵，統領著數百人的隊伍，輾轉推進，攻打秦朝。他們斬斷樹木作兵器，撐起竹竿當旗幟，天下人象雲集般彙聚，象回聲般回應，身背糧食如影隨身般地跟從陳涉，於是，殽山以東的豪傑英俊就一齊起來消滅秦王朝了。

至於秦朝的天下，並沒有受到侵奪而縮小削弱，雍州的土地，殽山和函谷關的險固，仍然和過去一樣。陳涉的地位，也不比齊國、楚國、燕國、

趙國、宋國、衛國、中山國的君主尊貴；他手中的鋤頭和木棍，並不比鉤戟長矛鋒利；謫罰守邊的士卒，戰鬥力並不超過九國的軍隊；深謀遠慮，行軍用兵的戰略戰術，又比不上過去六國的謀士。然而，成功和失敗卻發生了變化，建立功業的人正好相反。如果比較一下殽山以東的諸侯國與陳涉的強弱，比較二者的權勢和實力，那就不可以同日而語了。然而，當初秦國憑藉小小的國土和千輛兵車的國力，卻迫令八州諸侯稱臣，使原先位處同列的諸侯入秦朝拜，達一百多年之久。然後以天地四方爲家，把殽山和函谷關當作宮牆。誰料陳涉一人起來發難，秦朝的社稷就毀滅了，國君死在別人的手裡，被天下人嘲笑，這是什麼道理呢？就因爲不施行仁義，而攻守的形勢也就不同了。

（王興康）

【注 釋】

（1）秦孝公：名渠梁，西元前 361 前 338 年在位。他支持變法，使秦國開始走上了國富兵強的道路。殽（yáo 搖）函：殽山和函谷關。殽山在今河南洛寧縣北，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東至殽山，西至潼津。（2）雍州：古九州之一，其地域約相當於今陝西中部和北部、甘肅全部和青海部分地區。（3）周室：指衰弱的東周王朝。（4）八荒：即八方。古人把東南西北稱作四方，把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稱作四隅，合稱八方。此泛指荒遠的地方。（5）商君：即商鞅，原是衛國的庶公子，稱衛鞅，好刑名之學。入秦後佐秦孝公主持變法，以功封于商（今陝西商縣），號曰商君。（6）連衡：即連橫。古人以東西爲橫，以南北爲縱。地處西方的秦和處於東方的齊、楚等國聯合起來以攻打別國，叫連橫；東方各國北

自燕，南至楚聯合起來抗秦，叫合縱。（7）拱手：兩手合抱，喻很輕鬆的樣子。西河之外：指魏國在黃河以西的地區。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秦國派商鞅討伐魏國，大破魏軍，並俘虜了公子卬。魏國割河西之地給秦國。（8）惠文、武、昭：《漢書》此處作“惠文、武、昭襄”，《史記》作“惠王、武王”。今從《文選》。（9）遺冊：冊一作“策”，指秦孝公記載政治計畫的簡冊。（10）漢中：今陝西南部一帶。（11）巴蜀：皆古國名。巴，在今四川東部；蜀，在今四川西部。（12）東據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秦武王四年，秦攻取韓國的宜陽；昭襄王二十年，魏國獻出河東故都安邑；即所謂“膏腴之地”和“要害之郡”。（13）合從：即“合縱”，參見注（6）。（14）孟嘗：孟嘗君田文。（15）平原：平原君趙勝。（16）春申：春申君黃歇。（17）信陵：信陵君魏無忌。以上四人是戰國時著名的四公子，以招賢納士著稱。（18）約從離衡：即山東各國相約“合縱”，以離散秦“連橫”之策。（19）以上所列數人，包括了政治、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人材，有些人事蹟已不詳。（20）九國：指上文列舉的韓、魏等。逡（qūn 困）巡：遲疑徘徊，欲行又止。此段所記為西元前318年楚、趙、魏、韓、燕五國攻秦之事。（21）鏃（zú 足）：箭頭。（22）亡：逃亡。北：敗走。（23）鹵（lǔ 魯）：《文選》作“櫓”，大的盾牌。（24）彊：通“強”。（25）享國日淺：孝文王在位僅數日，莊襄王在位也不過三年。（26）秦王：指秦始皇嬴政。《文選》作“始皇”。（27）六世：指秦孝公以下六王。（28）二周：東周末年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西周都王城，東周都鞏。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滅西周，莊襄王元年滅東周。（29）****：天、地和四方。（30）榘：杖。拊（fǔ 府）：大棒。（31）百越：古代越族散居在今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一帶，因其種類繁多，故稱百越。（32）桂林、象郡：桂林郡地處今廣西北部及東部地區，象郡地處今廣西南部地區，兩郡均為秦始皇新置。（33）俛：同“俯”。

系頸：以帶系頸，表示投降。（34）蒙恬：秦名將。秦統一六國後，蒙恬率兵三十萬擊退匈奴，並主持修築長城。後為秦二世所逼，自殺。（35）藩籬：籬笆，這裡引伸為邊疆。（36）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博士淳于越反對郡縣制，實行分封制。丞相李斯竭力駁斥。秦始皇遂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各國史記和《詩》、《書》。次年又將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坑死在咸陽。史稱“焚書坑儒”。（37）黔首：百姓。黔，黑色。（38）墮（h u ī 灰）：毀壞。（39）鋒：兵器。鐻（j ù 巨）：鐘鼓的架子。據《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二十四萬斤）。”（40）斬華為城：斬一作“踐”，是。踐華為城，即據守華山以為帝都的東城。（41）因河為津：以黃河作為帝都咸陽的護城河。（42）誰何：關塞上的衛兵盤問來往行人。何，呵問。（43）殊俗：風俗異於漢族的地區。（44）陳涉：秦末農民起義的領袖。（45）甕（w ē n g 翁）陶制器皿。牖（y ǒ u 有）：窗。甕牖即用破甕砌成的窗。繩樞：用繩子系住門板。樞，門上的軸。（46）眊：古“氓”字。隸：低賤的人。（47）遷徙之徒：謫罰去邊地戍守的士卒。（48）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墨翟（d í 敵）：墨子名翟。（49）陶朱：范蠡輔佐越王勾踐滅吳後，棄官出走，在陶（今山東曹縣）經商，號陶朱公。猗（y ī 衣）頓：魯人，靠經營鹽業致富。（50）行（h á n g 杭）伍：都是軍隊下層組織的名稱。（51）什伯：軍隊中的下級軍官。（52）罷：同“疲”。（53）羸：擔負。景：同“影”。（54）鉏：同“鋤”。耰（y ǒ u 優）：古農具，形似榔頭，平整土地用。棘矜棘木做的矛柄。（55）銑（x i ā n 先）：鋒利。句戟：即鉤戟。鍛（s h ā 殺）長矛類兵器。（56）適戍：被謫徵發戍守邊地。適，同“謫”。（57）抗：同“亢”，高出，超過。（58）鄉：通“向”。（59）度長絜（x i é 協）大：比量長短大小。絜，度量物體的粗細。（60）

千乘之權：擁有千輛戰車的國家，即中等實力之國。（61）八州：九州中除雍州以外的八州。（62）七廟：古代天子設七廟供奉七代祖先。

治安策（節選）

〔西漢〕賈 誼

【題 解】西漢初年，經過鎮壓韓信、英布、陳豨等諸侯的叛亂，沉重地打擊了異姓諸侯王的割據勢力。但到漢文帝時，同姓諸侯王的封地仍然很大，力量很強，直接威脅著西漢中央朝廷的安全。賈誼敏銳地覺察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在上呈給漢文帝的《治安策》中，著重論述了這一問題。他總結了漢初反分裂的歷史經驗和現實鬥爭的經驗，指出諸侯王封國的強盛必然導致謀叛作亂，暫時的安定只是表面現象，如不及早採取措施，削弱諸侯王的勢力，一定會引起天下大亂。他進而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主張，以保證中央政府的統治。後來的吳楚七國之亂等事件，證實了賈誼的預見。賈誼堅持統一、反對分裂的思想是合乎歷史潮流的。但賈誼的主張沒有被文帝全部採納。文章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這個論點為中心，先論不這樣做不行，再論這樣做好處何在，層層深入，氣勢磅礴，以理服人，是論說文的典範。《治安策》全文很長，還論述了抗擊匈奴等重要問題，這裡是節錄。

夫樹國固（1），必相疑之勢也（2），下數被其殃（3），上數爽其憂（4），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5）。今或親弟謀為東帝（6），親兄之子西鄉而擊（7），今吳又見告矣（8）。天子春秋鼎盛（9），行義未過（10），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11）！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12），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13）。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14），血氣方剛，漢之傅相

稱病而賜罷（15），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16），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17）。

黃帝曰（18）：“日中必**<bzgwgz_002/bz>**，操刀必割（19）。”今令此道順（20），而全安甚易（21）；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22），豈有異秦之季世乎（23）！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24），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25）？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26）。假設天下如曩時（27），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28），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29），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30），高皇帝與諸公併起（31），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32）。諸公幸者乃爲中涓（33），其次僅得舍人（34），材之不逮至遠也（35）。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36），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37），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38），又非身封王之也（39），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40），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尙有可諉者（41），曰疏（42）。臣請試言其親者（43）。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44），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45），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46）。擅爵人，赦死罪（47），甚者或戴黃屋（48），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49），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

敬者（50），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51）？

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52）。其異姓負強而動者（53），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54）。同姓襲是跡而動（55），既有徵矣（56），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57），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58），而芒刃不頓者（59），所排擊剝割（60），皆眾理解也（61）。至於髡髀之所（62），非斤則斧（63）。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64），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臣竊跡前事（65），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66），則又反；貫高因趙資（67），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68），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69），功少而最完（70），勢疏而最忠（71），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72），今雖以殘亡可也（73）；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74），雖至今存可也。

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75），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76）。力少則易使以義（77），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78），雖在細民（79），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

（80），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81）。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82），爲徙其侯國（83），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84）；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85），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86），下無倍畔之心（87），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88），柴奇、開章不計不萌（89），細民鄉善（90），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91），植遺腹（92），朝委裘（93），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94），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95）？

天下之勢方病大瘡（96）。一脛之大幾如要（97），一指之大幾如股（98），平居不可屈信（99），一二指搐（100），身慮亡聊（101）。失今不治，必爲錮疾（102），後雖有扁鵲（103），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蹠戾（104）。元王之子（105），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106），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107），親兄子也；今之王者（108），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109），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110），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111）。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漢書·賈誼傳》

建立的諸侯國過於強大，必然形成中央與諸侯相疑忌的形勢，諸侯已多次遭受這種局面的禍害，朝廷也多次受到諸侯叛亂的傷害，實在不是穩固中央政權、保全諸侯王國的辦法。而今或者有皇帝的親弟弟謀作“東

帝”，或者有親兄之子發兵西向，眼下吳王抗拒朝廷命令的事又被人告上來了。皇帝正當壯年，行事得宜，沒有過失，對那些諸侯王恩德有加，尚且如此，何況還有一個最大的諸侯，其力量十倍於此呢。

然而天下尚能稍稍安定，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那些大諸侯國的國君年紀尚幼，朝廷給他們設置的太傅和丞相，還正掌握著大權。數年之後，這些諸侯王大多將成年，血氣方剛，朝廷委派的太傅丞相，會以身體有病為由被解職，於是諸侯國中從丞尉以上的大小百官，會全部安插諸侯王的親信，像這樣，同淮南王、濟北王的行為還有什麼兩樣呢？到那時再想天下太平，即使是堯舜再世也沒有辦法了。

黃帝說：“太陽當頭時一定要曝曬物件，利刀在手時一定要宰割什麼。”現在如果能夠按照這個道理去做，求得下全上安很容易；不願及早行動，日後弄到毀棄骨肉之親，甚至送去殺頭，難道與秦朝末年有什麼兩樣嗎？再說，處在天子的地位，乘著今日有利的時機，靠著上天的幫助，尚且擔心不能轉危為安，變亂為治，假設陛下處於齊桓公的地位，能不能大會諸侯、匡正天下呢？我又知道陛下是一定不能夠的。假設天下如過去一樣，淮陰侯韓堆仍在做楚王，黥布在做淮南王，彭越在做梁王，韓王信在做韓王，張敖在做趙王，貫高為趙相，盧綰在做燕王，陳豨在做代王，假令此六七公都還好好活著，在這種情況下，陛下即天子位，能自保平安嗎？我有理由認為陛下是不能的。秦末天下大亂，高皇帝與上述諸公一同起事，他並沒有如陛下那樣作為皇帝側室之子的勢力以為憑資，諸公中的幸運者才能成為近臣，等而下之者只能作門客，他們的才能同高祖相比差得遠了，高皇帝憑著聖明威武，登上了天子的寶座，分出肥沃的土地，封諸公為王，多的據有百餘城，少的也有三四十個縣，恩德是很厚的了，但

在其後的十年之間，叛亂發生了九次。陛下之與諸公，沒有親自同他們較量並使他們臣服，也沒有親自分封他們為諸侯王。從高皇帝開始就不能以此求得一年的太平，所以我知道陛下也是無法得到安寧的。

但是還有一種可以推諉的說法：這些人本不是高皇帝的親屬。那麼我再來說說那些皇親。假令悼惠王仍做著齊王，元王做著楚王，中子做著趙王，幽王做著淮陽王，共王做著梁王，靈王做著燕王，厲王做著淮南王，這六七位貴人都還好好活著，在這種情勢下陛下登上皇位，能太平嗎？我又知道陛下是不能的了。像這些諸侯王，雖然名義上是臣子，實際上都認為同陛下是像平民兄弟那樣的關係，我估計他們沒有一個不想仿行皇帝的禮儀制度而自己做天子的。擅自封人爵位，赦免死囚，其中最為過分的人甚至用了皇帝的車馬儀仗，漢廷的法令在他們身上行不通了。即使是行為不軌像厲王這樣的人，命令他都不肯服從，召見他怎麼可能來呢？即使來了，也不能繩之以法，觸動一個親戚，同姓王們就會相顧聯合起而謀叛。陛下的臣子中，即便有勇猛如馮敬這樣的人，剛剛開出口來，刺客的匕首就已經插入他的胸膛了。陛下雖然賢明，有誰能幫助你處理這些事呢？

所以異姓王一定會引起危險，同姓王也必定發生叛亂，這已經成為事實了。異姓王恃強發動暴亂的，漢朝已幸而戰勝他們，但又不改變之所以發生禍亂的制度。同姓王沿襲異姓王的行徑而謀叛，已經有兆頭了，象這樣發展下去，必同異姓王完全一樣。災禍的變化，還不知會怎麼樣，賢明的陛下處於這種形勢，尚且不能得到安寧，到後世還能拿出什麼辦法來對付呢？

屠牛坦之所以一天能解剖十二頭牛，而鋒刀不鈍，是因為他所批擊剝

割的地方，都在肌理肢節的縫隙之間。至於髑髏等大骨頭，就一定要用斧頭來砍了。仁義恩厚，就是天子的鋒刃；權勢法制，則是天子的斧斤。現在的諸侯王，都是那些髑髏之類，丟開斧斤不用，而想施以鋒刃，我以為不是缺口就是折斷。為什麼不能用仁義恩厚去對待淮南王、濟北王這些人呢？是形勢不允許。

我曾總結過去的經驗，發現大抵是強者先反。淮陰侯韓信做楚王，最強大，就最先反叛；韓王信倚靠匈奴，接著又反叛；貫高有趙國的資助，就又反叛；陳豨兵精，又反叛；彭越憑藉做梁王的勢力，又反叛；黥布利用做淮南王的條件，又反叛；盧綰最弱，最後反叛。長沙王的封地只有二萬五千戶，功勞少但最為完好，同皇族關係疏遠，卻最忠順，不是僅因為他秉性與眾不同，也是形勢造成的。假使當年讓樊噲、酈商、周勃、灌嬰也據有幾十個城市而封王，今天即使說他們已經因此而衰敗，也是可能的；如果讓韓信、彭越之流列為普通的徹侯，即使說他們至今仍完好也是不會錯的。

那末天下之大計已經可以知道了。想要諸侯王都忠實附順，則莫過於使他們都象長沙王；想要臣子不至於因為謀反而被剝成肉醬，莫過於使他們都象樊噲、酈商那樣；想要使天下太平，莫過於多封一些諸侯，並減弱每個諸侯國的力量。力量單薄就容易使他們遵守朝廷法紀，國土狹小則不會有邪念。讓天下之勢，象身體指使臂膀，臂膀帶動手指，沒有不服從的。諸侯國的君主不敢有什麼異心，象車輻歸聚軸心那樣，歸心于天子，即使是平民百姓，也知道能夠安心，所以天下人都會體會到陛下的英明。定出分割土地的制度，規定齊國、趙國、楚國各分為若干小諸侯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孫，全都依次得到祖上所受的封地，一直到土地分完為止，

其餘梁、燕各國都照這樣辦。那些分地多而子孫少的諸侯王，可以讓一些新建立的諸侯國，暫時空缺而擱置一邊，等待他們有了子孫，再讓子孫去做諸侯國國君。諸侯國因犯罪而被朝廷挖奪了大片土地的，就遷徙他們的侯國，等到封他們的子孫時如數嘗還。諸侯國的一寸土地、一個轄民，天子都不據為已有，只是為了國家穩定而已，所以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廉明。分土制度確立之後，皇室宗族的子孫都不愁做不成王了，下面沒有背叛的念頭，上面沒有誅伐的打算，所以天下之人都理解陛下對他們的仁愛。法令制訂了無人觸犯，命令發佈後無人反對，象貫高、利幾那樣的叛謀就不會產生，柴奇、開章的反計也不會萌發，百姓安于本業，大臣更加恭順，因此天下人都領會到陛下的法理用心。即使是年幼小兒做皇帝天下也會安定，甚至扶植遺腹子為君，或以亡君的禮服接受朝拜，天下也不會亂套，當代天下大治，後世歌頌聖明。採取一個措施，可以得到明、廉、仁、義、聖五項功業，陛下究竟顧忌什麼而久久不這樣做呢？

當今天下形勢，毛病正如腳腿嚴重浮腫，一條小腿腫得和腰一樣粗，一根腳趾腫得象腿一樣大，平時無法屈伸，只要有一二個腳趾抽筋，就會擔心整個身體失去依靠，錯過今天的機會不治療，一定會成為頑症，以後即使有扁鵲那樣的神醫，也無能為力了。毛病還不單是腳腿浮腫，還苦於腳掌扭折。元王的兒子，是陛下的堂弟，現在繼位的，是堂弟的兒子；惠王的兒子，是陛下親哥哥的兒子，現在繼位的，是兄子之子。嫡系子孫有的還沒有封地以使天下安定，非嫡系子孫反倒握有大權以威脅天子。所以我說，還不單有腳腿浮腫的毛病，又苦於腳掌扭折，本末倒置。可以為之痛哭的，就是這種病啊！

（李偉國）

【注 釋】

（1）樹國：建立諸侯國。（2）相疑：指朝廷同封國之間互相猜忌。通行本《漢書》“疑”下無也字，據《群書治要》補。（3）被：遭受。（4）爽：傷敗，敗壞。（5）安上而全上：指穩定中央政權，保全黎民百姓。（6）親弟：指漢文帝的弟弟淮南厲王劉長。謀爲東帝：《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淮南王長“歸聚奸人謀逆亂，自稱東帝”。劉長的封地在今安徽淮河以南地區，在長安的東方。劉長謀反後被廢死。（7）親兄之子：指齊悼惠王劉肥的兒子濟北王劉興居。鄉：向。漢文帝三年（前177）濟北王謀反，發兵襲擊滎陽，失敗被殺。（8）見告：被告發。句指吳王劉濞抗拒朝廷法令而被告發。（9）春秋：指年令。春秋鼎盛，即正當壯年。（10）行義未過：行爲得宜，沒有過失。（11）莫大：最大。十此：十倍於此。全句意指吳王等諸侯的實力，要比前述親弟、親兄之子大得多。（12）大國之王：指較大的封國的諸侯王。（13）傅：朝廷派到諸侯國的輔佐之官。相：朝廷派到諸侯國的行政長官。（14）冠：二十歲。古代男子二十歲時舉行冠禮，標誌已成年。天子、諸侯則在二十歲時加冠。（15）稱病賜罷：被以衰病爲由罷免。（16）丞尉：縣官。“丞尉以上”泛指諸侯國之官吏。徧：同“遍”。《漢書》通行本作徧，據《群書治要》改。（17）堯舜：上古傳說中的聖明之君。（18）黃帝：古史傳說中的上古帝王。（19）<bzgwgz_002/bz>（wèi 位）：曬，曬乾。兩句比喻機不可失。二句見《六韜》太公之語，《六韜》是一部講兵法的書。（20）此道：即前引黃帝話中的道理。順：遵循。（21）全安：下全上安。（22）墮：毀棄。骨肉之屬：指同姓諸侯王，他們都是皇帝的親屬。抗：舉。剄：割頭頸。（23）季世：末年。（24）齊桓：齊桓公，春秋時齊國國君，曾多次大會諸侯訂

立盟約，成爲春秋時第一個霸主。（25）匡：匡王，挽救。（26）以上三句的假設是說，如果文帝處於齊桓公的地位（沒有天子之位，沒有有利的時機，沒有天助），便一定不能成爲霸主。（27）曩時：從前，以往。（28）“淮陰侯”八句：淮陰侯即韓信，漢朝建立時封爲楚王，後降爲淮陰侯，因謀反爲呂後所殺；黥布即英布，漢初封爲淮南王，彭越漢初封爲梁王，都因謀反被劉邦所殺；韓信指韓王信，戰國時韓國的後代，漢初封韓王，後投降匈奴反漢；張敖，漢高祖劉邦的女婿，漢初諸侯王趙王張耳的兒子，襲封趙王，後因與趙丞相貫高謀刺劉邦的事有牽連，改封平宣侯；盧綰（wǎn 宛），漢初封燕王，後叛逃匈奴，被封爲東胡盧王，死於匈奴中；陳豨（xī 希），漢初任諸侯國代國丞相，後反漢，自立爲趙王，被殺。這些人都爲異姓諸侯王。（29）亡恙：無病。亡，同“無”。（30）殽亂：混亂。殽，同“淆”。（31）高皇帝：即漢高祖劉邦。併起：一齊起兵反秦。（32）仄室：側室。豫：預。席：憑藉。文帝劉恒自稱高皇帝側室之子，呂後死後，周勃等平定諸呂，劉恒以代王入爲帝。這裡以劉邦同文帝比。（33）中涓：皇帝的親近之臣。劉邦起兵時，任命曹參爲中涓，周勃等亦曾爲中涓。（34）舍人：門客。樊噲等曾爲劉邦舍人。（35）不逮：不及。（36）膏腴：肥沃。王（wàng）：封王，動詞。（37）渥：優厚。（38）角：競爭、較量。臣之：使他們臣服。（39）身封：親自分封。（40）是：指親自分封諸侯之事。（41）諉：推諉，推託。（42）疏：疏遠。指相對於親戚而言，韓信等都是異姓王。（43）親者：指同姓諸侯王。（44）“假令”七句：悼惠王，劉肥，劉邦子，封齊王；元王，劉交，劉邦弟，封楚王；中子，劉邦子如意，封趙王；幽王，劉邦子劉友，封淮陽王，後徙趙；共（gōng 公）王，劉邦子劉恢，封梁王；靈王，劉邦子劉健，封燕王；厲王，即淮南王劉長，厲是諡號。（45）布衣：平民百姓。昆弟：兄弟。句意說同姓諸侯王並不把君臣之義放在眼裡，只是以

平民兄弟的關係看待文帝。淮南厲王即曾稱文帝爲“大兄”。（46）帝制：指仿行皇帝的禮儀制度。（47）爵人：封人以爵位。二句所寫封爵、赦死罪，都是應屬於皇帝的權力。（48）黃屋：黃繒車蓋。皇帝專用。（49）圜（huán）視而起；向四方看。圜，圍繞。起：發生騷亂。（50）馮敬：漢初御史大夫，曾彈劾淮南厲王長。（51）誰與：與誰。領：治理。（52）效：結果。（53）負強而動：憑恃強大發動暴亂。（54）其所以然：指導致這種局面的分封制度。（55）襲：沿襲。這句暗指吳王劉濞。（56）徵：徵象，兆頭。（57）移：改變。這裡有趨向的意思。（58）坦：春秋時人名，以屠牛爲業。（59）芒刃：鋒刃。頓：通“鈍”。（60）排：批，分開。（61）理：肌肝之文理。解（xiè懈）：通“懈”，四肢關節、骨頭之間的縫隙。（62）髀（kuān寬）：上股與尻之間的大骨。髀（bì敝）：股骨。髀髀泛指動物體中的大骨。（63）斤：砍木的斧頭。斤、斧在這裡作動詞用。（64）嬰：施加。（65）跡：追尋。跡前事，總結歷史的經驗。（66）韓信：韓王信，見注（28）。胡：匈奴。（67）因：憑藉。資：資助，供給。（68）用梁：利用封爲梁王的勢力。（69）長沙：長沙王。漢初吳芮被封爲長沙王，子孫世襲。在：同“才”。只。二萬五千戶，指長沙王所統治的戶數。（70）完：保全。（71）勢疏：與皇帝關係疏遠。（72）樊：舞陽侯樊噲。酈：曲周侯酈商。絳：絳侯周勃。灌：潁陰侯灌嬰。（73）以：同“已”。（74）信：韓信。越：彭越。倫：輩。徹侯：爵位名，後避漢武帝劉徹諱改爲通侯，又改爲列侯，只享受封地的租稅，不問封地行政，也不一定住在封地。（75）菹醢（zū租hǎi海）：把人殺死剝成肉醬。（76）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多封諸侯國而減弱每個諸侯國的力量。（77）使以義：使之遵守朝廷法紀。（78）輻（fú福）：車輪中連接輪圈與輪軸的直木。輻湊，歸聚。（79）細民：平民。（80）割地定制：定出分割土地的制度。（81）舉使君之：讓他

們去做空置的諸侯國的國君。（82）削頗入漢者：諸侯王有（因犯罪）而被削地由漢朝中央政府沒收的。頗：大量。因被削之地可能在諸侯國的中心地帶，所以下文有“爲徙其侯國”的做法。（83）爲徙其侯國：把這個侯國遷往他處。（84）數償之：照數償還。即將被沒收的土地還給他們。（85）“一寸之地”四句：意爲天子多封王並非與各諸侯王爭利，而是爲了穩定國家。（86）莫慮不王：不愁不做王。（87）倍畔：背叛。倍，同“背”。（88）利幾：人名，項羽部將，降漢被封爲潁川侯，後反叛被殺。（89）柴奇、開章：人名，兩人均參與淮南王劉長的謀反事件，爲之出謀畫策。（90）鄉：向。（91）赤子：嬰兒。這裡指年幼的皇帝。句意說即使初生的嬰兒繼承帝位，天下也仍然太平。（92）植：扶植。遺腹，遺腹子。句意說讓沒有被皇帝親自立爲太子的兒子繼承帝位。（93）朝：朝拜。委裘：亡君留下的衣冠。句意說舊君已死，新君未立，把亡君的衣冠放在皇座上接受朝拜。一說，謂幼君不勝禮服，坐朝則委裘於地。（94）五業：指上文所說的明、廉、仁、義、聖五項功業。（95）誰憚：憚誰，顧忌什麼。誰，何。（96）瘡（z hǒn g 腫）：腿腳浮腫。（97）脛：小腿。要：腰。（98）指：腳趾。股：大腿。（99）平居：平時。信：伸。（100）搐：抽搐。（101）亡聊：無所依賴。兩句意爲一二個腫著的腳趾一抽搐，就害怕整個身體支撐不住。（102）錮疾：積久不易治的病症。（103）扁鵲：人名，春秋戰國時的名醫。（104）蹠（z h í 直）戾：腳掌扭折。（105）元王：楚元王劉交，劉邦的弟弟。元王之子，楚夷王劉郢客。（106）今之王者：指楚王劉戊。（107）惠王：齊悼惠王劉肥，劉邦子。（108）今之王者：指齊共王劉喜。（109）親者：指文帝的子弟。（110）疏者：指從弟、兄子之子。偁：同“逼”。（111）“可痛哭者”兩句：賈誼《治安策》開首有：“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以長歎息者六……”。這裡節選的一大段，就是“可爲痛哭者一”。

論貴粟疏

〔西漢〕晁錯

【作者小傳】晁錯（前 200 前 154），潁川（今河南禹縣）人，西漢文帝、景帝時期的政治家。初從張恢學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學說。文帝時任太常掌故，曾奉命從故秦博士伏生受《尚書》。後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號“智囊”。景帝即位，任為御史大夫。他堅持“重本抑末”（即重農抑商）政策，主張納粟受爵，建議募民充實邊塞，積極備禦匈奴貴族的攻掠，並進言削藩以鞏固中央集權，得到景帝採納。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諸侯因此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舉兵反叛。景帝畏于七國連兵，遂將其處死。晁錯的著作較為完整的現存有八篇，散見於《漢書》的《爰盎晁錯傳》、《荆燕吳傳》和《食貨志》。他的文章稱為“疏直激切，盡所欲言”，其中《賢良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等，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題 解】西漢建國初期，漢高祖劉邦由於採取了罷兵歸家、抑制商人、輕徭薄賦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連年戰爭而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產逐漸得以恢復。文帝即位後繼續奉行“與民休息”的政策，重視農桑，促進了農業的繁榮和商業的發展。但由此也產生了因商業發展而導致谷賤傷農，大地主、大商人對農民兼併侵奪加劇，大批農民流離失所，階級矛盾日趨激化的社會現象。針對這一問題，晁錯上了這篇奏疏，全面論述了“貴粟”（重視糧食）的重要性，提出重農抑商、入粟於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張，這對當時發展生產和鞏固國防，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本文觀點精闢，分析透徹，邏輯謹嚴，文筆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氣勢和流

暢渾厚的風格。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1），織而衣之也（2），爲開其資財之道也（3）。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4），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5），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6），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7），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8），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9），中人弗勝（10），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11）。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12），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13）。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14）；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15），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16），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17）。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18），履絲曳縞（19）。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20），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21），得以拜爵（22），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23）。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24），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25），複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複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26），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27），乃複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28），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在聖明的君王統治下，百姓不挨餓受凍，這並非是因為君王能親自種糧食給他們吃，織布匹給他們穿，而是由於他能給人民開闢財源。所以儘管唐堯、夏禹之時有過九年的水災，商湯之時有過七年的旱災，但那時沒有因餓死而被拋棄和餓瘦的人，這是因為貯藏積蓄的東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準備。現在全國統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亞于湯、禹之時，又沒有連年的水旱災害，但積蓄卻不如湯、禹之時，這是什麼道理呢？原因在於土地還有潛力，百姓還有餘力，能長穀物的土地還沒全部開墾，山林湖沼的資源尚未完全開發，遊手好閒之徒還沒全都回鄉務農。

百姓生活貧困了，就會去做邪惡的事。貧困是由於不富足，不富足是由於不務農，不從事農業就不能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不能定居就會離開鄉土，輕視家園，象鳥獸一樣四處奔散。這樣的話，國家即使有高大的城牆，深險的護城河，嚴厲的法令，殘酷的刑罰，還是不能禁止他們。人在寒冷的時候，不會等有了輕暖的皮衣才穿；饑餓的時候，也不會等有了美味才吃；饑寒交迫，就顧不上廉恥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兩頓飯就要挨餓，整年不做衣服穿就會受凍。那麼，肚子餓了沒飯吃，身上冷了無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兒子，國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賢明的君主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讓人民從事農業生產，減輕他們的賦稅，大量貯備糧食，以便充實倉庫，防備水旱災荒，因此也就能夠擁有人民。

百姓呢，在於君主用什麼辦法來管理他們，他們追逐利益就象水往低處流一樣，不管東南西北。珠玉金銀這些東西，餓了不能當飯吃，冷了不能當衣穿；然而人們還是看重它，這是因為君主需要它的緣故。珠玉金銀這些物品，輕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裡，可以周遊全國而無饑寒的威

脅。這就會使臣子輕易地背棄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隨便地離開家鄉，盜賊受到了鼓勵，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於攜帶的財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裡，在一定的季節裡成長，收穫也需要人力，並非短時間內可以成事。幾石重的糧食，一般人拿不動它，也不為奸邪的人所貪圖；可是這些東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餓受凍。因此，賢明的君主重視五穀而輕視金玉。

現在農夫中的五口之家，家裡可以參加勞作的不少於二人，能夠耕種的土地不超過百畝，百畝的收成，不超過百石。他們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穫，冬天儲藏，還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勞役；春天不能避風塵，夏天不能避暑熱，秋天不能避陰雨，冬天不能避寒凍，一年四季，沒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際往來，弔唁死者，看望病人，撫養孤老，養育幼兒，一切費用都要從農業收入中開支。農民如此辛苦，還要遭受水旱災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斂，隨時攤派，早晨發命令，晚上就要交納。交賦稅的時候，有糧食的人，半價賤賣後完稅；沒有糧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債納稅；於是就出現了賣田地房屋、賣子孫來還債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們，大的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小的開設店鋪，販賣貨物，牟取利潤。他們每日都去集市遊逛，趁政府急需貨物的機會，所賣物品的價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養蠶織布，穿的必定是華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沒有農夫的勞苦，卻佔有農桑的收穫。依仗自己富厚的錢財，與王侯接交，勢力超過官吏，憑藉資產相互傾軋；他們遨遊各地，車乘絡繹不絕，乘著堅固的車，趕著壯實的馬，腳穿絲鞋，身披綢衣。這就是商人兼併農民土地，農民流亡在外的原因。當今雖然法律輕視商人，而商人實際上已經富貴了；法律尊重農民，而農民事實上卻已貧賤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輕賤的；一般官吏所鄙視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惡顛倒，在

這種情況下，要想使國家富裕，法令實施，那是不可能的。

當今的迫切任務，沒有比使人民務農更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從事農業，關鍵在於抬高糧價；抬高糧價的辦法，在於讓百姓拿糧食來求賞或免罰。現在應該號召天下百姓交糧給政府，納糧的可以封爵，或贖罪；這樣，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農民就可以得到錢財，糧食就不會囤積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納糧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產業的人。從富有的人那裡得到貨物來供政府用，那麼貧苦百姓所擔負的賦稅就可以減輕，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補不足的，法令一頒佈百姓就能夠得益。依順百姓心願，有三個好處：一是君主需要的東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賦稅減少，三是鼓勵從事農業生產。按現行法令，民間能輸送一匹戰馬的，就可以免去三個人的兵役。戰馬是國家戰備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農氏曾教導說：“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牆，有百步之寬貯滿沸水的護城河，上百萬全副武裝的兵士，然而沒有糧食，那是守不住的。”這樣看來，糧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資財，是國家最根本的政務。現在讓百姓交糧買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個人的兵役，這與一匹戰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遠了。賜封爵位，是皇上專有的權力，只要一開口，就可以無窮無盡地封給別人；糧食，是百姓種出來的，生長在土地中而不會缺乏。能夠封爵與贖罪，是人們十分嚮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獻納糧食，用於邊塞，以此換取爵位或贖罪，那麼不用三年，邊地糧食必定會多起來。

（宋心昌）

【注 釋】

(1) 食 (sì 寺) 之：給他們吃。“食”作動詞用。(2) 衣 (yì 益) 之：給他們穿。“衣”作動詞用。(3) 道：途徑。(4) 捐瘠 (jí 吉)：被遺棄和瘦弱的人。捐，拋棄；瘠，瘦。(5) 不避：不讓，不次於。(6) 地著 (zhù 著)：定居一地。《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顏師古注：“地著，謂安土也。”(7) 廩 (lǐn 凜)：米倉。(8) 牧：養，引申爲統治、管理。(9) 石：重量單位。漢制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10) 弗勝：不能勝任，指拿不動。(11) 長 (zhǎng 掌)：養育。(12) 政：同“征”。虐：王念孫以爲當作“賦”。(13) 改：王念孫以爲本作“得”。(14) 倍稱 (chèn 襯) 之息：加倍的利息。稱，相等，相當。(15) 賈 (gǔ 古)：商人。(16) 奇 (jī 基) 贏：利潤。奇，指餘物；贏：指餘利。(17) 阡陌 (qiānmò 千莫) 之得：指田地的收穫。阡陌，田間小路，此代田地。(18) 乘堅策肥：乘堅車，策肥馬。策，用鞭子趕馬。(19) 履絲曳 (yè 業) 縞 (gǎo 搞)：腳穿絲鞋，身披綢衣。曳，拖著。縞，一種精緻潔白的絲織品。(20) 乖迕 (wǔ 午)：相違背。(21) 縣官：漢代對官府的通稱。(22) 拜爵：封爵位。(23) 渫 (xiè 謝)：散出。(24) 損：減。(25) 車騎馬：指戰馬。(26) 大用：最需要的東西。(27) 五大夫：漢代的一種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級中屬第九級。凡納粟四千石，即可封賜。(28) 擅：專有。

上書諫獵

〔西漢〕司馬相如

【作者小傳】司馬相如（前 179 前 117 年），西漢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字長卿。景帝時做過武騎常侍。游梁時結識文士鄒陽、枚乘等，甚為相得。梁孝王死後，相如回蜀，與卓文君相戀成婚，傳為千古美談。因《子虛賦》受到武帝賞識，召用為郎。後來拜為孝文園令，不久因消渴疾（糖尿病）免官家居，死於茂陵。他是漢代最著名的辭賦作家，大賦氣勢磅礴，想像廣闊，詞藻華麗，被揚雄譽為“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

【題 解】本篇題名采自《史記》、《漢書》本傳成句。漢武帝雖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但在迷信神仙、奢靡侈費、貪戀女色、沉緬于遊獵等方面，並不輸于昏君。司馬相如為郎時，曾作為武帝的隨從行獵長楊宮，武帝不僅迷戀馳逐野獸的遊戲，還喜歡親自搏擊熊和野豬。司馬相如寫了這篇諫獵書呈上，由於行文委婉，勸諫與奉承結合得相當得體，武帝看了也稱“善”。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1），捷言慶忌（2），勇期賁、育（3）。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4），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5），輿不及還轅（6），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7），枯木朽枝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8），而羌夷接軫也（9），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10）。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11），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12）。”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漢書》

臣子聽說物有族類相同而能力不一樣的，所以力氣要稱譽烏獲，速度要說起慶忌，勇敢要數到孟賁、夏育。臣子愚蠢，私下認爲人確實有這種力士勇士，獸類也應該是這樣。現在陛下喜歡登險峻難行之處，射獵猛獸，要是突然遇到特別兇猛的野獸，它們因無藏身之地而驚起，冒犯了您聖駕車騎的正常前進，車子來不及掉頭，人來不及隨機應變，即使有烏獲、逢蒙的技術也施展不開，枯樹朽枝全都成了障礙。這就象胡人越人從車輪下竄出，羌人夷人緊跟在車子後面，豈不危險啊！即使一切安全不會有危險，但這類事本來不是皇上應該接近的啊。

況且清掃了道路而後行車，馳騁在大路中間，尚且不時會出現拉斷了馬嚼子、滑出了車鉤心之類事故。何況在密層層的草叢裡穿過，在小丘土堆裡賓士，前面有獵獲野獸的快樂在引誘，心裡卻沒有應付事故的準備，這樣造成禍害也就不難了。看輕皇帝的貴重不以爲安逸，樂於外出到可能發生萬一的危險道路上去以爲有趣，臣子以爲陛下這樣不可取。

聰明的人在事端尚未萌生時就能預見到，智慧的人在危險還未露頭時就能避開它，災禍本來就多藏在隱蔽細微之處，而暴發在人忽視它的時候。所以俗語說：“家裡積聚了千金，就不坐在近屋簷的地方。”這說的雖是小事，卻可以引申到大的問題上。臣子希望陛下留意明察。

（王維堤）

【注 釋】

（1）烏獲：戰國時秦國力士，詳見《范雎見秦王》注（14）。（2）慶忌：吳王僚之子。《吳越春秋》說他有萬人莫當之勇，奔跑極速，能追奔獸、接飛鳥，駟馬馳而射之，也不及射中。顏師古則說他能射快箭。參見《獄中上樑王書》注（57）。（3）賁、育：孟賁、夏育，皆戰國衛人，著名勇士，詳見《范雎見秦王》注（15）。（4）卒（cù促）然：卒同猝。突然。逸材：過人之材。逸，通“軼”，有超越意。這裡喻指兇猛超常的野獸。（5）屬車：隨從之車；顏師古釋作連續不斷的車隊。兩義可並存。這裡是不便直指聖上的婉轉說法。清塵：即塵土。“清”是一種美化的說法。（6）還（xuán玄）：通“旋”。輶：車輿前端伸出的直木或曲木。這裡借指輿車。（7）逢（páng旁）蒙：夏代善於射箭的人，相傳學射於羿。（8）轂（gǔ古）：車輪中心用以鑲軸的圓木，也可代稱車輪。（9）軫（zhěn枕）：車箱底部四圍橫木。也用為車的代稱。（10）銜：馬嚼。轅（jué決）：車的鉤心。銜轅之變：泛指行車中的事故。（11）萬乘：指皇帝。（12）垂堂：靠近屋簷下，坐不垂堂是防萬一屋瓦墜落傷身。《史記·袁盎傳》亦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語。

項羽本紀（節選）

〔西漢〕司馬遷

【作者小傳】司馬遷（前 145？），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先世爲周代史官，父談任漢武帝太史令。司馬遷少時從大儒董仲舒、孔安國學，二十歲後漫遊幾遍全國。武帝元封三年（前 108），得繼父職，他博覽漢室藏書，參以遊歷見聞，在其父累積編次的大量史料基礎上，于太初元年（前 104），開始從事《史記》的編寫。天漢二年（前 99），因替孤軍奮戰、不得已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被處腐刑。在獄中，他仍寫作不輟，出獄後，授大多由宦官充任的中書令。使他更發憤著述，終於在征和初年（前 92）左右，完成了這部巨著。不久即去世，年約六十餘。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自黃帝至漢武帝時三千多年歷史，凡五十二萬餘言，一百三十篇，分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各體有機配合，構成了這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的歷史巨著。

《史記》中文學價值最高的是本紀、世家、列傳三類傳記性作品，這些作品善於抓住人物性格特徵與相互間的矛盾衝突，驅遣史實，結構佈局，既能實錄不訛，又有開合跌宕之致，加以語言峻潔生動，遂能于搖曳變化中將人物刻劃得栩栩如生，故歷來被推崇爲我國傳紀文學的典範、古代散文的楷模。司馬遷也因此成爲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之一。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主持了變更秦曆，創制“太初曆”的工作，

奠定了我國舊曆的基礎。

【題 解】項羽，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蘇宿縣西）人，是秦亡後群雄逐鹿中原時一位失敗的英雄。雖然未成帝業，但他在秦漢之間，曾主宰一時，號為“霸王”；加以司馬遷對他抱有深切的同情，所以將他也列入本紀。

項羽的性格具有強烈的悲劇性。一方面他“力拔山兮氣蓋世”，從二十四歲隨叔父項梁起兵後，一直抗擊著強秦的主力，在多次決定性的戰役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另一方面，他疏於戰略，黯於用人，剛愎自用卻又當斷不斷，企圖以一夫之勇、一己之智來統一天下，終於不可避免地被雄才大略而機巧多詐的劉邦擊敗，以烏江自刎結束了可歌可泣的一生。《項羽本紀》在記敘他一生重大事蹟時，成功地塑造了這一豐滿動人的悲劇性格，顯示了他失敗的歷史必然性；如果與多少帶有喜劇味道的《高祖本紀》對讀，可以見出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良史識見與洞察人心的優秀文學家的天賦。

這裡選錄的一節，歷來標目為《鴻門宴》。在項羽苦戰秦軍主力之際，劉邦卻乘虛直搗秦都咸陽，從此反秦起義轉入了楚漢相爭的歷史對抗。在咸陽附近鴻門的這次宴會，則是這一對抗的發軔與縮影。兵力上占絕對優勢的項羽集團，在這第一回合宴間的唇槍舌劍的交鋒中，就可悲地輸給了弱小的劉邦集團，這正預示了這場對抗的前途，而其原因在司馬遷看來，恰恰在於這段文章中詳細描寫的劉、項二人的性格差異及由此帶來的項氏集團的貌合神離與劉邦君臣的桴鼓相應。明白了這一點，就可知作者在大事紀性質的本紀中，竟用了近兩千字的筆墨描寫這次時僅一天的小小宴

會，決非廢墨閒筆了。如果說在眾多人物有主有從、錯綜複雜的性格衝突的傳神描寫中展示出歷史事件的必然性來，是司馬遷傳記的最大特色，那末《鴻門宴》就是一個典型的範例。至於文中諸人各自的性格特徵，文章的波瀾起伏，材料的取捨安排以及語言的鍛造雅健，讀者自可在閱讀中加以細細的品味。

沛公軍霸上（1），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2）：“沛公欲王關中（3），使子嬰爲相（4），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5），爲擊破沛公軍（6）！”

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7）；沛公兵十萬，在霸上。範增說項羽曰（8）：“沛公居山東時（9），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10）。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11），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12）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13）。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14），‘距關毋內諸侯（15），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16）。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

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17）。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18），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19），籍吏民（20），封府庫（21），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22）。 ” 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23）！”沛公曰：“諾。”於是項伯複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24），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25），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26）。 ” 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27）；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王（28），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29）。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30），謂曰：“君王爲人不忍（31），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32），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33），見樊噲（34），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35），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僕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36），頭髮上指，目眦盡張（37）。項王按劍而跽曰（38）：“客何爲者？”張

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39）。”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鬥卮酒（40）。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41）！”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42）。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43），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44）。’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45）。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46），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47）。”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48），沛公起如廁（49），因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50）。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51），欲獻項王；玉鬥一雙（52），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裡。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53），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54），從酈山下（55），道芷陽間行（56），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裡耳。度我至軍中（57），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58），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59），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60）；玉鬥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61）。”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62），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鬥，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

（63）！豎子不足與謀（64），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

沛公劉邦駐軍在霸上，還沒有得到機會與項羽相見。他的左司馬曹無傷派人對項羽說：“沛公想在關中稱王，讓亡秦之君子嬰作丞相，把秦國的珍寶都占爲己有。”項羽聽了大怒，說：“明天一早，好好犒勞士兵們，讓他們一舉擊潰沛公的部隊。

當時的形勢是，項羽有四十萬軍隊，駐在新豐縣鴻門阪；劉邦才十萬士兵，在霸上。項羽的謀臣範增勸諫他道：“沛公在崤山之東時，既貪財物，又好女色。現在進了關，反而既不取財物，又不近婦女，這說明他的志氣不小啊！我讓人觀望他頂上的雲氣，都結成龍虎之形，呈現出五采祥色，這是天子之氣啊。大王務必儘快將他擊破，千萬不能喪失時機！”

項羽的左尹項伯，是他的族叔，與後來封爲留侯的張良一向交情很深。張良這時跟隨著劉邦。於是項伯就星夜騎馬到劉邦軍中，偷偷地會見張良，把楚營的部置都告訴了他，想叫張良和他一起逃走。項伯說：“千萬不要跟著劉邦一起找死啊！”張良說：“我替韓王韓成護送沛公，現在沛公遇到了急難之事，我如果逃去，就是不義。這事不能不向沛公稟報。”於是張良就進入沛公帳中，把事情一五一十告稟了他。劉邦大驚，說：“這事可怎麼辦呢！”張良說：“誰替大王設下了在關中稱王的計畫呢？”劉邦

回答：“是那淺陋無知的小人勸我說：‘只要憑依函谷關天險，抵拒諸侯，不放他們進關，就可以君臨整個秦中之地’所以我聽從了他。”張良又說：“大王自己估量一下，您的軍隊足以與項羽匹敵嗎？”劉邦沉默了一會兒，說：“本來就不如項羽啊！然而現在又該怎麼辦呢？”張良說：“請允許我去對項伯講，說是沛公不敢背離項王啊！”劉邦問道：“先生又怎麼會和項伯有交情的呢？”張良答道：“還在秦朝時，項伯就和臣交遊，他殺了人，臣設法救了他。所以現在有了急難，他就來告訴我，真是幸虧了他啊！”劉邦又問：“項伯與先生誰年長？”張良說：“項伯比臣年齡大。”劉邦聽了說：“先生替我叫他進來，我可以象對兄長那樣接待他。”張良就又出去，邀請項伯，項伯立刻就進去見劉邦。劉邦恭恭敬敬地捧了一卮酒，祝項伯長壽，並和他約定結為兒女親家，然後說：“我進了關後，亡秦的一切，絲毫也不敢動用，只是把官吏民戶登記成冊，封存了官府的倉庫，一心等待項將軍到來。我之所以要派將士守衛函谷關，只是為了防備那些盜賊出入和意外的變故啊！希望兄長把我的心意詳細轉告，臣決不敢有背項王的恩德啊！”項伯答應了，對劉邦說：“明天一早，您千萬不可不儘早來向項王當面賠罪！”劉邦說：“是！”於是項伯又連夜回去，到了楚軍中，把劉邦的話詳細地稟報了項羽，又說道：“如果不是沛公先攻破關中，您怎麼能輕易進關呢！現在別人立了大功，您反而要去攻擊他，這是不義之舉啊！倒不如趁劉邦效忠之機，好好地對待他！”項王同意了。

第二天清早，劉邦只帶了一百多騎從來拜見項王，到了鴻門，向項羽賠罪道：“臣與將軍協力攻秦，將軍在黃河以北作戰，臣在河南作戰，然而我自己也未料到竟然能先進入關中破秦，得以在此地重見將軍。現在有小人的流言蜚語，企圖使將軍與臣不和。”項羽說：“這是沛公您的左司

馬曹無傷說的，不然，我怎麼會生氣到這種地步呢！”當天項羽就留沛公一起飲酒。項羽、項伯坐西向東；亞父坐北向南亞父，就是范增，意即“次於父”，是項羽對范增的尊稱；沛公坐南向北，張良在東頭面向西，一旁侍奉。飲酒之間，范增多次向項王使眼色，並三次舉起腰間佩帶的玉玦向他示意，要他下決心殺掉劉邦。項羽默默地不理他。於是范增起身離席，到帳外召來項羽的堂弟項莊，對他說：“君王為人下不了狠心，你進去上前祝壽，祝壽畢，就請求作劍舞助興，趁機在坐席上襲擊沛公，殺掉他。如果不這樣，你們這些人將都被劉邦俘虜！”於是項莊就進帳祝壽，祝畢，說道：“大王與沛公飲酒，軍中沒什麼可以助興，請允許臣作劍舞！”項王說：“好吧！”於是項莊就拔劍起舞，項伯一見，也拔劍起舞，並老是用身體遮護沛公，這樣，項莊就找不到機會襲擊。

張良見到這種情景，就出外到營門口招見樊噲。樊噲問：“今天的事情怎樣了？”張良說：“很危急！現在項莊拔劍起舞，不住在沛公身上打主意。”樊噲說：“這事太緊急了，讓我進去，與沛公同生死！”樊噲說完就帶著劍，擁著盾牌，預備進營門。執戟的衛士將戟交叉起來想制止他進營，樊噲側過盾牌向衛士猛撞過去，衛士都被撞倒在地，就這樣樊噲進了軍營。他到宴會帳前，掀開帳帷向西而立，怒目圓睜，瞪著項王，因為憤怒頭髮都豎了起來，眼眶都裂開了。項王一見，手按佩劍，由跪坐而挺身，說：“這是什麼人？”張良說：“這是沛公的車右侍衛樊噲啊！”項王說：“真是位壯士，賜他一卮酒。”於是左右就給了樊噲一卮酒。項王又說：“賜給他豬腿！”左右就又給了他一隻生豬腿。樊噲就將盾牌倒扣在地下，把豬腿放在上面，拔出佩劍切開豬腿大吃起來。項王又稱讚道：“壯士！還能再飲酒嗎？”樊噲說：“臣即使死也不避，一卮酒又哪裡值得推辭！臣想那秦王懷有虎狼般的兇殘之心，殺人唯恐不能殺絕，用刑罰

懲處人，唯恐不能用其極，天下人都叛離他。楚懷王與各位將軍約定道：

‘誰先擊破秦軍攻入秦都咸陽，誰就據有秦地。現在沛公先破秦，攻入咸陽，而他一絲一毫不敢據爲己有，封閉了宮室，撤軍還霸上，而等待大王到來。其所以要派遣將士守衛函谷關，只是防備那些盜賊進出與意外之變啊，沛公這樣勞苦功高，大王卻非但不給予封侯的重賞，反而聽信小人的讒言，企圖誅殺有功之人，這樣做，是亡秦的繼續啊！臣私下以爲太不合適了。’項王無言可對，就說：“坐！”樊噲就在張良旁邊坐下。坐了一會兒，劉邦起身離席上廁所，接著就把樊噲也招了出來。

劉邦出來後，項王又派都尉陳平召他進來。劉邦聞召，對自己的部屬說：“現在雖已出來了，但未向項王辭別，這可怎麼辦？”樊噲說：“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可拘泥小節，講求大節的人不必計較瑣細的禮讓。現在人家正像屠宰用的刀砧，我們就象砧上待人宰割的魚肉，還告辭什麼呢？”於是劉邦就離營而去，卻命張良留下辭謝。張良問：“大王來的時候帶了什麼禮物？”劉邦說：“我帶了一雙玉璧，預備獻給項王；一雙玉鬥，打算送給亞父。不料正碰到項王震怒，所以沒敢獻出，先生替我獻上吧！”張良說：“臣恭領大王之命。”當時，項王的軍隊在鴻門，劉邦的部隊在霸上，相距四十裡路。劉邦丟下了車仗騎從，脫身後自己一人騎馬，和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這四人持劍擁盾快步小跑一起從酈山下取道芷陽縣抄小路回軍。臨行前，劉邦對張良說：“從這條小路到我軍駐地，不過二十裡罷了。先生估計我到了軍中，再進去見項王。”劉邦走後，張良揣度他們已從小路到了軍中，就回進項羽營帳，賠罪道：“沛公飲多了，抗不住酒力，不能向大王面辭了，所以特地命小臣張良恭捧一雙玉璧，再拜進獻在大王駕前；又有玉鬥一雙，再拜奉進在范大將軍駕前。”項王問道：“沛公現在哪裡？”張良說：“聽說大王有意找他麻煩，已脫身獨自

回去，現在已經回到軍中了吧！”於是項王就受下了玉璧，放在座上，範增也接過玉鬥，卻拋在地下，拔出佩劍將玉鬥斫碎，然後沖著項莊指桑罵槐地說：“唉，無知的小子，根本不能和你一起謀事！將來奪取項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劉邦啊！我們從今日起就可算已被他俘虜了啊！”

劉邦回到軍中，立刻殺了曹無傷。

（趙昌平）

【注 釋】

（1）沛公：即劉邦，起義於沛縣（今江蘇省沛縣），稱沛公。霸上：即灞水西之白鹿原，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霸”又作“灞”。（2）左司馬：武官名。《漢書·王莽傳》張晏注：“月爲刑，司馬主武又典天，故使主威刑也。”（3）王（wàng 旺）：此用作動詞，稱王。關中：具體說法不一。均指函谷關內地區，相當於今陝西省地區。（4）子嬰：秦二世胡亥的堂兄弟，趙高逼殺胡亥後，立子嬰爲王。劉邦破武關，子嬰降，後爲項羽所殺。（5）饗（xiǎng 想）：犒勞酒食。（6）爲（wéi）：使。（7）新豐：秦驪縣，劉邦稱帝后改稱新豐，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東。鴻門：阪名，在新豐東十七裡，今名項王營。（8）範增：居剿（今安徽省巢縣東。剿音巢）人，年七十輔項羽稱霸諸侯，項羽尊爲“亞父”，多次勸諫項羽殺沛公以絕後患，項羽不聽。後沛公使反間計，項羽疑他有二心，範增遂憤而離去，中途疽發於背而死。（9）山東：戰國時稱秦以外六國之地爲山東，因其地在崤山（在今河南洛寧縣西北）之東。（10）天子氣：古人以雲氣附會人事，說王者頭上有天子氣，上幾句所述都是天子

氣的徵象。《史記·高祖本紀》載，秦始皇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壓之，劉邦自疑應於自己，就逃亡到芒、蕩山澤岩石之間。其妻卻能不費力地找到他。劉邦問是何道理，其妻答曰：“季（劉邦字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可與此互參。（11）左尹：楚國官名，令尹（丞相）之佐。項伯：項羽的族叔，名纏，後封射陽侯。（12）留侯張良：字子房，韓國貴族子弟，韓亡，曾結義士在博浪沙刺殺秦始皇，未遂。初投陳勝，又投項梁，依韓王韓成，後為劉邦謀士，封留侯。《史記·留侯世家》載，張良居下邳時，項伯曾因殺人，投奔張良避匿，所以這裡說項伯與張良“素善”。（13）“臣為”句：《史記·留侯世家》載，沛公從洛陽出轅轅山，攻下韓十餘城，於是令韓王留守陽翟，而與當時還在韓王麾下的張良一起西進擊秦。這是因為沛公與張良先前早就互相欽慕之故。這裡說“為韓王使”，是婉委說法，說明此時張良尚未正式歸劉。（14）鯀（鄒 z h ō u）生：淺陋無知之小人。說（s h u ì），勸說他人聽從己見。（15）距：通“拒”。內：通“納”。（16）活之：使之活，活字使動用法。（17）要：同邀。（18）卮：盛酒的圓形器皿。（19）秋豪：豪通毫。秋毫是新秋時獸類新生的絨毛，喻細小。（20）籍：用作動詞，登記於簿籍。（21）府庫：官府儲存財物兵甲的倉庫。（22）倍：同“背”。（23）蚤：同早。謝：賠罪。（24）從：跟從、隨從。騎（j ì）：名詞，一人一馬為一騎。（25）戮力：協力。（26）卻：同隙，嫌隙。（27）東向坐：坐西朝東，以下三句“南向”、“北向”、“西向”，以此類推。古人室內座席以東向為尊，應讓賓客坐，其次南向、北向、西向。項羽自己東向坐，讓范增南向、劉邦北向、張良西向，是有意簡慢以示威勢之意。參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八“東向坐”條。（28）目：用作動詞，使眼色。（29）玉玦（j u é 決）：玉器名，環狀而有缺。玦、決諧音，范增以玉玦向項羽示意，是要他下決心。（30）項莊：項羽的堂兄弟。（31）不忍：

下不了狠心，即有仁慈之心。《史記·淮陰侯列傳》記韓信對劉邦說，項羽“見人慈愛恭敬，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但無大決斷，這是“婦人之仁”。範增此處說項羽“不忍”是下論上的委婉說法，其實隱含韓信之意。這點正是鴻門宴以項羽喪失時機為結局的關鍵所在。（32）翼蔽：翼，羽翼，此用作狀語。蔽，遮護。翼蔽即如鳥之張翼護蔽之。（33）軍門：古時軍營樹兩旗為門，稱軍門。（34）樊噲（k u à i 快），沛人，原為屠狗者，與劉邦一起起義，軍功卓著，後封舞陽侯。（35）交戟：戟，長柄兵器。交戟，以戟交叉，以禁止出入。（36）瞋（c h ē n）目：怒目圓睜。（37）眄（z ì 恣）：眼眶。（38）跽（j ì 技）：古人席地坐，雙膝著地，兩股貼雙腳跟；直身，股離腿跟為跪；跪而挺腰為跽，故跽又稱“長跪”。跽便於躍起，這裡表示有所戒備。（39）參乘：坐車右侍衛者，參又作驂。（40）鬥卮酒：近人李笠說，一卮受酒四升，不得雲“半卮酒。並以《漢書·樊噲傳》“賜之卮酒”而無“鬥”字證之。說見《史記訂補》。可備一說。（41）彘（z h ì 至）肩：豬腿。（42）啗（d à n 旦）：同啖，吃。（43）舉：與下句的“勝”，都為盡之意。（44）“懷王”兩句：《史記·高祖本紀》：“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範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此即指其事。懷王：戰國時楚懷王之孫，名心，楚亡後，在民間為人牧羊。秦二世二年（前 208）六月，項羽之叔父項梁為從民望，訪得之立以為楚懷王，實為傀儡。咸陽：秦都，在今陝西省長安縣東之渭城古址。（45）以上數句，重複前沛公對項伯語，是以重複為強調的修飾手法，《史記》常用。又，這也許是張良教樊噲說的，此見彼略，也是《史記》常用手法。（46）細說：小人之言。（47）竊：私下。（48）須臾：一會兒。（49）如：往。（50）都尉：武官名。陳平，陽武戶牖鄉（今河南蘭考縣境內）人，始從魏王魏咎，又從項羽，均未見重用，於是投劉邦，屢出奇

計，建大功，後封曲逆侯，並為漢丞相。平定諸呂，安定劉氏，主要是由他策劃的。（51）璧：平圓形、中間有孔的玉器。（52）玉鬥：玉制鬥狀酒器。（53）置：留下。（54）夏侯嬰：複姓夏侯，名嬰，沛人，從劉邦起義，後以功封汝陰侯。靳彊：劉邦屬下，後封汾陽侯。紀信：劉邦屬下，為將軍，形貌酷似劉邦。後滎陽之戰，劉邦被項羽圍困，他假扮劉邦誑楚軍，被俘燒死。步走：偏正結構，步修飾走，徒步快走。（55）酈山：即驪山，在鴻門西。（56）芷陽：秦縣名，故治在今陝西省長安縣東霸川上的西阪。間（j i à n見）行：間，空隙，間行，找空隙穿行，這裡是抄小路之意。（57）度（d u ó奪）：估計。（58）間至軍中：由小路回到軍營。這是張良的揣測。（59）枵杓：“枵”同“杯”，杓音勺，都是酒器，此指酒。（60）再拜：兩次拜獻，極示尊敬。足下：古代下對上、或同輩間的敬詞，意思是不敢與被稱者對等。（61）奉：同捧。再拜奉，與上文“再拜獻”都是枵詞，獻意更重，故用之於項羽；奉意略輕，故用於範增。如合言“奉獻”，則二字義相通。由此可見《史記》語言之精確。大將軍，指范增。（62）督過：責備，找岔子。（63）唉：音嘻，或音“海”平聲，歎恨之聲。（64）豎子：小子。

周亞夫軍細柳

〔西漢〕司馬遷

【題解】本文是《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中的一節。絳侯周勃是漢開國功臣。諸呂危劉時，他與丞相陳平共謀誅諸呂，立孝文皇帝。周亞夫是周勃之子，先為河內守，因其兄絳侯勝之有罪，以賢封為條侯，續絳侯後。曆仕文帝、景帝兩朝，曾任河內郡太守、中尉、太尉、丞相等職。以善於將兵、直言持正著稱。後因得罪景帝下獄，絕食而死。本文即記載他為河內守駐軍細柳時的一段事蹟。

漢文帝親自勞軍，到了霸上和棘門軍營，可以長驅直入，將軍及官兵騎馬迎送。而到了細柳軍營，軍容威嚴，號令如山，即使是皇上駕到，也不准入營。作者以對比、反襯的手法，生動地刻劃了一個治軍嚴謹、剛正不阿的將軍形象。“細柳”也成了後人詩文中形容軍中常備不懈、軍紀森嚴的常用典故。

文帝之後六年（1）匈奴大入邊（2）。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3），軍霸上（4）；祝茲侯徐厲為將軍（5），軍棘門（6）；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7），軍細柳（8）；以備胡

上自勞軍（9）。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10），銳兵刃，彀弓弩（11），持滿（12）。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13）：“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

乃使使持節詔將軍（14）：“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15）：“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16）。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17）：“介冑之士不拜（18），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19）。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呼，此真將軍矣！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20）。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史記》

漢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大規模侵入漢朝邊境。於是，朝廷委派宗正官劉禮爲將軍，駐軍在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駐軍在棘門；委派河內郡太守周亞夫爲將軍，駐軍細柳，以防備胡人侵擾。

皇上親自去慰勞軍隊。到了霸上和棘門的軍營，長驅直入，將軍及其屬下都騎著馬迎送。旋即來到了細柳軍營，只見官兵都披戴盔甲，兵器銳利，開弓搭箭，弓拉滿月。皇上的先行衛隊到了營前，不准進入。先行的衛隊說：“皇上即將駕到。”鎮守軍營的將官回答：“將軍有令：‘軍中只聽從將軍的命令，不聽從天子的詔令。’”過不多久，皇上駕到，也不讓入軍營。於是皇上就派使者拿了天子的憑證去告訴將軍：“我要進營慰勞軍隊。”周亞夫這才傳令打開軍營大門。守衛營門的官兵對跟從皇上的武官說：“將軍規定，軍營中不准縱馬賓士。”於是皇上也只好放鬆了韁繩，讓馬慢慢行走。到了大營，將軍亞夫手持兵器，長揖到地說：“我是

盔甲在身的將士，不能跪拜，請允許我以軍禮參見。”皇上爲之動容，馬上神情嚴肅地俯身靠在車前橫木上，派人致意說：“皇帝敬重地慰勞將軍。”勞軍禮儀完畢後辭去。

出了細柳軍營的大門，許多大臣都深感驚詫。文帝說：“啊！這才是真正的將軍了。剛才霸上、棘門的軍營，簡直就像兒戲一樣，那裡的將軍是完全可以通過偷襲而俘虜的，至於周亞夫，豈是能夠侵犯他的嗎？”長時間對周亞夫讚歎不已。過了一個多月，三支軍隊都撤防了，文帝就任命周亞夫做中尉。

（黃屏）

【注 釋】

（1）文帝：漢高祖劉邦之子劉恒，西元前 180 至西元前 157 年在位。呂後死後，周勃等平定諸呂，他以代王入爲皇帝。在位期間，執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減輕地稅、賦役和刑獄，使農業生產有所恢復發展，又削弱諸侯勢力，以鞏固中央政權。舊史家把他與景帝統治時期並舉，稱“文景之治”。後六年，即後元六年（西元前 158 年）。（2）匈奴：我國古代北方的遊牧民族。（3）宗正：官名，負責皇族內部事務的長官。（4）霸上：古地名，一作灞上，又名霸頭，因地處霸水西高原上得名，在今陝西西安市東。（5）祝茲侯：封號。（6）棘門：原爲秦宮門，在今陝西咸陽東北。（7）河內：郡名，今河南北部地方。守，郡的行政長官。（8）細柳：古地名，在今陝西省咸陽西南，渭河北岸。（9）上：指漢文帝。（10）被：通“披”。（11）彀（gòu 夠）：張滿弓弩。弩（nǔ）：用機括發

箭的弓。（12）持滿：把弓弦拉足。（13）軍門都尉：守衛軍營的將官，職位略低於將軍。（14）節：符節，皇帝給的憑證。（15）壁門：營門。車騎：漢代將軍的名號。（16）按：控制。轡：馬韁繩。（17）揖：拱手行禮。（18）介：鐵甲；冑：頭盔。《禮記·曲禮》：“介者不拜。”（19）式車：式通“軾”，俯身靠在車前的橫木（軾）上，表示敬意。（20）中尉：負責京城治安的武官。

廉頗藺相如列傳

〔西漢〕司馬遷

【題 解】《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原是以廉頗、藺相如為主，兼及趙奢、李牧等人的合傳。這裡選的是原傳的前一部分，集中記敘了“完璧歸趙”、“澠池之會”、“負荊請罪”三個著名的歷史故事。

文中著重刻畫了藺相如智勇與不畏強暴的形象。前二則頌揚了他在對外鬥爭中，面對強敵，臨危不懼，不辱使命，維護國家尊嚴之績。後一則表現他在處理內部關係上，“先國家之急”，顧大局，識大體，和不計私仇，忍辱含垢之德。當時，秦國正以強大的軍事實力進行兼併六國的戰爭。而此時秦正準備集中力量對付楚國。趙國在六國當中居於強國，秦未敢輕易對趙國用兵。這種客觀情況，使藺相如的兩次外交活動，具有了勝利的可能條件。文中也讚揚了廉頗勇於改過的豪邁氣概和磊落胸懷。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1），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2），拜爲上卿（3），以勇氣聞于諸侯（4）。相如者（5），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6）。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7）。秦昭王聞之（8），使人遺趙王書（9），願以十五城請易璧（10）。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11）；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12），未得。

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13）。臣舍人相如止臣（14），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15），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于趙王（16），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17），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18）。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19），則幸得脫矣（20）。’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21）？”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22）；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23），甯許以負秦曲（24）。”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25），臣願奉璧往使（26）。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見相如（27），相如奉璧奏秦王（28）。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29），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30），倚柱，怒發上衝冠（31），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32），趙王悉召群臣議（33），皆曰：‘秦貪，負其強（34），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35），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歡（36），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37），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38）。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39）。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40），禮節甚倨（41）；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

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42），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相如持其璧睨柱（43），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44），召有司案圖（45），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46）。

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47），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48）。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49），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50）。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51），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52），從徑道亡（53），歸璧于趙。

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54），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55）。臣誠恐見欺于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56）。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57），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58）。唯大王與群臣熟計議之（59）！”

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60）。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61），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62），畢禮而歸之（63）。

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64），使不辱于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
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65）。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66）。明年，複攻趙，殺二萬人。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67），欲與王爲好（68），會於西河外澠池（69）。
趙王畏秦，欲毋行（70）。廉頗、藺相如計（71），曰：“王不行，示趙
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72）：“王行，
度道裡會遇之禮畢（73），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
王，以絕秦望（74）。 ” 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75），請奏瑟（76）。 ” 趙
王鼓瑟（77）。秦禦史前（78），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
令趙王鼓瑟。” 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79），請奏盆甗
秦王（80），以相

娛樂。”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甗，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
甗。。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81）！” 左右欲
刃相如（82），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83）。於是秦王不懌（84），爲
一擊甗。。相如顧召趙禦史（85），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甗。”
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86）。 ” 藺相如亦曰：“請以秦
之咸陽爲趙王壽（87）。 ” 秦王竟酒（88），終不能加勝於趙（89）。趙亦
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90）。

既罷（91），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92）。

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93），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94），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95）：“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96）。已而相如出（97），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

於是舍人相與諫曰（98）：“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99），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100），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101），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102），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103）？”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104），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105），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106）。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

廉頗聞之，肉袒負荊（107），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108），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109）！”

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110）。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史記》

廉頗是趙國的傑出將領。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任趙國的大將，領兵攻打齊國，大敗齊軍，奪取了陽晉，被封爲上卿，憑著他的勇氣聞名于諸

侯。

藺相如是趙國人，是趙國宦官頭領繆賢的門客。

趙惠文王時，得到楚國的和氏璧。秦昭王知道了這事，派人送給趙王一封信，表示願意拿十五座城請求換這塊璧。趙王同大將軍廉頗等大臣商議：想把璧給秦國，恐怕不能得到秦國的城，白白地受騙；想不給，就擔憂秦國發兵打來。計策定不下，想找一個能夠出使答覆秦國的人，也沒找到。

宦官頭領繆賢說：“我的門客藺相如可以出使。”趙王問：“你怎麼知道他能夠勝任呢？”繆賢回答說：“我曾經犯過罪，私下打算逃亡燕國。我的門客藺相如阻止我，說：‘您怎麼知道燕王會收容您呢？’我告訴他說：‘我曾跟隨大王同燕王在邊境上會過面。燕王背地裡握著我的手，說：願意和你交個朋友。憑此而曉得他，所以打算前往。’藺相如對我說：‘那時趙國強而燕國弱，而且您又受趙王寵愛，所以燕王要同你結友。現在您是要背叛趙國去投奔燕國，燕國畏怕趙國，勢必不敢收留您，而會把您捆綁起來送回趙國的。您不如袒露身體伏在刑具上請求恕罪，或許能得到赦免。’我聽從了他的計策。幸運得很，大王也赦免了我。我私下認為，這個人是 個勇士，有智謀，適宜擔任這個差使。”

於是趙王召見藺相如，問相如說：“秦王要拿十五座城來換我的和氏璧，可不可給？”相如說：“秦國強而趙國弱，不可不答應。”趙王說：“要是拿了我的璧，不給我們城怎麼辦？”相如說：“秦國用城來換璧，要是趙國不答應，理虧在趙國；趙國給了璧，要是秦國不給趙國城，理虧

在秦國。權衡這兩種對策，寧可答應他，而讓秦國擔負理虧的責任。”趙王問：“誰可出使呢？”相如說：“大王果真沒有合適的人，我願意捧璧前往出使。等城給了趙國，我就把璧留給秦國；如果城不給，我保證完整無缺地把璧送回趙國。”趙王於是就派藺相如捧護寶璧西行到秦國去。

秦王高坐在章台宮裡接見藺相如。相如捧護寶璧進獻給秦王，秦王非常高興，把寶璧傳遞給姬妾和左右侍臣觀賞，左右的人都高呼萬歲。相如看出秦王沒有誠意把城交付給趙國，就上前說：“這璧上有點小斑疵，請讓我指給大王看。”秦王把璧遞給相如，相如趁此拿過璧，倒退幾步站住，靠著殿柱，怒髮衝冠地對秦王說：“大王想得到璧，派人送信給趙王，趙王把所有的大臣全都召集起來商議，都說：‘秦國向來貪婪，倚仗自己勢力大，想拿空話來賺取璧，給趙國的城恐怕得不到。’商議的結果都不願把璧給秦國。我卻認為普通百姓之間的交往，尚且不相互欺騙，何況秦是個大國呢？而且爲了一塊璧的緣故，惹得強大的秦國不高興，也不值得。趙王聽了我的話，於是齋戒五天，才派我捧璧出使，在朝廷上拜送了國書。爲什麼這樣呢？是爲了尊重大國的威嚴而表示恭敬啊。現在我來此，大王只在普通的殿堂裡接見我，禮節甚爲傲慢；拿到璧，又遞給嬪妃們傳看，以此來戲弄我。我看大王沒有誠意把城償付給趙國，所以我又重取回了璧。如果大王一定要逼迫我，我的頭顱今天就跟這塊璧一起撞碎在殿柱上了！”

相如舉著璧，斜瞅著殿柱，準備向殿柱撞去。秦王害怕他撞碎寶璧，於是婉言道歉，堅決請求他不要這樣。召喚主管版圖的官吏來察看地圖，指劃著從這裡到那裡十五座城劃給趙國。

相如料想秦王只不過是用欺詐的手段假裝作要給趙國城邑，其實是不會得到的，就對秦王說：“和氏璧，是天下公認的寶物。趙王害怕你們，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了五天。現在大王您也應該齋戒五天，在朝廷上設九賓大禮，我才敢獻上寶璧。”秦王估計這事，終究不能強奪，就答應齋戒五天。安置相如住在廣成賓館。

相如預料秦王雖然齋戒了，必定不守信用，不願把城給趙國。於是就派他的一個隨從穿著粗布便衣，懷揣著那塊璧，從小路逃走，把璧送回趙國。

秦王齋戒五天以後，就在大殿上設下九賓大禮，招請趙國的使臣藺相如。相如到來，對秦王說：“秦國從穆公以來二十多位國君，未曾有過堅守信約的。我實在怕被大王欺騙而辜負了趙國，所以叫人把璧送回去了。如今抄小路已到趙國了。好在秦國強而趙國弱，大王只要派一個小小使者到趙國，趙國立刻就會把璧送來。現在憑秦國這樣的強大，要是先把十五座城割給趙國，趙國怎敢留下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騙大王的罪過該受懲罰，我請求受湯鑊之刑。只是希望大王您和各位大臣仔細考慮這件事！”

秦王和群臣們聽後，面面相覷，“嘻”地都發出驚怪聲。左右侍衛有的想把相如拉出去處死，秦王忙說：“現在殺了相如，終究得不到寶璧，卻斷絕了秦國和趙國的友好關係。倒不如趁此機會好好款待他，讓他回趙國去。趙王難道會因為一塊璧的緣故欺騙秦國嗎？”終於在朝廷上接見了相如，儀式完畢之後就送他回了趙國。

相如回國以後，趙王認為他是個賢能的大夫，奉命出使不受諸侯國的欺侮，就任命他作上大夫。結果秦國也沒割城給趙國，趙國也始終沒有把璧給秦國。

在這以後，秦國攻打趙國，奪取了石城。第二年，又攻打趙國，殺了二萬人。

秦王派遣使臣告訴趙王，想同趙王和好，約他在黃河以西的澠池相會。趙王害怕秦國，想不去。廉頗、藺相如商議後對趙王說：“大王不去，就顯得趙國太軟弱而膽怯了。”趙王於是決定赴會。由藺相如隨從。廉頗送到邊境，與趙王拜別說：“大王此行，估計全部行程和會見的禮節完畢，到回來，不過三十天。三十天不回來，那就請允許立太子為王，以斷絕秦王要脅的念頭。”趙王答應了他。於是和秦王在澠池相會。

秦王喝酒喝到暢快時，說：“我私下聽說趙王愛好音樂，請彈彈瑟吧。”趙王只好為他彈瑟。秦國的史官上前記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趙王相會飲酒，令趙王彈瑟。”這時藺相如走上前去說：“我們趙王也私下聽說秦王善於演奏秦國樂曲，請允許我獻上瓦盆給秦王敲，以此相互娛樂。”秦王大怒，不答應。於是相如上前獻上瓦盆，接著跪下請求秦王。秦王不肯敲瓦盆。相如說：“在這五步之內，請讓我把頭頸裡的血濺到大王身上！”秦王左右侍衛要殺相如，相如瞪著眼怒視他們，侍從都被嚇退了。於是秦王很不高興，為趙王敲了一下瓦盆。相如回頭招呼趙國的史官寫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給趙王敲瓦盆。”秦國的大臣們說：“請用趙國的十五座城為秦王祝福。”藺相如也反擊道：“請用秦國的國都咸陽為趙王祝福。”秦王直到酒宴完畢，始終沒有在趙國頭上占到上風。趙國這期間

也大規模地部署軍隊來防備秦國進攻，秦國不敢輕舉妄動。

澠池之會結束後，趙王回到趙國，因為藺相如功勞大，封他為上卿，位次在廉頗之上。

廉頗說：“我身為趙國的大將，有攻城野戰的大功；而藺相如僅憑著口舌立了點功，位次卻在我之上。況且相如本來是個微賤之人。我感到羞恥，不甘心位居他之下。”並公開揚言說：“我見了藺相如，定要羞辱他。”相如聽說了這話，不肯和他見面。相如每逢上朝時，常常推託有病，不願跟廉頗爭位次的先後，後來相如出門，望見廉頗，他就調轉車繞道回避。

於是，相如的門客們都勸相如說：“我們之所以離開親眷家人來侍奉您，只是仰慕您的高尚德行啊。現在您和廉頗職位相同，廉將軍公然說一些無禮的話，您卻害怕而躲避他，恐懼得太過分了。平常的人對此尚且會感到羞恥，何況身為將相的人呢！我們這些人沒用，請讓我們走吧！”藺相如堅決挽留他們說：“諸位看廉將軍的威風比秦王怎麼樣？”門客們回答說：“自然不如秦王。”相如說：“憑著秦王那樣的威風，可是我藺相如公開在朝廷上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們。我雖然無能，難道會單怕廉將軍嗎？但我想，強暴的秦國之所以不敢對趙國施加武力，只因為有我們兩個人在。假如兩虎相鬥，勢必不能同存。我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把國家的急難放在前頭而把個人的仇怨放在後頭啊。”

後來廉頗聽到這話，就光著膀子背上荊條，由門客引導著到相如府上賠罪，說：“我這粗野鄙賤的人，不知道將軍您竟寬容我到了這種地步啊！”

兩人終於彼此和好，成了同生共死的朋友。

（蓋國梁）

【注 釋】

（1）趙惠文王：趙武靈王的兒子，趙國第七個君主，在位三十三年（前 298 前 266）。惠王十六年即前 283 年。（2）陽晉：齊邑，在今山東省荷澤縣西北四十七裡。別本多作晉陽，誤。晉陽在今山西省，原屬趙國，非從齊國攻取得來。（3）拜：授官。卿：周天子及諸侯所屬高級官職的通稱，分上、中、下三級。上卿，相當於後來的宰相。（4）以勇氣：《後漢書》李賢注引《戰國策》：“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5）藺（lìn 吝）：姓。（6）宦者令：宦官的首領。繆（miào 妙）賢：宦者令的姓名。舍人：派有職事的門客。（7）和氏璧：楚人卞和在山中得到一塊玉璞（含有玉的石塊），獻給楚厲王。厲王派玉工鑒別，說是石。厲王以爲他詐騙，截去他左足。武王立，他又去獻玉璞，玉工仍說是石，再截去他的右足。文王立，卞和抱著玉璞在山中號哭。文王知道後，派玉工剖璞，果得寶玉，因稱曰：“和氏璧”。事載《韓非子·和氏篇》。和氏璧具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視之色白的變彩特徵，據今地質專家考實，其產地在神農架海拔三千米高處的板倉坪、陰峪海地帶。今月光石與其相吻合。（8）秦昭王：即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前 306 前 251）。（9）遺（wèi 畏）：送。（10）易：交換。（11）徒：白白地。見欺：被欺。（12）使報：出使答覆。（13）竊計：暗中打算。亡走燕：逃到燕國去。亡，逃。走，跑。（14）止：勸阻。（15）會境上：在趙燕兩國的邊境上相會。（16）

幸：得寵。（17）亡趙走燕：逃離趙國，投奔燕國。（18）束君歸趙：
捆綁您送回趙國。（19）肉袒（tǎn 坦）：解衣露體。斧質：腰斬犯人的
刑具。質，同鑕。承斧的砧板。《漢書·項籍傳》顏師古注：“質，謂砧
也。古者斬人，加於砧上而斫之也。”（20）幸：幸而。得脫：得到赦免。
（21）寡人：寡德的人，舊時君主自稱的謙詞。不（fǒu 否）：通否。（22）
曲：理虧。（23）均之二策：衡量予璧不予璧兩個計策。均，同鈞，權衡。
（24）負秦曲：使秦擔負理虧的責任。（25）必：確實。（26）奉：同捧。
（27）章台：秦離宮中的台觀之一，故址在今陝西省長安縣故城西南角的
渭水邊。（28）奏：進獻。（29）瑕：小班點。（30）卻立：倒退幾步
站立。（31）怒發上衝冠：頭髮因怒豎起，頂起帽子。形容極其憤怒。（32）
發書：發信。（33）悉：全，都。（34）負：憑仗。（35）布衣之交：
百姓之間的交往。古代平民以麻布、葛布為衣，故稱。（36）逆：拂逆，
觸犯。（37）齋戒：一種禮節，古人在舉行典禮或祭祀之前，須先沐浴更
衣，不茹葷酒，靜居戒欲，以示虔誠莊敬，稱齋戒。（38）書：國書。庭：
通“廷”，朝廷。（39）嚴：尊重。修敬：表示敬慕。此謂齋戒、拜送、
修敬、皆是臨時設辭，以斥責秦王之倨。（40）列觀（guàn 貫）：一
般的台觀。此指章台。秦對趙使不尊重，故不在朝廷接見。（41）倨（jù
劇）：傲慢。（42）急：逼迫。（43）睨（nì 膩）：斜視。（44）辭
謝：婉言道歉。固請：堅決請求。（45）有司：官吏的通稱。古時設官分
職，各有專司，因稱官吏為有司，此指專管國家疆域圖的官吏。案圖：查
明地圖。（46）都：城。（47）度（duó 奪）：忖度，推測。特：只，
只是。詐：詭計。佯為：假裝作。（48）共傳：公認。（49）設九賓：
古時外交上最隆重的禮儀。《史記集解》引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
儀。”索隱：“《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朝會大典由
儋相九人依次傳呼接迎賓客上殿。賓，同儋。儋相即贊禮官。（50）舍：

安置，留宿。廣成：賓館名。傳（z h u à n 篆）：賓館。（51）決負約：必然違背信約。（52）衣（yì 藝）褐（hè 曷）：穿上粗麻布短衣。謂裝作平民。（53）徑道：小路。（54）繆公：即秦穆公，秦秋五霸之一。秦從繆公起開始強大，到昭王共二十二君。（55）堅明約束：堅守信約。（56）間（j i à n 件）：間行，秘密離去。（57）一介之使：一個小小的使臣。（58）就：承受。湯鑊（h u ò 或）：煮湯的大鍋。就湯鑊，意謂願受烹刑。（59）唯：希望。熟：仔細、再三之意。（60）嘻：驚怪之聲。（61）因：就此，順勢。（62）廷見：在朝廷上正式接見。（63）歸之：使之歸，送相如回去。（64）大夫：官名，分上、中、下三等。相如奉命使秦，按照當時外交上的通例，當已取得大夫之銜。（65）此上寫完璧歸趙。（66）石城：趙國地名，在今河南省林縣西南八十五裡。拔石城，時在趙惠文王十八年（前 281）。（67）使使者：派遣使者。（68）爲好：結好。（69）西河：黃河以西，指今陝西省渭南地區黃河以西之地。澠（m i ǎ n 免）池：戰國時韓邑，後屬秦，即今河南澠池縣。故治與澠池水發源處南北相對，澠池在西河之南，就趙國的方位而稱“外”。澠池之會，時在趙惠王二十年（前 279）。（70）欲毋行：想不去。（71）計：商議。（72）訣：辭別，告別。（73）道裡：行程。會遇之禮：相見會談的儀式。（74）絕秦望：斷絕秦國的奢望。（75）好（h à o 浩）音：愛好音樂。（76）瑟：同琴相似的一種樂器，通常有二十五弦。（77）鼓：彈奏。（78）禦史：戰國時史官之稱，專管圖籍、記載國家大事。（79）秦聲：秦國鄉土樂曲。（80）盆缶（f ǒ u 否）：均瓦器。缶，同缶。《史記集解》引《風俗通義》：“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李斯《諫逐客書》：“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81）五步之內：言距離近。請得：請求許可。本是委婉之辭，此處表示態度強硬。以頸血濺大王：拿頭頸的血濺在大王身上。意

謂跟秦王拼命。（82）刃：刀鋒，此意為殺。（83）靡：倒退，嚇倒。（84）怪（yì亦）：高興。（85）顧：回頭。（86）壽：祝福。（87）咸陽：秦國都，在今陝西省咸陽市東。（88）竟酒：酒宴完畢。（89）加勝：施以取勝之計。（90）此上寫澠池之會，藺相如折服秦王，維護了趙國的尊嚴。（91）既罷：會晤已經結束。（92）右：古代席位以左為尊，職位以右為尊。（93）徒以口舌為勞：只不過因為能說會道立了功勞。（94）賤人：指相如出身微賤。（95）宣言：對外揚言。（96）爭列：爭位次的上下。（97）已而：不久，過些時。（98）相與：共同，一起。諫：下對上的勸告。（99）去：離開。（100）同列：指二人同為上卿。（101）不肖：不賢，不才。（102）固止之：一再勸阻他們。（103）公：敬稱對方之詞。孰與秦王：比秦王怎樣。孰與，意為“何如”。（104）駑：劣馬，比喻庸碌無能。（105）顧：但是。（106）不俱生：謂必有一死。（107）負荊：背著荊條，表示願受鞭打。（108）因賓客：通過自家的賓客引導。（109）鄙賤之人：鄙陋卑賤的人。自責之詞。將軍：當時上卿職兼將相，故藺相如也可稱將軍。（110）卒：終於。刎頸之交：即生死之交。以上寫廉藺釋嫌交歡的始末。

屈原列傳

〔西漢〕司馬遷

【題解】本文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有關屈原的部分，其中又刪去了屈原《懷沙》賦全文。這是現存關於屈原最早的完整的史料，是研究屈原生平的重要依據。

屈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生活在戰國中後期，當時七國爭雄，其中最強盛的是秦、楚二國。屈原曾在楚國內政、外交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後，雖然遭讒去職，流放江湖，但仍然關心朝政，熱愛祖國。最後，毅然自沉汨羅，以殉自己的理想。本文以強烈的感情歌頌了屈原卓越超群的才華和他對理想執著追求的精神。雖然事蹟簡略，但文筆沉鬱頓挫，詠歎反復，夾敘夾議，是一篇有特色的評傳式散文。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1）。爲楚懷王左徒（2）。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3）。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4），屈平屬草稿未定（5），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6）。“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

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7）。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8）。《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9）。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10）。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11）。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12）。其志潔，故其稱物芳（13），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14）。推其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原既紕（15）。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16）。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17），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18）。 ” 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裡，不聞六百里。” 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19）。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20）。魏聞之，襲楚至鄧（21）。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22）。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 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23），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複釋去張儀。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24），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 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25）。時秦昭王與楚婚（26），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27），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28）。復之秦，竟死于秦而歸葬。

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29）。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30），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31），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32）。 ”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劣誚 醯 環⁽¹²⁾幸彭笈希一（33）。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34）？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35）？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36）？”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37）？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38）？”乃作《懷沙》之賦（39）。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40）。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41）。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42）。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43）。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44）。

太史公曰（45）：“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46）。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47）。”

選自 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

屈原名平，與楚國的王族同姓。他曾擔任楚懷王的左徒。見聞廣博，記憶力很強，通曉治理國家的道理，熟習外交應對辭令。對內與懷王謀劃商議國事，發號施令；對外接待賓客，應酬諸侯。懷王很信任他。上官大夫和他官位相等，想爭得懷王的寵倖，心裡嫉妒屈原的才能。懷王讓屈原制訂法令，屈原起草尚未定稿，上官大夫見了就想奪走它，屈原不肯給，他就在懷王面前讒毀屈原說：“大王叫屈原制訂法令，大家沒有不知道的，每一項法令發出，屈原就誇耀自己的功勞說：除了我，沒有人能做的。”懷王很生氣，就疏遠了屈原。

屈原痛心懷王不能聽信忠言，明辨是非，被讒言和諂媚之辭蒙蔽了聰明才智，讓邪惡的小人危害公正的人，端方正直的君子則不爲朝廷所容，所以憂愁苦悶，寫下了《離騷》。“離騷”，就是離憂的意思。天是人類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人處於困境就會追念本原，所以到了極其勞苦

疲倦的時候，沒有不叫天的；遇到病痛或憂傷的時候，沒有不叫父母的。屈原行爲正直，竭盡自己的忠誠和智慧來輔助君主，讒邪的小人來離間他，可以說到了困境了。誠信卻被懷疑，忠實卻被誹謗，能夠沒有怨恨嗎？屈原之所以寫《離騷》，就是由怨恨引起的。《國風》雖然多寫男女愛情，但不過分。《小雅》雖然多譏諷指責，但並不宜揚作亂。像《離騷》，可以說是兼有二者的特點了。它對遠古稱道帝嚳，近世稱述齊桓公，中古稱述商湯和周武王，用來諷刺當時的政事。闡明道德的廣闊崇高，國家治亂興亡的道理，無不完全表現出來。他的文筆簡約，詞意精微，他的志趣高潔，行爲廉正。文章說到的雖然細小，但意義卻非常重大，列舉的事例雖然淺近，但含義卻十分深遠。由於志趣高潔，所以文章中多用香花芳草作比喻，由於行爲廉正，所以到死也不爲奸邪勢力所容。他獨自遠離污泥濁水之中，像蟬脫殼一樣擺脫濁穢，浮游在塵世之外，不受濁世的玷辱，保持皎潔的品質，出污泥而不染。可以推斷，屈原的志向，即使和日月爭輝，也是可以的。

屈原已被罷免。後來秦國準備攻打齊國，齊國和楚國結成合縱聯盟互相親善。秦惠王對此擔憂。就派張儀假裝脫離秦國，用厚禮和信物呈獻給楚王，對懷王說：“秦國非常憎恨齊國，齊國與楚國卻合縱相親，如果楚國確實能和齊國絕交，秦國願意獻上商、於之間的六百里土地。”楚懷王起了貪心，信任了張儀，就和齊國絕交，然後派使者到秦國接受土地。張儀抵賴說：“我和楚王約定的只是六裡，沒有聽說過六百里。”楚國使者憤怒地離開秦國，回去報告懷王。懷王發怒，大規模出動軍隊去討伐秦國。秦國發兵反擊，在丹水和淅水一帶大破楚軍，殺了八萬人，俘虜了楚國的大將屈匄，於是奪取了楚國的漢中一帶。懷王又發動全國的兵力，深入秦地攻打秦國，交戰于藍田。魏國聽到這一情況，襲擊楚國一直打到鄧地。

楚軍恐懼，從秦國撤退。齊國終於因為懷恨楚國，不來援救，楚國處境極端困窘。第二年，秦國割漢中之地與楚國講和。楚王說：“我不願得到土地，只希望得到張儀就甘心了。”張儀聽說後，就說：“用一個張儀來抵當漢中地方，我請求到楚國去。”到了楚國，他又用豐厚的禮品賄賂當權的大臣靳尚，通過他在懷王寵姬鄭袖面前編造了一套謊話。懷王竟然聽信鄭袖，又放走了張儀。這時屈原已被疏遠，不在朝中任職，出使在齊國，回來後，勸諫懷王說：“為什麼不殺張儀？”懷王很後悔，派人追張儀，已經來不及了。

後來，各國諸侯聯合攻打楚國，大敗楚軍，殺了楚國將領唐昧。這時秦昭王與楚國通婚，要求和懷王會面。懷王想去，屈原說：“秦國是虎狼一樣的國家，不可信任，不如不去。”懷王的小兒子子蘭勸懷王去，說：“怎麼可以斷絕和秦國的友好關係！”懷王終於前往。一進入武關，秦國的伏兵就截斷了他的後路，於是扣留懷王，強求割讓土地。懷王很憤怒，不聽秦國的要脅。他逃往趙國，趙國不肯接納。只好又到秦國，最後死在秦國，屍體運回楚國安葬。

懷王的長子頃襄王即位，任用他的弟弟子蘭為令尹。楚國人都抱怨子蘭，因為他勸懷王入秦而最終未能回來。屈原也為此怨恨子蘭，雖然流放在外，仍然眷戀著楚國，心裡掛念著懷王，念念不忘返回朝廷。他希望國君總有一天醒悟，世俗總有一天改變。屈原關懷君王，想振興國家，而且反覆考慮這一問題，在他每一篇作品中，都再三表現出來。然而終於無可奈何，所以不能夠返回朝廷。由此可以看出懷王始終沒有覺悟啊。

國君無論愚笨或明智、賢明或昏庸，沒有不想求得忠臣來為自己服務，

選拔賢才來輔助自己的。然而國破家亡的事接連發生，而聖明君主治理好國家的多少世代也沒有出現，這是因為所謂忠臣並不忠，所謂賢臣並不賢。懷王因為不明白忠臣的職分，所以在內被鄭袖所迷惑，在外被張儀所欺騙，疏遠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和令尹子蘭，軍隊被挫敗，土地被削減，失去了六個郡，自己也被扣留死在秦國，為天下人所恥笑。這是不瞭解人的禍害。《易經》說：“井淘乾淨了，還沒有人喝井裡的水，使我心裡難過，因為井水是供人汲取飲用的。君王賢明，天下人都能得福。”君王不賢明，難道還談得上福嗎！令尹子蘭得知屈原怨恨他，非常憤怒，終於讓上官大夫在頃襄王面前說屈原的壞話。頃襄王發怒，就放逐了屈原。

屈原到了江濱，披散頭髮，在水澤邊一面走，一面吟詠著。臉色憔悴，身體乾瘦。漁父看見他，便問道：“您不是三閭大夫嗎？為什麼來到這兒？”屈原說：“整個世界都是混濁的，只有我一人清白；眾人都沉醉，只有我一人清醒。因此被放逐。”漁父說：“聖人，不受外界事物的束縛，而能夠隨著世俗變化。整個世界都混濁，為什麼不隨大流而且推波助瀾呢？眾人都沉醉，為什麼不吃點酒糟，喝點薄酒？為什麼要懷抱美玉一般的品質，卻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說：“我聽說，剛洗過頭的一定彈去帽子上的灰沙，剛洗過澡的一定抖掉衣上的塵土。誰能讓自己清白的身軀，蒙受外物的污染呢？寧可投入長流的大江而葬身于江魚的腹中。又哪能使自己高潔的品質，去蒙受世俗的塵垢呢？”於是他寫了《懷沙》賦。因此抱著石頭，就自投汨羅江而死。

屈原死了以後，楚國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愛好文學，而以善作賦被人稱讚。但他們都效法屈原辭令委婉含蓄的一面，始終不敢直言進諫。在這以後，楚國一天天削弱，幾十年後，終於被秦國滅掉。自從屈原

自沉汨羅江後一百多年，漢代有個賈誼，擔任長沙王的太傅。路過湘水時，寫了文章來憑弔屈原。

太史公說：我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為他的志向不能實現而悲傷。到長沙，經過屈原自沉的地方，未嘗不流下眼淚，追懷他的為人。看到賈誼憑弔他的文章，文中又責怪屈原如果憑他的才能去遊說諸侯，哪個國家不會容納，卻自己選擇了這樣的道路！讀了《服鳥賦》，把生和死等同看待，把棄官和得官等閒視之，這又使我感到茫茫然失落什麼了。

（王從仁）

【注 釋】

（1）楚之同姓：楚王族本姓芈（mǐ 米），楚武王熊通的兒子瑕封于屈，他的後代遂以屈為姓，瑕是屈原的祖先。（2）楚懷王：楚威王的兒子，名熊槐，西元前 328 年至前 299 年在位。左徒：楚國官名，職位僅次於令尹。（3）上官大夫：楚大夫。上官，複姓。（4）憲令：國家的重要法令。（5）屬（z h ŭ 主）：撰寫。（6）《離騷》：屈原的代表作，自敘生平的長篇抒情詩。關於詩題，後人有二說。一釋“離”為“罹”的通假字，離騷就是遭受憂患。二是釋“離”為離別，離騷就是離別的憂愁。（7）反本：追思根本。反，通“返”。慘怛（d á 達）：憂傷。（8）蓋：用以解釋原因的連接詞。（9）《國風》：《詩經》內《周南》、《召南》等十五個地區的民歌的總稱，共一百六十篇，其中多反映男女愛情的詩篇。《小雅》：也是《詩經》的組成部分之一。共七十四篇，其中多指斥朝政

缺失，諷刺時作的作品。（10）帝嚳（kù庫）：古代傳說中的帝王名。相傳是黃帝的曾孫，號高辛氏，齊桓：即齊桓公，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西元前 685 年至前 643 年在位。湯：商朝的開國君主。武：指周武王，滅商建立西周王朝。（11）條貫：條理，道理。見同“現”。（12）指：同“旨”。邇（ě r 兒）：近。（13）稱物芳：指《離騷》中多用蘭、桂、蕙、芷等香花芳草作比喻。（14）疏：離開。濯淖（zhuó nà o濁鬧）：污濁。蟬蛻（t u i退）：這裡是擺脫的意思。獲：玷污。滋：通“茲”，黑。皤（j i à o叫）然：潔白的樣子。滓（zǐ子）：汙黑。（15）絀（c hù處）：通“黜”，廢，罷免。指屈原被免去左徒的職位。（16）從（zōn g宗）：同“縱”。從親，合縱相親。當時楚、齊等六國聯合抗秦，稱為合縱，楚懷王曾為縱長。惠王：秦惠王，西元前 337 年至 311 年在位。（17）張儀：魏人，主張“連橫”，遊說六國事奉秦國，為秦惠王所重。詳：通“佯”。委：呈獻。質：通“贄”，信物。（18）商、於（wū 汙）：秦地名。商，在今陝西商縣東南。於，在今河南內鄉東。（19）丹、浙（x ī 希）：二水名。丹水發源于陝西商縣西北，東南流入河南。浙水，發源于南廬氏縣，南流而入丹水。屈匄：（g à i 丐）：楚大將軍。漢中：今湖北西北部、陝西東南部一帶。（20）藍田：秦縣名，在今陝西藍田西。（21）鄧：春秋時蔡地，後屬楚，在今河南鄧縣一帶。（22）明年：指楚懷王十八年（西元前 311 年）。（23）靳尚：楚大夫。一說即上文的上官大夫。（24）顧反：回來。反，通“返”。（25）唐昧：楚將。楚懷王二十八年（西元前 301 年），秦、齊、韓、魏攻楚，殺唐昧。（26）秦昭王：秦惠王之子，西元前 306 年至前 251 年在位。（27）武關：秦國的南關，在今陝西省商縣東。（28）內：同“納”。（29）頃襄王：名熊橫，西元前 298 年至前 262 年在位。令尹：楚國的最高行政長官。（30）雖放流：以下關於屈原流放的記敘，時間上有矛盾，文意也不連貫，可能有脫誤。（31）世：三

十年爲一世。（32）《易》：即《周易》，又稱《易經》。這裡引用的是《易經·井卦》的爻辭。渫（xiè 謝）：淘去泥汙。這裡以淘乾淨的水比喻賢人。（33）被：通“披”。披髮，指頭髮散亂，不梳不束。（34）三閭大夫：楚國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的官。（35）鋪（bǔ 補）：通“哺”，食。糟：酒渣。啜（chuò 輟）：喝。醕（lí 離）：薄酒。（36）瑾、瑜：都是美玉。爲：表示疑問的語氣詞。（37）察察：潔白的樣子。汶（mén 門）汶：昏暗的樣子。（38）皓（hào）皓：瑩潔的樣子。溫蠖（hù 獲）：塵滓重積的樣子。（39）《懷沙》：在今本《楚辭》中，是《九章》的一篇。令人多以爲系屈原懷念長沙的詩。（40）汨羅：江名，在湖南東北部，流經汨羅縣入洞庭湖。（41）宋玉：相傳爲楚頃襄王時人，屈原的弟子，有《九辯》等作品傳世。唐勒、景差：約與宋玉同時，都是當時的詞賦家。（42）“數十年”句：西元前 223 年秦滅楚。（43）賈生：即賈誼（西元前 200 年前 168 年），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西漢政論家、文學家。長沙王：指吳差，漢朝開國功臣吳芮的玄孫。太傅：君王的輔助官員。（44）湘水：在今湖南省境內，流入洞庭湖。書：指賈誼所寫的《吊屈原賦》。（45）太史公：司馬遷自稱。（46）《天問》、《招魂》、《哀郢》：都是屈原的作品。《招魂》一說爲宋玉所作。《哀郢》是《九章》中的一篇。（47）《服鳥賦》：賈誼所作。去：指貶官放逐。就：指在朝任職。

滑稽列傳（節選）

〔西漢〕司馬遷

【題解】《史記·滑稽列傳》記了淳於髡、優孟、優旃三人的故事，但對三人活動的年代，記載了有明顯的矛盾和錯誤。如說淳于髡是齊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時人，優孟是楚莊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時人，優旃是秦時人，秦亡（前206年）後歸漢，數年而卒。可是原傳卻又說淳於髡後百餘年有優孟，優孟後二百餘年有優旃。這是太史公的疏忽。本篇只選了淳於髡的傳。

“滑稽”一詞的古義與今義並不全同。古義有多義性，屈原在《楚辭·卜居》中使用它帶著貶義，有圓滑諂媚的意思；司馬遷在《滑稽列傳》裡使用它帶著褒義，有能言善辯，善用雙關、隱喻、反語、婉曲等修辭手法的意思。這兩種意義與今義都不盡相同，但又都有語義發展上的相承關係。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1）。《禮》以節人（2），《樂》以發和（3），《書》以道事（4），《詩》以達意（5），《易》以神化（6），《春秋》以義（7）。”太史公曰：“天道恢恢（8），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於髡者（9），齊之贅婿也（10）。長不滿七尺（11），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12），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13）。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於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

不鳴（14），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15），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16）。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17）。淳於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18）。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19），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20），汙邪滿車（21），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溢（22），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鬥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鬥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禦史在後（23），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鬥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弢鞬鞠（24），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鬥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鬥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25），相引爲曹（26），握手無罰，目眙不禁（27），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鬥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薝澤（28），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爲髡爲諸侯主客（29）。

宗室置酒，髡嘗在側（30）。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史記》

孔子說：“六藝對於治國的作用是一致的。《禮》用來節制人們的行爲，《樂》用來啓發和諧的感情，《書》用來敘述史事，《詩》用來表達情思，《易》用來演繹神妙的變化，《春秋》用來闡發微言大義。”太史公說：天道是那樣廣闊，難道還不大嗎？說話隱約委婉而切中事理，也可以解除紛擾。

淳于髡是齊國的“招女婿”。個子不到七尺，辭令機智善辯，幾次出使諸侯國，從沒有受過屈辱。齊威王在位時喜歡隱語，愛恣意作樂整夜唱酒，陷在裡面不理朝政，把國事託付給卿大夫。官吏們怠工腐化，諸侯國一起來犯，齊國即將危亡，就在朝夕之間了，左右沒有一個敢諫諍的。淳於髡用隱語來勸說：“國內有一隻大鳥，棲息在大王的宮庭裡，三年不飛也不鳴叫，大王可知道這鳥是爲什麼？”威王說：“這鳥不飛則罷，一飛就直沖雲天；不鳴叫則罷，一鳴叫就震驚世人。”於是上朝召集各縣令縣長七十二人，獎勵了一個，處死了一個，重振軍威出戰。諸侯國一時震驚，都歸還了侵佔齊國的土地。從此聲威盛行三十六年。這事記在《田敬仲完世家》中。

齊威王八年，楚國對齊國大舉進攻。齊王派淳于髡到趙國去請救兵，帶上贈送的禮品黃金百斤、車馬十套，淳於髡仰天大笑，笑得系在冠上的帶子全都斷了。齊王說：“先生嫌它少嗎？”淳於髡說：“怎麼敢呢？”齊王說：“那你的笑難道有什麼可說的嗎？”淳於髡說：“剛才臣子從東

方來，看見大路旁有祭祈農事消災的，拿著一隻豬蹄，一盃酒，禱告說：

‘易旱的高地糧食裝滿籠，易澇的低窪田糧食裝滿車，五穀茂盛豐收，多得裝滿了家。’臣子見他所拿的祭品少而想要得到的多，所以在笑他呢。”於是齊威王就增加贈禮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一百套。淳於髡辭別動身，到了趙國。趙王給他精兵十萬，戰車一千乘。楚國聽到消息，連夜撤兵離去。

齊威王大為高興，在後宮辦了酒席，召見淳於髡賞他喝酒。問道：“先生能喝多少才醉？”回答說：“臣子喝一鬥也醉，喝一石也醉。”威王說：“先生喝一鬥就醉了，怎麼能喝一石呢？其中奧妙能聽聽嗎？”淳於髡說：“在大王面前賞酒，執法官在旁邊，禦史在後邊，髡心裡害怕跪倒喝酒，不過一鬥已經醉了。如果家父來了嚴肅的客人，髡用袖套束住長袖，彎腰跪著，在前邊侍候他們喝酒，不時賞我點多餘的清酒，我舉起酒杯祝他們長壽，起身幾次，喝不到二鬥也就醉了。如果朋友故交，好久沒見面了，突然相見，歡歡喜喜說起往事，互訴衷情，喝到大概五六鬥就醉了。如果是鄉里間的節日盛會，男女坐在一起，酒喝到一半停下來，玩起六博、投壺，自相招引組合，握了異性的手不受責罰，盯著人家看也不受禁止，前有姑娘掉下的耳飾，後有婦女丟失的發簪，髡私心喜歡這種場面，喝到大概八鬥才有兩三分醉意。天色已晚，酒席將散，酒杯碰在一起，人兒靠在一起，男女同席，鞋兒相疊，杯盤散亂，廳堂上的燭光熄滅了，主人留住髡而送走其他客人。女子的薄羅衫兒解開了，微微地聞到一陣香氣，當這個時刻，髡心裡最歡快，能喝到一石。所以說酒喝到頂就要做出亂七八糟的事，樂到了頂就要生悲，世上所有的事都是這樣。”說的是不能到頂，到頂就要走下坡路的道理，用來諷諫的。齊威王說：“說得好！”就停止了通宵達旦的喝酒，用淳于髡擔任諸侯主客的職務。王室宗族舉辦酒宴，

淳于髡常在一旁陪飲。

（王維堤）

【注 釋】

（1）六藝：指儒家經典《六經》，即下文列舉的《禮》、《樂》、《書》、《詩》、《易》、《春秋》。（2）《禮》：《禮經》。《儀禮》、《周禮》、《禮記》合稱《三禮》。（3）《樂》：《樂經》，據唐徐堅《初學記》說：秦朝焚書，《樂經》亡，只剩下《五經》。（4）《書》：《書經》，也稱《尚書》，相傳為孔子編訂，記載自帝堯至秦穆公的史料。（5）《詩》：《詩經》，相傳孔子刪詩，選三百〇五篇成書。（6）《易》：《易經》，也稱《周易》。（7）《春秋》：根據魯國史料修成的編年斷代史（起於前 722 年，迄於前 481 年）。相傳是孔子作。（8）天道：我國古代哲學術語，天的法則。恢恢：寬廣貌。（9）淳於髡（kūn 坤）：“淳於”之姓源于周初至春秋的淳于國（今山東安丘縣東北）。（10）贅（zhū 綴）婿：舊時男子因家貧賣身給人家，得招為婿者，稱為贅婿。也泛指“招女婿”。（11）七尺：周尺比今尺短，七尺大約相當於今 1.60 米左右。見《鄒忌諷齊王納諫》注（1）。（12）齊威王：參見《鄒忌諷齊王納諫》注（6）。隱：隱語，不直接說出本意而借別的詞語來暗示的話。（13）卿大夫：周代國王及諸侯的高級臣屬。卿的地位高於大夫，常掌握國政和統兵之權。（14）蜚（fēi 非）：通“飛”。“大鳥三年不飛又不鳴”的隱語，據《史記·楚世家》記載，楚莊王時伍舉就曾用過。（15）令長：戰國秦漢時縣的行政長官名稱。人口萬戶以上的縣稱令，萬戶以下的縣稱長。（16）《田完世家》：指《史記·田敬仲完世家》。（17）車馬十駟：

指車十乘。古代一車配四馬（駟）爲一乘。（18）索：盡。（19）禳（rǎng 𪔐）田：古代祈求農事順利、無災無害的祭祀活動。（20）甌窶（lǒu 樓）：狹小的高地。篝（gōu 溝）：竹籠。（21）汙邪：地勢低下、容易積水的劣田。（22）齎（jī 饑）：以物贈人。溢：通“鎰”，古以二十兩爲一溢。（23）禦史：秦以前的禦史爲史官，漢代禦史也有掌糾察、治獄的。司馬遷所指似是後者。（24）袵（jūn 眷）：通“綦”，束衣袖。鞬（gōu 溝）：臂套。鞠：彎屈。（jī 劑）：同“跽”，長跪。（25）六博：古代博戲，兩人對局，各執黑白棋六子。具體玩法見南宋洪興祖《楚辭補注·招魂篇》引《古博經》。投壺：古代遊戲，宴飲時用矢投入一定距離外的酒壺，以投中多少定勝負，負者罰酒。（26）曹：遊戲時的分組。（27）眙：直視。（28）薌澤：泛指香氣。薌，五穀的香氣。（29）諸侯主客：簡稱“主客”，戰國齊設置的官名，掌諸侯朝聘之事。（30）嘗：通“常”。

太史公自序（節選）

〔西漢〕司馬遷

【題 解】《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為《史記》一書撰寫的序言。原序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曆敘世系和家學淵源，並概括了自己前半生的經歷；第二部分（即這裡節選的部分）利用對話的形式，鮮明地表達了作者撰寫《史記》的目的：是為完成父親臨終前的囑託，以《史記》上續孔子的《春秋》，並通過對歷史人物的描繪、評價，來抒發自己心中的抑鬱不平之氣，表白自己以古人身處逆境、發憤著書的事蹟自勵，終於在遭受宮刑之後，忍辱負重，完成了《史記》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記》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規模宏大，文氣深沉浩瀚，是《史記》全書的綱領。

太史公曰（1）：“先人有言（2）：‘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3）。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4），繼《春秋》（5）、本《詩》（6）、《書》（7）、《禮》（8）、《樂》（9）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10）：“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11）：‘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12），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13），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

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14），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15），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16）。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17），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18）。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19），作《易》八卦。堯舜之盛（20），《尚書》載之（21），禮樂作焉。湯武

之隆（22），詩人歌之（23）。《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24），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25），封禪（26），改正朔（27），易服色（28），受命於穆清（29），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30），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31），幽於縲紲（32）。乃喟然而歎曰：“是餘之罪也夫。是餘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33）；孔子厄陳、蔡，作《春秋》（34）；屈原放逐，著《離騷》（35）；左丘失明，厥有《國語》（36）；孫子臙腳，而論兵法（37）；不韋遷蜀，世傳《呂覽》（38）；韓非囚秦，《說難》、《孤憤》（39）；《詩》三百篇（40），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41），至於麟止（42），自黃帝始（43）。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史記》

太史公說：“我的父親生前曾經說過：‘自周公死後，經過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後，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誰能繼承聖明時代的事業，修正《易傳》，續寫《春秋》，本於《詩經》、《尚書》、《禮記》、《樂經》的嗎？’”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呀！寄託在我的

身上呀！小子怎麼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說：“從前，孔子爲什麼要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曾聽董生說過：‘周朝的政治衰落破敗之時，孔子出任魯國的司寇，諸侯害他，大夫們排擠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議不會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張再也行不通了，於是評判二百四十二年歷史中的的是是非非，以此作爲天下人行動的準則，貶抑天子，斥退諸侯，聲討大夫，以闡明王道。’孔子說：‘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話記載下來，但不如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表現更加深刻、明顯。’《春秋》，從上而言，闡明了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原則；從下而言，辨明瞭爲人處事的綱紀，分清了疑惑難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猶豫不決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貶惡，崇敬賢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經滅亡了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了的世系，補救政治上的弊端，興起已經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內容。《易經》顯示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相互關係，所以長於變化；《儀禮》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故長於行動；《尚書》記載了上古先王的事蹟，所以長於從政；《詩經》記載了山川、溪穀、禽獸、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長於教化；《樂記》是音樂所以成立的根據，所以長於調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於治理百姓。因此，《儀禮》是用來節制人的行爲的，《樂記》是用來激發和穆的感情的，《尚書》是用來指導政事的，《詩經》是用來表達內心的情意的，《易經》是用來說明變化的，《春秋》是用來闡明正義的。把一個混亂的社會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沒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書有數萬字，其中的要點也有數千。萬物萬事的分離與聚合，都記在《春秋》裡了。《春秋》中，臣殺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國的有五十二個，諸侯四處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國家政權的不計其數。觀察他們所以會這樣的原因，都在於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說‘失之毫

釐，差之千里’。因此說，‘臣殺君，子殺父，不是一朝一夕才這樣的，而是長時期逐漸形成的’。所以，一國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當面有人進讒他看不見，背後有竊國之賊他也不知道。身為國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處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樣做才合適，遇到出乎意料的事變不知用變通的權宜之計去對付。作為一國之君和一家之長卻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蒙受罪魁禍首的惡名。作為大臣和兒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因為陰謀篡位和殺害君父而被誅殺，得一個死罪的名聲。其實，他們都以為自己在幹好事，做了而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受了毫無根據的批評而不敢反駁。因為不通禮義的宗旨，以至於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大臣們就會犯上作亂；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會遭到殺身之禍；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就是沒有倫理道德；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就是不孝敬父母。這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過錯。把這四種最大的過錯加在這些人身上，他們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託。所以《春秋》這部書，是關於禮義的主要經典著作。禮的作用是防患於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惡于已然；法的除惡作用容易見到，而禮的防患作用難以被人們理解。”

壺遂說：“孔子的時代，國家沒有英明的國君，下層的賢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這才寫作《春秋》，流傳下這部用筆墨寫成的著作來判明什麼是禮義，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現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職守，萬事已經具備，都按著適當的順序進行著，太史公所論述的，想要說明什麼宗旨呢？”

太史公說：“對，對！不對，不對！不是這樣的。我曾從先父那裡聽說：‘伏羲最純樸厚道，他創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堯、虞舜時代的

昌盛，《尚書》上記載了，禮樂就是那時製作的。商湯、周武王時代的興隆，古代的詩人已經加以歌頌。《春秋》歌頌善人，貶斥惡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頌揚周王朝，並非全是抨擊和譏刺。’自從漢朝建立以來，直到當今的英明天子，捕獲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曆法，更換車馬、祭牲的顏色。受命於上天，德澤流布遠方，四海之外與漢族風俗不同的地區，也紛紛通過幾重翻譯叩開關門，請求前來進獻物品和拜見天子，這些事說也說不完。大臣百官盡力歌頌天子的聖明功德，但還是不能把其中的意義闡述透徹。況且，賢士不被任用，這是國君的恥辱；皇上英明神聖而他的美德沒能流傳久遠，這是史官的過錯。況且，我曾經做過太史令，如果廢棄皇上英明神聖的盛大美德不去記載，埋沒功臣、貴族、賢大夫的事蹟不去記述，丟棄先父生前的殷勤囑託，沒有什麼罪過比這更大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會傳說，談不上創作，而你卻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並論，這就錯了。”

於是編寫《史記》。過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禍臨頭，被關進了監獄。於是喟然長歎：“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被摧毀了，不會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後又轉而深思：“《詩經》和《尚書》辭意隱約，這是作者要表達他們內心的思想。從前文王被囚禁在羑裡，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陳國和蔡國受到困厄，就寫作《春秋》；屈原被懷王放逐，就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這才有了《國語》；孫臏遭受臠刑之苦，於是研究兵法；呂不韋謫遷蜀地，後世卻流傳著《呂氏春秋》；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說難》、《孤憤》才產生；《詩經》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聖賢之人為抒發胸中的憤懣之情而創作的。這些人都是意氣有所鬱結，沒有地方可以發洩，這才追述往事，思念將來。”於是，終於記述了唐堯以來的歷史，止于獵獲白麟的元狩元年，而從黃帝開

始。

（王興康）

【注 釋】

（1）太史公：司馬遷自稱。（2）先人：指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3）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時，成王尚年幼，於是就由周公攝政（代掌政權）。周朝的禮樂制度相傳是由周公制定的。（4）《易傳》：《周易》的組成部分，是儒家學者對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種解釋。（5）《春秋》：儒家經典，相傳是孔子根據魯國史官編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訂而成。（6）《詩》：《詩經》，儒家經典之一，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7）《書》：《尚書》，儒家經典之一，是上古歷史檔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蹟著作的彙編，《禮》：儒家經典《周禮》、《儀禮》、《禮記》三書的合作。《樂》：儒家經典之一，今已不傳。《易傳》、《春秋》、《詩》、《書》、《禮》、《樂》，漢時稱“六藝”。（10）壺遂：人名，曾和司馬遷一起參加太初改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稱“上大夫”。（11）董生：指漢代儒學大師董仲舒。（12）孔子爲魯司寇：魯定公十年（前 500），孔子在魯國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歲。司寇，掌管刑獄的官。（13）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開國之君禹、湯、文王。（14）陰陽：古代以陰陽解釋世間萬物的發展變化，凡天地萬物皆分屬陰陽。四時：春、夏、秋、冬四季。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種基本元素，古人認爲它們之間會相生相剋。（15）牝牡（pìn mǔ 聘母）：牝爲雌，牡爲雄。（16）指：同“旨”。（17）弑（shì 是）：古時稱臣殺君、子殺父母曰“弑”。（18）社稷：土神和穀神。

古時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壇；滅人之國，也必先改置被滅國的社稷壇。故以社稷為國家政權的象徵。（19）伏羲：神話中人類的始祖。曾教民結網，從事漁獵畜牧。據說《易經》中的八卦就是他畫的。（20）堯：傳說中我國父系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領袖。舜：由堯的推舉，繼任部落聯盟的領袖。挑選賢才，治理國家，並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為自己的繼承人。（21）《尚書》載之：《尚書》的第一篇《堯典》，記載了堯禪位元給舜的事蹟。（22）湯：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領袖，後任用賢相伊尹執政，積聚力量，先後十一次出征，消滅了鄰近幾個部落。最後一舉滅夏，建立商朝。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繼承文王的遺志，率部東攻，在牧野（今河南淇縣西南）大敗商紂王部隊，建立周朝。（23）詩人歌之：《詩經》中有《商頌》五篇，內容多是對殷代先王先公的讚頌。（24）三代：夏、商、周。（25）符瑞：吉祥的徵兆。漢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應”之說，此曰“獲符瑞”，指西元前 122 年，漢武帝獵獲了一頭白麟，於是改元“元狩”。（26）封禪：帝王祭天地的典禮。秦漢以後成為國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築土為壇祭天。禪，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塊場地祭地。（27）正朔：正是一年的開始，朔是一月的開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時候改朝換代，都要重新確定何時為一年的第一個月，以示受命於天。周以夏曆的十一月為歲首；秦以夏曆的十月為歲首；漢初承秦制，至漢武帝元封元年（前 104）改用“太初曆”，才用夏曆的正月為歲首，從此直到清末，歷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28）易服色：更改車馬、祭牲的顏色。秦漢時代，盛行“五德終始說”。認為每一個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與此相應，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種顏色。所謂夏朝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為火德，故崇尚赤色；漢初四十年，漢人認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後經許多人的抗爭，到武帝時正式改定為土德，崇尚黃色。（29）穆清：指天。（30）重譯：經過幾重翻譯。喻遠

方鄰邦。款塞：叩關。（31）遭李陵之禍：李陵，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漢名將李廣之孫，善於騎射，漢武帝時官拜騎都尉。天漢二年（前 99），漢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寵妃李夫人之弟、貳師將軍李廣利爲主力，李陵爲偏師。李陵率軍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圍。李廣利按兵不動，致使李陵兵敗投降。司馬遷認爲李陵是難得的將才，在武帝面前爲他辯解，竟被下獄問罪，處以宮刑。這就是“李陵之禍”。（32）縲紲（léi xī 雷謝）：原是捆綁犯人的繩索，這裡引伸爲監獄。（33）西伯拘羑（yǒu 有）裡，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紂王拘禁在羑裡（今河南湯陰縣北）時，把上古時代的八卦（相傳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這就是《周易》一書的骨幹。（34）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孔子爲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曾周遊列國，但到處碰壁，在陳國和蔡國，還受到了絕糧和圍攻的困厄。其後返回魯國寫作《春秋》。（35）屈原放逐，著《離騷》：請參閱本編所選《屈原列傳》。（36）左丘：春秋時魯國的史官。相傳他失明以後，撰寫成《國語》一書。（37）孫子臄（bīn 鬢）腳，而論兵法：孫子，即孫臄，因受一種截去兩腿膝蓋上臄骨的臄刑以後得名。齊國人，曾與龐涓一起從鬼穀子學兵法。後龐涓擔任魏國大將，忌孫之才，把孫臄騙到魏國，處以臄刑。孫臄後被齊威王任爲軍師，著有《孫臄兵法》。（38）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不韋即呂不韋，戰國末年的大商人。秦莊襄王時，被任爲相國，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稱呂不韋爲“尚父”。他曾命門下的賓客編撰了《呂氏春秋》（又稱《呂覽》）一書。秦始皇親政後，被免去相國職務，趕出都城，又令遷蜀，憂懼自殺。（39）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是戰國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韓國貴族。爲李斯所讒，在獄中自殺。《說難》、《孤憤》是《韓非子》中的兩篇。（40）《詩》三百篇：今本《詩經》共三百零五篇，這裡是指約數。（41）陶唐：即唐堯。堯最初住在陶丘（今山東定陶縣南），後又遷往唐（今河北唐縣），

故稱陶唐氏。《史記》列爲五帝之一。（42）至於麟止：漢武帝元狩元年（前 122），獵獲白麟一隻，《史記》記事即止於此年。魯哀公十四年（前 481），亦曾獵獲麒麟，孔子聽說後，停止了《春秋》的寫作，後人稱之爲“絕筆於獲麟”。《史記》寫到捕獲白麟爲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43）黃帝：傳說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號軒轅氏、有熊氏。《史記》首篇即《五帝本紀》，黃帝爲五帝之首，故雲。

報任安書

〔西漢〕司馬遷

【題解】任安，字少卿，滎陽人，曾任益州刺史、北軍使者護軍。安是司馬遷的朋友，曾寫信給司馬遷，要他利用擔任中書令的機會，“推賢進士”。隔了很長時間，司馬遷寫了這封信答覆他，而這時任安已經因事下獄。信中，司馬遷曆敘身世遭遇，抒發了自己內心極大的悲憤和痛苦，對漢武帝的剛愎自用不無微詞。信中還表現了司馬遷積極的處世態度，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人生觀，明確地表示：只要能夠完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雖萬死而不辭。全文感情真摯強烈，夾敘夾議，迴環反復，把作者的心曲表現得淋漓盡致。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1）。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2），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3），而流俗人之言（4）。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5），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6）。顧自以為身殘處穢（7），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8）。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9）。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10），行若由、夷（11），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12）。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13），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14）。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15），僕又薄從上上雍（16），恐卒然不可諱（17）。是僕

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過。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憊於欲利（18），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19）。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20）；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21）；同子參乘，爰絲變色（22）；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23），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24）？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25），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26）：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27）；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28），陪外廷末議（29）。不以此時引維綱（30），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31），在闔茸之中（32），乃欲叩首信眉（33），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34）。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35）。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36）？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

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37），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38），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39）。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40），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41），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曆王庭（42），垂餌虎口，橫挑彊胡（43），印億萬之師（44），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鹹震怖（45），乃悉徵左右賢王（46），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47），張空拳（48），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49）。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50）。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51），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52），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53）。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54），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55）。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牆之中（56），誰可告愬者（57）！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58），而僕又茸以蠶室（59），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60），文史星曆近乎眩卜祝之間（61），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62），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螳何異（63）？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64）；其次，易服受辱（65）；其次，關木索、被菴楚受辱（66）；其次，髡毛髮、嬰金鐵受辱（67）；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68），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69），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70），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土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71）。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72），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73），視徒隸則心惕息（74）。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75），拘牖裡（76）；李斯（77），相也，具五刑（78）；淮陰（79），王也，受械于陳（80）；彭越（81）、張敖南鄉稱孤（82），系獄具罪；絳侯誅諸呂（83），權傾五伯（84），囚於請室（85）；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86）；季布爲朱家鉗奴（87）；灌夫受辱居室（88）。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89），不能引決自財（90），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91），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爲此也。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于妻子

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92），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綆之辱哉（93）？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94），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倬儻非常之人稱焉（95）。蓋西伯拘而演《周易》（96）；仲尼厄而作《春秋》（97）；屈原放逐，乃賦《離騷》（98）；左丘失明，厥有《國語》（99）；孫子臢腳，《兵法》修列（100）；不韋遷蜀，世傳《呂覽》（101）；韓非囚秦，《說難》、《孤憤》（102）。《詩》三百篇（103），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104），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105）。僕誠已著此書，臧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106），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107），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閹閹之臣（108），寧得自引深臧於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彫瑑（109），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謹再拜。

選自百衲本《漢書》

太史公、供牛馬般奔走的司馬遷再拜陳說。

少卿足下：以前，承蒙您給我寫信，教導我要順應時世來處理事情，把推舉賢人、引進才士當作責任。來信的辭意和語氣誠懇而真摯，好象在抱怨我不聽從您的指教，卻隨著一般人的意見而改變主張，我是不敢這樣做的呀！我雖然無才無德，但也曾聽說品德高尚的長者遺風。只是自以為身體殘缺、地位下賤，一行動就遭人指責，想做點貢獻卻反把事情搞壞，所以才心情抑鬱，無人訴說。諺語說：“為誰而幹呢？又讓誰來聽呢？”鐘子期死後，伯牙終身不再彈琴。為什麼呢？因為士人只為知己者效力，女子只為喜歡自己的人美容。至於我身體已經殘缺，即使懷抱象隨侯珠、和氏璧那樣的才華，行為又象許由、伯夷那樣高潔，還是不可自以為光彩，這樣反而會使人感到可笑以致自取侮辱。您的來信本該及時答覆，但正碰上我跟從皇上東巡歸來，又忙於低賤的瑣事，彼此相見的機會很少，忙忙碌碌沒有片刻的空閒可以讓我傾訴衷腸。現在，您背著後果不堪設想的罪名，再過一個月，就到冬末了，而我又將被迫跟從皇上到雍地去，擔心您會突然遭到不幸。那樣我就永遠不能把滿腔悲憤向您訴說，而您的在天之靈一定會抱恨無窮的。請讓我簡略地陳述一些偏狹、淺陋的意見。這麼長時間不給您回信，請不要責備。

我曾聽說：“增加自身的修養是智慧的倉庫；樂於施捨是仁的開端；獲取和給予恰當是守義的標誌；以被侮辱為可恥是具備勇敢的先決條件；

建立功名是行動的最高目標。”士人具備了這五種品德，然後可以立身處世，躋身于君子的行列。所以，禍害沒有比貪利更悲慘了，悲哀沒有比傷心更痛苦了，行爲沒有比祖先受辱更難堪了，而恥辱沒有比遭受宮刑更巨大了。受過宮刑的人，不能同正常人相提並論，這不僅當今之世如此，歷史上由來已久。從前，衛靈公和宦官同車，孔子就出走陳國；商鞅靠景監被秦孝公召見，趙良就替他擔憂；趙談陪漢文帝坐車，袁盎就勃然變色；自古以來就是鄙視宦官的。中等才能的人，只要事情同宦官有關，沒有不自感氣餒的，更何況慷慨激昂之士呢？如今朝廷雖然缺乏人材，又怎麼會讓受過宮刑的人來推薦天下的豪傑英俊呢？

我依靠先人未竟的學術事業，才得以在京師做官，至今已二十多年了。所以我想：對上，不能獻納自己的忠信，獲得有奇策和才能的聲譽，從而取得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爲皇上拾綴遺漏、彌補缺失、招納賢才、引進能人，使山岩洞穴之士揚名於世；對外，不能參加軍隊行列，攻打城池，作戰野外，建立斬殺敵將、拔取敵旗的功勳；最次，不能累積年資和功勞，獲取高官厚祿，以此爲宗族和朋友增光。這四條沒有一條實現，不過是勉強容身，沒有尺寸之功，也就由此可見了。過去，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奉陪於外廷發表一些微議。不在這時申張國家的法度，竭盡智謀，到現在形體已經虧缺，當了一名打掃臺階的差役，身處下賤之輩的行列，卻要昂首揚眉，評論誰是誰非，不是也太輕視朝廷、太羞辱當今的士人了嗎？唉！唉！象我這樣的人，還說什麼呢？還說什麼呢？

而且事情的本末是不容易搞清楚的。我少年時自恃有駿馬般不可羈絆的才華，但長大後並沒有在故鄉獲得好名聲。幸虧皇上因爲我祖先的緣故，使我得以奉獻微薄的技能，在宮廷裡進出。我以爲頭上帶了木盆怎麼能夠

望見天空呢？所以謝絕賓客的交往，忘記家庭的私事，日日夜夜思考竭盡自己並不出色的才幹和能力，一心一意地克盡職守，以求得皇上的親近和好感。但是，事情卻遠遠不是這樣。

我與李陵，同在侍中曹任職，素來不是好朋友。彼此的好惡不同，所以未曾在一起喝酒，盡情地歡樂。然而，我觀察李陵的爲人，的確是一個奇士，他侍奉父母很孝順，與士人交往守信用，遇到錢財廉潔奉公，獲取和給予都符合禮義，懂得名分和差別而能謙讓，恭敬節儉，甘居人後，常想奮不顧身地去排解國家的急難。他這些長期養成的好品德，我以為有國士的風貌。一個大臣出於寧肯萬死而不求一生的意念，奔赴國家的危難之地，這已經很難得了。現在，他辦事一有不妥當，那些只會保全自己的身軀和妻兒的大臣緊跟著就誇大他的短處，我實在私下感到痛心。況且李陵帶領的步兵不足五千人，深入敵方陣營，到達匈奴王駐地，在虎口垂餌誘敵，氣勢凌厲地向強悍的匈奴挑戰，向群山之間的匈奴大軍發起仰攻，與匈奴王接連戰鬥了十多天，殺傷敵兵超過了自己將士的人數，以致敵寇救死扶傷都來不及。匈奴的君主、長官們都感到震驚和恐怖，於是全數調集了左、右賢王的軍隊，徵發善長弓箭的百姓，全國一起進攻和圍困李陵。李陵轉戰數千里，箭矢用盡，兵退絕境，而援軍遲遲不至，死傷的士卒堆積遍地。但只要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兵，士兵沒有不強撐起身體，流著眼淚，以血洗臉，以淚解渴，拉開沒有箭的空弓，冒著寒光閃閃的鋒刃，爭著向北拼死殺敵。當李陵的軍隊還沒有覆沒時，有信使來報捷，朝中的公卿王侯都向皇上祝賀勝利。幾天後，李陵兵敗的奏書傳來，皇上爲此食不甘味，上朝聽政也悶悶不樂。大臣們擔心害怕，不知如何奏對。我心裡不再多考慮自己的卑賤，見皇上悲傷痛苦，實在想要獻上自己誠懇的意見。我以為李陵對待部下向來先人後己，因此能贏得別人以死力效勞，即使是

古代的名將也比不上他。他雖因兵敗而身陷匈奴，但看他的用意，是想要尋找一個適當的機會來報效漢朝。這件事已經無可奈何，但他曾擊敗強敵，功勞也足以頒佈天下了。我心裡想陳述給皇上聽，但卻沒有機會。正逢皇上召見，我就用這些意思來推崇李陵的功勞，想以此來寬舒皇上的胸懷，堵塞那些怨恨李陵的言辭。我沒能徹底表達清楚，以致英明的皇上不能進一步瞭解，反以為我在詆毀貳師將軍，而有意為李陵說好話，於是就把我交司法官審判。耿耿忠心，終於無法自我表白，因而指責我欺蒙皇上，皇上終於聽從了獄吏的判決。我家境貧困，錢財不足以為自己贖罪，朋友無力救援，皇上的左右親信也不為我說一句求情的話。我不是木塊、石頭，卻偏要讓我同執法的獄吏一起相處，被關押在重重監獄裡，心中的痛苦可以向誰訴說呢？這些正是您親眼看到的，我的行為處事難道不是這樣嗎？李陵既然已經活著投降了匈奴，敗壞了他家族的聲譽，而我關在蠶室裡，又被天下的人看著恥笑。可悲啊，可悲！這些事情是不容易一一數說給一般人聽的。

我的祖先並沒有獲得封王賜侯的功勳，掌管文史書籍和天文曆法，地位接近於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官員，本來就是被皇上戲弄、象樂工伶人一樣養著，為世俗所輕視的。假如我受到法律的制裁被殺，就象在九頭牛身上去掉一根牛毛，與殺死一隻螻蛄有什麼區別呢？而世人又不會把我比之於堅持節操而死的人，只認為我是想不出辦法而又罪大惡極，實在無法避免，終於受死的。為什麼呢？因為我的職業歷來就被人瞧不起。人必然有一死，有的死比泰山還要重，有的死比鴻毛還要輕，這是因為死的目的不同。首先，不使祖先受辱；其次，不使自己身體受辱；其次，不在道理和顏面上受辱；其次，不在言辭上受辱；其次，被捆縛受辱；其次，被囚禁受辱；其次，戴上木枷繩索被人抽打受辱；其次，或剃光了頭、或頭頸上

戴著鐵鍊受辱；其次，毀壞肌膚、截斷四肢受辱；最下等的，就是遭受宮刑，這是達到極點了！《禮記》中說：“刑罰不能加于大夫以上。”這是說士大夫的節操不可以不勉勵。猛虎處在深山之中，百獸爲之震驚、恐怕，等到它落進了陷阱、關進了籠子，就搖著尾巴乞求食物，這是長期威力漸漸制約它的結果。所以，在地上劃圈爲牢，氣節之士勢必不肯進去；用木頭削成獄吏，氣節之士也認爲不能受它審訊；他們的打算非常的明確。現在，手足交叉，戴著木枷、繩索，肌肉、皮膚暴露在外，遭受竹鞭和棍棒的抽打，被關押在監獄之中。在這個時候，見到獄吏就叩頭觸地，見到獄卒就戰戰兢兢不敢喘息。爲什麼呢？這是受到威壓逼迫而逐漸形成的局面啊。已經到了這種地步，還說沒有遭受侮辱，就是所謂的“厚臉皮”，還有什麼尊貴可言呢？況且，西伯，是一位霸主，卻被拘禁在牖裡；李斯，是秦朝的丞相，卻受遍五刑；淮陰侯韓信，被封楚王，卻在陳地被拘捕；彭越、張敖，曾南面封王，卻下獄判罪；絳侯周勃誅殺了諸呂，權力超過了春秋“五霸”，卻被關進請室；魏其侯竇嬰，身爲大將，卻穿上囚衣，戴上了三枷；季布賣身爲朱家家奴；灌夫關進居室蒙受侮辱。這些人都位至王侯將相，名聲遠播鄰國，等到犯罪以至法網加身，不能果斷自殺，結果落在骯髒的塵埃之中。古代和今天是一脈相承的，怎麼能不受到侮辱呢？由此而言，勇敢和膽怯，堅強和懦弱，都是具體形勢造成的。我終於明白了，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況且，人不能在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就已自殺，已經有點卑下了，到了遭受鞭打的時候，才想到要以自殺來保持節操，這不是已經走得更遠了嗎！古人之所以加刑于大夫時極爲慎重，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人天生的感情都是熱愛生命，害怕死亡，思念父母，顧及妻兒的。至於被正義和真理激動起來的人就不是這樣了，他們有一種無法克制的衝

動。現在，我很不幸，雙親早亡，沒有兄弟姐妹，獨自一人孤單地生活。您看我對妻兒的態度怎樣？況且勇敢的人不必爲了名節而死，懦夫仰慕高義，又何處不在勉勵自己呢？我雖然怯弱，想苟活偷生，但也知道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的界線，怎麼會自甘沉溺於牢獄的侮辱之中呢？就是奴婢還能夠下決心自殺，更何況象我這樣的不得已呢？我之所以暗暗地忍受，苟活偷生，關在糞土般污穢的監獄裡而不肯去死，就因爲抱恨自己心中還有未實現的理想，如果在屈辱中死去，我的文章才華就不能流傳於後世了。

自古以來，富貴而名聲埋沒不傳的人，多得無法記載，只有豪邁不受拘束、非同尋常的人才能流芳百世；西伯被拘囚而推演出《周易》，孔子處於困境而寫成了《春秋》，屈原被楚懷王放逐，於是創作了《離騷》；左後明失明，才完成了《國語》；孫臏膝蓋被截，撰修了《孫臏兵法》；呂不韋謫遷蜀地，《呂氏春秋》卻流傳於世；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這才有了《說難》、《孤憤》；《詩經》共三百篇，大都是聖人賢士爲抒發憤懣而寫作的。這些人都是情意鬱結，不得舒展，所以才追述往事，而希望於將來的。至於象左丘明眼瞎，孫臏腿斷，他們認爲永遠不可能被起用了，退下來著書立說以抒發心中的憤懣，想借助留傳後世的文章來表現自己。我私下裡不自量力，最近靠著拙劣的文字，收集記載了散失於天下的舊說遺聞，考證其中的事件，推窮歷史上成敗、興衰的道理。上從軒轅黃帝開始，下到當今爲止。寫成表十篇，本紀十二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也就是想要探究自然和人間的關係，弄通自古至今的變化規律，成爲一家之言。草稿還沒有完成，正好遇上那場大禍，我痛惜全書未完，所以即使受最嚴厲的刑罰也毫無怨色。如果我著成那本書，就要把它藏在名山之中，傳給能夠理解它的後人，在四通八達的都市里散佈。這樣，我從前被侮辱的舊債就能償還了，即使被千刀萬剮，我難

道會後悔嗎？然而，這些話只能對有知識的人說，難以同一般人談的。

再說，背著污辱之名的人不容易安生，地位卑賤的人常常被誹謗、議論。我因為多說了幾句話遭到了這次災禍，深深地被故鄉人恥笑，侮辱了祖先，又有什麼臉面去給父母親上墳呢？即使百代之後，這種侮辱也只會加重！所以我天天痛苦之極，居家則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門則不知要到哪裡去。每當我想起那種恥辱，冷汗就從背上滲出、浸濕了衣服。我簡直已經成了宦官，怎麼能夠自己引身而退、深藏到山林岩穴中去呢？所以暫且只好隨波逐流，見機行事，以自我寬解內心的憤怒與矛盾。現在您少卿卻教我推舉賢人，引進才士，不正與我內心的想法相反嗎？時至今日，我即使想要修飾打扮，用美妙的言辭為自己解脫，也無濟於事，一般人不相信，只不過自取侮辱罷了。總而言之，到我之後才能確定誰是誰非。信中不能盡情表達心意，所以簡略地陳述我偏狹淺陋的意見。謹再次叩首。

（王興康）

【注 釋】

（1）太史公：即司馬遷所擔任的官職太史令。牛馬走：謙詞，意為象牛馬一樣以供奔走。走，義同“僕”。此十二字《漢書·司馬遷傳》無，據《文選》補。（2）曩（nǎng 曩）：從前。（3）望：怨。（4）流：流轉、遷移的意思。（5）罷（pí 皮）：同“疲”。駑（nú 奴）：劣馬。（6）側聞：從旁聽說。猶言“伏聞”，自謙之詞。（7）身殘處穢：指因受宮刑而身體殘缺，兼與宦官賤役雜處。（8）鐘子期、伯牙：春秋時楚人。伯牙善鼓琴，鐘子期知音。鐘子期死後，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

琴。事見《呂氏春秋·本味篇》。（9）說：同“悅”。（10）隨、和：隨侯之珠和和氏之璧，是戰國時的珍貴寶物。（11）由、夷：許由和伯夷，兩人都是古代被推為品德高尚的人。（12）點：玷污。（13）會東從上來：太始四年（前93）三月，漢武帝東巡泰山，四月，又到海邊的不其山，五月間返回長安。司馬遷從駕而行。（14）卒卒（cù觸）：同“猝猝”，匆匆忙忙的樣子。（15）季冬：冬季的第三個月，即十二月。漢津，每年十二月處決囚犯。（16）薄：同“迫”。雍：地名，在今陝西鳳翔縣南，設有祭祀五帝的神壇五畤。據《漢書·武帝紀》：“太始四年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本文當即作於是年，司馬遷五十三歲。（17）不可諱：死的委婉說法。任安這次下獄，後被漢武帝赦免。但兩年之後，任安又因戾太子事件被處腰斬。（18）慼（cǎn產）：同“慘”。（19）宮刑：一種破壞男性生殖器的刑罰，也稱“腐刑”。（20）“衛靈公”二句：春秋時，衛靈公和夫人乘車出遊，讓宦官雍渠同車，而讓孔子坐後面一輛車。孔子深以為恥辱，就離開了衛國。事見《孔子家語》。這裡說“適陳”，未詳。（21）“商鞅”二句：商鞅得到秦孝公的支持變法革新。景監是秦孝公寵信的宦官，曾向秦孝公推薦商鞅。趙良是秦孝公的臣子，與商鞅政見不同。事見《史記·商君列傳》：“趙良謂商君曰：……今君之相秦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22）“同子”二句：同子指漢文帝的宦官趙談，因為與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同名，避諱而稱“同子”。爰同“袁”。爰絲即袁絲，亦即袁盎，漢文帝時任郎中。有一天，文帝坐車去看他的母親，宦官陪乘，袁盎伏在車前說：“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文帝只得依言令趙談下車。事見《漢書·爰盎傳》。（23）豎：供役使的小臣。後泛指卑賤者。（24）忼慨：即“慷慨”。（25）待罪：做官的謙詞。輦轂下：皇帝的車駕之下。代指京城長安。（26）惟：思考。（27）牽（qiān牽）：

拔取。（28）鄉：通“向”。廁（cì伺）：參加。下大夫：太史令官位較低，屬下大夫。（29）外廷：漢制，凡遇疑難不決之事，則令群臣在外廷討論。末議：微不足道的意見。“陪外廷末議”是謙詞。（30）維綱：國家的法令。（31）埽：通“掃”。（32）闖茸（tǎ róng楊容）：下賤，低劣。（33）印：通“昂”。信：通“伸”：（34）鄉曲：鄉里。漢文帝爲了詢訪自己治理天下的得失，詔令各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切諫者”，亦即有鄉曲之譽者，選以授官，二句言司馬遷未能由此途徑入仕。（35）周衛：周密的護衛，即宮禁。（36）戴盆何以望天：當時諺語。形容忙於職守，識見淺陋，無暇他顧。（37）李陵：字少卿，西漢名將李廣孫，善騎射。武帝時，爲騎都尉，率兵出擊匈奴貴族，戰敗投降，封右校王。後病死匈奴。俱居門下：司馬遷曾與李陵同在“侍中曹”（官署名）內任侍中。（38）趣舍：嚮往和廢棄。趣，同“趨”。（39）銜杯酒：在一起喝酒。指私人交往。（40）畜：同“蓄”。（41）媒孽（niè聶）：也作“孽”，釀酒的酵母。這裡用作動詞，誇大的意思。（42）王庭：匈奴單于的居處。（43）彊：同“強”。胡：指匈奴。（44）印：即“仰”，仰攻。當時李陵軍被圍困谷地。（45）旃（zhān沾）：毛織品。《史記·匈奴傳》：“自君王以下，咸食肉，衣其皮革。披旃裘。”（46）左右賢王：左賢王和右賢王，匈奴封號最高的貴族。（47）沫（huì會）：以手掬水洗臉。（48）筴（quān圈）：強硬的弓弩。（49）上壽：這裡指祝捷。（50）怛（dá達）：悲痛。款款：忠誠的樣子。（51）士大夫：此指李陵的部下將士。絕甘：捨棄甘美的食品。分少：即使所得甚少也平分給眾人。（52）指：同“旨”。（53）睚眦（yá zì涯字）：怒目相視。（54）沮：毀壞。貳師：貳師將軍李廣利，漢武帝寵妃李夫人之兄。李陵被圍時，李廣利並未率主力救援，致使李陵兵敗。其後司馬遷爲李陵辨解，武帝以爲他有意詆毀李廣利。（55）理：掌司法之官。（56）圜

圜（lín g yǔ 玲於）：監獄。（57）愬：同“訴”。（58）隤（tū í 頽）：墜毀。李陵是名將之後，據《史記·李廣傳》記載：“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以女妻陵而貴之。……自是之後，李氏名敗。”（59）葺：推置其中。蠶室：溫暖密封的房子。言其象養蠶的房子。初受腐刑的人怕風，故須住此。（60）剖符：把竹做的契約一剖為二，皇帝與大臣各執一塊，上面寫著同樣的誓詞，說永遠不改變立功大臣的爵位。丹書：把誓詞用丹砂寫在鐵制的契券上。凡持有剖符、丹書的大臣，其子孫犯罪可獲赦免。（61）文史星曆：史籍和天文曆法，都屬太史令掌管。（62）畜：同“蓄”。（63）螻螳：螻蟻。螳，同“蟻”。（64）詘：同“屈”。（65）易服：換上罪犯的服裝。古代罪犯穿赭（深紅）色的衣服。（66）木索：木枷和繩索。（67）髡（tì 剃）：同“剃”，把頭髮剃光，即髡（kūn 昆）刑。嬰：環繞。頸上帶著鐵鍊服苦役，即鉗刑。（68）腐刑：即宮刑。見注（19）。（69）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中語。（70）阱（jǐn g 井）：捕獸的陷坑。檻：關獸的籠子。（71）鮮：態度鮮明。即自殺，以示不受辱。（72）榜：鞭打。箠：竹棒。此處用作動詞。（73）槍：同“搶”。（74）惕息：膽戰心驚。（75）西伯：即周文王，為西方諸侯之長。伯也：伯通“霸”。（76）牖（yǒu 酉）裡：一作“羑裡”，在今河南湯陰縣。文王曾被殷紂王囚禁於此。（77）李斯：秦始皇時任為丞相，後因秦二世聽信趙高讒言，被受五刑，腰斬於咸陽。（78）五刑：秦漢時五種刑罰，見《漢書·刑法志》：“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79）淮陰：指淮陰侯韓信。（80）受械于陳：漢立，淮陰侯韓信被劉邦封為楚王，都下邳（今江蘇邳縣）。後高祖疑其謀反，用陳平之計，在陳（楚地）逮捕了他。械，拘禁手足的木制刑具。（81）彭越：漢高祖的功臣。（82）張敖：漢高祖功臣張耳的兒子，襲父爵為趙王。彭越和張敖都因被人誣告稱孤謀反，下獄定罪。

(83) 絳侯：漢初功臣周勃，封絳侯。惠帝和呂後死後，呂後家族中呂產、呂祿等人謀奪漢室，周勃和陳平一起定計誅諸呂，迎立劉邦中子劉恒爲文帝。(84) 五伯：即“五霸”。(85) 請室：大臣犯罪等待判決的地方。周勃後被人誣告謀反，囚於獄中。(86) 魏其：大將軍竇嬰，漢景帝時被封爲魏其侯。武帝時，營救灌夫，被人誣告，下獄判處死罪。三木：頭枷、手銬、腳鐐。(87) 季布：楚霸王項羽的大將，曾多次打擊劉邦。項羽敗死，劉邦出重金緝捕季布。季布改名換姓，受髡刑和鉗刑，賣身給魯人朱家爲奴。(88) 灌夫：漢景帝時爲中郎將，武帝時官太僕。因得罪了丞相田蚡，被囚於居室，後受誅。居室：少府所屬的官署。(89) 罔：同“網”，法網。(90) 財：通“裁”。(91) 蚤：通“早”。(92) 𠂔： “軟”的古字。(93) 湛：同“沉”。累絁（x i è 謝）捆綁犯人的繩子，引伸爲捆綁、牢獄。(94) 臧獲：奴曰臧，婢曰獲。(95) 倅（t i 惕）儻：豪邁不受拘束。(96) 西伯拘而演《周易》：傳說周文王被殷紂王拘禁在牖裡時，把古代的八卦推演爲六十四卦，成爲《周易》的骨幹。(97) 仲尼厄而作春秋：孔丘字仲尼，周遊列國宣傳儒道，在陳地和蔡地受到圍攻和絕糧之苦，返回魯國作《春秋》一書。(98) 屈原：曾兩次被楚王放逐，幽憤而作《離騷》。(99) 左丘：春秋時魯國史官左丘明。《國語》：史書，相傳爲左丘明撰著。(100) 孫子：春秋戰國時著名軍事家孫臏。臏腳：孫臏曾與龐涓一起從鬼穀子習兵法。後龐涓爲魏惠王將軍，騙臏入魏，割去了他的臏骨（膝蓋骨）。孫臏有《孫臏兵法》傳世。(101) 不韋：呂不韋，戰國末年大商人，秦初爲相國。曾命門客著《呂氏春秋》（一名《呂覽》）。始皇十年，令呂不韋舉家遷蜀，呂不韋自殺。(102) 韓非：戰國後期韓國公子，曾從荀卿學，入秦被李斯所讒，下獄死。著有《韓非子》，《說難》、《孤憤》是其中的兩篇。(103) 《詩》三百篇：今本《詩經》共有三百零五篇，此舉其成數。(104) 佚：讀爲“佚”（y i 億）。

（105）慍（yùn 運）：怒。（106）戮笑：辱笑。（107）九回：九轉。形容痛苦之極。（108）閨閣之臣：指宦官。閨、閣都是宮中小門，指皇帝深密的內廷。（109）彫瑑（zhuàn）：雕刻成連錦狀的花紋。這裡指自我妝飾。

答蘇武書

〔西漢〕李陵

【作者小傳】李陵（？—前 74），字少卿。西漢隴西成紀（今甘肅泰安）人。名將李廣之孫。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士卒，頗得美名。武帝時曾率八百騎入匈奴境二千餘裡，觀察居延（故城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地形而還。後任騎都尉，在酒泉、張掖練兵防備匈奴。天漢二年（前 99），率步卒五千，深入匈奴，以少擊衆，力盡而降。武帝族滅其家。李陵遂留匈奴，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李陵被認爲是五言詩創始者之一：“其五言，周時已見濫觴，及乎成篇，則始于李陵、蘇武二子。”（皎然《詩式》）鐘嶸《詩品》稱他“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則是結合身世對其創作的評價。杜甫稱“李陵蘇武是吾師”，蘇軾稱“蘇李之天成”，對李陵作品的怨憤深沉、自然天成都有激賞。

《漢書·藝文志》所錄《李陵集》二卷，新舊《唐書》仍見記載，至《宋史》則不見著錄，是該集宋時方告亡佚。今所存李陵名下之作，有文四（內有令、表各一爲殘句）、詩二十二（內有四篇爲殘句），除《漢書》所載之外，其餘詩文，後世多有學者指爲僞作。宋以前評價李陵詩文，似非僅就現存之作，而是根據《李陵集》中所有作品。

【題解】天漢二年，李廣利率軍伐匈奴右賢王，武帝召李陵負責輜重。李陵請求自率一軍，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多為其後援，而路按兵不動，致使李陵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對數十倍於己的敵軍。苦戰之後，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無援的軍情，單于遂集中兵力圍攻，李陵兵盡糧絕，北面受虜。降匈奴後，曾與被匈奴扣留的蘇武數次相見。始元六年（前 81），蘇武得歸，修書勸李陵歸漢，李陵以此書作答。

這封信的主旨是為自己的投降行為解脫。信中戰鬥場面寫得極有聲色，顯然是要說明，當時因為雙方兵力懸殊，己方將帥的不顧大局，武帝處置（誅陵全家）失當，所以，自己投降完全是出於不得已，進而使讀者產生同情；此外，屢用強烈對比，如身處異域而懷念故土，以寡兵深入眾敵而浴血奮戰，蘇武持節榮歸而自己居人籬下，確實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

這篇文章，學者多認為系後人偽作。但《文選》中收入，當系選自《李陵集》中，故其寫作時間最遲不應晚於漢代。

子卿足下〔1〕：

勤宣令德〔2〕，策名清時〔3〕，榮問休暢〔4〕，幸甚幸甚〔5〕。遠托異國〔6〕，昔人所悲，望風懷想〔7〕，能不依依〔8〕？昔者不遺。遠辱還答〔9〕，慰誨勤勤，有逾骨肉，陵雖不敏〔10〕，能不慨然〔11〕？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睹，但見異類〔12〕。韋韝毳幕〔13〕，以禦風雨；羶肉酪漿〔14〕，以充饑渴。舉目言笑，

誰與爲歡？胡地玄冰〔15〕，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側耳遠聽，胡笳互動〔16〕，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17〕，陵獨何心〔18〕，能不悲哉！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19〕；妻子無辜，並爲鯨鯢〔20〕；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21〕，更成戎狄之族〔22〕，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23〕，孤負陵心區區之意〔24〕。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25〕，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26〕，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27〕，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只令人悲，增忉怛耳〔28〕。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29〕，出征絕域〔30〕。五將失道〔31〕，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32〕，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33〕。然猶斬將奪旗〔34〕，追奔逐北〔35〕，滅跡掃塵〔36〕，斬其梟帥〔37〕，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38〕，意謂此時，功難堪矣〔39〕。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40〕，強逾十萬。單于臨陣〔41〕，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42〕；步馬之勢，又甚懸絕〔43〕。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44〕，決命爭首〔45〕。死傷積野，餘不

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46〕，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47〕，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48〕。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49〕，而賊臣教之〔50〕，遂使複戰，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51〕。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52〕，豈易爲力哉〔53〕？而執事者云云〔54〕，苟怨陵以不死〔55〕。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56〕？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于國主耳〔57〕，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58〕。昔範蠡不殉會稽之恥〔59〕，曹沫不死三敗之辱〔60〕，卒復勾踐之仇〔61〕，報魯國之羞〔62〕，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63〕。

足下又雲：“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雲爾乎？昔蕭樊囚繫

〔64〕，韓彭蒯醢〔65〕，晁錯受戮〔66〕，周魏見辜〔67〕。其餘佐命立功之士〔68〕，賈誼亞夫之徒〔69〕，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70〕，並受禍敗之辱〔71〕，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72〕，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73〕，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74〕，徒失貴臣之意〔75〕，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載而長歎者也〔76〕。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77〕。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78〕；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79〕。

丁年奉使〔80〕，皓首而歸〔81〕；老母終堂〔82〕，生妻去帷〔83〕。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84〕，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85〕，受千乘之賞〔86〕。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87〕，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88〕。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89〕；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90〕。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91〕，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92〕，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93〕，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94〕，還向北闕〔95〕，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96〕？願足下勿復望陵。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97〕？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98〕，勉事聖君〔99〕。足下胤子無恙〔100〕，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101〕。

——選自《文選》卷四十一

子卿足下：

您辛勤地宣揚美德，爲官于太平盛世，美名流傳四方，真是值得慶倖啊！我流落在遠方異國，這是前人所感悲痛的。遙望南方，懷念故人，怎能不滿含深情？以前承蒙您不棄，從遠處賜給我回音，殷勤地安慰、教誨，超過了骨肉之情。我雖然愚鈍，又怎能不感慨萬端？

我從投降以來，身處艱難困境，一人獨坐，愁悶苦惱。整天看不見別的，只見到些異族之人。我戴不慣皮袖套，住不慣氈幕，也只能靠它們來抵禦風雨；吃不慣腥羶的肉，喝不慣乳漿，也只能用它們來充饑解渴。眼看四周，有誰能一起談笑歡樂呢？胡地結著厚厚的堅冰，邊塞上的土被凍得裂開，只聽見悲慘淒涼的風聲。深秋九月，塞外草木凋零，夜晚不能入睡，側耳傾聽，胡笳聲此起彼伏，牧馬悲哀地嘶叫，樂曲聲和嘶鳴聲相混，在邊塞的四面響起。清晨坐起來聽著這些聲音，不知不覺地流下淚水。唉，子卿，我難道是鐵石心腸，能不悲傷？

同您分別以後，更加無聊。上念老母，在垂暮之年還被殺戮；妻子、兒女們是無罪的，也一起慘遭殺害。我自己辜負了國家之恩，被世人所悲憐。您回國後享受榮譽，我留此地蒙受羞辱。這是命中註定，有什麼辦法？我出身於講究禮義的國家，卻進入對禮義茫然無知的社會。背棄了國君和雙親的恩德，終身居住在蠻夷的區域，真是傷心極了！讓先父的後代，變成了戎狄的族人，自己怎能不感到悲痛。我在與匈奴作戰中功大罪小，卻沒有受到公正的評價，辜負了我微小的誠意，每當想到這裡，恍惚之中仿佛失去了對生存的留戀。我不難刺心來表白自己，自刎來顯示志向，但國家對我已經恩斷義絕，自殺毫無益處，只會增加羞辱。因此常常憤慨地忍受侮辱，就又苟且地活在世上。周圍的人，見我這樣，用不中聽的話來勸告勉勵，可是，異國的快樂，只能令人悲傷，增加憂愁罷了。

唉，子卿！人們的相互瞭解，貴在相互知心。前一封信匆忙寫成，沒有能夠充分表達我的心情，所以再作簡略敘述。

從前先帝授予我步兵五千，出征遠方。五員將領迷失道路，我單獨與

匈奴軍遭遇作戰，攜帶著供征戰萬里的糧草，率領著徒步行軍的部隊；出了國境之外，進入強胡的疆土；以五千士兵，對付十萬敵軍；指揮疲敝不堪的隊伍，抵擋養精蓄銳的馬隊。但是，依然斬敵將，拔敵旗，追逐敗逃之敵。在肅清殘敵時，斬殺其驍勇將領，使我全軍將士，都能視死如歸。我沒有什麼能耐，很少擔當重任，內心暗以為，此時的戰功，是其他情況下所難以相比的了。匈奴兵敗後，全國軍事動員，又挑選出十萬多精兵。單于親臨陣前，指揮對我軍的合圍。我軍與敵軍的形勢已不相稱，步兵與馬隊的力量更加懸殊。疲兵再戰，一人要敵千人，但仍然帶傷忍痛，奮勇爭先。陣亡與受傷的士兵遍地都是，身邊剩下的不滿百人，而且都傷痕累累，無法持穩兵器。但是，我只要振臂一呼，重傷和輕傷的士兵都一躍而起，拿起兵器殺向敵人，迫使敵騎逃奔。兵器耗盡，箭也射完，手無寸鐵，還是光著頭高呼殺敵，爭著沖上前去。在這時刻，天地好像為我震怒，戰士感奮地為我飲泣。單于認為不可能再俘獲我，便打算引軍班師，不料叛逃的邪臣管敢出賣軍情，於是使得單于重新對我作戰，而我終於未能免於失敗。

以前高皇帝率領三十萬大軍，被匈奴圍困在平城。那時，軍中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而還是七天斷糧，只不過勉強脫身而已。何況像我這樣的人，難道就容易有所作為嗎？而當權者卻議論紛紛，一味怨責我未能以死殉國。不過我未以死殉國，確是罪過；但您看我難道是貪生怕死的小人嗎？又哪裡會有背離君親、拋棄妻兒卻反而以為對自己有利的人？既然如此，那末，我之所以不死，是因為想有所作為。本來是想如前一封信上所說的那樣，要向皇上報恩啊。實在因為徒然死去不如樹立名節，身死名滅不如報答恩德。前代範蠡不因會稽山投降之恥而殉國，曹沫不因三戰三敗之辱而自殺，終於，範蠡為越王勾踐報了仇，曹沫為魯國雪了恥。我一點

赤誠心意，就是暗自景仰他們的作為。哪裡料到志向沒有實現，怨責之聲已四起；計畫尚未實行，親人作刀下之鬼，這就是我面對蒼天椎心泣血的原因啊！

您又說道：“漢朝給功臣的待遇並不菲薄。”您是漢朝之臣，怎能不說這種話？可是，以前蕭何、樊噲被拘捕囚禁，韓信、彭越被剝成肉醬，晁錯被殺，周勃、魏其侯被判罪處刑。其餘輔助漢室立下功勞的人士，如賈誼、周亞夫等人，都確實是當時傑出的人才，具備擔任將相的能力，卻遭受小人的誹謗，他們都受迫害、屈辱，其事業也告失敗。最終使有才之人遭到詆毀，才能無法施展。他們二人的遭遇，誰不為之痛心呢？我已故的祖父李廣，身任將軍，其功績略謀蓋天地，忠義勇氣冠于全軍，只是因為不屑迎合當朝權貴的心意，結果在邊遠的疆場自殺身亡。這就是功臣義士手持兵刃歎息不止的原因。怎麼能說待遇“不薄”呢？您過去憑著單車出使到擁有強兵的敵國，逢上時運不佳，竟至伏劍自刎也不在乎；顛沛流離，含辛茹苦，差點死在北方的荒野。壯年時奉命出使，滿頭白髮而歸，老母在家中亡故，妻子也改嫁離去。這是天下很少聽到的，古今所沒有的遭遇。異族未開化的人，尚且還稱讚您的節氣，何況是天下的君主呢？我認為您應當享受封領地、賞千乘的諸侯待遇。可是，聽說您回國後，賞賜不過二百萬，封官不過典屬國之職，並沒有一尺土的封賞，來獎勵您多年來對國家的效忠。而那些排斥功臣、扼殺人才的朝臣，都成了萬戶侯；皇親國戚或奉迎拍馬之流，都成了朝廷政權的主宰。您尚且如此，我還有什麼希望呢？像這樣，漢朝因為我未能死節而施以嚴厲的懲罰，您堅貞守節又只給予微薄的獎賞，要想叫遠方的臣民急切地投奔效命，這實在是難以辦到的，所以我常常想到這事卻不覺得後悔。我雖然辜負了漢朝的恩情，漢朝也虧對了我的功德。前人說過這樣的話：“即使忠誠之心不被世人遍

知，也能做到視死如歸。”但如果我能夠安心死節，皇上難道就能對我有眷顧之情嗎？男子漢活著不能成就英名，死了就讓他埋葬在異族之中吧，誰還能再彎腰下拜，回到漢廷，聽憑那幫刀筆吏舞文弄墨、隨意發落呢？希望您不必再盼著我歸漢了。

唉，子卿！還有什麼話可說？相隔萬里之遙，人的身份不同，人生道路也迥然相異。活著時是另一世間的人，死後便成了異國鬼魂。我和您永訣，生死都不得相見了。請代向老朋友們致意，希望他們勉力事奉聖明的君主。您的公子很好，不要掛念。願您努力自愛，更盼您時常依託北風的方便不斷給我來信。李陵頓首。

（李祚唐）

【注釋】

〔1〕子卿：蘇武字。足下：古代用以稱上級或同輩的敬詞，周、秦時多以之稱君主，後世則多用於同輩之間。〔2〕令德：美德。令，美。〔3〕策名：臣子的姓名書寫在國君的簡策上。這裡指做官。《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質。”清時：政治清明的時世。此處指昭帝在位之際。〔4〕榮問：好名聲。問通“聞”。休暢：吉祥順利。休：美。暢：通。〔5〕幸甚：這裡表示為對方的處境順利而高興。〔6〕異國：此指匈奴。〔7〕風：此處指懷念對象的風采。〔8〕依依：戀戀不捨之狀。〔9〕辱：承蒙，書信中常用的謙詞。〔10〕敏：聰慧。〔11〕然：此處作動詞“慨”的詞尾。〔12〕異類：古代對少數民族的貶稱。此處指匈奴。〔13〕韋韞（gōu 溝）：皮革制的長袖套，用以束衣袖，以便射箭或其他操作。毳（cuì 脆）幕：

毛氈製成的帳篷。〔14〕羶（shān山）肉：帶有腥臭氣味的羊肉。酪（lǎo撈）漿：牲畜的乳漿。〔15〕玄冰：黑色的冰。形容冰結得厚實，極言天氣寒冷。〔16〕胡笳：古代我國北方民族的管樂，其音悲涼。此處指胡笳吹奏的音樂。〔17〕嗟（juē掇）乎：嘆詞。〔18〕獨：反詰副詞，有難道的意思。〔19〕臨年：達到一定的年齡。此處指已至暮年。〔20〕鯨鯢（qín g ní情泥）：鯨魚雄曰鯨，雌曰鯢。原指兇惡之人，《左傳·宣公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此處借指被牽連誅戮的人。〔21〕先君：對自己已故父親的尊稱，此處指李當戶。當戶早亡，李陵爲其遺腹子。嗣：後代，子孫。〔22〕戎（róng榮）狄：古代對少數民族的貶稱，與前面“蠻夷”均指匈奴。〔23〕蒙：受到。明察：指切實公正的瞭解。〔24〕孤負：虧負。後世多寫作“辜負”。區區：小，少。此處作誠懇解。〔25〕刺心：自刺心臟，意指自殺。〔26〕已矣：表絕望之辭。〔27〕攘（rán g 攔）臂：捋起袖口，露出手臂，是準備勞作或搏鬥的動作。《孟子·盡心下》載，晉勇士馮婦能殺猛虎，後來要做善人，便發誓不再打虎。可是，一次遇上眾人制服不了老虎的險情，馮婦雖然明知會因違背做善人的諾言（不打虎）而受恥笑，仍然“攘臂下車”去打虎。文中暗用馮婦之典爲己開脫。〔28〕忼怛（dāo dá刀達）：悲痛。〔29〕先帝：已故的皇帝，指漢武帝。〔30〕絕域：極遠的地域。此處指匈奴居住地區。〔31〕五將：五員將領，姓名不詳。《漢書》未載五將失道事，惟《文選》李善注載：“《集》表雲：‘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32〕天漢：武帝年號。文中指漢朝控制的區域。〔33〕當：擋。這裡指抵禦。〔34〕拏（qiān牽）：拔取。〔35〕奔：逃跑的。〔36〕滅跡掃塵：喻肅清殘敵。〔37〕梟（xiāo消）帥：驍勇的將帥。〔38〕希：少，與“稀”通。〔39〕難堪：難以相比。堪，勝（shēng升）。〔40〕練：同“揀”，

挑選。〔41〕單（c h à n 纏）於：匈奴君長的稱號。〔42〕相如：相比。如，及，比。〔43〕懸絕：相差極遠。〔44〕扶：支持，支撐。乘：凌駕，此處有不顧的意思。《漢書·李陵傳》：“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45〕決命爭首：效命爭先。〔46〕干戈：此處指兵器。〔47〕徒首：光著頭，意指不穿防護的甲衣。〔48〕飲血：猶言飲泣。形容極度悲憤。《文選》李善注：“血即淚也。”〔49〕引還：退兵返回。引，後退。〔50〕賊臣：指叛投匈奴的軍候管敢。〔51〕“昔高皇帝”二句：是說從前（漢高祖七年，前 200）高皇帝（即高祖劉邦）親率大軍三十萬駐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東），準備伐匈奴，被冒頓單于帶領四十萬騎兵圍困七日之久。〔52〕當：如，像。〔53〕爲力：用力，用兵。〔54〕執事者：掌權者，此指漢朝廷大臣。〔55〕苟：但，只。〔56〕寧（n ì n g 佞）：難道，反詰副詞。此句與上句連用反詰，調換反詰詞以免重複。妻子：妻子、兒女。〔57〕“故欲”二句：據 2《文選》李善注載：“李陵前與蘇子卿書雲：‘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58〕滅名：使名聲泯滅。這裡“滅名”與“虛死”對應，是取身無謂而死、名也隨之俱滅之意。〔59〕昔範蠡（l ǐ 李）不殉會（k u à i 快）稽之恥：魯哀西元年（前 494）越王勾踐兵敗，率五千人被圍在會稽山，向吳王夫差求和，范蠡作爲人質前往吳國，並未因求和之恥自殺殉國。范蠡，字少伯，春秋楚國宛（今河南省南陽縣）人，是輔助勾踐振興越國、興師滅吳重要謀士。後至齊，改名鴟夷子皮。晚經商，稱陶朱公。〔60〕曹沫（m è i 妹）不死三敗之辱：曹沫曾與齊國作戰，三戰三敗，並不因屢次受辱而自殺身死。曹沫，春秋魯國人，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十三年（前 681），齊桓公伐魯，莊公請和，會盟于柯（今山東省東阿縣西南），沫以匕首劫持桓公，迫使他全部歸還戰爭中侵佔的魯國土地。〔61〕卒複

勾踐之仇：指勾踐滅吳，夫差自殺。〔62〕報魯國之羞：此句指柯盟追回齊國侵地。〔63〕椎（chuí垂）心、泣血：形容極度悲傷。椎，用椎打擊。泣血，悲痛無聲的哭。〔64〕蕭：蕭何（？—前193），沛（今江蘇省沛縣）人，輔助劉邦建立基業，論功第一，封酈侯。他曾因為請求上林苑（專供皇族畋獵的場所）向老百姓開放而遭囚禁。樊：樊噲（？—前189），沛人。從劉邦起兵，屢建功勳，封舞陽侯。曾因被人誣告與呂後家族結黨而被囚拘。〔65〕韓：韓信（？—前196），淮陰（今江蘇省淮陰市）人，初隨項羽，後歸劉邦，拜大將，屢建奇功，封楚王，後貶為淮陰侯。他因要回應陳豨起兵造反，被呂氏斬首。彭：彭越（？—前196），昌邑（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人，秦末聚眾起兵，後歸劉邦，多建軍功，封梁王。他因造反被囚，高祖予以赦免，遷至蜀道，但呂氏仍將他處死，並夷三族。菹醢（zūhǎi租海）：剝成肉醬，是古代一種殘酷的死刑。〔66〕晁錯（前200—154）：潁川（今河南省中部及南部地，治所在禹縣）人。景帝時，他建議削各諸侯國封地。後吳楚等七國諸侯反，有人認為是削地所致，晁錯因而被殺。〔67〕周：周勃（？—前169），沛人，從劉邦起事，以軍功為將軍，拜絳侯。呂氏死，勃與陳平共誅諸呂，立文帝。周勃曾被誣告欲造反而下獄。魏：魏其侯竇嬰（？—前131），字王孫，觀津（今河北省衡水縣東）人，竇太后姪。景帝時，平定吳楚七國之亂有功，封魏其侯。與灌夫為至交。武帝時，灌夫因與丞相田蚡結仇下獄，嬰力圖相救，受牽連而被誅。見：受。辜：罪。〔68〕佐命：輔助帝王治理國事。〔69〕賈誼（前201—前169）：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東）人，自幼博學，文帝召為博士，遷太中大夫。積極參與政事，並勇於針砭時弊。亞夫：即周亞夫（？—前143），周勃之子，封絳侯，曾屯軍細柳（今陝西省咸陽市西南），以軍令嚴整聞名。景帝時，任太尉，率師平定七國叛亂。〔70〕小人：包括排擠賈誼的絳侯周勃，而前文有“周魏見辜”句，謹錄備考。〔71〕“並

受”句：指賈誼被在朝權貴（周勃、灌嬰、張敖、馮敬等）排斥，流放長沙；周亞夫因其子私購禦物下獄，被誣謀反，絕食而死。〔72〕二子：指賈誼、周亞夫。《文選》李善注則雲：“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亦可備一說。遐舉：原指遠行，此處兼指功業。〔73〕陵先將軍：指李廣。〔74〕冠（g u à n 貫）：在……之中居第一位。作動詞用。〔75〕貴臣：指衛青。衛青為大將軍伐匈奴，李廣為前將軍，被遣出東道，因東道遠而難行，迷惑失路，被衛青追逼問罪，含憤自殺。〔76〕戟（jǐ 己）：古兵器，合戈矛為一體，可以直刺、橫擊。〔77〕萬乘（s h è n g 勝）：一萬輛車。古代以萬乘稱君主。文中武力強盛的大國。虜：古代對少數民族的貶稱。此指匈奴。〔78〕伏劍：以劍自殺。此句是說，蘇武在衛律逼降時，引佩刀自刺的事。〔79〕朔北：北方。這裡指匈奴境。〔80〕丁年：成丁的年齡，即成年。這裡強調蘇武出使時正處壯年。〔81〕皓（h à o 號）首：年老白頭。皓，光亮、潔白。〔82〕終堂：死在家裡。終：死。〔83〕去帷：改嫁。去，離開。〔84〕蠻貊（mò 末）：泛指少數民族。這裡指匈奴。貊，古代對居於東北地區民族的稱呼。〔85〕茅土之薦：指賜土地、封諸侯。古代帝王社祭之壇共有五色土，分封諸侯則按封地方向取壇上一色土，以茅包之，稱茅土，給所封諸侯在國內立社壇。〔86〕千乘之賞：也指封諸侯之位。古代諸侯稱千乘之國。〔87〕典屬國：官名。掌管民族交涉事務，位元在三公之下，屬官有九譯令。秩中二千石，即每月受俸一百八十斛。〔88〕加：施。這裡有獎賞之意。〔89〕萬戶侯：食邑萬戶之侯。文中指受重賞、居高位者。〔90〕廊廟：殿四周的廊和太廟，是帝王與大臣議論政事的地方，因此稱朝廷為廊廟。“廊廟宰”，即指朝廷中掌權的人。〔91〕厚誅：嚴重的懲罰。〔92〕孤恩：辜負恩情。恩，此指上對下的好處。下句“負德”之“德”偏指下對上的功績。〔93〕安：安於死，即視死如歸之意。〔94〕稽顙（s

ǎn g 噪)：叩首，以額觸地。顙，額。〔95〕北闕：原指宮殿北面的門樓，後借指帝王宮禁或朝廷。〔96〕刀筆之吏：主辦文案的官吏，他們往往通過文辭左右案情的輕重。〔97〕夫(fú 扶)：發語詞，無義。〔98〕幸：希望。故人：老朋友。此處指任立政、霍光、上官桀等人。〔99〕聖君：指漢昭帝劉弗陵。〔100〕胤(yìn 印)子：兒子。蘇武曾娶匈奴女爲妻，生子名通國，蘇武歸時仍留匈奴，宣帝時才回到漢朝。〔101〕頓首：叩頭，書信結尾常用作謙辭。

報孫會宗書

〔西漢〕楊惲

【作者小傳】楊惲（？—前 54），字子幼，華陰（今屬陝西）人。司馬遷的外孫。父楊敞，漢昭帝時爲丞相。漢宣帝時，惲以父蔭補常侍郎。以才能見稱，名顯朝廷，複擢爲左曹。後因告發霍氏謀反有功，封平通侯，遷中郎將。居官清正，有治績，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爲人輕財好義，廉潔無私，但自矜其能，不能容物，每有忤己者必欲害之，因此得罪不少朝廷顯貴。太僕戴長樂懷疑楊惲在背後暗算他，就上書告發楊惲平日言論誹謗朝廷，無人臣之禮，惲被免爲庶人。後逢日食，有人上書歸咎于惲驕奢不悔過所致，他被捕入獄。廷尉按驗時，在家中搜出他寫給孫會宗的信，宣帝看後大怒，判以大逆不道罪，腰斬處死。其妻兒被流放到酒泉郡。孫會宗也因此而罷官。

【題解】關於這封信的本事背景，《漢書·楊惲傳》記載惲失爵位家居，以財自娛。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惲內懷不服，寫了這封回書。在信中，他以嬉笑怒罵的口吻，逐點批駁孫的規勸，爲自己狂放不羈的行爲辯解。還賦詩譏刺朝政，明確表示“道不同，不相爲謀”，與“卿大夫之制”決裂的意向。全信寫得情懷勃鬱，鋒芒畢露，與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桀驁不馴的風格如出一轍。清人餘誠評道：“行文之法，字字翻騰，段段收束，平直處皆曲折，疏散處皆緊煉，則酷肖其外祖。”（《重訂古文釋義新編》卷六）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1〕，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

〔2〕，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3〕，而猥俗之毀譽也〔4〕。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5〕。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6〕，位在列卿〔7〕，爵爲通侯〔8〕，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並力，陪輔朝庭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9〕。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10〕，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11〕。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複用此爲譏議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12〕。田家作苦。歲時伏臘〔13〕，烹羊炰羔〔14〕，鬥酒自勞。家本秦也〔15〕，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烏烏〔16〕。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17〕。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18〕，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19〕，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20〕，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21〕，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雲乎〔22〕：“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23〕。”故道不同，不相爲謀〔24〕，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夫西河魏土〔25〕，文侯所興〔26〕，有段幹木、田子方之遺風〔27〕，漂然皆有節概〔28〕，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29〕，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30〕，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31〕，毋多談。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漢書·楊惲傳》

我才能低下，行爲卑污，外部表現和內在品質都未修養到家，幸而靠著先輩留下的功績，才得以充任宮中侍從官。又遭遇到非常事變，因而被封爲侯爵，但始終未能稱職，結果遭了災禍。你哀憐我的愚昧，特地來信教導我不夠檢點的地方，懇切的情意甚爲深厚。但我私下卻怪你沒有深入思考事情的本末，而輕率地表達了一般世俗眼光的偏見。直說我淺陋的看法吧，那好象與你來信的宗旨唱反調，在掩飾自己的過錯；沉默而不說吧，又恐怕違背了孔子提倡每人應當直說自己志向的原則。因此我才敢簡略地談談我的愚見，希望你能細看一下。

我家正當興盛的時候，做大官乘坐朱輪車的有十人，我也備位在九卿之列，爵封通侯，總管宮內的侍從官，參與國家大政。我竟不能在這樣的時候有所建樹，來宣揚皇帝的德政，又不能與同僚齊心協力，輔佐朝廷，補救缺失，已經受到竊踞高位白食俸祿的指責很久了。我貪戀祿位和權勢，不能自動退職，終於遭到意外的變故，平白地被人告發，本人被囚禁在宮殿北面的樓觀內，妻子兒女全關押在監獄裡。在這個時候，自己覺得合族抄斬也不足以抵償罪責，哪裡想得到竟能保住腦袋，再去奉祀祖先的墳墓呢？我俯伏在地想著聖主的恩德真是無法計量。君子的身心沉浸在道義之中，快樂得忘記憂愁；小人保全了性命，快活得忘掉了自身的罪過。因此

親自率領妻子兒女，竭盡全力耕田種糧，植桑養蠶，灌溉果園，經營產業，用來向官府交納賦稅，想不到又因為這樣做而被人指責和非議。

人的感情所不能限制的事情，聖人也不加以禁止。所以即使是最尊貴的君王和最親近的父親，為他們送終服喪，至多三年也有結束的時候。我得罪以來，已經三年了。種田人家勞作辛苦，一年中遇上伏日、臘日的祭祀，就燒煮羊肉烤炙羊羔，斟上一壺酒自我慰勞一番。我的老家本在秦地，因此我善於唱秦地的民歌。妻子是趙地的女子，平素擅長彈瑟。奴婢中也有幾個會唱歌的。喝酒以後耳根發熱，昂首面對蒼天，信手敲擊瓦缶，按著節拍嗚嗚呼唱。歌詞是：“在南山上種田辛勤，荊棘野草多得沒法除清。種下了一頃地的豆子，只收到一片無用的豆莖。人生還是及時行樂吧，等享富貴誰知要到什麼時辰！”碰上這樣的日子，我興奮得兩袖甩得高高低低，兩腳使勁蹬地而任意起舞，的確是縱情玩樂而不加節制，但我不懂這有什麼過錯。我幸而還有積餘的俸祿，正經營著賤買貴賣的生意，追求那十分之一的薄利。這是君子不屑只有商人才幹的事情，備受輕視恥辱，我卻親自去做了。地位卑賤的人，是眾人誹謗的物件，我常因此不寒而栗。即使是素來瞭解我的人，尚且隨風而倒譏刺我，哪裡還會有人來稱頌我呢？董仲舒不是說過嗎：“急急忙忙地求仁求義，常擔心不能用仁義感化百姓，這是卿大夫的心意。急急忙忙地求財求利，常擔心貧困匱乏，這是平民百姓的事情。”所以信仰不同的人，互相之間沒有什麼好商量的。現在你還怎能用卿大夫的要求來責備我呢！

你的家鄉西河郡原是魏國的所在地，魏文侯在那裡興起大業，還存在段幹木、田子方留下的好風尚，他們兩位都有高遠的志向和氣節，懂得去留和仕隱的抉擇。近來你離開了故鄉，去到安定郡任太守。安定郡地處山

谷中間，是昆夷族人的家鄉，那裡的人貪婪卑鄙，難道是當地的風俗習慣改變了你的品性嗎？直到現在我才看清了你的志向！如今正當大漢朝的鼎盛時期，祝你飛黃騰達，不要再來同我多嚕。

（曹光甫）

【注釋】

〔1〕底（z hǐ 止）：引致，到達。〔2〕時變：指漢宣帝地節四年（前66），霍光子孫霍禹等欲謀反事。〔3〕惟：思。〔4〕猥（wěi 委）：輕率，隨便。〔5〕孔氏：孔子。各言爾志：語出《論語·公冶長》：“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6〕朱輪：車輪漆成紅色。漢制，公卿列侯以及俸祿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員方能乘坐朱輪車。〔7〕列卿：中央的高級官員。此指任光祿勳，位在九卿之列。〔8〕通侯：即“徹侯”。秦爵二十級中的最高一級。漢制，劉姓功臣封侯者為諸侯，異姓功臣封侯者為列侯，亦稱徹侯。後因避漢武帝諱，改稱通侯。〔9〕素餐：不勞而食，無功受祿。語出《詩經·魏風·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10〕北闕：宮殿北面的樓觀，漢代為上章奏事和被皇帝召對之處。楊惲被拘於此，是臨時性關押處置。〔11〕說：通“悅”。〔12〕三年：楊惲于漢宣帝五鳳二年（前56）秋被免為庶人，五鳳四年（前54）夏四月朔日食，被人告發而獲罪，前後雖跨三個年頭，實際上不到二年。〔13〕伏臘：古代進行祭祀活動的兩個節日。夏至以後的第三個庚日叫初伏，天極熱時。冬至後第三個戌日為臘日，天極冷時。後世也以陰曆十二月初八為臘日。〔14〕烹（pāo 袍）羔：烤小羊。〔15〕家本秦也：楊惲原籍華陰，古屬秦地。〔16〕缶（fǒu 否）：瓦制的打擊樂器，最初流行於秦地。烏烏：唱歌聲。

可能是歌曲中的一種和聲。〔17〕“田彼南山”四句：《漢書·楊惲傳》張晏注：“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可供參考。其（jī 基），豆莖。〔18〕糴（dí 笛）：買進穀物。〔19〕賈（gǔ 古）豎：舊時對商人的賤稱。〔20〕下流：喻眾惡所歸之處。《論語·子張》：“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指品行卑污。〔21〕雅：平素。〔22〕董生：指董仲舒，西漢時大儒。〔23〕“明明求仁義”六句：引自董仲舒《對賢良策》三。《漢書·董仲舒傳》原文作：“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皇皇，即“遑遑”，急急忙忙的樣子。此作“明明”，疑有誤。〔24〕道不同，不相為謀：語出《論語·衛靈公》。〔25〕西河：戰國時魏地的西河，轄境在今陝西東部黃河西岸地區，與漢代的西河郡並非一地。〔26〕文侯：魏文侯，名斯，魏國的建立者，著名賢君。〔27〕段幹木：戰國初魏人，隱居不仕。魏文侯曾請他作相，他跳牆而避走。文侯深為敬重，每次乘車經過他的住所門口，必伏軾致敬。田子方：戰國時人，為魏文侯所優禮。〔28〕漂然：高遠的樣子。〔29〕安定：郡名。治所在高平（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30〕昆戎：古代西夷的一支，即殷周時的西戎。〔31〕旃（zhān 沾）：文言助詞，相當於“之”或“之焉”。

蘇武傳

〔東漢〕班固

【作者小傳】班固（32——92 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市東）人。東漢著名的史學家。《後漢書·班固傳》稱他“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其父班彪曾續司馬遷《史記》作《史記後傳》，未成而故。班固立志繼承父業，在《後傳》基礎上，進一步廣搜材料，編寫《漢書》。後因有人向漢明帝誣告他篡改國史，被捕入獄。其弟班超上書解釋，始得獲釋，被命爲蘭台令史，經過二十多年努力，寫成了《漢書》。漢和帝永元初年，班固隨竇憲出征匈奴，不久竇憲因謀反案被誅，班固也受牽連被捕，死於獄中。《漢書》中的八“表”與“天文志”是由其妹班昭和同郡人馬續續成的。

班固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體例模仿《史記》，但略有變更。全書有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起自漢高祖，止于王莽，記西漢一代二百三十年間史實。《漢書》評價歷史人物往往從封建正統觀念出發，以儒家的倫理道德作爲標準，如對陳涉、項羽加以貶抑，即是顯例。歷來《漢書》與《史記》並稱，史學家劉知幾說《漢書》“言皆精煉，事甚該密”（《史通·六家》），則是其特色。

【題解】漢武帝開始對匈奴進行長期的討伐戰爭，其中取得了三次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時間爲西元前 127 年、前 121 年、前 119 年。匈奴的威勢大大削弱之後，表示願意與漢講和，但雙方矛盾還是根深蒂固。所以，

到西元前 100 年，蘇武出使匈奴時，卻被扣留，並迫使他投降。《蘇武傳》集中敘寫了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期間的事蹟，熱烈頌揚了他在敵人面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饑寒壓不倒，私情無所動的浩然正氣，充分肯定了他堅毅忠貞，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民族氣節。

作者塑造蘇武的形象相當成功。文章不是機械地鋪敘歷史事件，而是經過高度取捨剪裁，集中筆墨寫蘇武奉命出使匈奴，以及在異國十九年的種種遭遇和表現，主題鮮明，形象突出。李陵勸降和送別兩節，用對比和襯托手法刻畫、烘托蘇武，生動地再現了人物的性格和節操，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1〕，兄弟並爲郎〔2〕，稍遷至移中廄監〔3〕。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4〕。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5〕。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6〕。

天漢元年〔7〕，且鞮侯單于初立〔8〕，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9〕；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10〕。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11〕。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12〕，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13〕。及衛律所降者〔14〕，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15〕。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

後月余，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16〕：“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17〕，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燭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18〕。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系張勝。

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19〕。”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20〕，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21〕，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22〕！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鬥兩主〔23〕，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24〕。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25〕。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26〕。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

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咽之〔27〕，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28〕，使牧羝，羝乳乃得歸〔29〕。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30〕。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31〕。武能網紡繳〔32〕，繫弓弩〔伎33〕，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余，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34〕。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35〕，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36〕。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37〕，從至雍棧陽宮〔38〕，扶輦下除〔39〕，觸柱折轅，劾大不敬〔40〕，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後土〔41〕，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42〕，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43〕，陵送葬至陽陵〔44〕。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45〕，兩女一男，今複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系保宮〔46〕，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47〕，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複誰爲乎？願聽陵計，勿複有雲！”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48〕，爵通侯〔49〕，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50〕，

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亡所恨。願勿複再言！”

陵與武飲數日，複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陵複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51〕，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52〕。”武聞之，南向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

昭帝即位〔53〕，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複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54〕，得雁，足有系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55〕，丹青所畫〔56〕，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57〕，令漢且貰陵罪〔58〕，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59〕，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複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60〕。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61〕。拜爲典屬國〔62〕，秩中二千石〔63〕；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

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複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64〕，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65〕，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66〕，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67〕，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68〕。霍光寢其奏〔69〕，免武官。

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70〕，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71〕。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72〕，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73〕。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74〕。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75〕。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76〕，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77〕。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原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78〕。

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79〕。……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李廣蘇建傳》

蘇武字子卿，年輕時憑著父親的職位，兄弟三人都做了皇帝的侍從，並逐漸被提升為掌管皇帝鞍馬鷹犬射獵工具的官。當時漢朝廷不斷討伐匈奴，多次互派使節彼此暗中偵察。匈奴扣留了漢使節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批人。匈奴使節前來，漢朝廷也扣留他們以相抵。

西元前一〇〇年，且鞮剛剛立為單于，唯恐受到漢的襲擊，於是說：“漢皇帝，是我的長輩。”全部送還了漢廷使節路充國等人。漢武帝贊許他這種通曉情理的做法，於是派遣蘇武以中郎將的身份出使，持旄節護送扣留在漢的匈奴使者回國，順便送給單于很豐厚的禮物，以答謝他的好意。蘇武同副中郎將張勝以及臨時委派的使臣屬官常惠等，加上招募來的士卒、偵察人員百多人一同前往。到了匈奴那裡，擺列財物贈給單于。單于越發傲慢，不是漢所期望的那樣。

單于正要派使者護送蘇武等人歸漢，適逢緱王與長水人虞常等人在匈奴內部謀反。緱王是昆邪王姐姐的兒子，與昆邪王一起降漢，後來又跟隨浞野侯趙破奴重新陷胡地，在衛律統率的那些投降者中，暗中共同策劃綁架單于的母親閼氏歸漢。正好碰上蘇武等人到匈奴。虞常在漢的時候，一向與副使張勝有交往，私下拜訪張勝，說：“聽說漢天子很怨恨衛律，我虞常能為漢廷埋伏弩弓將他射死。我的母親與弟弟都在漢，希望受到漢廷的照顧。”張勝許諾了他，把財物送給了虞常。

一個多月後，單于外出打獵，只有閼氏和單于的子弟在家。虞常等七十餘人將要起事，其中一人夜晚逃走，把他們的計畫報告了閼氏及其子弟。

單于子弟發兵與他們交戰，緱王等都戰死；虞常被活捉。單于派衛律審處這一案件。張勝聽到這個消息，擔心他和虞常私下所說的那些話被揭發，便把事情經過告訴了蘇武。蘇武說：“事情到了如此地步，這樣一定會牽連到我們。受到侮辱才去死，更對不起國家！”因此想自殺。張勝、常惠一起制止了他。虞常果然供出了張勝。單于大怒，召集許多貴族前來商議，想殺掉漢使者。左伊秩訾說：“假如是謀殺單于，又用什麼更嚴的刑法呢？應當都叫他們投降。”單于派衛律召喚蘇武來受審訊。蘇武對常惠說：“喪失氣節、玷辱使命，即使活著，還有什麼臉面回到漢廷去呢！”說著拔出佩帶的刀自刎，衛律大吃一驚，自己抱住、扶好蘇武，派人騎快馬去找醫生。醫生在地上挖一個坑，在坑中點燃微火，然後把蘇武臉朝下放在坑上，輕輕地敲打他的背部，讓淤血流出來。蘇武本來已經斷了氣，這樣過了好半天才重新呼吸。常惠等人哭泣著，用車子把蘇武拉回營帳。單于欽佩蘇武的節操，早晚派人探望、詢問蘇武，而把張勝逮捕監禁起來。

蘇武的傷勢逐漸好了。單于派使者通知蘇武，一起來審處虞常，想借這個機會使蘇武投降。劍斬虞常後，衛律說：“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親近的大臣，應當處死。單于招降的人，赦免他們的罪。”舉劍要擊殺張勝，張勝請求投降。衛律對蘇武說：“副使有罪，應該連坐到你。”蘇武說：“我本來就沒有參予謀劃，又不是他的親屬，怎麼談得上連坐？”衛律又舉劍對準蘇武，蘇武巋然不動。衛律說：“蘇君！我衛律以前背棄漢廷，歸順匈奴，幸運地受到單于的大恩，賜我爵號，讓我稱王；擁有奴隸數萬、馬和其他牲畜滿山，如此富貴！蘇君你今日投降，明日也是這樣。白白地用身體給草地做肥料，又有誰知道你呢！”蘇武毫無反應。衛律說：“你順著我而投降，我與你結為兄弟；今天不聽我的安排，以後再想見我，還能得到機會嗎？”

蘇武痛罵衛律說：“你做人家的臣下和兒子，不顧及恩德義理，背叛皇上、拋棄親人，在異族那裡做投降的奴隸，我為什麼要見你！況且單于信任你，讓你決定別人的死活，而你卻居心不平，不主持公道，反而想要使漢皇帝和匈奴單于二主相鬥，旁觀兩國的災禍和損失！南越王殺漢使者，結果九郡被平定。宛王殺漢使者，自己頭顱被懸掛在宮殿的北門。朝鮮王殺漢使者，隨即被討平。唯獨匈奴未受懲罰。你明知道我決不會投降，想要使漢和匈奴互相攻打。匈奴滅亡的災禍，將從我開始了！”衛律知道蘇武終究不可脅迫投降，報告了單于。單于越發想要使他投降，就把蘇武囚禁起來，放在大地窖裡面，不給他喝的吃的。天下雪，蘇武臥著嚼雪，同氈毛一起吞下充饑，幾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奇，就把蘇武遷移到北海邊沒有人的地方，讓他放牧公羊，說等到公羊生了小羊才得歸漢。同時把他的部下及其隨從人員常惠等分別安置到別的地方。

蘇武遷移到北海後，糧食運不到，只能掘取野鼠所儲藏的野生果實來吃。他拄著漢廷的符節牧羊，睡覺、起來都拿著，以致系在節上的犛牛尾毛全部脫盡。一共過了五、六年，單于的弟弟於軒王到北海上打獵。蘇武會編結打獵的網，矯正弓弩，於軒王頗器重他，供給他衣服、食品。三年多過後，於軒王得病，賜給蘇武馬匹和牲畜、盛酒酪的瓦器、圓頂的氈帳篷。王死後，他的部下也都遷離。這年冬天，丁令人盜去了蘇武的牛羊，蘇武又陷入窮困。

當初，蘇武與李陵都為侍中。蘇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投降匈奴，不敢訪求蘇武。時間一久，單于派遣李陵去北海，為蘇武安排了酒宴和歌舞。李陵趁機對蘇武說：“單于聽說我與你交情一向深厚，所以派我來勸

說足下，願謙誠地相待你。你終究不能回歸本朝了，白白地在荒無人煙的地方受苦，你對漢廷的信義又怎能有所表現呢？以前你的大哥蘇嘉做奉車都尉，跟隨皇上到雍的棧宮，扶著皇帝的車駕下殿階，碰到柱子，折斷了車轅，被定為大不敬的罪，用劍自殺了，只不過賜錢二百萬用以下葬。你弟弟孺卿跟隨皇上去祭祀河東土神，騎著馬的宦官與駙馬爭船，把駙馬推下去掉到河中淹死了。騎著馬的宦官逃走了。皇上命令孺卿去追捕，他抓不到，因害怕而服毒自殺。我離開長安的時候，你的母親已去世，我送葬到陽陵。你的夫人年紀還輕，聽說已改嫁了，家中只有兩個妹妹，兩個女兒和一個男孩，如今又過了十多年，生死不知。人生像早晨的露水，何必長久地像這樣折磨自己！我剛投降時，終日若有所失，幾乎要發狂，自己痛心對不起漢廷，加上老母拘禁在保宮，你不想投降的心情，怎能超過當時我李陵呢！並且皇上年紀大了，法令隨時變更，大臣無罪而全家被殺的有十幾家，安危不可預料。你還打算為誰守節呢？希望你聽從我的勸告，不要再說什麼了！”

蘇武說：“我蘇武父子無功勞和恩德，都是皇帝栽培提拔起來的，官職升到列將，爵位封為通侯，兄弟三人都是皇帝的親近之臣，常常願意為朝廷犧牲一切。現在得到犧牲自己以效忠國家的機會，即使受到斧鉞和湯鑊這樣的極刑，我也心甘情願。大臣效忠君王，就像兒子效忠父親，兒子為父親而死，沒有什麼可恨，希望你不要再說了！”

李陵與蘇武共飲了幾天，又說：“你一定要聽從我的話。”蘇武說：“我料定自己已經是死去的人了！單于一定要逼迫我投降，那麼就請結束今天的歡樂，讓我死在你的面前！”李陵見蘇武對朝廷如此真誠，慨然長歎道：“啊，義士！我李陵與衛律的罪惡，上能達天！”說著眼淚直流，

浸濕了衣襟，告別蘇武而去。李陵不好意思親自送禮物給蘇武，讓他的妻子賜給蘇武幾十頭牛羊。

後來李陵又到北海，對蘇武說：“邊界上抓住了雲中郡的一個俘虜，說太守以下的官吏百姓都穿白的喪服，說是皇上死了。”蘇武聽到這個消息，面向南放聲大哭，吐血，每天早晚哭吊達幾月之久。

漢昭帝登位，幾年後，匈奴和漢達成和議。漢廷尋求蘇武等人，匈奴撒謊說蘇武已死。後來漢使者又到匈奴，常惠請求看守他的人同他一起去，在夜晚見到了漢使，原原本本地述說了幾年來在匈奴的情況。告訴漢使者要他對單于說：“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獵，射得一隻大雁，腳上系著帛書，上面說蘇武等人在北海。”漢使者萬分高興，按照常惠所教的話去責問單于。單于看著身邊的人十分驚訝，向漢使道歉說：“蘇武等人的確還活著。”於是李陵安排酒筵向蘇武祝賀，說：“今天你還歸，在匈奴中揚名，在漢皇族中功績顯赫。即使古代史書所記載的事蹟，圖畫所繪的人物，怎能超過你！我李陵雖然無能和膽怯，假如漢廷姑且寬恕我的罪過，不殺我的老母，使我能實現在奇恥大辱下積蓄已久的志願，這就同曹沫在柯邑訂盟可能差不多，這是以前所一直不能忘記的！逮捕殺戮我的全家，成為當世的奇恥大辱，我還再顧念什麼呢？算了吧，讓你瞭解我的心罷了！我已成異國之人，這一別就永遠隔絕了！”李陵起舞，唱道：“走過萬里行程啊穿過了沙漠，為君王帶兵啊奮戰匈奴。歸路斷絕啊刀箭毀壞，兵士們全部死亡啊我的名聲已敗壞。老母已死，雖想報恩何處歸！”李陵淚下縱橫，於是同蘇武永別。單于召集蘇武的部下，除了以前已經投降和死亡的，總共跟隨蘇武回來的有九人。

蘇武於漢昭帝始元六年（前 81 年）春回到長安。昭帝下令叫蘇武帶一份祭品去拜謁武帝的陵墓和祠廟。任命蘇武做典屬國，俸祿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官田二頃，住宅一處。常惠、徐聖、趙終根都任命為皇帝的侍衛官，賜給絲綢各二百匹。其餘六人，年紀大了，回家，賜錢每人十萬，終身免除徭役。常惠後來做到右將軍，封為列侯，他自己也有傳記。蘇武被扣在匈奴共十九年，當初壯年出使，等到回來，鬚鬚頭髮全都白了。

蘇武歸漢第二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蘇武的兒子蘇元因參與上官安的陰謀，而被處死。起初，上官桀、上官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上官桀父子屢次把霍光的過失記下交給燕王，使燕王上書給皇帝，告發霍光。又說蘇武出使匈奴二十年，不投降，回到漢廷後，只做典屬國。而大將軍屬下的長史官並無功勞，卻被提升為搜粟都尉，霍光專權放肆。等到燕王等人謀反，被殺，追查處治同謀的人，蘇武一向與上官桀、桑弘羊有舊交，燕王又因蘇武功高而官小數次上書，替他抱不平，他的兒子又參與了謀反，主管刑獄的官員上書請求逮捕蘇武。霍光把刑獄官的奏章擱置起來，只免去了蘇武的官職。

過了幾年，昭帝死了。蘇武以從前任二千石官的身份，參與了謀立宣帝的計畫，賜封爵位關內侯，食邑 三百戶。過了很久，衛將軍張安世推薦說蘇武通達熟悉朝章典故，出使不辱君命，昭帝遺言曾講到蘇武的這兩點長處。宣帝召來蘇武在宦者令的衙門聽候宣召。多次進見，又做了右曹典屬國。因蘇武是節操顯著的老臣，只令他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兩日入朝，尊稱他為德高望重的“祭酒”，非常優寵他。蘇武把所得的賞賜，全部施送給弟弟蘇賢和過去的鄰里朋友，自己家中不留一點財物。皇后的父親平恩侯、宣帝的舅舅平昌侯和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

吉，都很敬重蘇武。

蘇武年老了，他的兒子以前被處死，皇帝憐憫他。問左右的人：“蘇武在匈奴很久，有兒子嗎？”蘇武通過平恩侯向宣帝陳述：“以前在匈奴發配時，娶的匈奴婦人正好生了一個兒子，名字叫通國，有消息傳來，想通過漢使者送去金銀、絲綢，把男孩贖回來。”皇帝答應了。後來通國隨漢使者回到了漢朝，皇帝讓他做了郎官。又讓蘇武弟弟的兒子做了右曹。

蘇武活到八十多歲，漢宣帝神爵二年（前 60 年）病亡。

（馮海榮）

【注釋】

〔1〕父：指蘇武的父親蘇建，有功封平陵侯，做過代郡太守。〔2〕兄弟：指蘇武和他的兄蘇嘉，弟蘇賢。郎：官名，漢代專指職位較低皇帝侍從。漢制年俸二千石以上，可保舉其子弟爲郎。〔3〕稍遷：逐漸提升。移 yí 移）中廡（jū 舊）：漢宮中有移園，園中有馬廡（馬棚），故稱。監：此指管馬廡的官，掌鞍馬、鷹犬等。〔4〕通使：派遣使者往來。〔5〕郭吉：元封元年（前 110 年），漢武帝親統大軍十八萬到北地，派郭吉到匈奴，曉諭單于歸順，單于大怒，扣留了郭吉。路充國：元封四年（前 107 年），匈奴派遣使者至漢，病故。漢派路充國送喪到匈奴，單于以爲是被漢殺死，扣留了路充國。（事見《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匈奴傳》）輩：批。〔6〕相當：相抵。〔7〕天漢元年：西元前一〇〇年。天漢，漢武帝年號。〔8〕且（jū 居）鞮 dī 堤）侯：單于嗣位前的封號。單（chán

蟬)於：匈奴首領的稱號。〔9〕中郎將：皇帝的侍衛長。節：使臣所持信物，以竹爲杆，柄長八尺，栓上旄牛尾，共三層，故又稱“旄節”。〔10〕假吏：臨時委任的使臣屬官。斥候：軍中擔任警衛的偵察人員。〔11〕緱王：匈奴的一個親王。長水：水名，在今陝西省藍田縣西北。虞常：長水人，後投降匈奴。〔12〕昆(hún 渾)邪(yé 爺)王：匈奴一個部落的王，其地在河西(今甘肅省西北部)。昆邪王于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降漢。〔13〕浞(zhōu 捉)野侯：漢將趙破奴的封號。漢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率二萬騎擊匈奴，兵敗而降，全軍淪沒。〔14〕衛律：本爲長水胡人，但長於漢，被協律都尉李延年薦爲漢使出使匈奴。回漢後，正值延年因罪全家被捕，衛律怕受牽連，又逃奔匈奴，被封爲丁零王。〔15〕閼氏(yān zhī 煙支)：匈奴王后封號。〔16〕左伊秩訾(zī 資)：匈奴的王號，有“左”、“右”之分。〔17〕受辭：受審訊。〔18〕輿：轎子。此用作動詞，猶“抬”。〔19〕相坐：連帶治罪。古代法律規定，凡犯謀反等大罪者，其親屬也要跟著治罪，叫做連坐，或相坐。〔20〕彌山：滿山。〔21〕膏：肥美滋潤，此用作動詞。〔22〕女(rǔ 辱)：即“汝”，下同。〔23〕鬥兩主：使漢皇帝和匈奴單于相鬥。鬥，用爲使動詞。〔24〕南越：國名，今廣東、廣西南部一帶。屠：平定。《史記·南越列傳》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王相呂嘉殺其國王及漢使者，叛漢。武帝發兵討伐，活捉呂嘉，因將其地改爲珠崖、南海等九郡。〔25〕宛王：指大宛國王毋寡。北闕：宮殿的北門。《史記·大宛列傳》載，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宛王毋寡派人殺前來求良馬的漢使。武帝即命李廣利討伐大宛，大宛諸貴族乃殺毋寡而降漢。〔26〕《史記·朝鮮列傳》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派遣涉何出使朝鮮，涉何暗害了伴送他的朝鮮人，謊報爲殺了朝鮮武將，因而被封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王右渠梟殺涉何。於是武帝發兵討伐。朝鮮相殺王右渠降漢。〔27〕旃(zhān 占)：通“氈”，

毛氈。〔28〕北海：當時在匈奴北境，即今貝加爾湖。〔29〕羝（dī 低）：公羊。乳：用作動詞，生育，指生小羊。公羊不可能生小羊，故此句是說蘇武永遠沒有歸漢的希望。〔30〕去：通“棄（jǐ 舉）”，收藏。〔31〕於（wū 屋）軒（jiān 尖）王：且鞮單于之弟，為匈奴的一個親王。弋射：射獵。〔32〕此句“網”前應有“結”字。繳：系在箭上的絲繩。〔33〕檠（jìn 晉）：矯正弓箭的工具。此作動詞，猶“矯正”。〔34〕服匿：盛酒酪的容器，類似今天的饅子。穹廬：圓頂大篷帳，猶今之蒙古包。〔35〕丁令：即丁靈，匈奴北邊的一個部族。〔36〕李陵：字少卿，西漢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李廣之孫，武帝時曾為侍中。天漢二年（前99年）出征匈奴，兵敗投降，後病死匈奴。侍中：官名，皇帝的侍從。〔37〕長君：指蘇武的長兄蘇嘉。奉車：官名，即“奉車都尉”，皇帝出巡時，負責車馬的侍從官。〔38〕雍：漢代縣名，在今陝西鳳翔縣南。橐（tū 玉）陽宮：秦時所建宮殿，在雍東北。〔39〕輦（niǎn 撚）：皇帝的坐車。除：宮殿的臺階。〔40〕劾（hé 核）：彈劾，漢時稱判罪為劾。大不敬：不敬皇帝的罪名，為一種不可赦免的重罪。〔41〕孺卿：蘇武弟蘇賢的字。河東：郡名，在今山西夏縣北。後土：地神。〔42〕宦騎：騎馬的宦官。黃門駟馬：宮中掌管車輦馬匹的官。〔43〕太夫人：指蘇武的母親。〔44〕陽陵：漢時有陽陵縣，在今陝西咸陽市東。〔45〕女弟：妹妹。〔46〕保宮：本名“居室”，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囚禁犯罪大臣及其眷屬之處。〔47〕春秋高：年老。春秋：指年齡。〔48〕位：指被封的爵位。列將：一般將軍的總稱。蘇武父子曾被任為右將軍、中郎將等。〔49〕通侯：漢爵位名，本名徹侯，因避武帝諱改。蘇武父蘇建曾封為平陵侯。〔50〕斧鉞（yù 月）：古時用以殺犯人的斧子。鉞，大斧。湯：沸水。鑊（hù 貨）：大鍋。湯鑊：指把人投入開水鍋煮死。此泛指酷刑。〔51〕區（ōu 歐）脫：接近漢地的一個匈奴部落名。雲中：郡名，在今山西省北部和

內蒙古自治區南部一帶地區。生口：活口，即俘虜。〔52〕上崩：指後元二年（前 87 年）漢武帝死。〔53〕昭帝：武帝少子，名弗陵。西元前八七年，武帝死，昭帝即位。次年，改元始元。於始元六年，與匈奴達成和議。〔54〕上林：即上林苑。故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附近。漢朝皇帝遊玩射獵的園林。〔55〕竹帛：古代以竹片或帛綢記事，此代指史籍。〔56〕丹：硃砂。青：青艸 h u ò 或）。都是繪畫所用的顏色。此指繪畫。〔57〕駑怯：無能和膽怯。〔58〕貰（s h ì 士）：赦免。〔59〕曹柯之盟：《史記·刺客列傳》載，春秋時，曹沫魯將，與齊作戰，三戰三敗，魯莊公割地求和，但仍用曹沫為將。後齊桓公與魯莊公會盟于柯邑（時為齊邑，在今山東省陽谷縣東北），曹沫持匕首脅迫齊桓公，齊桓公只得歸還魯地。李陵引此以自比，表示要立功贖罪。〔60〕京師：京都，指長安。〔61〕太牢：祭品，即牛、羊、豕三牲。園：陵園。廟：祭祀祖先的祠廟。〔62〕典屬國：官名，掌管依附漢朝的各屬國事務。〔63〕秩：官俸。中（z h ò n g 眾）二千石：官俸的等級之一，即每月一百八十石，一年合計二千一百六十石。此舉整數而言。〔64〕“武留”句：蘇武漢武帝天漢元年（前 100 年）出使，至漢昭帝始元六年（前 81 年）還，共十九年。〔65〕上官桀：武帝末年封安陽侯，與大將霍光同輔昭帝。其子上官安，娶霍光女，生女，為昭帝皇后，安被封桑樂侯。後桀父子欲廢昭帝，殺霍光，立燕王。事敗，滅宗族。桑弘羊：武帝時任治粟都尉，後因與上官桀等謀立燕王，奪霍光權而被殺。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蓋主：武帝長女，封鄂邑長公主，因嫁蓋侯（王信），故又稱蓋主。謀反事敗，與燕王皆自殺。〔66〕霍光：字子孟。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後受武帝遺詔輔昭帝。昭帝死，迎立昌邑王劉賀。後又廢之，改立宣帝。一切政事都由其決定。〔67〕大將軍：指霍光。長史：指大將軍屬下的長史官楊敏。〔68〕廷尉：掌管刑獄的官。〔69〕寢：擱置不理。〔70〕故二千石：即前二千石。宣帝：漢武帝曾孫劉詢，西元前

七三年至前四九年在位。〔71〕食邑：又名采邑、採地。因食其封邑的租稅而稱。〔72〕張安世：張湯子，宣帝時拜大司馬。故事：指典章制度。

〔73〕先帝：指昭帝。〔74〕宦者署：宦者令的衙門。〔75〕右曹：漢時尚書令下屬的加官，爲空銜。〔76〕祭酒：古代祭祀時，必先推年高有德者舉酒以祭。後即稱年高有德者爲“祭酒”。這裡是對蘇武的尊稱。〔77〕

平恩侯：許廣漢（一說是許伯）的封號。許是漢宣帝皇后的父親，平昌侯：王無故的封號。王是漢宣帝的舅舅。樂昌侯：王武的封號。武是王無故的弟弟。韓增、魏相、丙吉：都是宣帝初年的功臣。〔78〕武弟子：蘇賢的兒子。〔79〕神爵二年：即西元前六〇年。神 2 爵，海埠宣帝年號。

霍光傳（節選）

〔東漢〕班固

【題解】本篇節選自《漢書·霍光金日磾傳》。霍光（？—前68）靠了同父異母兄長霍去病的提攜，從一個小縣吏的兒子平步青雲，得到漢武帝親信，受遺詔，輔少主，在皇親國戚的爭鬥中，變成權傾一時，威震人主，可以左右皇位繼承人的實力人物，前後秉政二十年。班固一方面表彰霍光“資性端正”，一方面又寫霍光爲了鞏固權力，不顧顛倒輩分，使自己的小女兒成爲漢宣帝的皇后，並掩蓋了妻子串通御醫毒死宣帝元配許皇后的罪行。這件事，後來成爲霍氏宗族由盛極而被誅的伏線。這在封建皇朝的“外戚”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由於原傳較長，本文有所刪節，在注釋中附帶交代。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1〕。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2〕，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3〕，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4〕，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5〕，曰：“老臣得托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複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余歲，任光爲郎〔6〕，稍遷諸曹侍中〔7〕。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8〕，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征和二年〔9〕，衛太子爲江充所敗〔10〕，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11〕。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12〕，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13〕。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14〕。後元二年春〔15〕，上游五柞宮〔16〕，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17〕，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18〕，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19〕，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20〕，皆拜臥內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梟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遺詔封光爲博陸侯〔21〕。

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22〕，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23〕，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24〕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25〕。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26〕。眾庶莫不多光〔27〕。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28〕，有女年與帝相配〔29〕，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30〕，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31〕，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

〔32〕，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朝事，由是與光爭權。

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33〕，爲國興利，伐其功〔34〕，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羽林〔35〕，道上稱 〔36〕，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37〕，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38〕，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39〕；又擅調益莫府校尉〔40〕；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

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41〕。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42〕，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43〕，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

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元平元年〔44〕，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群臣議所立，鹹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45〕，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46〕，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47〕，擢郎爲九江太守〔48〕，即日承皇太后詔〔49〕，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50〕。

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51〕。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52〕。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53〕，廢太甲以安宗廟〔54〕，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55〕，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禦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56〕。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57〕，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58〕，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59〕。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60〕，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61〕，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62〕，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

“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63〕。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64〕。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殺〔65〕，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群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系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66〕，侍禦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67〕，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當廢〔68〕。……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69〕。”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70〕，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于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71〕。”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72〕。昌邑群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73〕，鹹稱述焉。光遂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74〕。’”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裡〔75〕，洗沐賜禦衣，太僕以軺車

迎曾孫就齋宗正府〔76〕，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77〕。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

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

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78〕，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79〕。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80〕，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81〕，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党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82〕，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禦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83〕，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

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84〕。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霍光金日磾傳》

霍光表字子孟，是票騎將軍霍去病的弟弟。父親霍中孺，河東郡平陽縣人，以縣吏的身分替平陽侯家辦事，跟侍女衛少兒私通生下了霍去病。霍中孺辦完事回家，娶妻生下霍光，就此隔絕互相不知音訊。多年以後，

衛少兒的妹妹衛子夫受到漢武帝寵倖，立爲皇后，霍去病因爲是皇后姊姊的兒子而尊貴得寵。長大以後，就自知父親是霍中孺，還沒顧上探訪尋問，正好任票騎將軍出擊匈奴，路經河東郡，河東太守到郊外迎接，他背著弓箭先驅馬到平陽旅舍，派手下人迎接霍中孺。霍中孺急步進來拜見，將軍也下拜迎候，跪著說：“去病沒能早日自知是父親大人給予之身。”霍中孺伏在地上叩頭，說：“老臣能夠把生命寄託在將軍身上，這是上天的力量啊。”霍去病爲霍中孺置買了大量的土地、房屋、奴婢而去。回來時，又從那兒經過，就帶著霍光西行到了長安，當時霍光年紀才十幾歲，任他爲郎官，不久又升到諸曹侍中。霍去病死後，霍光任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武帝出行他就照管車馬，回宮就侍奉在左右，出入宮門二十多年，小心謹慎，未曾有什麼過錯，很受到武帝親近和信任。

征和二年，衛太子因受到江充的誣陷而自殺，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又都有很多過失。這時武帝已年老，他的寵妃鉤弋宮趙婕妤有個男孩，武帝心裡想讓他繼承皇位，命大臣輔助他。仔細觀察眾大臣，只有霍光能負此重任，可以把國家大事託付給他。武帝就叫黃門畫工畫了一幅周公抱著成王接受諸侯朝見的圖畫賜給霍光。後元二年春天，武帝出遊五柞宮，得了重病，霍光流淚抽泣問道：“如果有了意外，該誰繼承皇位？”武帝說：“你不明白上次圖畫的意思嗎？立小兒子，你擔當周公的職務。”武帝讓霍光任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任車騎將軍，加上太僕上官桀任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任御史大夫，都拜伏在臥室內的床下，接受遺詔輔佐少主。第二天，武帝逝世，太子繼承天子的尊號，就是孝昭皇帝。昭帝年方八歲，國家大事全由霍光決斷。武帝遺詔封霍光爲博陸侯。

霍光爲人沉著冷靜、細緻慎重，身高達七尺三寸，皮膚白皙，眉、眼

分得很開，須髯很美。每次從下殿門進出，停頓、前進有固定的地方，郎僕射暗中做了標記一看，尺寸絲毫不差，他的資質本性端正就像這樣。開始輔佐幼主，政令都由他親自發出，天下人都想望他的風采。宮殿中曾出現過怪異的現象，一夜間大臣們互相驚擾，霍光召來符璽郎要璽，郎官不肯交給霍光。霍光想奪璽，郎官手按著劍把說：“臣子的頭可以得到，國璽你不能得到！”霍光很讚賞他的忠義。第二天，下詔提升這位郎官官階兩級。老百姓沒有不稱頌霍光的。

霍光跟左將軍上官桀是締結婚姻的親家，霍光的長女是上官桀兒子上官安的妻子，有個女兒年紀跟昭帝正相配，上官桀依靠昭帝的大姊鄂邑蓋主把上官安的女兒送進後宮成了婕妤，幾個月以後立為皇后。父親上官安當上了票騎將軍，封桑樂侯。霍光有時休息沐浴離開朝廷，上官桀往往進宮代替霍光決定政務。上官桀父子位尊勢盛以後，頗感長公主的恩德。公主私生活不太檢點，寵倖河間郡的丁外人。上官桀、上官安想替丁外人求個封爵，希望按照國家以列侯匹配公主的慣例，霍光不同意。又為丁外人求光祿大夫之職，想讓他能得到皇帝召見，也不同意。長公主為此對霍光大為怨恨。而上官桀、上官安多次為丁外人求官爵不能得到，也感到慚愧。在武帝時，上官桀已經是九卿，官位在霍光之上。現在父子又都是將軍，有椒房中宮的關係可以倚重，皇后是上官安的親生女兒，霍光是她的外祖父，卻只管對朝廷裡的事搞****，從此跟霍光爭起權來。

燕王旦自以為是昭帝兄長，常懷著怨意。再說御史大夫桑弘羊建立了酒的官買制度，壟斷了鹽、鐵的生產，為國家增加了財政收入，自以為功高，想為兒子兄弟弄個官做，也怨恨霍光。於是蓋主、上官桀、上官安和桑弘羊都和燕王旦勾結密謀，叫人冒充替燕王上書，說霍光外出聚集郎官

和羽林騎練兵，在路上稱“ ”，出發前安排宮中太官先行；又提到蘇武過去出使匈奴，被扣留了二十年不投降，回來才做了典屬國，而大將軍部下長史楊敞沒立功就當了搜粟都尉；又擅自增調將軍府的校尉；霍光專權，想怎樣就怎樣，恐怕有些不正常，臣子但願繳回符璽，進宮參加值宿警衛，觀察奸臣有什麼事變。他乘霍光休假的日子上的書。上官桀想通過昭帝把這事批復下來，桑弘羊就可以跟其他大臣一起把霍光抓起來送走。奏書送上去，昭帝不肯批復。

第二天早上，霍光聽說這件事，停留在畫室中不進宮。昭帝問：“大將軍在哪裡？”左將軍上官桀回答：“因為燕王告發他的罪狀，所以不敢進來。”昭帝下詔召大將軍。霍光進宮，除下將軍冠叩頭自責，昭帝說：“將軍戴上冠。我知道這奏書是假的，將軍無罪。”霍光說：“陛下怎麼知道的？”昭帝說：“將軍到廣明亭去，召集郎官部屬罷了。調校尉到現在不到十天，燕王怎麼能知道呢？況且將軍要幹壞事，並不需要校尉。”當時昭帝才十四歲，尚書和左右的人都感到驚訝，而上奏書的人果然失蹤了，追捕得很緊。上官桀等人害怕了，對昭帝說：“小事不值得追究。”昭帝不聽。

這以後上官桀的黨羽有說霍光壞話的，昭帝就發怒說：“大將軍是忠臣，先帝囑託他輔佐我的，有誰敢誹謗就辦他的罪。”從此上官桀等人不敢再講了，就計畫讓長公主擺宴席請霍光，埋伏兵士擊殺他，乘機廢昭帝，迎立燕王做天子。事情被發覺，霍光全部誅滅了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的宗族。燕王、蓋主都自殺了。霍光威震海內。昭帝年滿二十舉行冠禮以後，就把政事委託給霍光，共十三年，百姓衣豐食足，四夷歸順服從。

元平元年，昭帝故世，沒有後代。武帝六個兒子只剩廣陵王劉胥還在，眾大臣議論立誰為帝，都主張廣陵王。廣陵王本來因為行為有失道義，不為武帝所重用。霍光內心感到不妥當。有郎官上奏書說：“周太王不立長子太伯而立幼子王季，周文王捨棄伯邑考而立武王，只在於適當，即使廢長立幼也是可以的。廣陵王不能承繼宗廟。”這話符合霍光心意。霍光把他的奏書拿給丞相楊敞等看，提拔郎官做九江太守，當天接受皇太后的詔令，派遣代理大鴻臚、少府史樂成，宗正劉德，光祿大夫丙吉，中郎將利漢迎接昌邑王劉賀。

劉賀是武帝的孫子，昌邑哀王的兒子。到了以後，就位，行為淫亂。霍光又擔憂又氣忿，單獨問親信的老部下大司農田延年。田延年說：“將軍是國家的柱子和基石，看這個人不行，為什麼不向皇太后建議，另選賢明的立為皇帝？”霍光說：“現在想這樣，在古代有過這種例子麼？”田延年說：“伊尹任殷朝的丞相，放逐太甲而保全了王室，後世稱道他忠。將軍如果能做到這點，也就是漢朝的伊尹了。”霍光就引薦田延年當了給事中，暗底下跟車騎將軍張安世考慮大計，於是召集丞相、禦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在未央宮開會討論。霍光說：“昌邑王行為昏亂，恐怕要危害國家，怎麼辦？”眾大臣都驚愕得變了臉色，沒人敢開口說話，只是唯唯諾諾而已。田延年走上前，離開席位手按劍柄，說：“先帝把年幼的孤兒託付給將軍，把大漢的天下委任給將軍，是因為將軍忠誠而賢能，能夠安定劉氏的江山。現在下邊議論得像鼎水沸騰，國家可能傾覆，況且漢天子的諡號常帶‘孝’字，就為長久保有天下，使宗廟祭祀不斷啊。如果使漢皇室斷了祭祀，將軍就是死了，又有什麼臉在地下見先帝呢？今天的會議，不准轉過腳跟去不表態。諸位大臣有回答得晚的，我請

求用劍把他殺了。”霍光自責說：“九卿指責霍光指責得對。天下騷擾不安，霍光應該受到責難。”於是參加會議的都叩頭，說：“天下萬姓，命都在將軍手裡，只等大將軍下令了。”

霍光立即跟眾大臣一起見告皇太后，列舉昌邑王不能繼承宗廟的種種情況。皇太后就坐車駕臨未央宮承明殿，下詔各宮門不准放昌邑王的眾臣子進入。昌邑王入朝太后回去，乘車想回溫室，中黃門的宦者分別把持著門扇，昌邑王一進來，就把門關上，跟隨昌邑來的臣子不得進。昌邑王說：“幹什麼？”大將軍霍光跪下說：“有皇太后的詔令，不准放入昌邑的眾臣。”昌邑王說：“慢慢地嘛，為什麼像這樣嚇人！”霍光命人把昌邑的臣子們全都趕出去，安置在金馬門外面。車騎將軍張安世帶著羽林騎把二百多人綁起來，都送到廷尉和詔獄看押。命令過去做過昭帝侍中的內臣看好昌邑王。霍光下令左右：“仔細值班警衛，昌邑王如果發生什麼意外自殺身亡，會叫我對不起天下人，背上殺主上的罪名。”昌邑王還不知道自己要被廢黜了，對左右說：“我過去的臣子跟 2 我來做官有什麼罪，而大將軍要把他們全抓起來呢？”一會兒，有皇太后的詔令召見昌邑王。昌邑王聽到召見，心中著慌，就說：“我有什麼罪要召見我啊！”皇太后身被珍珠短襖，盛妝坐在武帳中，幾百名侍禦都拿著武器，期門武士執戟護陞，排列在殿下。眾大臣依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在殿前聽詔。霍光與眾大臣聯名參奏昌邑王……荒淫迷惑，全失帝王的禮義，擾亂了漢朝的制度……應當廢黜。……皇太后下詔說：“同意。”霍光叫昌邑王起身下拜接受詔令，昌邑王說：“聽說天子只要有諍臣七個，即使無道也不會失天下。”霍光說：“皇太后已詔令廢黜，哪來的天子！”當即抓住他的手，解脫他的璽和綬帶，捧給皇太后，扶著昌邑王下殿，出金馬門，眾大臣跟著送行。昌邑王向西拜了一拜，說：“又笨又傻，幹不了漢朝的事。”起身上天子

乘輿的副車。大將軍霍光送到昌邑王的住所。霍光自責道：“王的行為自絕于天，臣子等無能而膽怯，不能殺身以報恩德。臣子寧肯對不起王，不敢對不起國家。希望王能自愛，臣子今後長時期內不能再見到尊敬的王上了。”霍光流淚哭泣而去。眾大臣進奏說：“古代廢黜的人要棄逐到遠方，不讓他接觸朝政，請求把昌邑王賀遷徙到漢中郡房陵縣去。”皇太后詔令把劉賀送回昌邑，賜給他私邑二千戶。昌邑帶來一批臣子因輔導不當，使王陷入邪惡，霍光把二百多人全殺了。這些人被推出執行死刑時，在市中號叫：“該決斷時不決斷，反而遭受他禍害。”

霍光坐在朝廷中間，會合丞相以下大臣討論決定立誰。廣陵王已經不用在前，還有燕刺王因謀反而被誅滅，他兒子不在討論範圍中。近親只有衛太子的孫子號皇曾孫的在民間，大家都稱道他。霍光就跟丞相楊敞等上奏書說：“《禮記》說：‘人道愛自己的親人，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室。’宗沒有子息，選擇宗支子孫中賢能的作為繼承人。孝武皇帝的曾孫病已，武帝在世時有詔命令掖庭養育照看，到今年十八歲了，從先生那裡受學《詩經》、《論語》、《孝經》，親自實行節儉，仁慈而能愛他人，可以嗣承孝昭皇帝之後，事奉祖宗之廟，愛萬姓如子。臣子冒死讓太后知情。”皇太后下詔說：“同意。”霍光派宗正劉德到尚冠裡曾孫家中，讓他沐浴以後賜給他皇帝之服，太僕用輕便車迎接曾孫到宗正府用齋，然後進未央宮見皇太后，受封為陽武侯。霍光捧上皇帝的璽和綬帶，進謁了高皇帝廟，這就是孝宣皇帝。

第二年，宣帝下詔說：“褒獎有德行的，賞賜立首功的，是古今相通的道理。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值宿護衛宮殿忠心耿耿，顯示德行，深明恩遇，保持節操，主持正義，安定宗廟。用河北、東武陽增加霍光封邑一萬七千

戶。”加上以前的食邑共計二萬戶。賞賜先後有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各色絲織物三萬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馬二千匹，華貴的住宅一所。

從昭帝時起，霍光的兒子霍禹和侄孫霍雲都是中郎將，霍雲的弟弟霍山任奉車都尉侍中，帶領胡騎、越騎。霍光有兩個女婿是東、西宮的衛尉，兄弟、幾個女婿，外孫都得以定期朝見皇帝，任各部門的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親族連成一體，植根盤踞在朝廷中。霍光從後元年間起掌握國事，到宣帝就位，才歸還政權。宣帝謙讓不肯接受，凡事都先彙報霍光，然後才奏給天子。霍光每次朝見，宣帝都虛懷若谷，神色敬肅，禮節上屈己退讓到了極點。

霍光主持朝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天病重，宣帝親自到來問候霍光病況，為他病情流淚哭泣。霍光呈上奏書謝恩說：“希望把我國中之邑分出三千戶，封給我侄孫奉車都尉霍山為列侯，來侍奉票騎將軍霍去病的廟祀。”皇帝把這事下達給丞相、禦史，當天拜霍光的兒子霍禹為右將軍。

霍光去世了，宣帝和皇太后親臨參加霍光的喪禮。

（王維堤）

【注釋】

〔1〕票騎：《史記》作“驃騎”，漢代將軍名號，品秩同大將軍，為霍去病而始置。去病：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漢名將，與衛青齊名。六次出擊匈奴，打開通往西域的通道，解除了匈奴對漢王朝的威脅。〔2〕

河東平陽：河東郡平陽縣，地當今山西臨汾西南。〔3〕子夫：衛子夫（？—前 91），本是平陽公主家的歌女，侍宴時被漢武帝看中，入宮，生戾太子，立爲皇后。弟衛青官至大司馬大將軍。後因戾太子事爲武帝所廢，自殺。

〔4〕傳舍：古代的旅舍。〔5〕扶服（p u p u蒲僕）：同“匍匐”，伏地而行。〔6〕郎：帝王侍從官，帝王出則衛護陪從，入則備顧問或差遣。

〔7〕諸曹：各分科辦事的官署。侍中：漢代自列侯以下至郎中的加官，侍從皇帝左右以應雜事，出入宮廷。〔8〕奉車都尉：爲天子掌管乘輿的武官。光祿大夫：屬光祿勳，掌顧問應對。〔9〕征和：漢武帝年號。征和二年即西元前 91 年。〔10〕衛太子：衛皇后所生，名劉據（前 128—前 91），謚戾太子。武帝末年爲江充所誣，舉兵誅江充，兵敗自殺。江充：武帝末任直指繡衣使者。武帝晚年常懷疑左右用蠱道祝詛，派江充至太子宮掘地得桐木人，太子遭誣，趁武帝避暑甘泉宮，告令百官言江充反，遂斬充。太子自殺後，武帝漸明真相，令車千秋複查太子冤，族滅江充家。〔11〕燕王旦：燕刺王劉旦（？—前 81），武帝第三子。爲人博學裝辯略，好招致遊士。衛太子敗，上書求入宿衛，武帝怒。後又藏匿亡命，爲武帝所謙惡。廣陵王胥：廣陵厲王劉胥，武帝第四子。好倡樂逸遊，力能扛鼎，但行爲不遵法度。昭帝即位，廣陵王使女巫祝詛，後事發，以綬自絞死。〔12〕鉤弋：漢宮名，趙婕妤所居。趙婕妤：河間（治所在今河北獻縣東南）人，病六年後兩手拳曲，武帝巡狩過河間，披女手，手指即時伸直，由是得幸，入宮爲婕妤，婕妤嬪妃稱號漢武帝始置。次於皇后、昭儀，位第三。有男：即漢昭帝劉弗陵，小名鉤戈子，五六歲即壯大多知，漢武帝奇而愛之。〔13〕社稷：土神和穀神。借指國家。〔14〕黃門：宮中官署名，職以百物供天子，故也有畫工。畫周公負成王：周武王死後，子成王立，年少，由武王弟周公旦輔政，“畫周公負成王”，即以圖畫形式表達周公輔少主政的內容。負成王，把成王抱在懷中。《禮記·內則》：“三日始負子”。鄭

注：“負之謂抱之。”〔15〕後元二年：西元前 87 年。〔16〕五柞宮：漢武帝所造離宮，在扶風周至（今陝西省周至縣東南），有五棵三人合抱的柞樹，故名。〔17〕不諱：死的婉辭。〔18〕日磾（mì dì 密滴）：金日磾（前 134—前 86），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時從昆邪王歸漢，任侍中。武帝臨終，遺詔封爲秭侯。車騎：漢代將軍名號，文帝時始置，品秩同衛將軍及左右前後將軍，位次上卿。〔19〕太僕：掌輿馬的官。上官桀（？—前 80）：武帝時任騎都尉，武帝臨終托少主任爲左將軍，遺詔封安陽侯，孫女爲昭帝皇后。元鳳元年因謀反被誅。〔20〕桑弘羊（前 152—前 80）：西漢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武帝時制訂、推行鹽鐵酒類的官營政策，抑止富商巨賈的勢力。元鳳元年與上官桀通同謀反被殺。御史大夫：掌監察、執法、文書圖籍。秦漢時與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合稱三公，後改稱大司空。〔21〕博陸侯：博，廣大；陸，平正。食邑在北海、河間、東郡。〔22〕財：通“才”。七尺三寸：一漢尺約合 27.65 公分，七尺三寸約合 1.81 公尺。〔23〕郎僕射（y e 夜）：郎官的首長。〔24〕尚符璽郎：掌管帝王符節、玉璽的郎官。〔25〕誼：通“義”。〔26〕秩：官吏的俸祿；引申爲職位、品級。〔27〕多：讚美。〔28〕光長女：霍光嫡妻東閭氏所生。〔29〕女：上官安之女即霍光之外孫女。昭帝十一歲時立爲皇后，年才六歲。〔30〕鄂邑蓋主：漢昭帝的大姊，即下文的“長公主”。鄂邑，長公主的食邑地。稱蓋主是以蓋侯爲駙馬。婕妤：即婕妤，宮中女官名，漢置。〔31〕九卿：秦漢以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爲九卿。武帝時上官桀曾爲太僕。〔32〕椒房：漢代後妃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性溫，有香，多子之義。椒房中宮：皇后所居。〔33〕酒榷：政府對酒實行專賣。〔34〕伐：自我誇耀。〔35〕都：彙聚。肄：練習。羽林：皇帝的護衛軍。長官有羽林中郎將和羽林郎。〔36〕：帝王出行之前的清道。這裡是指責霍光僭越天子的儀

式。〔37〕蘇武（？—前 60）：西漢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武帝天漢元年（前 100），出使匈奴被扣，堅持十九年不屈。言二十年是舉其成數。

〔38〕典屬國：掌管異族投降者的官。〔39〕長史：漢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將軍、邊郡太守的屬官。敞：即楊敞。本在大將軍幕府爲軍司馬，經霍光累次遷升，最後做到丞相。〔40〕莫府：即幕府，將軍的府署。校尉：漢代軍職，位略次於將軍。〔41〕畫室：一說近臣集會謀畫之室，一說雕畫之室。〔42〕之：到。廣明：亭名。霍光練兵之處。漢代十裡一亭。

〔43〕尚書：皇帝左右掌管文書章奏的官。〔44〕元平元年：西元前 74 年。

〔45〕周太王：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文王父親季曆是太王的第三子，據說古公看出文王有聖瑞，有意把季曆定爲嗣子，長子太伯、次子虞仲因而讓國亡入吳。王季：即季曆。〔46〕伯邑考：文王長子。〔47〕視：同“示”。〔48〕九江：郡名，轄境相當今安徽省淮河以南、巢湖以北地區。

〔49〕皇太后：即昭帝上官皇后。當時年約十五六歲。〔50〕大鴻臚：武帝時改典客爲大鴻臚，屬九卿之一，掌管與外國的交往。少府：掌握山海池澤的稅利，以供宮廷之用的官，九卿之一。樂成：姓史。宗正：掌管皇室親屬的官，九卿之一。德：劉德，劉向的父親。吉：丙吉。中郎將：統領皇帝侍衛的武官。〔51〕昌邑哀王：劉髆（？—前 87），漢武帝第五子。

〔52〕大司農：武帝時改治粟內史爲大司農，九卿之一，掌管錢谷鹽鐵和國家的財政收支。〔53〕伊尹：名摯，湯用爲相，以滅夏桀，爲商初重臣。

〔54〕太甲：成湯長孫，即位後不理朝政，被伊尹放在成湯葬地桐宮，三年而悔過，伊尹迎之復位。〔55〕給事中：將軍、列侯、九卿以至黃門郎等的加官，給事殿中，備顧問應對，討論政事。爲皇帝近臣。〔56〕中二千石：漢代九卿的俸祿都是中二千石。博士：太常所屬學官，掌古今史事待問及書籍典守。未央宮：漢高祖七年蕭何所造，遺址在今陝西西安西北漢長安故城內西南隅。〔57〕鄂：通“愕”。〔58〕漢之傳諡常爲孝：漢

代自惠帝以下，諡號皆冠以“孝”字。〔59〕血食：受祭祀。〔60〕承明殿：未央宮中殿名，班固《西都賦》說它是“著作之庭”。〔61〕溫室：殿名，在未央宮內，武帝時建。據《西京雜記》，溫室殿以椒塗壁，被以文繡，以香桂爲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罽賓氍毹。冬天很溫暖。〔62〕中黃門：漢代給事內廷的官名，以宦者充任。〔63〕金馬門：漢代臣屬待詔之處，門旁有銅馬。〔64〕廷尉：掌管刑獄的官。〔65〕卒：通“猝”。物故：亡故。自殺：自殺。〔66〕武帳：置有兵器架和五種兵器的帷帳，漢代天子在宮殿中接見臣下時專用。〔67〕期門：武帝時選拔隴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組成的護衛隊，平帝時改稱虎賁郎。陛戟：執戟衛于陛下。〔68〕原文在“光與群臣連名奏王”以下，有尚書令讀三十三個大臣的奏章，列舉昌邑王失德之事。因奏文甚長，這裡前後均有刪節。〔69〕“天子”二句：是《孝經·諫諍章》的句子。爭臣：直言諫諍之臣。爭通“諍”。〔70〕西面拜：昌邑在今山東巨野西南，長安在其西，西面拜即遙拜長安宗廟。〔71〕漢中房陵縣：漢中郡房陵縣，在今湖北房縣。〔72〕湯沐邑：皇帝、皇后、皇子、公主等收取賦稅的私邑。〔73〕皇曾孫：漢武帝曾孫，在民間名病已，即位後改名劉詢（前94—前49）。〔74〕“人道”二句：《禮記·大傳》句，原文作：“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75〕尚冠裡：長安城內裡名。〔76〕軫獵車：一種輕便車。〔77〕陽武侯：陽武，在今河南原陽東南。就位前先封侯，表示承認其皇族身分。〔78〕中郎將：統領皇帝侍衛的武官。〔79〕胡越兵：指編在漢朝軍隊中的胡騎、越騎。〔80〕衛尉：掌管宮門警衛的官，九卿之一。兩女婿，即下文范明友、鄧廣漢。〔81〕奉朝請：定期朝見皇帝。古以春季朝見爲“朝”，秋季朝見爲“請”。〔82〕後元：指武帝死、昭帝立的後元二年，西元前87年。〔83〕地節：漢宣帝年號。地節二年，前68年。〔84〕原文以下鋪敘霍光葬禮之隆重奢侈，以及霍光死後霍氏家族之恃尊驕橫等情節，均予刪

節。

論盛孝章書

〔東漢〕孔融

【作者小傳】孔融（153—208），字文舉，漢末魯國（今山東省曲阜縣）人。歷任北海相、將作大匠、少府、太中大夫等職。爲人秉性剛直，先後觸犯何進、董卓等權臣，受到他們的排擠。後因屢次譏諷曹操，被殺害。他好學博覽，是漢末有名文士，爲“建安七子”之一。其散文議論尖銳，富有氣勢，表現出鮮明個性。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他的文章“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有《孔少府集》。

【題解】這是漢獻帝建安九年（204），孔融任少府時向曹操推薦盛孝章的一封信。盛孝章名憲，會稽人，也是漢末名士。曾任吳郡太守，因病辭官家居。孫策平吳後，對當時名士深爲忌恨，孝章因此曾外出避禍。策死後，孫權繼續對其進行迫害。孔融與孝章友善，知道他處境危急，所以特地寫了這封信，向當時任司空兼車騎將軍的曹操救援。曹操接信後，即征孝章爲都尉，征命未至，孝章已爲孫權所害。文章敘述了孝章所處的艱難處境，並引用歷史上重用賢才的故事，從交友之道和得賢之重要來打動對方，辭意懇切，具有一定的感染力量。

歲月不居〔1〕，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2〕，融又過二〔3〕。海內知識，零落殆盡〔4〕，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孫氏〔5〕，妻孥湮沒〔6〕，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複永年矣〔7〕！

《春秋傳》曰〔8〕：“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9〕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10〕，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11〕，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12〕，而朱穆所以絕交也〔13〕。公誠能馳一介之使〔14〕，加咫尺之書〔15〕，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16〕，九牧之民所共稱歎〔17〕。燕君市駿馬之骨〔18〕，非欲以騁道裡，乃當以招絕足也〔19〕。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20〕，又能正之〔21〕。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22〕，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台以尊郭隗〔23〕，隗雖小才，而逢大遇〔24〕，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王〔25〕，劇辛自趙往〔26〕，鄒衍自齊往〔27〕。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28〕，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29〕。凡所稱引〔30〕，自公所知〔31〕，而複有雲者，欲公崇篤斯義也〔32〕。因表不悉〔33〕。

——選自《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孔少府集》

光陰不能停留，像流水一樣消逝，很快就到了五十歲的年齡。您是剛滿，而我卻已經超過兩歲了。國內的相識知交，差不多都要死光了，只有會稽的盛孝章還活著。他受到東吳孫氏政權的困辱，妻子兒女都已死去，只留下他孤單無助的一個人，處境非常危險，心情十分痛苦。假使憂愁可以損害人的健康，孝章恐怕不能長壽了。

《春秋公羊傳》裡說：“諸侯之間有相互併吞的，齊桓公沒有加以救

援，自己感到是一種羞恥。”盛孝章確實是當今男子中的豪傑，天下一些善於言談議論的人，常要依靠他來宣揚自己的名聲，而他本人卻不能避免被囚禁，生命朝不保夕，那末孔子就不應該談論朋友好壞的問題，也無怪朱穆所以要寫他的《絕交論》了。您如果能趕快派遣一個使者，再帶上一封短信，就可以把孝章招來，而交友之道也可以發揚光大了。

現在的年輕人喜歡說前輩的壞話，或許有人會對孝章加以譏諷評論。總的說來孝章是一個盛名天下、為天下人所稱賞讚美的人。燕君購買駿馬的屍骨，不是要它在道路上賓士，而是通過它來招致千里馬。我想您正在拯救和恢復漢朝王室，使將要覆滅的政權重新安定下來。天下要安定，關鍵在於得到賢才。珠玉不生腳，卻能夠到人的身邊來，就是因為有人喜歡它們，賢士們生了腳卻不來，是君王不求賢的緣故。燕昭王築了黃金台來尊崇郭隗，郭隗雖然是一個才能不高的人，但卻得到厚待，終竟能傳播明主的誠心，所以樂毅從魏國前去，劇辛從趙國前去，鄒衍從齊國前去。假如當初郭隗處於困苦危急之中，昭王不去幫助他，正像落水將要淹死的時候不去援救他，那末其他賢士也都將遠走高飛，沒有肯到北方燕國來的人了。上面所說的一些事情，本來就是您所熟悉的，而我還是要再說一下，無非是想提請您對交友之道加以重視罷了。實在不能詳盡地表達我的意思。

（徐鵬）

【注釋】

〔1〕居：停留。〔2〕公：指曹操。始滿：剛滿。這裡指剛滿五十歲。

〔3〕過二：超過兩歲。〔4〕零落：凋落。這裡指死亡。〔5〕其人：指盛

孝章。孫氏：指東吳孫氏政權。孫策平吳後，對英豪多所殺戮，孝章爲當時名士，孫策亦深忌之。但孫策死于建安五年，此書作于建安九年，則殺孝章者當爲孫權。〔6〕妻孥（nú 奴）：妻子兒女。湮（yān 煙）沒：埋沒。指喪亡。〔7〕永年：長壽。〔8〕《春秋傳》：闡明《春秋》經義的書。這裡指《公羊傳》。〔9〕“諸侯”三句：見《公羊傳·僖西元年》。僖西元年（前 659），狄人出兵滅邢。齊桓公當時居霸主地位，未能發兵救援，自己感到羞恥。所以《春秋》作者有意爲他隱諱，於這一年只寫上“邢亡”兩字，而不寫亡於誰手。文章引用這幾句話的意思是以曹操比齊桓公，暗示他拯救孝章是義不容辭的事。〔10〕談士：善於言談議論的人。〔11〕幽執：指被囚禁。〔12〕吾祖：指孔子。孔融是孔子後裔，故稱。論損益之友：《論語·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13〕朱穆：字公叔，東漢時人。他有感於當時不講交友之道的衰敗風俗，寫了《崇厚論》、《絕交論》兩篇文章，表示對世風的不滿。〔14〕介，一個。〔15〕咫（zhǐ 止）：古以八寸爲咫。〔16〕要：總要，總括來說。〔17〕九牧：九州。古代分天下爲九州，州長稱牧伯，所以稱九州爲九牧，也就是“天下”的意思。〔18〕“燕君”句：《戰國策·燕策》：“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馬死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市：買。〔19〕絕足：絕塵之足。指賓士時足不沾塵的千里馬。孔融引用燕君市駿馬骨的故事，是要曹操招致盛孝章。以爲縱然孝章不是絕頂賢才，但把他招來可以得到好賢的名聲，天下賢才必能接踵而來。〔20〕宗社：宗廟和社稷。指國家政權。“宗廟”是皇帝祭祖宗的地方，

“社稷”是皇帝祭天地的地方。絕：斷絕。祭祀斷絕即意味政權覆滅。〔21〕正：扶正，安定。〔22〕“珠玉”二句：語本《韓詩外傳》卷六：“蓋胥謂晉平公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昆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脛（jìn g 敬）：小腿。這裡指腳。〔23〕昭王：燕昭王姬職（前311—前279在位）。燕昭王渴望賢者，以報齊國破燕之仇，請謀臣郭隗推薦，郭隗說：“只要你尊重國內賢人，天下賢士必會聞風而來。”昭王說：“那麼我該從誰開始呢？”郭隗說：“請從我開始。我尚且受到尊重，何況比我更高明的賢士呢？”於是昭王就為他修建宮室，並以師禮相待。又相傳昭王在易水東南築黃金台，置千金于台，招納天下賢士。〔24〕大遇：隆重的待遇。〔25〕樂（y u è 月）毅：魏國人，燕昭王任為上將軍，曾為燕伐齊，破齊七十餘城。〔26〕劇辛：趙國人，有賢才，跟樂毅一起合謀破齊。〔27〕鄒衍：齊國人，主張大九州說，燕昭王以師禮相待。〔28〕向：從前。倒懸：倒掛著。比喻困苦危急。〔29〕首：向。〔30〕稱引：指信中論說、引述的事情。〔31〕自：本來。〔32〕崇篤：推崇重視。斯義：指交友、招納賢才的道理。〔33〕不悉：不能詳盡。舊時書信結尾常用的套語。

登樓賦

〔東漢〕王粲

【作者小傳】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省鄒縣西南）人。少有才名。漢獻帝初平初，因董卓劫持漢室君臣遷都，隨父由洛陽西至長安；西京擾亂，南下投奔荊州牧劉表，未被重用，羈留荊州達十五年之久。後歸曹操，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官至侍中。王粲爲“建安七子”之一，其詩辭氣慷慨，有部分反映社會動亂和人民疾苦之作，現實性比較強烈。其賦抒情真摯，風格清麗。在七子中成就最高，與曹植並稱“曹王”。明人輯有《王侍中集》。

【題解】王粲懷抱用世之志，南下依附劉表，未得重用，心情鬱悶。建安九年（204），即來到荊州第十三年的秋天，王粲久客思歸，登上當陽東南的麥城城樓，縱目四望，萬感交集，寫下這篇歷代傳誦不衰的名作。因作者身當亂世，親歷離亂，又懷才不遇，宏圖難展，所以賦中充盈著沉鬱悲憤的失意之歎。但這種情緒並不消沉，它源于作者乘時而起，建功立業的政治抱負，是建安時代知識份子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的反映。作爲一篇抒情小賦，作者把內心感情的抒發，與有明暗虛實變化的景物描寫結合起來，或情隨景遷，或因情設景，使全篇惆悵淒愴的愁思更加真切動人，故能激起歷代文化人的共鳴。

登茲樓以四望兮〔1〕，聊暇日以銷憂〔2〕。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3〕，倚曲沮之長洲〔4〕。背墳衍之廣陸兮〔5〕，臨皋隰之沃流〔6〕。北彌陶牧〔7〕，西接昭丘〔8〕。華實蔽野，

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逾紀以迄今〔9〕。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10〕。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11〕。路逶迤而修迴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12〕。鐘儀幽而楚奏兮〔13〕，莊舄顯而越吟〔14〕。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15〕。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16〕，畏井渫之莫食〔17〕。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闐其無人兮〔18〕，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忉而僇側〔19〕。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選自明刻本《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侍中集》

登上城樓向四處眺望啊，暫借此日來排遣憂愁。遍觀這樓所處的環境啊，實在是明亮寬敞、世間稀有。一邊挾帶著清澄的漳水的通道啊，一邊倚靠著彎曲的沮水的長洲。背靠著高而平的大片陸地啊，面對著低濕原野中的沃美水流。北面可到達陶鄉的郊野，西面連接著楚昭王的墳丘。花卉果實遮蔽了田野，小米高粱長滿了壟頭。雖然真美卻不是我的家鄉啊，又哪裡值得作片刻的停留！

遇到這混亂的世道而遷徙流亡啊，悠悠忽忽超過十二年而到了今天。

情懷深切總想著返回故鄉啊，誰能承受住沉重的感情負擔？靠著欄杆向遠方瞭望啊，迎著北風敞開了衣衫。平原廣闊我極目遠望啊，卻被高高的荊山擋住了視線。道路曲折而漫長啊，河流悠長渡口深遠。悲歎故鄉的阻塞隔絕啊，止不住淚水縱橫滿面。當初孔子困在陳國啊，曾發出“回去吧”的哀歎。鐘儀被囚禁仍演奏楚國的樂曲啊，莊舄顯達了仍操著越國的鄉言。人情在懷念故鄉上是一樣的啊，難道會因受困或顯達而把心思改變！

想到時光的飛速流逝啊，等待黃河水清卻不免令人失望。但願王政能一旦安定啊，可以憑藉清明的時世施展力量。我害怕象葫蘆那樣空掛不用啊，又擔憂象井水淘清了卻無人品嘗。走走停停我反復徘徊啊，太陽匆匆要到山后躲藏。風聲颯颯從四面吹來啊，天色昏暗而慘澹無光。野獸驚惶四顧尋找著同伴啊，鳥兒相互鳴叫鼓起了翅膀。原野寂靜而悄無人影啊，只有趕路的人在急急奔忙。心裡悲傷而有所感觸啊，情意哀痛而悲憤淒傷。順著階梯往下走啊，憤悶的情緒充塞胸膛。直到半夜還無法入睡啊，翻來覆去我在苦捱時光。

（方智範）

【注釋】

〔1〕茲樓：指麥城城樓。關於王粲所登何樓，向有異說。《文選》李善注引盛弘之《荊州記》，以為是當陽城樓。《文選》劉良注則說為江陵城樓。按賦中所述“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和“西接昭丘”的位置，應為當陽東南、漳沮二水之間的麥城城樓。〔2〕暇：通“假”，借。

〔3〕漳：漳水，在今湖北當陽縣境內。浦：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4〕

沮（jǔ 居）：沮水，也在當陽境內，與漳水會合南流入長江。〔5〕墳衍：地勢高起爲墳，廣平爲衍。〔6〕皋隰（xí 席）：水邊之地爲皋，低濕之地爲隰。〔7〕陶：鄉名，傳說是陶朱公範蠡的葬地。牧：郊野。〔8〕昭丘：楚昭王墳墓，在當陽縣郊。據《左傳·哀公六年》記載，楚昭王是春秋時深知用人之道的明君。〔9〕紀：一紀爲十二年。〔10〕向北風：王粲家鄉山陽高平在麥城之北，故雲。〔11〕荆山：在今湖北省南漳縣，漳水發源於此。〔12〕昔尼父兩句：尼父，即孔子。孔子在陳絕糧，曾歎息說：“歸歟！歸歟！”（見《論語·公冶長》）〔13〕鐘儀句：鐘儀，楚國樂官，被晉所俘，晉侯使之彈琴，仍操楚國樂調。《左傳·成公九年》：“樂操土風，不忘舊也。”〔14〕莊舄（xí 細）句：據《史記·陳軫傳》，越人莊舄在楚國做大官，病中思鄉，仍發出越國的語音。〔15〕河清：據《左傳·襄公八年》，逸《詩》有雲：“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古以黃河水清喻時世太平。〔16〕懼匏（páo 袍）瓜句：《論語·陽貨》：“（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以匏瓜徒懸喻不爲世用。〔17〕畏井渫（xiè 卸）句：《周易·井卦》：“井渫不食，爲我心恻。”渫，除去井中污濁。井渫莫食喻己雖潔其志而不爲世用。〔18〕闐（qǐ 去）：寂靜。〔19〕仞（dāo 刀）怛（dá 答）：悲痛。慼（cǎn 慘）惻：悽傷。

讓縣自明本志令

〔三國·魏〕曹操

【作者小傳】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縣（今安徽亳縣）人。曹丕稱帝后，追諡爲魏武帝。

曹操是建安時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他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發展了自己的勢力。初隨袁紹伐董卓，後迎獻帝遷都許昌。先後削平割據勢力，官渡之戰大破袁紹，受封丞相，實際上把持了漢朝政權。但他能接受農民起義的教訓，採取了打擊豪強、抑制兼併、廣興屯田等一系列較爲進步的政策，實行“唯才是舉”等開明的政治措施，統一了北方，且爲全國的統一奠定了基礎。魯迅稱讚他“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曹操在文學事業上也很有地位和成就，他招集了當時的許多著名文人，形成了一個鄴下文人集團，促進了建安文學的繁榮。他的散文寫得簡約嚴明，思想開朗，不受傳統思想和形式體制的約束，具有清峻、通脫的風格。遺著《魏武帝集》，有明人珍本。近人整理爲《曹操集》。

【題解】本文又名《述志令》，是反映曹操思想和經歷的一篇帶有自傳性質的重要文章。寫于建安十五年（210），曹操五十六歲。于時，他完成統一北方大業後，政權逐漸鞏固，繼而想統一全國；但是孫權、劉備兩大軍事勢力仍然是他的巨大威脅。他們除在軍事上聯盟抗曹外，在政治上則抨擊曹操“託名漢相，實爲漢賊”，“欲廢漢自立”（《三國志·吳書·周

瑜傳》)。在這種政治形勢下，曹操發佈了這篇令文，借退還皇帝加封三縣之名，表明自己的本志，反擊了朝野謗議。文中概述了曹操統一中國北部的過程，表達了作者以平定天下、恢復統一爲己任的政治抱負。寫得坦白直率，氣勢磅礴，充滿豪氣，表現出政治家的氣度和見識。

魯迅評贊說：“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得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曹操今傳文賦中，此文最具這種特色，值得後人借鑒。

孤始舉孝廉〔1〕，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2〕，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3〕，欲爲一郡守〔4〕，好作政教〔5〕，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6〕；故在濟南〔7〕，始除殘去穢〔8〕，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9〕。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

去官之後，年紀尙少〔10〕，顧視同歲中〔11〕，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裡築精舍〔12〕，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13〕，欲以泥水自蔽〔14〕，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後征爲都尉〔15〕，遷典軍校尉〔16〕，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17〕，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18〕，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19〕，興舉義兵〔20〕。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強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21〕，後還到揚州更募〔22〕，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後領兗州〔23〕，破降黃巾三十萬眾〔24〕。又袁術僭號於九江〔25〕，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26〕，答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27〕，獲其人眾，遂使術窮亡解沮〔28〕，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29〕，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30〕。又劉表自以爲宗室〔31〕，包藏奸心，乍前乍卻〔32〕，以觀世事，據有當州〔23〕，孤複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34〕。

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35〕，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36〕，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37〕。”夫能以大事小也〔38〕。昔樂毅走趙〔39〕，趙王欲與之圖燕〔40〕。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41〕，況燕後嗣乎〔42〕！”胡亥之殺蒙恬也〔43〕，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于秦三世矣〔44〕；今臣將兵三十余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45〕，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46〕，過於三世矣。

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47〕，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

此言皆肝鬲之要也〔48〕。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49〕，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50〕，以還執事〔51〕，歸就武平侯國〔52〕，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複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53〕。

孤聞介推之避晉封〔54〕，申胥之逃楚賞〔55〕，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56〕，仗鉞征伐〔57〕，推弱以克強〔58〕，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59〕。然封兼四縣〔60〕，食戶三萬〔61〕，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62〕，少減孤之責也。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

我被舉爲孝廉時，年紀很輕，自以爲不是那種隱居深山而有名望的人士，恐怕被天下人看作是平庸無能之輩，所以想當一個郡的太守，把政治和教化搞好，來建立自己的名譽，讓世上的人都清楚地瞭解我。所以我在濟南任國相時，開始革除弊政，公正地選拔、推薦官吏，這就觸犯了那些朝廷的權貴。因而被豪強權貴所恨，我恐怕給家族招來災禍，所以託病還鄉了。

辭官之後，年紀還輕，回頭看看與我同年被薦舉的人當中，有的年紀已五十多歲了，還沒有被人稱作年老。自己內心盤算，從現在起，往後再

過二十年，等到天下安定太平了，我才跟同歲中那些剛被舉爲孝廉的人相等罷了。所以返回家鄉，整年不出，在譙縣東面五十裡的地方建了一棟精緻的書房，打算在秋夏讀書，冬春打獵，只希望得到一點瘠薄的土地，想老于荒野、不被人知，斷絕和賓客交往的念頭。但是這個願望沒有能實現。

後來我被徵召做了都尉，又調任典軍校尉，心裡就又想爲國家討賊立功了。希望得到封侯，當個征西將軍，死後在墓碑上題字說：“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這就是我當時的志向。然而遇上董卓犯上叛亂，各地紛紛起兵討伐。這時我完全可以招集更多的兵馬，然而我卻常常裁減，不願擴充；所以這樣做，是因爲兵多了意氣驕盛，要與強敵抗爭，就可能重新引起禍端。所以汴水之戰時，我部下只有幾千人，後到揚州再去招募，也仍不過三千人，這是因爲我本來的志向就很有限。

後來我擔任兗州刺史，擊敗了黃巾農民軍，收編了三十多萬人。再有袁術在九江盜用皇帝稱號，部下都向他稱臣，改稱城門爲建號門。衣冠服飾都按照皇帝的制度，兩個老婆預先搶著當皇后。計畫已定，有人勸說袁術立即登基，向天下人公開宣佈。袁術回答說：“曹公尙在，還不能這樣做。”此後我出兵討伐，擒拿了他的四員大將，抓獲了大量部屬，致使袁術勢窮力盡，瓦解崩潰，最後得病而死。待到袁紹佔據黃河以北，兵勢強盛，我估計自己的力量，實在不能和他匹敵；但想到我這是爲國獻身，爲正義而犧牲，這樣也足以留名後世。幸而打敗了袁紹，還斬了他的兩個兒子。還有劉表自以爲是皇室的同族，包藏奸心，忽進忽退，觀察形勢，佔據荊州，我又平息了他，才使天下太平。自己當上了宰相，作爲一個臣子已經顯貴到極點，已經超過我原來的願望了。

今天我說這些，好象很自大，實是想消除人們的非議，所以才無所隱諱罷了。假使國家沒有我，還不知道會有多少人稱帝，多少人稱霸呢！可能有的人看到我的勢力強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之事，恐怕會私下議論，說我有奪取帝位的野心，這種胡亂猜測，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寧。齊桓公、晉文公所以名聲被傳頌至今日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兵勢強大，仍能夠尊重周朝天子啊。《論語》說：“周文王雖已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能尊奉殷王朝，他的道德可說是最崇高的了。”因為他能以強大的諸侯來侍奉弱小的天子啊。從前燕國的樂毅投奔趙國，趙王想與他圖謀攻打燕國。樂毅跪伏在地上哭泣，回答說：“我侍奉燕昭王，就象侍奉大王您，我如果獲罪，被放逐到別國，直到死了為止，也不會忍心謀害趙國的普通百姓，何況是燕國的後代呢？”秦二世胡亥要殺蒙恬的時候，蒙恬說：“從我的祖父、父親到我，長期受到秦國的信用，已經三代了。現在我領兵三十多萬，按勢力足夠可以背叛朝庭，但是我自知就是死也要恪守君臣之義，不敢辱沒先輩的教誨，而忘記先王的恩德。”我每次閱讀有關這兩個人的書，沒有不感動得悲傷流淚的。從我的祖父、父親直到我，都是擔任皇帝的親信和重臣，可以說是被信任的，到了曹丕兄弟，已經超過三代了。

我不僅是對諸位來訴說這些，還常常將這些告訴妻妾，讓他們都深知我的心意。我告訴他們說：“待到我死去之後，你們都應當改嫁，希望要傳述我的心願，使人們都知道。”我這些話都是出自肺腑的至要之言。我所以這樣勤勤懇懇地敘說這些心腹話，是看到周公有《金縢》之書可以表明自己的心跡，恐怕別人不相信的緣故。但要我就此放棄所統率的軍隊，把軍權交還朝庭，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這實在是不行的啊。為什麼呢？實在是怕放棄了兵權會遭到別人的謀害。這既是為子孫打算，也是考慮到自己垮臺，國家將有顛覆的危險。因此不能貪圖虛名而使自己遭受實際的

禍害。這是不能幹的啊。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個兒子爲侯，我堅決推辭不接受，現在我改變主意打算接受它。這不是想再以此爲榮，而是想以他們作爲外援，從確保朝廷和自己的絕對安全著想。

每當我讀到介子推逃避晉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賞賜，沒有不是放下書本而感歎，以此用來反省自己的。我仰仗著國家的威望，代表天子出征，以弱勝強，以小勝大。想要辦到的事，做起來無不如意，心裡有所考慮的事，實行時無不成功。就這樣掃平了天下，沒有辜負君主的使命。這可說是上天在扶助漢家皇室，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啊。然而我的封地佔有四個縣，享受三萬戶的賦稅，我有什麼功德配得上它呢！現在天下還未安定，我不能讓位。至於封地，可以辭退一些。現在我把陽夏、柘、苦三縣的二萬戶賦稅交還給朝廷，只享受武平縣的一萬戶。姑且以此來平息誹謗和議論，稍稍減少別人對我的指責吧！

（蓋國梁）

【注釋】

〔1〕孤：古代王侯自謙之稱。曹操當時任丞相，封武平侯，故此自稱。
孝廉：漢代從武帝開始，規定地方長官按期向中央推舉各科人才，分孝廉、賢良、方正等科目，聽候使用，東漢時每年由各郡、國從二十萬人中薦舉一人，曹操被舉爲孝廉時才二十歲。孝指善事父母，廉指清廉方正。〔2〕岩穴知名之士：指隱居而有名望的人。漢朝風尚，儒生常故意隱居深山，抬高聲價，以待舉薦。岩穴，山洞石室。〔3〕海內人：這裡主要指世家豪族。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故被輕視。〔4〕郡守：一郡的最高行政長官，即

太守。〔5〕政教：行政和教化。〔6〕世士：世人。〔7〕在濟南：曹操于中平元年（184）爲濟南國相，職位相當於太守。濟南國轄境在今山東濟南一帶。〔8〕除殘去穢：曹操任濟南相時，下屬官吏多趨附權貴，貪贓枉法。曹操奏請撤免八個縣官，下令搗毀六百多所祠廟，嚴禁祭祀鬼神，因此得罪了當時的權貴近臣。〔9〕違迕（wǔ 五）：違背、觸犯。諸：之於。常侍：也稱中常侍，皇帝的侍從近臣，掌管宮廷文書和傳達皇帝命令。東漢末年，中常侍改用宦官，權勢很大，地方官多逢迎他們。〔10〕年紀尙少〔s h a ㄟ 哨〕：曹操任濟南相期滿，朝廷調他爲東郡太守。他託病辭官還鄉，年方三十來歲。〔11〕同歲：同一年被舉爲孝廉的人。〔12〕譙（q i á o 樵）：今安徽亳縣。曹操的故鄉。精舍：指精緻的書房。〔13〕底下之地：低窪之地，指瘠薄的土地。〔14〕泥水自蔽：意謂老于荒野，不求聞達。〔15〕都尉：官名，管軍事，官階相當於太守。〔16〕典軍校尉：武官名，掌管近衛兵，多由皇帝親信擔任。中平五年（188），漢靈帝劉宏建立西園軍，設置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爲中軍校尉，曹操爲典軍校尉。〔17〕討賊：指討伐地方軍閥和鎮壓農民起義軍。〔18〕征西將軍：東漢時授征西將軍的有四人，他們對東漢王朝都立過功勞。曹操借此述志，表示願做東漢王朝的功臣。〔19〕董卓之難：董卓原是涼州（今甘肅、寧夏一帶）豪強，靈帝時任並州（今山西太原）牧。中平六年（189），漢靈帝死，少帝劉辯即位，外戚何進爲了消滅宦官，召董卓領兵入洛陽，廢少帝，立獻帝劉協。董卓自封都尉和相國，操縱朝政。各州郡起兵反對，成立討卓聯軍。〔20〕興舉義兵：指初平元年（190），關東各州郡紛紛起兵討伐董卓，都自稱“義兵”。曹操也在陳留郡己吾縣（今河南省陳留縣）招募五千人起兵討董。董卓挾持獻帝和數十萬居民從洛陽遷都長安，沿路死人無數，洛陽被焚。初平三年，董卓被王允、呂布所殺。〔21〕汴水之戰：初平元年（190），以袁紹爲盟主的關東各州郡聲稱討董，

實各懷私利，又怕董卓兵強，不敢先進。曹操獨率軍西進，與董卓部將徐榮在滎陽的汴水（今名索河，在河南省滎陽縣西南）一帶交戰，因兵少無援失敗。曹操本人被流矢所中，連夜逃走。〔22〕揚州更募：曹操汴水戰敗後，與夏侯惇等到揚州重新召募兵丁。東漢末年，揚州的州治在今安徽省合肥，轄今江蘇、安徽一帶。〔23〕兗（yǎn 眼）州：東漢十三州之一，轄今山東西南部和河南東部。〔24〕破降黃巾：初平三年（192），青州黃巾農民軍起義攻入兗州，殺刺史劉岱。濟北鮑信與兗州官吏迎曹操為兗州牧。曹操領兵攻黃巾軍于壽張（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南），追至濟北，黃巾軍三十萬被迫投降。曹操從中挑選精壯，組成自己的強大軍事力量，號為“青州兵”。〔25〕袁術：字公路，袁紹的異母弟，九江郡太守，東漢末年江淮一帶世族豪強大軍閥。僭（jiàn 見）號：盜用皇帝稱號。建安二年（197）袁術以九江太守稱帝于壽春（今安徽省壽縣）。九江：郡名，轄今江蘇、安徽省南部和江西省。〔26〕露布：佈告，宣示。〔27〕禽：同“擒”。建安二年（197）九月，袁術攻陳（今河南省淮陽縣），曹操引兵擊之，大勝，擒斬袁術的四個部將橋蕤（ruì 銳）、李豐、梁綱、樂就。〔28〕解沮（jǔ 舉）：瓦解崩潰。〔29〕袁紹：字本初，袁術之兄。建安四年（199）三月，消滅了公孫瓚，佔有黃河以北的冀、青、幽、並四州，成為北方最強大的割據勢力。〔30〕梟（xiāo 消）：即梟首，斬首而懸之示眾。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今河南省中牟縣東北）之戰中，以少勝多，消滅袁紹軍的主力。兩年後，袁紹病死。明年，其子袁譚、袁尚因爭奪冀州互相攻殺，袁譚求援曹操，袁尚始退軍。後袁譚背叛曹操。建安十年正月，曹操又出兵擊殺其子袁譚，袁尚和他的次兄袁熙逃奔遼西烏桓。建安十二年五月，曹操北征烏桓。袁熙、袁尚又逃往遼東，九月為曹操部屬公孫康所殺。曹操乃懸首示眾。〔31〕劉表：字景升，漢皇族魯恭王劉余的後代，東漢末豪強軍閥。獻帝初平（190—193）中任荊州刺史。〔

32〕乍前乍卻：忽前忽後。意喻投機。據史載：官渡之戰，袁紹向劉表求援，劉暗與勾結，未敢出兵。有人勸他歸附曹操，他也持觀望態度。〔33〕當州：當地，即荊州，轄今湖北、湖南等地。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南征劉表，八月劉表病死，九月其幼子劉琮即以荊州降曹操。〔34〕“人臣”二句：建安十三年，漢獻帝爲了表彰曹操平定三郡烏桓的功績，廢太尉、司徒、司空三公，恢復西漢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制度，任曹操爲丞相。

〔35〕不遜之志：不忠順的想法。指代漢自立爲皇帝。〔36〕垂稱：垂名，稱頌。〔37〕“《論語》雲”四句：見《論語·泰伯篇》。〔38〕以大事小：以強大的諸侯來侍奉弱小的天子。曹操借用《論語》中的話，表示自己擁護東漢王朝，並無奪取帝位之心。〔39〕樂毅：戰國燕昭王時名將，曾率趙、楚、韓、魏、燕五國軍隊破齊，攻下齊國七十餘城，後封爲昌國君。昭王死，惠王立，中了齊將田單的反間計，讓騎劫代樂毅爲將，樂毅恐留燕被害，於是投奔趙國。〔40〕趙王：趙惠文王。〔41〕徒隸：犯人和奴隸，此泛指地位低賤的人。〔42〕後嗣：後代，指燕惠王。以上“昔樂毅”以下一段，據《太平御覽》卷四二〇可知，系轉引《史記》。然今本《史記》不載。〔43〕胡亥：秦始皇嬴政的小兒子，繼始皇立，稱二世。蒙恬（t i à n 田）：秦始皇時名將，秦統一六國後，他率兵三十萬，北擊匈奴，修築長城。秦始皇死後，趙高偽造始皇遺詔，逼使蒙恬自殺。〔44〕三世：蒙恬祖父蒙驁、父親蒙武、連自己共三代。均爲秦國名將。〔45〕祖、父：指曹操的祖父曹騰和父親曹嵩。曹騰在漢桓帝時任中常侍、大長秋（管理皇宮事宜的官），封費亭侯；養夏侯氏的孩子爲子，即是曹嵩，漢靈帝時官至太尉。曹嵩生曹操。〔46〕子桓：曹操次子曹丕的字。〔47〕萬年：死的代稱。〔48〕肝鬲（g é 革）之要：出自內心的至要之言。鬲，同“膈”，胸膈。〔49〕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弟，周成王叔。金縢（t é n g 騰）：《尚書·周書》篇名。其中記述武王病時，周公曾作禱辭祭告於神，請求代

武王死，祭畢將禱詞封藏在金縢櫃中。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攝政。成王的另兩個叔父管叔、蔡叔等誹謗周公篡位，引起成王懷疑。於是周公避居東都（現河南洛陽市）。後來成王啓櫃發現禱詞，知其忠貞，大為感動，親自迎回了周公。縢，封緘。金縢密封的金屬櫃。〔50〕便爾：就此。委捐：放棄，交出。〔51〕執事：指朝廷統率軍隊的主管權。〔52〕武平侯國：建安元年（196），獻帝以曹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武平，在今河南鹿邑縣西。〔53〕為萬安計：曹操此令公佈後，據《魏書》記載：漢獻帝在第二年，即建安十六年（211），封曹操之子曹植為平原侯，曹據為范陽侯，曹豹為饒陽侯。〔54〕介推（c u ī 摧）：即介子推，春秋時晉國人，曾隨晉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後重耳回國即位，大封從亡諸臣。介子推不言己功，偕其母隱於綿山而死。後世又傳說重耳曾燒山要他出來做官，他堅不出山，抱木被燒而死。〔55〕申胥：即申包胥，春秋時楚國大夫。伍子胥率吳軍伐楚，攻下郢都。申包胥求救于秦，痛哭七日，終於感動了秦哀公，求得救兵，擊退吳軍。楚昭王回到郢都，賞賜功臣。他避而逃走，不肯受賞。〔56〕威靈：指漢皇室祖宗的威武神靈。〔57〕鉞（y u è 月）：古兵器，形似大斧，也是天子出征時的一種儀仗。皇帝授鉞給主將，即象徵代表天子出征。〔58〕推：指揮。〔59〕天助漢室：這是曹操表示不自居功的客氣話。〔60〕四縣：指武平、陽夏（j i ǎ 甲，今河南太康縣）、柘（今河南柘城縣北）、苦（h ù 戶，今河南鹿邑縣東）。〔61〕食戶三萬：受三萬戶人家所納賦稅的供養。〔62〕分損：減少，平息。

前出師表

〔三國·蜀〕諸葛亮

【作者小傳】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陽都（今山東省沂水縣南）人。東漢末年，他避亂隱居在南陽隆中（今湖北省襄陽縣西），“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漢獻帝建安十二年（207），劉備屯兵新野（今河南省新野縣），慕名前去邀他出來輔佐自己，凡三次才得相見。初次見面他就向劉備提出要取得荆、益二州爲基業，東連孫權，北抗曹操的方針，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從此，他就輔助劉備，從事光復漢室的大業。章武三年（223），劉備在猇亭戰敗，病死白帝城，臨終把後事囑託給諸葛亮。後主劉禪繼位後，蜀國軍政大事，一應由他裁決。於是與孫吳重修舊好，結爲盟國；親征孟獲，平定南中；整頓內政，充實軍資，做好北伐中原的準備。建興五年（227），北上屯駐漢中，連年北征，“攘除奸凶，興復漢室”，直至西元二三四年，病死渭濱軍中，興復之業始終未能成功。

蜀漢滅亡後不久，陳壽纂集諸葛亮的遺文，編成《諸葛氏集》，凡二十四篇。但根據《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所列載的篇目看，許多篇現已不復存在。今傳各種諸葛亮集，系後人從史傳中采輯而成。

【題解】《前出師表》出自《三國志·蜀志》本傳。當時爲建興五年，蜀漢已從劉備殂亡的震盪中恢復過來，外結孫吳，內定南中，勵清吏政，兵精糧足；諸葛亮認爲已有能力北伐中原，實現劉備匡復漢室的遺願。於是，決意率軍北進，準備征伐曹魏。臨行上書後主劉禪，強調自己爲報答先帝的知遇之恩和臨終托咐，以“討賊興復”作爲自己的職責，並規勸後

主採納忠言，和輯臣吏，勵志自振，使他能專心一致于北伐大業。

“表”是古代文體的一種，專為臣下對君王進行陳述求請時使用，類似的還有“章”、“奏”、“議”等。本文表達了作者審慎勤懇、以伐魏興漢為己任的忠貞之志和誨誡後主不忘先帝遺願的孜孜之意，情感真摯，文筆酣暢，是古代散文中的傑出作品。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1〕，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2〕，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3〕！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4〕，欲報之于陛下也〔5〕。誠宜開張聖聽〔6〕，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7〕；不宜妄自菲薄〔8〕，引喻失義〔9〕，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10〕，俱為一體，陟罰臧否〔11〕，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12〕，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13〕，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14〕，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缺漏〔15〕，有所廣益。將軍向寵〔16〕，性行淑均〔17〕，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18〕，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19〕。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20〕，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21〕；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22〕。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

靈也〔23〕！侍中、尚書、長史、參軍〔24〕，此悉貞亮死節之臣〔25〕，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26〕，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27〕。先帝不以臣卑鄙〔28〕，猥自枉屈〔29〕，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30〕。後值傾覆〔31〕，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32〕，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33〕。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34〕；故五月渡滬〔35〕，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36〕，攘除奸凶〔37〕，興復漢室，還於舊都〔38〕。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39〕，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選自中華書局版《諸葛亮集》

先帝創建王業還未完成一半就中途死去，現在天下三分鼎立，蜀漢是那麼疲乏困頓，這真是有關生死存亡的時刻呵！然而朝廷裡侍奉衛護陛下

的大臣們，在內毫不懈怠；忠貞的將士，在外奮不顧身，那是因為大家在懷念先帝對他們不同一般的賞識，要向陛下表示報答之情啊！陛下實在應該廣泛地聽取大家的意見，以此來光大先帝留下的德行，也使大臣們堅貞為國的正氣得到發揚；不可輕率地自己看輕自己而不加振作，言談訓諭時有失大義，以致把臣民向您盡忠規勸的言路也阻塞了。

內庭侍臣和相府官吏，都是一樣為陛下效力的，凡是有所獎懲，不應該有差異。如果有做壞事觸犯法令科條或忠心做好事的，應該交由有關官員評審應受什麼處罰或受什麼賞賜，以此來顯示陛下處事的公正賢明；不可有所偏袒，使得宮中府中法令不一。

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這些侍衛之臣，都是善良誠實的人，心志都是忠貞純正的，所以先帝選拔出來留給陛下任用。臣下認為宮庭中事，無論大小，全都要詢問他們，然後再執行，必定能夠補救疏漏，擴大效益。

向寵將軍品性善良公正，通曉軍事，當初曾被任用過，先帝稱讚他是個能人，所以大家醞釀著要推舉他做中部督。臣下認為禁衛部隊的事務，無論大小，全都由他過問，一定能使軍隊協調齊心，處置合宜，各得其所。

親近賢良的臣子，疏遠奸佞小人，前漢因此而興旺強盛；親近小人，疏遠賢良的臣子，後漢因此而衰敗覆滅。先帝活著的時候，每逢與臣下議論到這件事，沒有不對桓、靈二帝的作為表示痛恨而發出歎息的。侍中郭攸之、費禕，尚書令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都是堅貞坦誠，能以死報國的臣子，希望陛下親近他們，信任他們；這樣漢家天下的興旺，可以數著日子來等待了。

臣下本來是個平民百姓，在南陽耕田爲生，只求在亂世中能保全生命，不想向諸侯謀求高官厚祿和顯赫的名聲。先帝不因臣下低賤和少見識，不惜降低身份而三顧茅廬，向臣下詢問天下大事。因此臣下爲之感動，就答應爲先帝效力。後來戰事失敗，臣下在敗亡之際，接受了挽救危局的重任，到現在已有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下處事謹慎，所以在臨死時把輔助陛下興復漢室的大事交付給臣下。

接受先帝遺命以來，日日夜夜擔心歎息，唯恐所托無所成就，從而有損先帝明於鑒察的聲名；所以臣下在炎熱的五月渡過瀘水，深入到不毛之地。現在南方已平定，兵員裝備已充足，該帶領三軍，北進克復中原。也許可以竭盡棉力，掃除兇殘的奸賊，光復漢家江山，使長安、洛陽仍舊成爲大漢王朝的首都。這就是臣下用來報答先帝，效忠于陛下的職責。至於權衡得失、掌握分寸，向陛下進忠言，那是郭攸之、費禕、董允他們的責任了。

希望陛下把討伐曹魏，興復漢室的大事交付給臣下，如果無所成就，就治臣下的罪，來稟告先帝在天之靈。如果沒有勸勉陛下發揚聖德的忠言，那就要追究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人的怠惰之罪，公佈他們的過失。陛下也應該自作打算，探求高明的道理，瞭解並接受忠正的言論，牢牢不忘先帝的遺願，臣下這就感恩不淺了。

而今快要去遠征，面對表文，不禁流下淚來，真不知自己說的是什麼。

（江建中）

【注釋】

〔1〕先帝：指蜀昭烈帝劉備。崩殂（cú粗陽）：天子之死曰“崩”；殂，也是死的意思。〔2〕益州：漢行政區域十三刺史部之一，地有今四川省，甘肅省和陝西省一帶，當時治所在成都。疲敝：貧弱。〔3〕誠：確實是。秋：時候，日子。古人多以“秋”稱多事之時。〔4〕蓋：發語詞。〔5〕陛下：對皇帝的稱詞，表示不敢直接面對皇帝，而通過陛階下的侍從轉致的意思。〔6〕聖：古時對皇上的尊稱。〔7〕恢弘：發揚使之擴大。〔8〕妄自菲薄：毫無理由地自己輕視自己。〔9〕失義：失當，不合大義。〔10〕宮中：指宮庭內朝中的親近侍臣，如文中的侍中、侍郎之類。府中：指丞相府中的官吏，如文中的長史、參軍等。〔11〕陟（zhì秩）：升官進位。臧否（zāng pǐ臧匹）：好壞、善惡。〔12〕犯科：觸犯法律中的科條。〔13〕有司：有關的專管官署或官吏。〔14〕侍中、侍郎：都是皇帝左右的親近侍臣，不僅隨從出入，還備顧問。侍郎，即黃門侍郎。郭攸之：南陽人，性和順，先後與費禕、董允同為侍中。費禕（yī衣）：字文偉，江夏鄆（盲mēn）人，後主即位時為黃門侍郎，後遷侍中，位至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十年，被魏降人郭循刺死。董允：字休昭，後主即位時為黃門侍郎，尋遷侍中，以能抑制宦官黃皓，對後主多有匡助，以侍中兼尚書令。〔15〕裨（bì裨）：涸鯀矜#—16〕向寵：蜀大臣向朗的兄子，後主時先後任中部督和中領軍。〔17〕淑均：善良公平。〔18〕試用於昔日：指向寵曾隨劉備伐吳，秭歸兵敗，唯他的營壘得到保全。〔19〕舉寵為督：當時蜀大臣擬推舉向寵為中部督，主管宮廷禁軍的事務。〔20〕行陣：指部隊。〔21〕先漢：猶言前漢，西漢。〔22〕後漢：指東漢。〔23〕桓：東漢桓帝劉志。靈：東漢靈帝劉宏。〔24〕侍中：指郭攸之和費禕。尚書：

協助皇帝處理公文政務的官吏，此指陳震。長史：丞相府主要佐官，此指張裔。參軍：丞相府主管軍務的佐官，此指蔣琬，諸葛亮死後繼為尚書令，統領國事。〔25〕貞亮：堅貞誠實。亮，忠誠坦白。〔26〕南陽：漢郡名，治所在宛（今河南省南陽市）。〔27〕聞達：有名聲。〔28〕卑鄙：地位低下，少見識。〔29〕猥（wěi 偉）：謙詞。謙卑地。枉屈：屈尊的意思。〔30〕驅馳：喻為人效勞。〔31〕值：遇上。傾覆：指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侵荊州時，劉備在當陽長阪被擊破一事。〔32〕這兩句指劉備當陽兵敗，退至夏口（在今湖北省武漢市），派諸葛亮到孫權處求助，開始孫劉的第一次聯合。〔33〕寄：託付。這句指劉備東伐孫吳，在秭歸被吳將陸遜擊敗，退居白帝。章武三年（223）四月，劉備病死永安宮（故址在今四川省奉節縣東），臨終托孤於諸葛亮，要他輔助後主劉禪，討魏興漢。〔34〕傷：有損。〔35〕五月渡瀘：建興三年（225）南中諸郡反叛，諸葛亮率軍出征，渡過瀘水，平定南中四郡。瀘，瀘水，即金沙江。〔36〕駑鈍：這裡以劣馬（駑）和不鋒利的刀（鈍）來比喻才能的平庸。〔37〕奸凶：指曹魏。〔38〕舊都：指漢朝曾建都的長安和洛陽。〔39〕慢：失職。

後出師表

〔三國·蜀〕諸葛亮

【題解】《後出師表》是《前出師表》的姊妹篇，寫於建興六年（228）。由於《三國志》本傳中不載，《文選》裡也不見選錄，而是爲《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在注文中引自張儼《默記》，所以，有人認爲此表是僞作。但也有人認爲，從體例文風來看，後表與前表並無二致；而且《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中，諸葛恪說：“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所指可能即系後表。

《後出師表》作於第一次北伐失敗之後，大臣們對再次北出征伐頗有異議。諸葛亮立論於漢賊不兩立和敵強我弱的嚴峻事實，向後主闡明北伐不僅是爲實現先帝的遺願，也是爲了蜀漢的生死存亡，不能因“議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動搖。正因爲本表涉及軍事態勢的分析，事關蜀漢的安危，其忠貞壯烈之氣，似又超過前表。表中“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之句，正是作者在當時形勢下所表露的堅貞誓言，令人讀來肅然起敬。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1〕，王業不偏安〔2〕，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3〕？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4〕。宜先入南〔5〕。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6〕；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7〕，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8〕。

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9〕，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10〕。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11〕，謀臣淵深〔12〕，然涉險被創〔13〕，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14〕，而欲以長計取勝〔15〕，坐定天下〔16〕，此臣之未解一也〔17〕。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18〕，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19〕，遂並江東〔20〕，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21〕，其用兵也，仿佛孫、吳〔22〕，然困於南陽〔23〕，險于烏巢〔24〕，危于祁連〔25〕，偏于黎陽〔26〕，幾敗北山〔27〕，殆死潼關〔28〕，然後僞定一時耳〔29〕。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30〕，四越巢湖不成〔31〕，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32〕，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33〕，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驁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34〕，中間期年耳〔35〕，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36〕，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37〕。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分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38〕？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39〕，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40〕，當此時，曹操拊手〔41〕，謂天下以定〔42〕。然後先帝東連吳越〔43〕，西取巴蜀〔44〕，舉兵北征，夏侯授首〔45〕，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46〕，秭歸蹉跌〔47〕，曹丕稱帝〔48〕。凡事如是，難可逆見〔49〕。臣鞠躬盡力〔50〕，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51〕，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52〕。

——選自中華書局版《諸葛亮集》

先帝考慮到蜀漢和曹賊不能並存，帝王之業不能苟且偷安於一地，所以委任臣下去討伐曹魏。以先帝那樣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本來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討敵人，是能力微弱而敵人強大的。但是，不去討伐敵人，王業也是要敗亡的；是坐而待斃，還是主動去征伐敵人呢？因此委任臣下，一點也不猶疑。

臣下接受任命的時候，睡不安穩，食無滋味。想到要去北伐，應該先南征。所以五月裡竟渡過瀘水，深入不毛之地，兩天才能吃上一餐；臣下不是不愛惜自己呵，而是看到帝王之業不可能局處在蜀地而得以保全，所以冒著危險，來執行先帝的遺願，可是爭議者說這不是上策。目前敵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對付邊縣的叛亂，東面又要竭力去應付孫吳的進攻，兵法要求趁敵方勞困時發動進攻，當前正是趕快進軍的時機呵！現在謹將這些事

陳述如下：

高祖皇帝的明智，可以和日月相比，他的謀臣見識廣博，謀略深遠，但還是要經歷艱險，身受創傷，遭遇危難然後才得安定。現在，陛下及不上高祖皇帝，謀臣也不如張良、陳平，而想用長期相持的戰略來取勝，安安穩穩地平定天下，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一點。

劉繇、王朗，各自佔據州郡；在議論安守策略時，動輒引用古代聖賢的話，大家疑慮滿腹，胸中充斥著懼難；今年不出戰，明年不征討，讓孫策安然強大起來，終於併吞了江東，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二點。

曹操的智慧謀略，遠遠超過別人，他用兵好象孫武、吳起那樣，但是在南陽受到窘困，在烏巢遇上危險，在祁山遭到厄難，在黎陽被敵困逼，幾乎慘敗在北山，差一點死在潼關，然後才得僭稱國號于一時。何況臣下才能低下，而竟想不冒艱險來平定天下，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三點。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攻不下；四次想跨越巢湖而未成功，任用李服，而李服密謀對付他；委用夏侯淵，而夏侯淵卻敗死了。先帝常常稱讚曹操有能耐，可還是有這些挫敗，何況臣下才能低劣，怎能保證一定得勝呢？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四點。

自從臣下進駐漢中，已一周年了，期間就喪失了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將領及部曲將官、屯兵將官七十余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等士卒一千餘人。這些都是幾十年內從各處積集起來的精銳力量，不是一州一郡所能擁有的；如果再過幾年，

就會損失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二，那時拿什麼去對付敵人呢？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五點。

現在百姓貧窮兵士疲乏，但戰爭不可能停息；戰爭不能停息，那末耽在那裡等待敵人來進攻和出去攻擊敵人，其勞力費用正是相等的。不趁此時去出擊敵人，卻想拿益州一地來和敵人長久相持，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六點。

最難於判斷的，是戰事。當初先帝兵敗于楚地，這時候曹操拍手稱快，以為天下已經平定了。但是，後來先帝東面與孫吳連和，西面取得了巴蜀之地，出兵北伐，夏侯淵掉了腦袋；這是曹操估計錯誤。看來復興漢室的大業快要成功了。但是，後來孫吳又違背盟約，關羽戰敗被殺，先帝又在秭歸遭到挫敗，而曹丕就此稱帝。所有的事都是這樣，很難加以預料。臣下只有竭盡全力，到死方休罷了。至於伐魏興漢究竟是成功是失敗，是順利還是困難，那是臣下的智力所不能預見的。

（江建中）

【注釋】

〔1〕漢：指蜀漢。賊：指曹魏。古時往往把敵方稱為賊。〔2〕偏安：指王朝局處一地，自以為安。〔3〕孰與：謂兩者相比，應取何者。〔4〕惟：助詞。〔5〕入南：指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6〕並日：兩天合作一天。〔7〕顧：這裡有“但”的意思。蜀都：此指蜀漢之境。〔8〕議者：指對諸葛亮決意北伐發表不同意見的官吏。〔9〕這兩句指建興六年

〔228〕諸葛亮初出祁山（在今甘肅省禮縣東）時，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變，牽動關中局勢；在魏、吳邊境附近的夾石（今安徽省桐城縣北），東吳大將陸遜擊敗魏大司馬曹休兩事。〔10〕進趨：快速前進。

〔11〕高帝：劉邦死後的諡號爲“高皇帝”。並：平列。〔12〕淵深：指學識廣博，計謀高深莫測。〔13〕被創：受創傷。這句說：劉邦在楚漢戰爭中，屢敗于楚軍，西元前二〇三年，在廣武（今河南省滎陽縣）被項羽射傷胸部；在漢朝初建時，因鎮壓各地的叛亂而多次出征，西元前一九五年又曾被淮南王英布的士兵射中；西元前二〇〇年在白登山還遭到匈奴的圍困。〔14〕良：張良，漢高祖的著名謀士，與蕭何、韓信被稱爲“漢初三傑”。平：陳平，漢高祖的著名謀士。後位至丞相。〔15〕長計：長期相持的打算。〔16〕坐：安安穩穩。〔17〕未解：不能理解。胡三省認爲“解”應讀作“懈”，未解，即未敢懈怠之意。兩說皆可通。〔18〕劉繇（yóu 由）：字正禮，東漢末年任揚州刺史，因受淮南大軍閻袁術的逼迫，南渡長江，不久被孫策攻破，退保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後爲豪強笮融攻殺。《三國志·吳書》有傳。王朗：字景興，東漢末年爲會稽（治所在今浙江省紹興市）太守，孫策勢力進入江浙時，兵敗投降，後爲曹操所徵召，仕于曹魏。〔19〕孫策：字伯符，孫權的長兄。父孫堅死後，借用袁術的兵力，兼併江南地區，爲孫吳政權的建立打下基礎，不久遇刺身死。

〔20〕江東：指長江中下游地區。〔21〕殊絕：極度超出的意思。〔22〕孫：指孫武，春秋時人，曾爲吳國將領，善用兵，著有兵法十三篇。吳：指吳起，戰國時秦大將，在統一戰爭中屢建戰功。〔23〕困於南陽：建安二年（197）曹操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漢時南陽郡的治所）爲張繡所敗，身中流矢。〔24〕險于烏巢：建安五年（200），曹操與袁紹在官渡相持，因乏糧難支，在荀攸等人的勸說下，堅持不退，後焚燒掉袁紹在烏巢所屯的糧草，才得險勝。〔25〕危于祁連：這裡的“祁連”，據胡三省說，可

能是指鄴（在今河北省磁縣東南）附近的祁山，當時（204）曹操圍鄴，袁紹少子袁尚敗守祁山（在鄴南面），操再敗之，並還圍鄴城，險被袁將審配的伏兵所射中。〔26〕逼（bì 逼）于黎陽：建安七年（202）五月，袁紹死，袁譚、袁尚固守黎陽（今河南浚縣東），曹操連戰不克。〔27〕幾敗北山：事不詳。可能指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率軍出斜谷，至陽平北山（今陝西沔縣西），與劉備爭奪漢中，備據險相拒，曹軍心渙，遂撤還長安。〔28〕殆死潼關：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與馬超、韓遂戰於潼關，在黃河邊與馬超軍遭遇，曹操避入舟中，馬超騎兵沿河追射之。殆，幾乎。〔29〕僞定：此言曹氏統一北中國，僭稱國號。諸葛亮以蜀漢爲正統，因斥曹魏爲“僞”。〔30〕昌霸：又稱昌豨。建安四年（199），劉備襲取徐州，東海昌霸叛曹，郡縣多歸附劉備。〔31〕四越巢湖：曹魏以合肥爲軍事重鎮，巢湖在其南面。而孫吳在巢湖以南長江邊上的須濡口設防，雙方屢次在此一帶作戰。〔32〕李服：建安四年，車騎將軍董承根據漢獻帝密詔，聯絡將軍吳子蘭、王服和劉備等謀誅曹操，事泄，董承、吳子蘭、王服等被殺。據胡三省雲：“李服，蓋王服也。”〔33〕夏侯：指夏侯淵。曹操遣夏侯淵鎮守漢中。劉備取得益州之後，于建安二十四年出兵漢中，蜀將黃忠於陽平關定軍山（今陝西省沔縣東南）擊殺夏侯淵。〔34〕漢中：郡名，以漢水上流（沔水）流經而得名，治所在南鄭（今陝西省漢中縣東）。〔35〕期（jī 寄）年：一周年。〔36〕趙雲、陽群等都是蜀中名將。曲長、屯將是部曲中的將領。〔37〕突將、無前：蜀軍中的衝鋒將士。竇（cóng 叢）叟、青羌：蜀軍中的少數民族部隊。散騎、武騎：都是騎兵的名號。〔38〕圖：對付。〔39〕夫：發語詞。平：同“評”，評斷。〔40〕敗軍于楚：指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軍南下，劉備在當陽長阪被擊潰事。當陽屬古楚地，故雲。〔41〕拊手：拍手。〔42〕以定：已定，以，同“已”。〔43〕本句指劉備遣諸葛亮去江東連和，孫劉聯軍在赤壁大破曹軍。〔44〕

本句指建安十六年（211）劉備勢力進入劉璋佔據的益州，後來攻下成都，取得巴蜀地區。〔45〕授首：交出腦袋。參見前注〔33〕。〔46〕關羽：字雲長，蜀漢大將，劉備入川時，鎮守荊州，建安二十四年，他出擊曹魏，攻克襄陽，擒於禁，斬龐德，威震中原。孫權趁機用呂蒙計謀偷襲荊州，擒殺關羽父子。〔47〕本句指劉備因孫權背盟，襲取荊州，殺害關羽，就親自領兵伐吳，在秭歸（在今湖北省宜昌市北）被吳將陸遜所敗。蹉跌，失墜，喻失敗。〔48〕曹丕：字子桓，曹操子。在西元 220 年廢漢獻帝爲山陽公，建立魏國，是爲魏文帝。〔49〕逆見：預見，預測。〔50〕鞠躬盡力：指爲國事用盡全力。一作“鞠躬盡瘁”。〔51〕利鈍：喻順利或困難。〔52〕覩（dǔ 賭）：亦即“逆見”，預料。

洛神賦

〔三國·魏〕曹植

【作者小傳】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之弟，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封陳王，諡曰思，世因又稱陳思王。植少有才華，長於軍旅。《魏志》本傳載其“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頗得曹操寵愛，曾擬立為太子，後因“任性而行，不自彫”而罷。及曹丕、曹叡相繼為帝，植倍受猜忌，“十一年中而三徙都”，雖屢次上疏欲為國效力而不得，終鬱鬱寡歡，發疾而卒，年僅四十一歲。曹植的文學成就甚高。其詩以五言為主，題材廣，形式多，意象生動，語言精美，是建安詩作的傑出代表。《詩品》稱其“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其賦婉麗多姿，或言神寄情，或托物寓意，對魏晉南北朝抒情小賦的興盛起有重要的宣導作用。其文以前期書信、雜論及後期表疏為佳，敘事議論大多文采斐然，妙趣橫生。後世文人對曹植極為推重。有《曹子建集》十卷，現存最早版本為南宋嘉定六年刻本。

【題解】《洛神賦》是曹植久負盛名的代表作。最初見於蕭統《文選》。據序稱，此賦系曹植于黃初三年（222）入朝後歸濟洛川，因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而作。蔡邕《述行賦》雲“乘舫舟泝湍流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而潛翳”，殆為此賦所本。賦首紀歸程，次摹洛神，繼悵道殊，末懷哀戀。其對洛神的描寫雖借鑒宋玉的《神女賦》，卻多用比喻烘托，形象愈見鮮明飄逸。且情思縷縷，寄託遙深。此賦舊有“感甄”之說，謂植曾求甄氏女，後女為曹丕所得，及卒，植思而賦之，故又名《感甄賦》。或以為植借此寄託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以抒壯志不伸之

意，“亦屈子之志也”（《義門讀書記》）。《洛神賦》在歷史上影響極大。除詩文傳誦外，晉王獻之有墨寶傳世，顧愷之有丹青留人，明汪道昆有雜劇搬演，可見其為後人傾慕之至。

黃初三年〔1〕，余朝京師〔2〕，還濟洛川〔3〕。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4〕。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5〕，遂作斯賦。其詞曰：餘從京域〔6〕，言歸東藩〔7〕，背伊闕〔8〕，轅轅〔9〕，經通穀〔10〕，陵景山〔11〕。日既西傾，車殆馬煩〔12〕。爾乃稅駕乎衡皋〔13〕，秣駟乎芝田〔14〕，容與乎陽林〔15〕，流盼乎洛川〔16〕。於是精移神駭〔17〕，忽焉思散〔18〕。俯則未察，仰以殊觀〔19〕。覩一麗人，於岩之畔。乃援禦者而告之曰〔20〕：“爾有覩於彼者乎〔21〕？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禦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乃是乎〔22〕！其狀若何？臣願聞之。”

餘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23〕，婉若游龍〔24〕。榮曜秋菊，華茂春松〔25〕。仿佛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26〕。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27〕；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28〕。穠纖得中〔29〕，修短合度〔30〕。肩若削成，腰如束素〔31〕。延頸秀項〔32〕，皓質呈露〔33〕。芳澤無加，鉛華弗禦〔34〕。雲髻峨峨〔35〕，修眉連娟〔36〕。丹唇外朗，皓齒內鮮〔37〕。明眸善睐〔38〕，鬢輔承權〔39〕。瑰姿豔逸〔40〕，儀靜體閑〔41〕。柔情綽態〔42〕，媚於語言。奇服曠世〔43〕，骨像應圖〔44〕。披羅衣文璀璨兮〔45〕，

珥瑤碧之華琚〔46〕。戴金翠之首飾〔47〕，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48〕，曳霧綃之輕裾〔49〕。微幽蘭之芳藹兮〔50〕，步踟躕於山

隅〔51〕。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52〕。左倚采旄〔53〕，右陰桂旗〔54〕。攘皓腕於神滄兮〔55〕，采湍瀨之玄芝〔56〕。

餘情悅其淑美兮，心振盪而不怡〔57〕。無良媒以接歡兮，托微波而通辭〔58〕。願誠素之先達兮〔59〕，解玉珮以要之〔60〕。嗟佳人之信修兮〔61〕，羌習禮而明詩〔62〕。抗瓊瑋以和予兮〔63〕，指潛淵而爲期〔64〕。執眷眷之款實兮〔65〕，懼斯靈之我欺〔66〕。感交甫之棄言兮〔67〕，悵猶豫而狐疑〔68〕。收和顏而靜志兮〔69〕，申禮防以自持〔70〕。

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71〕。神光離合〔72〕，乍陰乍陽〔73〕。竦輕軀以鶴立〔74〕，若將飛而未翔。踐椒途之鬱烈〔75〕，步蘅薄而流芳〔76〕。超長吟以永慕兮〔77〕，聲哀厲而彌長〔78〕。爾乃眾靈雜遝〔79〕，命儔嘯侶〔80〕。或戲清流，或翔神渚〔81〕，或采明珠，或拾翠羽〔82〕。從南湘之二妃〔83〕，攜漢濱之遊女〔84〕。歎瓠瓜之無匹兮〔85〕，詠牽牛之獨處〔86〕。揚輕袿之猗靡兮〔87〕，翳修袖以延佇〔88〕。體迅飛鳧〔89〕，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襪生塵〔90〕。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91〕，若往若還。轉盼流精〔92〕，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93〕。華容婀娜〔94〕，令我忘餐。

於是屏翳收風〔95〕，川後靜波〔96〕。馮夷鳴鼓〔97〕，女媧清歌〔98〕。騰文魚以驚乘〔99〕，鳴玉鑾以偕逝〔100〕。六龍儼其齊首〔101〕，戴雲車之容裔〔102〕。鯨鯢踊而夾轂〔103〕，水禽翔而爲衛〔104〕。於是越北沚〔105〕，過南岡，紆素領，回清揚〔106〕。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107〕。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108〕。抗羅袂以掩涕兮〔109〕，淚流襟之浪浪〔110〕。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

情以效愛兮〔111〕，獻江南之明璫〔112〕。雖潛處於太陰〔113〕，長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114〕，悵神宵而蔽光〔115〕。

於是背下陵高〔116〕，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複形〔117〕，禦輕舟而上溯〔118〕。浮長川而忘反，思綿綿而增慕〔119〕。夜耿耿而不寐〔120〕，沾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121〕。攬騑轡以抗策〔122〕，悵盤桓而不能去〔123〕。

——選自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曹植集校注》

黃初三年，我來到京都朝覲，歸渡洛水。古人曾說此水之神名叫宓妃。因有感于宋玉對楚王所說的神女之事，於是作了這篇賦。賦文雲：

我從京都洛陽出發，向東回歸封地鄧城，背著伊闕，越過轅轅，途經通穀，登上景山。這時日已西下，車困馬乏。於是就在長滿杜蘅草的岸邊卸了車，在生著芝草的地裡喂馬。自己則漫步于陽林，縱目眺望水波浩渺的洛川。於是不覺精神恍惚，思緒飄散。低頭時還沒有看見什麼，一抬頭，卻發現了異常的景象，只見一個絕妙佳人，立於山岩之旁。我不禁拉著身邊的車夫對他說：“你看見那個人了嗎？那是什麼人，竟如此豔麗！”車夫回答說：“臣聽說河洛之神的名字叫宓妃，然而現在君王所看見的，莫非就是她！她的形狀怎樣，臣倒很想聽聽。”

我告訴他說：“她的形影，翩然若驚飛的鴻雁，婉約若遊動的蛟龍。容光煥發如秋日下的菊花，體態豐茂如春風中的青松。她時隱時現象輕雲籠月，浮動飄忽似回風旋雪。遠而望之，明潔如朝霞中升起的旭日；近而

視之，鮮麗如綠波間綻開的新荷。她體態適中，高矮合度，肩窄如削，腰細如束，秀美的頸項露出白皙的皮膚。既不施脂，也不敷粉，髮髻高聳如雲，長眉彎曲細長，紅唇鮮潤，牙齒潔白，一雙善於顧盼的閃亮的眼睛，兩個面顴下甜甜的酒窩。她姿態優雅嫵媚，舉止溫文嫺靜，情態柔美和順，語辭得體可人。洛神服飾奇豔絕世，風骨體貌與圖上畫的一樣。她身披明麗的羅衣，帶著精美的珮玉。頭戴金銀翡翠首飾，綴以周身閃亮的明珠。她腳著飾有花紋的遠遊鞋，拖著薄霧般的裙裾，隱隱散發出幽蘭的清香，在山邊徘徊倘佯。忽然又飄然輕舉，且行且戲，左面倚著彩旌，右面有桂旗庇蔭，在河灘上伸出素手，採擷水流邊的黑色芝草。

我鍾情於她的淑美，不覺心旌搖曳而不安。因為沒有合適的媒人去說情，只能借助微波來傳遞話語。但願自己真誠的心意能先于別人陳達，我解下玉珮向她發出邀請。可歎佳人實在美好，既明禮義又善言辭，她舉著瓊玉向我作出回答，並指著深深的水流以為期待。我懷著眷眷之誠，又恐受這位神女的欺騙。因有感于鄭交甫曾遇神女背棄諾言之事，心中不覺惆悵、猶豫和遲疑，於是斂容定神，以禮義自持。

這時洛神深受感動，低回徘徊，神光時離時合，忽明忽暗。她象鶴立般地聳起輕盈的軀體，如將飛而未翔；又踏著充滿花椒濃香的小道，走過杜蘅草叢而使芳氣流動。忽又悵然長吟以表示深沉的思慕，聲音哀惋而悠長。於是眾神紛至雜遝，呼朋引伴，有的戲嬉於清澈的水流，有的飛翔於神異的小渚，有的在採集明珠，有的在俯拾翠鳥的羽毛。洛神身旁跟著娥皇、女英南湘二妃，她手挽漢水之神，為瓠瓜星的無偶而歎息，為牽牛星的獨處而哀詠。時而揚起隨風飄動的上衣，用長袖蔽光遠眺，久久佇立；時而又身體輕捷如飛鳧，飄忽遊移無定。她在水波上行走，羅襪濺起的水

沫如同塵埃。她動止沒有規律，象危急又象安閒；進退難以預知，象離開又象回返。她雙目流轉光亮，容顏煥發澤潤，話未出口，卻已氣香如蘭。她的體貌婀娜多姿，令我看了茶飯不思。

在這時風神屏翳收斂了晚風，水神川後止息了波濤，馮夷擊響了神鼓，女媧發出清冷的歌聲。飛騰的文魚警衛著洛神的車乘，眾神隨著叮噹作響的玉鸞一齊離去。六龍齊頭並進，駕著雲車從容前行。鯨鯢騰躍在車駕兩旁，水禽繞翔護衛。車乘走過北面的沙洲，越過南面的山岡，洛神轉動白潔的脖頸，回過清秀的眉目，朱唇微啓，緩緩地陳訴著往來交接的綱要。只怨恨人神有別，彼此雖然都處在盛年而無法如願以償。說著不禁舉起羅袖掩面而泣，止不住淚水漣漣沾濕了衣襟，哀念歡樂的相會就此永絕，如今一別身處兩地，不曾以細微的柔情來表達愛慕之心，只能贈以明璫作為永久的紀念。自己雖然深處太陰，卻時時懷念著君王。洛神說畢忽然不知去處，我為眾靈一時消失隱去光彩而深感惆悵。

於是我舍低登高，腳步雖移，心神卻仍留在原地。餘情綣繾，不時想像著相會的情景和洛神的容貌；回首顧盼，更是愁緒縈懷。滿心希望洛神能再次出現，就不顧一切地駕著輕舟逆流而上。行舟于悠長的洛水以至忘了回歸，思戀之情卻綿綿不斷，越來越強，以至整夜心緒難平無法入睡，身上沾滿了濃霜直至天明。我不得已命僕夫備馬就車，踏上向東回返的道路，但當手執馬韁，舉鞭欲策之時，卻又悵然若失，徘徊依戀，無法離去。

（曹明綱）

【注釋】

〔1〕黃初：魏文帝曹丕年號，西元 220—226 年。〔2〕京師：京城，指魏都洛陽。按曹植黃初三年朝京師事不見史載，《文選》李善注以爲系四年之誤。〔3〕濟：渡。洛川：即洛水，源出陝西，東南入河南，經洛陽。〔4〕斯水：指洛川。宓妃：相傳爲宓義氏之女，溺死于洛水爲神。《離騷》：“我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5〕“感宋玉”句：宋玉有《高唐》、《神女》二賦，皆言與楚襄王對答夢遇巫山神女事。〔6〕京城：京都（指洛陽）地區。〔7〕言：發語詞。東藩：古代天子封建諸侯，如藩籬之衛皇室，因稱諸侯國爲藩國。〔魏志〕本傳：“（黃初）三年，立爲鄴城王。”鄴城（即今山東鄴城縣）在洛陽東北，故稱東藩。〔8〕伊闕：山名，即闕塞山、龍門山。《水經注·伊水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曆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山在洛陽南，曹植東北行，故曰背。〔9〕轅轅：山名，在今河南偃師縣東南。《元和郡縣誌》：“道路險阻，凡十二曲，將去復還，故曰轅轅。”〔10〕通穀：山谷名。華延《洛陽記》：“城南五十裡有大穀，舊名通穀。”〔11〕陵：登。景山：山名，在今河南偃師縣南。〔12〕殆：通“怠”，懈怠。《商君書·農戰》：“農者殆則土地荒。”煩：疲乏。〔13〕爾乃：承接連詞，猶言“於是就”。稅駕：猶停車。稅，舍、置。駕，車乘總稱。蘅皋：生著杜蘅（香草）的河岸。〔14〕秣駟：喂馬。駟，一車四馬，此泛指駕車之馬。芝田：《十洲記》：“鐘山在北海，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一說爲地名，即河南鞏縣西南的芝田鎮。〔15〕容與：悠然安閒貌。陽林：地名，一作“楊林”，因多生楊樹而名。〔16〕流盼：目光流轉顧盼。盼一作“眄”，旁視。〔17〕精移神駭：謂神情恍惚。移，變。駭，散。〔18〕忽焉：急速貌。〔19〕以：而。殊觀：所見殊異。〔20〕援：以手牽引。禦者：車夫。〔21〕覲（dī 敵）：看見。〔22〕無乃：猶言莫非。〔23〕翩：鳥疾飛貌，

此引申爲飄忽搖曳。驚鴻：驚飛的鴻雁。〔24〕婉：蜿蜒曲折。此句本宋玉《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25〕榮：豐盛。華：華美。二句形容洛神容光煥發，肌體豐盈。〔26〕飄飄：動盪不定。回：旋轉。〔27〕皎：潔白光亮。〔28〕迫：靠近。灼：鮮明燦爛。芙蓉：一作“芙蕖”，荷花。淥（lù路）：水清貌。〔29〕穠：花木繁盛。此指人體豐腴。纖：細小。此指人體苗條。〔30〕修：長。度：標準。此句即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所謂“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之意。〔31〕素：白細絲織品。句本宋玉《登徒子好色賦》。〔32〕延、秀：均指長。項：後頸。〔33〕皓：潔白。句本司馬相如《美人賦》。〔34〕鉛華：粉。古代燒鉛成粉，故稱鉛華。弗禦：不施。禦，進。〔35〕雲髻：髮髻如雲。峨峨：高聳貌。〔36〕連娟：又作“聯娟”，微曲貌。〔37〕朗：明潤。鮮：光潔。〔38〕眸：目瞳子。睇：顧盼。〔39〕靨（yè謁）輔：一作“輔靨”，即今所謂酒窩。權：顴骨。《淮南子·說林》：“靨輔在頰則好。”〔40〕鬟：同瑰，奇妙。宋玉《神女賦》：“瓊姿瑋態。”豔逸：豔麗飄逸。〔41〕儀：儀態。閑：嫻雅。宋玉《神女賦》：“志解泰而體閑。”〔42〕綽：寬緩。〔43〕奇服：奇麗的服飾。屈原《九章·涉江》：“餘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曠世：猶言舉世無匹。曠，空。〔44〕骨像：骨格形貌。應圖：指與畫中人相當。〔45〕璀璨：鮮明貌。一說爲衣動聲。〔46〕珥：珠玉耳飾。此用作動詞，作佩戴解。瑤碧：美玉。華琚：刻有花紋的佩玉。〔47〕翠：翡翠。首飾：指釵簪一類飾物。〔48〕踐：穿，著。遠遊：鞋名。繁欽《定情詩》：“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文履：飾有花紋圖案的鞋。劉楨《魯都賦》：“纖纖絲履，燦爛鮮新；表以文組，綴以朱纈。”疑即詠此。〔49〕曳：拖。霧綃：輕薄如的綃。綃：生絲。裾：裙邊。〔50〕微：隱。芳藹：芳香濃郁。〔51〕踟躕：徘徊。隅：角。〔52〕縱體：輕舉貌。遨：遊。〔53〕采旄：采旗。旄，旗竿上旄牛尾飾

物。〔54〕桂旗：以桂木爲竿之旗。屈原《九歌·山鬼》：“辛夷車兮結桂旗。”〔55〕攘：此指揎袖伸出。神澗：爲神所遊之水邊地。澗，水邊澤畔。〔56〕湍瀨：石上急流。玄芝：黑芝草。《抱樸子·仙藥》：“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黑者如澤漆。”〔57〕振盪：形容心動盪不安。怡：悅。〔58〕微波：一說指目光，亦通。〔59〕誠素：真誠的情意。素，同縗。〔60〕要（yāo 腰）：同邀，約請。〔61〕信修：確實美好。張衡《思玄賦》：“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62〕羌：發語詞。習禮：懂得禮法。明詩：善於言辭。〔63〕抗：舉起。瓊琚：美玉。和：應答。〔64〕潛淵：深淵，指洛神所居之地。期：會。〔65〕眷眷：通“眷眷”，依戀貌。款實：誠實。〔66〕斯靈：此神，指宓妃。我欺：即欺我。〔67〕交甫：鄭交甫。《神仙傳》：“切仙一出，游于江濱，逢鄭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與之。交甫行數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棄言：背棄信言。〔68〕狐疑：疑慮不定。相傳狐性多疑，渡水時且聽且過，因稱狐疑。〔69〕收和顏：收斂笑容。靜志：鎮定情志。〔70〕申：施展。禮防：《禮記·坊記》：“夫禮坊民所淫，……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無別也。”坊與防通。防，障。自持：自我約束。〔71〕徙倚：猶低回。〔72〕神光：圍繞於神四周的光芒。〔73〕乍陰乍陽：忽暗忽明。此承上句而言，離則陰，合則陽。〔74〕竦（sǒng 悚）：聳。鶴立：形容身軀輕盈飄舉，如鶴之立。〔75〕椒途：塗有椒泥的道路。椒，花椒，有濃香。〔76〕蘅薄：杜蘅叢生地。〔77〕超：惆悵。永慕：長久思慕。〔78〕厲：疾。彌：久。〔79〕雜遝：眾多貌。〔80〕命儔嘯侶：猶呼朋喚友。儔，夥伴、同類。〔81〕渚：水中高地。〔82〕翠羽：翠鳥的羽毛。古人多用以爲飾。〔83〕南湘之二妃：指娥皇和女英。據劉向《列女傳》載，堯以長女娥皇和次女女英嫁舜，後舜南巡，死於蒼梧。二妃往尋，死江湘間，爲湘水之神。〔84〕漢濱之遊女：漢水之神。

《詩·周南·漢廣》：“漢有遊女，不可求思。”薛君《韓詩章句》：“遊女，漢神也。”〔85〕瓠瓜：星名，又名天雞，在河鼓星東。無匹：無偶。阮瑀《止欲賦》：“傷瓠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86〕牽牛：星名，又名天鼓，與織女星各處河鼓之旁。相傳每年七月七日乃得一會。〔87〕桂：今作掛。劉熙《釋名》：“婦人上服曰桂。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猗靡：隨風飄動貌。〔88〕翳：遮蔽。延佇：久立。〔89〕鳧：野鴨。〔90〕陵：踏。塵：指細微四散的水沫。〔91〕難期：難料。〔92〕盼：《文選》作“眄”，斜視。流精：形容目光流轉而有光彩。〔93〕幽蘭：形容氣息香馨如蘭。〔94〕婀娜：輕盈柔美貌。〔95〕屏翳：傳說中的眾神之一，司職說法不一，或以爲是雲師（《呂氏春秋》），或以爲是雷師（韋昭），或以爲是雨師（《山海經》、王逸等）。而曹植認爲是風神，其《詰洛文》雲“河伯典澤，屏翳司風”。〔96〕川後：舊說即河伯，似有誤，俟考。〔97〕馮夷：河伯名。《青令傳》：“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名夷。”又《楚辭》王逸注引《抱樸子·釋鬼》：“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98〕女媧：傳說中的女神，《世本》謂其始作笙簧，故此曰“女媧清歌”。〔99〕文魚《山海經·西山經》：“秦器之山，濩水出焉，……是多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於東海，以夜飛。”鰩：當從《文選》作“鰩”。《文選》李善注：“鰩，戒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鰩乘。”〔100〕玉鑾：鸞鳥形玉制車鈴，動則發聲。偕逝：俱往。〔101〕六龍：相傳神出遊多駕六龍。儼：矜持莊重貌。齊首：謂六龍齊頭並進。〔102〕雲車：相傳神以雲爲車。《博物志》：“漢武帝好道，七月七日夜漏七刻，西王母乘紫雲車來。”容裔：舒緩安詳貌。〔103〕鯨鯢（ní泥）：即鯨魚。水棲哺乳動物，雄曰鯨，雌曰鯢。轂（gú穀）：車輪中用以貫軸的圓木。此指車。〔104〕爲衛：作爲護衛。〔105〕沚：水中小塊陸地。〔106〕紆：回。素領：

白晳的頸項。清揚：形容女性清秀的眉目。揚一作“陽”。《詩·鄭風·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陽婉兮。”〔107〕交接：結交往來。〔108〕莫當：無匹，無偶。《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當，對偶也。”〔109〕抗：舉。袂：袖。曹植《敘愁賦》：“揚羅袖而掩涕”，與此句同意。〔110〕浪浪：水流不斷貌。〔111〕效愛：致愛慕之意。〔112〕明璫：以明月珠作的耳璫。《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耳著明月璫 113〕太陰：眾神所居之處，與上文“潛淵”義近。〔114〕不悟：不知。舍：止。〔115〕宵：通“消”，消失。一作“霄”。蔽光：隱去光彩。〔116〕背下：離開低地。陵高：登上高處。〔117〕靈體：指洛神。〔118〕上溯：逆流而上。〔119〕綿綿：連續不斷貌。〔120〕耿耿：心緒不安貌。〔121〕東路：回歸東藩之路。〔122〕駢：車旁之馬。古代駕車稱轅外之馬爲駢或驂，此泛指駕車之馬。轡：馬韁繩。抗策：猶舉鞭。〔123〕盤桓：徘徊不進貌。

與山巨源絕交書

〔三國·魏〕嵇康

【作者小傳】嵇康（223—262），字叔夜，譙郡銓縣（今安徽省宿縣西南）人。“竹林七賢”之一。曾爲中散大夫，故世稱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學問淵博，而性格剛直，疾惡如仇。因拒絕與當時掌權的司馬氏合作，對他們標榜的虛偽禮法加以譏諷和抨擊，直接觸犯了打著禮教板幌子的謀奪曹氏政權的司馬昭及其黨羽，結果遭誣被處死。他臨刑的時候，有三千名太學生請求以他爲師，可見他在當時社會上的聲望。他的散文長於辯論，思想新穎，析理綿密，筆鋒犀利，往往帶有憤世疾俗的情緒。有《嵇康集》。

【題解】山巨源，名濤，河內懷縣（今河南省武陟縣西南）人，與嵇康等友好，爲“竹林七賢”之一。這封信是嵇康聽到山濤在由選曹郎調任大將軍從事中郎時，想薦舉自己代其原職的消息後寫的。信中拒絕了山濤的薦引，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申明自己賦性疏懶，不堪禮法約束，不可加以勉強。他強調放任自然，既是對世俗禮法的蔑視，也是他崇尚老、莊消極無爲思想的一種反映。全文奮筆直書，說理透闢，文詞犀利，字裡行間洋溢著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兀傲情緒，具有鮮明個性。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1〕，吾常謂之知言〔2〕。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3〕，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4〕，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5〕，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6〕，多可而少怪〔7〕；吾直性狹中〔8〕，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

下遷〔9〕，惕然不喜〔10〕，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屍祝以自助〔11〕，手薦鸞刀〔12〕，漫之臄腥〔13〕，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

吾昔讀書，得並介之人〔14〕，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15〕。老子、莊周〔16〕，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17〕，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18〕！又仲尼兼愛〔19〕，不羞執鞭〔20〕；子文無欲卿相〔21〕，而三登令尹〔22〕，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23〕。所謂達則兼善而不渝〔24〕，窮則自得而無悶〔25〕。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26〕，許由之岩棲〔27〕，子房之佐漢〔28〕，接輿之行歌〔29〕，其揆一也〔30〕。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31〕，殊途而同致〔32〕，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論〔33〕。且延陵高子臧之風〔34〕，長卿慕相如之節〔35〕，志氣所托，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台孝威傳〔36〕，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37〕，母兄見驕〔38〕，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驚肉緩〔39〕，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40〕。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41〕。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42〕，不攻其過。又讀《莊》、《老》〔43〕，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44〕。此猶禽鹿〔45〕，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46〕，則狂顧頓縷〔47〕，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48〕，饗以嘉肴〔49〕，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50〕，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51〕。至爲禮法之士所繩〔52〕，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

保持之耳〔53〕。吾不如嗣宗之資〔54〕，而有慢弛之闕〔55〕；又不識人情，暗于機宜〔56〕；無萬石之慎〔57〕，而有好盡之累〔58〕。久與事接，疵釁日興〔59〕，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60〕，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早起，而當關呼之不置〔61〕，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62〕，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63〕，性復多虱〔64〕，把搔無已〔65〕，而當裹以章服〔66〕，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67〕，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68〕，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69〕，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70〕，則詭故不情〔71〕，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72〕，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73〕，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74〕，機務纏其心，世故煩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75〕，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76〕，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77〕，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78〕，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79〕，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80〕，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81〕，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82〕，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木不可以爲桷〔83〕，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84〕，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

內耳〔85〕。不可自見好章甫〔86〕，強越人以文冕也〔87〕；己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88〕。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89〕，去滋味〔90〕，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91〕，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荀已審，若道盡途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92〕，令轉於溝壑也〔93〕。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淒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複多病。顧此悵悵〔94〕，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騁之不置〔95〕，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粗疏〔96〕，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97〕，無所不淹〔98〕，而能不營〔99〕，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100〕！若趣欲共登王途〔101〕，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怨〔102〕，不至於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103〕，欲獻之至尊〔104〕，雖有區區之意〔105〕，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並以爲別〔106〕。嵇康白。

—— 選自魯迅校本《嵇康集》

嵇康謹啓：過去您曾在山嶽面前稱說我不願出仕的意志，我常說這是知己的話。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您對我還不是非常熟悉，不知是從哪裡得知我的志趣的？前年我從河東回來，顯宗和阿都對我說，您曾經打算要我來

接替您的職務，這件事情雖然沒有實現，但由此知道您以往並不瞭解我。您遇事善於應變，對人稱讚多而批評少；我性格直爽，心胸狹窄，對很多事情不能忍受，只是偶然跟您交上朋友罷了。近來聽說您升官了，我感到十分憂慮，恐怕您不好意思獨自做官，要拉我充當助手，正象廚師羞于一個人做菜，要拉祭師來幫忙一樣，這等於使我手執屠刀，也沾上一身腥臊氣味，所以向您陳說一下可不可以這樣做的道理。

我從前讀書的時候，聽說有一種既能兼濟天下又是耿介孤直的人，總認為是不可能的，現在才真正相信了。性格決定有的人對某些事情不能忍受，真不必勉強。現在大家都說有一種對任何事情都能忍受的通達的人，他們外表上跟一般世俗的人沒有兩樣，而內心卻仍能保持正道，能夠與世俗同流合污而沒有悔恨的心情，但這只是一種空話罷了。老子和莊周都是我要向他們學習的人，他們的職位都很低下；柳下惠和東方朔都是通達的人，他們都安於賤職，我哪裡敢輕視議論他們呢！又如孔子主張博愛無私，爲了追求道義，即使去執鞭趕車他也不會感到羞愧。子文沒有當卿相的願望，而三次登上令尹的高位，這就是君子想救世濟民的心意。這也是前人所說的在顯達的時候能夠兼善天下而始終不改變自己的意志，在失意的時候能夠獨善其身而內心不覺得苦悶。從以上所講的道理來看，堯、舜做皇帝，許由隱居山林，張良輔助漢王朝，接輿唱著歌勸孔子歸隱，彼此的處世之道是一致的。看看上面這些人，可以說都是能夠實現他們自己志向的了。所以君子表現的行爲、所走的道路雖然各不相同，但同樣可以達到相同的目的，順著各自的本性去做，都可以得到心靈的歸宿。所以就有朝廷做官的人爲了祿位，因此入而不出，隱居山林的人爲了名聲，因此往而不返的說法。季荊推崇子臧的高尚情操，司馬相如愛慕藺相如的氣節，以寄託自己的志向，這是沒有辦法可以勉強改變的。每當我讀尚子平和台孝威

傳的時候，對他們十分讚歎和欽慕，經常想到他們這種高尚的情操。再加上我年輕時就失去了父親，身體也比較瘦弱，母親和哥哥對我很嬌寵，不去讀那些修身致仕的經書。我的性情又比較懶惰散漫，筋骨遲鈍，肌肉鬆弛，頭髮和臉經常一月或半月不洗，如不感到特別發悶發癢，我是不願意洗的。小便常常忍到使膀胱發脹得幾乎要轉動，才起身去便。又因為放縱過久，性情變得孤傲散漫，行為簡慢，與禮法相違背，懶散與傲慢卻相輔相成，而這些都受到朋輩的寬容，從不加以責備。又讀了《莊子》和《老子》之後，我的行為更加放任。因此，追求仕進榮華的熱情日益減弱，而放任率真的本性則日益加強。這象麋鹿一樣，如果從小就捕捉來加以馴服養育，那就會服從主人的管教約束；如果長大以後再加以束縛，那就一定會瘋狂地亂蹦亂跳，企圖掙脫羈絆它的繩索，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顧；雖然給它帶上金的籠頭，喂它最精美的飼料，但它還是強烈思念著生活慣了的茂密樹林和豐美的百草。

阮籍嘴裡不議論別人的過失，我常想學習他但沒有能夠做到；他天性淳厚超過一般人，待人接物毫無傷害之心，只有飲酒過度是他的缺點。以致因此受到那些維護禮法的人們的攻擊，象仇人一樣的憎恨他，幸虧得到了大將軍的保護。我沒有阮籍那種天賦，卻有傲慢懶散的缺點；又不懂得人情世故，不能隨機應變；缺少萬石君那樣的謹慎，而有直言不知忌諱的毛病。倘若長久與人事接觸，得罪人的事情就會每天發生，雖然想避掉災禍，又怎麼能夠做得到呢？還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間都有一定的禮法，國家也有一定的法度，我已經考慮得很周到了，但有七件事情我是一定不能忍受的，有兩件事情是無論如何不可以這樣做的：我喜歡睡懶覺，但做官以後，差役就要叫我起來，這是第一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喜歡抱著琴隨意邊走邊吟，或者到郊外去射鳥釣魚，做官以後，吏卒就

要經常守在我身邊，我就不能隨意行動，這是第二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

做官以後，就要端端正正地坐著辦公，腿腳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動，我身上又多蝨子，一直要去搔癢，而要穿好官服，迎拜上級官長，這是第三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向來不善於寫信，也不喜歡寫信，但做官以後，要處理很多人間世俗的事情，公文信劄堆滿案桌，如果不去應酬，就觸犯禮教失去禮儀，倘使勉強應酬，又不能持久，這是第四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

我不喜歡出去弔喪，但世俗對這件事情卻非常重視，我的這種行為已經被不肯諒解我的人所怨恨，甚至還有人想借此對我進行中傷；雖然我自己也警惕到這一點而責備自己，但是本性還是不能改變，也想抑制住自己的本性而隨順世俗，但違背本性又是我所不願意的，而且最後也無法做到象現在這樣的既不遭到罪責也得不到稱讚，這是第五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

我不喜歡俗人，但做官以後，就要跟他們在一起辦事，或者賓客滿坐，滿耳嘈雜喧鬧的聲音，處在吵吵鬧鬧的污濁環境中，各種千奇百怪的花招伎倆，整天可以看到，這是第六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生就不耐煩的性格，但做官以後，公事繁忙，政務整天縈繞在心上，世俗的交往也要化費很多精力，這是第七件我所不能忍受的事情。還有我常常要說一些非難成湯、周武王和輕視周公、孔子的話，如果做官以後不停止這種議論，這件事情總有一天會張揚出去，為眾人所知，必為世俗禮教所不容，這是第一件無論如何不可以這樣做的事情。我的性格倔強，憎恨壞人壞事，說話輕率放肆，直言不諱，碰到看不慣的事情脾氣就要發作，這是第二件無論如何不可以這樣做的事情。以我這種心胸狹隘的性格，再加上上面所說的九種毛病，即使沒有外來的災禍，自身也一定會產生病痛，哪裡還能長久地活在人世間呢？又聽道士說，服食術和黃精，可以使人長壽，心裡非常相信；又喜歡遊山玩水，觀賞大自然的魚鳥，對這種生活心裡感到很高興；一旦做官以後，就失去了這種生活樂趣，怎麼能夠丟掉自己樂意做的事情而去做那

種自己害怕做的事情呢？

人與人之間相互成爲好朋友，重要的是要瞭解彼此天生的本性，然後成全他。夏禹不強迫伯成子高出來做官，是爲了成全他的節操；孔子不向子夏借傘，是爲了掩飾子夏的缺點；近時諸葛亮不逼迫徐庶投奔蜀漢，華歆不硬要管寧接受卿相的位子，以上這些人才可以說始終如一，是真正相互瞭解的好朋友。您看直木不可以做車輪，曲木不能夠當椽子，這是因爲人們不想委屈它們原來的本性，而讓它們各得其所。所以士、農、工、商都各有自己的專業，都能以達到自己的志向爲快樂，這一點只有通達的人才能理解，它應該是在您意料之中的。不能夠因爲自己喜愛華麗的帽子，而勉強越地的人也要去戴它；自己嗜好腐爛發臭的食物，而把死了的老鼠來餵養鴛鴦。我近來正在學習養生的方法，正疏遠榮華，摒棄美味，心情安靜恬淡，追求“無爲”的最高境界。即使沒有上面所說的“九患”，我尚且不屑一顧您所愛好的那些東西。我有心悶的毛病，近來又加重了，自己設想，是不能忍受所不樂意的事的。我已經考慮明確，如果無路可走也就算了。您不要來委屈我，使我陷於走投無路的絕境。

我剛失去母親和哥哥的歡愛，時常感到悲傷。女兒才十三歲，男孩才八歲，還沒有成人，而且經常生病。想到這些就十分悲恨，真不知從何說起！我現在但願能過平淡清貧的生活，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隨時與親朋友好敘說離別之情，談談家常，喝一杯淡酒，彈一曲琴，這樣我的願望就已經滿足了。倘使您糾纏住我不放，不過是想爲朝廷物色人，使他爲世所用罷了。您早知道我放任散漫，不通事理，我也以爲自己各方面都不及如今在朝的賢能之士。如果以爲世俗的人都喜歡榮華富貴，而唯獨我能夠離棄它，並以此感到高興；這樣講最接近我的本性，可以這樣說。假使是一個

有高才大度，又無所不通的人，而又能不求仕進，那才是可貴的。象我這樣經常生病，想遠離世事以求保全自己餘年的人，正好缺少上面所說的那種高尚品質，怎麼能夠看到宦官而稱讚他是守貞節的人呢！倘使急於要我跟您一同去做官，想把我招去，經常在一起歡聚，一旦來逼迫我，我一定會發瘋的。若不是有深仇大恨，我想是不會到此地步的。

山野裡的人以太陽曬背爲最愉快的事，以芹菜爲最美的食物，因此想把它獻給君主，雖然出於一片至誠，但卻太不切合實際了。希望您不要象他們那樣。我的意思就是上面所說的，寫這封信既是爲了向您把事情說清楚，並且也是向您告別。嵇康謹啓。

（徐鵬）

【注釋】

〔1〕稱：指稱說嵇康不願出仕的意志。潁川：指山嶽。是山濤的叔父，曾經做過潁川太守，故以代稱。古代往往以所任的官職或地名等作爲對人的代稱。〔2〕知言：知己的話。〔3〕經：常常。此意：指嵇康不願出仕的意志。〔4〕河東：地名。在今山西省夏縣西北。〔5〕顯宗：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曾爲尚書郎。阿都：呂安，字仲悌，小名阿都，東平人，嵇康好友。以吾自代：指山濤擬推薦嵇康代其之職。嵇康在河東時，山濤正擔任選曹郎職務。〔6〕傍通：善於應付變化。〔7〕多可而少怪：多有許可而少有責怪。〔8〕狹中：心地狹窄。〔9〕間：近來。遷：升官。指山濤從選曹郎遷爲大將軍從事中郎。〔10〕惕然：憂懼的樣子。〔11〕“恐足下”二句：語本《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屍祝不越樽俎而代

之。”意思是說：“即使廚師（庖人）不做菜，祭師（祭祀時讀祝辭的人）也不應該越職替代之。這裡引用這個典故，說明山濤獨自做官感到不好意思，所以要薦引嵇康出仕。〔12〕鸞刀：刀柄綴有鸞鈴的屠刀。〔13〕漫：沾汙。〔14〕並介之人：兼濟天下而又耿介孤直的人。山濤爲“竹林七賢”之一，曾標榜清高，後又出仕，這裡是譏諷他的圓滑處世。〔15〕悔吝：悔恨。〔16〕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春秋戰國時楚國苦縣人，爲周朝的柱下史、守藏史。相傳著《老子》五千餘言。莊周：戰國時宋國蒙縣人，曾爲蒙漆園吏。相傳著《莊子》十餘萬言。兩人都是道家的創始人。〔17〕柳下惠：即展禽。名獲，字季，春秋時魯國人。爲魯國典獄官，曾被罷職三次，有人勸他到別國去，他自己卻不以爲意。居於柳下，死後諡“惠”，故稱柳下惠。東方朔：字曼卿，漢武帝時人，常爲侍郎。二人職位都很低下，故曰“安乎卑位”。〔18〕短：輕視。〔19〕仲尼：孔子的字。兼愛：博愛無私。〔20〕執鞭：指執鞭趕車的人。《論語·述而》：“子曰：‘富而好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21〕子文：姓鬬，名穀於菟（gòu wū tū 構烏徒），春秋時楚人。〔22〕令尹：楚國官名，相當宰相。《論語·公冶長》：“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23〕濟物：救世濟人。〔24〕達：顯達。指得志時。〔25〕窮：指失意時。〔26〕君世：爲君於世。“君”作動詞用。〔27〕許由：堯時隱士。堯想把天下讓給他，他不肯接受，就到箕山去隱居。〔28〕子房：張良的字。他曾幫助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建立漢王朝。〔29〕接輿：春秋時楚國隱士。孔子游宦楚國時，接輿唱著諷勸孔子歸隱的歌從其車邊走過。〔30〕揆（kuí 奎）：原則，道理。〔31〕百行：各種不同行爲。〔32〕殊途而同致：所走道路不同而達到相同的目的。語出《易·繫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33〕“故有”二句：語出《韓詩外傳》卷五：“朝廷之人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34〕延陵：

名季割，春秋時吳國公子。居於延陵，人稱延陵季子。子臧：一名欣時，曹國公子。曹宣公死後，曹人要立子臧爲君，子臧拒不接受，離國而去。季割的父兄要立季割爲嗣君，季割引子臧不爲曹國君爲例，拒不接受。風：風概。指高尚情操。〔35〕長卿：漢司馬相如的字。相如：指戰國時趙國人藺相如，以“完璧歸趙”功拜上大夫。《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司馬）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36〕向子平：東漢時人。《文選》李善注引《英雄記》說他：“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後漢書·逸民傳》作“向子平”，說他在兒女婚嫁後，即不再過問家事，恣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台孝威：名佟，東漢時人。隱居武安山，鑿穴而居，以采藥爲業。〔37〕孤：幼年喪父。露：羸弱。〔38〕兄：指嵇喜。見驕：指受到母兄的驕縱。〔39〕駑：原指劣馬，這裡是遲鈍的意思。緩：鬆弛。〔40〕不能（nài耐）：不願。能，通“耐”。沐：洗頭。〔41〕胞：原指胎衣，這裡指膀胱。〔42〕儕（cái柴）類：指同輩朋友。〔43〕莊：《莊子》。老：《老子》。〔44〕任實：指放任本性。〔45〕禽：古代對鳥獸的通稱。一說通“擒”。〔46〕見：被。〔47〕狂顧：瘋狂地四面張望。頓纓：掙脫羈索。〔48〕金鑣（biāo標）：金屬製作的馬籠頭，這裡指鹿籠頭。〔49〕饗（xiǎng響）：用酒食款待。這裡是喂的意思。嘉肴：好菜。這裡指精美的飼料。〔50〕阮嗣宗：阮籍，字嗣宗，與嵇康同爲“竹林七賢”之一。不拘禮法，常用醉酒的辦法，以“口不臧否人物”來避禍。〔51〕過差：猶過度。〔52〕禮法之士：指一些借虛偽禮法來維護自己利益的人。據《晉陽秋》記載，何曾曾在司馬昭面前說阮籍“任性放蕩，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以絜王道。”司馬昭回答說：“此賢素羸弱，君當恕之。”繩：糾正過失，這裡指糾彈、抨彈。〔53〕大將軍：指司馬昭。保持：猶保護。〔54〕資：指天賦的資材。〔55〕慢弛：傲慢懶散。闕：缺點。〔56〕暗于機宜：不

懂得隨機應變。〔57〕萬石：漢石奮。他和四個兒子都官至二千石，共一萬石，所以漢景帝稱他為“萬石君”。一生以謹慎著稱。〔58〕好盡：盡情直言，不知忌諱。累：過失，毛病。〔59〕疵（cǐ 刺陰平）：缺點。釁（xìn 信）：爭端。〔60〕惟：思慮。熟：精詳。〔61〕當關：守門的差役。不置：不已。〔62〕弋（yì 亦）：系有繩子的箭，用來射取禽鳥。這裡即指射禽鳥。〔63〕痺（bì 必）：麻木。〔64〕性：身體。〔65〕把（pá 爬）搔：用於搔癢。把，通“爬”。無已：沒有停止。〔66〕章服：冠服。指官服。〔67〕機：同“幾”，小桌子。〔68〕犯教傷義：指觸犯封建禮教失去禮儀。〔69〕瞿然：驚懼的樣子。〔70〕降心：抑制自己的心意。〔71〕詭故：違背自己本性。不情：不符合真情。〔72〕無咎無譽：指既不遭到罪責也得不到稱讚。〔73〕聒（gū 郭）：喧鬧。〔74〕鞅（yān 央）掌：職事忙碌。〔75〕非：非難。湯：成湯。推翻夏桀統治，建立商王朝。武：周武王姬發。推翻殷紂王統治，建立周王朝。周：周公姬旦。輔助武王滅紂，建立周王朝。孔：孔子。〔76〕此事：指非難湯武鄙薄周孔的事。會顯：會當顯著，為眾人所知。〔77〕促中小心：指心胸狹隘。〔78〕餌（ěr 耳）：服食。術、黃精：兩種中草藥名，古人認為服食後可以輕身延年。〔79〕禹：舜以後的帝王，建立夏王朝。伯成子高：禹時隱士。《莊子·天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何故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 偃偃乎耕而不顧。”〔80〕假：借。蓋：雨傘。子夏：孔子弟子卜商的字。《孔子家語·致思》：“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吝於財。吾聞與人交，

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81〕諸葛孔明：三國時諸葛亮的字。元直：徐庶的字。兩人原來都在劉備部下，後來徐庶的母親被曹操捉去，他就辭別劉備而投奔曹操，諸葛亮沒有加以阻留。〔82〕華子魚：三國時華歆的字。幼安：管寧的字。兩人為同學好友，魏文帝時，華歆為太尉，想推舉管寧接任自己的職務，管寧便舉家渡海而歸，華歆也不加強迫。〔83〕桷（j u é 決）：屋上承瓦的椽子。〔84〕四民：指士、農、工、商。〔85〕度內：意料之中。〔86〕章甫：古代一種須綰在髮髻上的帽子。〔87〕強：勉強。越人：指今浙江、福建一帶居民。文冕（m i ǎ n 免）：飾有花紋的帽子。《莊子·逍遙遊》：“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88〕鴛雛（c h ú 除）：傳說中象鳳凰一類的鳥。《莊子·秋水》中說：惠子做了梁國的相，害怕莊子來奪他的相位，便派人去搜尋莊子，於是莊子就往見惠子，並對他說：“南方有鳥，其名爲鴛雛……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鴛雛過之，仰而視之，曰：‘赫！’ ”〔89〕外：疏遠，排斥。〔90〕滋味：美味。〔91〕增篤：加重。〔92〕無事：不要做。冤：猶委屈。〔93〕轉於溝壑：流轉在山溝河谷之間。指流離而死。〔94〕悵（l i à n g 亮）悵：悲恨。〔95〕𦇧（n i ǎ o 鳥）：糾纏。〔96〕潦倒粗疏：猶放任散漫的意思。〔97〕長才廣度：指有高才大度的人。〔98〕淹：貫通。〔99〕不營：不營求。指不求仕進。〔100〕黃門：宦官。〔101〕趣（c ù 促）：急於。王途：仕途。〔102〕自非：若不是。重怨：大仇。〔103〕野人：居住在鄉野的人。快炙（z h ì 至）背：對太陽曬背感到快意。美芹子：以芹菜為美味。〔104〕至尊：指君主。以上兩句本於《列子·楊朱》：“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黯，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裡之富者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齧於口，

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 ”〔105〕區區：形容感情懇切。〔106〕別：告別。這是絕交的婉辭。

陳情表

〔西晉〕李密

【作者小傳】李密（224—287），一名虔，字令伯，犍爲武陽（今四川省彭山縣東）人。父早亡，母改嫁，由祖母劉氏親自撫養。爲人正直，頗有才幹。曾仕蜀漢爲郎，蜀亡以後，晉武帝司馬炎爲了鞏固新政權，籠絡蜀漢舊臣人心，徵召李密爲太子洗馬。他上表陳情，以祖母年老無人供養，辭不從命。祖母死後，出任太子洗馬，官至漢中太守。後被讒免官，死於家中。

【題解】晉武帝徵召李密爲太子洗馬，李密不願應詔，就寫了這篇申訴自己不能應詔的苦衷的表文。文章從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寫起，說明自己與祖母相依爲命的特殊感情，敘述委婉，辭意懇切，語言簡潔生動，富有表現力與強烈的感染力。相傳晉武帝看了此表後很受感動，特賞賜給李密奴婢二人，並命郡縣按時給其祖母供養。

臣密言：臣以險釁〔1〕，夙遭閔凶〔2〕。生孩六月，慈父見背〔3〕；行年四歲，舅奪母志〔4〕。祖母劉潛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5〕。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6〕，晚有兒息〔7〕。外無期功強近之親〔8〕，內無應門五尺之僮〔9〕，茕茕孑立〔10〕，形影相弔〔11〕。而劉夙嬰疾病〔12〕，常在床蓐〔13〕，臣侍湯藥，未曾廢離〔14〕。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15〕。前太守臣逵〔16〕，察臣孝廉〔17〕；後

刺史臣榮〔18〕，舉臣秀才〔19〕。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20〕，尋蒙國恩〔21〕，除臣洗馬〔22〕。猥以微賤〔23〕，當侍東宮〔24〕，非臣隕首所能上報〔25〕。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26〕，責臣逋慢〔27〕；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28〕，急於星火。臣欲奉詔賓士，則劉病日篤〔29〕，欲苟順私情〔30〕，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31〕，凡在故老〔32〕，猶蒙矜育〔33〕，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34〕，曆職郎署〔35〕，本圖宦達，不矜名節〔36〕。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37〕，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38〕。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39〕，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40〕，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41〕，皇天后土〔42〕，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43〕，聽臣微志〔44〕，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45〕。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46〕，謹拜表以聞。

——選自《文選》六臣注本

臣李密上言：我因爲命運不好，幼年時就遭到不幸。生下來只有六個月，父親就去世了；長到四歲的時候，舅父強迫我的母親改嫁。祖母劉氏憐惜我孤單弱小，親自加以撫養。我小時候經常生病，九歲還不能走路，

孤獨無靠，直到長大成人。既沒有叔叔伯伯，也沒有哥哥弟弟，門庭衰微沒有福澤，很晚才得到兒子。外面沒有比較親近的親戚，家裡沒有照管門戶的僮僕。孤單無靠地獨立生活，只有和自己的影子相互作伴。而祖母劉氏很早就為疾病所糾纏，經常臥病在床，我侍奉飲食醫藥，從來沒有離開過她。

到了晉朝建立，我沐浴在清明政治的教化之中。前些時候太守逵推舉我為孝廉，後來刺史榮又推舉我為秀才。我因為沒有人能照料祖母，就辭謝掉了，沒有遵命。朝廷又特地頒下詔書，任命我為郎中，不久又受國家恩命，任命我為洗馬。以我這樣卑微低賤的人去侍奉太子，這實在不是我殺身捐軀所能夠報答朝廷的。我將以上苦衷上表報告，加以辭謝不去就職。但是詔書急切嚴峻，責備我回避怠慢；郡縣長官催促我立刻上路；州官登門督促，比星火還要急。我很想奉命為國奔走效力，但是祖母劉氏的疾病卻一天比一天嚴重，想姑且遷就自己的私情，但是報告申訴又得不到准許。我現在是進退兩難，處境狼狽不堪。

我想聖朝是以孝道來治理天下的，凡是故舊老人，尚且受到憐惜撫育，何況我的孤苦尤其嚴重呢。再說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做過蜀漢的郎官，本來希望能夠得到更為顯達的官職，並不自以為清高。我現在是卑賤的亡國之俘，實在微不足道，承蒙得到提拔，而且恩命十分優厚，怎敢徘徊觀望而有什麼另外的企求呢！只因為祖母劉氏已是象太陽將要下山的人，生命不可能維持太長的時間，已經處於朝不保夕的境地。我如果沒有祖母撫養，就不可能活到今天，如果祖母沒有我的照顧，也不能夠安度她的晚年，我們祖孫二人，相依為命，正是由於這種出自內心的感情使我不能棄養而遠離。我今年四十四歲，祖母劉氏今年九十六歲，因此我效忠于陛下的日子

還很長，而報答祖母劉氏的日子已很短了。我懷著象烏鴉反哺一樣的私情，希望能夠准許我對祖母養老送終的請求。

我的苦衷，不僅蜀地的人和益州、梁州的長官所親眼目睹，連天地神明也都看到的，祈望陛下能憐惜我愚昧至誠的心意，同意我這點微小的願望，使祖母劉氏能夠僥倖保全她的餘年。我活著願意獻出生命，死後願意結草來報答陛下的恩惠。我懷著象牛馬一樣不勝恐懼的心情，謹此上表稟告。

（徐鵬）

【注釋】

〔1〕險釁（xìn信）：災難禍患。指命運坎坷。〔2〕夙：早。這裡指幼年時。閔凶：憂患。〔3〕背：背棄。指死亡。〔4〕舅奪母志：指由於舅父的意志侵奪了李密母親守節的志向。〔5〕成立：長大成人。〔6〕祚（zù作）：福澤。〔7〕兒息：兒子。〔8〕期功強近之親：指比較親近的親戚。古代喪禮制度以親屬關係的親疏規定服喪時間的長短，服喪一年稱“期”，九月稱“大功”，五月稱“小功”。〔9〕應門五尺之僮：指照管客來開門等事的小童。〔10〕煢（qióng窮）煢子（jié結）立：生活孤單無靠。〔11〕吊：安慰。〔12〕嬰：糾纏。〔13〕蓐（rù入）：通“褥”，褥子。〔14〕廢離：廢養而遠離。〔15〕清化：清明的政治教化。〔16〕太守：郡的地方長官。〔17〕察：考察。這裡是推舉的意思。孝廉：當時推舉人才的一種科目，“孝”指孝順父母，“廉”指品行廉潔。〔18〕刺史：州的地方長官。〔19〕秀才：當時地方推舉優秀人才的一種

科目，由州推舉，與後來經過考試的秀才不同。〔20〕拜：授官。郎中：官名。晉時各部有郎中。〔21〕尋：不久。〔22〕除：任命官職。洗馬：官名。太子的屬官，在宮中服役，掌管圖書。〔23〕猥：辱。自謙之詞。〔24〕東宮：太子居住的地方。這裡指太子。〔25〕隕（yǔn允）首：喪命。〔26〕切峻：急切嚴厲。〔27〕逋慢：回避怠慢。〔28〕州司：州官。〔29〕日篤：日益沉重。〔30〕苟順：姑且遷就。〔31〕伏惟：舊時奏疏、書信中下級對上級常用的敬語。〔32〕故老：遺老。〔33〕矜育：憐惜撫育。〔34〕僞朝：指蜀漢。〔35〕曆職郎署：指曾在蜀漢官署中擔任過郎官職務。〔36〕矜：矜持愛惜。〔37〕寵命：恩命。指拜郎中、洗馬等官職。優渥（wù握）：優厚。〔38〕區區：形容感情懇切。〔39〕陛下：對帝王的尊稱。〔40〕烏烏私情：相傳烏鴉能反哺，所以常用來比喻子女對父母的孝養之情。〔41〕二州：指益州和梁州。益州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梁州治所在今陝西省勉縣東，二州區域大致相當於蜀漢所統轄的範圍。牧伯：刺史。上古一州的長官稱牧，又稱方伯，所以後代以牧伯稱刺史。〔42〕皇天后土：猶言天地神明。〔43〕愚誠：愚拙的至誠之心。〔44〕聽：聽許，同意。〔45〕結草：據《左傳·宣公十五年》記載，晉國大夫魏武子臨死的時候，囑咐他的兒子魏顆，把他的遺妾殺死以後殉葬。魏顆沒有照他父親說的話做。後來魏顆跟秦國的杜回作戰，看見一個老人把草打了結把杜回絆倒，杜回因此被擒。到了晚上，魏顆夢見結草的老人，他自稱是沒有被殺死的魏武子遺妾的父親。後來就把“結草”用來作為報答恩人心願的表示。〔46〕犬馬：作者自比，表示歉卑。

蘭亭集序

〔東晉〕王羲之

【作者小傳】王羲之（321—379），字逸少，東晉琅玕臨沂（今山東臨沂縣人）。初爲秘書郎，庾亮請爲征西參軍，累遷長史，拜甯遠將軍，江州刺史。後征爲吏部尚書，不就，授護國將軍，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稱王右軍。晚年稱病去官，放情山水，弋釣爲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有詩文集十卷。清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稱其書劄有遠見卓識，“誠東晉君臣之良藥”；贊其“蘭亭詠詩，韻勝金穀”。于此可見王羲之文學成就。又以擅長書法名世，草隸尤精，筆勢飄若浮雲，矯若游龍，論者評爲古今之冠。他所創作和書寫的《蘭亭集序》，既是書苑珍品，也是文壇傑作，千百年來向爲人所盛讚和傳頌。

【題解】浙江紹興西南渚山上的蘭亭，周圍環境優美，風景宜人。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與當時名士謝安、孫綽以及本家子侄凝之、獻之等四十一人宴集于蘭亭，飲酒賦詩，各抒懷抱。羲之除賦詩二首外，事後並爲詩集寫了這篇序。序文生動而形象地記敘了這次集會的盛況和樂趣，抒發了盛事不常、人生短暫的感慨。在玄學盛行、崇尚清談的東晉，王羲之能反對“虛談廢務，浮文妨要”（《世說新語·言語》），可謂獨標一幟。本文斥老莊“一死生”、“齊彭殤”爲“虛誕”、“妄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不甘虛度歲月的積極進取意向。南朝初期，雕辭琢句的駢文已逐漸風行，這篇序文不追求華麗的辭藻，自辟蹊徑，敘事狀景，清新自然，抒懷寫情，樸實深摯，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和諧一致。

永和九年〔1〕，歲在癸醜，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2〕，修禊事也〔3〕。群賢畢至〔4〕，少長鹹集〔5〕。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6〕，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7〕。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8〕；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9〕。雖趣舍萬殊〔10〕，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11〕。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雲：“死生亦大矣！”〔12〕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13〕，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14〕，齊彭殤爲妄作〔15〕。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乎！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選自《四部備要》本《駢體文鈔》

晉穆帝永和九年，這是癸醜年。暮春三月初，我們在會稽郡山陰縣的蘭亭聚會，進行修禊活動。眾多的賢能之士都來參加，年輕的年長的都聚集在一起。這地方有高山峻嶺，茂密的樹林和挺拔的翠竹，又有清澈的溪水，急瀉的湍流，波光輝映縈繞在亭子左右。把水引來作爲飄流酒杯的彎曲水道，大家列坐在水邊，雖然沒有音樂伴奏而稍顯冷清，可是一面飲酒

一面賦詩，也足以酣暢地抒發內心的感情。這天天氣晴朗，空氣清新，和風拂拂，溫暖舒暢。抬頭仰望宇宙空間之廣大，低首俯察萬物種類之繁多，因而放眼縱覽，舒展胸懷，也足以盡情享受所見所聞的樂趣，確實是很快活的啊。

人們互相交往，轉瞬間度過一生。有的人襟懷坦蕩，在家裡與朋友傾心交談；有的人把情趣寄託在某些事物上，不受世俗禮法拘束而縱情遊樂。雖然人們對生活的取捨千差萬別，性情也有沉靜和急躁的差異，但當他們遇到歡欣的事情，心裡感到暫時的得志，就喜悅滿足，竟沒想到人生衰老的暮年會很快來臨。等到他們對生平所追求的事物已經厭倦，心情也隨著而起變化，感慨就跟著發生了。從前所感到歡欣的，頃刻之間已成爲往事，對這些尚且不能不深有感觸。更何況人的壽命長短，隨著各種原因而有變化，但終有窮盡的一天。古人說：“死生也是人生一件大事啊！”這豈不很可悲哀嗎！

我每次看到前人興懷感慨的原因，與我所感歎的總象符契一樣相合，沒有一次不對著這些文章而歎息悲傷，心裡卻不知道這是爲什麼。我一向認爲把死和生當作一回事是錯誤的，把長壽和短命等量齊觀也是荒謬的。後世人看現代人，正如現代人看古代人一樣，可悲啊！因此我一一記下這次蘭亭集會者的名字，抄錄下他們吟詠的詩篇。即使時代會不同，世事會變化，但人們抒發情懷的原因，其基本點是一致的。後世的讀者，也將對這些詩文產生一番感慨。

（曹光甫）

【注釋】

〔1〕永和：晉穆帝年號，345—356年。〔2〕會（k u à i 快）稽：郡名，包括今浙江西部、江蘇東南部一帶地方。山陰：今浙江紹興。〔3〕修禊（xì 細）：古代習俗，於陰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以後定為三月三日），人們群聚于水濱嬉戲洗濯，以祓除不祥和求福。實際上這是古人的一種游春活動。〔4〕群賢：指謝安等三十二位與會的名流。〔5〕少長：指王凝之等九位與會的本家子弟。〔6〕流觴曲水：用漆制的酒杯盛酒，放入彎曲的水道中任其飄流。杯停在某人面前，某人就引杯飲酒。這是古人一種勸酒取樂的方式。〔7〕俯仰一世：很快地過了一生。俯仰，低首抬頭之間，形容時間短暫。〔8〕晤言：面對面談話。《晉書·王羲之傳》、《全晉文》均作“悟言”，指心領神會的妙悟之言。亦通。〔9〕放浪形骸之外：行為放縱不羈，形體不受世俗禮法所拘束。〔10〕趣舍：同“取捨”。〔11〕老之將至：語出《論語·述而》：“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12〕死生亦大矣：語出《莊子·德充符》。〔13〕契：符契，古代的一種信物。在符契上刻上字，剖而爲二，各執一半，作爲憑證。〔14〕一死生：把死和生看作一回事。語出《莊子·德充符》：“以死生爲一條。”又《莊子·大宗師》：“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爲友矣。”〔15〕齊彭殤：把高壽的彭祖和短命的殤子等量齊觀。彭，彭祖，相傳爲顓頊帝的玄孫，活了八百歲。殤，指短命夭折的人。《莊子·齊物論》：“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

歸去來兮辭

〔東晉〕陶淵明

【作者小傳】陶淵明（365—427），字元亮，一說名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死後友朋私諡爲“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的陶侃，據說就是他的曾祖，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淵明八歲的時候，父親去世，家境逐漸衰落，但還是給他留下了不少田園產業。他在青年時代懷有建功立業的壯志，曾經幾次出仕，先後做過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等官職。由於他不願受官場的拘束，就在四十一歲那年棄官歸田，在農村中過躬耕隱居生活。

陶淵明是我國著名的田園詩人，他在歸隱以後，對農村生活有所體驗，寫出了不少描述美好的田園風光和抒發自己恬靜閒適心情的作品，反映了他厭棄官場生活的思想感情。另外，也寫了一些抒發政治理想和關心政局的作品，說明他對政治始終沒有忘懷。他的作品內容真切，感情真摯，語言質樸自然而形象鮮明，對後代詩人創作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有《陶淵明集》。

【題解】本文是晉安帝義熙元年（405）作者辭去彭澤令回家時所作，分“序”和“辭”兩節，“辭”是一種與“賦”相近的文體名稱。“序”說明了自己所以出仕和自免去職的原因。“辭”則抒寫了歸田的決心、歸田時的愉快心情和歸田後的樂趣。通過對田園生活的讚美和勞動生活的歌頌，表明他對當時現實政治，尤其是仕宦生活的不滿和否定，反映了他蔑

視功名利祿的高尚情操，也流露出委運乘化、樂天安命的消極思想。全文語言流暢，音節和諧，感情真實，富有抒情意味。“歸去來兮”就是“歸去”的意思，“來”、“兮”都是語助辭。

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1〕，瓶無儲粟〔2〕，生生所資〔3〕，未見其術〔4〕。親故多勸餘爲長吏〔5〕，脫然有懷〔6〕，求之靡途〔7〕。會有四方之事〔8〕，諸侯以惠愛爲德〔9〕，家叔以余貧苦〔10〕，遂見用於小邑。于時風波未靜〔11〕，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12〕，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13〕。何則？質性自然〔14〕，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15〕。嘗從人事〔16〕，皆口腹自役〔17〕；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18〕，當斂裳宵逝〔19〕。尋程氏妹喪于武昌〔20〕，情在駿奔〔21〕，自免去職。仲秋至冬〔22〕，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23〕。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24〕！既自以心爲形役〔25〕，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26〕。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27〕，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28〕，載欣載奔〔29〕。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30〕，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31〕。倚南窗以寄傲〔32〕，審容膝之易安〔33〕。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長關。策扶老以流憩〔34〕，時矯首而遐觀〔35〕。雲無心以出岫〔36〕，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37〕，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38〕！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餘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39〕。或命巾車〔40〕，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41〕，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42〕，感吾生之行休〔43〕。

已矣乎〔44〕！寓形宇內復幾時〔45〕，曷不委心任去留〔46〕？胡爲乎遑遑欲何之〔47〕？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48〕。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49〕。登東皋以舒嘯〔50〕，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51〕，樂乎天命復奚疑！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陶淵明集》

我的家境貧困，耕種田地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家中孩子很多，米缸裡經常沒有存糧，找不到維持生計的辦法。親戚朋友多勸我出去做個小官，自己心裡也產生了這種念頭，但苦於沒有門路。剛巧碰上有出使到外地去的事情，各地州郡長官都以愛惜人才爲美德，叔父因爲看到我貧苦就加以推薦，於是被任命爲小城的官吏。這時戰亂沒有平息，心裡害怕遠地的差使。彭澤縣離開家鄉只有一百里路程，公田收穫的糧食足夠釀酒之用，因此就要了下來。但過了沒幾天，思念田園，歸鄉的念頭就產生了。爲什麼呢？因爲我的本性坦率自然，不會勉強做作；饑凍雖是急迫之事，但違背自己本心就會使人感到十分痛苦。雖然自己曾經做過官，但都是爲生活所驅使；於是感到煩惱，激動不已，有愧于平生的志願。但還是想等到秋收以後，就收拾行裝連夜離去。不久，嫁給程家的妹妹在武昌去世，要急著前去奔喪，就自己棄官離職了。從秋八月到冬季，做了八十多天的官。就

針對這件事情來抒發自己心裡的情意，給這篇文章命名為《歸去來兮》。時在乙巳年十一月。歸去吧，田園將要荒蕪了為什麼還不回去呢！既然讓自己的心志受形體來驅使，那又為什麼還要傷感而獨自悲哀呢？我覺悟到過去做錯的已經無法挽回，而知道未來的卻還來得及彌補。雖然走入迷途但還不是太遠，現在已經明白了如今歸田是對的，以前出仕是錯的。船在水中輕快地飄蕩前進，微風吹動著我的衣裳。向行人詢問前面的路程，只恨早晨天色朦朧，還不十分明亮。

我一看到自己的簡陋家門，就高興地奔去。家中的僮僕前來迎接，孩子們都在門口等候。庭院中的小路已經荒蕪，只有松樹和菊花卻還依舊存在。攙起孩子們的手進入屋裡，酒已擺好。端起酒壺來自斟自酌，看著院子裡的樹木感到非常愉快。身體依靠著南面的窗戶寄託自己傲岸的情懷，深深感到簡陋的居室也可以使人安樂滿足。每天到園子裡散散步，自有樂趣，屋子雖然有門卻經常關著。拄著手杖到處游息，有時抬起頭來向遠處眺望。天空的雲彩自然地從山峰邊飄出，鳥兒飛倦了也知道自已回來。日光慢慢暗下去太陽快要落山了，我還撫摩著獨立的松樹徘徊著不願離開。

歸去吧，讓我斷絕與世俗的交遊。既然世俗與我的情志相違背，我還要駕車出遊追求些什麼呢！跟親戚們談談知心話使我感到愉快，彈琴讀書能夠使我消愁解憂。農人們告訴我春天到了，將要到西邊的田地裡去耕種。有時乘了有篷簾的小車，有時劃了一條小船。有時經過曲折幽深的山溝，有時經過高低不平的山丘。看到樹木欣欣向榮，泉水涓涓地流淌。我真羨慕自然界萬物正生機勃勃，感歎自己的生命即將終止。

算了吧！人生寄身於天地之間又能有多少時候，為什麼不隨著自己的

心意而任其自然？爲什麼整天心神不定又想到哪裡去呢？富貴榮華不是我的心願，神仙境界也不可以期待。遇到好天氣就一個人獨自出去遊覽，或者把手杖放在一邊做些除草培苗的工作。有時登上東邊的高崗放聲長嘯，有時在清澈的水邊吟詠賦詩。姑且隨順著大自然的變化以了結此生，抱定樂天安命的主意，又有什麼可疑慮的呢！

（徐鵬）

【注釋】

〔1〕幼稚：指孩童。〔2〕瓶：指盛米用的陶制容器、如甕，甕之類。
〔3〕生生：猶言維持生計。前一“生”字爲動詞，後一“生”字爲名詞。
〔4〕術：方法。〔5〕長吏：較高職位的縣吏。指小官。〔6〕脫然：猶言豁然。有懷：有做官的念頭。〔7〕靡途：沒有門路。〔8〕四方之事：指出使外地的事情。〔9〕諸侯：指州郡長官。〔10〕家叔：指陶夔，曾任太常卿。〔11〕風波：指軍閥混戰。〔12〕彭澤：縣名。在今江西省湖口縣東。〔13〕眷然：依戀的樣子。歸歟之情：回去的心情。語本《論語·公冶長》：“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人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14〕質性：本性。〔15〕違己：違反自己本心。交病：指思想上遭受痛苦。〔16〕從人事：從事於仕途中的人事交往。指做官。〔17〕口腹自役：爲了滿足口腹的需要而驅使自己。〔18〕一稔（rěn 忍）：公田收穫一次。稔，穀物成熟。〔19〕斂裳：收拾行裝。〔20〕尋：不久。程氏妹：嫁給程家的妹妹。武昌：今湖北省鄂城縣。〔21〕駿奔：急著前去奔喪。〔22〕仲秋：農曆八月。〔23〕乙巳歲：晉安帝義熙元年〔405〕。〔24〕胡：何，爲什麼。〔25〕以心爲形役：讓心志被形體所驅使。〔26〕

“悟已往”二句：語本《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諫：止，挽救。來者：指未來的事情。追：來得及彌補。〔27〕

遙遙：漂蕩。颺（yáng揚）：飄揚。形容船駛行輕快。〔28〕瞻：望見。

衡宇：猶衡門。橫木爲門，形容房屋簡陋。〔29〕載：語助詞，有“且”、“乃”的意思。〔30〕三徑：漢代蔣詡隱居後，在屋前竹下開了三條小路，只與隱士求仲、羊仲二人交往。〔31〕眄（miàn面）：斜視。柯：樹枝。

〔32〕寄傲：寄託傲世的情緒。〔33〕審：明白，深知。容膝：形容居室狹小，僅能容膝。〔34〕策：拄著。扶老：手杖。流：周遊。〔35〕矯首：抬頭。遐（xiá俠）觀：遠望。〔36〕岫（xiù袖）：山峰。〔37〕景：日光。翳（yì義）翳：陰暗的樣子。〔38〕言：語助詞。焉求：何求。〔39〕疇（chóu愁）：田地。〔40〕巾車：有篷幕的車子。〔41〕窈窕（yǎo tiǎo咬朓）：幽深的樣子。〔42〕善：羨慕。〔43〕行休：將要終止。指死亡。〔44〕已矣乎：猶言算了吧。〔45〕寓形宇內：寄身於天地之間。〔46〕曷不：何不。委心：隨自己的心意。去留：指生死。〔47〕遑遑：心神不定的樣子。何之：到哪裡去。〔48〕帝鄉：天帝之鄉。指仙境。〔49〕植杖：把手杖放在旁邊。耘（yún雲）：田地裡除草。耔（zǐ子）：在苗根培土。〔50〕皋（gāo高）：水邊高地。舒嘯：放聲長嘯。

“嘯”是撮口發出長而清越的聲音。〔51〕乘化：隨順著大自然的運轉變

化。歸盡：歸向死亡。

桃花源記

〔東晉〕陶淵明

【題解】這是一篇虛構的用來寄託作者社會理想的作品。它描繪了一幅沒有戰亂、自給自足、雞犬之聲相聞、老幼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的圖景。儘管這樣的社會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存在，但從中透露了作者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廣大農民的願望。全文敘述委婉曲折，層次分明，語言質樸自然，寫景明麗如畫，雖幻似真，雖虛似實，用藝術的手法展示了一幅古代東方“烏托邦”的圖景。

晉太元中〔1〕，武陵人捕魚爲業〔2〕，緣溪行〔3〕，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4〕，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5〕；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6〕，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7〕，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8〕；黃髮垂髫〔9〕，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10〕，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鹹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11〕，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複延至其家〔12〕，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雲：“不足爲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13〕，處處志之〔14〕。及郡下〔15〕，詣太守說如此〔16〕。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17〕，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18〕。未果，尋病終〔19〕。後遂無問津者〔20〕。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陶淵明集》

東晉太元年間，有一個武陵人以捕魚爲業，一天他沿著溪流划船前行，竟然忘掉了路的遠近。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夾著溪水兩岸有數百步之長，其中沒有其他樹木，地上的芳草鮮嫩優美，遍地是掉落的桃花瓣；漁人覺得十分驚奇。又繼續向前走，想走完這片桃花林。

桃花林的盡頭就是溪水的發源地，走到那裡便發現有一座山。山有一個小的洞口，洞口好象有亮光；漁人就離開小船從洞口進去。剛進去時洞很狹窄，僅能容得一個人通過；又朝前走了幾十步，突然開闊明亮起來。裡面土地平坦開闊，房屋排列整齊，有肥沃的田地，美麗的池塘及桑樹、翠竹一類東西；田間道路交錯相通，彼此可以聽到雞鳴狗叫的聲音。桃花源中的人往來、耕種、勞作，以及男女穿的衣服，都同外面的人一模一樣；老老少少都很安適快樂。他們看到漁人以後，大爲驚異；問他從什麼地方來，漁人全都作了回答。他們就邀請漁人到家裡去，備酒殺雞熱情款待。村民聽說來了這樣一個人，都來探問外界消息。他們說自己的祖先爲了躲避秦時的戰亂，帶領妻子小孩和同鄉人來到這個與外界隔絕的地方，從此以後不再出去；於是就跟外界隔絕了。又問漁人現在是什麼朝代，他們竟不知道有漢朝，更不要說魏朝和晉朝了。漁人就詳盡地講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他們都十分感歎。其他的人也都邀請漁人到自己家裡，拿出酒食來

款待。住了幾天，漁人要告辭回去，桃花源中的人對他說：“這裡的事不必對外人講。”

漁人出來以後，找到他的船，就沿著老路回去，一處處都做了標記。到了郡城，就往見太守說了自己進入桃花源的經過。太守立即派人跟隨漁人前去，尋找先前所做的標記，結果竟然迷失方向沒有能夠找到原來的道路。南陽的劉子驥，是個高尚的隱士，聽到這件事情，就高興地計畫前去探訪。但沒有能夠實現，不久就生病死了。以後就再也沒有去尋找的人了。

（徐鵬）

【注釋】

〔1〕太元：東晉孝武帝（司馬曜）年號（376—396）。這裡年代是假託的。〔2〕武陵：郡名。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縣。〔3〕緣：沿著。〔4〕夾岸：兩岸。〔5〕落英：落花。〔6〕才通人：僅能供一個人通過。〔7〕阡陌（q i ā n m ò 千莫）：田間小路。南北叫阡，東西叫陌。〔8〕外人：指桃花源外的人。〔9〕黃髮：指老人。老年人發白轉黃，故以代稱。垂髫（t i á o 條）：指兒童。兒童垂發爲飾。〔10〕要：同邀，請。〔11〕邑人：同鄉人。絕境：指與外界隔絕的地方。〔12〕延：邀請。〔13〕扶：沿著。向路：舊路，指來時的路。〔14〕志：標記。〔15〕郡下：指武陵郡治所在地。〔16〕詣（yì 義）：往見。太守：郡的行政長官。〔17〕南陽：郡名。郡治在今河南省南陽市。劉子驥：名詣之，隱士，好游山水（見《晉書·隱逸傳》）。〔18〕規：計畫。〔19〕尋：不久。〔20〕問津：問路。指探訪。津：渡口。

五柳先生傳

〔東晉〕陶淵明

【題解】這是一篇通過對五柳先生這一假想人物的描述來用以自況的文章。梁朝的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說：“淵明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及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可見本文是作者自抒志趣的文章。文中描繪述了一個愛好讀書、不慕榮利、安貧樂道、忘懷得失的封建時代知識份子的形象，清人評說此傳是：“瀟瀟澹逸，一片神行之文。”（〔古文觀止〕）今人王瑤以為此文作於太元十七年（392）淵明為江州祭酒以前，欽立則以為作于劉宋永初元年（420）前後。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1〕，亦不詳其姓字〔2〕。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3〕。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4〕；每有會意〔5〕，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6〕，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7〕，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8〕，不蔽風日，短褐穿結〔9〕，簞瓢屢空〔10〕，晏如也〔11〕。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12〕：黔婁之妻有言〔13〕：“不戚戚於貧賤〔14〕，不汲汲於富貴〔15〕。”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16〕？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17〕？葛天氏之民歟？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陶淵明集》

這位先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人，也弄不清他的姓名。他的住宅旁邊植有五棵柳樹，因此就用“五柳”作為他的別號了。五柳先生安閒沉靜，不好言談，也不羨慕榮華利祿。喜歡讀書，但不執著於對一字一句的瑣細解釋；每當讀書有所領悟的時候，就會高興得忘了吃飯。生性嗜好喝酒，但因為家貧就不能經常得到。親朋好友知道他這種境況，有時備酒招待他。他前去飲酒時總是開懷暢飲，直到大醉方休；醉後就向主人告辭，從不以去留為意。他的住室四壁空空蕩蕩，破舊得連風和太陽都無法遮擋，穿的粗布短衣打滿了補釘，飲食簡陋而且經常短缺，而他卻能安然自得。常常以寫詩作文章當娛樂，抒發自己的志趣。他能夠忘掉世俗的得失，只願這樣度過自己的一生。

贊曰：黔婁的妻子曾經這樣述說自己的丈夫：“不因為處境貧困而終日憂心忡忡，不為了追求富貴而到處奔走鑽營。”推究她所說的話，五柳先生不就是黔婁那樣的人物嗎？飲酒賦詩，滿足自己的志趣，這不是成了生活在無懷氏、葛天氏時代裡的人了嗎？

（徐鵬）

【注釋】

〔1〕何許人：何處人。也可解作何等樣人。〔2〕姓字：姓名。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冠後另立別名稱字。〔3〕號：古人除名、字之外，還有別號。〔4〕不求甚解：指對所讀的書只求理解精神，不執著於對一字一句的解釋。〔5〕有會意：指對書中的意義有所體會。〔6〕如此：指上文所說的“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7〕造：去、到。〔8〕環堵（dǔ 賭）：

房屋四壁。堵，牆壁。〔9〕短褐：粗布短衣，穿結：指衣服破爛。穿，破。結，縫補。〔10〕簞（dān丹）：盛飯的圓形竹器。瓢（piáo嫖）：舀水的葫蘆。〔11〕晏如：安然自得。〔12〕贊：古人常用于傳記體文章的結尾處，表示作傳人對被傳人的評論。〔13〕黔（qián前）婁：春秋時魯國人，無意仕進，屢次辭去諸侯聘請。他死後，曾子前去弔喪，黔婁的妻子稱讚黔婁“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14〕戚戚：憂慮的樣子。〔15〕汲汲：極力營求的樣子。〔16〕極其言：推究她所說的話。茲：此。指五柳先生。若人：那人。指黔婁。儔：類。〔17〕無懷氏：與下面的“葛天氏”都是傳說中古樸淳厚的上古社會中的帝王。

班超傳（節選）

〔南朝·宋〕范曄

【作者小傳】范曄（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縣東南）人，晉豫章太守范甯之孫，宋侍中範泰之子。因出繼堂伯范弘之，得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年輕時曾入劉裕子義康部下爲冠軍參軍；劉氏代晉稱帝，封義康爲彭城王，曄入補兵部員外郎，出爲荊州別駕從事史。元嘉五年（428），因父喪去官；服闕後，爲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遷尚書吏部郎。元嘉九年冬，因在彭城太妃喪葬期間聚會酣飲，以聽挽歌爲樂，左遷宣城太守；後復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因與散騎侍郎孔熙先兄弟等謀立義康，爲丹陽尹徐湛之告發，于同年十二月以謀反罪被處死。

曄少承家學，博學多才。據《宋書》本傳，“（曄）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曄一生以“仁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見《後漢書·荀彧傳論》），雖殺身亦在所不惜，故無意于文名“常恥作文士”。然所著《後漢書》體大思精，其中包括十紀、十志（未成）、八十列傳，是繼《漢書》後記載自東漢光武帝劉秀至獻帝劉協近二百年史事的重要史書。其《列女傳》、《文苑列傳》、《逸民傳》、《黨錮傳》、《宦者傳》等，或填補舊史空闕，或反映一代風尚，足稱良史。由於范曄生前未完成全書，後樑代劉昭爲之作注時取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補入，成今本一百二十卷。

【題解】西北方匈奴的不斷入侵中土，是兩漢四百多年來在邊境上一直存在的隱患。如何正確處理這個問題，關係到漢代政治經濟的發展和與西域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因此為歷朝統治者所重視。班超（32—102）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位傑出將領。他以非凡的政治和軍事才能，在西域的三十一年中，正確地執行了漢王朝“斷匈奴右臂”的政策，自始至終立足於爭取多數，分化、瓦解和驅逐匈奴勢力，因而戰必勝，攻必取。不僅維護了祖國的安全，而且加強了與西域各族的聯繫，為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鞏固和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後漢書》中這篇著名的人物傳記即詳盡而又生動地記述了班超在西域戎馬倥傯、浴血奮戰的一生。文字雅潔，敘事流利，頭緒雖多而脈絡不亂。人物形象鮮明，寫來有聲有色。這裡節選的是傳文的主要部分。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1〕，徐令彪之少子也〔2〕。為人大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

永平五年〔3〕，兄固被召詣校書郎〔4〕，超與母隨至洛陽〔5〕。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6〕，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7〕，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8〕？”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9〕，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頤虎頸〔10〕，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11〕：“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12〕。”帝乃除超為蘭台令史〔13〕。後坐事免官。

十六年〔14〕，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15〕，以超爲假司馬〔16〕，將兵別擊伊吾〔17〕，戰于蒲類海〔18〕，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19〕。超到鄯善〔20〕，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21〕，狐疑未知所從故也〔22〕。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詔侍胡詐之曰〔23〕：“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24〕。超乃閉侍胡〔25〕，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26〕，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27〕，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28〕。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29〕，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30〕。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31〕，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

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32〕，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33〕，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余級，余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34〕，班超何心獨擅之乎〔35〕？”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36〕。還奏于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並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37〕，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38〕，令遂前功〔39〕。”

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40〕，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41〕，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42〕，遂雄張南道〔43〕，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闐，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44〕，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45〕，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46〕。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令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47〕，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48〕，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裡〔49〕，逆遣使田慮先往降之〔50〕。敕慮曰〔51〕：“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52〕，遂攻沒都護陳睦〔53〕。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54〕。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55〕，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征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56〕：“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57〕。超還至於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

腳，不得行。超恐於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複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58〕。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複安。

建初三年〔59〕，超率疏勒、康居、於闐、拘彌兵一萬人〔60〕，攻佔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匡平諸國〔61〕，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62〕，故北擊匈奴〔63〕，西使外國〔64〕，鄯善、於闐，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複願歸附〔65〕，欲共並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66〕，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67〕，庶幾張騫棄身曠野〔68〕。昔魏絳列國大夫〔69〕，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70〕？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71〕。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72〕，莫不向化〔73〕，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74〕，臣頗識之。問其城廓小大，皆言依漢與倚天等。以是效之〔75〕，則蔥嶺可通〔76〕；蔥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77〕，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78〕。以夷狄攻夷狄〔79〕，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80〕，不比敦煌、鄯善間也〔81〕。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82〕，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複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83〕，竊冀未便僵僕〔84〕，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85〕，薦勳祖廟〔86〕，布大喜於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87〕，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88〕。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複反叛〔89〕，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90〕，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91〕，故武帝妻以公主〔92〕，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93〕。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使〔94〕，假鼓吹幢麾〔95〕，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96〕，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97〕。

李邑始到於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98〕，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99〕，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余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100〕。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101〕。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102〕。今何不緣詔書留之〔103〕，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104〕？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複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於闐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105〕，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106〕，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金帛遺月氏王〔107〕，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

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居損中〔108〕，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109〕，爲供張設樂〔110〕。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余，南道於是遂通。

明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複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於闐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111〕。”陰緩所得生口〔112〕。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113〕，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於闐〔114〕。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後漢書》

班超，字仲升，扶風郡平陵縣人，是徐縣縣令班彪的小兒子。他爲人很有志向，不拘小節，但品德很好，在家中每每從事辛勤勞苦的粗活，一點不感到難爲情。班超很有口才，廣泛閱覽了許多書籍。

漢明帝永平五年，班超的哥哥班固受朝廷徵召前往擔任校書郎，他便和母親一起隨從哥哥來到洛陽。因爲家中貧寒，他常常受官府所雇以抄書來謀生糊口，天長日久，非常辛苦。他曾經停止工作，將筆扔置一旁歎息道：“身爲大丈夫，雖沒有什麼突出的計謀才略，總應該學學在國外建功立業的傅介子和張騫，以封侯晉爵，怎麼能夠老是幹這筆墨營生呢？”周圍的同事們聽了這話都笑他。班超便說道：“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志士仁

人的襟懷呢？”後來，他去見一個看相先生，這人對他說：“尊敬的長者，你雖是一個平常的讀書人，但日後定當封侯於萬里之外。”班超想問個究竟。這算命的指著他說：“你有燕子一般的下巴，老虎一樣的頭頸，燕子會飛，虎要食肉，這是個萬里封侯的命相。”過了好久，明帝有一次問起班固：“你弟弟現在在哪裡？”班固回答說：“在幫官府抄書，以此所得來供養老母。”於是明帝任命班超為蘭台令史，後來因犯了過失而被免官。

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帶兵去與匈奴作戰，任命班超為假司馬，讓他率領一支軍隊去攻打伊吾，雙方交戰于蒲類海，班超殺死了很多敵人回來。竇固認為他很有才幹，便派遣他隨幕僚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班超到了鄯善國，國王廣接待他們禮節非常恭敬周到，但不久突然變得疏忽怠慢起來。班超對他的隨從人員說：“你們難道沒覺察鄯善王廣的態度變得淡漠了麼？這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來到這裡，使他猶豫不決，不知道該服從誰好的緣故。頭腦清醒的人能夠預見到還未發生的事情，何況現在已明擺著呢？！”於是班超找來一個服侍漢使的鄯善人，誑騙他說：“我知道北匈奴的使者來了好些天了，現在住在哪裡？”這侍者一慌張害怕，就將實情全都招認了。班超便關押了這個侍從，將一起出使的三十六個人全部召集，與大家一同喝酒。等喝到非常痛快的時候，順勢用話煽動他們說：“你們諸位與我都身處邊地異域，要想通過立功來求得富貴榮華。但現在北匈奴的使者來了才幾天，鄯善王廣對我們便不以禮相待了。如果一旦鄯善王把我們縛送到北匈奴去，我們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了麼？你們看這怎麼辦呢？”大家都齊聲說道：“我們現在已處於危亡的境地，是生是死，就由你司馬決定吧。”班超便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現在的辦法，只有乘今晚用火進攻匈奴使者了，他們不知我們究竟有多少人，一定會感到很害怕，我們正好可趁機消滅他們。只要消滅了他們，鄯善王廣就會嚇

破肝膽，我們大功就告成了。”眾人提議道：“應當和郭從事商量一下。”班超激動地說：“是凶是吉，在於今日一舉。郭從事是個平庸的文官，他聽到這事必定會因為害怕而暴露我們的行動計畫，我們便會白白送死而落下不好的名聲，這就稱不上是壯士了。”大家說：“好”。

天一黑，班超就帶領兵士奔襲北匈奴使者的住地。當晚正好刮起大風，班超吩咐十個人拿了軍鼓，隱藏在屋子後面。相約：“一見大火燒起，就立刻擂鼓吶喊。”其餘人都帶上刀劍弓箭，埋伏在門的兩旁。於是班超親自順風點火，前後左右的人便一起擂鼓呼喊。匈奴人一片驚慌。班超親手擊殺了三人，部下亦斬得北匈奴使者及隨從人員三十多人，還有一百多人統統被燒死在裡面。第二天一早，班超才回去告訴了郭恂。郭恂一聽大驚失色，但一會兒臉色又轉變了，班超看透了他的心思，舉手對他說：“你雖未一起行動，但我班超又怎麼忍心獨佔這份功勞呢？”郭恂這才高興起來。接著，班超就把鄯善王廣請來，將北匈奴使者的頭顱給他看，鄯善舉國震恐。班超趁勢對鄯善王曉之以理，又安撫寬慰了他一番，於是接受鄯善王的兒子作為人質。班超回去向竇固彙報，竇固十分高興，上書朝廷詳細報告班超的功勞，並請求另行選派使者出使西域。漢明帝很讚賞班超的膽識，就下達指令與竇固：“象班超這樣得力的使臣，為什麼不派遣他，而要另選別人呢？可以提拔班超作軍司馬，讓他繼續完成出使的任務。”

班超再次接受了使命，竇固想叫他多帶些人馬，他說道：“我只要帶領原來跟從我的三十餘人就足夠了，如果發生意外，人多了反而更增加累贅。”當時，于闐王廣德剛剛打敗了莎車國，於是聲威大振，雄霸南道，而北匈奴又派了使者來監護他。班超西行，首先到達于闐國，廣德王態度禮節十分冷淡，而且這個國家的風俗很迷信神巫。神巫散佈空氣說：“天

神發怒了，你們爲什麼想去歸順漢朝？漢使有一匹嘴黑毛黃的好馬，你們趕快把它弄來給我祭祀天神！”于闐王廣德聽了就差人向班超索取那匹驕馬。班超暗中已得知這一陰謀，但仍滿口答應獻出此馬，只不過提出要讓神巫親自來索取才行。不一會神巫來到，班超立即砍下他的腦袋，親自去送給于闐王廣德，並就此事責備他。廣德早就聽說班超在鄯善國誅滅匈奴使者的事，因而非常惶恐不安，便下令攻殺北匈奴的使者而歸降班超。班超重重賜賞了廣德及其臣下，于闐國就這樣安撫鎮定了。

那時，龜茲國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臺的，他依仗著北匈奴的勢力，佔據西域北道，攻破疏勒國，殺死國王，另立了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第二年春天，班超帶領部下取道小路，來到疏勒國，離兜題所居住的槃橐城只有九十裡，預先派部下田慮去勸告兜題降漢。還告訴田慮說：“兜題本非疏勒人，疏勒國民一定不會爲他盡忠效命的，他如果不肯投降，就將他扣押起來。”田慮到達那裡，兜題看到他孤單力微，一點也沒有歸降的意思。田慮乘他不提防，就突然上去擒獲他並捆綁起來。兜題手下的人大出意外，都嚇得逃走了。田慮派人飛馬馳報班超，班超馬上開赴城中，召齊疏勒文官武將，歷數龜茲王兜題的條條罪狀，另立原來國王的侄子忠做疏勒國王，疏勒人都興高采烈。新國王忠和他的下屬官員都請求殺掉兜題，班超不同意，爲了顯示威信於西域，反把他釋放送走了。疏勒國因此與龜茲國結下了怨仇。

永平十八年，漢明帝去世。焉耆國借中國國喪機會，便攻陷了西域都護陳睦的駐地。班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兩國又屢屢發兵攻打疏勒國。班超固守槃橐城，與疏勒王忠互爲首尾，但兵少勢單，一直堅守了一年多。漢章帝當時剛剛登基，考慮到陳睦全軍覆沒，恐怕班超勢孤力單，難以立

足下去，就下詔召回班超。班超出發回國時，疏勒全國上下都感到擔心害怕，一個名叫黎弇的都尉說道：“漢使若離開我們，我們必定會再次被龜茲滅亡。我實在不忍心看到漢使離去。”說罷就拔刀自殺了。班超回國途中來到于闐國，國王以下的人全都悲號痛哭說：“我們依靠漢使，就好比小孩依靠父母一樣，你們千萬不能回去。”而且還緊緊抱住班超坐馬的腳，使馬無法前行。班超看到于闐國民堅決不讓他東行歸漢，又想實現自己最初的壯志，於是改變主意返回疏勒。疏勒國中有二座城池自從班超離去，又重新投降了龜茲國，而與尉頭國聯兵叛漢。班超捕殺了叛降者，又擊破尉頭國，攻殺六百餘人，疏勒國重新安定下來。

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領疏勒、康居、於闐和拘彌等四國軍隊一萬多人，攻佔了姑墨的石城，殺敵七百餘人。班超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諸國，於是上奏朝廷，請求派兵說：“臣下曾經看到先帝想打通西域，因而向北進擊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鄯善國和于闐國當即歸附漢朝。現在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等國又願意歸順漢朝，共同出力，攻滅龜茲，開闢通往漢朝的道路。如果我們攻下了龜茲，那末西域尚未歸服的國家就屈指可數了。臣下心中獨自思量，我雖然原是個軍中小吏，卻很想像谷吉那樣在遠方爲國效命，象張騫那樣在曠野捐軀。從前魏絳只是一小國的大夫，還能與諸戎訂立和盟，何況我今天仰承大漢的聲威，難道不能竭盡鉛刀一割的作用嗎？前漢議論西域形勢的人都說只有聯合了三十六個國家，就稱得上折斷了匈奴的右臂。現在，西域的各個國家，那怕是極邊遠的小國，沒有不願意歸附漢朝的，大小國家都十分高興，自願進貢的絡繹不絕，只有焉耆、龜茲二國不服從我們。臣下先前曾和三十六個部下奉命出使西域，歷盡艱難危困，自從孤守疏勒以來，至今亦已五年，對於西域的情況，我較爲熟悉。曾經問過大小城廓的人，都認爲依漢與依天一樣可靠。由此

看來，蔥嶺的道路是可以打通的；蔥嶺一通，那麼就可以攻伐龜茲了。現在我們應該封龜茲國的侍子白霸爲龜茲國王，派幾百名步騎兵護送他回來，與其它各國軍隊聯合作戰。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擒獲現在的龜茲王。以夷狄攻夷狄，這是最好的計策啊。臣下看到莎車、疏勒兩國田地肥廣，草茂畜繁，不同于敦煌、鄯善兩地。在那裡駐軍糧食可以自給自足，不須耗費國家的財力物力。而且，姑墨、溫宿二國國王又全是龜茲國所冊立的，既不是那兩國的人，就會進一步相互對立和厭棄，這種情況必定會導致反叛和出降，如果這兩國歸降我們，那麼龜茲自然可以攻破了。我希望朝廷發下臣的奏章，看能否參照辦理，如果萬一獲得成功，我就是死了又何恨之有？臣下區區之身，承蒙上天保佑，暗中希望不至於馬上就死，能夠親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舉起預祝萬壽無疆的酒杯，向祖廟報功，向天下宣佈特大喜訊的日子。”

奏章上達以後，漢章帝覺得這事情可以成功，就商議要派兵支援班超。平陵人徐幹一向與班超志同道合，他上書給皇上，自告奮勇前去幫助班超。建初五年，章帝就封徐幹爲假司馬，讓他率領減刑的罪犯和自願出塞的兵士一千人趕赴班超駐地。起先，莎車國以爲漢兵不會到來，便投降了龜茲國，而疏勒國的都尉番辰亦因此反叛，正好這時徐幹率軍趕到，班超就與他一起先打擊番辰，大獲全勝，殺敵一千餘人，活捉了很多俘虜。班超攻破番辰之後，想乘勝進攻龜茲國，但考慮到烏孫兵力強大，理應借助他的力量，於是又上書朝廷道：“烏孫是西域大國，擁有十萬軍隊，因此武帝時曾將細君公主遠嫁和親，後來終於在宣帝朝得到過烏孫兵的援助。如今還需要朝廷派遣使者去招撫慰問，以使烏孫國能與我們同心協力，攻打龜茲。”章帝採納了這個建議。建初八年，晉升班超爲將兵長使，並破格使用鼓吹幢麾，又晉升徐幹爲軍司馬，另外派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回國，

攜帶去贈送給大小烏孫王及其部屬的許多禮物。

李邑剛行至於闐國，正碰上龜茲在攻打疏勒國，他嚇得不敢繼續前進，就上書說開通西域的事業難以成功，又竭力誹謗班超，說他擁愛妻、抱愛子，在西域享樂，根本無意為國效忠。班超知道這事之後，慨歎地說：“我本非德行高尚的曾參，如今又有接二連三的謗言，恐怕難免被朝廷上下懷疑了。”於是，便捨棄了愛妻。章帝知道班超一向忠誠，所以嚴厲地責備李邑道：“縱然班超擁愛妻、抱愛子是真的，但一千多思鄉念土的部下，為什麼都能與他同心同德呢？”並命令李邑到班超屬下，聽從班超的指揮調遷。還另有文書通知班超：若李邑能在西域任職，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送回國。班超得令就派李邑帶領烏孫國的侍子還歸京城。徐幹見了對班超說：“李邑在於闐時曾親口說你的壞話，想要敗壞溝通西域的大業。如今你何不依照皇上命令把他留在這裡，而另外派人護送烏孫國侍子回洛陽去呢？”班超回答說：“你怎麼講這樣淺陋的話呢？正因為李邑毀謗過我班超，所以今天才讓他回去。只要我問心無愧，為什麼害怕人家的壞話呢？如果為了洩憤而留住他，就不是忠臣了。”

第二年，朝廷又派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率領八百兵士前去協助班超，班超便發動疏勒、於闐兵攻打莎車王。莎車王暗底裡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以重利誘惑他，疏勒王忠便決定反叛，勾結莎車王西逃，固守烏即城。班超於是另立疏勒王室的府丞成大為疏勒王，將不願謀反的人全部調動起來攻打叛王忠，雙方相持了半年，因為康居王派精兵援救，班超難以攻取烏即城。這時，月氏王與康居王聯姻不久，關係很親密，班超就派人贈送很多金銀錦帛給月氏王，讓他勸止康居王。康居王便撤了兵，還生俘了叛王忠，把他押回疏勒國，烏即城便只好向班超投降。又過了三年，忠去遊說

康居王，向他借兵回國，佔領了損中，並暗中與龜茲勾結，派人向班超假投降，班超心裡知道他們的陰謀，但表面上假裝答應接受投降。忠一聽大喜，馬上帶領輕騎來見班超。班超暗中埋伏下軍隊等候著，設下營帳，奏樂接待，酒過一巡之後，就高聲喝令部下將忠捆起來斬首，並就勢擊潰忠的隨從，殲敵七百餘人。西域南道就此暢通無阻。

第二年，班超徵發了于闐等國的軍隊二萬五千人，再次攻打莎車，但龜茲王派左將軍糾合了溫宿、姑墨、尉頭等國五萬軍隊去援救莎車王。班超就召集了將校和于闐王商議道：“眼下我們寡不敵眾，唯一的辦法不如表面上各自散去，於闐軍從這裡向東而去，我軍就從這裡向西運動，可以等到昏黑鼓響後分頭出發。”並暗中放鬆對俘虜的看管。龜茲王打探到漢軍動向十分高興，親自率領一萬騎兵趕到西邊去攔截班超，另叫溫宿王帶領八千騎兵趕到東邊去狙擊於闐軍。班超得悉兩支敵軍已經分兵而出，便秘密地把各部兵力召集攏來，在雞叫時分飛馳奔襲莎車軍營，莎車軍一片驚亂，四方奔逃，班超追擊殲敵五千多人，繳獲了大量的牲畜財物，莎車王於是只有投降。龜茲等國只好各自撤退。班超從此威震西域。

（聶世美）

【注釋】

〔1〕扶風：漢郡名，轄區相當於今咸陽、興平、扶風、乾縣一帶。平陵：扶風下屬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市東北。按：據《後漢書·班彪傳》，超應為安陵（故城在今河南舞陽縣北）人。〔2〕徐令：徐縣縣令。徐縣，當時屬臨淮郡，在今安徽泗縣西北部。彪：即班彪，班固和班超的父親，

史學家。性“沈重好古”，漢光武帝時舉茂才，拜徐令。後以病免，遂專心史籍。《漢書》是從他開始編寫的。〔3〕永平五年：62年。永平。東漢明帝年號（58—75）。〔4〕固：班固，字孟堅，博貫載籍，曾歷時二十餘年，著《漢書》一百二十卷（其中“八表”及《天文志》為班昭續作）。永元四年（92），因竇憲被控“圖謀弑逆”案，牽連入獄，並死於獄中。

詣（yì意）：到。這裡指赴任。校書郎：管理書籍的官。〔5〕洛陽：東漢首都。〔6〕為官傭書：受官府雇用鈔寫書籍。〔7〕傅介子：漢義渠人，年幼好學，曾棄筆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遂從軍。昭帝時奉命出使西域，因樓蘭（即下文之“鄯善”）幫助匈奴反對漢朝，他“願往刺之”，殺樓蘭王而還，被封為義陽侯。張騫：西漢漢中人，曾應募出使月氏，經匈奴時被留居十餘年，逃歸後拜大中大夫，隨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封博望侯，是武帝時代首先打通西域的探險家。〔8〕久事筆研：以舞文弄墨為生。研，同“硯”。〔9〕祭酒：猶言先輩。古代酹酒祭神，每由坐中尊長率先舉酒以祭，後遂稱位尊或年長者為祭酒。〔10〕燕頤虎頸：下巴頰象燕子，頭頸象老虎一般肥碩粗健。這是相士的迷信說法。〔11〕顯宗：東漢明帝的廟號。漢代皇帝有在諡號外別具廟號者，如明帝全稱是“顯宗孝明皇帝”，其中“顯宗”是廟號，“孝明皇帝”是諡號。〔12〕直：同“值”，報酬。〔13〕除：任命。蘭台：皇室藏珍秘圖書的地方。令史：官名，掌報表文書事。據《續漢志》：“蘭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14〕十六年：永平十六年（73）。〔15〕奉車都尉：官名，掌管皇帝禦乘輿車，是皇帝的高級侍從。竇固：字孟孫，竇融之侄，漢光武帝之婿。好覽書傳，尤喜兵法，中元初封顯親侯，明帝時拜奉車都尉。竇固與班超是同鄉，竇氏家族因班彪勸導而歸附漢光武帝，故二人交好。〔16〕假司馬：次於軍司馬的官職。漢制，大將軍營凡五部，每部設校尉、軍司馬各一人，又有軍假司馬一人為副。〔17〕伊吾：西域

地名，故址在今新疆哈密市一帶，漢取此以通西域。〔18〕蒲類海：湖泊名。即今新疆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之巴里坤湖。〔19〕從事：幕僚一類的文職官員。〔20〕鄯善：西域國名，西漢曰：“樓蘭”，昭帝元鳳四年（前77）改稱鄯善。故地在今新疆婁羌縣。〔21〕北虜：指匈奴。〔22〕狐疑：猶豫不決。〔23〕侍胡：服侍漢使的胡人。〔24〕具服其狀：把實情都招供了。服，通“伏”，有“伏罪”之意。〔25〕閉：指關押。〔26〕卿曹：你們。曹，輩。絕域：離中原極遠的地方。〔27〕裁：同“才”。〔28〕長：永遠。〔29〕因：趁著。〔30〕殄（t i ǎn 忝）：滅絕。〔31〕文俗吏：平庸的文官。〔32〕然：同“燃”。〔33〕弩：用機關放射的弓。這裡泛指弓箭。〔34〕掾（y u àn 院）：古代官府屬員的通稱，這裡指從事。〔35〕獨擅：此指獨佔（功勞）。〔36〕納：派遣。質：人質。古代外國為表示臣服，每遣其子弟到中國來作人質抵押，表示不會背叛漢朝。〔37〕壯：稱讚，嘉許。節：此指為人行事。〔38〕軍司馬：漢代大將軍下屬部將，率部卒三千。〔39〕遂：完成。前功：指通西域。〔40〕益：增加。〔41〕不虞：不測，意料不到的情況。〔42〕於闐（t i á n 田）：西域國名，即今新疆和田縣。于闐國在鄯善國以西、當時較強大，有十三個小國服從它。其北是大沙漠，不易行走。莎車：西域國名，即今新疆莎車縣。〔43〕雄張：謂聲威大振。南道：據《漢書·西域傳》載：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出玉門關向西，由鄯善傍南山沿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由車師前王庭（治交河城，驕今新疆吐魯番縣西）隨北山傍河西行至疏勒則為北道。〔44〕巫（wū 烏）：為人祈禱求神的人。〔45〕騮（g u ā 瓜）馬：嘴黑的黃馬。〔46〕讓：責備。〔47〕龜茲（q i ū c í 丘慈）：西域國名，故地在今新疆庫車、沙雅兩縣間。〔48〕疏勒：西域國名，故地即今新疆疏勒縣。與莎車國相鄰，居“絲綢之路”要衝。〔49〕槃橐（t u ó 陀）城：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記之“槃橐城”，其址未詳。〔50〕逆：

預先。〔51〕敕（c h ì 赤）：命令。〔52〕焉耆（q í 旗）：西域國名，位於龜茲以東，故地在大裕勒都斯河中央，即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縣。〔53〕都護：漢朝駐西域負責監督保護西域國家和東西交通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始置於西漢宣帝朝，並護南北道使者，故稱。按：陳睦為都護時，郭恂為副校尉，睦駐地被攻陷，戰死；恂亦被殺。〔54〕姑墨：西域國名，故地即今新疆拜城縣。數（s h u ò 朔）：屢次。〔55〕肅宗：東漢章帝劉炟的廟號。〔56〕都尉：西域官名，其職次於將軍。〔57〕自剄（j ĭ n g 井）：割頸自殺。〔58〕尉頭：西域國名，故地在今新疆烏什縣西。〔59〕建初：漢章帝劉炟年號（76—83）。〔60〕康居：古國名，故地相當於今新疆北部一帶及蘇聯中亞地區，不屬漢都護所轄範圍。拘彌：一稱“挹彌”，西域國名，故地在今新疆於闐縣克勒底雅以東地區。〔61〕匡（p ǒ）：遂；就。〔62〕先帝：指漢明帝劉莊，在位十九年（57—75）。〔63〕北擊匈奴：指竇固擊匈奴事。〔64〕西使外國：即遣超與郭恂出使西域。〔65〕月氏（r ò u z h ì 肉支）：古國名，世居甘肅西部，西漢時為匈奴所擊，西走阿母河（中亞細亞一帶），號大月氏。余部留住今甘肅、青海二地，為小月氏。烏孫：西域國名，故地相當今新疆阿克蘇縣以北伊寧市以南一帶。〔66〕伏：俯伏。自謙之詞。惟念：思量。〔67〕谷吉：西漢谷永之父，長安人。元帝時為衛司馬，曾奉命出使西域，為匈奴郅支單于所殺。〔68〕庶幾：近似；差不多。表希望。〔69〕魏絳：春秋時晉國大夫。據《左傳》載，晉悼公時，山戎曾使孟樂至晉，因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悼公遂使絳與諸戎結盟，從而使晉國免遭戎族國家的侵犯騷擾。〔70〕鉛刀一割：鉛制之刀，利不如寶劍，一割即失其鋒。這裡是班超自喻才力微薄的自謙之詞。〔71〕取：聯合。三十六國，指西域諸國，均位於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後逐漸分裂為五十五國，乃至百余國。按：匈奴在中國北方，坐北朝南向，西域處其右，它經常脅迫、利用西域，視為己之右臂。〔72〕日

之所入：謂日落之處的國家，極言其西、其遠。《後漢書·西域傳》：“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73〕向化：傾向歸化漢朝。

〔74〕情數：“猶情況。〔75〕效：檢驗。〔76〕蔥嶺：天山、昆侖之發源處，在今新疆西南部。據《西河舊事》：“蔥嶺山，其上多蔥，因以爲名。”

嶺，同“嶺”。〔77〕侍子：爲表示臣服而派往漢朝作人質的外國王子。

〔78〕禽：同“擒”。〔79〕夷：古代東部少數民族；狄：亦作“翟”，北方少數民族。夷狄，對邊地民族的通稱。〔80〕草牧饒衍：水草豐茂，

牧業興旺。衍，蕃衍。〔81〕敦煌：郡名，漢置。今屬甘肅。〔82〕溫宿：

西域國名，故地在今新疆阿克蘇縣。特：只是，不過是。〔83〕特蒙神靈：

恭維語，意謂只不過托天子的洪福罷了。〔84〕未便：還不至於。僵僕：

死亡。〔85〕舉萬年之觴：意謂舉杯祝賀天下長治久安。觴，酒杯。〔86〕

薦勳：進獻功勞。〔87〕平陵：古縣名，在今咸陽市西北。西漢五陵之一，

漢昭帝劉弗陵築陵置縣，死後即葬於此地。徐幹：字伯張，擅書法，與班

超相善。〔88〕弛（s hǐ 始）刑：減刑的罪犯。義從：自願從軍者。〔89〕

番（p ā n 潘）辰：疏勒都尉名。〔90〕宜：理應。因：借助。〔91〕控弦：

引弓待發，這裡指強健的兵卒。〔92〕公主：名細君，漢景帝孫，江都王

劉建之女。武帝以爲公主，遠嫁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右夫人。〔93〕

孝宣皇帝：即漢宣帝劉詢，武帝曾孫，在位二十六年（前 74—前 49）。卒：

終於。用：功效。漢宣帝本始三年（前 71），漢朝曾連兵烏孫大敗匈奴。

〔94〕將兵長（z hǎ n g 掌）史：漢代特置的駐防邊郡的統兵長官。〔95〕

鼓吹：軍樂。《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長

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

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幢（c h u ā n g 床）麾：旗幟一類

儀仗，其上飾以鳥羽。按：這都是大將所有之儀式，超非統兵萬人的大將，

故言“假”，即特准借用之意。〔96〕衛侯：官名，禁衛軍中級軍職。〔

97〕昆彌：烏孫稱王曰昆彌。老昆彌死，其子孫爭王位，漢宣帝時遂令立大小兩昆彌，各賜印綬。〔98〕盛毀：竭力詆毀。〔99〕曾參：孔子弟子，字子輿，事親孝，有德行。三至之讒：據《戰國策·秦策》載：有與曾參同姓名者在外殺人，人告參母，其母不信，織布自若。不一會，又一人來告其母，參母仍織如故。一會，又有第三者來告曾參殺人，參母終於誤信傳聞，嚇得下機翻牆逃走了。〔100〕受節度：接受（班超）指揮。〔101〕“若邑”二句：謂若李邑在外面倘能任職，便留他在那裡共事（否則即遣送回國）。〔102〕欲敗西域：要破壞打通西域的謀劃。〔103〕緣：依據。〔104〕內省（xǐn g 醒）：自我檢查。疚：病。恤：顧慮，憂患。語本《論語·顏淵》：“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105〕啖（dàn 但）：此指引誘。〔106〕府丞：西域各國王室之行政官長。〔107〕齎（jī 機）：攜帶。遺（wèi 位）：贈送。〔108〕損中：或作“頓中”、“楨中”。《後漢書·西域傳》載：靈帝建寧三年（170），涼州刺史孟佗曾發兵三萬人，“攻楨中城”。〔109〕勒兵：佈置軍隊。勒，拉緊韁繩令馬前行。〔110〕供張：陳設營帳。張，通“帳”。〔111〕須：等到。夜鼓聲：《司馬法》：“軍中夜間擊鼓凡三次。昏黑之鼓四通，夜半三通，旦明五通也。”〔112〕陰緩：暗中放鬆。〔113〕遮：阻擊，攔擊。〔114〕徼（yāo 腰）：半路上截擊。

獄中與諸甥侄書

〔南朝·宋〕範曄

【題解】這是範曄在獄中寫給甥姪約、謝緯等的一封信，也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信中雖說“吾狂矜覆滅，豈複可言”，而事實上這“狂矜”正反映了他無視封建禮法的叛逆精神和雖殺身而無悔的進取態度。

範曄以《後漢書》垂名青史，然而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貢獻也不容忽視。本文關於文學特點、宮商聲律以及文筆之分的論述，雖然比較簡略，語焉未詳，卻開了文學概念由先秦兩漢的尚實崇用轉變為六朝的緣情綺麗的先聲，在文學批評史上，無疑應佔有重要地位。

因為是書信，故全文侃侃而談，平易親近，讀來真切感人。至於文中自詡《後漢書》為“天下之奇作”，“殆無一字空設”，以至“乃自不知所以稱之”，則表明他的自負之高。

覆滅〔1〕，豈複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2〕。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3〕，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4〕。自爾以來，轉為心化〔5〕，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6〕，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7〕，心氣惡〔8〕，小苦思便憤悶〔9〕，口機又不調利〔10〕，以此無談功〔11〕。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12〕。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13〕。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14〕，情急於藻〔15〕，義牽其旨〔16〕，韻移其意〔17〕。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18〕，政可類工巧圖績〔19〕，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20〕，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21〕；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22〕。然後抽其芬芳〔23〕，振其金石耳〔24〕。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25〕，屈曲有成理〔26〕。自謂頗識其數〔27〕，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

性別宮商〔28〕，識清濁〔29〕，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30〕，手筆差易〔31〕，文不拘韻故也〔32〕。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33〕，所稟之分〔34〕，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35〕，少於事外遠致〔36〕，以此爲恨〔37〕，亦由無意于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38〕。

既造《後漢》〔39〕，轉得統緒〔40〕。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41〕。班氏最有高名〔42〕，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43〕。後贊於理近無所得〔44〕，唯志可推耳〔45〕。博瞻不可及之〔46〕，整理未必愧也〔47〕。吾雜傳論〔48〕，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49〕，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史》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50〕。其中合者〔51〕，往往不減《過秦》篇〔52〕。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53〕。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複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54〕，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55〕，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56〕，

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57〕。

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58〕，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59〕。然至於一絕處〔60〕，亦復何異邪〔61〕！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62〕。亦嘗以授人，士庶者中未有一豪似者〔63〕。此永不傳矣！

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宋書》

我因爲疏狂放肆而終遭殺身之禍，這還有甚麼可說的呢，你們也都將被當作罪人而被判處死刑。但我一生的行狀自己心裡清楚，還是可以追憶回顧的。至於能不能這樣，尤其是頭腦中所想到的，你們或許不一定全部知曉。

我小時候學習並不怎麼勤奮，成熟得亦比較晚，一直到了三十歲左右才開始樹立志向。從那以後，轉而中心感化，自己估計就是到老，也不會停止這一行動的。常常有些精微深刻的見解，難以用言語表達完整。我天性不喜歡鑽書本，腦子也不靈，稍微費些精力便頭昏腦脹，而又缺少能言善辯的口才，所以也難以因此取得功名。至於所獲得的一些見解，一般都出於內心對事物的領悟。文章寫得好些了，但缺少才氣，思維鈍澀，所以每每揮毫寫作，寫成的卻幾乎沒有一篇能完全令人滿意。

我常以作一個文士爲恥。一般的文章常耽心或只求形似而缺少內涵，或急於言情而忽略文彩，或辭不達意而影響主題的表達，或過份注重音律而妨礙了文意。雖時有擅長于作文的人，但大多數都不免這些毛病，正好比技藝精妙的工匠在已有五彩花紋的圖像上再作畫，貌似好看，結果一無所得。我常以爲，文章主要是用來表達情志的，因此應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若以意爲主，文章的主旨必然會顯現于讀者面前；做到了以文傳意，那麼，就不會出現文不達意的現象。然後才能達到內容完美，聲調鏗鏘。這當中各人的情性旨趣，雖然各種各樣，名目繁多，但在這不同中有著一定的規律法度。我自己認爲很懂得其中的方法奧妙，也曾經跟人談起，但大多數人都不能理解賞識，我以爲這或許是各人看法不同的緣故罷。

我能夠識辨宮商五音，也能分得清清音濁音，這都是本已存在的語音現象。可是看來自古至今許多文人，卻往往不完全明白這一點；即使懂得一些，又未必從根本上理解。我說這些話都是有事實依據的，並非空談。比如年少一輩中的謝莊算是最能辨別區分宮商清濁的了，可是寫出來的文章卻並不如此，這是因爲沒有注意，文不拘韻的緣故。而我的看法是拘韻與否並沒有固定的標準，只要能夠表達出難以言傳的情事，符合語音的頓挫抑揚、高低變化就可以了。但我所具有的天分，卻仍未能完全達到這一點，因爲我自己寫的卻又大多是用於公事的不拘韻的實用文，很少有超出這一範圍以外的文字，常常以此爲一大遺憾，也正因爲如此所以無意去追求文名。以上所說與史書並不相關，只是常常覺得這事不大可以理解罷了。

我既完成了《後漢書》的編纂，便因此而掌握了其中的端緒。我仔細通觀古往今來的有關著作及其評論文字，幾乎很少有使人贊同的。班固最負盛名，但他按自己的想法著史，不再遵守《史記》的先例，他就不可能

“通古今之變”。《漢書》的贊文實際上一無足取，只有十志值得推崇讚揚。我所著的《後漢書》，內容的廣博巨集富不一定比得上他；但史料的處理和編纂體例的創新，我不一定比之有愧。我所著的各種傳論，都含有精深的意蘊，因為帶有評判裁定的性質，所以就寫得簡明扼要了。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篇序論，更是筆勢縱橫自如，實在是天下少有的奇妙文章。其中那些切中時弊的文字，往往不遜色于賈誼的《過秦論》。所以我曾經將《後漢書》與《漢書》作過比較，結果不僅是不感到慚愧而已。我曾想把諸志全部作成，凡是《漢書》中有的都撰寫完備。雖然史實不一定面面俱到，但要使人看後有十分詳盡的印象；又想就某些歷史事實發些議論，以匡正一代的得失，這一設想未能成為現實。《後漢書》裡的贊文，應當說特別體現了我的見解與思想，幾乎沒有一個字是多餘的，文字變幻無窮，同是議論文字卻內容各不相同，以至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樣來稱許它。這書刊行以後，一定會獲得知音讚賞的。《後漢書》的序例僅僅是舉其大概，還有一些細小具體的問題，實在太多了。自古以來，規模宏大，思慮精密，沒有哪一家能做到這樣的。因為怕世人貴古賤今，不一定能瞭解詳細，所以就恣意狂言，自誇自吹了一通。

我對於音樂，鑒賞審別能力比不上自家彈奏的能力，而又以所精通的不是正聲為憾事。不過真正達到了音樂的最高境界，雅與不雅又有甚麼區別呢！這當中的意趣，確非言語能表達完盡。那弦外之響，意外之音，真令人不知其從何而來。雖說非雅之音很少有值得稱許的地方，但其中的意蘊神韻卻並無窮盡。我也曾以此授人，可惜一般從學的士子和百姓中，竟無一個酷似神肖的。這一技法恐怕將永遠失傳了！

我的信雖然稍有深意，但行文畢竟不暢快。我到底沒有成功。我常常

感到痛恨羞愧。

（聶世美）

【注釋】

〔1〕狂釁（xìn 信）：疏狂放浪，不拘小節。釁，通“興”偏激，衝動。《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釁於勇。”杜預注：“釁，動也。”覆滅：指因參與謀立彭城王義康事泄而遭致殺身之禍。〔2〕棄：謂遺棄、嫌棄。這裡說範曄自認為疏狂放肆；得罪許多人，現在自己成為罪人，應受遺棄。〔3〕不（fǒu 缶）：同“否”。〔4〕政：通“正”。向，《南史·範曄傳》作“尚”。〔5〕心化：謂行道感人。〔6〕微解：精微深刻的見解。〔7〕尋：探求。注：專注。尋注書，謂行舟書海之意。〔8〕心氣惡：意謂腦子不靈。按，古人每每將人腦的思維活動視為心的生理功能。如雲：“心之官則思。”〔9〕憤悶：指頭昏腦脹。憤，昏亂、糊塗。〔10〕口機：口才。調利：暢達鋒利。〔11〕談功：指憑藉口舌言語獲取功名利祿。〔12〕得之於胸懷：意謂通過主客觀的交互作用產生對事物的領悟。〔13〕全稱：完全滿意。稱，稱道、肯定。〔14〕事盡於形：謂作文記事顯豁，只求外形，缺少內涵。〔15〕情急於藻：謂只顧及情感的表達而忽略了文彩藻飾。〔16〕義牽其旨：謂以辭害意。義，文意。旨，主旨，猶今之主題。〔17〕韻移其意：謂作文因考慮音律情韻而妨礙了文意的準確表達。〔18〕大較：大略，大體上。〔19〕政：通“正”。工巧：技巧藝精妙的工匠。圖績（hù 會）：繪製彩色花紋的圖像。圖，用作動詞。績，同“繪”。〔20〕常，通“嘗”。曾經。〔21〕見（xiàn 現）：同“現”。〔22〕不流：不散失。此謂不會出現文不達意，空泛虛浮的現象。〔23〕抽：引出。芬芳：

此指完美的思想內容。〔24〕金石：鐘磬一類樂器，其發聲清越優美，後因喻辭韻美妙。《晉書·孫綽傳》：“嘗作《天臺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雲：‘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25〕千條百品：謂各種各樣，名目繁多。品，品目；名目。〔26〕屈曲：比喻參差不一。成理：規律法度。〔27〕數：技術，方法。〔28〕宮商：古代五音中的二音。《周禮·春官·大師》：“皆（通“諧”）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z h i）羽。”〔29〕清濁：中古漢語的一對區別特徵（也可謂漢語音韻學中的一對範疇），它體現了漢語語音的特點。發音時聲帶與發音體一起顫動的輔音叫濁輔音，反之則稱之清輔音。〔30〕謝莊：宋駢文家。據《宋書·謝莊傳》：“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仕至光祿大夫，卒年三十六。”謝莊亦能詩，所作格調清雅絕俗。最有其分：最有識別宮商、清濁的天分。請參閱鍾嶸《詩品·序》。〔31〕手筆：猶文章。自南北朝始有“文”、“筆”之分，即將文學範圍內的作品分為有韻的“文”，與無韻的“筆”。這裡“手筆”當指無韻的實用駢散文字。差易：差別。〔32〕文不拘韻：謂“手筆”之文不講究宮商、清濁之聲律。〔33〕特：但；只。濟難：有利於難以言傳之情事的表達。濟，有益；方便。輕重：指文字聲音上的頓挫抑揚，高低變化，即後來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中所謂“宮羽相變，低昂舛節。”〔34〕稟：領受；承受。此指具有。〔35〕公家之言：指所謂“不拘韻”的奏疏、書表、策論等一類駢散實用文字。〔36〕事外遠致：指除“公家之言”以外的純文學文字。致，意態；情趣。〔37〕恨：遺憾。〔38〕恒：常常。〔39〕造：此指編纂。〔40〕轉：這裡有進一步的意思。統緒：猶端緒。統，絲緒之總束。緒，絲頭。〔41〕可意：贊同；合意。〔42〕班氏：指班固，東漢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有《漢書》、《兩都賦》等傳世。〔43〕既任情二句：這是范曄批評班固斷代為書，一改《史記》通史之先例，未能“通古今之變”，審辨、闡明各個歷史現象之發生、發展及

其歸宿。〔44〕贊：文體之一，有雜贊、哀贊及史贊之分。〔45〕志：記事的書或文章，此指《漢書》中的《食貨志》、《地理志》、《五行志》、《天文志》等十志。推：推許；贊許。〔46〕博瞻：猶宏富。瞻，充裕。〔47〕整理：指編纂《後漢書》時對史料的處理，以及在編纂方法和體例上的創新。〔48〕傳論：即每篇人物傳紀後的評語、議論。〔49〕裁味：評判裁奪的意味。〔50〕“至於”三句：請參閱《後漢書》的《西羌傳論》、《南匈奴傳論》等篇。其中不乏針砭時事之論。則範曄之自負自誇亦並非無據。〔51〕中合：謂切中時弊。〔52〕《過秦》篇：即《過秦論》。西漢傑出的政論家、辭賦家賈誼的代表作之一。分上、中、下三篇。本編已選入其上篇。〔53〕“欲遍作”二句：據《宋書·範曄傳》：“（元嘉九年）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此時曄年方二十七歲，至被殺時，歷時二十一年，然僅撰成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漢書》所有之十志並未依其例而成。〔54〕傑思：傑出的思想和見解。按：《後漢書》既有論，又有贊，體例未免有重複之嫌。〔55〕同含異體：謂各篇贊論內容不盡相同。〔56〕紀傳例：指序例。未見於今本《後漢書》。梁劉昭《後漢志序》雲：“（範曄）序或未周，志遂全缺。……司馬續書，總爲八志，範曄序例，頗褒其美。”〔57〕稱情：猶言放膽、無所顧忌。〔58〕聽功：指對音樂的鑒賞識別。自揮：指親手彈奏。晉嵇康《贈秀才入軍》詩：“目送歸鴻，手揮五弦。”據《宋書·範曄傳》載：“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須。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59〕雅聲：正聲。雅，合乎規範。〔60〕一絕處：指音樂（非雅聲之樂）的最高境界。〔61〕亦復何異：這裡指“雅聲”與範曄自創的新聲實質並無區別。〔62〕旨態無極：言非“雅”的新聲其意蘊與表現形態均優美動人之極。〔63〕士庶：讀書人和平民百

姓。 豪似：極其相似。

蕪城賦

〔南朝·宋〕鮑照

【作者小傳】鮑照（414—466），字明遠，東海（今江蘇漣水縣北）人。出身貧寒，曾為秣陵令、中書舍人等職。後為臨海王劉子顒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故世稱“鮑參軍”。宋明帝泰始二年（466），晉安王劉子勳稱帝，子顒舉兵回應，兵敗，照為亂兵所殺。

鮑照生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南朝社會，才秀人微，一生坎坷不平，所作多反映寒士對當時門閥制度的不滿，表現徭役、戰亂和人民生活的痛苦，抒寫寒士不遇的鬱憤之情和馳騁疆場、建功立業的壯志。題材上長於樂府和七言歌行，風格俊逸，文字勁健，是“總四家（張協、張華、謝混、顏延之）而擅美，跨兩代（晉、宋）而孤出”（《詩品》語）的優秀詩人，在當時與謝靈運、顏延之並稱“元嘉三大家”，辭賦駢文亦著稱于時。有《鮑參軍集》。

【題解】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冬，北魏太武帝南侵至瓜步，廣陵太守劉懷之燒城逃走。孝武帝大明三年（459），竟陵王劉誕據廣陵反，沈慶之率師討伐，破城後大肆燒殺。廣陵十年之間二罹兵禍，城摧垣頹，瓦礫衰草，離亂荒涼。鮑照登臨劫餘廢城（蕪城），感而作賦。

作者將廣陵山川勝勢和昔日歌吹沸天、熱鬧繁華的景象與眼前荒草離離、河梁圯毀的破敗景象進行對比，在對歷史的回顧和思索中，通過氣氛的渲染和誇張的描繪，表現了作者對屠城暴行的譴責和對統治者的警告。

寓有今昔興亡之感。語言清新適麗，形象鮮明，風格沉鬱，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瀾池平原〔1〕，南馳蒼梧漲海〔2〕，北走紫塞雁門〔3〕。拖以漕渠〔4〕，軸以昆崗〔5〕。重關複江之奧〔6〕，四會五達之莊〔7〕。當昔全盛之時，車掛輕轡〔8〕，人駕肩〔9〕；廬閤撲地〔10〕，歌吹沸天〔11〕。孳貨鹽田〔12〕，鎗利銅山〔13〕，才力雄富，士馬精妍〔14〕。故能侈秦法〔15〕，佚周令〔16〕，劃崇墉〔17〕，剗濬洫〔18〕，圖修世以休命〔19〕。是以板築雉堞之殷〔20〕，井幹烽櫓之勤〔21〕，格高五嶽〔22〕，袤廣三墳〔23〕，崕若斷岸〔24〕，矗似長雲〔25〕。制磁石以禦沖〔26〕，糊頽壤以飛文〔27〕。觀基局之固護〔28〕，將萬祀而一君〔29〕。出入三代〔30〕，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31〕。

澤葵依井〔32〕，荒葛冒塗〔33〕。壇羅虺蜮〔34〕，階鬥麇鼯〔35〕。木魅山鬼〔36〕，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饑鷹礪吻〔37〕，寒鷗嚇雛〔38〕。伏暴藏虎〔39〕，乳血滄膚〔40〕。崩榛塞路，崢嶸古馗〔41〕。白楊早落，寒草前衰。稜稜霜氣〔42〕，蔌蔌風威〔43〕。孤篷自振〔44〕，驚沙坐飛。灌莽杳而無際〔45〕，叢薄紛其相依〔46〕。通池既已夷〔47〕，峻隅又已頽〔48〕。直視千裡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

若夫藻局黼帳〔49〕，歌堂舞閣之基；璿淵碧樹〔50〕，弋林釣渚之館〔51〕；吳蔡齊秦之聲〔52〕，魚龍爵馬之玩〔53〕；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54〕。東都妙姬，南國佳人，蕙心紈質，玉貌絳唇〔55〕，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56〕。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57〕？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58〕，爲蕪城之歌。歌曰：

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59〕。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選自嘉慶胡氏刻本《文選》

地勢遼闊平坦的廣陵郡，南通蒼梧、南海，北趨長城雁門關。前有漕河縈迴，下有昆崗橫貫。周圍江河城關重疊，地處四通八達之要衝。當年吳王劉濞在此建都的全盛之時，街市車軸互相撞擊，行人摩肩，裡坊密佈，歌唱吹奏之聲喧騰沸天。吳王靠開發鹽田繁殖財貨，開採銅山獲利致富。使廣陵人力雄厚，兵馬裝備精良。所以能超過秦代的法度，逾越周代的規定。築高牆，挖深溝，圖謀國運長久和美好的天命。所以大規模地修築城牆，辛勤地營建備有烽火的望樓。使廣陵城高與五嶽相齊，寬廣與三墳連接。城牆若斷岸一般高峻，似長雲一般聳立。用磁鐵製成城門以防歹徒沖入，城牆上糊紅泥以煥發光彩。看城池修築得如此牢固，總以爲會萬年而永屬一姓，哪知只經歷三代，五百多年，竟然就如瓜之剖、豆之分一般崩裂毀壞了。

莓苔環井邊而生，蔓蔓野葛長滿道路。堂中毒蛇、短狐遍佈，階前野獐、鼯鼠相鬥。木石精靈、山中鬼怪，野鼠城狐，在風雨之中呼嘯，出沒於晨昏之際。饑餓的野鷹在磨礪尖嘴，寒冷的鷓鴣正怒嚇著小鳥。伏著的野獸、潛藏的猛虎，飲血食肉。崩折的榛莽塞滿道路，多陰森可怕的古道。白楊樹葉早已凋落，離離荒草提前枯敗。勁銳嚴寒的霜氣，疾厲逞威的寒風，孤蓬忽自揚起，沙石因風驚飛。灌木林莽幽遠而無邊無際，草木雜處

纏繞相依。護城河已經填平，高峻的角樓也已崩塌。極目千里之外，唯見黃塵飛揚。聚神凝聽而寂無所有，令人心中悲傷之極。

至於彩繪門戶之內的繡花帳，陳設豪華的歌舞樓臺之地；玉池碧樹，處於射弋山林、釣魚水灣的館閣；吳、蔡、齊、秦各地的音樂之聲，各種技藝耍玩；全都香消燼滅，光逝聲絕。東都洛陽的美姬、吳楚南方的佳人，芳心麗質，玉貌朱唇，沒有一個不是魂歸於泉石之下，委身於塵埃之中。哪裡還會回憶當日同輦得寵的歡樂，或獨居離宮失寵的痛苦？

天運真難說，世上抱恨者何其多！取下瑤琴，譜一首曲，作一支蕪城之歌。歌詞說：廣陵的邊風急啊颯颯城上寒，田間的小路滅啊荒墓盡摧殘，千秋啊萬代，人們同歸於死啊還有什麼可言！

（曹旭）

【注釋】

〔1〕瀾池（mí yǐ 迷以）：地勢相連漸平的樣子。〔2〕蒼梧：漢置郡名，治所即今廣西梧州市。漲海：即南海。〔3〕紫塞：指長城。《文選》李善注：“崔貌《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皆色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雁門：秦置郡名，在今山西西北。以上兩句謂廣陵南北通極遠之地。〔4〕拖（dù 舵）：拖引。漕渠：古時運糧的河道。這裡指古邗溝，即春秋時吳王夫差所開，自今江都西北至淮安三百七十裡的運河。〔5〕軸：車軸。昆崗：亦名阜崗、昆侖崗、廣陵崗，廣陵城在其上（見《太平御覽》卷169引《郡國志》）。句謂昆崗橫貫廣陵城下，如車輪軸心。〔6〕“重

關”句：謂廣陵城爲重重疊疊的江河關口所遮蔽。奧，隱蔽深邃之地。〔7〕

“四會”句：謂廣陵有四通八達的大道。《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8〕輶（wèi 衛）：車軸的頂端。掛輶，即車軸頭互相碰撞。〔9〕駕：陵；相迫。以上兩句寫廣陵繁華人馬擁擠的情況。〔10〕廛閭（c hán 纏 hān 翰）撲地：遍地是密匝匝的住宅。廛，市民居住的區域。閭，閭，裡門。撲地，即遍地。〔11〕歌吹：歌唱及吹奏。〔12〕孳：蕃殖。貨：財貨。鹽田：《史記》記西漢初年，廣陵爲吳王劉濞所都。劉曾命人煮海水爲鹽。〔13〕鑛利：開採取利。銅山：產銅的山。劉濞曾命人開採郡內的銅山鑄錢。以上兩句謂廣陵有鹽田銅山之利。〔14〕精妍：指士卒訓練有素而裝備精良。〔15〕侈：軼；超過。〔16〕佚：超越。此兩句謂劉濞據廣陵，一切規模制度都超過秦、周。〔17〕劃崇墉（yōn g 擁）：謂建造高峻的城牆。劃，剖開。〔18〕剡（kū 枯）濬（jùn 俊）洫（xù 旭）：鑿挖深溝。剡，鑿。濬，深。洫，溝渠。〔19〕“圖修”句，謂圖謀長世和美好的天命。休，美好。〔20〕板築：以兩板相夾，中間填土，然後夯實的築牆方法。這裡指修建城牆。雉堞：女牆。城牆長三丈高一丈稱一雉；城上凹凸的牆垛稱堞。殷，大；盛。〔21〕井幹（hán 寒）：原指井上的欄圈，此謂築樓時木柱木架交叉的樣子。烽：烽火。古時築城，以烽火報警。櫓：望樓。此謂大規模地修築城牆，營建烽火望樓。〔22〕格：格局，這裡指高度。五嶽：指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23〕袤（mào 茂）廣：南北間的寬度稱袤，東西的廣度稱廣。三墳，說法不一。此似指《尚書·禹貢》所說兗州土黑墳，青州土白墳，徐州土赤埴墳。墳爲“隆起”之意。土黏曰“埴”。以上三州與廣陵相接。〔24〕崿（zú 族）：危險而高峻。斷岸：陡削的河岸。〔25〕矗（chù 觸）：聳立。此兩句形容廣陵城的高峻和平齊。〔26〕禦沖：防禦持兵器沖進來的歹徒。《御覽》卷 183 引《西京記》：“秦阿房宮以磁石

爲門，懷刃入者輒止之。”〔27〕頰（chēng稱）：紅色。飛文：光彩相照。此謂牆上用紅泥糊滿光彩煥發。〔28〕基扃（jiǒng迴）：即城闕。扃，門上的關鍵。固護：牢固。〔29〕萬祀：萬年。〔30〕出入：猶言經歷。三代，指漢、魏、晉。〔31〕瓜剖、豆分：以瓜之剖、豆之分喻廣陵城崩裂毀壞。〔32〕澤葵：莓苔一類植物。〔33〕葛：蔓草，善纏繞在其他植物上。胃（juàn倦）：掛繞。塗：即“途”。〔34〕壇：堂中。羅：羅列，佈滿。虺（huǐ悔）：毒蛇。蜮（yù育）：相傳能在水中含沙射人的動物，形似鱉。一名短狐。〔35〕麋（jūn均）：獐。似鹿而體形較小。鼯（wú吾），鼯鼠。長尾，前後肢間有薄膜，能飛，晝伏夜出。〔36〕木魅：木石所幻化的精怪。〔37〕礪：磨。吻：嘴。〔38〕鷗（chī癡）：鷗鷹。嚇：怒叫聲，恐嚇聲。〔39〕暴：猛獸。〔40〕乳血：飲血。。飡膚：食肉。〔41〕逴（kuí葵）：同“達”，大路。〔42〕稜稜：嚴寒的樣子。〔43〕蔌（sù速）蔌：風聲勁急貌。〔44〕振：拔；飛。〔45〕灌莽：草木叢生之地。杳（yǎo咬）：幽遠。〔46〕叢薄：草木雜處。〔47〕通池：城濠，護城河。夷：填平。〔48〕峻隅：城上的角樓。〔49〕藻扃：彩繪的門戶。黼（fú福）帳：繡花帳。〔50〕璿淵：玉池。璿：美玉。〔51〕弋（yì益）：用系著繩子的箭射鳥。〔52〕吳、蔡、齊、秦之聲：謂各地聚集於此的音樂歌舞。〔53〕魚龍爵馬：古代雜技的名稱。爵，通“雀”。〔54〕“皆薰”兩句：謂玉樹池館以及各種歌舞技藝，都毀損殆盡。薰，花草香氣。〔55〕蕙：蘭蕙。開淡黃綠色花，香氣馥鬱。蕙心，芳心。紈：絲織的細絹。紈質，麗質。〔56〕委：棄置。窮：盡。〔57〕同輦（niǎn撚）：古時帝王命後妃與之同車，以示寵愛。離宮：即長門宮。爲失寵者所居。兩句緊接上文，謂美人既無得寵之歡樂，亦無失寵之憂愁。〔58〕抽：取。命操：譜曲。命，名。操，琴曲名。作曲當命名。〔59〕井徑：田間的小路。丘隴：墳墓。

登大雷岸與妹書

〔南朝·宋〕鮑照

【題解】這是一篇色彩瑰麗、寫景如繪的駢文家書。

宋文帝永嘉十六年（西元 439），臨川王義慶出鎮江州，引鮑照為佐吏。是年秋，鮑照從建康（今南京）西行趕赴江州，至大雷岸（今安徽望江縣附近）作此書致妹令暉。書中描繪了九江、廬山一帶山容水貌和雲霞夕暉、青霜紫霄的奇幻景色；表達了嚴霜悲風中去親為客、苦於行役的淒愴心情，結尾轉為對妹妹的叮囑與關切，具有濃厚的抒情意味。

鮑令暉，《玉台新詠》收其詩七首，鐘嶸《詩品》曾予品評，以為“《擬古》尤勝”。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1〕，山溪猥至〔2〕，渡泝無邊〔3〕，險徑遊歷，棧石星飯〔4〕，結荷水宿〔5〕，旅客貧辛，波路壯闊〔6〕，始以今日食時〔7〕，僅及大雷。塗登千里〔8〕，日踰十晨〔9〕，嚴霜慘節，悲風斷肌〔10〕，去親為客，如何如何！

向因涉頓，憑觀川陸〔11〕；遨神清渚，流睇方曛〔12〕；東顧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13〕；窺地門之絕景〔14〕，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15〕，隱心者久矣〔16〕！南則積山萬狀，負氣爭高〔17〕，含霞飲景〔18〕，參差代雄，凌跨長隴〔19〕，前後相屬，帶天有匝〔20〕，橫地無窮〔21〕。東則砥原遠隰〔22〕，亡端靡際〔23〕。寒蓬夕捲〔24〕，古

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25〕，湖脈通連。芡蒿攸積〔26〕，菰蘆所繁〔27〕。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28〕，號噪驚聒〔29〕，紛乎其中，西則回江永指〔30〕，長波天合〔31〕。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32〕。思盡波濤，悲滿潭壑〔33〕。煙歸八表，終爲野塵〔34〕。而是注集，長寫不測〔35〕，修靈浩蕩〔36〕，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37〕，峰與辰漢相接〔38〕。上常積雲霞，雕錦繡〔39〕。若華夕曜〔40〕，岩澤氣通〔41〕，傳明散綵〔42〕，赫似絳天〔43〕。左右青靄〔44〕，表裡紫霄〔45〕。從嶺而上，氣盡金光〔46〕；半山以下，純爲黛色〔47〕。信可以神居帝郊〔48〕，鎮控湘、漢者也。若潒洞所積〔49〕，溪壑所射〔50〕，鼓怒之所逐擊〔51〕，湧復之所宕滌〔52〕，則上窮荻浦〔53〕，下至狝洲〔54〕；南薄燕〔55〕，北極雷澱〔56〕，削長埤短〔57〕，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58〕，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濇〔59〕。弱草朱靡〔60〕，洪漣隴蹙〔61〕。散渙長驚〔62〕，電透箭疾〔63〕。穹湓崩聚〔64〕，坻飛嶺複〔65〕。回沫冠山〔66〕，奔濤空穀〔67〕。礧石爲之摧碎〔68〕，碕岸爲之〔69〕落〔69〕。仰視大火〔70〕，俯聽波聲、愁魄脅息〔71〕，心驚慄矣〔82〕！至於繁化殊育〔73〕，詭質怪章〔74〕，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75〕，豚首、象鼻、芒須，針尾之族〔76〕，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77〕，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78〕。掩沙漲〔79〕，被草渚〔80〕，浴雨排風，吹澇弄翻〔81〕。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82〕，遊鴻遠吟，樵蘇一歎〔83〕再泣〔84〕。誠足悲憂，不可說也。

風吹雷飆〔85〕，夜戒前路〔86〕。下弦內外〔87〕，望達所屆〔88〕。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89〕，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睹。

臨塗草蹙〔90〕，辭意不周。

——選自《漢魏百三家集·鮑參軍集》

我自從冒著寒雨出發，整天趕路的日子很少，加上秋天的雨水浩漫無邊，山間溪水大量流入長江，逆流而上行駛在寬闊無邊的江面，遊歷在險絕的路上，在棧道上、星光下吃飯，結荷葉爲屋歇宿在水邊。旅途行客的貧苦艱辛，水路的壯闊漫長，所以直到今天午飯時，才到達大雷岸。路途行程千里，日子過了十天。凜冽的寒霜刺痛骨節，悲涼的秋風割人肌膚。離開親人成爲行客，心情是何等的淒愴！

前些日子因爲且行且宿，憑覽河川與陸地；騁目娛懷於清流中的洲渚，縱目遠眺黃昏的景色；向東回顧有五洲之隔，向西眺望江有九道之分。看地門的絕妙奇景，望天邊的冉冉孤雲。宏圖大志，激發於心已經很久了！南面重重疊疊的山巒呈現各種形狀，負恃著氣勢競相比高，映含著鮮豔的朝霞、閃射著燦爛的陽光，峰巒高低錯落迭遞著爭高稱雄，超越田中高高隆起的長隴，前後相連，可以環繞天邊一周，橫亙著大地無窮無盡。東面則是磨刀石一樣平坦的原野、越遠越低，無邊無際。寒風中的蓬草在黃昏時捲起，高大的古樹上與雲平。旋風四面而起，思念故巢的鳥成群而歸。靜聽風聲卻又寂然無聞，極目凝視鳥卻不見。北面則是陂塘水澤和潛流，與湖水水脈相通。苧麻、蒿草積聚，菰米、蘆葦叢生。棲息在水上的鳥，水中的魚，智者吞吃愚者，大的捕捉小的，呼號噪叫、驚擾嘈雜，在水澤中紛紛攘攘。西面則是曲折的江水永遠流淌，浩淼的水波與天相連。長流滔滔哪得窮盡、浩浩蕩蕩怎會枯竭！從古至今，行船前後相接。鄉思全都溶入了波濤，悲愴填滿了深潭丘壑。煙雲飛歸八極之外，最終化爲天地間

的塵埃。而江河奔騰彙集，永遠東流不可捉摸。江河浩蕩，知道它是什麼原因呢！轉向西南望見廬山，獨立雄峙更令人驚異。山腳壓著大江的潮水，峰頂與星辰天漢相接。上面常常堆積著雲霞，猶如雕錦繡采。夕暉映射出若木之花般的霞光，山岩與水澤上的霧嵐連成一片，閃爍著光輝散下絢爛的彩霞，赫赫的光焰把天空照得一片通紅。兩旁升騰的青靄，環繞著紫霄峰周圍。由山嶺而上，霧嵐散盡的山頂閃射出一片金光。半山腰以下，純粹是青蒼的黛色。廬山確實可以憑藉天神的威力，鎮守控制著湘江、漢水流域。至如小水積聚匯入大水迅疾地奔流，山谷間溪水噴射，象憋著怒氣那樣互相撞擊，洄流奔湧般激蕩，則上窮盡於荻浦，下至於猗洲，南面迫近于燕，北面窮極于雷澱，削長補短，水流可至數百里。其中翻騰的波浪碰到天穹，高高的浪花灌進紅日，吸進吐出百條河川，奔瀉騰泄于千岩萬壑。波上輕煙水霧凝聚而不流動，如華麗的鼎中水在沸溢。細弱的岸草莖葉從水披靡，巨浪漸漸迫近了田隴。巨浪崩散常常令人驚恐，象閃電般穿越、飛箭般迅疾。浪峰一會兒聚起一會兒跌碎，簡直要把河岸沖走使山嶺顛覆。回迸的飛沫高過山頂，奔騰的江濤掃空山谷。河邊的擣衣石被撞擊得粉碎，曲折的河岸被沖刷成碎末飛落。抬頭仰看天上的火星，低頭俯聽水上的波聲，恐懼得使人屏住了呼吸，急疾得使人魄悸而心驚。至於繁殖蕃衍的各種水生動物，大都有奇異的軀體怪誕的外形，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有豚首、象鼻、芒須、針尾之族，有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輩，有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遮掩在逐浪的沙灘上，躲避在長滿草的洲渚邊，浴沐在雨中並列迎風，吐著水沫、梳理著毛羽。在夕陽就要西沉，晨霧即將瀰漫之際，孤鶴在寒風中悲鳴，遊蕩的鴻鵠在遠處哀吟，砍柴取草的人一聲歎息，船夫再次哭泣，遊子的心實在非常悲愴憂愁，非言語所能表達。

風吹送著雷霆狂飆，夜間必須提防前途。本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前後，可望達到目的地。冷暖難以調適，你務必自己當心。早晚當心保重，不要爲我掛念。恐怕你想知道我旅中的近況，故聊且寫下我的所見所感。途中匆匆草就，措辭達意恐或不周。

（曹旭）

【注釋】

〔1〕秋潦：秋雨。浩汗，大水浩浩無邊的樣子。〔2〕猥（wěi 委）：多。猥至，指秋雨後山溪水多流入江。〔3〕泝（sù 素）：同“溯”，逆流而上。〔4〕棧石：指在險絕的山路上搭木爲橋而過。棧，小橋。〔5〕結荷：結起荷葉爲屋。水宿：歇宿在水邊。亦言行旅之苦況。〔6〕波路：水路。〔7〕日食時：即午飯時。《漢書·淮南王安傳》：“（上）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8〕塗：道路。登，走；行進。〔9〕踰：即“逾”，越過。兩句謂已走了千里路，過了十天。按自建康至大雷岸，實際上行程不足千里。這裡是約數。〔10〕慘：疼痛。這裡用作動詞。節：關節。〔11〕涉頓：徒步過水曰“涉”。住宿歇息稱“頓”。〔12〕遨神：騁目娛懷。清渚：清流中的洲渚。流睇：轉目斜視。曛：黃昏。〔13〕五洲：長江中相連的五座洲渚。《水經注·江水》：“（軹縣故城）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爲名。”九派：指江州（今九江）所分的九條水。又因之稱流經江州附近的長江。郭璞《江賦》：流九派乎潯陽。”〔14〕地門：即武關山。《河圖括地象》雲：“武關山爲地門，上與天齊。”〔15〕長圖大念：即宏圖大志。〔16〕隱心：動心。〔17〕負氣：恃著氣勢。〔18〕含霞：映襯著鮮豔的朝霞。飲景：閃射著

燦爛的陽光。景，太陽。〔19〕凌（lín g 靈）：亦作“凌”，逾越。隴，田梗。〔20〕帶：這裡用作動詞，即“圍起”之意。匝（zā 紮）環繞一周。〔21〕橫地：指群山橫亙大地。〔22〕砥：磨刀石。隰（xí 席）：低下之地。〔23〕亡（wú 無）：通“無”。靡：沒有。〔24〕寒蓬夕捲：蓬草遇風則飛旋捲去。〔25〕陂（pí 皮）池：水塘。潛演：潛流。演，長長的水流。〔26〕苧（zhù 柱）蒿：苧麻和蒿草常生水邊。攸積：所積。〔27〕菰（gū 姑）俗稱“茭白”。〔28〕疆：同“強”。〔29〕驚聒（gū 郭）：驚擾嘈雜。〔30〕回江：曲折的江水。永指，永遠流向遠方。〔31〕天合：與天相連。〔32〕舳艫（zhú lú 逐盧）：船尾和船頭。〔33〕壑（hù 或）：山谷。〔34〕八表：八方以外極遠的地方。野塵：天地間的塵埃。兩句語本《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有幻滅無常之想。〔35〕寫：同“瀉”。〔36〕修靈浩蕩：語出《離騷》：“怨靈修之浩蕩兮。”修靈，指河神。〔37〕基：山基。〔38〕辰漢：星辰天漢。〔39〕雕錦繡：形容雲霞的綺麗絢爛。〔40〕若華：若木之花。《淮南子·墜形訓》：“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此指霞光。〔41〕氣通：霧嵐連成一片。〔42〕傳明：閃射光明。〔43〕赫：火光紅豔。絳：大紅色。〔44〕靄：煙氣。〔45〕紫霄：廬山高峰名。〔46〕氣盡：煙嵐散盡。〔47〕黛色：青蒼色。〔48〕神居帝郊：神仙、天帝的居處。〔49〕涿（zhuō 忠）：小水匯入大水。洞：疾流。〔50〕溪壑：山谷間溪水。〔51〕脰（dù 灰）：相擊。〔52〕復（fù 伏）：洄流。宕滌：搖盪；激蕩。〔53〕荻浦，長滿蘆葦的水濱。〔54〕豨（xī 希）洲：野豬出沒的荒洲。豨，同“豨”，豬。〔55〕薄：迫近，<bwgwgz_004/bw>，“派”的本字，水分流處。〔56〕澱：淺湖。〔57〕削長埤（pí 皮）短：意謂對眾多河流湖泊加以削長補短。埤，增益。〔58〕高浪灌日：形容波浪翻騰之高。〔59〕漑（tā 逕）：水沸溢。〔60〕朱：同“株”，株幹。

這裡指草莖。靡：披靡，倒伏。〔61〕蹙（cù促）：迫近。句謂大水迫近田隴。〔62〕散渙：波浪崩散。渙，水盛貌。〔63〕透、疾：均指迅速。

〔64〕穹湓（kè客）浪峰。穹，高大。湓，水花。〔65〕坻（dǐ底）：河岸。複：倒複。〔66〕回沫：回迸的水花飛沫。冠山：謂水勢逾山。〔67〕空穀：掃空山谷。空，用作動詞。〔68〕砧（zhēn真）石：河邊的礧衣石。〔69〕碕（qí奇）岸：彎曲的河岸。<bzgwgz_005/bz>（jí躋）落：變成碎末飛落。<bzgwgz_005/bz>，切成細末的醃菜。〔70〕大火：星名。即心宿二。〔71〕愁魄：因發愁而動魂魄。脅息，屏住呼吸。脅，通：“翕”，斂縮。〔72〕慄（piào票）：迅速。〔73〕繁化殊育：指各種生物的繁殖蕃衍。〔74〕詭質：奇異的軀體。怪章：怪誕的外表。〔75〕江鵝：《本草》引《釋名》：“鵝者浮水上，輕漾如漚也，在海者名海鵝，在江者名江鵝，江夏人訛爲江鵝也。”海鴨：《金樓子》：“海鴨大如常鴨，斑白文，亦謂之文鴨。”魚鮫：《山海經》：“荆山，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睢。其中多鮫魚。”注：“鮫，鮒魚類也，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末有毒，螫人。”水虎：《襄沔記》：“沔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甲如鱗鯉、秋曝沙上，膝頭如虎掌爪，常沒水，名曰水虎。”〔76〕豚首：郭璞《江賦》：“魚則江豚海豨。”注：“《臨海水土記》曰：“海豨（豬），豕頭（豚首）、身長九尺。”象鼻：《北史》雲：“真臘國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丈。”芒須：王隱《交廣記》：“吳置廣州，以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須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至東海，取蝦須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針尾：據《山海經》注雲，鮫魚“尾長三四尺，末有毒，螫人。”〔77〕石蟹：《蟹譜》：“明越溪澗石穴中，亦出小蟹，其色赤而堅，俗呼爲石蟹。”土蚌：《說文》：“蚌，蜃屬，老產珠者也，一名含漿。”燕箕：《興化縣誌》：“魴魚頭圓禿如燕，其身圓扁如簸箕，又曰燕魴魚。”雀蛤：《禮

記》：“季秋之月，雀入大水爲蛤。”〔78〕折甲：鱉，甲魚。《寧波志》：“鱉形如複鬥，其殼堅硬，腰間橫紋一線，軟可屈摺，每一屈一行。”曲牙：《函史》引《物性志》：“<bzgwgz_006/bz>形似石首魚，三牙如鐵鋸。”

逆鱗：王旻之《與琅琊太守許誠言書》：“貴郡臨沂縣，其沙村逆鱗魚，可調藥物。逆鱗魚仙經謂之肉芝。”返舌：《釋文》：“反舌，蔡伯喈雲：蝦蟆。”以上“江鵝”至“返舌”等十六種水生動物，有的實有其物，有的是神話傳說中的名稱，故難一一考實。〔79〕沙漲：沙灘。〔80〕被：此處意爲躲避。〔81〕吹澇：吐著水。弄翮（hé核）：搜理毛羽。翮，羽毛。〔82〕寒嘯：哀鳴。〔83〕樵蘇：樵夫。蘇，取草。〔84〕舟子：船夫。以上四句，暗示自己“去親爲客”的悲涼情懷。〔85〕颿：風暴。〔86〕戒：提防。前路：前途。〔87〕下弦：月亮虧缺下半的形狀。指二十三、四日。《詩經·小雅·天保》孔穎達《正義》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88〕屆：至。〔89〕夙（sù素）夜：早晚。〔90〕塗：同“途”。蹙：急促。

別 賦

〔南朝·梁〕江淹

【作者小傳】江淹（444—505），字文通，濟陽考城（今河南蘭考縣）人。少孤貧，後任中書侍郎，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曆仕宋、齊、梁三代。少年時以文章著名，晚年才思減退，傳爲夢中還郭璞五色筆，爾後作詩，遂無美句，世稱“江郎才盡”。詩善刻畫模擬，小賦遣詞精工，尤以《別賦》、《恨賦》膾炙人口。今有《江文通集》傳世。

【題解】這是一篇著名的抒情小賦。齊梁之際，賦擺脫傳統板滯凝重的形式向抒情言志的小賦發展過渡，並用以描寫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感受。這篇賦便以濃郁的抒情筆調，以環境烘托、情緒渲染、心理刻劃等藝術方法，通過對戍人、富豪、俠客、游宦、道士、情人別離的描寫，生動具體地反映出齊梁時代社會動亂的側影。結構上，首以“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定一篇之基調；中以“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鋪陳各種別離之情狀寫特定人物同中有異的別離之情；末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打破時空的方法歸結，在以悲爲美的藝術境界中，概括出人類別離的共有感情。

黯然銷魂者〔1〕，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2〕，複燕宋兮千里〔3〕。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颺起〔4〕。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于水濱，車逶遲於山側〔5〕，櫂容與而詎前〔6〕，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禦〔7〕，橫玉柱而霑軾〔8〕。居人愁臥，恍若有亡〔9〕。日下壁而沈彩〔10〕，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

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11〕。巡曾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12〕。知離夢之躑躅〔13〕，意別魂之飛揚〔14〕。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15〕：

至若龍馬銀鞍〔16〕，朱軒繡軸〔17〕，帳飲東都〔18〕，送客金穀〔19〕。琴羽張兮簫鼓陳〔20〕，燕趙歌兮傷美人〔21〕；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22〕。驚駟馬之仰秣〔23〕，聳淵魚之赤鱗〔24〕。造分手而銜涕〔25〕，感寂漠而傷神〔26〕。

乃有劍客慚恩〔27〕，少年報士〔28〕，韓國趙廁〔29〕，吳宮燕市〔30〕，割慈忍愛，離邦去裡，瀝泣共訣〔31〕，拔血相視〔32〕。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33〕，非買價於泉裡〔34〕。金石震而色變〔35〕，骨肉悲而心死〔36〕。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37〕。遼水無極〔38〕，雁山參雲〔39〕。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40〕，露下地而騰文〔41〕，鏡朱塵之照爛〔42〕，襲青氣之煙煴〔43〕。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44〕。

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45〕。視喬木兮故里〔46〕，決北梁兮永辭〔47〕。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荆兮贈恨〔48〕，惟尊酒兮敘悲〔49〕。值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複怨兮遠山曲，去複去兮長河湄〔50〕。

又若君居淄右〔51〕，妾家河陽〔52〕。同瓊珮之晨照〔53〕，共金爐之夕香〔54〕，君結綬兮千里〔55〕，惜瑤草之徒芳〔56〕。慚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57〕。春宮闕此青苔色〔58〕，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59〕，冬兮凝兮夜何長〔60〕！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61〕。

儻有華陰上士〔62〕，服食還山〔63〕。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64〕。守丹灶而不顧〔65〕，煉金鼎而方堅〔66〕，駕鶴上漢，驂鸞騰天〔67〕。暫遊萬里，少別千年〔68〕。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69〕。

下有芍藥之詩〔70〕，佳人之歌〔71〕。桑中衛女，上宮陳娥〔72〕。春草碧色，春水淥波〔73〕，送君南浦〔74〕，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75〕，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

是以別方不定〔76〕，別理千名〔77〕，有別必怨，有怨必盈〔78〕，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79〕。雖淵雲之墨妙〔80〕，嚴樂之筆精〔81〕，金閨之諸彥〔82〕，蘭台之群英〔83〕，賦有凌雲之稱〔84〕，辯有雕龍之聲〔85〕，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選自胡刻本《文選》

最使人心神沮喪、失魂落魄的，莫過於別離啊。何況秦國吳國啊是相去極遠的國家，更有燕國宋國啊相隔千里。有時春天的苔痕啊剛剛滋生，驀然間秋風啊蕭瑟初起。因此遊子離腸寸斷，各種感觸淒涼悵惻。風蕭蕭發出與往常不同的聲音，雲漫漫而呈現出奇異的顏色。船在水邊滯留著不

動，車在山道旁徘徊而不前，船槳遲緩怎能向前劃動，馬兒淒涼地嘶鳴不息。蓋住金杯吧誰有心思喝酒，擱置琴瑟啊淚水沾濕車前軾木。居留家中的人懷著愁思而臥，恍然若有所失。映在牆上的陽光漸漸地消失，月亮升起清輝灑滿了長廊。看到紅蘭綴含著秋露，又見青楸蒙上了飛霜。巡行舊屋空掩起房門，撫弄錦帳枉生清冷悲涼。想必遊子別離後夢中也徘徊不前，猜想別後的魂魄正飛蕩飄揚。

所以離別雖給人同一種意緒，但具體情況卻不相同：

至於象高頭駿馬配著鑲銀的雕鞍，漆成朱紅的車駕飾有采繪的輪軸，在東都門外搭起蓬帳餞行，送別故舊于金穀名園。琴弦發出羽聲啊簫鼓雜陳，燕趙的悲歌啊令美人哀傷；明珠和美玉啊豔麗於晚秋，綾羅和紈綺啊嬌媚於初春。歌聲使駟馬驚呆地仰頭咀嚼，深淵的魚也躍出水面聆聽。等到分手之時噙著淚水，深感孤單寂寞而黯然傷神。

又有自慚未報主人恩遇的劍客，和志在報恩的少年俠士，如聶政擊殺韓相俠累、豫讓欲刺趙襄子于宮廁，專諸殺吳王、荊軻行刺秦王，他們捨棄慈母嬌妻的溫情，離開自己的邦國鄉里，哭泣流淚地與家人訣別，甚至擦拭淚血互相凝視。騎上征馬就不再回頭，只見路上的塵土不斷揚起。這正是懷著感恩之情以一劍相報，並非為換取聲價於黃泉地底。鐘磬震響嚇得儒夫臉色陡變，親人悲慟得盡哀而死。

或者邊境發生了戰爭，挾帶弓箭毅然去從軍。遼河水一望無際，雁門山高聳入雲。閨房裡風晴日暖，野外道路上綠草芬芳。旭日升臨天際燦爛光明，露珠在地上閃耀絢麗的色彩，照得紅色的霧靄分外絢爛，映入春天

草木的霧氣煙霞瀰漫。手攀著桃李枝條啊不忍訣別，爲心愛的丈夫送行啊淚水沾濕了衣裙。

至於一旦到達絕遠的國度，哪裡還有相見的日期。望著高大的樹木啊記下這故鄉舊裡，在北面的橋樑上啊訣別告辭。送行的左右僕從啊魂魄牽動，親戚賓客啊落淚傷心。可以鋪設樹枝而坐啊把怨情傾訴，只有憑藉杯酒啊敘述心中的傷悲。正當秋天的大雁啊南飛之日，正是白色的霜露啊欲下之時，哀怨又惆悵啊在那遠山的彎曲處，越走越遠啊在那長長的河流邊。

又如郎君住在淄水西面，妾家住在黃河北岸。曾佩帶瓊玉一起浴沐著晨光，晚上一起坐在香煙嫋嫋的金爐旁。郎君結綬做官啊一去千里，可惜妾如仙山瓊草徒然芬芳。慚對深閨中的琴瑟無心彈奏，重帷深掩遮暗了高閣上的流黃。春天樓宇外關閉了青翠的苔色，秋天帷帳裡籠罩著潔白的月光；夏天的竹席清涼啊白日遲遲未暮，冬天的燈光昏暗啊黑夜那麼漫長！爲織錦中曲啊已流盡了淚水，組成迴文詩啊獨自顧影悲傷。

或有華山石室中修行的道士，服用丹藥以求成仙。術已很高妙而仍在修煉，道已至“寂”但尚未得到真情。一心守煉丹灶不問世事，煉丹于金鼎而意志正堅。想騎著黃鶴直上霄漢，欲乘上鸞鳥飛升青天。一剎那可遊行可萬，天上小別人間已是千年。唯有世間啊看重別離，雖已成仙與世人告別啊仍依依不捨。

下界有男女詠“芍藥”情詩，唱“佳人”戀歌。衛國桑中多情的少女，陳國上宮美貌的春娥。春草染成青翠的顏色，春水泛起碧綠的微波，送郎君送到南浦，令人如此哀愁情多！至於深秋的霜露象珍珠，秋夜的明月似

玉珪，皎潔的月光珍珠般的霜露，時光逝去又複來，與您分別，使我相思徘徊。

所以儘管別離的雙方並無一定，別離也有種種不同的原因，但有別離必有哀怨，有哀怨必然充塞於心，使人意志喪失神魂滯沮，心理、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創痛和震驚。雖有王褒、揚雄絕妙的辭賦，嚴安、徐樂精深的撰述，金馬門前大批俊彥之士，蘭臺上許多文才傑出的人，辭賦如司馬相如有“凌雲之氣”的美稱，文章象騶爽有“雕鏤龍文”的名聲，然而有誰能描摹出分離時瞬間的情狀，抒寫出永訣時難捨難分之情呢！

（曹旭）

【注釋】

〔1〕黯黯：心神沮喪，形容慘戚之狀。銷魂，即喪魂落魄。〔2〕秦吳：古國名。秦在今陝西一帶。吳，在今江蘇、浙江一帶。絕國，相隔極遠的邦國。〔3〕燕宋：古國名。燕在今河北一帶。宋在今河南一帶。〔4〕暫：同“暫”。〔5〕逶遲：徘徊不行的樣子。〔6〕櫂（z h à o 照）：船槳，這裡指代船。容與：緩慢蕩漾不前的樣子。詎前：滯留不前。此處化用屈原《九章·涉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句意。〔7〕掩：覆蓋。觴（s h ā n g 商）：酒杯。禦：進用。〔8〕橫：橫持；閣置。玉柱：琴瑟上的系弦之木，這裡指琴。霑：同“沾”。軾：成前的橫木。〔9〕怩（h u ā n g 誑）：喪神失意的樣子。〔10〕沈彩：日光西沉。沈，同“沉”。〔11〕楸（q i ū 秋）：落葉喬木。枝幹端直，高達三十米，古人多植于道旁。離，即“罹”，遭受。〔12〕曾楹（y í n g 盈）：高高的樓房。曾，

同“層”。楹，屋前的柱子，此指房屋。揜（yǎn 演）：同“掩”。錦幕：錦織的帳幕。二句寫行子一去，居人徘徊舊屋的感受。〔13〕躑躅（zhí zhú 直燭）：徘徊不前的樣子。〔14〕意：同“臆”，料想。飛揚：飛散而無著落。〔15〕萬族：不同的種類。〔16〕龍馬：據《周禮·夏官·廋人》載，馬八尺以上稱“龍馬”。〔17〕朱軒：貴者所乘之車。繡軸：繪有彩飾的車軸。此指車駕之華貴。〔18〕帳飲：古人設帷帳於郊外以餞行。東都：指東都門，長安城門名。《漢書·疏廣傳》記疏廣告老還鄉時，“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送者車數百輛，辭決而去。”〔19〕金穀：晉石崇在洛陽西北金谷所造金穀園。史載石崇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送者傾都，曾帳飲于金穀園。〔20〕羽：五音之一，聲最細切，宜於表現悲戚之情。琴羽，指琴中彈奏出羽聲。張：調弦。〔21〕燕趙：《古詩》有“燕趙多佳人，美者額如玉”句。後因以美人多出燕趙。〔22〕上春：即初春。〔23〕駟馬：古時四匹馬拉的車駕稱駟，馬稱駟馬。仰秣（mò 末）：抬起頭吃草。語出《淮南子·說山訓》：“伯牙鼓琴，駟馬仰秣。”原形容琴聲美妙動聽，此反其意。〔24〕聳：因驚動而躍起。鱗：指淵中之魚。語出《韓詩外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25〕造：等到。銜涕：含淚。〔26〕寂漠：即“寂寞”。〔27〕慚恩：自慚于未報主人知遇之恩。〔28〕報士：心懷報恩之念的俠士。〔29〕韓國：指戰國時俠士聶政為韓國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一事。趙廁：指戰國初期，豫讓因自己的主人智氏為趙襄子所滅，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挾匕首欲刺死趙襄子一事。〔30〕吳宮：指春秋時專諸置匕首於魚腹，在宴席間為吳國公子光刺殺吳王一事。燕市：指荆軻與朋友高漸離等飲于燕國街市，因感燕太子恩遇，藏匕首於地圖中，至秦獻圖刺秦王未成，被殺。高漸離為了替荆軻報仇，又一次入秦謀殺秦王事。〔31〕瀝泣：灑淚哭泣。〔32〕拭（wěn 穩）：擦拭。拭血，言泣淚以盡繼之以血。〔33〕銜感：懷恩感遇。

銜，懷。〔34〕買價：指以生命換取金錢。泉裡：黃泉。〔35〕金石震：鐘、磬等樂器齊鳴。句本《燕丹太子》：“荆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鼓鐘併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36〕“骨肉”句：語出《史記·刺客列傳》，聶政刺殺韓相俠累後，屠腸毀容自殺，以免牽累。韓國當政者暴屍於市，懸賞千金。其姐聶嫫雲：“妄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揚其弟義舉，伏屍而哭，自殺其旁。骨肉，指死者親人。〔37〕負羽：挾帶弓箭。〔38〕遼水：遼河。在今遼寧省西部，流經營口入海。〔39〕雁山：雁門山。在今山西原平縣西北。〔40〕耀景：閃射光芒。〔41〕騰文：指露水在陽光下反射出絢爛的色彩。〔42〕鏡：照。朱塵：紅色的塵靄。照爛：鮮明絢爛之色。〔43〕襲：撲入。青氣：春天草木上騰起的煙靄。煙煴（yīn yūn 因暈）：同“氤氲”。雲氣籠罩瀰漫的樣子。〔44〕愛子：愛人，指征夫。〔45〕詎：豈有。〔46〕喬木：高大的樹木。王充《論衡·佚文》：“睹喬木，知舊都。”〔47〕“決北”句：語出《楚辭·九懷》。〔48〕班：鋪設。荆：樹枝條。據《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國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將奔晉，遇聲子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複故。”後遂以“班荆道故”喻親舊惜別之悲痛。〔49〕尊：同“樽”，酒器。〔50〕湄：水邊。〔51〕溜右：溜水西面。在今山東境內。〔52〕河陽：黃河北岸。〔53〕瓊珮：瓊玉之類的佩飾。〔54〕二句回憶昔日朝夕共處的愛情生活。〔55〕綬：系官印的絲帶。結綬，謂出仕做官。〔56〕瑤草：仙山中的芳草。此喻閨中少婦。徒芳，喻虛度青春。〔57〕晦：昏暗不明。流黃，黃色絲絹，這裡指黃絹做成的帷幕。句謂爲免傷情，不敢捲起帷幕遠望。〔58〕春宮：指閨房。閤（bì 必），關閉。〔59〕簾（diàn 店）：竹席。〔60〕釭（gāng 剛）：燈。以上四句寫居人春、夏、秋、冬四季相思之苦。〔61〕織錦”二句：據武則天《璿璣圖序》載：“前秦苻堅時，竇滔鎮襄陽，攜寵姬趙陽臺之任，斷妻蘇惠音

問。蕙因織錦爲回文，五彩相宣，縱橫八寸，題詩二百余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復，皆成章句，名曰《璿璣圖》以寄滔。”一說竇韜被徙沙漠，妻蘇惠遂織錦爲回文詩寄贈（《晉書·列女傳》）。以上寫遊宦別離和閨中思婦的戀念。〔62〕儻（tǎng 倘）：同“倘”。華陰：即華山，在今陝西渭南縣南。上士：道士；求仙的人。〔63〕服食：道家以爲服食丹藥可以長生不老。還山：即成仙。一作“還仙”。〔64〕寂：進入微妙之境。傳：至，最高境界。〔65〕丹灶：煉丹爐。不顧，不顧問塵俗之事。〔66〕煉金鼎：在金鼎裡煉丹。〔67〕驂（cān 餐）：三匹馬駕車稱“驂”。鸞，古代神話傳說中鳳凰一類的鳥。〔68〕少別：小別。〔69〕謝：告辭。告別。以上寫學道煉丹者的離別。〔70〕下：下土。與“上士”相對。芍藥之詩：語出《詩經·鄭風·溱洧》：“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以芍藥。”〔71〕佳人之歌：指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72〕桑中：衛國地名。上宮：陳國地名。衛女、陳娥：均指戀愛中的少女。《詩經·鄘風·桑中》：“雲誰之思？美孟薑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73〕淥（lù 錄）波：清澈的水波。〔74〕南浦：《楚辭·九歌·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後以“南浦”泛指送別之地。〔75〕珪（guī 規）：一種潔白晶瑩的圓形美玉。〔76〕別方：別離的雙方。〔77〕名：種類。〔78〕盈：充盈。〔79〕折、驚：均言創痛之深。〔80〕淵：即王褒，字子淵。雲：即揚雄，字子雲。二人都是漢代著名的辭賦家。〔81〕嚴：嚴安。樂：徐樂。二人爲漢代著名文章家。〔82〕金閨：指漢代長安金馬門。漢官署名。是聚集才識之士以備漢武帝詔詢的地方。彥：有學識才幹的人。〔83〕蘭台：漢代朝廷中藏書和討論學術的地方。〔84〕凌雲：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漢武帝譽之爲“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85〕雕龍：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騶奭作文，善閎辯。故齊人稱頌爲“雕龍奭”。

北山移文

〔南朝·梁〕孔稚珪

【作者小傳】孔稚珪（447—501），字德璋，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爲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官至太子詹事。《齊書》有傳。有《孔詹事集》。

【題解】“移”是一種文體，相當於現在的通告、佈告。北山，即鐘山，在建康城（今南京市，南朝京都）北，故名北山。

周顒，字彥倫，汝南人。有文才。元徽（宋後廢帝劉昱年號）中，爲剡令。建元（齊高帝蕭道成年號）中，爲長沙王后軍參軍、山陰令，遷國子博士。五臣注《文選》呂向說：“其先，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詔出爲海鹽縣令，欲卻過北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南齊書·周顒傳》與此有出入。本文是一篇遊戲文章，旨在揭露和諷刺那些偽裝隱居以求利祿的文人。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1〕，馳煙驛路，勒移山庭〔2〕。夫以耿介拔俗之標〔3〕，蕭灑出塵之想〔4〕，度白雪以方潔〔5〕，干青雲而直上〔6〕，吾方知之矣。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7〕，芥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8〕，聞鳳吹於洛浦〔9〕，值薪歌於延瀨〔10〕，固亦有焉。

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11〕，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12〕。
乍回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13〕，何其謬哉！嗚呼，尙生不存，仲氏
既往〔14〕，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15〕。然而學遁東魯，
習隱南郭〔16〕，偶吹草堂，濫巾北嶽〔17〕。誘我松桂，欺我雲壑〔18〕。
雖假容于江皋，乃纓情於好爵〔19〕。

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20〕。風情張日，
霜氣橫秋〔21〕。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22〕。談空空於釋部，
覈玄玄於道流〔23〕，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24〕。

及其鳴騶入穀，鶴書赴隴〔25〕，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
次，袂簪筵上〔26〕，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27〕。風雲悽
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28〕，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

至其鈕金章，綰墨綬〔29〕，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30〕。張英
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31〕。道帙長擯，法筵久埋〔32〕。敲撲誼囂
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33〕。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
每紛綸於折獄〔34〕，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35〕，希蹤三輔豪，
馳聲九州牧〔36〕。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
37〕，石徑荒涼徒延佇〔38〕。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39〕，蕙帳空兮
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40〕。於

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議，攢峰竦峭〔41〕。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吊。

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42〕。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43〕。

今又促裝下邑，浪棧上京〔44〕，雖情殷于魏闕，或假步於山扃〔45〕。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46〕，塵游躅于蕙路，汙淥池以洗耳〔47〕。宜扃岫幌〔48〕，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于谷口，杜妄轡於郊端〔49〕。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50〕。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51〕。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52〕。

——選自胡刻本《文選》

鐘山的英魂，草堂的神靈，如煙雲似地賓士於驛路上，把這篇移文鐫刻在山崖。有些隱士，自以爲有耿介超俗的標格，蕭灑出塵的理想；品德純潔，象白雪一樣；人格高尚，與青雲比並。我只是知道有這樣的人。

至於亭亭玉立超然物外，潔身自好志趣高潔，視千金如芥草，不屑一顧，視萬乘如敝屣，揮手拋棄，在洛水之濱仙聽人吹笙作鳳鳴，在延瀨遇到高人隱士采薪行歌，這種人固然也是有的。

但怎麼也想不到他們不能始終如一，就象青黃反覆，如墨翟之悲素絲，如楊朱之泣歧路。剛到山中來隱居，忽然又染上凡心，開始非常貞介，後來又變而爲骯髒，多麼荒謬啊！唉，尙子平、仲長統都已成爲過去，高人

隱居的山林顯得非常寂寞，千秋萬年，還有誰來欣賞！

當今之世有一位姓周的人，是一個不同流俗的俊才，他既能爲文，學問也淵博，既通玄學，亦長於史學。可是他偏學顏闔的遁世，效南郭的隱居，混在草堂裡濫竽充數，住在北山中冒充隱士。哄誘我們山中的松桂，欺騙我們的雲崖，雖然在長江邊假裝隱居，心裡卻牽掛著高官厚祿。

當他初來的時候，似乎把巢父、許由都不放在眼下；百家的學說，王侯的尊榮，他都瞧不起。風度之高勝於太陽，志氣之凜盛如秋霜。一忽兒慨歎當今沒有幽居的隱士，一忽兒又怪王孫遠遊不歸。他能談佛家的“四大皆空”，也能談道家的“玄之又玄”，自以爲上古的務光、涓子之輩，都不如他。

等到皇帝派了使者鳴鑼開道、前呼後擁，捧了徵召的詔書，來到山中，這時他立刻手舞足蹈、魂飛魄散，改變志向，暗暗心動。在宴請使者的筵席上，揚眉揮袖，得意洋洋。他將隱居時所穿的用芰荷做成的衣服撕破燒掉，立即露出了一副庸俗的臉色。山中的風雲悲淒含憤，岩石和泉水幽咽而怨怒，看看樹林和山巒若有所失，回顧百草和樹木就象死了親人那樣悲傷。

後來他佩著銅印墨綬，成了一郡之中各縣令中的雄長，聲勢之大冠于各縣令之首，威風遍及海濱，美名傳到浙東。道家的書籍久已扔掉，講佛法的坐席也早已拋棄。鞭打罪犯的喧囂之聲干擾了他的思慮，文書訴訟之類急迫的公務裝滿了胸懷。彈琴唱歌既已斷絕，飲酒賦詩也無法繼續，常常被綜覈賦稅之類的事牽纏，每每爲判斷案件而繁忙，只想使官聲政績籠

蓋史書記載中的張敞和趙廣漢，凌架于卓茂和魯恭之上，希望能成為三輔令尹或九州刺史。

他使我們山中的朝霞孤零零地映照在天空，明月孤獨地升起在山巔，青松落下綠蔭，白雲有誰和它作伴？礪戶崩落，沒有人歸來，石徑荒涼，白白地久立等待。以至於迴風吹入帷幕，雲霧從屋柱之間瀉出，蕙帳空虛，夜間的飛鶴感到怨恨，山人離去，清晨的山猿也感到吃驚。昔日曾聽說有人脫去官服逃到海濱隱居，今天卻見到有人解下了隱士的佩蘭而為塵世的繩纓所束縛。於是南嶽嘲諷，北隴恥笑，深谷爭相譏諷，群峰譏笑，慨歎我們被那位遊子所欺騙，傷心的是連慰問的人都沒有。

因此，我們的山林感到非常羞恥，山澗感到非常慚愧，秋桂不飄香風，春蘿也不籠月色。西山傳出隱逸者的清議，東皋傳出有德者的議論。

聽說此人目前正在山陰整理行裝，乘著船往京城來，雖然他心中想的是朝廷，但或許會到山裡來借住。如果是這樣，豈可讓我們山裡的芳草蒙厚顏之名，薜荔遭受羞恥，碧嶺再次受侮辱，丹崖重新蒙污濁，讓他塵世間的遊蹤污濁山中的蘭蕙之路，使那許由曾經洗耳的清池變為渾濁。應當鎖上北山的窗戶，掩上雲門，收斂起輕霧，藏匿好泉流。到山口去攔截他的車，到郊外去堵住他亂闖的馬。於是山中的樹叢和重疊的草芒勃然大怒，或者用飛落的枝柯打折他的車輪，或者低垂枝葉以遮蔽他的路徑。請你這位俗客回去吧，我們為山神謝絕你這位逃客的再次到來。

（施鵬存 黃素芬）

【注釋】

〔1〕英、靈：神靈。草堂：周顒在鐘山所建隱舍。〔2〕驛路：通驛車的大路。勒：刻。〔3〕耿介：光明正直。拔俗：超越流俗之上。標：風度、格調。〔4〕蕭灑：脫落無拘束的樣子。出塵：超出世俗之外。〔5〕度：比量。方：比。〔6〕幹：犯，凌駕。〔7〕物表：萬物之上。霞外：天外。〔8〕芥：小草，此處用作動詞。眴（m i ǎ n 免）：斜視。屣（x ǐ 徙）：草鞋，此處用作動詞。萬乘：指天子。〔9〕“聞鳳吹”句：《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常游于伊、洛之間。”浦：水邊。〔10〕“值薪歌”句：《文選》呂向注：“蘇門先生游于延瀨，見一人采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采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值：碰到。瀨（l à i 賴）：水流沙石上爲瀨。〔11〕參差（c h ē n c ī 琛疵）：不一致。蒼黃：青色和黃色。翻覆：變化無常。〔12〕翟子：墨翟。他見練絲而泣，爲其可以黃可以黑。（見《淮南子·說林訓》）朱公：楊朱。楊朱見歧路而哭，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同上）〔13〕乍：初、剛才。心染：心裡牽掛仕途名利。貞：正。黷：污濁骯髒。〔14〕尙生：尙子平，西漢末隱士，入山擔薪，賣之以供食飲（見《高士傳》）。仲氏：仲長統，東漢末年人，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遊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爲區區乎帝王之門哉！”（《後漢書》本傳）〔15〕周子：周顒（y ó n g 庸）。雋（j ù n 俗）：卓立世俗。亦玄亦史：《南齊書·周顒傳》稱周汎涉百家、長於佛理、兼善老易。玄，玄學，老莊之道。〔16〕東魯：指顏闔（h é 合）。《莊子·讓王》：“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

複來求之，則不得已。”南郭：《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17〕偶吹：雜合眾人吹奏樂器。用《韓非子·內儲說》“濫竽充數”事。巾：隱士所戴頭巾。濫巾，即冒充隱士。北嶽：北山。〔18〕壑（hè 赫）：山谷。〔19〕江皋：江岸。這裡指隱士所居的長江之濱鐘山。纓情：系情，忘不了。〔20〕拉：折辱。巢父、許由，都是堯時隱士。《高士傳》：“堯讓天下于許由，不受而逃去。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21〕張：張大。橫：彌漫。〔22〕幽人：隱逸之士。王孫：指隱士。《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23〕空空：佛家義理。佛家認爲世上一切皆空，以空明空，故曰“空空”。釋部：佛家之書。覈（hé 核）：研究。玄玄：道家義理。《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流：道家之學。〔24〕務光：《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潁水而自匿。”涓子：《列仙傳》：“涓子者，齊人也。好餌術，隱於宕山。”儔：匹敵。〔25〕鳴騶（zōu 鄒）：指使者的車馬。鳴，喝道；騶，隨從騎士。鶴書：指徵召的詔書。因詔板所用的書體如鶴頭，故稱。隴：山阜。〔26〕爾：這時。軒：高揚。袂（mèi 妹）簪：衣袖高舉。〔27〕芰（jì 技）制、荷衣：以荷葉做成的隱者衣服。《離騷》：“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抗：高舉，這裡指張揚。走：馳騁。這裡喻迅速。〔28〕咽（yè 夜）：悲泣。愴（chàng 創）：怨怒的樣子。〔29〕紐：系。金章：銅印。綰（wǎn 挽）：系。墨綬：黑色的印帶。金章、墨綬爲當時縣令所佩帶。〔30〕跨：超越。屬城：郡下所屬各縣。百里：古時一縣約管轄百里。〔31〕張：播。海甸：海濱。馳：傳。浙右：今浙江紹興一帶。〔32〕道帙（zhì 秩）：道家的

經典。帙：書套，這裡指書籍。擯：一作“殯”，拋棄。法筵：講佛法的幾案。埋：廢棄。〔33〕敲撲：鞭打。牒訴：訴訟狀紙。倥傯（kōng zǒng 空總）：事務繁忙迫切的樣子。〔34〕綢繆（chóu móu 愁謀）：糾纏。結課：計算賦稅。折獄：判理案件。〔35〕籠：籠蓋。張趙：張敞、趙廣漢。兩人都做過京兆尹，是西漢的能吏。往圖：過去的記載。架：超越。卓魯：卓茂、魯恭。兩人都是東漢的循吏。籙簿籍。〔36〕希蹤：追慕蹤跡。三輔：漢代稱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三輔豪：三輔有名的能吏。九州：指天下。牧：地方長官，如刺史、太守之類。〔37〕礪：通“澗”，摧絕：崩落。〔38〕延佇（zhù 助）：長久站立有所等待。〔39〕還飊（biāo 標）：回風。寫：同“瀉”，吐。楹：屋柱。〔40〕投簪：拋棄冠簪。簪，古時連結官帽和頭髮的用具。逸：隱遁。蘭：用蘭做的佩飾，隱士所佩。縛塵纓：束縛於塵網。〔41〕攢（zǎn）峰：密聚在一起的山峰。竦：同“聳”，跳動。獻嘲、騰笑、爭議、竦諠，都是嘲笑、譏諷的意思。〔42〕遣：一作“遺”，排除。〔43〕騁、馳：都是傳播之意。逸議：隱逸高士的清議。素謁：高尚有德者的言論。〔44〕促裝：束裝。下邑：指原來做官的縣邑（山陰縣）。浪棹（yè 頁）：鼓棹，駕舟。〔45〕殷：深厚。魏闕：高大門樓。這裡指朝廷。假步：借住。山扃（jiōng 垌）：山門。指北山。〔46〕重滓（zǐ 子）：再次蒙受污辱。〔47〕躅（zhú 燭）：足跡。汙：汙。淥池：清池。〔48〕岫幌（xiù huǎng 袖荒）：猶言山穴的窗戶。岫，山穴。幌，帷幕。〔49〕杜：堵塞。妄轡：肆意亂闖的車馬。〔50〕穎：草芒。〔51〕飛柯：飛落枝柯。乍：驟然。掃跡：遮蔽路徑。〔52〕君：北山神靈。逋客：逃亡者。指周顒。

答謝中書書

〔南朝·梁〕陶弘景

【作者小傳】陶弘景（452—536），字通明，丹陽秣陵（今江蘇江寧縣）人。幼有異慧，年四五歲即以荻爲筆劃灰中學書，讀書萬餘卷，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即引爲諸王侍讀，官奉朝請。後隱居于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陶隱居。因梁武帝早年與之遊，即位後，逢有朝廷吉凶征討大事，常前去徵詢他的意見，時人稱他爲“山中宰相”。好神仙之術，愛山水。諡貞白先生。著作甚多，大都亡佚，詩文今傳《陶隱居集》輯本一卷。

〔題解〕謝中書，名謝微（或作徵），字元度，陽夏（今河南太康縣）人，豫章王記室，因曾任中書鴻臚，故稱“謝中書”。本文以山川之昏曉、四時之變化，描繪了江南自然山水之美。筆致清新雋永，宛如清麗的山水畫屏

【原文】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1〕，沈鱗競躍〔2〕，實是欲界之仙都〔3〕，自康樂以來〔4〕，未復有能與其奇者〔5〕。

——選自明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陶隱居集》

山水中包蘊的美，自古以來人們經常談論。高高的山峰直插雲天，清

清的流泉明淨見底。兩岸石壁上，五色繽紛交相輝映。那青翠的叢林，碧綠的修竹，一年四季都可以見到。曉霧將要消散的時候，猿猴和百鳥的啼叫聲交織成一片；夕陽即將墜落之際，潛游水中的魚競相騰躍。這實在是人世間的仙境，自從謝靈運以後，就再也沒有能欣賞這奇妙山水的人了。

（王運熙 曹旭）

【注釋】

〔1〕頽：墜落。〔2〕沈鱗：潛游水中的魚。沈，同“沉”。〔3〕欲界：佛教中三界之一。即指人間。三界爲：欲界（有淫欲、食欲）；色界（無淫欲、食欲，但仍有形色之好和物質牽掛）；無色界（擺脫一切形色、物質羈絆）。欲界之仙都，即人間仙境之意。〔4〕康樂：謝靈運。靈運襲封康樂公，性耽山水，故雲。〔5〕與：參與其間。這裡指欣賞。

與陳伯之書

〔南朝·梁〕丘遲

【作者小傳】丘遲（西元 464—508），字希范，吳興烏程（今浙江吳興）人。八歲便能屬文。初仕齊，以秀才遷殿中郎；入梁後，以文才爲武帝所器重，官至永嘉太守、司空從事中郎。梁武帝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以丘遲文最美。今傳明人所輯《丘司空集》。

【題解】陳伯之，睢陵（今江蘇睢寧）人。梁時爲江州刺史，封豐城縣公。梁天監元年（502）率部投降北魏，爲平南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天監四年（505），梁武帝命臨川王蕭宏率軍北征，陳伯之領兵對抗。蕭宏命記室丘遲作此書私勸陳伯之歸降。這封信從南北戰場的形勢，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個人的前途和他目前危險處境等方面著筆，不僅有曉以利害和大義的正面勸告，更以江南春天的美景和濃郁的鄉情引動對方的故國之思，文辭委曲婉轉，聲情並茂。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已成爲描寫江南景色的名句。史載陳伯之于第二年三月在壽陽（今安徽壽縣附近）率八千士兵降梁。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1〕：無恙〔2〕，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3〕，才爲世出〔4〕，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5〕。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6〕，立功立事，開國稱孤〔7〕。朱輪華轂〔8〕，擁旄萬里〔9〕，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鑼而股戰〔10〕，對穹廬以屈膝〔11〕，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12〕，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13〕，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14〕，棄瑕錄用〔15〕，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於萬物〔16〕。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17〕。朱鮪涉血於友于〔18〕，張繡<bzgwgz_007/bz>刃於愛子〔19〕，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返，往哲是與〔20〕，不遠而複〔21〕，先典攸高〔22〕。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23〕；將軍松柏不剪〔24〕，親戚安居，高臺未傾〔25〕，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26〕，佩紫懷黃〔27〕，贊帷幄之謀〔28〕，乘軺建節〔29〕，奉疆場之任〔30〕，並刑馬作誓〔31〕，傳之子孫〔32〕。將軍獨覲顏借命〔33〕，驅馳氈裘之長〔34〕，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35〕，身送東市〔36〕；姚泓之盛〔37〕，面縛西都〔38〕。故知霜露所均〔39〕，不育異類〔40〕；姬漢舊邦〔41〕，無取雜種〔42〕。北虜僭盜中原〔43〕，多歷年所〔44〕，惡積禍盈，理至焦爛〔45〕。況僞昏狡〔46〕，自相夷戮〔47〕，部落攜離〔48〕，酋豪猜貳〔49〕。方當系頸蠻邸〔50〕，懸首槁街〔51〕，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52〕，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悵〔53〕！所以廉公之思趙將〔54〕，吳子之泣西河〔55〕，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想早勵良規〔56〕，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57〕，桔矢東來〔58〕；夜郎滇池〔59〕，解辯請職〔60〕；朝鮮昌海〔

61〕，蹶角受化〔62〕。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63〕！中軍臨川殿下〔64〕，明德茂親〔65〕，摠茲戎重〔66〕，吊民洛汭〔67〕，伐罪秦中〔68〕，若遂不改〔69〕，方思僕言。聊布往懷〔70〕，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選自胡刻本《文選》

丘遲叩拜陳將軍足下：知您近來康健，使我不勝歡欣！將軍勇武爲三軍之首，才能傑出於當世，鄙棄燕雀俗小的胸襟，企慕鴻鵠高飛有遠大的志向。過去曾順應機緣而通變，遇到梁武帝那樣英明的君主，建立了功勳，建立了事業，得以冠開國之號封爵稱孤，乘坐精緻華麗的車輿，在廣闊的地域中持旄節而統制一方，這是何等壯觀啊！怎麼一下子成了奔逃亡命的虜寇，聽到響箭就大腿發抖，對著氍毹彎腰屈膝，這又是何等卑劣呵！

推尋您離開梁朝投靠北魏之時，並沒有其他原因，僅僅因爲沒有在自己的內心反復審察考慮，又聽信了外面流傳的謠言，一時迷惑錯亂，以至於到了這個地步。當今梁朝對臣下赦免罪責而求其建功立業，不計較過失而加以任用，以赤誠之心待天下之人，使一切懷疑動搖的人都安定下來。這一切都爲將軍所熟知，不需要我一一細述了。歷史上朱鮪雖曾殺了光武帝的哥哥，張繡也殺死曹操的愛子，但漢光武帝並不因之而疑忌，曹操對再次歸降的張繡還象過去一樣。何況將軍並無朱、張之罪，而以功勳見重於當世。迷失道路而能知返，這是往哲先賢們所贊許的；迷途不遠而歸來，更爲古之典籍所褒揚。當今皇帝輕于刑法而重施恩惠，法網寬鬆到可以漏掉吞舟的大魚；將軍在梁地的祖墳完好，親戚安居樂業，住宅未曾傾毀，愛妾仍然健在。您心裡可要好好想一想，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當今梁朝的功臣名將，各有封賞任命，位置高下很有秩序。腰系紫綬絲帶，掌管金印，參預籌畫軍國大計；坐輕車而豎旄節，身負保衛邊疆的重任。並且殺白馬鄭重立約：功臣名將的爵位可以傳給子孫。唯有您將軍厚顏偷生，爲拓跋族的頭目魏帝奔走效勞，難道不感到可悲嗎？至於像南燕慕容超那樣強大，最終被解送建康刑場斬首；像後秦姚泓那樣強盛，最後也在長安反縛出降。由此可見，雖天地之間霜露均布，卻不養育異類；北方中原一帶周漢故土，容不得雜種。北魏假稱帝號竊取中原，已有很多年，積惡多端災禍滿盈，理應潰敗滅亡。更何況北魏統治集團昏瞶狡詐、自相殘殺，部落內部分崩離析，頭目之間各存二心互相猜忌。馬上就要受縛至京城蠻邸，懸首級於槁街，而將軍卻如魚游於燒沸水的釜鼎之瞢中，像燕子築窩巢於飛動搖盪的帳幕之上，不是太令人迷惑不解了嗎？

暮春三月之時，江南碧草萋盛，各色的雜花開滿樹叢，群鶯穿梭飛忙。看到故國軍隊的旗鼓，回想起往日的生活，持弓登城以望遠之際，怎不令人黯然傷情！正因爲如此廉頗才渴想能重爲趙將，吳起臨別西河才掩淚悲傷。這是人之常情，難道唯獨將軍沒有這種感情嗎？

希望您儘早作出妥善安排，自己爭取幸福的前途。當今武帝十分英明，天下百姓安居樂業，西王母獻來玉環，肅慎氏貢來楛矢。夜郎、滇池諸國，解其髮辮而請求封職。朝鮮和西域羅布泊，叩頭歸服而接受教化。唯有北魏野心勃勃，倔強於沙漠邊塞之中，企圖苟延歲月。中軍將軍臨川王蕭宏，德行彰明且是武帝至親，主持這次北伐的軍機重任，前來慰問洛水隈曲處的百姓，討伐秦中的逆賊，您若猶豫因循而不知改過，可要好好考慮我這番話。聊且以此書表達往日的情誼，希望您詳加省察。丘遲叩拜。

（王運熙 曹旭）

【注釋】

〔1〕頓首：叩拜。這是古人書信開頭和結尾常用的客氣語。足下，書信中對對方的尊稱。〔2〕無恙：古人常用的問候語。恙，病；憂。〔3〕“將軍”句：語出李陵《答蘇武書》：“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此喻陳英勇為三軍之首。〔4〕才為世出：語出蘇武《報李陵書》：“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此喻陳才能傑出於當世。〔5〕“棄燕”二句：語出《史記·陳涉世家》：“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此喻陳伯之有遠大的志向。〔6〕“昔因”二句：指陳伯之棄齊歸梁，受梁武帝賞愛器重。〔7〕“立功”二句，《梁書·陳伯之傳》：“力戰有功”，“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戶。”開國：梁時封爵，皆冠以開國之號。孤，王侯自稱。此指受封爵事。〔8〕轂（gǔ古）：原指車輪中心的圓木，此處指代車輿。〔9〕旄（máo毛）：用犛牛尾裝飾的旗子。此指旄節。擁旄，古代高級武將持節統制一方之謂。〔10〕鳴鏑（dí）：響箭。股戰：大腿顫抖。〔11〕穹廬：原指少數民族居住的氍毹。這裡指代北魏政權。〔12〕去就：指陳伯之棄梁投降北魏事。〔13〕內審：內心反復考慮。諸，“之於”的合音。〔14〕赦罪責功：赦免罪過而求其建立功業。〔15〕瑕：玉的斑點，此指過失。棄瑕，即不計較過失。〔16〕“推赤”二句：《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又：漢兵誅王郎，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反側子，指心懷鬼胎，疑懼不安的人。此謂梁朝以赤心待人，對一切都既往不咎。〔17〕不假：不借助，不需要。〔

18〕“朱鮪”句。朱鮪（wěi 偉）是王莽末年綠林軍將領，曾勸說劉玄殺死了光武帝的哥哥劉伯升。光武攻洛陽，朱鮪拒守，光武遣岑彭前去勸降，轉達光武之意說，建大功業的人不計小恩怨，今若降，不僅不會被殺，還能保住官爵。朱鮪乃降。涉血，同“喋血”，謂殺人多流血滿地，腳履血而行。友于，即兄弟。《尚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此指劉伯升。

〔19〕“張繡”句。據《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載：“建安二年，公（曹操）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建安四年，“冬十一月，張繡率眾降，封列

侯。”<bzgwgz_007/bz>（zì 自）刃，用刀刺入人體。〔20〕往哲：以往的

賢哲。與，贊同。〔21〕不遠而復：指迷途不遠而返回。《易·復卦》：“不

遠復，無祇悔，元吉。”〔22〕先典：古代典籍，指《易經》。攸高：嘉

許。〔23〕“主上”二句：桓寬《鹽鐵論·刑德》：“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

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吞舟，這裡指能吞舟的大魚。〔24〕松柏：古

人常在墳墓邊植以松柏，這裡喻指陳伯之祖先的墳墓。不剪：謂未曾受到

毀壞。〔25〕“高臺”句：桓譚《新論》雲：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

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此指陳伯之在梁的房舍住宅未被焚

毀。〔26〕雁行：大雁飛行的行列，比喻尊卑排列次序。〔27〕紫：紫綬，

系官印的絲帶。黃：黃金印。〔28〕贊：佐助。帷幄：軍中的帳幕。《史

記·留侯世家》：“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29〕輶（yáo 遙）：

用兩匹馬拉的輕車，此指使節乘坐之車。建節：將皇帝賜予的符節插立車

上。〔30〕疆場（yì 易），邊境。〔31〕刑馬：殺馬。古代諸侯殺白馬飲

血以會盟。〔32〕傳之子孫：這是梁代的誓約，指功臣名將的爵位可傳之

子孫。〔33〕覲（mǎn 免）顏：厚著臉。〔34〕氈裘：以毛織制之衣，

北方少數民族服裝，這裡指代北魏。長，頭目。這裡指拓跋族北魏君長。

〔35〕慕容超：南燕君主。晉末宋初曾騷擾淮北，劉裕北伐將他擒獲，解

至南京斬首。〔36〕東市：漢代長安處決犯人的地方。後泛指刑場。〔37〕姚泓：後秦君主。劉裕北伐破長安，姚泓出降。〔38〕面縛：面朝前，雙手反縛於後。西都，指長安。〔39〕霜露所均：霜露所及之處，即天地之間。〔40〕異類：古代漢族對少數民族帶侮辱性的稱呼。〔41〕姬漢：即漢族。姬，周天子的姓。舊邦：指中原周漢的故土。〔42〕雜種：古代漢族對少數民族帶侮辱性的稱呼。〔43〕北虜：指北魏。虜是古代漢族對少數民族帶侮辱性的稱呼。僭（j i à n 見）：假冒帝號。〔44〕“多曆”句：拓跋珪 386 年建立北魏，至 505 年已一百多年。年所，年代。〔45〕焦爛：潰敗滅亡。焦，通“焦”。〔46〕僞（n i è）聶：這裡指北魏統治集團。昏狡：昏瞶狡詐。〔47〕自相夷戮：指北魏內部的自相殘殺。501 年，宣武帝的叔父咸陽王元禧謀反被殺。504 年，北海王元祥也因起兵作亂被囚禁而死。〔48〕攜離：四分五裂。攜，離。〔49〕酋豪：部落酋長。猜貳：猜忌別人有二心。〔50〕蠻邸：外族首領所居的館舍。〔51〕槁（g ǎ o 稿）街：漢代長安街名。是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蠻邸即設於此。〔52〕“而將軍”二句：李善注引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飛幕，動盪的帳幕，此喻陳伯之處境之危險。〔53〕“見故國”四句：語出李善注引袁曄《後漢記·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擣矢，不覺涕流之複面也。”陴（p í 疲），城上女牆。愴恨，悲傷。〔54〕“所以”句，事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于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思趙將，即想復為趙將。〔55〕“吳子”句：據《呂氏春秋·觀表》吳起為魏國守西河（今陝西韓城縣一帶）。魏武侯聽信讒言，使人召回吳起。吳起預料西河必為秦所奪取，故車至於岸門，望西河而泣。後西河果為秦所得。〔56〕勵：勉勵，引申為作出。良規，妥善的安排。〔57〕白環西獻：李善注引

《世本》載：“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58〕楛（hù戶）矢：用楛木做的箭。《孔子家語》載：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肅慎氏，東北的少數民族。〔59〕夜郎：今貴州桐梓縣一帶。滇池：今雲南昆明市附近。均為漢代西南方國名。〔60〕解辮請職：解開盤結的髮辮，請求封職。即表示願意歸順。〔61〕昌海：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羅布泊。〔62〕蹶角：以額角叩地。受化：接受教化。〔63〕“掘強”二句：《漢書·伍被傳》記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掘強，即倔強。〔64〕中軍臨川殿下：指蕭宏。時臨川王蕭宏任中軍將軍。殿下，對王侯的尊稱。〔65〕茂親：至親。指蕭宏為武帝之弟。〔66〕摠：通“總”。戎重：軍事重任。〔67〕吊民：慰問老百姓。汭（rù銳）：水流隈曲處。洛汭，洛水匯入黃河的洛陽、鞏縣一帶。〔68〕秦中：指北魏。今陝西中部地區。〔69〕遂：因循。〔70〕聊布：聊且陳述。往懷：往日的友情。

與宋元思書

〔南朝·梁〕吳均

【作者小傳】吳均（469—520），字叔庠，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縣）人。家世寒賤，好學有俊才，爲沈約所稱賞。南朝梁時官至奉朝請。因私撰《齊春秋》免官，後奉封詔撰《通史》，未成而卒。所作詩文，多描繪山水景物，文辭清拔，格調雋永。時人仿效之，號“吳均體”。所著《後漢書注》、《齊春秋》、《廟記》等均已散佚，今傳《續齊諧記》一卷、《吳朝請集》輯本一卷。

〔題解〕本篇以書信短劄的形式，描寫了富陽至桐廬一百里許秀麗的山水景物。文體駢散相間，筆致清新雋永，歷歷如繪，是六朝山水小品中的佳作。宋元思，一作朱元思，非。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1〕。一百許裡，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2〕，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嶂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3〕，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4〕；好鳥相鳴，嚶嚶成韻〔5〕。蟬則千轉不窮〔6〕，猿則百叫無絕。鳶飛唳天者〔7〕，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8〕，窺穀忘返。橫柯上蔽〔9〕，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選自明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吳朝請集》

風塵煙靄全部散盡，天空與山峰顯露出同樣清澄的顏色。讓船隨著江流飄浮蕩漾，任憑它或東或西。從富陽到桐廬，一百來裡水路，奇峭的山峰奇異的流水，天下獨一無二。江水全都呈現出一片青蒼之色，千丈深也能見到水底。遊動的魚和細細的卵石，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湍急的流水快於飛箭，洶湧的江浪勢如奔馬。兩岸夾峙的高山上，全都生長著耐寒常青的樹木。山依恃地勢爭著向上，互相比高比遠。爭著向高處筆直地指向天空，形成千百座峰巒。泉水衝擊著石塊，發出泠泠的聲響；好鳥彼此和鳴，織成嚶嚶的諸美旋律。蟬兒則無休止地鳴叫不停，猿猴則千百遍地啼叫不絕。在仕途上鷹一般冲天直上的人，望一眼這麼美的峰巒就會平息熱衷名利的心；整天忙於籌畫治理世俗事務的人，看一看如此幽美的山谷就會流連忘返。橫斜的樹枝遮蔽天日，即使白天也像黃昏那樣陰暗；稀疏的枝條交相掩映，有時也會漏下一些光斑。

（王運熙 曹旭）

【注釋】

〔1〕富陽：今浙江富陽縣。桐廬：今浙江桐廬縣，兩縣相隔百餘裡，均在富春江邊。〔2〕縹（p i ǎ o 漂）碧：青蒼色。〔3〕互相軒邈（m i ǎ o 秒）：即互相比高比遠。軒，高。邈，遠。〔4〕泠（l í n g 玲）泠：流水清脆聲。〔5〕嚶嚶：鳥鳴聲。〔6〕轉：同“轉”。原指鳥婉轉地啼鳴，此指蟬鳴。〔7〕鳶（y u ā n 淵）飛唳（l ì 利）天者：語出《詩經·大雅·旱麓》：“鳶飛唳天，魚躍於淵。”鳶，鵟鷹。唳，至。此喻在仕途上飛黃騰達追求功名的人。〔8〕經綸：原指整理絲縷。引申為籌畫。治理之意。〔9〕柯：樹枝。

三 峽

〔北朝·魏〕酈道元

【作者小傳】酈道元（？—527），字善長，范陽涿縣（今河北涿縣）人。青少年時代在青州度過。北魏孝文帝太和中，官尚書祠部郎中、尚書主客郎中、治書侍御史。宣武帝朝，曆仕冀中鎮東府長史、潁川太守、魯陽太守，延昌四年（515），因故罷官。孝明帝正光五年（524）複出，授河南尹。孝昌二年（526）爲禦史中尉，執法嚴峻，結怨于汝南王元悅。次年，雍州刺史蕭寶夤反，元悅藉故舉道元爲關右大使，卒被執遇害于陰盤驛亭。道元好學博覽，著有《水經注》四十卷。尚有《本志》十三篇及《七聘》諸文，今皆亡佚。

《水經》是魏晉時人所著（舊題漢桑欽撰）的一部記載全國水道的地理書。道元博采漢魏以來文獻碑刻，考證經文正誤，敘述了一千多條水道的源流經歷、山川名勝，引用書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種，極大地豐富了原書。《水經注》雖屬於地理著作，但描寫委婉曲折，文字峻潔明麗，文學上也有較高成就。

【題解】本文節選自《水經注·江水》，是“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句注釋中的一段。先以“自三峽七百里中”點明地點和範圍，接用二十六字概寫巍峨綿亙、隔江對峙的三峽總貌，重點在山。然後分用三小節描寫夏季、冬春和秋季的景色，刻意寫水。既能縱覽乾坤從大處落墨，又能別具隻眼而洞察幽微，緩急相間，動靜相生，筆依物轉，情隨景遷，於寥寥一百五十餘字中，歷歷如繪地再現了三峽（主要是巫峽）

的險峻奇秀。

自三峽七百里中〔1〕，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2〕。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3〕，暮到江陵〔4〕，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禦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5〕，回清倒影。絕 多生怪柏〔6〕，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穀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7〕，猿鳴三聲淚沾裳。”

——選自王先謙《王氏合校水經注》

在三峽的七百里中，兩岸山連著山，幾乎沒有半點空隙。層層疊疊的山岩峰巒，遮蔽了天空，擋住了日光。假如不是正午和半夜，就看不到太陽和月亮。到了夏季，大水漫上兩岸的丘陵，上行、下行的水路都斷絕了。有時皇帝有詔命必須火速傳達，早晨從白帝城動身，傍晚就到了江陵，這中間有一千二百里的路程，即使騎上賓士的駿馬，駕著長風飛翔，也沒有如此迅速。春冬季節，白色的急流，迴旋著清波；碧綠的深潭，倒映著兩岸山色。極為陡峭的山峰上，生長著許多姿態奇特的柏樹，大小瀑布，在那裡飛射冲刷，江水清澈，樹木繁盛，群山峻峭，綠草豐茂，確實很有趣。每逢雨後初晴或霜天清晨，樹林山澗冷落而蕭索，常有猿猴在高處長聲鳴叫，聲音連續不斷，異常淒厲。迴響在空曠的山谷中，很長時間才消失。所以打魚的人唱道：“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高建中）

【注釋】

〔1〕三峽：指瞿塘峽、巫峽、西陵峽。在長江上游，西起四川奉節白帝城，東至湖北宜昌南津關，長 193 公里。〔2〕沿泝（sù 訴）：順流而下曰沿，逆流而上爲泝。泝，即“溯”。〔3〕白帝：白帝城，在今四川奉節東。〔4〕江陵：今湖北江陵。〔5〕湍（tuān 團陰）：急流的水。〔6〕（yǎn 眼）：山峰。〔7〕巴東：指今四川雲陽、奉節、巫山一帶。

哀江南賦序

〔北朝·周〕庾信

【作者小傳】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縣）人。少聰敏好學，有才名。初仕梁，爲昭明太子伴讀，曾任尚書度支郎中、東宮領直等官。後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值西魏滅梁，被留。曆仕西魏、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故世又稱庾開府。在梁時出入宮禁，爲文綺豔，與徐陵並爲宮廷文學代表，時稱“徐庾體”。《北史》本傳謂其“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留北後雖居高位，卻常懷故國之思，作品風格亦由早期的輕靡華麗變爲蒼勁沉鬱。他的《哀江南賦》和《擬詠懷》詩可爲代表。雖有堆砌典故、用意曲深之弊，但總的成就集六朝詩、賦、文創作之大成，對唐代文學影響甚巨。杜甫稱“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戲爲六絕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謂其“北遷以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灝氣舒卷，變化自如”。有《庾子山集》。

【題解】據《北史》本傳載，庾信留北，“雖位望顯通，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哀江南”三字語出《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哀江南”句。作品概括了梁朝由盛至衰的歷史，凝聚著對故國和人民遭受劫亂的哀傷，具有史詩般的規模和氣魄，在辭、賦和整個文學發展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又其敘家世，抒哀思，感情深摯動人，是研究庾信生平的好資料。本文即《哀江南賦》的序文，概述了全賦的主題，並闡明了“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的創作動機。全篇以駢文寫成，多用典故來暗喻時世和表達自己悲苦欲絕的隱衷，體現了庾信在辭賦和駢

文創作中的特色。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日〔1〕，大盜移國，金陵瓦解〔2〕。余乃竄身荒穀，公私塗炭〔3〕。華陽奔命，有去無歸〔4〕。中興道銷，窮於甲戌〔5〕。三日哭於都亭〔6〕，三年囚於別館〔7〕。天道周星，物極不反〔8〕。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9〕；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10〕。昔桓君山之志事〔11〕，杜元凱之平生〔12〕，並有著書，鹹能自序〔13〕。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14〕；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15〕。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16〕，藐是流離，至於暮齒〔17〕。《燕歌》遠別，悲不自勝〔18〕；楚老相逢，泣將何及〔19〕！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20〕；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21〕。下亭漂泊，高橋羈旅〔22〕。楚歌非取樂之方〔23〕，魯酒無忘憂之用〔24〕。追爲此賦，聊以記言〔25〕，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26〕。

日暮途遠，人間何世〔27〕！將軍一去，大樹飄零〔28〕。壯士不還，寒風蕭瑟〔29〕。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30〕；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31〕。鐘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32〕；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33〕。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34〕；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35〕。釣台移柳，非玉關之可望〔36〕；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37〕！

孫策以天下爲三分，眾才一旅〔38〕；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39〕。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40〕。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41〕？江淮無涯岸之阻〔42〕，亭壁無藩籬之固〔43〕。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44〕；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45〕。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46〕！是知併吞****，不免軹道之災〔47〕；混一車

書，無救平陽之禍〔48〕。嗚呼！山嶽崩頽，既履危亡之運〔49〕；春秋反覆運算，必有去故之悲〔50〕。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51〕！況複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52〕；風飄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53〕。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54〕。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55〕；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56〕。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庾子山集注》

梁太清二年十月，大盜篡國，金陵淪陷。我於是逃入荒穀，這時公室私家均受其害，如同陷入泥途炭火。不想後來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卻有去無歸。可歎梁朝的中興之道，竟消亡於承聖三年。我的心情遭遇，正如率部在都城亭內痛哭三日的羅憲，又如被囚於別館三年的叔孫婁。按照天理，歲星迴圈事情當能好轉，而梁的滅亡卻物極不反了。傅燮臨危只悲歎身世，無處求生；袁安居安常念及王室，自然落淚。以往桓君山的有志於事業，杜元凱的生平意趣，都有著作自敘流傳至今。以潘岳的文彩而始述家風，陸機的辭賦而先陳世德。我庾信剛到頭髮斑白之歲，即遭遇國家喪亂，流亡遠方異域，直到如今暮年。想起《燕歌》所詠的遠別，悲傷難忍；與故國遺老相會，哭都嫌晚。想當初自己原想像南山玄豹畏雨那樣藏而遠害，卻忽然被任命出使西魏，如同申包胥到了秦庭。以後又想像伯夷、叔齊那樣逃至海濱躲避做官，結果卻不得不失節仕周，終於食了周粟。如同孔嵩道宿下亭的旅途漂泊，梁鴻寄寓高橋的羈旅孤獨。美妙的楚歌不是取樂的良方，清薄的魯酒也失去了忘憂的作用。我只能追述往事，作成此賦，聊以記錄肺腑之言。其中不乏有關自身的危苦之辭，但以悲哀國事為主。

我年已高而歸途遙遠，這是什麼人間世道啊！馮異將軍一去，大樹即

見飄零。荆軻壯士不回，寒風倍感蕭瑟。我懷著藺相如持璧睨柱之志，卻不料爲不守信義之徒所欺；又想像毛遂橫階逼迫楚國簽約合縱那樣，卻手捧珠盤而未能促其定盟。我只能象君子鐘儀那樣，做一個戴著南冠的楚囚；象行人季孫那樣，留住在西河的別館了。其悲痛慘烈，不藏于申包胥求秦出兵時的叩頭於地，頭破腦碎；也不減于蔡威公國亡時的痛哭淚盡，繼之以血。那故國釣台的移柳，自非困居玉門關的人可以望見；那華亭的鶴唳，難道是魂斷河橋的人再能聽到的嗎！

孫策在天下分裂爲三之時，軍隊不過五百人；項藉率領江東子弟起兵，人只有三千。於是就剖分山河，割據天下。哪裡有號稱百萬的義師，竟一朝卷甲潰敗，讓作亂者肆意戮殺，如割草摧木一般？長江淮河失去了水岸的阻擋，軍營壁壘缺少了藩籬的堅固，使得那些得逞一時的作亂者得以暗中勾結，那些持鋤耰和棘矜的人得到乘虛而入的機會。莫不是江南一帶的帝王之氣，已經在三百年間終止了嗎！于此可知併吞天下，最終不免于秦王子嬰在軹道旁投降的災難；統一車軌和文字，最終也救不了晉懷、潁二帝被害於平陽的禍患。嗚呼！山嶽崩塌，既已經歷國家危亡的厄運；春秋更替，必然會有背井離鄉的悲哀。天意人事，真可以令人悽愴傷心的啊！何況又舟船無路，銀河不是乘筏駕船所能上達；風狂道阻，海中的蓬萊仙山也無可以到達的希望。因躋者欲表達自己的肺腑之言，操勞者須歌詠自己所經歷的事。我寫此賦，爲陸機聽了拍掌而矣，也心甘情願；張衡見了將輕視它，本是理所當然的。

（曹明綱）

【注釋】

〔1〕粵：發語辭。戊辰：梁武帝太清二年（548）歲在戊辰。建亥之月：陰曆十月。〔2〕大盜：竊國篡位者，此指侯景。移國：篡國。《後漢書·光武帝紀》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金陵：即建鄴，今南京市，梁國都。《南史·梁武帝紀》：“太清二年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十月，……至建鄴。”〔3〕竄：逃匿。荒穀：《左傳》杜預注：“荒谷，楚地。”此指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古楚地）。《北史·庾信傳》：“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余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眾先退。台城陷後，信奔於江陵。”公私：公室和私家。塗炭：謂陷於泥塗炭火。《尚書》：“有夏昏德，民墜塗炭。”〔4〕華陽：華山之南。陽，山南。此指江陵。奔命：奉命奔走。梁元帝承聖三年（554），庾信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十一月，江陵被西魏攻陷，信遂留長安未歸。〔5〕中興：指梁元帝于承聖元年（552）平侯景之亂，即位江陵。道銷：中興之道銷亡。甲戌：承聖三年歲在甲戌。《南史·元帝紀》：“承聖三年，魏使於謹來攻。……十一月，魏軍至柵下，帝見執。魏人戕帝。”〔6〕“三日”句：《晉書·羅憲傳》：“魏之伐蜀，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知劉禪降，乃率所部臨於都亭三日。”臨，《左傳》杜注：“哭也。”都亭，都城亭閣。〔7〕“三年”句：《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乃館諸於箕。”按“三年”不知所指，或信為此賦時被羈已三年？俟考。〔8〕天道：天理。周星：即歲星，也稱太歲，木星，因其一十二年繞天一周，故名。物極不反：指梁朝就此一蹶不振、再難恢復。〔9〕傅燮：字南容，東漢末年人。無處求生：據《後漢書·傅燮傳》載，燮為漢陽太守，王國、韓遂等攻城，城中兵少糧乏，其子勸燮棄城歸鄉，燮慨歎：“汝知吾必死耶！……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遂令左右進兵，臨陣戰死。〔10〕袁安：字邵公，後漢時人。自然流涕：《後

漢書·袁安傳》：“安爲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11〕桓君山：即桓譚，字君山，後漢時人。著《新論》二十九篇。志事：一作“志士”。〔12〕杜元凱：即杜預，字元凱，晉代人，有《春秋經傳集解》。其序雲：“少而好學，在官則觀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13〕自序：古人著書往往有自序記述身世和寫作旨意。桓譚《新論》自序今佚。〔14〕潘嶽：字安仁，晉代詩人。始述家風：潘岳有《家風詩》，自述家族風尚。〔15〕陸機：字士衡，晉代詩人。先陳世德：陸機有《祖德賦》、《述先賦》，又《文賦》：“詠世德之駿烈。”〔16〕二毛：指頭髮有黑白二色。喪亂：指侯景之亂和江陵淪陷被留西魏。時信年四十左右。〔17〕藐：遠。“藐是”一作“狼狽”。暮齒：暮年。〔18〕《燕歌》：指樂府《燕歌行》。《樂府詩集》引《廣題》曰：“燕，地名也，言良人從役于燕而爲此曲。”《北史·王褒傳》：“褒作《燕歌》，妙盡塞北苦寒之言。元帝及諸文士和之，而競爲淒切。”今《庾子山集》中亦有此作。〔19〕楚老：代指故國父老。舊說引《漢書·龔舍傳》，謂楚人龔勝於王莽時不願“一身事二姓”，“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庾信世居楚地，故引此事深慚自己身事二姓。泣將何及：《後漢書·逸民傳》：“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籲！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20〕南山之雨：《列女傳·賢明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一說以山高在陽喻君主，謂迫於君命不敢不使魏。踐秦庭：《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七日，……秦師乃出。”此喻已出使求和救急。〔21〕“讓東海”二句：據《史記·伯夷列傳》載，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齊因相互推讓君位，先後逃

至海濱。武王滅紂，二人以爲不義，遂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二句言己本以謙讓爲懷，卻不能如夷、齊那樣殉義。一說讓東海句用《史記·齊太公世家》載齊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事，指魏、周換代。〔22〕下亭：《後漢書·範式傳》載孔嵩應召入京，道宿下亭，馬匹被盜。高橋：一作“皋橋”。《後漢書·梁鴻傳》：梁鴻“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皋家傍橋，在今江蘇蘇州閶門內。二句言其旅途勞頓。〔23〕楚歌：楚地民歌。《漢書·高帝紀》：“帝謂戚夫人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24〕魯酒：魯地之酒。許慎《淮南子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于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弗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25〕記言：《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據此可知庾信爲此賦，非惟慨歎身世，亦兼記史也。〔26〕“不無”二句：本嵇康《琴賦》序：“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27〕日暮途遠：謂年歲已老而離鄉路遠。《吳越春秋》：“子胥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遠一作“窮”。人間何世：《莊子》有《人間世》篇，王先謙《集解》：“人間世，謂當世也。”二句感慨年老世變。〔28〕“將軍”二句：《後漢書·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此以馮異自喻，言己去國，梁朝淪亡。〔29〕壯士：指荊軻。《戰國策·燕策》記太子丹送荊軻易水上，“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二句言己出使西魏，一去不歸。〔30〕荆璧：即和氏璧，因楚人和氏得之楚山而名。睨：斜視。連城：相連之城。二句典出《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之遺趙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因持璧卻立，倚柱，怒發上衝冠，

謂秦王曰：‘……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雖齎，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此指自己使魏被欺。〔31〕載書：盟書。珠盤：諸侯盟誓所用器皿。

《周禮·天官·冢宰》“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鄭注：“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盤以盛牛耳。”二句用毛遂事。《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與楚合縱，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曆階而上，……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進之，……於是定縱。”此言己出使西魏，未能締約，梁朝反遭攻打。〔32〕

“鐘儀”二句：《左傳·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囚鄭公鐘儀，獻諸晉。……晉人以鐘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與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此以鐘儀自比，謂己本楚人而羈留魏、周，有類南冠之囚。〔33〕季孫：春秋時魯國大夫。

行人：掌朝覲聘問之官。西河：今陝西省東部。《左傳·昭公十三年》載諸侯盟于平丘，邾、莒告魯朝夕伐之，因無力向晉進貢。晉遂執季孫。後欲釋之，季孫不肯歸。叔魚遂威脅說：“……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季孫懼，乃歸魯。二句自比季孫而稍變其意，言己被留難歸。

〔34〕申包胥：春秋時楚國大夫。頓地：叩頭至地。事見《左傳·定公四年》：吳伐楚，申包胥至秦求兵，“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二句謂己曾爲救梁竭盡心力。〔35〕“蔡威公”二句：劉向《說苑》：蔡威公閉門而泣，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曰：“吾國且亡。”此言己對梁亡深感悲痛。

〔36〕釣台：在武昌。此代指南方故土。移柳：據《晉書·陶侃傳》，陶侃鎮武昌時，曾令諸營種植柳樹。玉關：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此代

指北地。二句謂滯留北地的人是再也見不到南方故土的柳樹了。〔37〕華亭：在今上海市松江縣，晉陸機兄弟曾共游于此十餘年。河橋：在今河南孟縣，陸機在此兵敗被誅。《世說新語·尤悔》：“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二句謂故鄉鳥鳴已非身處異地者所能聞。〔38〕孫策：字伯符，三國時吳郡富春（即今浙江富陽）人。先以數百人依袁術，後平定江東，建立吳國。三分：指魏、蜀、吳三分天下。一旅：五百人。《吳志·陸遜傳》：“遜上疏曰，昔桓王（孫策諡號長沙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39〕項籍：字羽，下相（今江蘇宿遷西南）人。江東：長江南岸南京一帶地區。《史記·項羽本紀》記項羽兵敗烏江，笑謂亭長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40〕“遂乃”二句：本賈誼《過秦論》：“宰割天下，分裂山河。”〔41〕百萬義師：指平定侯景之亂的梁朝大軍。卷甲：卷斂衣甲而逃。芟夷：刪削除滅。據《南史·侯景傳》載，侯景反，梁將王質率兵三千無故自退，謝禧棄白下城走，援兵至北岸，號稱百萬，後皆敗走。又景曾戒諸將曰：“破城邑淨殺卻，使天下知吾威名。”〔42〕江淮：指長江、淮河。涯岸：水邊河岸。〔43〕亭壁：指軍中壁壘。藩籬：竹木所編屏障。〔44〕頭會箕斂：《漢書·陳餘傳》：“頭會箕斂以供軍費”服虔注：“吏到其家，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合從締交：賈誼《過秦論》：“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原爲戰國時六國聯合抗秦的一種謀略，此指起事者們彼此串聯，相互勾結。〔45〕鋤耰（yōu 優）：簡陋的農具。棘矜：低劣的兵器。賈誼《過秦論》：“鋤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也。”因利乘便：《賈誼《過秦論》：“因利乘便，以宰割天下。此指陳霸先乘梁朝衰亂，取而代之。〔46〕江表：江外，長江以南。王氣：古以爲天子所在地有祥雲王氣籠罩。三百年：指從孫權稱帝江南，曆東晉、宋、齊、梁四代，前後約三百年的時間。〔47〕****：指天地四方。賈誼《過秦論》：“吞

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軹道之災：《史記·高祖本紀》記高祖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降軹道旁。”軹道，在今陝西咸陽市西北。〔48〕混一車書：指統一天下。《禮記·中庸》：“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平陽之禍：據《晉書·孝懷帝本紀》，永嘉五年劉聰攻陷洛陽，遷懷帝於平陽。七年，懷帝被害。又《孝潁帝本紀》記建興四年劉曜陷長安，遷潁帝於平陽。五年，潁帝遇害。平陽，在今山西臨汾縣。〔49〕“山嶽”二句：《國語·周語》：“山崩川竭，亡之征也。”〔50〕春秋反覆運算：喻梁、陳更替。去故：離別故國。〔51〕悽愴傷心：阮籍《詠懷詩》其九：“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52〕楫：船槳。星漢：銀河。槎：竹筏木排。張華《博物志》：“舊說雲，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53〕颶：暴風。蓬萊：傳說中的三座神山之一。無可到之期：《漢書·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雲。”〔54〕窮者：指仕途困躓的人。達：表達。《晉書·王隱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何休《公羊傳解詁》：“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二句說明自己作賦是有感而發。〔55〕陸士衡：陸機字士衡。撫掌：拍手。《晉書·左思傳》：左思作《三都賦》，“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複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二句謂已作此賦即受人嘲笑，也心甘情願。〔56〕張平子：張衡字平子。陋：輕視。《藝文類聚》：“昔班固觀世祖遷都於洛邑，懼將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爲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二句謂已賦爲人輕視，也是理所當然的。

諫太宗十思疏

〔唐〕魏征

【作者小傳】魏征（580—643），字玄成，館陶（今屬河北）人，後遷居相州內黃（今河南內黃）。少時曾出家爲道士，隋末參加瓦崗起義軍，後降唐。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檢校侍中等職，領導周、隋、陳、齊諸史的撰修工作。後封鄭國公，任太子太師。魏征在歷史上以能犯顏直諫著稱，前後陳諫二百餘事，多被太宗採納。魏征提倡“無面從退有後言”，“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建議太宗廣開言路，認爲“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魏征病卒後，唐太宗痛惜“遂亡一鏡矣”。作有《隋書》的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主編有《群書治要》，還有《魏鄭公詩集》、《魏鄭公文集》等。言論散見於《貞觀紀要》。

【題解】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鑒不遠，故能勵精圖治。隨著功業日隆，生活漸加奢靡，“喜聞順旨之說”，“不悅逆耳之言”。魏征以此爲憂，多次上疏切諫，本文是其中的一篇。全文圍繞“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的主旨，規勸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終，虛心納下，賞罰公正；用人時要知人善任，簡能擇善；生活上要崇尚節儉，不輕用民力。這些主張雖以鞏固李唐王朝爲出發點，但客觀上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有利於初唐的強盛。本文以“思”爲線索，將所要論述的問題聯綴成文，文理清晰，結構縝密。並運用比喻、排比和對仗的修辭手法，說理透徹，音韻鏗鏘，氣勢充沛，是一篇很好的論說文。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

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1〕，居域中之大〔2〕，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3〕，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4〕，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5〕，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6〕，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7〕；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8〕，則思三驅以爲度〔9〕；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此九德〔10〕。簡能而任之〔11〕，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舊唐書·魏征傳》

我聽說過，要求樹木生長，就一定要加固它的根本；想要河水流得長遠，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頭；想使國家安定，就一定要積聚自己的道德仁義。水源不深卻希望水流得長遠，根不牢固卻要求樹木生長，道德不深厚卻想使國家安定，我雖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況明智的

人呢？國君掌握著帝王的大權重任，處於天地間至尊的地位，不考慮在安逸的環境中想到危難，戒除奢侈而厲行節儉，這也就象砍斷樹根卻要樹木長得茂盛，堵塞泉源卻希望流水長遠一樣啊！

凡是古代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開始做得好的確實很多，但是能夠堅持到底的卻很少。難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困難嗎？大概是他們在憂患深重的時候，必然竭盡誠意對待下屬，一旦得志，便放縱情欲，傲視他人。竭盡誠意，那麼即使象吳、越那樣敵對的國家也能結為一個整體；傲視他人，那麼骨肉至親也會疏遠得象過路人一樣。即使用嚴酷的刑罰督責人們，用威風怒氣恫嚇人們，結果只能使人們圖求苟且以免於刑罰，卻不會懷念國君的恩德，表面上態度恭敬，可是心裡並不服氣。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象水一樣，可以載船，也可以翻船，這是應該特別謹慎的。

果真能夠做到：見了想要得到的東西，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將要大興土木，就想到要適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寧；考慮到帝位高隨時會有危險，就想到要謙虛，並且加強自我修養；害怕驕傲自滿，就想到江海是居於百川的下游；喜歡打獵遊樂，就想到每年三次的限度；擔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做事要始終謹慎；憂慮會受蒙蔽，就想到虛心接納下屬的意見；害怕讒佞奸邪，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邪惡小人；加恩于人時，就想到不要因為一時高興而賞賜不當；施行刑罰時，就想到不要因為正在發怒而濫施刑罰。完全做到上述十個方面，擴大九德的修養，一定會得到很多補益。選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選擇好的意見而聽從它，那麼，聰明的人就會竭盡他們的智謀，勇敢的人就會竭盡他們的氣力，仁愛的人就會廣施他們的恩惠，誠實的人就會奉獻他們的忠誠。文臣武將都得到任用，就可以垂衣拱手，

安然而治了。何必勞神苦思，代行百官的職務呢！

（顧偉列）

【注釋】

〔1〕神器：帝位。〔2〕居域中之大：佔據天地間的一大。《老子》上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中，天地間。〔3〕景：大。〔4〕殷：深。〔5〕董：督責，監督。〔6〕作：興作，建築。指興建宮室之類。〔7〕謙沖：謙虛。自牧：自我修養。〔8〕盤遊：打獵遊樂。〔9〕三驅：一年打獵三次。《禮·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獵）。”〔10〕九德：指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11〕簡：選拔。

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

[唐] 駱賓王

【作者小傳】駱賓王（約 640—？），婺州義烏（今浙江省義烏縣）人。早慧，七歲能賦詩，有“神童”之譽。早年隨父遊學于齊魯一帶，有志節，以詩文著稱，與當時著名文士王勃、楊炯、盧照鄰齊名。曾在道王李元慶幕府中供職，後又歷任武功、長安兩縣主簿。此間曾隨軍到過西域，及宦游於蜀滇一帶。唐高宗永徽年間官至侍御史，因上書言政事而獲罪入獄，並貶為臨海縣丞，乃快快棄官而去。光宅元年（684）武則天稱制，李敬業在揚州（今江蘇省揚州市）起兵反對武氏。他投在李敬業幕下，專撰軍中書檄。討武失敗後，下落不明，有說投水而死，有說在靈隱寺出家為僧。

駱賓王懷才不遇，一世落魄，但其詩文卻頗有成就。他善為五言詩，七言歌行尤為擅長，其中不乏托物寄興，直抒胸臆的佳作。這些都奠定了他作為“唐初四傑”之一的地位。

駱賓王的詩文，早在唐中宗時，就有人為之搜采結集，僅存一百餘篇。其詩文集名稱甚多，至明胡應麟始命名為《臨海集》。清陳熙晉箋注《駱臨海集》，最稱完備。

【題解】駱賓王不僅以詩歌見長，文章也雄偉峭勁，這篇《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是其代表作。

光宅元年（684），武則天廢去剛登基的中宗李顯，另立李旦為帝，自

已臨朝稱制；正想進一步登位稱帝，建立大周王朝，這就引起一些忠於唐室的大臣勳貴的憤怒。身爲開國元勳英國公李勣嗣孫的李敬業，以已故太子李賢爲號召，在揚州起兵，建立匡復府，自任匡復府上將、揚州大都督。駱賓王被羅致入幕府，爲藝文令，軍中的書檄，均出自他的手筆，本文即作於此時。

這篇檄文立論嚴正，先聲奪人，將武則天置於被告席上，列數其罪。借此宣告天下，共同起兵，起到了很大的宣傳鼓動作用。據《新唐書》所載，武則天初觀此文時，還嬉笑自若，當讀到“一抔之土未幹，六尺之孤安在”句時，驚問是誰寫的，歎道：“有如此才，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可見這篇檄文煽動力之強了。

本文亦稱《討武曌檄》，但武則天自名“曌”是在光宅五年武后稱帝以後的事，可知乃後人所改，現仍用本題。

僞臨朝武氏者〔1〕，人非溫順，地實寒微〔2〕。昔充太宗下陳〔3〕，嘗以更衣入侍〔4〕。洎乎晚節〔5〕，穢亂春宮〔6〕。密隱先帝之私〔7〕，陰圖後庭之嬖〔8〕。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9〕；掩袖工讒〔10〕，狐媚偏能惑主〔11〕。踐元後於翬翟〔12〕，陷吾君於聚麀〔13〕。加以虺蜴爲心〔14〕，豺狼成性，近狎邪僻〔15〕，殘害忠良〔16〕，殺姊屠兄〔17〕，弑君鳩母〔18〕。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19〕。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20〕；賊之宗盟〔21〕，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22〕，朱虛侯之已亡〔23〕。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24〕；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25〕。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塚子〔26〕。奉先帝之遺訓〔27〕，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28〕，良有以也〔29〕；桓君山之流涕〔30〕，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31〕。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32〕，爰舉義旗〔33〕，誓清妖孽。南連百越〔34〕，北盡三河〔35〕，鐵騎成群，玉軸相接〔36〕。海陵紅粟〔37〕，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38〕，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39〕，劍氣沖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嶽崩頽，叱吒則風雲變色〔40〕。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公等或家傳漢爵〔41〕，或地協周親〔42〕，或膺重寄于爪牙〔43〕，或受顧命于宣室〔44〕。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幹，六尺之孤安在〔45〕？儻能轉禍爲福〔46〕，送往事居〔47〕，共立勤王之勳〔48〕，無廢舊君之命〔49〕，凡諸爵賞，同指山河〔50〕。若其眷戀窮城〔51〕，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52〕，必貽後至之誅〔53〕。

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聞。

——選自清陳熙晉箋注《駱臨海集》

那個非法把持朝政的武氏，不是一個溫和善良之輩，而且出身卑下。當初是太宗皇帝的姬妾，曾因更衣的機會而得以奉侍左右。到後來，不顧倫常與太子（唐高宗李治）關係曖昧。隱瞞先帝曾對她的寵倖，謀求取得在宮中專寵的地位。選入宮裡的妃嬪美女都遭到她的嫉妒，一個都不放過；她偏偏善於賣弄風情，象狐狸精那樣迷住了皇上。終於穿著華麗的禮服，登上皇后的寶座，把君王推到****的醜惡境地。加上一幅毒蛇般的心腸，兇殘成性，親近奸佞，殘害忠良，殺戮兄弟，謀殺君王，毒死母親。這種

人爲天神凡人所痛恨，爲天地所不容。她還包藏禍心，圖謀奪取帝位。皇上的愛子，被幽禁在冷宮裡；而她的親屬黨羽，卻委派以重要的職位。嗚呼！霍光這樣忠貞的重臣，再也不見出現；劉章那樣強悍的宗室也已消亡了。“燕啄皇孫”歌謠的出現，人們知道漢朝的皇統將要窮盡；孽龍的口水流淌在帝王的宮庭裡，標誌著夏後氏王朝快要衰亡。

我李敬業是大唐的老臣下，是王公貴族的長子，奉行的是先帝留下的訓示，承受著本朝的優厚恩典。宋微子爲故國的覆滅而悲哀，確實是有他的原因的；桓譚爲失去爵祿而流淚，難道是毫無道理的嗎！因此我憤然而起來幹一番事業，目的是爲了安定大唐的江山。依隨著天下的失望情緒，順應著舉國推仰的心願，於是高舉正義之旗，發誓要消除害人的妖物。南至偏遠的百越，北到中原的三河，鐵騎成群，戰車相連。海陵的粟米多得發酵變紅，倉庫裡的儲存真是無窮無盡；大江之濱旌旗飄揚，光復大唐的偉大功業還會是遙遠的嗎！戰馬在北風中嘶鳴，寶劍之氣直沖向天上的星斗。戰士的怒吼使得山嶽崩塌，雲天變色。拿這來對付敵人，有什麼敵人不能打垮；拿這來攻擊城市，有什麼城市不能佔領！

諸位或者是世代蒙受國家的封爵，或者是皇室的姻親，或者是負有重任的將軍，或者是接受先帝遺命的大臣。先帝的話音好象還在耳邊，你們的忠誠怎能忘卻？先帝的墳土尚未幹透，我們的幼主卻不知被貶到哪裡去了！如果能轉變當前的禍難成爲福祉，好好地送走死去的舊主和服事當今的皇上，共同建立匡救王室的功勳，不至於廢棄先皇的遺命，那末各種封爵賞賜，一定如同泰山黃河那般牢固長久。如果留戀目前的既得利益，在關鍵時刻猶疑不決，看不清事先的徵兆，就一定會招致嚴厲的懲罰。

請看明白今天的世界，到底是哪家的天下。這道檄文頒佈到各州郡，讓大家都知曉。

（江建中）

【注釋】

〔1〕僞：指非法的，表示不為正統所承認的意思。臨朝：蒞臨朝廷掌握政權。〔2〕地：指家庭、家族的社會地位。〔3〕下陳：古人賓主相饋贈禮物、陳列在堂下，稱為“下陳”。因而，古代統治者充實于府庫、內宮的財物、妾婢，亦稱“下陳”。這裡指武則天曾充當過唐太宗的才人。

〔4〕更衣：換衣。古人在宴會中常以此作為離席休息或入廁的托言。《漢書》記載：歌女衛子夫乘漢武帝更衣時入侍而得寵倖。這裡藉以說明武則天以不光彩的手段得到唐太宗的寵倖。〔5〕泊（jì記）：及，到。晚節：後來。

〔6〕春宮：亦稱東宮，是太子居住的地方，後人常借指太子。〔7〕私：寵倖。〔8〕嬖（pì閉）寵愛。〔9〕蛾眉：原以蠶蛾的觸鬚比喻女子修長而美麗的眉毛，這裡借指美女。〔10〕掩袖工讒：說武則天善於進讒害人。《戰國策》記載：楚王夫人鄭袖對楚王所愛美女說：“楚王喜歡你的美貌，但討厭你的鼻子，以後見到楚王，要掩住你的鼻子。”美女照辦，楚王因而發怒，割去美女的鼻子。這裡借此暗指武則天曾偷偷窒息親生女兒，而嫁禍于王皇后，使皇后失寵的事（見《新唐書·後妃傳》）。〔11〕狐媚：唐代迷信狐仙，認為狐狸能迷惑害人，所以稱用手段迷人為狐媚。

〔12〕元後：正宮皇后。翬翟（h uī—dì灰狄）：用美麗鳥羽織成的衣服，指皇后的禮服。翬，五彩雉雞。翟，長尾山雞。〔13〕聚麀（yōu憂）：多匹牡鹿共有一匹牝鹿。麀，母鹿。語出《禮記·曲禮上》：“夫惟禽獸無

禮，故父子聚麀。”這句意謂武則天原是唐太宗的姬妾，現在當上高宗的皇后，使高宗****。〔14〕，虺蜴（h uǐ—yì 毀易）：指毒物。虺，毒蛇。蜴，蜥蜴，古人以為有毒。〔15〕狎：親近。邪僻：指不正派的人。〔16〕忠良：指因反對武后而先後被殺的長孫無忌、上官儀，褚遂亮等大臣。〔17〕殺姊屠兄：據《舊唐書·外戚傳》記載：武則天被冊立為皇后之後，陸續殺死侄兒武惟良、武懷遠和姊女賀蘭氏。兄武元慶、武元爽也被貶謫而死。〔18〕弑君鳩（z hèn 振）母：謀殺君王、毒死母親。其實史書中並無武后謀殺唐高宗和毒死母親的記載。弑，臣下殺死君王。鳩，傳說中的一種鳥，用其羽毛浸酒能毒死人。〔19〕窺竊神器：陰謀取得帝位。神器，指皇位。〔20〕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指唐高宗死後，中宗李顯繼位，旋即被武后廢為廬陵王，改立睿宗李旦為帝，但實際上是被幽禁起來（事見《新唐書·後妃傳》）。二句為下文“六尺之孤何在”張本。〔21〕宗盟：家屬和黨羽。〔22〕霍子孟：名霍光，西漢大臣，受漢武帝遺詔，輔助幼主漢昭帝；昭帝死後，昌邑王劉賀繼位，荒嬉無道，霍光又廢劉賀，更立宣帝，是安定西漢王朝的重臣（事見《漢書·霍光傳》）。作：興起。〔22〕朱虛侯：漢高祖子齊惠王肥的次子，名劉章，封朱虛侯。高祖死後，呂後專政，重用呂氏，危及劉氏天下，劉章與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合謀，誅滅呂氏，擁立文帝，穩定了西漢王朝（事見《漢書·高五王傳》）。〔24〕“燕啄皇孫”二句：《漢書·五行志》記載：漢成帝時有童謠說“燕飛來，啄皇孫”。後趙飛燕入宮為皇后，因無子而妬殺了許多皇子，漢成帝因此無後嗣。不久，王莽篡政，西漢滅亡。這裡借漢朝故事，指斥武則天先後廢殺太子李忠、李弘、李賢，致使唐室傾危。祚，指皇位，國統。〔25〕“龍漦（lí 利）帝后”二句：據《史記·周本紀》記載：當夏王朝衰落時，有兩條神龍降臨宮庭中，夏帝把龍的唾涎用木盒藏起來，到周厲王時，木盒開啓，龍漦溢出，化為玄黿流入後宮，一宮女感而有孕，生褒姒。後幽

王爲其所惑，廢太子，西周終於滅亡。滌，涎沫。〔26〕塚子：嫡長子。

〔27〕先帝：指剛死去的唐高宗。〔28〕宋微子：微子名啓，是殷紂王的庶兄，被封于宋，所以稱“宋微子”。殷亡後，微子去朝見周王，路過荒廢了的殷舊都，作《麥秀歌》來寄託自己亡國的悲哀（見《尚書大傳》）。

這裡是李敬業的自喻。〔29〕良：確實、真的。以：緣因。〔30〕桓君山：

東漢人，名譚，光武帝時爲給事中，因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而被貶爲六安縣丞，憂鬱而死（事見《後漢書·桓譚傳》）。〔31〕社稷：原爲帝王所祭祀的土神和穀神，後借指國家。

〔32〕宇內：天下。推心：指人心

所推重。〔33〕爰：於是。〔34〕百越：通“百粵”。古代越族有百種，

故稱“百越”。這裡指越人所居的偏遠的東南沿海。〔35〕三河：洛陽附

近河東、河內、河南三郡，是當時政治中心所在的中原之地。〔36〕玉軸：

戰車的美稱。〔37〕海陵：古縣名，治所在今江蘇省泰州市，地在揚州附

近，漢代曾在此置糧倉。紅粟：米因久藏而發酵變成紅色。靡：無，不。

〔38〕江浦：長江沿岸。浦，水邊的平地。黃旗：指王者之旗。〔39〕班

聲：馬嘶鳴聲。〔40〕喑：（yīn陰）鳴、叱吒（zhà炸）：發怒時的

喝叫聲。〔41〕公等：諸位。家傳漢爵：擁有世代傳襲的爵位。漢初曾大

封功臣以爵位，可世代傳下去，所以稱“漢爵”。〔42〕地協周親：指身

份地位都是皇家的宗室或姻親。協，相配，相合。周親，至親。〔43〕膺

（應yīng）：承受。爪牙：喻武將。〔44〕顧命：君王臨死時的遺命。

宣室：漢宮中有宣室殿，是皇帝齋戒的地方，漢文帝曾在此召見並諮問賈

誼，後借指皇帝鄭重召問大臣之處。〔45〕一抔（póu）之土：語出《史

記·張釋之傳》：“假令愚民取長陵（漢高祖陵）一抔土，陛下將何法以加

之乎？”這裡借指皇帝的陵墓。六尺之孤：指繼承皇位的新君。安在：有

本作“何托”。參閱前注〔20〕。〔46〕儻：通“倘”，倘若，或者。〔47〕

送往事居：送走死去的，侍奉在生的。往，死者，指高宗。居，在生者，

指中宗。〔48〕勤王：指臣下起兵救援王室。〔49〕舊君：指已死的皇帝，一作“大君”，義近。〔50〕“同指山河”二句：語出《史記》，漢初大封功臣，誓詞雲：“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這裡意爲有功者授予爵位，子孫永享，可以指山河爲誓。〔51〕窮城：指孤立無援的城邑。〔52〕昧：不分明。幾（jī 機）：跡象。〔53〕貽（yí 怡）：遺下，留下。後至之誅：意思說遲疑不回應，一定要加以懲治。語見《周禮·大司馬》，原句爲“比軍眾，誅後至者。”

滕王閣序

〔唐〕王勃

【作者小傳】王勃（650—676），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省河津縣）人。隋末文中子王通之孫。六歲能文，未冠應幽素科及第，授朝散郎，爲沛王（李賢）府修撰。因作文得罪高宗被逐，漫遊蜀中，客于劍南，後補虢州參軍。又因私殺官奴獲死罪，遇赦除名，父福畦受累貶交趾令。勃渡南海省父，溺水受驚而死。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並稱“初唐四傑”。其詩氣象渾厚，音律諧暢，開初唐新風，尤以五言律詩爲工；其駢文繪章絢句，對仗精工，《滕王閣序》極負盛名。於“四傑”之中，王勃成就最大。詩文集早佚，明人輯有《王子安集》。

【題解】聞一多曾說初唐四傑“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爲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唐詩雜論》）。《滕王閣序》作爲一篇贈序文，借登高之會感懷時事，慨歎身世，是富於時代精神和個人特點的真情流露。王勃一生雖連遭挫折，不免產生人生無常、命運偃蹇的怨歎，但我們在文中更多地體驗到的卻是作者渴望用世的抱負和強自振作的意志。希望和失望兼有，追求和痛苦交織，這正是文章的動人之處。作爲一篇優秀的駢文，作者調動了對偶、用典等藝術手段，在精美嚴整的形式之中，表現了自然變化之趣；尤其是景物描寫部分，文筆瑰麗，手法多樣，以或濃或淡、或俯或仰、時遠時近、有聲有色的畫面，把秋日風光描繪得神采飛動，令人擊節歎賞。其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聯，動靜相映，意境渾融，成爲千古傳誦的名句。

豫章故郡〔1〕，洪都新府〔2〕。星分翼軫〔3〕，地接衡廬〔4〕。襟三江而帶五湖〔5〕，控蠻荆而引甌越〔6〕。物華天寶，龍光射牛鬥之墟〔7〕；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8〕。雄州霧列，俊采星馳〔9〕。台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10〕；宇文新州之懿範，櫓帷暫駐〔11〕。十旬休假，勝友如雲〔12〕；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13〕；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14〕。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15〕。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駟於上路，訪風景于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天人之舊館〔16〕。層台聳翠，上出重霄；飛閣翔丹，下臨無地。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縈回；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17〕；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18〕。雲銷雨霽，彩徹區明〔19〕。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20〕；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21〕。

遙襟甫暢〔22〕，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23〕，纖歌凝而白雲遏〔24〕。睢園綠竹〔25〕，氣凌彭澤之樽〔26〕；鄴水朱華〔27〕，光照臨川之筆〔28〕。四美具，二難並〔29〕。窮睇眄于中天，極娛游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30〕，目吳會於雲間〔31〕。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32〕。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溝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閭而不見〔33〕，奉宣室以何年〔34〕。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35〕，李廣難封〔36〕。屈賈誼于長沙，非無聖主〔37〕；竄梁鴻于海曲，豈乏明時〔38〕。所賴君子見機〔39〕，達人知命〔40〕。老當益壯〔41〕，甯移白

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42〕。酌貪泉而覺爽〔43〕，處涸轍而相歡〔44〕。北海雖賒，扶搖可接〔45〕；東隅已逝，桑榆非晚〔46〕。孟嘗高潔，空余報國之情〔47〕；阮籍倡狂，豈效窮途之哭〔48〕！

勃，三尺微命〔49〕，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50〕；有懷投筆，愛宗慤之長風〔51〕。舍簪笏於百齡〔52〕，奉晨昏於萬里〔53〕。非謝家之寶樹〔54〕，接孟氏之芳鄰〔55〕。他日趨庭，叨陪鯉對〔56〕；今茲捧袂，喜托龍門〔57〕。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58〕；鐘期相遇，奏流水以何慚〔59〕。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60〕，梓澤丘墟〔61〕。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雲爾〔62〕。

——選自清光緒吳縣蔣氏刊行本《王子安集注》

這裡是早先的豫章郡，郡治就是新設的洪州都督府。星空與翼、軫二星相屬，地形與衡、廬兩山相接。三江是它的衣襟，五湖是它的衣帶，控制著荆楚，接連著甌越。物產的精華化為天上的寶氣，寶劍的光芒直射牛星和鬥星的區域。人中的俊傑凝聚著大地的靈氣，徐孺子使得陳蕃專為他設下床榻。雄偉的州城如在雲霧中羅列，有才能的官吏象群星在賓士。亭台和城池處在蠻夷和中原的交界，賓客和主人都是東南一帶的名流。都督閻公有著崇高的聲望，大駕遙臨；宇文刺史有著美好的風範，車駕暫停。正逢十天一次的休假，俊雅的人士象雲一般地聚合；喜迎千裡外的來賓，高貴的朋友坐滿了宴席。孟學士是詞章的宗師，文章能使蛟龍騰飛、鳳凰起舞；王將軍是武林的寶庫，韜略閃著紫電和青霜寶劍的光輝。家父在交趾作縣令，我省親路過這名勝之地；一個年幼無知的少年，居然親逢這難

得的盛宴。

時光正值九月，節序已是深秋。積水退盡，寒冷的潭水變得分外清澈；煙靄凝聚，傍晚的山巒呈現出一派紫色。整治車馬，登上大路；尋訪美景，馳向高山。來到帝子建閣的沙洲，得見滕王昔日的亭館。樓臺層疊。象高聳的青山，向上直插雲霄；閣簷飛架，如流動的色彩，下視不見地面。棲息著白鶴和野鴨的河洲沙灘，極盡島嶼縈回之能事；用桂樹和木蘭建築的殿堂樓館，排列成岡巒起伏的形勢。推開雕刻精緻的門扇，俯瞰裝飾華美的屋脊。山原遼闊，盡收眼底；江湖盤曲，望之心寒。住宅遍佈大地，全都是鐘鳴鼎食的人家；船隻擠滿渡口，盡雕成青雀黃龍的形狀。雲氣消散，雨過天晴，彩虹貫天，長空明朗。落霞伴著孤鳥一齊向天邊飛去；秋水映著長空融成一片澄碧。傍晚的漁船響起悠揚的歌聲，歌聲直飄到鄱陽湖的彼岸；秋涼的天空傳來雁群的驚叫，叫聲延續到回雁峰的水邊。

遠望的胸襟剛開始舒暢，奔放的興致又急劇飛揚。簫管齊鳴，鼓蕩起清風陣陣，歌聲纖柔，逗引得白雲依依。仿佛在睢園的綠竹叢中宴飲，豪氣蓋過了善飲的彭澤縣令；又如在鄴水的荷花池畔吟詠，文筆輝映著擅詩的臨川才子。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俱全，賢主、嘉賓難得一起聚會。極目長天，暢遊假日。天高地遠，令人覺得宇宙無窮無盡；興盡悲來，感到命運皆有定數。遙望夕陽映照下的長安，指點雲霧飄渺中的江南。大地的盡頭南海最深，天柱雖高而北極星更遠。關山難以逾越，有誰同情迷路的遊子？偶然溝水相逢，人人都是異鄉的來客。懷念天子而不得朝見，奉召到宣室殿更不知在何年。唉！命運不好，遭遇坎坷。馮唐容易衰老，李廣難以封侯。使賈誼屈居長沙，並非沒有聖明的君主；讓梁鴻逃隱海濱，又難道不在清明的時代？所可仗恃的是君子安于貧賤，而達人懂得天命。

年紀老了應當更加豪壯，哪能在白頭時改變初衷？境遇不好應當更加堅定，決不能拋棄凌雲的壯志。喝了貪泉的水，神志更覺得清爽；處在乾涸的車轍內，心情卻依然歡樂。北海雖然遙遠，乘大風可以到達；晨光雖已逝去，日暮為時未晚。孟嘗品德高潔，空留下報國的熱情；阮籍行為狂放，能學他無路便痛哭？

我年齡幼小，身份低微，只是個讀書人。沒有門路去請求賜予長纓，儘管已到了與終軍相同的年齡；只有懷著拋下筆墨的決心，去羨慕宗慤那乘風破浪的豪情。我捨棄了一生的富貴前程，不遠萬里去朝夕侍奉父親。我不是謝家寶樹般的子弟，卻有幸結交孟母芳鄰般的諸君。不久我將到父親身邊，慚愧地比附孔鯉的庭對；今天我拱手請謁，高興地得以托身于龍門。遇不到楊得意，只好手撫《大人賦》般的文章而空自嘆惜；見到了鐘子期，奏出《高山流水》的樂曲又有什麼羞慚！啊！名勝之地不會長存，盛大的宴會也難以再逢。蘭亭的宴集已是陳跡，梓澤名園也成了廢墟。臨別贈言，承蒙閻公的盛意；登高作詩，只有借重在座諸公。我冒昧地盡情傾吐，恭敬地寫下短序。按照規定的韻字大家作詩，我的一首也同時也成。請諸位展露潘岳般的文采，各自傾瀉陸機般的才華吧。

（方智範）

【注釋】

〔1〕豫章：滕王閣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為漢豫章郡治。〔2〕洪都：漢豫章郡，唐改為洪州，設都督府。〔3〕星分翼軫（z h ě n 枕）：古人習慣以天上星宿與地上區域對應，稱為“某地在某星之分野”。據《晉

書·天文志》，豫章屬吳地，吳越揚州當牛鬥二星的分野，與翼軫二星相鄰。翼、軫，星宿名，屬二十八宿。〔4〕衡廬：衡，衡山，此代指衡州（治所在今湖南省衡陽市）。廬，廬山，此代指江州（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5〕三江：泛指長江中下游的江河。五湖：南方大湖的總稱。〔6〕蠻荆：古楚地，今湖北、湖南一帶。甌越：古越地，即今浙江地區。古東越王建都於東甌（今浙江省永嘉縣）。〔7〕物華二句：據《晉書·張華傳》，晉初，牛、鬥二星之間常有紫氣照射，據說是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張華命人尋找，果然在豐城（今江西省豐城縣，古屬豫章郡）牢獄的地下，掘出龍泉、太阿二劍。後這對寶劍入水化為雙龍。〔8〕徐孺句：據《後漢書·徐稚傳》，東漢名士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稚來訪時，才設一睡榻，徐稚去後又懸置起來。徐孺，徐孺子的省稱。徐孺子名稚，東漢豫章南昌人，當時隱士。〔9〕采：通“采”，官吏。〔10〕都督：掌管督察諸州軍事的官員，唐代分上、中、下三等。閭公：名未詳。檠（qīng）戟：外有赤黑色繪作套的木戟，古代大官出行時用。這裡代指儀仗。〔11〕宇文新州：複姓宇文的新州（在今廣東境內）刺史，名未詳。檐（chā）帷：車上的帷幕，這裡代指車馬。〔12〕十旬休假：唐制，十日為一句，遇旬日則官員休沐，稱為“旬休”。假通“暇”，空閒。〔13〕騰蛟起鳳：《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又：“揚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孟學士：名未詳。〔14〕紫電青霜：《古今注》：“吳大皇帝（孫權）有寶劍六，二曰紫電。”《西京雜記》：“高祖（劉邦）斬白蛇劍，刃上常帶霜雪。”王將軍：名未詳。〔15〕三秋：古人稱七、八、九月為孟秋、仲秋、季秋，三秋即季秋，九月。〔16〕帝子、天人：都指滕王李元嬰。〔17〕閭閻：裡門，這裡代指房屋。鐘鳴鼎食：古代貴族鳴鐘列鼎而食。〔18〕舸（gě）：《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青雀黃龍：船的裝飾形狀。軸：通“舳”

（z h ú 竹）”，船尾把舵處，這裡代指船隻。〔19〕彩：虹。徹：通貫。

〔20〕彭蠡：古大澤名，即今鄱陽湖。〔21〕衡陽：今屬湖南省，境內有回雁峰，相傳秋雁到此就不再南飛，待春而返。〔22〕甫：方才。〔23〕爽籟：管子參差不齊的排簫。〔24〕白雲遏：形容音響優美，能駐行雲。

《列子·湯問》：“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25〕睢（s u ī 雖）園綠林：睢園，即漢梁孝王菟園。《水經注》：“睢水又東南流，曆於竹園……世人言梁王竹園也。”〔26〕彭澤：縣名，在今江西湖口縣東。陶淵明曾官彭澤縣令，世稱陶彭澤。樽：酒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有“有酒盈樽”之句。〔27〕鄴水：在鄴下（今河北省臨漳縣）。鄴下是曹魏興起的地方。朱華：荷花。曹植《公宴詩》：“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28〕光照句：臨川，郡名，治所在今江西省撫州市。這裡指代謝靈運。謝曾任臨川內史，《宋書》本傳稱他“文章之美，江左莫逮”。〔29〕四美：指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二難：指賢主、嘉賓難得。〔30〕望長安句：《世說新語·夙惠》：“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31〕吳會：吳郡，治所在今江蘇省蘇州市。雲間：江蘇松江縣（古華亭）的古稱。《世說新語·排調》：陸雲（字士龍）華亭人，未識荀隱，張華使其相互介紹而不作常語，“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32〕天柱：《神異經》：“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北辰：《論語·爲政》：“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拱）之。”〔33〕帝閭（h ū n 昏）：天帝的守門人。屈原《離騷》：“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34〕奉宣室句：賈誼

遷謫長沙四年後，漢文帝復召他回長安，于宣室中問鬼神之事。宣室，漢未央宮正殿，為皇帝召見大臣議事之處。〔35〕馮唐易老：《史記·馮唐列傳》：“（馮）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36〕李廣難封：李廣，漢武帝時名將，多次與匈奴作戰，軍功卓著，卻始終未獲封爵。〔37〕屈賈誼句：賈誼在漢文帝時被貶為長沙王太傅。聖主：指漢文帝。〔38〕竄梁鴻句：梁鴻，東漢人，因得罪章帝，避居齊魯、吳中。明時：指章帝時代。〔39〕君子見幾：《易·繫辭下》：“君子見幾（機）而作。”〔40〕達人知命：《易·繫辭上》：“樂天知命故不憂。”〔41〕老當益壯：《後漢書·馬援傳》：“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42〕青雲之志：《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43〕酌貪泉句：據《晉書·吳隱之傳》，廉官吳隱之赴廣州刺史任，飲貪泉之水，並作詩說：“古人雲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伯）夷（叔）齊飲，終當不易心。”貪泉，在廣州附近的石門，傳說飲此水會貪得無厭。〔44〕處涸轍：《莊子·外物》有鮒魚處涸轍的故事。涸轍比喻困厄的處境。〔45〕北海二句：語意本《莊子·逍遙遊》。〔46〕東隅二句：《後漢書·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東隅，日出處，表示早晨。桑榆，日落處，表示傍晚。〔47〕孟嘗二句：孟嘗字伯周，東漢會稽上虞人。曾任合浦太守，以廉潔奉公著稱，後因病隱居。桓帝時，雖有人屢次薦舉，終不見用。事見《後漢書·孟嘗傳》。〔48〕阮籍二句：阮籍，字嗣宗，晉代名士。《晉書·阮籍傳》：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49〕三尺：指幼小。〔50〕無路二句：據《漢書·終軍傳》，終軍字子雲，漢代濟南人。武帝時出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時僅二十餘歲。等，相同，用作動詞。弱冠，古人二十歲行冠禮，表示成年，稱“弱冠”。〔51〕投筆：用漢班超

投筆從戎的故事，事見《後漢書·班超傳》。愛宗慤（q u è 卻）句：宗慤字元幹，南朝宋南陽人，年少時向叔父自述志向，雲“願乘長風破萬里浪”。事見《宋書·宗慤傳》。〔52〕簪笏（h ù 戶）：冠簪、手版。官吏用物，這裡代指官職地位。百齡：百年，猶“一生”。〔53〕奉晨昏：《禮記·曲禮上》：“凡爲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54〕非謝家句：《世說新語·言語》：“謝太傅（安）問諸子侄‘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謝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55〕接孟氏句：據說孟軻的母親爲教育兒子而三遷擇鄰，最後定居于學宮附近。事見劉向《列女傳·母儀篇》。〔56〕他日二句：《論語·季氏》：“（孔子）嘗獨立，（孔）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鯉，孔鯉，孔子之子。〔57〕捧袂（m è i 妹）：舉起雙袖，表示恭敬的姿勢。喜托龍門：《後漢書·李膺傳》：“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58〕楊意二句：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相如經蜀人楊得意引薦，方能入朝見漢武帝。又雲：“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楊意，楊得意的省稱。凌雲，指司馬相如作《大人賦》。〔59〕鐘期二句：《列子·湯問》：“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鐘期，鐘子期的省稱。〔60〕蘭亭：在今浙江省紹興市附近。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上巳節，王羲之與群賢宴集於此，行修禊禮，祓除不祥。〔61〕梓澤：即晉石崇的金穀園，故址在今河南省洛陽市西北。〔62〕請灑二句：鍾嶸《詩品》：“陸（機）才如海，潘（嶽）才如江。”

與韓荊州書

〔唐〕李白

【作者小傳】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唐代偉大詩人。綿州昌隆縣（今四川江油縣）人。青少年時期在蜀中度過，約二十五六歲時，出蜀漫遊各地。玄宗天寶（742—756）初至長安，待詔翰林院。不久便遭讒去京，南北漫遊。安史之亂中，因參永王李璘幕府，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晚年飄泊江南，病逝于當塗（今屬安徽）。李白詩深切關懷國家政治，對天寶年間權奸當道、窮兵黷武等陰暗面以及安史亂軍危害國家的罪行均加以批判；強烈抒發了雄心壯志遭受壓抑的痛苦和憤怒心情，表達了對權貴的蔑視和對獨立自由人格的嚮往；熱情歌頌了祖國的大好河山。詩風豪放，想像奇偉，情感熾熱，語言真率自然，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文風亦豪邁俊爽。今存詩約千首，文約七十篇。

【題解】本文約作於開元二十二年（734），李白在襄陽（今屬湖北）。韓荊州，即韓朝宗，時任荊州長史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採訪使。李白抱負宏大，自稱“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但他不欲經由進士、明經等常規考試進入仕途，而企圖一朝蒙受帝王賞識，獲得重用。故廣事干謁，投贈詩文，以表現才能，培養聲名。作此文前，已多次上書和謁見地方長官，又曾入京謀求出路，未果。本文也是干謁之作，故極稱韓朝宗善於識拔人才，希望獲得接見和稱譽。但並不露卑屈之態，而充滿對自己才能的自信。文句駢散並用，長短錯落，讀來頗有氣盛言宜之感。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1〕：“生不用萬戶侯〔2〕，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3〕，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4〕，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5〕，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于君侯〔6〕。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7〕，即其人焉。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8〕。十五好劍術，偏幹諸侯；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9〕。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10〕，安敢不盡于君侯哉？

君侯製作侔神明〔11〕，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12〕。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13〕。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14〕，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15〕。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16〕，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17〕，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18〕；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19〕，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20〕，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21〕，忠義奮發，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諸賢腹中〔22〕，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23〕。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24〕。

且人非堯舜〔25〕，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26〕？至於製作，積成卷軸〔27〕，則欲塵穢視聽〔28〕。恐雕蟲小技〔29〕，不合大

人。若賜觀芻蕘〔30〕，請給紙墨，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31〕，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于薛、卞之門〔32〕。幸惟下流〔33〕，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34〕。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李太白全集》

我聽說天下談士聚在一起議論道：“人生不用封爲萬戶侯，只願結識一下韓荆州。”怎麼使人敬仰愛慕，竟到如此程度！豈不是因爲您有周公那樣的作風，躬行吐哺握髮之事，故而使海內的豪傑俊士都奔走而歸於您的門下。士人一經您的接待延譽，便聲名大增，所以屈而未伸的賢士，都想在您這兒獲得美名，奠定聲望。希望您不因自己富貴而對他們傲慢，不因他們微賤而輕視他們，那麼您眾多的賓客中便會出現毛遂那樣的奇才。假使我能有機會顯露才幹，我就是那樣的人啊。

我是隴西平民，流落于楚漢。十五歲時愛好劍術，謁見了許多地方長官；三十歲時文章成就，拜見了很多卿相顯貴。雖然身長不滿七尺，但志氣雄壯，勝於萬人。王公大人都贊許我有氣概，講道義。這是我往日的心事行跡，怎敢不盡情向您表露呢？

您的著作堪與神明相比，您的德行感動天地；文章與自然造化同功，學問窮極天道人事。希望您度量寬宏，和顏悅色，不因我長揖不拜而拒絕我。如若肯用盛宴來接待我，任憑我清談高論，那請您再以日寫萬言試我，我將手不停揮，頃刻可就。如今天下人認爲您是決定文章命運、衡量人物高下的權威，一經您的品評，便被認作美士，您何必捨不得階前的區區一尺之地接待我，而使我不能揚眉吐氣、激厲昂揚、氣概凌雲呢？

從前王子師擔任豫州刺史，未到任即徵召荀慈明，到任後又徵召孔文舉；山濤作冀州刺史，選拔三十餘人，有的成為侍中、尚書。這都是前代人所稱美的。而您也薦舉過一位嚴協律，進入中央為秘書郎；還有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等人，有的因才幹名聲被您知曉，有的因操行清白受您賞識。我每每看到他們懷恩感慨，忠義奮發，因此我感動激勵，知道您對諸位賢士推心置腹，赤誠相見，故而我不歸向他人，而願意托身於您。如逢緊急艱難有用我之處，我當獻身效命。

一般人都不是堯、舜那樣的聖人，誰能完美無缺？我的謀略策畫，豈能自我誇耀？至於我的作品，已積累成為卷軸，卻想要請您過目。只怕這些雕蟲小技，不能受到大人的賞識。若蒙您垂青，願意看看拙作，那便請給以紙墨，還有抄寫的人手，然後我回去打掃靜室，繕寫呈上。希望青萍寶劍、結綠美玉，能在薛燭、卞和門下增添價值。願您顧念身居下位的人，大開獎譽之門。請您加以考慮。

（王運熙 楊明）

【注釋】

〔1〕談士：言談之士。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天下談士，依以揚聲。”〔2〕萬戶侯：食邑萬戶的封侯。唐朝封爵已無萬戶侯之稱，此處借指顯貴。〔3〕景慕：敬仰愛慕。〔4〕周公：即姬旦，周文王子，武王弟。因采邑在周（今陝西岐山縣北），故稱周公。吐握：吐哺（口中所含食物）握髮（頭髮）。周公自稱“我一沐（洗頭）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見《史記·魯世家》），後世因以“吐握”形容禮賢下士。〔5〕龍門：在今山西河津西北黃河兩岸，峭壁對峙，形如闕門。傳說江海大魚能上此門者即化為龍。東漢李膺有高名，當時士人有受其接待者，名為登龍門。〔6〕龍盤鳳逸：喻賢人在野或屈居下位。收名定價：獲取美名，奠定聲望。君侯：對尊貴者的敬稱。〔7〕毛遂：戰國時趙國平原君食客。秦圍邯鄲，趙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毛遂請求隨同前往，自薦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隨從至楚，果然說服了楚王，使其同意發兵。平原君乃以為上客（見《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穎（yǐn g 影）：指錐芒。穎脫而出，喻才士若獲得機會，必能充分顯示其才能。〔8〕隴西：古郡名，始置於秦，治所在狄道（今甘肅臨洮）。李白自稱十六國時涼武昭王李暠之後，李暠為隴西人。布衣：平民。楚漢：當時李白家于安陸（今屬湖北），往來于襄陽、江夏等地。〔9〕幹：干謁，對人有所求而請見。諸侯：此指地方長官。曆：普遍。抵：拜謁，進見。卿相：指中央朝廷高級官員。〔10〕疇曩（chóu nǎng 綢攘）：往日。〔11〕製作：指文章著述。侔（móu 謀）：相等，齊同。東漢崔瑗《張平子碑》：“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12〕參，參與。造化：自然的創造化育。天人：天道和人道。南朝梁鍾嶸《詩品序》：“文麗日月，學究天人。”〔13〕開張：開擴，舒展。長揖：相見時拱手高舉自上而下以為禮。〔14〕清談：漢末魏晉以來，士人喜高談闊論，或評議人物，或探究玄理，稱為清談。〔15〕倚馬可待：喻文思敏捷。東晉時袁宏隨同桓溫北征，受命作露布文（檄文、捷書之類），他倚馬前而作，手不輟筆，頃刻便成，而文極佳妙。〔16〕司命：原為神名，掌管人之壽命。此指判定文章優劣的權威。權：秤錘；衡：秤桿。此指品評人物的權威。〔17〕惜階前盈尺之地：意即不在堂前接見我。〔18〕王子師：東漢王允字子師，靈帝時為豫州刺史（治所在沛國譙縣，即今安

徽毫縣），徵召荀爽（字慈明，漢末碩儒）、孔融（字文舉，孔子之後，漢末名士）等爲從事。全句原出西晉東海王司馬越《與江統書》。〔19〕山濤：字巨源，西晉名士，竹林七賢之一。爲冀州（今河北高邑西南）刺史時，搜訪賢才，甄拔隱屈。侍中、尚書：中央政府官名。〔20〕嚴協律：名不詳。協律，協律郎，屬太常寺，掌校正律呂。秘書郎：屬秘書省，掌管中央政府藏書。崔宗之：李白好友，開元中入仕，曾爲起居郎、尚書禮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右司郎中等職，與孟浩然、杜甫亦曾有交往。房習祖：不詳。黎昕：曾爲拾遺官，與王維有交往。許瑩：不詳。〔21〕撫躬：猶言撫膺、撫髀，表示慨歎。撫，拍。〔22〕推赤心于諸賢腹中：《後漢書·光武本紀》：“蕭王（劉秀）推赤心置人腹中。”〔23〕國士：國中傑出的人。〔24〕儻：同“倘”。〔25〕且：提起連詞。〔26〕謨猷（yóu yóu）：謀畫，謀略。〔27〕卷軸：古代帛書或紙書以軸卷束。〔28〕塵穢視聽：請對方觀看自己作品的謙語。〔29〕雕蟲小技：西漢揚雄稱作賦爲“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見《法言·吾子》）。蟲書、刻符爲當時學童所習書體，纖巧難工。此處乃自謙之詞。〔30〕芻蕘（chú ráo 除饒）：割草爲芻，打柴爲蕘，芻蕘指草野之人。亦用以謙稱自己的作品。〔31〕閑軒：靜室。〔32〕青萍：寶劍名。結綠：美玉名。薛：薛燭，古代善相劍者，見《越絕書外傳·記寶劍》。卞：卞和，古代善識玉者，見《韓非子·和氏》。〔33〕惟：念。下流：指地位低的人。惟，一作推。〔34〕獎飾：獎勵稱譽。

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

〔唐〕李白

【題解】李白與諸從弟聚會賦詩，本文即爲之而作的序文。從弟即堂弟。但唐代風氣喜聯宗，凡同姓即結爲兄弟叔侄等，所謂從弟未必真有血緣關係。序中寫了欣賞美景、高談清論、飲酒作詩的情景。雖有“浮生若夢”等頹廢之語，但主要是抒發了熱愛大自然、熱愛生活的豪情逸興。全文僅百餘字，緊扣題目，句無虛設，而層次井然。以駢偶句式爲主，鏗鏘動聽，而又瀟灑流動，無板滯之弊。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1〕；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2〕，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3〕。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4〕。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5〕。群季俊秀，皆爲惠連〔6〕；吾人詠歌，獨慚康樂〔7〕。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8〕。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穀酒數〔9〕。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李太白全集》

天地是萬事萬物的旅舍，光陰是古往今來的過客。而人生浮泛，如夢一般，能有幾多歡樂？古人持燭夜遊，確實有道理啊。況且溫煦的春天用豔麗的景色召喚我們，大自然將美好的文章提供給我們。於是相會於美麗的桃李園內，敘說兄弟團聚的快樂。諸位弟弟英俊秀髮，個個好比謝惠連；而我的作詩吟詠，卻慚愧不如謝康樂。正以幽雅的情趣欣賞著美景，高遠

的談吐已更爲清妙。鋪開盛席，坐在花間；行酒如飛，醉於月下。不作好詩，怎能抒發高雅的情懷？如賦詩不成，須依金穀雅集三鬥之數行罰。

（王運熙 楊明）

〔注釋〕

〔1〕逆旅：旅舍。逆；迎。古人以生爲寄，以死爲歸，如《屍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又如《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此用其意。〔2〕浮生若夢：《莊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又《莊子·齊物論》稱莊周夢爲蝴蝶；“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意謂死生之辨，亦如夢覺之分，紛紜變化，不可究詰。此用其意。〔3〕秉：持，拿著。二句原出曹丕《與吳質書》：“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4〕大塊：指大自然。假：借。文章：原指錯雜的色彩、花紋。此指大自然中各種美好的形象、色彩、聲音等。劉勰《文心雕龍·原道》指出，天上日月，地上山川，以及動物、植物等，均有文采，“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5〕序：同敘。天倫：天然的倫次，此指兄弟。〔6〕季：少子爲季，此指弟弟。惠連：謝惠連，南朝宋文學家。幼而聰慧，十歲便能作文。深爲族兄靈運所賞愛，常一同寫作遊玩。〔7〕康樂：謝靈運，南朝宋詩人，名將謝玄之孫，襲封康樂公。以寫作山水詩著名。〔8〕瓊筵：美好的筵席。瓊，美玉。羽觴：酒器，形如雀鳥。〔9〕金穀酒數：晉石崇有金谷園，曾與友人宴飲其中，作《金穀詩序》雲：“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鬥。”

吊古战场文

〔唐〕李华

【作者小传】李华（715—766），字遐叔，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县）人。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又曾中博学宏辞科。天宝十一载（752）迁监察御史，因弹劾当朝权相杨国忠的私人而遭排挤，徙为右补阙。安史乱起，陷入叛军之手，署为凤阁舍人。乱平后，被贬为杭州司户参军。从此因自惭而淡于宦进。肃宗上元中，召为左补阙、吏部司封员外郎，称病不拜。后来参李岷幕府，授验校吏部员外郎衔。不久即因风湿症辞官。隐居于山阳（今江苏淮安县），率领子弟务农为生。晚年崇信佛法，不甚著述。李华文词工丽，与萧颖士齐名，世称“萧李”；又与韩衢、何长师、卢东美为友，江淮间号为“四夔”。当时士大夫多求他作家传、墓碑。他为著名循吏元德秀所作的墓碑，颜真卿书写，李阳冰篆额，被称为“四绝碑”。有《李遐叔文集》。

〔题解〕本文是李华“极思研摧”的力作。唐玄宗开元后期，骄侈昏庸，好战喜功，边将经常背信弃义，使用阴谋，挑起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战争，以邀功求赏，造成“夷夏”之间矛盾加深，战祸不断，士兵伤亡惨重。如天宝八载（749）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唐军战死数万；十载（751）安禄山率兵六万进攻契丹，全军覆没。本文以凭吊古战场起兴，中心是主张实行王道，以仁德礼义悦服远人，达到天下一统。在对待战争的观点上，主张兴仁义之师，有征无战，肯定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文中把战争描绘得十分残酷凄惨，旨在唤起各阶层人士的反战情绪，以求做到“守在四夷”，安定边防，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虽用骈文形式，但文字流畅，情

景交融，主题鲜明，寄意深切，不愧为古今传诵的名篇。

本文《李遐叔文集》、《唐文粹》、《文苑英华》等均收入，文字小异，此不一一出校。

浩浩乎平沙无垠〔1〕，夔不见人〔2〕。河水萦带，群山纠纷〔3〕。黯兮惨悴〔4〕，风悲日曛〔5〕。蓬断草枯〔6〕，凜若霜晨。鸟飞不下，兽挺亡群〔7〕。亭长告予曰〔8〕：“此古战场也，尝覆三军〔9〕。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吾闻夫齐魏徭戍，荆韩召募〔10〕。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寄身锋刃，膂臆谁愬〔11〕？秦汉而还，多事四夷〔12〕，中州耗**bzgwgz_009/bz**〔13〕，无世无之。古称戎夏〔14〕，不抗王师〔15〕。文教失宣〔16〕，武臣用奇〔17〕。奇兵有异于仁义〔18〕，王道迂阔而莫为〔19〕。呜呼噫嘻！

吾想夫北风振漠，胡兵伺便。主将骄敌，期门受战〔20〕。野竖旌旗〔21〕，川回组练〔22〕。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利镞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析江河〔23〕，势崩雷电。至若穷阴凝闭〔24〕，凜冽海隅〔25〕，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缁纁无温〔26〕，堕指裂肤。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27〕，以相剪屠。径截辎重〔28〕，横攻士卒。都尉新降〔29〕，将军复没。尸踣巨港之岸〔30〕，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31〕！鼓衰兮力竭，矢尽兮絃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32〕。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暴骨沙砾。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

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33〕。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吾闻之：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34〕。汉倾天下，财殫力痛〔35〕。任人而已，岂在多乎！周逐 獫狁，北至太原〔36〕。既城朔方〔37〕，全师而还。饮至策勋〔38〕，和乐且闲。穆穆棣棣〔39〕，君臣之间。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民〔40〕，万里朱殷〔41〕。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42〕。

苍苍蒸民〔43〕，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惛惛心目〔44〕，寤寐见之〔45〕。布奠倾觞〔46〕，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无依〔47〕。必有凶年，人其流离〔48〕。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四夷〔49〕。

——选自《全唐文》卷三二一

辽阔的无边无际的旷野啊，极目远望看不到人影。河水象一条带子弯曲萦绕，远处无数的山峰重叠错乱。一片阴暗凄凉的景象：寒风悲啸，日色昏黄，蓬蒿断落，野草萎枯，寒气凛冽有如降霜的冬晨。鸟儿飞过也不肯落下，离群的野兽奔窜而过。亭长告诉我说：“这儿就是古代的战场，曾经覆没全军。时常有鬼哭的声音，每逢阴天就会听到。”真令人伤心啊！这是秦朝、汉朝，还是近代的事情呢？

我听说战国时期，齐魏征集壮丁服役，楚韩募集兵员备战。士兵们奔走万里边疆，年复一年暴露在外，早晨寻找沙漠中的水草放牧，夜晚穿涉结冰的河流。地远天长，不知道哪里是归家的道路。性命寄托于刀枪之间，苦闷的心情向谁倾诉？自从秦汉以来，四方边境上战争频繁，中原地区的损耗破坏，也无世不有。古时称说，外夷中夏，都不和帝王的军队为敌；后来不再宣扬礼乐教化，武将们就使用奇兵诡计。奇兵不符合仁义道德，王道被认为迂腐不切实际，谁也不去实行。唉哟哟！

我想象北风摇撼着沙漠，胡兵乘机来袭。主将骄傲轻敌，敌兵已到营门才仓卒接战。原野上竖起各种战旗，河谷地奔驰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严峻的军法使人心惊胆战，当官的威权重大，士兵的性命微贱。锋利的箭镞穿透骨头，飞扬的沙粒直扑人面。敌我两军激烈搏斗，山川也被震得头昏眼花。声势之大，足以使江河分裂，雷电奔掣。何况正值极冬，空气凝结，天地闭塞，寒气凛冽的翰海边上，积雪陷没小腿，坚冰冻住胡须。凶猛的鸱鸟躲在巢里休息，惯战的军马也徘徊不前。绵衣毫无暖气，人冻得手指掉落，肌肤开裂。在这苦寒之际，老天假借强大的胡兵之手，凭仗寒冬肃杀之气，来斩伐屠戮我们的士兵，半途中截取军用物资，拦腰冲断士兵队伍。都尉刚刚投降，将军又复战死。尸体僵仆在大港沿岸，鲜血淌满了长城下的窟穴。无论高贵或是卑贱，同样成为枯骨。说不完的凄惨哟！鼓声微弱啊，战士已经精疲力竭；箭已射尽啊，弓弦也断绝。白刃相交肉搏啊，宝刀已折断；两军迫近啊，以生死相决。投降吧？终身将沦于异族；战斗吧？尸骨将暴露于沙砾！鸟儿无声啊群山沉寂，漫漫长夜啊悲风淅淅，阴魂凝结啊天色昏暗，鬼神聚集啊阴云厚积。日光惨淡啊映照着短草，月色凄苦啊笼罩着白霜。人间还有象这样令人伤心惨目的景况吗？

我听说过，李牧统率赵国的士兵，大破林胡的入侵，开辟疆土千里，匈奴望风远逃。而汉朝倾全国之力和匈奴作战，反而民穷财尽，国力削弱。关键是任人得当，哪在于兵多呢！周朝驱逐 玃，一直追到太原，在北方筑城防御，尔后全军凯旋回京，在宗庙举行祭祀和饮宴，记功授爵，大家和睦愉快而又安适。君臣之间，端庄和蔼，恭敬有礼。而秦朝修筑长城，直到海边都建起关塞，残害了无数的人民，鲜血把万里大地染成了赤黑；汉朝出兵攻击匈奴，虽然占领了阴山，但阵亡将士骸骨遍野，互相枕藉，实在是得不偿失。

苍天所生众多的人民，谁没有父母？从小拉扯带领，抱着背着，唯恐他们夭折。谁没有亲如手足的兄弟？谁没有相敬如宾友的妻子？他们活着受过什么恩惠？又犯了什么罪过而遭杀害？他们的生死存亡，家中无从知道；即使听到有人传讯，也是疑信参半。整日忧愁郁闷，夜间音容入梦。不得已只好陈列祭品，酹酒祭奠，望远痛哭。天地为之忧愁，草木也含悲伤。这样不明不白的吊祭，不能为死者在天之灵所感知，他们的精魂也无所归依。何况战争之后，一定会出现灾荒，人民难免流离失所。唉唉！这是时势造成，还是命运招致呢？从古以来就是如此！怎样才能避免战争呢？惟有宣扬教化，施行仁义，才能使四方民族为天子守卫疆土啊。

（孟斐）

【注释】

〔1〕浩浩：辽阔的样子。垠（yín 银）：边际。〔3〕夤（x i ò n g）：远。〔3〕纠纷：重叠交错的样子。〔4〕黯：昏黑。〔5〕曛：赤黄色，形

容日色昏暗。〔6〕蓬：草名，即蓬蒿。秋枯根拔，随风飘转。〔7〕挺：通“铤”（tǐng），疾走的样子。〔8〕亭长：秦汉时每十里为一亭，设亭长一人，掌管治安、诉讼等事。唐代在尚书省各部衙门设置亭长，负责省门开关和通报传达事务，是流外（不入九品职级）吏职。此借指地方小吏。〔9〕三军：周制：天子置六军，诸侯大国可置三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此处泛指军队。〔10〕齐魏、荆韩：战国七雄中的四个国家。荆，即楚国。这里泛指战国时代。召募：以钱物招募兵员。徭役和召募，是封建时代的义务兵和雇佣兵。〔11〕膈（bì必）臆：心情苦闷。愬，即“诉”。〔12〕四夷：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夷，古时对异族的贬称。〔13〕耗斲（dù妒）：损耗败坏。〔14〕戎：西方少数民族。此泛指少数民族。夏：华夏，汉族。〔15〕王师：帝王的军队。古称帝王之师是应天顺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16〕文教：指礼乐法度，文章教化。〔17〕用奇：使用阴谋诡计。〔18〕奇兵：乘敌不备进行突然袭击的部队。〔19〕王道：指礼乐仁义等治理天下的准则。迂阔：迂腐空疏。〔20〕期门：军营的大门。〔21〕旌旗：旗帜的统称。旌，用旄牛尾和彩色鸟羽作竿饰的旗。〔22〕组练：即“组甲被练”，战士的衣甲服装。此代指战士。〔23〕析：分离，劈开。原作“折”，据《唐文粹》及《文集》改。〔24〕穷阴：犹穷冬，极寒之时。〔25〕海隅：西北极远之地。海，瀚海，在蒙古高原东北；一说指今内蒙古自治区之呼伦贝尔湖。〔26〕缯纻（zēng增kùàng旷）：缯，丝织品的总称。纻，丝绵。古代尚无棉花，絮衣都用丝绵。〔27〕凭陵：凭借，倚仗。〔28〕輜（zī资）重：军用物资的总称。〔29〕都尉：官名，此指职位低于将军的武官。〔30〕踣（bó博）：僵仆。〔31〕胜（shēng生）：尽。〔32〕蹙（cù促）：迫近，接近。〔33〕晷（mì密）晷：深浓阴暗。〔34〕牧：李牧，战国末赵国良将，守雁门（今山西北部），大破匈奴的入侵，击败东胡，降服林胡（均为匈奴所属的部族）。

其后十余年，匈奴不敢靠近赵国边境。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35〕殫（dān丹）：尽。痡（pū铺）：劳倦，病苦。汉武帝时，多次大举征伐匈奴及大宛、西羌、南越，以至“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天下虚耗”，甚至“人复相食”。见《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36〕狁（xiǎn险 yǔn允）：也作“猥狁”、“荤粥”、“獯鬻”、“薰育”、“荤允”等，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即匈奴的前身。周宣王时，狁南侵，宣王命尹吉甫统军抗击，逐至太原（今宁夏固原县北），不再穷追。二句出自《诗经·小雅·六月》：“薄伐 狁，至于太原”。〔37〕城：筑城。朔方：北方。一说即今宁夏灵武县一带。句出《诗经·小雅·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38〕饮至：古代盟会、征伐归来后，告祭于宗庙，举行宴饮，称为“饮至”。策勋，把功勋记载在简策上。句出《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39〕穆穆：端庄盛美，恭敬谨肃的样子，多用以形容天子的仪表，如《礼记·曲礼下》：“天子穆穆”。棣（dì弟）棣，文雅安和的样子。〔40〕荼（tú涂）毒：残害。〔41〕殷（yān烟）：赤黑色。《左传》成公二年杜注：“血色久则殷。”〔42〕阴山：在今内蒙古中部，西起河套，东接内兴安岭，原为匈奴南部屏障，匈奴常由此以侵汉。汉武帝时，为卫青、霍去病统军夺取，汉军损失亦惨重。〔43〕苍苍：指天。蒸，通“烝”，众，多。〔44〕惓（yuān冤）惓：忧愁郁闷的样子。〔45〕寤寐：梦寐。〔46〕布奠倾觞：把酒倒在地上以祭奠死者。布，陈列。奠，设酒食以祭祀。〔47〕不至：不能达于死者。精魂：精气灵魂。古时认为人死后，其精气灵魂能够离开身体而存在。〔48〕凶年：荒年。语出《老子道德经》第三十章：“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大举兴兵造成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征调伤亡，再加上双方军队的蹂躏掠夺以及军费的负担，必然影响农业生产的种植和收成。故此处不仅指自然灾荒。〔49〕守在四夷：语出《左传》

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右溪記

〔唐〕元結

【作者小傳】元結（719—772），字次山，河南魯山（今河南魯山縣）人，唐代文學家。少時不羈，十七歲才折節向學，從師於元德秀。天寶十二年（753）舉進士。安史之亂中，史思明攻河陽，肅宗召他進京問策，乃上《時議》三篇，受到賞識，擢爲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以討史思明有功，遷監察御史裡行，又進水部員外郎。代宗即位，拜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略使，加左金吾衛將軍。罷還京師，卒贈禮部侍郎。他同情人民疾苦，在道州任間，曾兩次上書，請求蠲免百姓租稅，得到皇帝許可。又“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召還流民一萬多人，受到人民的愛戴。其詩文注重反映政治現實和社會矛盾，文風力求擺脫六朝以來雕飾華靡的弊病，清淡簡潔，純真自然。唯過於質樸，文采稍遜。他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輯有《元次山集》。他還曾編《篋中集》詩選行世。

【題解】右溪是道州（州治在今湖南省道縣）城西的一條小溪，這裡泉清石奇，草木蔥郁，環境十分優美。元結任道州刺史時，又對它進行了一番修葺，並刻石銘文，取名右溪。作者擅長狀物記事，短短一百多字，即把此溪的幽趣描繪得歷歷在目。淡雅雋永的文筆，與清新俊秀的景物，達到了和諧的統一，可視爲柳宗元山水遊記的先聲。

道州城西百餘步〔1〕，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2〕。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攂嵌盤屈〔3〕，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

竹〔4〕，垂陰相蔭〔5〕。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6〕；在人間〔7〕，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8〕。而置州已來〔9〕，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10〕，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選自《四部叢刊》本《元次山集》

在道州城西邊一百多步的地方，有一條小溪。它向南流幾十步遠，併入營溪。溪水兩岸，全都是怪石，它們傾斜嵌疊，迴旋盤曲，姿態奇特，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清澈的溪流衝擊到岩石，便激起騰空的浪花和股股回流。岸邊還有美麗的樹木和珍奇的青竹，垂下蔭影相互遮蔽。這條溪水如果在空曠的山野，那是很適合隱士遊覽和居住的；如果在人煙輳集的地方，也可成爲城市居民遊覽的勝地，和愛清靜者休憩的園林。可是自從道州城成爲州的治所以來，卻至今沒有人們來欣賞它和喜愛它；我在溪水旁徘徊，爲此悵然惋惜！於是進行疏導開通，清除掉雜亂的草木，建造了亭閣，又種植了松樹、桂樹，還鋪植保護坡岸的香茅，來增益它優美的景致。因爲溪在州城之右（即西面），便命名它爲“右溪”。現在把這些文字刻在石上，以讓後來的人知道。

（王根林）

【注釋】

〔1〕道州：州名，唐時屬江南西道，治所在今湖南省道縣。〔2〕營

溪：河流名，發源於今湖南省甯遠縣南，流經道縣，北至零陵縣西入湘水。

〔3〕欹（qī 欺）嵌盤屈：傾斜嵌疊、曲折盤旋的樣子。〔4〕休木：一本作“佳木”。休，美好。〔5〕陰：樹蔭。蔭：遮蓋。〔6〕逸民退士：退居山林的隱士。〔7〕人間：與前文“山野”對稱，指有居民的地方。〔8〕靜者：喜歡清靜的人。〔9〕置州已來：成為州的治所以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置營州，後改為道州。已，通“以”。〔10〕香草：即香茅，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根狀莖蔓延，可鞏固坡地。這裡也可指芬香的花草。

原道

〔唐〕韓愈

【作者小傳】韓愈（西元 768—825 年），字退之，孟州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唐代傑出的文學家，與柳宗元創導古文運動，主張“文以載道”，復古崇儒，抵排異端，攘斥佛老，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韓愈出身於官宦家庭，從小受儒學正統思想和文學的薰陶，並且勤學苦讀，有深厚的學識基礎。但三次應考進士皆落第，至第四次才考上，時二十四歲。又因考博學宏詞科失敗，輾轉奔走。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起，先後在宣武節度使董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下任觀察推官，其後在國子監任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803 年），升任監察禦使。這一年關中大旱，韓愈向德宗上《論天旱人饑狀》，被貶為陽山縣令。以後又幾次升遷。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 年），韓愈上《論佛骨表》，反對佞佛，被貶為潮州刺史。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召回長安，任國子祭酒，後轉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後世稱為“韓吏部”。死後諡號“文”，故又稱為“韓文公”。有《韓昌黎集》。

【題解】《原道》是韓愈復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文中觀點鮮明，有破有立，引證今古，從歷史發展、社會生活等方面，層層剖析，駁斥佛老之非，論述儒學之是，歸結到恢復古道、尊崇儒學的宗旨，是唐代古文的傑作。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1〕，由是而之焉之謂道〔2〕，足乎

己而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3〕，孑孑爲義〔4〕，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於漢〔5〕，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歸於墨〔6〕；不入於老，則歸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7〕。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8〕，亦曰“吾師亦嘗師之”雲爾〔9〕。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10〕，今之爲民者六〔11〕。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12〕。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13〕。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14〕，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

其強梗〔15〕。相欺也，爲之符、璽、鬥斛、權衡以信之〔16〕。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鬥折衡，而民不爭。”〔17〕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18〕，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19〕，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20〕。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21〕。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22〕：“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23〕：“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24〕，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25〕，進於中國則中國之〔26〕。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27〕。”《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28〕”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29〕？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行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效焉而天神假〔30〕，廟焉而人鬼享〔31〕。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32〕，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33〕，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34〕。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35〕，其亦庶乎其可也〔36〕。”

——選自《四部叢刊》本《昌黎先生集》

博愛叫做仁，合宜于仁的行爲叫做義，從仁義再向前去的叫做道，自身具有而不依賴外界的叫做德。仁和義是意義確定的名詞，道和德是意義不確定的名詞，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而德有吉德和凶德。老子輕視仁義，並不是詆毀仁義，而是由於他的觀念狹小。好比坐在裡井看天的人，說天很小，其實天並不小。老子把小恩小惠認爲仁，把謹小慎微認爲義，他輕視仁義就是很自然的了。老子所說的道，是把他觀念裡的道當

作道，不是我所說的道。他所說的德，是把他觀念裡的德當作德，不是我所說的德。凡是我所說的道德，都是結合仁和義說的，是天下的公論。老子所說的道德，是拋開了仁和義說的，只是他一個人的說法。

自從周道衰落，孔子去世以後，秦始皇焚燒詩書，黃老學說盛行於漢代，佛教盛行于晉、魏、梁、隋之間。那時談論道德仁義的人，不歸入楊朱學派，就歸入墨翟學派；不歸入道學，就歸入佛學。歸入了那一家，必然輕視另外一家。尊崇所歸入的學派，就貶低所反對的學派；依附歸入的學派，就污蔑反對的學派。唉！後世的人想知道仁義道德的學說，到底聽從誰的呢？道家說：“孔子是我們老師的學生。”佛家也說：“孔子是我們老師的學生。”研究孔學的人，聽慣了他們的話，樂於接受他們的荒誕言論而輕視自己，也說“我們的老師曾向他們學習”這一類話。不僅在口頭說，而且又把它寫在書上。唉！後世的人即使要想知道關於仁義道德的學說，又該向誰去請教呢？

人們喜歡聽怪誕的言論真是太過份了！他們不探求事情的起源，不考察事情的結果，只喜歡聽怪誕的言論。古代的人民只有四類，今天的人民有了六類。古代負有教育人民的任務的，只占四類中的一類，今天卻有三類。務農的一家，要供應六家的糧食；務工的一家，要供應六家的器用；經商的一家，依靠他服務的有六家。又怎麼能使人民不因窮困而去偷盜呢？

古時候，人民的災害很多。有聖人出來，才教給人民以相生相養的生活方法，做他們的君王或老師。驅走那些蛇蟲禽獸，把人們安頓在中原。天冷就教他們做衣裳，餓了就教他們種莊稼。棲息在樹木上容易掉下來，住在洞穴裡容易生病，於是就教導他們建造房屋。又教導他們做工匠，供

應人民的生活用具；教導他們經營商業，調劑貨物有無；發明醫藥，以拯救那些短命而死的人；制定葬埋祭祀的制度，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恩愛感情；制定禮節，以分別尊卑秩序；製作音樂，以宣洩人們心中的鬱悶；制定政令，以督促那些怠惰懶散的人；制定刑罰，以剷除那些強暴之徒。因爲有人弄虛作假，於是又製作符節、印璽、鬥斛、秤尺，作爲憑信。因爲有爭奪搶劫的事，於是設置了城池、盔甲、兵器來守衛家國。總之，災害來了就設法防備；禍患將要發生，就及早預防。現在道家卻說：“如果聖人不死，大盜就不會停止。只要砸爛鬥斛、折斷秤尺，人民就不會爭奪了。”唉！這都是沒有經過思考的話罷了。如果古代沒有聖人，人類早就滅亡了。爲什麼呢？因爲人們沒有羽毛鱗甲以適應嚴寒酷暑，也沒有強硬的爪牙來奪取食物。

因此說，君王，是發佈命令的；臣子，是執行君王的命令並且實施到百姓身上的；百姓，是生產糧食、絲麻，製作器物，交流商品，來供奉在上統治的人的。君王不發佈命令，就喪失了作爲君王的權力；臣子不執行君王的命令並且實施到百姓身上，就失去了作爲臣子的職責；百姓不生產糧食、絲麻、製作器物、交流商品來供應在上統治的人，就應該受到懲罰。現在佛家卻說，一定要拋棄你們的君臣關係，消除你們的父子關係，禁止你們相生相養的辦法，以便追求那些所謂清淨寂滅的境界。唉呀！他們也幸而出生在三代之後，沒有被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所貶斥。他們又不幸而沒有出生在三代以前，沒有受到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的教導。

五帝與三王，他們的名號雖然不同，但他們之所以成爲聖人的原因是相同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這些事情

雖然各不相同，但它們同樣是人類的智慧。現在道家卻說：“爲什麼不實行遠古的無爲而治呢？”這就好象怪人們在冬天穿皮衣：“爲什麼你不穿簡便的葛衣呢”或者怪人們餓了要吃飯：“爲什麼不光喝水，豈不簡單得多！”《禮記》說：“在古代，想要發揚他的光輝道德於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國家；要治理好他的國家，一定要先整頓好他的家庭；要整頓好他的家庭，必須先進行自身的修養；要進行自我修養，必須先端正自己的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必須先使自己具有誠意。”可見古人所謂正心和誠意，都是爲了要有所作爲。現在那些修心養性的人，卻想拋開天下國家，滅絕天性，做兒子的不把他的父親當作父親，做臣子的不把他的君上當作君上，做百姓的不做他們該做的事。孔子作《春秋》，對於採用夷狄禮俗的諸侯，就把他們列入夷狄；對於採用中原禮俗的諸侯，就承認他們是中國人。《論語》說：“夷狄雖然有君主，還不如中國的沒有君主。”《詩經》說：“夷狄應當攻擊，荆舒應當懲罰。”現在，卻尊崇夷禮之法，把它抬高到先王的政教之上，那麼我們不是全都要淪爲夷狄了？

我所謂先王的政教，是什麼呢？就是博愛即稱之爲仁，合乎仁的行爲即稱爲義。從仁義再向前進就是道。自身具有而不依賴外界的叫做德。講仁義道德的書有《詩經》、《尚書》、《易經》和《春秋》。體現仁義道德的法式就是禮儀、音樂、刑法、政令。它們教育的人民是士、農、工、商，它們的倫理次序是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兄弟、夫婦，它們的衣服是麻布絲綢，它們的居處是房屋，它們的食物是糧食、瓜果、蔬菜、魚肉。它們作爲理論是很容易明白的，它們作爲教育是很容易推行的。所以，用它們來教育自己，就能和順吉祥；用它們來對待別人，就能做到博愛公正；用它們來修養內心，就能平和而寧靜；用它們來治理天下國家，就沒有不適當的地方。因此，人活著就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死了就是

結束了自然的常態。祭天則天神降臨，祭祖則祖先的靈魂來享用。有人問：“你這個道，是什麼道呀？”我說：“這是我所說的道，不是剛才所說的道家和佛家的道。這個道是從堯傳給舜，舜傳給禹，禹傳給湯，湯傳給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傳給孔子，孔子傳給孟軻，孟軻死後，沒有繼承的人。只有荀卿和揚雄，從中選取過一些但選得不精，論述過一些但並不全面。從周公以上，繼承的都是在上做君王的，所以儒道能夠實行；從周公以下，繼承的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他們的學說能夠流傳。那麼，怎麼辦才能使儒道獲得實行呢？我以爲：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得流傳；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必須把和尚、道士還俗爲民，燒掉佛經道書，把佛寺、道觀變成民房。闡明先王的儒道以教導人民，使鰥夫、寡婦、孤兒、老人、殘廢人、病人都能生活，這樣做也就差不多了。

（黃素芬譯注 施鰲存參定）

【注釋】

〔1〕宜：合宜。《禮記·中庸》：“義者，宜也。”〔2〕之：往。〔3〕煦煦（xǔ 許）：和藹的樣子。這裡指小恩小惠。〔4〕孑孓（jié 潔）：瑣屑細小的樣子。〔5〕黃老：漢初道家學派，把傳說中的黃帝與老子共同尊爲道家始祖。〔6〕楊：楊朱，戰國時哲學家，主張“輕物重生”、“爲我”。墨：墨翟，戰國初年的思想家，主張“兼愛”、“薄葬”。《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7〕汙（wū 汙）：污蔑，詆毀。〔8〕誕：荒誕。自小：自己輕視自己。〔9〕雲爾：語助詞，相當於“等等”。關於孔子曾向老子請教，《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及《孔子家語·

觀周》都有記載。〔10〕四：指士、農、工、商四類。〔11〕六：指士、農、工、商，加上和尚、道士。〔12〕資：依靠。焉：代詞，指做生意。

〔13〕宮室：泛指房屋。〔14〕宣：宣洩。湮（yān 煙）鬱：鬱悶。〔15〕強梗：強暴之徒。〔16〕符：古代一種憑證，以竹、木、玉、銅等製成，刻有文字，雙方各執一半，合以驗真偽。璽（xì 西）：玉制的印章。鬥斛：量器。權衡：秤錘及秤桿。〔17〕以上幾句語出《莊子·胠篋》。《老子》也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18〕其：指佛家。〔19〕而：爾，你。下同。〔20〕“清淨寂滅”：佛家以離開一切惡行煩擾為清淨。《俱舍論》卷十六：“諸身語意三種妙行，名身語意三種清淨，暫永遠離一切惡行煩惱垢，故名為清淨。”寂滅：梵語“涅槃”的意譯。指本體寂靜，離一切諸相（現實世界）。《無量壽經》：“超出世間，深樂寂滅。”〔21〕三代：指夏、商、週三朝。黜（chù 處）貶斥。〔22〕其：指道家。〔23〕傳（zhuàn 撰）：解釋儒家經典的書稱“傳”。這裡的引文出自《禮記·大學》。〔24〕天常：天性。

〔25〕夷：中國古代漢族對其他民族的通稱。〔26〕進：同化。〔27〕經：指儒家經典。二句出自《論語·八佾》。〔28〕引文見《詩經·魯頌·閟宮》。戎狄：古代西北方的少數民族。膺：攻伐。荆舒：古代指東南方的少數民族。〔29〕幾何：差不多。胥：淪落。〔30〕郊：郊祀，祭天。假：通“格”，到。〔31〕廟：祭祖。〔32〕文：周文王姬昌。武：周武王姬發。周公：姬旦。孟軻：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孔子再傳弟子，被後來的儒家稱為“亞聖”。〔33〕荀：荀子，名況，又稱荀卿、孫卿。戰國末年思想家、教育家。揚：揚雄（約前 53——西元 18），字子雲，西漢末年文學家、思想家。〔34〕廬：這裡作動詞。其居：指佛寺、道觀。〔35〕鰥（guān 關）：老而無妻。獨：老而無子。〔36〕庶乎：差不多、大概。

原毀

〔唐〕韓愈

【題解】本文論述和探究毀謗產生的原因。作者認為士大夫之間毀謗之風的盛行是道德敗壞的一種表現，其根源在於“怠”和“忌”，即怠於自我修養且又妒忌別人；不怠不忌，毀謗便無從產生。文章先從正面開導，說明一個人應該如何正確對待自己和對待別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風，然後將不合這個準則的行為拿來對照，最後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採用對比手法，有“古之君子”與“今之君子”的對比，有同一個人“責己”和“待人”不同態度的比較，還有“應者”與“不應者”的比較，等等。全篇行文嚴肅而懇切，句式整齊中有變化，語言生動而形象，刻劃當時士風，可謂入木三分。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1〕，其待人也輕以約〔2〕。重以周，故不怠〔3〕；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4〕；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5〕！”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6〕；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

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7〕。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8〕！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于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9〕，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

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10〕！

——選自《四部叢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古時候的君子，他要求自己嚴格而全面，他對待別人寬容又簡約。嚴格而全面，所以不怠惰；寬容又簡約，所以人家都樂意做好事。聽說古代的聖人舜，他的做人，是個仁義的人。探究舜所以成爲聖人的道理，就責

備自己說：“他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他能這樣，我卻不能這樣！”早晚都在思考，改掉那不如舜的行爲，去做那符合舜的。聽說古代的聖人周公，他的做人，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探究他所以成爲聖人的道理，就責備自己說：“他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他能這樣，我卻不能這樣！”早晚都在思考，改掉那不如周公的，去做那符合周公的。舜，是大聖人，後代沒有能及得上他的，周公，是大聖人，後代沒有能及得上他的；這些人卻說：“及不上舜，及不上周公，是我的缺點。”這不就是要求自身嚴格而且全面嗎？他對待別人，說道：“那個人啊，能有這點，這就夠得上是良善的人了；能擅長這個，就算得上是有才能的人了。”肯定他一個方面，而不苟求他別的方面，論他的今天的表現，而不計較他的過去，小心謹慎地只恐怕別人得不到做好事應得的表揚。一件好事是容易做到的，一種技能是容易學得的，他對待別人，卻說：“能有這樣，這就夠了。”又說：“能擅長這個，這就夠了。”豈不是要求別人寬容又簡少嗎？

現在的君子可不同，他責備別人周詳，他要求自己簡少。周詳，所以人家難以做好事；簡少，所以自己進步就少。自己沒有什麼優點，說：“我有這優點，這夠就了。”自己沒有什麼才能，說：“我有這本領，這就夠了。”對外欺騙別人，對己欺騙良心，還沒有多少收穫就止步不前，豈不是要求自身太少了嗎？他們要求別人，說：“他雖然能做這個，但他的人品不值得讚美，他雖然擅長這個，但他的才用不值得稱道。”舉出他一方面的欠缺不考慮他多方面的長處，只追究他的既往，不考慮他的今天，心中惶惶不安只怕別人有好的名聲。豈不是責求別人太周全了嗎？這就叫不用常人的標準要求自己，卻用聖人的標準希望別人，我看不出他是尊重自己的啊！

儘管如此，這樣做是有他的根源的，就是所謂怠惰和忌妒啊。怠惰的人不能自我修養，而忌妒的人害怕別人修身。我不止一次地試驗過，曾經對大家說：“某人是賢良的人，某人是賢良的人。”那隨聲附和的，一定是他的同夥；否則，就是和他疏遠沒有相同利害的人；否則，就是怕他的人。不然的話，強橫的定會厲聲反對，軟弱的定會滿臉不高興。我又曾經試著對大家說：“某人不是賢良的人，某人不是賢良的人。”那不隨聲附和的人，一定是他的同夥；否則，就是和他疏遠沒有相同利害的人；否則，就是怕他的人。不這樣的話，強橫的定會連聲贊同，軟弱的定會喜形於色。因此，事業成功誹謗便隨之產生；德望高了惡言就接踵而來。唉！讀書人生活在當今世界上，而希求名譽的光大、德行的推廣、難極了！

在位的人想有所作為，聽取我的說法記在心中，那國家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

（蔣哲倫）

【注釋】

〔1〕重：嚴格。周：周密、全面。〔2〕輕：寬容。約：簡少。以上二句出自《論語·衛靈公》：“躬自厚而薄責於人”。〔3〕不怠：指不懈怠地進行道德修養。〔4〕舜：傳說中遠古時代的君王。仁義人：符合儒家仁義道德規範的人。句出《孟子·離婁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5〕句出《孟子·滕文公上》：“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6〕周公：周文王子，周武王弟。武王死後，成王年幼繼位，由周公攝政。多才與藝人：多才多藝的人。句

出《尚書·金縢》：周公有言：“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事神。”

〔7〕廉：少。〔8〕已：太、甚。〔9〕說：同“悅”。〔10〕幾：庶幾、差不多。

雜說（四）

〔唐〕韓愈

【題解】本文原題四則，這是第四則。所謂雜說，是一種文藝性較強的議論文，近似于現代的雜感、隨筆。它不拘一格，形式靈活，偶感於心，發而爲文，發抒一點不必是系統的看法，因此稱爲“雜說”。“雜說”雖以“雜”名，卻又要求“雜”而“不雜”，“雜”中見“清”，取材盡可即興，筆致不妨跳脫；但立意要高，開掘要深，脈理要清，筆墨要潔，這樣才能寓深意于形象，藏鋒穎于曲屈。韓愈的雜說篇幅雖短小，卻“適古而波折自曲，簡峻而規模自巨集，最有法度，而轉換變化處更多”（清張裕釗語），其墨氣精光，溢射於尺幅之外，仍有他氣盛言順、力大思雄的一貫特點，所以歷來被奉爲典範。本文由伯樂相馬的故事生想，通篇比喻，在順接逆轉之中，對舉而下，層層深入，說明了識才、用才的重大意義。篇末一問一歎，曲折中含無窮不平之意。有人據文意認爲作於貞元十一年（795）三上宰相書求仕不遂之後，可備一說。

世有伯樂〔1〕，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2〕，不以千里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3〕。食馬者〔4〕，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5〕，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6〕，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

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7〕！

——選自東雅堂刊本《昌黎先生集》

世上有了伯樂，然後才会有千里馬被發現。可是千里馬雖然世代常有，而伯樂卻不常有，因此雖然有不少好馬，卻只能在馬夫手中受糟塌，最後接連不斷地死在馬廄之中，而不能以千里馬著名。

那些千里馬，一頓往往要吃盡一石小米。可是喂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只是象對凡馬一般地飼養它。於是，那些好馬，雖然有日行千里的本領，可是吃不飽，力氣不足，它們的骨力特長因此不能表現出來，這樣，即使想與凡馬一般也不可能，哪裡還能叫它日行千里呢？

（現在那些養馬的人，自己不知道手中有千里馬），因此駕馭時不能順其本性；餵養時又不能給料充足，使它充分發揮才能；馬雖然哀鳴，人卻一點不懂得它的意思。還拿著馬鞭，煞有介事地對它說：“天下沒有千里馬！”唉！這難道是真的沒有千里馬呢，還是確實不識千里馬呢！

（趙昌平）

【注釋】

〔1〕伯樂：春秋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字伯樂。以善於相馬著稱（事見《戰國策·楚策》、《莊子·馬蹄篇》等），因此歷來又作為善於識拔人才的代表。〔2〕駢死：相比連而死。糟櫪：盛馬飼料的器具叫槽，馬廄叫櫪，

槽檻爲並列複詞，即指馬廄。〔3〕一食：數量詞，猶言一頓。〔4〕食（sì）：用作動詞，即飼，餵養。下同。〔5〕見（xiàn）：通“現”，表現出來。〔6〕策：鞭馬用器，這裡作動詞用，鞭策、駕禦之意。〔7〕也：通“耶”，疑問語氣詞，這裡是用反問加強語氣。

師說

〔唐〕韓愈

【題解】這是韓愈在古文運動中的一篇力作，闡說從師求學的道理，諷刺恥于相師的世態，教育了青年，起到轉變風氣的作用。當時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爲師。”反映作者寫此文是具有相當勇氣的，而文章也寫得偉岸不凡。它首先完整地揭示了“師”之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同時深刻指出“人非生而知者”，因而必須從師學習。文中列舉正反面的事例層層對比，反復論證，最後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結論，與首段“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相呼應。全文篇幅雖不長，而涵義深廣，閃耀著真知灼見；結構謹嚴，脈絡清楚，又有錯綜變化之妙。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1〕。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2〕？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3〕。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4〕？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故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5〕。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6〕。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雲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7〕。”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8〕。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9〕！

聖人無常師〔10〕。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11〕。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12〕。”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餘〔13〕。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選自東雅堂校刊本《昌黎先生集》

古時候求學問的人一定有老師。所謂老師，就是傳授道理、授與專業知識、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人不是生下來就懂道理、有知識的，誰能夠沒有疑難問題呢？有疑難問題卻不跟老師請教，那些成為疑難的問題便終究不會解決了。出生在我前面的，他懂得道理本來比我早，我跟他學習；出生在我後面的，他懂得道理要是也比我早，我也跟他學習。我學習的是道理，哪裡用得著管他出生在我之前還是在我之後呢？因此，不論地位高貴還是低賤，不論年齡長大還是少小，道理在那裡，老師也就在那裡。

唉！從師學習的道德失傳已經很久了，要人們沒有疑難問題是很困難的了！古時候的聖人，超出一般人夠遠了，尚且跟從老師請教；現在的一般人，他們不如聖人也夠遠了，卻不好意思去從師學習。因此，聖人就更加聖明，愚人就更加愚蠢。聖人的所以成為聖人，愚人的所以成為愚人，大概都是由於這個原因吧？人們愛自己的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們；對於自己呢，卻不好意思去從師學習，這真糊塗了。那些兒童們的老師，是教給兒童們讀書和學習書中怎樣加句號和逗號的，不是我所說的那種傳授道理、解釋疑難問題的。一種情況是讀書不懂得加句逗號的，一種情況是疑難問題不得解釋，有的不懂句逗號就從師學習，有的疑難問題不得解釋卻不向老師請教，小事學習，大事反而丟棄，我看不出他們明白道理的地方。巫醫、音樂師、各種手工業者，不把相互從師學習當作難為情。讀書做官這類人，一提到叫“老師”、叫“學生”等稱呼，就許多人聚集在一起譏笑人家。問他們為什麼這樣，他們就說：“他和他年紀差不多，學問也差不多。”稱地位低的人為師，就感到足以可恥，稱官位高的人為老師，就近于拍馬。唉！從師學習的道德不能恢復，從這裡可以知道了。巫醫、音樂師和各種手工業者，是所謂上層人士所不與為伍的，現在他們的明智程度反而不及這些人，豈不是可以奇怪的麼！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向郯子、萇弘、師襄、老聃請教過。郯子這些人，他們的品德才能並不如孔子。孔子說：“三個人一起走，那一定有可以當我老師的。”所以，學生不一定不及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高明。懂得道理有先有後，技能業務各有鑽研與擅長，不過這樣罷了。

李家的兒子名叫蟠，十七歲，愛好古文，六經的經文和傳注全都學了，不受時俗的拘束，來向我學習。我贊許他能實行古代的道理，寫這篇《師說》來贈給他。

（顧易生）

【注釋】

道：指儒家孔子、孟軻的哲學、政治等原理、原則。可以參看本書上面所選韓愈《原道》。受：通“授”。業：泛指古代經、史、諸子之學及古文寫作，可以參看本書下面所選韓愈《進學解》中所述作者治學內容。

〔2〕人非生而知之者：語本《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認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認為自己並非這樣。韓愈則進一步明確沒有生而知之的人。〔3〕聞道：語本《論語·裡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聽見，引伸為懂得。師：這裡作動詞用，學習、從師的意思。〔4〕庸：豈，表示反問的語氣。〔5〕句讀

（dòu 逗）：也叫句逗。古代稱文辭意盡處為句，語意未盡而須停頓處為讀（逗），句號為圈，逗號為點。古代書籍上沒有標點，老師教學童讀書時要進行句逗的教學。〔6〕巫醫：古代用祝禱、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藥物醫治疾病為業的人，連稱為巫醫。《逸周書·大聚》有關於“巫醫”的記載。《論語·季氏》：“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視為一種低下的職業。

百工：泛指手工業者。〔7〕相若、相似：相象，差不多的意思。〔8〕諛（yú 於）：奉承、諂媚。〔9〕君子：古代“君子”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這裡用前一種意思，相當於士大夫。不齒：不屑與之同列，表示鄙視。齒，原指年齡，也引伸為排列。幼馬每年生一齒，故以齒計馬歲數，也以指人的年齡。古人常依年齡長少相互排列次序。本句反映封建階級的傳統偏見。〔10〕聖人無常師：《論語·子張》：

“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夫子，老師，指孔子。子貢說他何處不學，又為什麼要有一定的老師呢！〔11〕郯（tán 談）子：春秋時郯國（今山東郯城）的國君，孔子曾向他請教過少皞（hào 浩）氏（傳說中古代帝王）時代的官職名稱。萇（c hán g 長）弘：東周敬王時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請教古樂。師襄：春秋時魯國的樂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學習彈琴。師，樂師。老聃（dān 丹）：即老子，春秋時楚國人，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曾向他請教禮儀。〔12〕三人行句：語本《論語·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3〕李氏子蟠：李蟠（pán 盤），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 年）進士。六藝：指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經：六經本文。傳：注解經典的著作。

進學解

〔唐〕韓愈

【題解】本文是元和七、八年間韓愈任國子博士時所作，假託向學生訓話，勉勵他們在學業、德行方面取得進步，學生提出質問，他再進行解釋，故名“進學解”，藉以抒發自己懷才不遇、仕途蹭蹬的牢騷。文中通過學生之口，形象地突出了自己學習、捍衛儒道以及從事文章寫作的努力與成就，有力地襯托了遭遇的不平；而針鋒相對的解釋，表面心平氣和，字裡行間卻充滿了鬱勃的感情，也反映了對社會的批評。按本文“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於隨”等語，凝聚著作者治學、修德的經驗結晶；從“浸沉 鬱”到“同工異曲”一段，生動表現出他對前人文學藝術特點兼收並蓄的態度。韓愈作為散文家，也很推重漢代楊雄的辭賦。本文的寫作即有所借鑒于楊雄的《解嘲》、《解難》等篇，辭采豐富，音節鏗鏘、對偶工切，允屬賦體，然而氣勢奔放，語言流暢，擺脫了漢賦、駢文中常有的艱澀呆板，堆砌辭藻等缺點。林紓所謂“濃淡疏密相間，錯而成文，骨力仍是散文”，故應說是韓愈特創的散文賦，為杜牧的《阿房宮賦》、蘇軾的《赤壁賦》的前驅。文中有許多創造性的語句，後代沿用為成語。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1〕：“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2〕。拔去凶邪，登崇峻良〔3〕。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4〕。爬羅剔抉，刮垢磨光〔5〕。蓋有幸而獲選，孰雲多而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6〕。”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7〕。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8〕。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9〕。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抵排異端，攘斥佛老〔10〕。補苴罅漏，張惶幽眇〔11〕。尋墜緒之茫茫〔12〕，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沈浸 鬱，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13〕。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14〕。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15〕。跋前踬後，動輒得咎〔16〕。暫為禦史，遂竄南夷〔17〕。三年博士，冗不見治〔18〕。命與仇謀，取敗幾時〔19〕。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20〕？”

先生曰：“籲，子來前〔21〕！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榑櫨、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22〕。玉斲、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23〕。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24〕。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25〕。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26〕。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27〕？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28〕。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29〕。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30〕。

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詬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菝葜也〔31〕。

——選自東雅堂校刊本《昌黎先生集》

國子先生早上走進太學，召集學生們站立在學舍下面，教導他們說：“學業的精進由於勤奮，而荒廢由於遊蕩玩樂；德行的成就由於思考，而敗壞由於因循隨便。當前聖君與賢臣相遇合，法制健全。拔除兇惡奸邪，晉升英俊善良。具有微小優點的都已錄取，稱有一技之長的無不任用。搜羅人材，加以甄別、教育、培養，對他們刮去污垢，磨煉得閃閃發光。大概只有僥倖而得選上的，誰說多才多藝而不被高舉呢？諸位學生只怕學業不能精進，不要怕主管部門官吏看不清；只怕德行不能成就，不要怕主管部門官吏不公正。”

話沒有說完，有人在行列裡笑道：“先生在欺騙我們吧？我們這些學生侍奉您先生，到現在已經好幾年了。先生嘴裡不斷地誦讀六經的文章，兩手不停地翻著諸子百家的書籍。對記事之文一定提取它的要點，對言論之編一定探索它深奧的旨意。不知滿足地多方面學習，力求有所收穫，大的小的都不捨棄。點上燈燭夜以繼日，經常這樣刻苦用功，一年到頭不休息。先生的從事學業可以說勤奮了。抵制、批駁異端邪說，排斥佛教與道家，彌補儒學的缺漏，發揚光大精深微妙的義理。尋找渺茫失落的古代聖人之道的傳統，獨自廣泛搜求、遙遠承接。防堵縱橫奔流的各條川河，引導它們東注大海；挽回那狂濤怒瀾，儘管它們已經傾倒氾濫。先生您對於

儒家，可以說是有功勞了。心神沉浸在意味濃郁醇厚的書籍裡，仔細地品嚐咀嚼其中精英華采，寫作起文章來，書卷堆滿了家屋。向上規模取法虞、夏時代的典章，深遠博大得無邊無際；周代的誥書和殷代的《盤庚》，多麼艱澀拗口難讀；《春秋》的語言精練準確，《左傳》的文辭鋪張誇飾；《易經》變化奇妙而有法則，《詩經》思想端正而辭采華美；往下一直到《莊子》、《離騷》，太史公的記錄；楊雄、司馬相如的創作，同樣巧妙而曲調各異。先生的文章可以說是內容宏大而外表氣勢奔放，波瀾壯闊。先生少年時代就開始懂得學習，敢作敢為，長大之後通達道理，處理各種事情，左的右的，無不合宜。先生的做人，可以說是有所成就的了。可是在公的方面不能被人們信任，在私的方面得不到朋友的幫助。前進退後，都發生困難，動一動便惹禍獲罪。剛當上禦史就被貶到南方邊遠地區。做了三年博士，職務閒散表現不出治理的成績。您的命運與敵仇打交道，不時遭受失敗。冬天氣候還算暖和的日子裡，您的兒女們已為缺衣少穿而哭著喊冷；年成豐收而您的夫人卻仍為食糧不足而啼說饑餓。您自己的頭頂禿了，牙齒缺了，這樣一直到死，有什麼好處呢？不知道想想這些，倒反而來教訓別人幹麼呢？”

國子先生說：“唉，你到前面來啊！要知道那些大的木材做屋樑，小的木材做瓦椽，做門拱，短椽的，做門臼、門槩、門閂、門柱的，都量材使用，各適其宜而建成房屋，這是工匠的技巧啊。貴重的地榆、朱砂，天麻、龍芝，牛尿、馬屁菌，壞鼓的皮，全都收集，儲藏齊備，等到需用的時候就沒有遺缺的，這是醫師的高明啊。提拔人材，公正賢明，選用人材，態度公正。靈巧的人和樸質的人都得引進，有的人謙和而成為美好，有的人豪放而成為傑出，比較各人的短處，衡量各人長處，按照他們的才能品格分配適當的職務，這是宰相的方法啊！從前孟軻愛好辯論，孔子之道得

以闡明，他遊歷的車跡周遍天下，最後在奔走中老去。荀況恪守正道，發揚光大宏偉的理論，因為逃避讒言到了楚國，還是丟官而死在蘭陵。這兩位大儒，說出話來成為經典，一舉一動成為法則，遠遠超越常人，優異到進入聖人的境界，可是他們在世上的遭遇是怎樣呢？現在你們的先生學習雖然勤勞卻不能順手道統，言論雖然不少卻不切合要旨，文章雖然寫得出奇卻無益于實用，行為雖然有修養卻並沒有突出於一般人的表現，尚且每月浪費國家的俸錢，每年消耗倉庫裡的糧食；兒子不懂得耕地，妻子不懂得織布；出門乘著車馬，後面跟著僕人，安安穩穩地坐著吃飯。局局促促地按常規行事，眼光狹窄地在舊書裡盜竊陳言，東抄西襲。然而聖明的君主不加處罰，也沒有被宰相大臣所斥逐，豈不是幸運麼？有所舉動就遭到譏諷，名譽也跟著受到影響。被放置在閒散的位置上，實在是恰如其份的。至於商量財物的有無，計較品級的高低，忘記了自己有多大才能、多少份量和什麼相稱，指摘官長上司的缺點，這就等於所說的責問工匠的為什麼不用小木樁做柱子，批評醫師的用菖蒲延年益壽，卻想引進他的豬苓啊！

（顧易生）

【注釋】

〔1〕國子先生：韓愈自稱，當時他任國子博士。唐朝時，國子監是設在京都的最高學府，下屬有國子學、太學等七學，各學置博士為教授官。國子學是為高級官員子弟而設的。太學：這裡指國子監。唐朝國子監相當於漢朝的太學，古時對官署的稱呼常有沿用前代舊稱的習慣。〔2〕治具：治理的工具，主要指法令。《史記·酷吏列傳》：“法令者，治之具。”畢：全部。張：指建立、確立。〔3〕峻：通“俊”。〔4〕率：都。庸：用。

〔5〕爬：爬梳，整理。抉（j u é 決）：選擇。〔6〕有司：負有專責的部門及其官吏。〔7〕六藝：指儒家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百家之編：指儒家經典以外各學派的著作。《漢書·藝文志》把儒家經典列入《六藝略》中，另外在《諸子略》中著錄先秦至漢初各學派的著作：“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春秋戰國時期，各種學派興起，著書立說，故有“百家爭鳴”之稱。

〔8〕纂：編集。纂言者，指言論集、理論著作。〔9〕膏油：油脂，指燈燭。晷（g u ĭ 軌）：日影。恒：經常。兀（wù 誤）兀：辛勤不懈的樣子。窮：終、盡。〔10〕異端：儒家稱儒家以外的學說、學派為異端。《論語·為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朱熹集注：“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焦循補疏：“異端者，各為一端，彼此互異。”攘（r ǎ n g 壤）：排除。老：老子，道家的創始人，這裡借指道家。〔11〕苴（j ū 居）：鞋底中墊的草，這裡作動詞用，是填補的意思。罅（x i à 下）：裂縫。皇：大。幽：深。眇：微小。〔12〕緒：前人留下的事業，這裡指儒家的道統。韓愈《原道》認為，儒家之道從堯舜傳到孔子、孟軻，以後就失傳了，而他以繼承這個傳統自居。〔13〕英、華：都是花的意思，這裡指文章中的精華。〔14〕姚：姒（s ì 四）：相傳虞舜姓姚，夏禹姓姒。周誥：《尚書·周書》中有《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等篇。誥是古代一種訓誡勉勵的文告。殷《盤》、《尚書》的《商誥》中有《盤庚》上、中、下三篇。佶屈：屈曲。贅牙：形容不順口。《春秋》：魯國史書，記載魯隱西元年（前 722）到魯哀公十四年（前 481）間史事，相傳經孔子整理刪定，敘述簡約而精確，往往一個字中寓有褒貶（表揚和批評）的意思。《左氏》：指《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相傳魯史官左丘明作，是解釋《春秋》的著作，其鋪敘詳贍，富有文采，頗有誇張之處。《易》：《易經》，古代占卜用書，相傳周人所撰。通過八卦的變

化來推算自然和人事規律。《詩》：《詩經》，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保存西周及春秋前期詩歌三百零五篇。逮：及、到。《莊》：《莊子》，戰國時思想家莊周的著作。《騷》：《離騷》。戰國時大詩人屈原的長詩。太史：指漢代司馬遷，曾任太史令，也稱太史公，著《史記》。子雲：漢代文學家楊雄，字子雲。相如：漢代辭賦家司馬相如。〔15〕見信、見助：被信任、被幫助。“見”在動詞前表示被動。〔16〕跋（bá拔）：踩。躓（zhì至）：絆。語出《詩經·豳風·狼跋》：“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意思說，狼向前走就踩著額下的懸肉（胡），後退就絆倒在尾巴上。形容進退都有困難。輒：常常。〔17〕竄：竄逐，貶謫。南夷：韓愈於貞元十九年（803）授四門博士，次年轉監察御史，冬，上書論宮市之弊，觸怒德宗，被貶為連州陽山令。陽山在今廣東，故稱南夷。〔18〕三年博士：韓愈在憲宗元和元年（806）六月至四年任國子博士。一說“三年”當作“三為”。韓愈此文為第三次博士時所作（元和七年二月至八年三月）。冗（rǒng茸）：閒散。見：通“現”。表現，顯露。〔19〕幾時：不時，不一定什麼時候，也即隨時。〔20〕為：語助詞，表示疑問、反詰。〔21〕籲（xū虛）：嘆詞。〔22〕杗（máng忙）：屋樑：桷（jué覺）：屋椽。榑（bó lú博盧）：門拱，柱頂上承托棟樑的方木。侏（zhū朱）儒：梁上短柱。椳（wēi威）：門樞臼。闌（niè聶）：門中央所豎的短木，在兩扇門相交處。居（diàn店）：門門之類。楔（xiè屑）：門兩旁長木柱。〔23〕玉筍：地榆。丹砂：朱砂。赤箭：天麻。青蘭：龍蘭。以上四種都是名貴藥材。牛溲：牛尿，一說為車前草。馬勃：馬屁菌。以上兩種及“敗鼓之皮”都是賤價藥材。〔24〕紆（yū迂）餘：委婉從容的樣子。妍：美。卓犖（luò落）：突出，超群出眾。校（jiào較）：比較。〔25〕孟軻好辯：《孟子·滕文公下》載：孟子有好辯的名聲，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意思說：自己因為捍衛聖道，不得不展開辯

論。轍（z h é 哲）：車輪痕跡。〔26〕荀卿：即荀況，戰國後期時儒家大師，時人尊稱為卿。曾在齊國做祭酒，被人讒毀，逃到楚國。楚國春申君任他做蘭陵（今山東棗莊）令。春申君死後，他也被廢，死在蘭陵，著有《荀子》。〔27〕離、絕：都是超越的意思。倫、類：都是“類”的意思，指一般人。〔28〕繇：通“由”。〔29〕靡：浪費，消耗。廩（l ǐ n 凜）：糧倉。〔30〕踵（z h ǒ n g 腫）：腳後跟，這裡是跟隨的意思。促促：拘謹局促的樣子。窺：從小孔、縫隙或隱僻處察看。陳編：古舊的書籍。〔31〕財賄：財物，這裡指俸祿。班資：等級、資格。亡：通“無”。庳（b ē i 卑）：通“卑”，低。前人：指職位在自己前列的人。瑕（x i á 俠）：玉石上的斑點。疵（c ī 雌）：病。瑕疵，比喻人的缺點。如上文所說“不公”、“不明”。杙（y ì 亦）：小木樁。楹（y ín g 盈）：柱子。訾（z ǐ 紫）：毀謗非議。昌陽：昌蒲。藥材名，相傳久服可以長壽。豨（x ī 希）苓：又名豬苓，利尿藥。這句意思說：自己小材不宜大用，不應計較待遇的多少、高低，更不該埋怨主管官員的任使有什麼問題。

諱辯

〔唐〕韓愈

【題解】封建時代對於君主和尊長的名字諱號等，不能直接寫出或說出，必須用其他字來代替，如漢高祖名邦，改“邦”爲“國”；唐太宗名世民，改“世”爲“代”，改“民”爲“人”，尚書六部中的“民部”，則改爲“戶部”，等等。刻印古書時，也要把當世應諱的字改掉或缺筆。這叫做避諱。避諱的要求很嚴格，違犯者會招致非議，甚或得罪。唐代著名詩人李賀，才氣橫溢，少年成名，但因為他的父親名晉肅，在他準備參加進士科考試時就遭到了非議（晉、進同音），終於不能如當時其他讀書人那樣取得功名。韓愈曾鼓勵李賀應進士試，也被人指責。面對這種陳腐的時尚，韓愈十分憤慨，《諱辯》就是爲這件事而寫的。韓愈當然不敢反對避諱，他只能巧妙地引用經典和法律依據，找出矛盾，從而反對將避諱搞得太淫濫。文章層層設問，一波三折，語言辛辣，說理痛快。全文沒有一句從正面說出自己的主張，讀者卻可從中自然得出同作者相一致的結論。

愈與李賀書〔1〕，勸賀舉進士〔2〕。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3〕，同然一辭。皇甫湜曰〔4〕：“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諱〔5〕。”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6〕。”律曰：“不諱嫌名〔7〕。”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bzgwgz_010/bz](#)’之類是也〔8〕。”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9〕？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10〕，非周公孔子歟〔11〕？周公作詩不諱〔12〕，孔子不偏諱二名〔13〕，《春秋》不譏不諱嫌名〔14〕，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15〕。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16〕。周之時有騏期〔17〕，漢之時有杜度〔18〕，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19〕，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後名雉爲野雞〔20〕，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21〕，不聞諱澣、勢、秉、機也〔22〕。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23〕，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24〕，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25〕，稽之以國家之典〔26〕，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27〕。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28〕，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于宦者宮妾〔29〕，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選自《四部叢刊》本《昌黎先生集》

我給李賀寫了一封信，勉勵他去考進士。李賀應進士試很引人注目，同李賀爭名的人出來詆毀他，說李賀的父親名叫晉肅，李賀還是以不參加進士考試爲好，勉勵他去考的人是不對的。聽到這種議論的人不加分辨，紛紛附和，眾口一聲。皇甫湜對我說：“如果不辯明這件事，您和李賀都會因此獲罪。”我回答說：“是的。”

《律》文說：“凡雙名不專諱一個字。”解釋者說：“孔子的母親名‘徵在’孔子在說‘徵’的時候不說‘在’，說‘在’的時候不說‘徵’。”《律》文又說：“不諱聲音相近的字。”解釋者說：“譬如‘禹’之與‘雨’，‘丘’之與‘<bzgwgz_010/bz>’之類就是。”現在李賀的父親名叫晉肅，李賀去考進士，是違背了二名律呢，還是違背了嫌名律呢？父名晉肅，兒子不可以考進士，那麼倘若父親名仁，兒子就不能做人了嗎？試問避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制訂禮法制度來教化天下的，不是周公、孔子麼？而周公作詩不避諱，孔子不避母親雙名中的單獨一字，《春秋》中對人名相近不避諱的事例，也沒有加以譏刺。周康王釗的孫子，諡號是昭王。曾參的父親名皙，曾子不避“昔”字。周朝時有一個人叫騏期，漢朝時有一個人叫杜度，象這樣的名字讓他們的兒子如何避諱呢？難道爲了要避父名的近音字，就連他們的姓也避了嗎？還是就不避近音字了呢？漢代諱武帝名徹，遇到“徹”字就改爲“通”字，但沒有聽說又諱車轍的轍字爲別的什麼字；諱呂後名雉，遇到“雉”字就改稱“野雞”，但沒有聽說又諱治天下的治字爲別的什麼字。現在臣僚上送奏章、皇帝下達詔旨，也沒聽說要避澹、勢、秉、機這些字，只有宦官和宮女，才不敢說諭和機這些字，以爲這樣是犯忌的。士大夫的言論行動，究竟應該依照什麼法度呢？總之，無論是考據經典、質正律文還是查核國家典章，李賀的參加進士考試，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呢？

大凡服侍父母能象曾參那樣，可以免遭非議了；做人能象周公孔子，也可以達到頂點了。而現在的讀書人，不努力學周公、孔子的行事，卻要在諱親人的名字上，去超越周公、孔子，真是太糊塗了。周公、孔子、曾參，畢竟是無法超過的，超越了周公、孔子、曾參，而去向宦官、宮女看

齊，那麼豈非宦官、宮女對親人的孝順，比周公、孔子、曾參還要好得多了嗎？

（李偉國）

【注釋】

〔1〕李賀（790—816）：字長吉，唐代著名詩人，因避父諱，不能應試出身，只做過奉禮郎之類的小官。著有《昌穀集》。〔2〕進士：唐代科舉制度分常科和制科，常科是定期分科舉行的考試，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等名目；制科是皇帝臨時特設的考試。〔3〕和（hè）而唱之：一唱一和。〔4〕皇甫湜：字持正，元和進士。曾從韓愈學。〔5〕律：此處當指唐代某項法律條文。唐代法典總稱《唐律》，分十二篇五百條，其中未見“二名不偏諱”及下引“不諱嫌名”等條文。“二名不偏諱”最早見於《禮記》的《典禮上》及《檀弓下》，意為二字之名在用到其中某一字時不避諱。偏：一半。一說偏即徧（遍），全部、普遍的意思。根據《禮記》的釋文，似乎不能作這樣的解釋。〔6〕“謂若”二句：孔子的母親名“徵在”，孔子在說“徵”時不連用“在”，在說“在”時不連用“徵”。意即只要不連用，就用不著避諱。如唐代律文中有“二名不偏諱”的條文，則二句為律的釋文。這條釋文襲用《禮記·檀弓下》正文及《禮記·曲禮上》鄭玄注。〔7〕嫌名：指與名字中所用字音相近的字。音近則有稱名之嫌，所以叫嫌名。〔8〕“謂若禹”二句：亦襲用《禮記·曲禮上》鄭玄注。禹、雨，丘、[bzgwgz_010/bz](#)、都是同音字。禹即夏禹，丘為孔子名。〔9〕為：是。〔10〕法制：禮法制度。〔11〕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名姬旦，周武王的弟弟，幫助武王滅殷（商），又輔佐成王，主持制定了周朝的典章

制度。他和孔子都被歷代統治者尊崇爲“聖人”。〔12〕詩：《詩經》。

《詩經·周頌》中的《噫嘻》與“《雝》等篇，相傳爲周公所作，其中有“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等句，而周公之父文王名昌，周公之兄武王名發，所以說“周公作詩不諱”。〔13〕孔子不偏諱二名：孔子不避單獨用的“徵”

或“在”字。如：《論語·八佾》中孔子曾說“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

《論語·衛靈公》中又說“某在斯”。〔14〕《春秋》：春秋時魯國的編年史書，相傳經孔子刪訂，爲儒家經典之一。譏：譏刺，非難。〔15〕“康王”二句：周康王名釗，其孫繼位，諡昭。《春秋》對此未提出異議。〔

16〕曾參（shēn）：春秋時人，字子輿，孔子弟子，以孝行著稱。不諱昔：《論語·泰伯》記曾子說：“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17〕騏期：

春秋時楚國人。〔18〕杜度：東漢時人，字伯度，齊國丞相。〔19〕“漢諱”句：漢武帝名劉徹，當時爲避諱，將徹侯改爲通侯，蒯（kuǎi）徹改爲蒯通。〔20〕呂後：名雉（zhì志），當時爲避諱，改雉爲“野雞”。

〔21〕章：章奏，臣下給皇帝的報告。詔：詔書，皇帝頒發的文書命令。

〔22〕潁（hǔ虎）勢秉機：四字與唐高祖李淵之父（名虎）、太宗李世民、世祖李昀、玄宗隆基名同音。〔23〕諭：與代宗李豫的名字同音。〔24〕

士君子：指官僚及其他有社會地位的鄉紳、讀書人等。〔25〕質：對照。

〔26〕稽：檢核。國家之典：指上文所舉漢代諱武帝、呂後名，唐朝章奏、詔令不避“潁勢秉機”等例。〔27〕止：意爲到達頂點。〔28〕務行：致力於實行。〔29〕比：類似。

送孟東野序

〔唐〕韓愈

【題解】孟郊（751—814），字東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縣）人。中唐著名詩人。他壯年屢試不第，四十六歲才中進士，五十歲時被授為溧陽縣尉。懷才不遇，心情抑鬱。在他上任之際，韓愈寫此文加以讚揚和寬慰，流露出對朝廷用人不當的感慨和不滿。文章運用比興手法，從物不平則鳴，寫到人不平則鳴。全序僅篇末少量筆墨直接點到孟郊，其他內容都憑空結撰，出人意外，但又緊緊圍繞孟郊其人其事而設，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並不顯得空疏游離，體現了佈局謀篇上的獨到造詣。歷數各個朝代善鳴者時，句式極錯綜變化之能事，清人劉海峰評為“雄奇創辟，橫絕古今”。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1〕；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2〕。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郁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3〕。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4〕，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于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5〕，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6〕，咎陶、禹〔7〕，其善鳴者也，而假以

鳴，夔弗能以文辭鳴〔8〕，又自假於《韶》以鳴〔9〕。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10〕。伊尹鳴殷〔11〕，周公鳴周〔12〕。凡載於《詩》、《書》六藝〔13〕，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14〕，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15〕。”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16〕。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17〕。臧孫辰、孟軻、荀卿〔18〕，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屍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19〕，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20〕。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21〕，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22〕，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23〕；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24〕，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25〕。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26〕。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27〕，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於天者以解之。

——選自中華書局影印本《全唐文》

一般說來各種事物處在不平靜的時候就會發出聲音：草木本來沒有聲音，風搖動它就發出聲響。水本來沒有聲音，風震盪它就發出聲響。水浪騰湧，或是有東西在阻遏水勢；水流湍急，或是有東西阻塞了水道；水花

沸騰，或是有火在燒煮它。金屬石器本來沒有聲音，有人敲擊它就發出音響。人的語言也同樣如此，往往到了不得不說的時候才發言。人們唱歌是爲了寄託情思，人們哭泣是因爲有所懷戀，凡是從口中發出而成爲聲音的，大概都有其不能平靜的原因吧！

音樂，是人們心中鬱悶而抒發出來的心聲，人們選擇最適合發音的東西來奏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這八種樂器，是各類物質中發音最好的。上天對於一年四季也是這樣，選擇最善於發聲的事物借它來發聲。因此春天讓百鳥啁啾，夏天讓雷霆轟鳴，秋天讓蟲聲唧唧，冬天讓寒風呼嘯。一年四季互相推移變化，也一定有其不能平靜的原因吧？

對於人來說也是這樣。人類聲音的精華是語言，文辭對於語言來說，又是它的精華，所以尤其要選擇善於表達的人，依靠他們來表達意見。在唐堯、虞舜時，咎陶、禹是最善於表達的，因而借助他倆來表達。夔不能用文辭來表達，他就借演奏《韶》樂來表達。夏朝的時候，太康的五個弟弟用他們歌聲來表達。殷朝善於表達的是伊尹，周朝善於表達的是周公。凡是記載在《詩經》、《尚書》等儒家六種經典上的詩文，都是表達得很高明的。周朝衰落時，孔子和他的弟子表達看法，他們的聲音洪大而傳播遙遠。《論語》上說：“上天將使孔子成爲宣揚教化的人。”這難道不是真的嗎？周朝末年，莊周用他那荒誕不經的文辭來表達。楚國是大國，它滅亡時候的情景靠著屈原的創作來表達。臧孫辰、孟軻、荀卿等人用他們的學說來表達。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屍佼、孫武、張儀、蘇秦這些人，都通過各自的主張來表達。秦朝的興起，李斯是表達者。在漢朝，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是最善於表達的人。此後的魏朝、晉朝，能表達的人及不上古代，可是也並

未絕跡。就其比較好的人來說，他們作品的聲音清輕而虛浮，節奏短促而急迫，辭藻豔麗而傷感，志趣頹廢而放曠；他們的文辭，雜亂而沒有章法。這大概是上天厭棄這個時代的醜德敗行而不願照顧他們吧？爲什麼不讓那些善於表達的人出來表達呢！

唐朝建立以後，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都憑他們的出眾才華來表達心聲。其後還活著的人當中，孟郊開始用他的詩歌來表達感情。這些作品超過了魏晉，有些經過不懈的努力已達到了上古詩作的水準。其他作品也都接近了漢朝的水準。同我交往的人中間，李翱、張籍大概是最引人注目的。他們三位的文辭表達確實是很好的。但不知道上天將應和他們的聲音，使他們作品表達國家的強盛呢，還是將讓他們貧窮饑餓，愁腸百結，使他們作品表達自身的不幸遭遇呢？他們三位的命運，就掌握在上天的手裡了。身居高位有什麼可喜的，身沉下僚有什麼可悲的！東野將到江南地區去就任縣尉，心裡好象有想不開的地方，所以我講這番命由天定的話來解開他心中的疙瘩。

（曹光甫）

【注釋】

〔1〕激：阻遏水勢。《孟子·告子上》：“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後世也用以稱石堰之類的擋水建築物爲激。

〔2〕炙：烤。這裡指燒煮。〔3〕假：借助。〔4〕金、石、絲、竹、匏（páo 袍）、土、革、木：我國古代用這八種質料製成的各類樂器的總稱，也稱“八音”。如鐘屬金類，磬屬石類，瑟屬絲類，簫屬竹類，笙屬匏類，

塤（xūn 熏）屬土類，鼓屬革類，柷（zhù 助）屬木類。〔5〕推敝（duó 奪）：推移。敝，同“奪”。〔6〕唐、虞：堯帝國號爲唐，舜帝國號爲虞。〔7〕咎陶（gāo yáo 高姚）：也作咎繇、皋陶。傳說爲舜帝之臣，主管刑獄之事。《尚書》有《皋陶謨》篇。禹：夏朝開國君主。傳說治洪水有功，舜讓位於他。《尚書》有《大禹謨》、《禹貢》篇。〔8〕夔（kuí 奎）：傳說是舜時的樂官。〔9〕《韶》：舜時樂曲名。〔10〕五子：夏王太康的五個弟弟。太康耽于遊樂而失國，五子作歌告誡。《尚書》載有《五子之歌》，系僞託。〔11〕伊尹：名摯：殷湯時的宰相，曾佐湯伐桀。《尚書》載有他所作《咸有一德》、《伊訓》、《太甲》等文。或說系後人僞作。〔12〕周公：名旦，武王之弟。輔佐武王伐紂滅商，建立周王朝。後又輔佐幼主成王，曾代行政事，制禮作樂。《尚書》載有他《金縢》、《大誥》等多篇文章。〔13〕六藝：漢以後對《詩經》、《尚書》、《易》、《禮》、《樂》、《春秋》等六種儒家經典的統稱。〔14〕孔子：字仲尼，春秋時魯國人，儒家學說的主要代表。〔15〕“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語出《論語·八佾》。木鐸，木舌的鈴。古代發佈政策教令時，先搖木鐸以引起人們注意。後遂以木鐸比喻宣揚教化的人。〔16〕莊周：即莊子，戰國時宋國蒙（今山東蒙陰縣）人，道家學說的代表人物。荒唐：漫無邊際，荒誕不經。《莊子·天下》篇說莊周文章有“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的特色。〔17〕屈原：名平，字原；又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時楚人。楚懷王時任左徒、三閭大夫，主張聯齊抗秦。後遭讒被貶。楚頃襄王時，國事日非。秦兵攻破郢都，屈原投汨羅江自盡。著有《離騷》等不朽詩篇。〔18〕臧孫辰：即春秋時魯國大夫臧文仲。《左傳》、《國語·魯語》載有他的言論。孟軻：即孟子。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是繼孔子之後最著名的儒學大師。著有《孟子》。荀卿：即荀子。戰國時趙人，儒家學者，著有《荀子》。〔19〕楊朱：字子

居，戰國時魏人。其說重在爲我愛己，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言論散見於《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墨翟（dí 敵）：即墨子。春秋、戰國之際魯國（一說宋國）人。墨家學說的創始者，主張兼愛、非攻、尚賢等。其言行主要見於《墨子》。管夷吾：字仲，春秋時齊國人，輔佐齊桓公稱霸。後人輯有《管子》一書。晏嬰：即晏子。字平仲，春秋時齊景公賢相，以節儉力行，顯名諸侯。其言行見於《晏子春秋》。老聃（dān 丹）：即老子。春秋、戰國時楚國人。道家學說的始祖，相傳五千言《老子》（又名《道德經》）即其所作。申不害：戰國時鄭國人。韓昭侯時爲相，十五年，國治兵強。其說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有《申子》。韓非：戰國時韓國公子，後出使入秦爲李斯所殺。著名法家代表，其說見《韓非子》。慎到：戰國時趙國人，著有《慎子》。田駢（pián）：戰國時齊國人。著《田子》二十五篇，今已佚。鄒衍：戰國時齊國人，陰陽家的代表人物，時稱“談天衍”。屍佼：戰國時晉國人。著有《屍子》，《漢書·藝文志》列入雜家。孫武：即孫子。春秋時齊國人。著名軍事家，著有《孫子兵法》。張儀：戰國時魏國人，縱橫家的代表人物。秦惠王時入秦爲相，主“連橫”說，遊說六國與秦結盟，以瓦解“合縱”戰略。蘇秦：戰國時東周洛陽人，著名縱橫家。曾遊說燕趙韓魏齊楚六國，合縱抗秦，身佩六國相印，爲縱約長。〔20〕李斯：戰國時楚國人。秦始皇時任廷尉、丞相。他對秦統一天下起過重要作用。有《諫逐客書》。〔21〕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夏陽人。著名史學家，著有《史記》。相如：司馬相如，字長卿，西漢成都人。著名辭賦家，著有《子虛賦》、《上林賦》等。揚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辭賦家，著有《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等，又有《太玄》、《法言》等專著。〔22〕節數（shuò 碩）：節奏短促。〔23〕弛以肆：弛，鬆弛，引申爲頹廢。肆，放蕩。〔24〕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著名詩人，韓愈《薦士》詩稱其“國朝盛文

章，子昂始高蹈。”著有《陳伯玉集》。蘇源明：字弱夫，武功人，天寶進士。詩文散見於《全唐詩》、《全唐文》。元結：字次山，河南洛陽人。有《元次山文集》。李白：字太白，有《李太白集》。杜甫：字子美，有《杜工部集》。李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人。貞元八年（792）與韓愈同登進士第。擅長散文，有《李元賓文集》。〔25〕浸淫：逐漸滲透。此有接近意。〔26〕李翱：字習之，隴西成紀人。他是韓愈的學生和侄女婿。有《李文公集》。張籍：字文昌，吳郡人。善作樂府詩，有《張司業集》。〔27〕役於江南：指赴溧陽就任縣尉。唐代溧陽縣屬江南道。

送李願歸盤穀序

〔唐〕韓愈

【題解】李願是韓愈的好朋友，生平不詳。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冬，韓愈在長安等候調官，因仕途不順，心情抑鬱，故借李願歸隱盤穀事，吐露心中鬱抑不平之情。首段敘述盤穀環境之美及得名由來。接著三段借李願之口，運用兩賓夾一主的手法，寫了三種人：聲威赫赫的顯貴、高潔不汙的隱士和趨炎附勢的官迷，於映襯、對比中表達他對官場腐化的憎惡和對隱居生活的嚮往。古人在朋友臨別時，常常賦詩爲贈，“序”是闡述贈詩的緣由和意旨的。本文末段“歌曰”以下就是贈詩。歌辭極言隱居之樂，立意深刻而善藏不露，句式偶儷而富於變化，流暢生動，和諧可誦，有一唱三歎的情致。相傳蘇軾最愛此文，評價很高。

太行之陽有盤穀〔1〕。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穀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2〕。”友人李願居之。

願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於廟朝〔3〕，進退百官〔4〕，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5〕，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6〕，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7〕，秀外而惠中〔8〕，飄輕裾〔9〕，翳長袖〔10〕，粉白黛綠者〔11〕，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12〕，爭妍而取憐〔13〕。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14〕，是有

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15〕，刀鋸不加〔16〕，理亂不知〔17〕，黜陟不聞〔18〕。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19〕，足將進而趑趄〔20〕，口將言而囁嚅〔21〕，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22〕，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23〕，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24〕；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25〕，廓其有容〔26〕；繚而曲〔27〕，如往而複。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28〕！”

——選自《四部叢刊》本《昌黎先生集》

太行山的南面有個盤穀。盤穀中間，泉水甘甜，土地肥沃，草木繁茂，人煙稀少。有人說：“因爲這山谷環繞在兩山之間，所以稱作‘盤’。”也有人說：“這個山谷，位置幽僻而地勢阻塞，是隱者盤桓逗留的地方。”我的朋友李願就住在這裡。

李願說：“人們稱爲大丈夫的人，我是瞭解的。他們把利益恩惠施給別人，名聲顯揚於當世，在朝廷上參與政事，任免百官，輔佐皇帝發號施令。他們到了朝廷外面，便樹起旗幟，陳設弓箭，武夫在前面呼喝，侍從

塞滿道路，負責供給的僕役各自拿著物品，在路的兩邊飛快奔跑。他們高興時就隨意賞賜，發怒時就任情處罰。他們跟前聚集著很多才能出眾的人，論古說今，讚揚他們的美德，這些話叫人聽在耳中而不感到厭煩。那些眉毛彎彎，面頰豐腴，聲音清脆，體態美好，外貌秀麗，資質聰慧，起舞時輕薄的衣襟飄然而動，長長的衣袖遮掩面容，白粉搽臉，青黛畫眉的女子，在一排排後房中清閒地住著，自恃貌美，忌妒別的姬妾得到寵愛；爭著比美，一心要獲取主人的憐愛。這就是受到皇帝的知遇，掌握了很大權力的大丈夫的所作所為啊！我並非厭惡這些而躲開的，只是命中註定而不能僥倖得到啊！

“窮困家居，住在山野，登上高處眺望遠方，在繁茂的樹下整日悠然靜坐，在清澈的泉水裡洗滌，保持自身的潔淨。從山上采來的果子，甜美可食；從水中釣來的魚蝦，鮮嫩可口。日常作息沒有定時，只要感到舒適就安於如此。與其當面受到讚譽，不如背後不受詆毀；與其肉體享受安樂，不如心中沒有憂慮。既不受官職的約束，也不受刑罰的懲處；既不問天下的治亂，也不管官吏的升降。這些都是遭遇不好、不行時不得志的人的所作所為，我就這樣去做。

“侍候在達官貴人的門下，在通往地位權勢的路上奔走，想要舉腳進門卻行止不定，想要開口說話卻欲言無聲。處於污濁低下的地位而不知羞恥，觸犯了刑法而受到誅殺。希冀著獲得非分名利的微弱機會，直到老死才甘休。這樣的人在為人方面究竟是好呢還是不好啊！”

昌黎韓愈聽了李願的話，稱讚他講得有氣魄。給他斟上酒，並為他作一首歌：“盤穀之中，是你的房屋。盤穀的土地，可以播種五穀。盤穀的

泉水，可以用來洗滌，可以沿著它去散佈。盤谷地勢險要，誰會來爭奪你的住所？穀中幽遠深邃，天地廣闊足以容身；山谷回環曲折，像是走了過去，卻又回到了原處。啊！盤穀中的快樂啊，快樂無窮。虎豹遠離這兒啊，蛟龍逃避躲藏。鬼神守衛保護啊，呵斥禁絕不祥。有吃有喝啊長壽而健康，沒有不滿足的事啊，還有什麼奢望？用油抹我的車軸啊，用糧草喂我的馬，隨著你到盤谷啊，終生在那裡優遊徜徉。”

（張<bzgwgz_011/bz>之）

【注釋】

〔1〕陽：山的南面叫陽。盤穀：在今河南濟源北二十裡。〔2〕盤旋：同盤桓，留連、逗留。〔3〕廟朝：宗廟和朝廷。古代有時在宗廟發號施令。“廟朝”連稱，指中央政權機構。〔4〕進退：這裡指任免升降。〔5〕旄旌（máo 矛）：旗幟。旄，旗竿上用旄牛尾裝飾的旗幟。〔6〕才俊：才能出眾的人。俊，同“俊”。〔7〕便（pián 駢）體：美好的體態。〔8〕惠中：聰慧的資質。惠，同“慧”。〔9〕裾（jū 居）：衣服的前後襟。〔10〕翳（yì 義）：遮蔽，掩映。〔11〕黛：青黑色顏料。古代女子用以畫眉。〔12〕負恃：依仗。這裡指自恃貌美。〔13〕憐：愛。〔14〕惡（wù 霧）：厭惡。〔15〕車服：代指官職。古代以官職的品級高下，確定所用車子和服飾。〔16〕刀鋸：指刑具。〔17〕理：治。唐代避高宗李治的名諱，以“理”代“治”。〔18〕黜陟（chù zhì 處至）：指官吏的進退或升降。〔19〕形勢：地位和威勢。〔20〕趑趄（zī jū 資居）：躊躇不前。〔21〕囁嚅（niè rú 涅如）：欲言又止的樣子。〔22〕刑辟（pì 譬）：刑法。〔23〕昌黎：韓氏的郡望。唐代重世族，所以作者標郡望。〔24〕

稼（gǔ 古）：播種五穀，這裡指種穀處。〔25〕窈（yǎo 咬）：幽遠。

〔26〕廓其有容：廣闊而有所容。其：猶“而”。〔27〕繚（liáo 遼）：

屈曲。〔28〕徜徉（cháng yáng 常羊）：自由自在地來來往往。

送董邵南序

〔唐〕韓愈

【題解】董邵南，壽州安豐（今安徽壽縣）人，因屢考進士未中，擬去河北托身藩鎮幕府。韓愈一貫反對藩鎮割據，故作此序贈送他，既同情他仕途的不遇，又勸他不要去為割據的藩鎮作不義之事。首段先說此行一定“有合”，是陪筆。次段指出古今風俗不同，故此行未必“有合”，雖不明說而主旨已露。末段借用樂毅和高漸離之事，喻示董邵南生不逢時，應當效法古代的忠臣義士，效力朝廷。全文措辭深婉，意在言外，雖僅百餘字，但一波三折，起伏跌宕。劉大櫟評此篇曰：“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而不可及。”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1〕。董生舉進士〔2〕，連不得志於有司〔3〕，懷抱利器〔4〕，鬱鬱適茲土〔5〕。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6〕。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7〕！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雲邪？聊以吾子之行荀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數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8〕，而觀於其市，複有昔時屠狗者乎〔9〕？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選自《四部叢刊》本《昌黎先生集》

自古就說燕、趙一帶有很多慷慨激昂的豪俠義士。董生考進士，接連幾次未被主考官錄取，懷抱傑出的才能，心情抑鬱地要到那個地方去。我知道董生此行一定會有所遇合，董生，努力吧！

象你這樣不遇于時，如果是仰慕而勉力實行仁義的人，都會同情憐惜你的。何況燕、趙一帶的豪俠之士奉行仁義是出於他們的本性呢！然而，我曾聽說風俗是隨著教化而改變的，我哪能料想現在比起古時候所說的沒有什麼兩樣呢？姑且以你此行去證實吧。董生，努力吧！

我因為你的此行而產生了一些感想。請你為我到望諸君樂毅的墓上去憑弔一番，並且到那裡的街市上看看，還有過去的屠狗者一類的豪俠義士嗎？替我向他們殷勤致意：“聖明天子在上執政，可以出來任職效忠了！”

（張<bzgwgz_011/bz>之）

【注釋】

〔1〕燕趙：戰國時，燕國位於今河北北部、遼寧西部一帶；趙國位於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一帶。〔2〕董生：指董邵南。〔3〕有司：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這裡指主持進士考試的禮部官。〔4〕利器：比喻傑出的才能。〔5〕茲土：當時河朔三鎮幽州（領州九，治所在今北京西南）、成德（領州四，治所在今河北正定）、魏博（領州七，治所在今河北大名），都自置官吏，割據而不受朝廷節制。〔6〕彊（q i ǎ n g 搶）：同“強”，勉力。〔7〕矧（s h ǎ n 審）：況且。〔8〕望諸君：即樂毅，戰國時燕國名將，輔佐燕昭王擊破齊國，成就霸業，後被誣陷，離燕歸趙，

趙封之於觀津（今河北武邑東南），稱“望諸君”。〔9〕屠狗者：據《史記·刺客列傳》記載，高漸離曾以屠狗爲業。其友荊軻刺秦王未遂而被殺，高漸離替他報仇，也未遂而死。這裡泛指不得志的豪俠義士。

張中丞傳後敘

〔唐〕韓愈

【題解】張中丞，即張巡（709—757），鄧州南陽（今河南省南陽市）人。唐玄宗開元末進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清河縣令，調真源縣令。安史亂起，張巡在雍丘一帶起兵抗擊，後與許遠同守睢陽（今河南省商丘市），肅宗至德二載（757）城破被俘，與部將三十六人同時殉難。亂平以後，朝廷小人竭力散佈張許降賊有罪的流言，為割據勢力張目。韓愈感憤於此，遂於元和二年（807）繼李翰撰《張巡傳》（今佚）之後，寫了這篇後敘，為英雄人物譜寫了一曲慷慨悲壯的頌歌。全文感情激蕩，褒貶分明，議論敘事互為表裡，不分賓主，其“截然五段，不用鉤連，而神氣流注，章法渾成”（高步瀛《唐宋文學要》引方苞語）。文中關於南霽雲拒食斷指、抽矢射塔，張巡誦讀《漢書》、起旋眾泣等細節描寫頗上添毫，傳神寫意，形象栩栩如生，光采照人。中丞，張巡駐守睢陽時朝廷所加的官銜。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1〕，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2〕，得李翰所為《張巡傳》〔3〕。翰以文章自名〔4〕，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5〕，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6〕。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7〕，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8〕，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9〕。兩家子弟材智下〔10〕，不能通知二父志〔11〕，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12〕，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13〕，所欲忠者，國

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14〕。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15〕，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所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16〕。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17〕，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18〕！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19〕，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20〕，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21〕。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雲：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22〕，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嚥！”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磚半箭，曰：“吾

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23〕，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刀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24〕，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張籍曰：“有於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25〕。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26〕，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27〕，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雲：巡長七尺餘，須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28〕，無不儘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29〕，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須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于亳宋間〔30〕。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雲。

——選自東雅堂校刊本《昌黎先生集》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晚上，我和吳郡張籍翻閱家中的舊書，發現了李翰所寫的《張巡傳》。李翰因文章而自負，寫這篇傳記十分詳密。但遺憾的是還有缺陷：沒有爲許遠立傳，又沒有記載雷萬春事蹟的始末。

許遠雖然才能似乎比不上張巡，打開城門迎接張巡，地位本在張巡之上。他把指揮權交給張巡，甘居於其下，毫無猜疑妒忌，最終和張巡一起守城而死，成就了功名，城破後被俘，不過和張巡死的時間有先後的不同罷了。張、許兩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瞭解其父輩的志向，認為張巡戰死而許遠被俘，懷疑許遠是怕死而投降了叛軍。如果許遠真的怕死，何苦守住這尺寸大小的地盤，以他所愛之人的肉充饑，來和叛軍對壘而不投降呢？當他在包圍中守城時，外面沒有一點哪怕極為微弱的援助，所要效忠的，就是國家和皇上，而叛軍會拿國家和皇上已被消滅的情況告訴他。許遠見救兵不來，而叛軍越來越多，一定會相信他們的話；外面毫無希望卻仍然死守，軍民相食，人越來越少，即使是傻瓜也會計算日期而知道自己的死所了。許遠不怕死也可以清楚了！哪有城破而自己的部下都已戰死，他卻偏偏蒙受恥辱苟且偷生？即使再笨的人也不願這樣做，唉！難道說象許遠如此賢明的人會這樣做嗎？

議論的人又認為許遠和張巡分守城門，城陷落是從許遠分守的西南方開始的。拿這個理由來誹謗許遠，這又和小孩的見識沒有兩樣。人將要死的時候，他的內臟必定有一個先受到侵害的地方；扯緊繩子，把它拉斷，繩斷必定有一個先裂的地方。有人看到這種情況，就來責怪這個先受侵害和先裂的地步，他也太不通達事理了！小人喜歡議論，不願成人之美，竟到了這樣的地方！象張巡、許遠所造成的功業，如此傑出，尚且躲不掉小人的誹謗，其他人還有什麼可說呢！

當張、許二位剛守城的時候，哪能知道別人終不相救，從而預先棄城逃走呢？如果睢陽城守不住，即使逃到其他地方又有什麼用處？等到沒有

救兵而且走投無路的時候，率領著那些受傷殘廢、饑餓瘦弱的殘兵，即使想逃走，也一定無法到達要去的地方。張、許二位的功績，前人已有十分精當的評價了！守住孤城，捍衛天下，僅憑千百個瀕臨滅亡的士兵，來對付近百萬天天增加的敵軍，保護著江淮地區，擋住了叛軍的攻勢，天下能夠不亡，這是誰的功勞啊！在那個時候，丟掉城池而只想保全性命的人，不在少數；擁有強兵卻安坐觀望的人，一個接著一個。不追究討論這些，卻拿死守睢陽來責備張、許二位，也可見這些人把自己放在與逆亂者同類的地位，捏造謊言來幫他們一起攻擊有功之人了。

我曾經在汴州、徐州任職，多次經過兩州之間，親自在那叫做雙廟的地方祭祀張巡和許遠。那裡的老人常常說起張巡、許遠時候的事情：南霽雲向賀蘭進明求救的時候，賀蘭進明妒忌張巡、許遠的威望和功勞超過自己，不肯派兵相救；但看中了南霽雲的勇敢和壯偉，不採納他的話，卻勉力挽留他，還準備了酒食和音樂，請南霽雲入座。南霽雲慷慨陳詞說：“我來的時候，睢陽軍民已經一個多月沒有東西吃了！我即使想一個人享受，道義不能允許；即使吃了，我也難以下嚥！”於是拔出他的佩刀，砍斷一個手指，鮮血淋漓，拿給賀蘭進明看。在座的人大吃一驚，都感動得為南霽雲流下了眼淚。南霽雲知道賀蘭進明終究沒有為自己出兵的意思，立即騎馬離去；將出城時，他抽出箭射寺廟的佛塔，那枝箭射進佛塔磚面半箭之深，說：“我回去打敗叛軍後，一定要消滅賀蘭進明！就用這枝箭來作為標記。”我於貞元年間經過泗州，船上的人還指點著說給我聽。城破後，叛軍拿刀逼張巡投降，張巡堅貞不屈，馬上被綁走，準備殺掉；叛軍又叫南霽雲投降，南霽雲沒有吱聲。張巡叫南霽雲道：“南八，男子漢一死而已，不能向不義之人屈服！”南霽雲笑道：“我本想有所作為；您既然這樣說，我哪敢不死！”於是誓不投降。

張籍說：“有一個人叫於嵩，年輕時跟隨張巡；等到張巡起兵抗擊叛軍，于嵩曾在圍城之中。我大歷年間在和州烏江縣見到過於嵩，那時他已六十多歲了。因為張巡的緣故起先曾得到臨渙縣尉的官職，學習努力，無所不讀。我那時還幼小，簡單地詢問過張巡、許遠的事蹟，不太詳細。他說：張巡身長七尺有餘，一口鬚鬚活象神靈。他曾經看見於嵩在讀《漢書》，就對於嵩說：‘你怎麼老是在讀這本書？’於嵩說：‘沒有讀熟呀。’張巡說：‘我讀書不超過三遍，一輩子不會忘記。’就背誦於嵩所讀的書，一卷背完不錯一個字。于嵩很驚奇，以為張巡是碰巧熟悉這一卷，就隨便抽出一卷來試他，他都象剛才那樣能背誦出來。於嵩又拿書架上其他書來試問張巡，張巡隨口應聲都背得一字不錯。于嵩跟張巡時間較久，也不見張巡經常讀書。寫起文章來，拿起紙筆一揮而就，從來不打草稿。起先守睢陽時，士兵將近萬把人，城裡居住的人家，也將近幾萬，張巡只要見一次問過姓名，以後沒有不認識的。張巡發起怒來，鬚鬚都會豎起。等到城破後，叛軍綁住張巡等幾十人讓他們坐著，立即就要處死。張巡起身去小便，他的部下見他起身，有的跟著站起，有的哭了起來。張巡說：‘你們不要害怕！死是命中註定的。’大家都哭得不忍抬頭看他。張巡被殺時，臉色毫不慌張，神態安詳，就和平日一樣。許遠是個寬厚的長者，相貌也和他的內心一樣；和張巡同年出生，但時間比張巡稍晚，稱張巡為兄，死時四十九歲。”于嵩在貞元初年死在亳宋一帶。有人傳說他在那裡有塊田地，武人把它強奪霸佔了，於嵩打算到州裡提出訴訟，卻被武人殺死。于嵩沒有後代。這些都是張籍告訴我的。

（方智範）

【注釋】

〔1〕元和二年：西元八〇七年。元和，唐憲宗李純的年號（806—820）。

〔2〕張籍（約767—約830）：字文昌，吳郡（治所在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唐代著名詩人，韓愈學生。〔3〕李翰：字子羽，趙州贊皇（今河北省元氏縣）人，官至翰林學士。與張巡友善，客居睢陽時，曾親見張巡戰守事蹟。

張巡死後，有人誣其降賊，因撰《張巡傳》上肅宗，並有《進張中丞傳表》（見《全唐文》卷四三〇）。〔4〕以文章自名：《舊唐書·文苑傳》：翰“爲文精密，用思苦澀”。自名，自許。

〔5〕許遠（709—757）：字令威，杭州鹽官（今浙江省海寧縣）人。安史亂時，任睢陽太守，後與張巡合守孤城，城陷被擄往洛陽，至偃師被害。事見兩唐書本傳。〔6〕雷萬春：張巡部下勇將。按：此當是“南霽雲”之誤，如此方與後文相應。〔7〕開門納巡：肅宗至德二載（757）正月，叛軍安慶緒部將尹子奇帶兵十三萬圍睢陽，許遠向張巡告急，張巡自寧陵率軍入睢陽城（見《資治通鑑》卷二一九）。

〔8〕柄：權柄。〔9〕城陷而虜二句：此年十月，睢陽陷落，張巡、許遠被虜。張巡與部將被斬，許遠被送往洛陽邀功。〔10〕兩家句：據《新唐書·許遠傳》載，安史亂平定後，大歷年間，張巡之子張去疾輕信小人挑撥，上書代宗，謂城破後張巡等被害，惟許遠獨存，是屈降叛軍，請追奪許遠官爵。詔令去疾與許遠之子許峴及百官議此事。兩家子弟即指張去疾、許峴。〔11〕通知：通曉。〔12〕食其句：尹子奇圍睢陽時，城中糧盡，軍民以雀鼠爲食，最後只得以婦女與老弱男子充饑。當時，張巡曾殺愛妾、許遠曾殺奴僕以充軍糧。〔13〕蚍（pí皮）蜉（fū伏）：黑色大蟻。蟻子：幼蟻。〔14〕而賊句：安史亂時，長安、洛陽陷落，玄宗逃往西蜀，唐室岌岌可危。〔15〕外無待：睢陽被圍後，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等皆擁兵觀望，不來相救。〔16〕說者句：張巡和許遠分兵守城，張守東北，許

守西南。城破時叛軍先從西南處攻入，故有此說。〔17〕羸（léi 雷）：瘦弱。〔18〕二公二句：謂二公功績前人已有精當的評價。此指李翰《進張中丞傳表》所雲：“巡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眾，以弱擊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凶醜九十余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

〔19〕沮（jǔ 舉）遏：阻止。〔20〕愈嘗句：韓愈曾先後在汴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開封市）、徐州（治所在今江蘇省徐州市）任推官之職。唐稱幕僚為從事。〔21〕雙廟：張巡、許遠死後，後人在睢陽立廟祭祀，稱為雙廟。〔22〕南霽雲（？—757）：魏州頓丘（今河南省清豐縣西南）人。安祿山反叛，被遣至睢陽與張巡議事，為張所感，遂留為部將。賀蘭：複姓，指賀蘭進明。時為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駐節於臨淮一帶。〔23〕貞元：唐德宗李適年號（785—805）、泗州：唐屬河南道，州治在臨淮（今江蘇省泗洪縣東南），當年賀蘭屯兵於此。〔24〕南八：南霽雲排行第八，故稱。〔25〕常：通“嘗”，曾經。〔26〕大曆：唐代宗李豫年號（766—779）。和州烏江縣：在今安徽省和縣東北。〔27〕以巡句：張巡死後，朝廷封賞他的親戚、部下，于嵩因此得官。臨渙：故城在今安徽省宿縣西南。〔28〕帙（zhì 至）：書套，也指書本。〔29〕僅：幾乎。〔30〕亳（bó 薄）：亳州，治所在今安徽省亳縣。宋：宋州，治所在睢陽。

藍田縣丞廳壁記

〔唐〕韓愈

【題解】自唐朝以下，朝廷各官署的辦公處所，常常有“壁記”，敘述官署的創置、官秩的確定以及官員的遷授始末等，刻在壁間。後來地方官署也起而效法。寫壁記的目的在於使後任瞭解自己的職責和前任的情況，所以一般都寫得比較平實詳細。韓愈的這篇壁記卻與一般的壁記不同。文章主要描寫的是當時縣丞一職，有職無權，形同虛設，還要受到吏胥的欺凌，只能低首下氣，使有才能有抱負的人居此亦無所作爲，並以崔斯立任藍田縣丞的種種境遇爲例盡情刻畫，含有深刻的諷刺意味。韓愈代崔斯立發出不平之鳴，以期引起朝廷對這類事情的注意。藍田縣，唐代屬中道京兆府，今屬陝西西安市。崔斯立於元和十年（815）任藍田縣丞，當時韓愈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誥，本文即作於此年。全文短小精悍，生動潑辣，意味深長。自“文書行”至“漫不知何事”一段，尤將縣丞的無用描摹得淋漓盡致。

丞之職所以貳令〔1〕，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2〕，主簿、尉乃有分職〔3〕。丞位高而偪〔4〕，例以嫌不可否事〔5〕。文書行〔6〕，吏抱成案詣丞〔7〕，卷其前〔8〕，鉗以左手〔9〕，右手摘紙尾〔10〕，雁鶩行以進〔11〕，平立睨丞曰〔12〕：“當署。”丞涉筆占位〔13〕，署惟謹〔14〕，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15〕，漫不知何事〔16〕。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17〕，必曰“丞”。至以相訾訾〔18〕。丞之設，豈端使然哉〔19〕？

博陵崔斯立〔20〕，種學績文〔21〕，以蓄其有〔22〕，泓涵演迤〔23〕，日大以肆〔24〕。貞元初〔25〕，挾其能戰藝于京師〔26〕，再進再屈千人〔27〕。元和初〔28〕，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29〕，再轉而爲丞茲邑〔30〕。始至，喟曰：“官無卑〔31〕，顧材不足塞職〔32〕。”既嚙不得施用〔33〕，又喟曰：“丞哉，丞哉！餘不負丞，而丞負餘。”則盡去牙角〔34〕，一躡故跡〔35〕，破崖岸而爲之〔36〕。

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37〕，墁治壁〔38〕，悉書前任人名氏〔39〕。庭有老槐四行，南牆巨竹千挺〔40〕，儼立若相持〔41〕，水循除鳴〔42〕。斯立痛掃溉〔43〕，對樹二松，日吟哦其間〔44〕。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45〕。

——選自《四部叢刊》本《昌黎先生集》

縣丞一職是用以輔佐縣令的，對於一縣的政事沒有什麼不應過問。其下是主簿、尉，主簿和尉才各有專職。縣丞的地位高於主簿、尉，逼近縣令，照例爲了避嫌疑而對公事不加可否。在公文發出之前，吏胥懷抱已擬成的案卷，到丞那兒去，卷起前面的內容，用左手夾住，右手摘出紙尾簽名處，象鵝和鴨那樣搖搖擺擺地進來，直立斜視，對縣丞說：“您還要署一下名。”縣丞拿筆望著應由自己署名的位置，謹慎地簽上名字。抬頭望著小吏，問：“可以了嗎？”小吏說：“就這樣。”然後退下。縣丞不敢稍稍瞭解一下公文的內容，茫然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官位雖較高，實權和勢力反而在主簿、尉之下。民間諺語列舉閒散多餘的官職，一定說到縣丞，

甚至把丞作為相互謾罵的話。設立縣丞一職。難道本意就是如此嗎？

博陵人崔斯立，勤學苦練，以積累學問，他的學問包容宏深，境界廣闊，每天都有長進，並且逐步顯露出來。貞元初年，他懷藏本領，在京城與人較量文藝，兩次得中，兩次折服眾人。元和初年。他任大理評事，因為上疏論朝政得失而被貶官，經過兩次遷謫，來到這裡做縣丞。剛到時，他歎息說：“官無大小，只怕自己的能力不能稱職。”在只能閉口無言無所作爲的現實面前，他又感慨地說：“丞啊，丞啊，我沒有對不起丞，丞卻對不起我！”於是完全去掉棱角，一概按照舊例，平平庸庸地去做這縣丞。

縣丞的辦公處原來刻有一篇壁記，但房屋損壞漏水而遭汙損，已無法閱讀。崔斯立爲之換椽易瓦，粉刷牆壁，將前任縣丞的名氏全部寫上。庭院裡有老槐四行，南牆有大竹千株，昂首挺立，好象互不相下，水聲汨汨繞庭階而鳴。斯立把廳屋裡外打掃乾淨，種上兩棵相對的松樹，每日在庭中吟詩。有人問他，他就回答說：“我正有公事，您暫請離開這裡。”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李偉國）

【注釋】

〔1〕丞：縣丞。貳：副貳、輔佐。這裡作動詞用。令：縣令。唐代制度，京都旁的各縣稱為畿縣（藍田即爲畿縣），置令一人，丞一人。〔2〕主簿、尉：均爲縣令、縣丞之下的官職。縣署內設錄事、司功、司倉、司

戶、司兵、司法、司士七司，主簿領錄事司，負諸司總責。尉主地方治安。

〔3〕分職：分理諸司，各有專職。〔4〕逼（bì）：同“逼”，迫近，侵迫。這一句說縣丞官位高於主簿、尉，如果真的管起來，很容易侵犯縣令的權力。〔5〕例以嫌不可否事：按照慣例爲了避嫌疑而對公事不表示意見。

〔6〕文書行：在傳佈公文的時候。行：傳佈。〔7〕成案：已成的案卷。公文由主管各司擬稿，經縣令最後判行，成爲定案。指：到。公文經縣令簽署之後，還要縣丞副署。〔8〕卷其前：卷起公文的前面部分。意即吏不需要丞知道公文的內容。〔9〕鉗以左手：用左手夾住（卷起的部分）。鉗，用手指夾住。〔10〕右手摘紙尾：用右手摘出紙尾。摘，揀出某一塊地位的意思。〔11〕鶩（wù 務）：鴨子。雁鶩行，斜行。〔12〕平立：站著。睨（nì）：斜視。雁鶩行、平立、睨都是描寫吏對丞的輕蔑態度。〔13〕涉筆：動筆。占位：看著應當署名的地方。〔14〕惟謹：很謹慎。惟，發語助詞。〔15〕略省：稍稍瞭解一下。〔16〕漫：茫然的樣子。〔17〕數：數說，列舉。慢：散慢，閒散，多餘的官。〔18〕訾訾（zǐ 子 a ó 熬）：詆毀。〔19〕“丞之設”兩句：設立縣丞一職，難道本意就是如此嗎？端，本。〔20〕博陵：地名，在今河北蠡縣南。崔斯立：名立之，字斯立。〔21〕種學績文：以耕田織布爲比喻，說崔斯立勤學苦練，學有根柢。績：緝麻。〔22〕以蓄其有：以積累學術修養。〔23〕泓涵演迤（yí 移）：包孕宏深，境界廣闊。〔24〕日大以肆：每天都有進步，並且漸漸顯露出來。〔25〕貞元：唐德宗年號，785—805 年。〔26〕戰藝：以文藝與人較量。指應試。〔27〕再進：崔斯立於貞元四年登進士第，六年中博學宏詞科。再屈千人：兩次戰勝眾人。底本原作“再屈於人”，出人頭地的意思。兩說皆通。此據他本。〔28〕元和：唐憲宗年號，806—820 年。〔29〕大理評事：官名，掌刑法，屬大理寺，上有卿、少卿、正、丞。言得失：上疏論朝政得失。黜官：被貶官。〔30〕再轉：經過兩次遷謫。丞，用作動詞。

〔31〕官無卑：官職不論大小。〔32〕顧：只是。塞職：稱職。〔33〕噤：閉口不言。〔34〕<bzgwgz_012/bz>（n i è 聶）去牙角：去掉牙和角。<bzgwgz_012/bz>，同“蘖”，絕。〔35〕一躡故跡：完全按照過去的樣子。躡，踩。〔36〕崖岸：指人的嚴竣不易親近。牙角、崖岸均喻人正直不阿，敢說敢做。“<bzgwgz_012/bz>牙角”和“破崖岸”都是說磨掉自己的銳氣和棱角。〔37〕桷（j u é 厥）：方椽。〔38〕墁：塗壁的工具。這裡作動詞用。〔39〕悉書：全部寫上。〔40〕挺：枚，棵。底本作“挺”，此據他本。〔41〕儼立：昂首挺立。〔42〕（g u ō 鍋）：水聲。除：庭階。〔43〕痛掃灑：徹底灑掃。〔44〕吟哦：底本無“吟”字，此據他本。〔45〕考功郎中：官名，屬吏部，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知制誥：官名，負責起草皇帝行下的詔敕策命，一般由中書省舍人擔任。韓愈是以考功郎中兼知制誥。

祭十二郎文

〔唐〕韓愈

【題解】此文是韓愈于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在長安任監察禦史時，爲祭他侄子十二郎，而寫的一篇祭文。

韓愈有兄三人，長韓會，仲韓介。十二郎名老成，本是韓介的次子，出嗣韓會爲子，在族中排行第十二。韓愈二歲喪父，亦由長兄韓會與嫂撫養成長。從小和十二郎生活在一起，經歷患難，因年齡相差無幾，雖爲叔侄，實同兄弟，彼此感情十分親密。這篇祭文追敘他與十二郎孤苦相依的幼年往事，融注了深厚的感情。字裡行間，悽楚動人，於綦回中見深摯，於嗚咽處見沉痛，語語從肺腑中流出。被前人譽爲祭文中的“千年絕調”。

漢魏以來，祭文多仿《詩經》雅頌四言韻語，或用駢體。韓愈此文破駢爲散，不拘常格，別有天地；或用四言，而氣勢飛動，另具風采，誠爲祭文中情文並茂的名篇。

年月日〔1〕，季父愈聞汝之七日〔2〕，乃能銜哀致誠〔3〕，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4〕，告汝喪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5〕，及長，不省所怙〔6〕，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7〕，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8〕，既又與汝就食江南〔9〕，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10〕，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11〕，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12〕，形單影隻。嫂常撫汝

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13〕。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14〕，遇汝從嫂喪來葬〔15〕。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16〕，汝來省吾；止一歲〔17〕，請歸取其孥〔18〕；明年，丞相薨〔19〕，吾去汴州，汝不果來〔20〕。是年，吾佐戎徐州〔21〕，使取汝者始行〔22〕，吾又罷去〔23〕，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24〕，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25〕！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舍汝而旅食京師，以求鬥斛之祿〔26〕；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27〕，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28〕！

去年孟東野往〔29〕，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30〕。”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

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31〕？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32〕，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33〕，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34〕。毛血日益衰〔35〕，志氣日益微〔36〕，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37〕；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

汝之子始十歲〔38〕，吾之子始五歲〔39〕，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40〕，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雲：“比得軟腳病〔41〕，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雲：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與汝之乳母〔42〕，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43〕，則待終喪而取以來〔44〕；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45〕，終葬汝于先人之兆〔46〕，然後惟其所願〔47〕。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48〕。斂不憑其棺〔49〕，窆不臨其穴〔50〕。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51〕。彼蒼者天，曷其有極〔52〕！

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于伊、潁之上〔53〕，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54〕；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55〕，如此而已。

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

尚饗〔56〕。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韓昌黎文集校注》

某年某月某日，叔父韓愈在聽到你去世消息後的第七天，才得以含著哀痛向你表達心意。打發建中從遠路備辦了應時佳餚作祭品，告慰於你十二郎的靈前：

嗚呼！我幼年喪父，等到長大，還不知道父親的模樣，全是依靠著哥哥和嫂子。哥哥中年時，去世在南方。當時我和你年紀還都小，跟隨嫂嫂送哥哥的靈柩回河陽安葬。隨後又和你到江南謀生。孤苦伶仃，我倆沒有一天離開過。我上面有三個哥哥，都不幸很早去世了。繼承先父的後代，在孫輩裡只有你，在兒輩裡只有我，兩代都只剩一個人，孤孤單單。嫂嫂常常一面撫摸著你一面指著我說：“韓家兩代，只有你們這兩個人了！”那時你還小，恐怕已記不得了；我那時雖能記得，但也不懂得她話中的悲酸。

我十九歲時，初次來到京城。此後四年，才回家看望你。又過了四年，

我去河陽憑弔祖墳，遇到你送嫂嫂的靈柩來河陽安葬。又過了兩年，我在汴州輔佐董丞相，你來看望我，只住了一年，你要求回去接家眷來。第二年，董丞相去世，我離開了汴州，你沒有能夠來。那一年，我在徐州輔助軍事，派去接你的人剛要啓程，我又罷職離開了徐州，你又沒能夠來。我想，你跟隨我到東邊，東邊也是異鄉客地，不能久住；從長遠打算，不如西歸河陽老家，將家安頓好再接你來。唉！誰料到你竟驟然去世離開了我啊！當初，我與你都還年輕，以爲雖然暫時分別，終究會長久與你在一起的，所以才離開你到京師謀食，爲了求得微薄的俸祿。倘使早知如此，縱然是做王公宰相，我也不願意一天離開你而去就職啊。

去年，孟東野前往江南，我托他帶給你的信中說：“我還未到四十歲，而視力模糊，頭髮花白，牙齒鬆動。想到諸位叔伯父和各兄長，都是在健康壯盛時便過早去世，象我這樣衰弱的身體，能夠活得長久嗎？我不能離開職守，你又不肯來。只怕我早晚死了，而你將會懷有無窮無盡的憂傷。”誰料想到年少的死了，而年長的卻反活著；身強的夭折，而病弱的卻反保全了生命？

唉！難道這是真的嗎？是做夢呢？還是傳送的消息不確實呢？如果是真的，爲什麼我哥哥有那麼美好的德行卻喪失了後代？你那麼純正賢明卻不能承受他的遺澤？爲什麼年少身強的反而早死，年長衰弱的卻反活著呢？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啊。如果這是夢，那麼是傳送的消息不真實嗎？孟東野的來信、耿蘭的喪報，卻又爲什麼在我的身邊呢？嗚呼！這是真的了！我哥哥有那麼美好的德行竟喪失了後代，你那麼純正賢明本當繼承家業的，竟不能承受他的遺澤！所謂天公啊，實在讓人難以推測；神明啊，實在讓人難以明白！這真是天理不可推究，壽命不可預卜啊！

雖說如此，我自從今年以來，花白的頭髮有的變成全白了，鬆動的牙齒有的已經脫落了。體質一天比一天衰弱，精神一天不如一天。不用多久，不就跟著你去死了麼！如果死後能有知覺，那分離的日子也不會太久了；如果死後沒有知覺，那我也悲傷不了多少時候，而沒有悲傷的日子倒是無窮無盡的。

現你的兒子才十歲，我的兒子剛五歲。年少身強的都不能保全，象這樣的孩子，又怎麼能希望他們長大成人呢？嗚呼，悲慟啊！嗚呼，悲慟啊！

你去年來信說：“近來得了腳氣病，時常發作的很厲害。”我說：“這種病，江南人是常有的。”未曾爲你這種病而擔憂。嗚呼！難道你竟然因爲這種病而喪失了生命嗎？還是因爲有別的疾病而導致喪生呢？

你的信，我是六月十七日收到的。孟東野說：你是在六月二日去世的，耿蘭報喪時沒有寫明月日。大概東野派來的差使，不知道向家裡人問清楚月日；而耿蘭的喪報，又不知道應當說清你死的月日。或是東野給我寫信時，才去問差使，差使信口胡說以應付他罷了。是這樣呢？或不是這樣呢？

現在我派建中來祭你，慰問你的兒子和你的奶媽。他們家中有糧可以守你的靈到喪期結束，那麼就等到喪期完了再接他們來；如果不能等到喪期結束，就立即接他們來，其餘奴婢下人，都讓他們守你的喪。如果我有能力給你遷葬，最終一定把你葬到祖先的墓地裡，然後才算了卻我的心願。

唉！你患病我不知道時間，你去世我不知道日子；你活著時我不能和

你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顧，你去世了我不能撫摸你的遺體表達我的哀思，入斂時我不能靠在你棺木旁，下葬時我不能親臨你墓穴邊。我的行為背負了神明，而使你年少夭折。我對上不孝，對下不慈，我既不能和你互相照顧共同生活，又不能和你相互陪伴一同去死；如今一個在天涯，一個在地角，活著時你的影子不能與我的形體相依偎，死後你的魂靈不能和我在夢裡相聚會。這實在是我造成的，又能怨恨誰呢！那蒼蒼的上天啊，我的痛苦何時才有盡頭！

從今以後，我沒有心思活在人世了！我應當在伊水和潁水之畔置幾頃田地，來度過我的晚年，教育我的兒子和你的兒子，期望他們長大成人；撫養我的女兒和你的女兒，等到他們出嫁，我的心願不過如此罷了！

唉！言語有窮盡之時，而哀痛之情卻是無盡的，這些你是知道了呢？還是不知道呢？啊，悲慟啊！

祈望你享用祭品吧！

（蓋國梁）

【注釋】

〔1〕年月日：此為擬稿時原樣。《文苑英華》作“貞元十九年五月廿六日”；但祭文中說十二郎在“六月十七日”曾寫信給韓愈，“五”字當誤。〔2〕季父：父輩中排行最小的叔父。〔3〕銜哀：心中含著悲哀。致誠：表達赤誠的心意。〔4〕建中：人名，當為韓愈家中僕人。時羞：應時

的鮮美佳餚。羞，同“饀”。〔5〕孤：幼年喪父稱“孤”。《新唐書·韓愈傳》：“愈生三死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6〕怙（hù 戶）：《詩·小雅·蓼莪》：“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後世因用“怙”代父，“恃”代母。失父曰失怙，失母曰失恃。〔7〕中年兄歿南方：代宗大曆十二年（777），韓會由起居舍人貶為韶州（今廣東韶關）刺史，次年死于任所，年四十三。時韓愈十一歲，隨兄在韶州。〔8〕河陽：今河南孟縣西，是韓氏祖宗墳墓所在地。〔9〕就食江南：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北方藩鎮李希烈反叛，中原局勢動盪。韓愈隨嫂遷家避居宣州（今安徽宣城）。因韓氏在宣州置有田宅別業。韓愈《復志賦》：“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于江之南。”

《祭鄭夫人文》：“既克返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均指此。〔10〕吾上有三兄：三兄指韓會、韓介，還有一位死時尚幼，未及命名，一說：吾，我們，即韓愈和十二郎。三兄指自己的兩個哥哥和十二郎的哥哥韓百川（韓介的長子）。〔11〕先人：指已去世的父親韓仲卿。〔12〕兩世一身：子輩和孫輩均只剩一個男丁。〔13〕視：古時探親，上對下曰視，下對上曰省。貞元二年（786），韓愈十九歲，由宣州至長安應進士舉，至貞元八年春始及第，其間曾回宣州一次。但據韓愈《答崔立之書》與《歐陽生哀辭》均稱二十歲至京都舉進士，與本篇所記相差一年。〔14〕省（xǐn g 醒）：探望，此引申為憑弔。〔15〕遇汝從嫂喪來葬：韓愈嫂子鄭氏卒於元貞元九年（793），韓愈有《祭鄭夫人文》。貞元十一年，韓愈往河陽祖墳掃墓，與奉其母鄭氏靈柩來河陽安葬的十二郎相遇。〔16〕董丞相：指董晉。貞元十二年（796），董晉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宣武軍節度使，汴、宋、亳、潁等州觀察使。時韓愈在董晉幕中任節度推官。汴州：治所在今河南開封市。〔17〕止：住。〔18〕取其孥（nú 奴）：把家眷接來。孥，妻和子的統稱。〔19〕薨（hōn g 烘）古時諸侯或二品以上大官死曰薨。貞元十五年（799）二月，董晉死于汴州任

所，韓愈隨葬西行。去後第四天，汴州即發生兵變。〔20〕不果：沒能夠。指因兵變事。〔21〕佐戎徐州：當年秋，韓愈入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幕任節度推官。節度使府在徐州。佐戎，輔助軍務。〔22〕取：迎接。〔23〕罷去：貞元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韓愈離開徐州赴洛陽。〔24〕東：指故鄉河陽之東的汴州和徐州。〔25〕孰謂：誰料到。遽（jù 具）：驟然。〔26〕鬥斛（hú 胡）：唐時十鬥爲一斛。鬥斛之祿，指微薄的俸祿。韓愈離開徐州後，於貞元十七年（801）來長安選官，調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遷監察御史。〔27〕萬乘（shèng 剩）：指高官厚祿。古代兵車一乘，有馬四匹。封國大小以兵賦計算，凡地方千里的大國，稱爲萬乘之國。〔28〕輟（chuò 齷），停止。輟汝，和上句“舍汝”義同。就：就職。〔29〕去年：指貞元十八年（802）。孟東野：即韓愈的詩友孟郊。是年出任溧陽（今屬江蘇）尉，溧陽去宣州不遠，故韓愈托他捎信給宣州的十二郎。〔30〕無涯之戚：無窮的悲傷。涯，邊。戚，憂傷。〔31〕純明：純正賢明。不克：不能。蒙：承受。〔32〕耿蘭：生平不詳，當時宣州韓氏別業的管家人。十二郎死後，孟郊在溧陽寫信告訴韓愈，時耿蘭也有喪報。〔33〕業：用如動詞，繼承之意。〔34〕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時年韓愈有《落齒》詩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35〕毛血：指體質。〔36〕志氣：指精神。〔37〕其幾何離：分離會有多久呢？意謂死後仍可相會。〔38〕汝之子：十二郎有二子，長韓湘，次韓滂。韓滂出嗣十二郎的哥哥韓百川爲子，見韓愈《韓滂墓誌銘》。始十歲：當指長子韓湘。十歲，一本作“一歲”，則當指韓滂，滂生於貞元十八年（802）。〔39〕吾之子始五歲：指韓愈長子韓昶，貞元十五年（799）韓愈居符離集時所生，小名曰符。〔40〕孩提：本指二三歲的幼兒。此爲年紀尚小之意。〔41〕比（bì 避）：近來。軟腳病：即腳氣病。〔42〕吊：此指慰問。孤：指十二郎的兒子。〔43〕終喪：守滿三年喪期。《孟子·滕文

公上》：“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44〕取以來：指把十二郎的兒子和乳母接來。〔45〕力能改葬：假設之意。即先暫時就地埋葬。合下句連續可知。〔46〕兆：葬域，墓地。〔47〕惟其所願：才算了卻心事。〔48〕撫汝以盡哀：指撫屍慟哭。〔49〕斂：同“殮”。爲死者更衣稱小殮，屍體入棺材稱大殮。〔50〕窆（b i ǎ n 匾）：下棺入土。〔51〕何尤：怨恨誰？〔52〕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意謂你青蒼的上天啊，我的痛苦哪有盡頭啊。語本《詩經·唐風·鴇羽》：“悠悠蒼天，曷其有極。”〔53〕伊、潁（y ǐ n g 影）：伊水和潁水，均在今河南省境。此指故鄉。〔54〕幸其成：韓昶後中穆宗長慶四年進士。韓湘後中長慶三年進士。〔55〕長（z h ǎ n g 掌）：用如動詞，養育之意。待其嫁：韓愈三婿：李漢，蔣系，樊宗懿。十二郎之婿，據高澍然說，是李幹，見《韓集》。〔56〕尚饗：古代祭文結語用辭，意爲希望死者享用祭品。

祭鱷魚文

〔唐〕韓愈

【題解】元和十四年（819），韓愈因諫迎佛骨，觸怒了唐憲宗，幾乎被殺，幸虧裴度救援才被貶為潮州刺史。據《新唐書·韓愈傳》說，韓愈剛到潮州，就聽說境內的惡溪中有鱷魚為害，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於是寫下了這篇《祭鱷魚文》，勸戒鱷魚搬遷。不久，惡溪之水西遷六十裡，潮州境內永遠消除了鱷魚之患。這一傳說固然不可信，但這篇文章仍不失為佳作，體現了韓愈為民除害的思想；文章雖然短小，卻義正詞嚴，跌宕有力。又，一般祭文的內容都是哀悼或禱祝，此文卻實為檄文，如興問罪之師，這也是韓愈為文的大膽之處。正如曾國藩所評：“文氣似司馬相如《諭巴蜀檄》，但彼以雄深勝，此以矯健勝。”

維年月日〔1〕，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2〕，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3〕，以與鱷魚食〔4〕，而告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5〕，罔繩擗刃〔6〕，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7〕；況潮嶺海之間〔8〕，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9〕，神聖慈武，四海之外，****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10〕，揚州之近地〔11〕，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

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溪潭〔12〕，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13〕；刺史雖驚弱〔14〕，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忸忸睩睩〔15〕，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16〕，蝦、蟹之細，無不歸容，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丑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17〕，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選自《四部叢刊》本《昌黎先生集》

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韓愈派遣部下軍事衙推秦濟，把羊一頭、豬一頭，投入惡溪的潭水中，送給鱷魚吃，同時又警告它：

古時候的帝王擁有天下後，放火焚燒山嶺和澤地的草木，用繩索去網捉、用利刀去刺殺，以除滅蟲、蛇等那些給人民帶來危害的可惡動物，並把它們驅逐到四海之外去。到了後世，帝王的德行威望不夠，不能統治遠方，於是，長江、漢水之間的大片土地只得放棄給東南各族；更何況潮州地處五嶺和南海之間，離京城有萬里之遙呢！鱷魚之所以潛伏、生息在此地，也就很自然了。

當今天子繼承了大唐帝位，神明聖偉，仁慈英武，四海之外，天地四方之內，都在他的安撫統轄之下；更何況潮州是大禹足跡所到過的地方，是古代揚州的地域，是刺史、縣令治理的地區，又是交納貢品、賦稅以供應皇上祭天地、祭祖宗、祭神靈的地方呢？鱷魚，你是不可以同刺史一起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刺史受天子之命，鎮守這塊土地，治理這裡的民眾，而鱷魚竟敢不安份守己地呆在溪潭水中，卻佔據一方吞食民眾的牲畜、熊、豬、鹿、獐、來養肥自己的身體、繁衍自己的後代；又膽敢與刺史抗衡，爭當統領一方的英雄；刺史雖然軟弱無能，又怎麼肯向鱷魚低頭屈服，膽怯害怕，給治理百姓的官吏丟臉，並在此地苟且偷安呢！而且刺史是奉天子的命令來這裡當官的，他勢必不得不與鱷魚爭辨明白。

鱷魚如果能夠知道，你就聽刺史我說：潮州這地方，大海在它的南面，大至鯨、鵬，小至蝦、蟹，沒有不在大海裡歸宿藏身，生活取食的，鱷魚早上從潮州出發，晚上就能到達大海。現在，刺史與鱷魚約定：至多三天，務必率領那批丑類南遷到大海去，以躲避天子任命的地方官；三天辦不到，就放寬到五天；五天辦不到，就放寬到七天；七天還辦不到，這就表明最終不肯遷移了。這就是不把刺史放在眼裡，不肯聽他的話；不然的話，就是鱷魚愚蠢頑固，雖然刺史已經有言在先，但還是聽不進，不理解。凡對天子任命的官吏傲慢無禮，不聽他的話，不肯遷移躲避，以及愚蠢頑固而又殘害民眾的牲畜，都應該處死。刺史就要挑選有才幹有技能的官吏和民眾，操起強硬的弓弩，安上有毒的箭鏃，來同鱷魚作戰，一定要把鱷魚全部殺盡才肯罷手。你們可不要後悔啊！

（王興康）

【注釋】

〔1〕維：在。〔2〕潮州：州名，治所海陽（今廣東潮安縣），轄境相當於今廣東省平遠縣、梅縣、豐順縣、普甯縣、惠來縣以東地區。刺史：州的行政長官。軍事衙推：州刺史的屬官。〔3〕惡溪：在潮安境內，又名鱷溪、意溪，韓江經此，合流而南。〔4〕鱷（è 惡）：爬行動物。〔5〕列：同“烈”。〔6〕罔：同“網”。擗（c hù 處）：刺。〔7〕蠻：古時對南方少數民族的貶稱。夷：古時對東方少數民族的貶稱。楚、越：泛指東南方偏遠地區。〔8〕嶺海：嶺，即越城、都龍、萌渚、騎田、大庾等五嶺，地處今湘、贛、桂、粵邊境。海，南海。〔9〕今天子：指唐憲宗李純。〔10〕禹：大禹，傳說中古代部落聯盟的領袖。曾奉舜之命治理洪水，足跡遍於九州。故稱九州大地為“禹跡”、“禹域”。

揜：同“掩”。〔11〕揚州：傳說大禹治水以後，把天下劃為九州，揚州即其一，據《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傳》曰：“北據淮，南距海。”《爾雅·釋地》：“江南曰揚州。”潮州古屬揚州地域。〔12〕睥（h à n 汗）然：瞪起眼睛，很兇狠的樣子。〔13〕長（z h ǎ n g 掌）：用作動詞。〔14〕駑（n ú 奴）：劣馬。〔15〕仡（x ǐ n ）仡：恐懼貌。睨（x i à n 現）睨：眯起眼睛看，喻膽怯。〔16〕鵬：傳說中的巨鳥，由鯤變化而成，也能在水中生活。見《莊子·逍遙遊》。〔17〕冥頑：愚昧無知。

柳子厚墓誌銘

〔唐〕韓愈

【題解】此文是韓愈於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時所作。韓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運動中桴鼓相應的領袖。私交甚深，友情篤厚。柳宗元卒於元和十四年，韓愈寫過不少哀悼和紀念文字，這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綜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著重論述其治柳政績和文學風義。韓愈讚揚宗元的政治才能，稱頌其勇於為人，急朋友之難的美德和刻苦自勵的精神。對他長期遷謫的坎坷遭遇，滿掬同情之淚。然而對於宗元早年參加王叔文集團，企圖改革政治的行爲，卻極爲之諱，措詞隱約，表現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韓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學上的卓越成就，並揭示出柳文憤世嫉俗之情及其現實意義。全文寫得酣姿淋漓，頓挫盤鬱，乃韓愈至性至情之所發。

墓誌銘，是古代文體的一種，刻石納入墓內或墓旁，表示對死者的紀念，以便後人稽考。文章通常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敘述死者的姓氏、爵裡、世系和生平事蹟；後一部分是銘文，綴以韻語，表示對死者的悼念和頌贊。這一篇墓誌銘的銘文極短，是一種變格。

子厚，諱宗元〔1〕。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2〕。曾伯祖爽〔3〕，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4〕，死高宗朝。皇考諱鎮〔5〕，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6〕。其後以不能媚權貴〔7〕，失禦史。權貴人死〔8〕，乃復拜侍御史〔9〕。號爲剛直〔10〕，所與遊皆當世名人〔11〕。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12〕，雖少年，已自成人〔13〕，能取進士第〔14〕，嶄然見頭角〔15〕。眾謂柳氏有子矣〔16〕。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17〕。俊傑廉悍〔18〕，議論證據今古〔19〕，出入經史百子〔20〕，踔厲風發〔21〕，率常屈其座人〔22〕。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23〕，交口薦譽之〔24〕。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25〕。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26〕。遇用事者得罪〔27〕，例出爲刺史〔28〕。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29〕。居閑〔30〕，益自刻苦，務記覽〔31〕，爲詞章，汜濫停蓄〔32〕，爲深博無涯涘〔33〕。而自肆於山水間〔34〕。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35〕，而子厚得柳州〔36〕。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37〕？”因其土俗〔38〕，爲設教禁〔39〕，州人順賴〔40〕。其俗以男女質錢〔41〕，約不時贖〔42〕，子本相侔〔43〕，則沒爲奴婢〔44〕。子厚與設方計〔45〕，悉令贖歸〔46〕。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47〕，足相當，則使歸其質〔48〕。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49〕，比一歲〔50〕，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51〕，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52〕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53〕，當詣播州〔54〕。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55〕，吾不忍夢得之窮〔56〕，無辭以白其大人〔57〕；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58〕，願以柳易播〔59〕，雖重得罪〔60〕，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61〕，夢得於是改刺連州〔62〕。嗚呼！士窮乃見節義。

今夫平居裡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63〕，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64〕，握手出肺肝相示〔65〕，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66〕，真若不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67〕，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68〕，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69〕。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70〕，不自貴重顧籍〔71〕，謂功業可立就〔72〕，故坐廢退〔73〕。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74〕，故卒死於窮裔〔75〕，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台省時〔76〕，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複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77〕，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于一時〔78〕，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79〕，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280〕。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週六，始四歲；季曰周七〔81〕，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82〕。行立有節概〔83〕，重然諾〔84〕，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85〕，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86〕。遵，涿人〔87〕，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88〕，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89〕。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90〕，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91〕。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慶，做過北魏的侍中，被封爲濟陰公。高

伯祖柳爽，做過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韓瑗一起得罪了武則天皇后，在高宗時被處死。父親叫柳鎮，爲了侍奉母親，放棄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請求到江南做縣令。後來因爲他不肯向權貴獻媚，丟掉了禦史官。直到那位權貴死了，才又被任命爲侍御史。人們都說他剛毅正直，與他交往的都是當時名人。

子厚少年時就很精明能幹，沒有不明白通曉的事。當他的父親還在世的時候，他雖然很年輕，但已經成才，能夠考取進士科第，顯露出出眾的才華，大家都說柳家有個好兒子。後來又通過博學宏詞科的考試，被授爲集賢殿正字。他才智突出，清廉剛毅，發表議論時能引證今古事例爲依據，精通經史典籍和諸子百家，言談縱橫上下，意氣風發，常常使滿座的人爲之嘆服。因此名聲哄動，一時之間人們都敬慕而希望與他交往。那些公卿貴人爭著要收他做自己的門生，眾口一辭地推薦稱讚他。

貞元十九年，子厚由藍田縣尉調任監察禦史。順宗即位，又升爲禮部員外郎。逢遇當權人獲罪，他也被援例貶出京城當刺史，還未到任，又被依例貶爲永州司馬。身處清閒之地，自己更加刻苦爲學，專心誦讀，寫作詩文，文筆汪洋恣肆，雄厚凝煉，象無邊的海水那樣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則縱情於山水之間。

元和年間，他曾經與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師，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後，他慨歎道：“這裡難道不值得做出政績嗎？”於是按照當地的風俗，爲柳州制訂了教諭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順從並信賴他。當地習慣於用兒女做抵押向人借錢，約定如果不能按時贖回，等到利息與本金相等時，債主就把人質沒收做奴婢。子厚爲此替借債人想方設法，

都讓他們把子女贖了回來；那些特別窮困沒有能力贖回的，就讓債主記下子女當傭工的工錢，到應得的工錢足夠抵消債務時，就讓債主歸還被抵押的人質。觀察使把這個辦法推廣到別的州縣，到一年後，免除奴婢身分回家的將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備考進士的人，就把子厚當做老師，那些經過子厚親自講授和指點的人所寫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規範的。

他被召回京師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時，中山人劉夢得禹錫也在被遣之列，應當去播州。子厚流著淚說：“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況且夢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夢得處境困窘，他沒有辦法把這事告訴他的老母；況且絕沒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請求，並準備呈遞奏章，情願拿柳州換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獲罪，死也無憾。正遇上有人把夢得的情況告知了皇上，夢得因此改任連州刺史。嗚呼！士人到了窮境時，才看得出他的節操和義氣！現在一些人，平日街坊居處互相仰慕討好，一些吃喝玩樂來往頻繁，誇誇其談，強作笑臉，互相表示願居對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狀給對方看，指著天日流淚，發誓不論生死誰都不背棄朋友，簡直象真的一樣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衝突，僅僅象頭髮絲般細小，便翻臉不認人，朋友落入陷井，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機推擠他，再往下扔石頭，到處都是這樣的人啊！這應該是連那些禽獸和野蠻人都不忍心幹的，而那些人卻自以為得計。他們聽到子厚的高尚風節，也應該覺得有點慚愧了！

子厚從前年輕時，勇於幫助別人，自己不看重和愛惜自己，認為功名事業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牽連而被貶斥。貶謫後，又沒有熟識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薦與引進，所以最後死在荒僻的邊遠之地，才幹不能為世

間所用，抱負不能在當時施展。如果子厚當時在禦史台、尚書省做官時，能謹慎約束自己，已象在司馬時、刺史時那樣，也自然不會被貶官了；貶官後，如果有人能夠推舉他，將一定會再次被任用，不至窮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貶斥的時間不久，窮困的處境未達到極點，雖然能夠在官場中出人頭地，但他的文學辭章一定不能這樣地下功夫，以致於象今天這樣一定流傳後世，這是毫無疑問的。即使讓子厚實現他的願望，一度官至將相，拿那個換這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一定能有辨別它的人。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終年四十七歲；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萬年縣他祖先墓地的旁邊。子厚有兩個兒子：大的叫週六，才四歲；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後才出生的。兩個女兒，都還小。他的靈柩能夠回鄉安葬，費用都是觀察使河東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為人有氣節，重信用，與子厚是朋友，子厚對他也很盡心盡力，最後竟仰賴他的力量辦理了後事。把子厚安葬到萬年縣墓地的，是他的表弟盧遵。盧遵是涿州人，性情謹慎，做學問永不滿足；自從子厚被貶斥之後，盧遵就跟隨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沒有離開；既送子厚歸葬，又準備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屬，可以稱得上是有始有終的人了。銘文說：

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適，對子厚的子孫會有好處。

（蓋國梁）

【注釋】

〔1〕子厚：柳宗元的字。作墓誌銘例當稱死者官銜，因韓愈和柳宗元是篤交，故稱字。諱：名。生者稱名，死者稱諱。〔2〕七世：史書記宗元

七世祖柳慶在北魏時任侍中，入北周封爲平齊公。子柳旦，任北周中書侍郎，封濟陰公。韓愈所記有誤。侍中：門下省的長官，掌管傳達皇帝的命令。北魏時侍中位同宰相。拓跋魏：北魏國君姓拓跋（後改姓元），故稱。

〔3〕曾伯祖奭（s h ì 士：）柳奭，字子燕，柳旦之孫，柳宗元高祖子夏之兄。當爲高伯祖，此作曾伯祖誤。柳奭貞觀時爲中書舍人，因外甥女王氏爲皇太子（唐高宗）妃，擢升爲兵部侍郎。王氏當了皇后後，又升爲中書侍郎。永徽三年（652）代褚遂良爲中書令，位相當於宰相。後來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則天爲皇后，韓瑗和褚遂良力爭，武則天一黨人誣說柳奭要和韓、褚等謀反，被殺。〔4〕褚（c h ǔ 楚）遂良：字登善，曾做過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尚書右僕射等官。唐太宗臨終時命他與長孫無忌一同輔助高宗。後因勸阻高宗改立武后，遭貶憂病而死。韓瑗（y u à n 院）：字伯玉，官至侍中，爲救褚遂良，也被貶黜。〔5〕皇考：對亡父的尊稱。

〔6〕太常博士：太常寺掌宗廟禮儀的屬官。柳鎮于肅宗朝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守朔方。後調長安主簿，居母喪，服除，命爲太常博士。鎮以有尊老孤弱在吳，再三辭謝，願爲宣稱（今屬安徽）令。此雲“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恐誤。〔7〕權貴，此指竇參。柳鎮曾遷殿中侍御史，因不肯與禦史中丞盧侶，宰相竇參一同誣陷侍御史穆贊，後又爲穆贊平反冤獄，得罪竇參，被竇參以他事陷害貶官。〔8〕權貴人死：其後竇參因罪被貶，第二年被德宗賜死。〔9〕侍御史：禦史台的屬官，職掌糾察百僚，審訊案件。〔10〕號爲剛直：郭子儀曾表柳鎮爲晉州錄事參軍，晉州太守驕悍好殺戮，吏莫敢與爭，而柳鎮獨能抗之以理，故雲。〔11〕所與遊皆當世名人：柳宗元有《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記載他父親相與交遊者計六十七人，書于墓碑之陰。並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12〕逮（d à i 代）其父時：在他父親在世的時候，宗元童年時代，其父柳鎮去江南，他和母親留在長安。至十二、三歲時，柳鎮在湖北、江西等地

做官，他隨父同去。柳鎮卒於貞元九年（793），子厚年二十一歲。逮，及，到。〔13〕已自成人：宗元十三歲即作《爲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劉禹錫作集序雲：“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貞元初。”〔14〕取進士第：貞元九年宗元進士及第，年二十一。〔15〕嶄然：高峻突出貌。見（xiàn 現）：同“現”。〔16〕有子：意謂有光耀楣門之子。〔17〕博學宏詞：柳宗元貞元十二年（796）中博學宏詞科，年二十四。唐制，進士及第者可應博學宏詞考選，取中後即授予官職。集賢殿：集賢殿書院，掌刊輯經籍，搜求佚書。正字：集賢殿置學士、正字等官，正字掌管編校典籍、刊正文字的工作。宗元二十六歲授集賢殿正字。〔18〕廉悍：方正、廉潔和堅毅有骨氣。〔19〕證據今古：引據今古事例作證。〔20〕出入：融會貫通，深入淺出。〔21〕踔（zhuó 酌）厲風發：議論縱橫，言辭奮發，見識高遠。踔，遠。厲，高。〔22〕率：每每。屈：使之屈服。〔23〕令出我門下：意謂都想叫他做自己的門生以沾光彩。〔24〕交口：異口同聲。〔25〕藍田：今屬陝西。尉：縣府管理治安，緝捕盜賊的官吏。監察御史：御史台的屬官，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整肅朝儀諸事。〔26〕禮部員外郎：官名，掌管辨別和擬定禮制之事及學校貢舉之法。柳宗元得做此官是王叔文、韋執誼等所薦引。〔27〕用事者：掌權者，指王叔文。順宗做太子時，王叔文任太子屬官，順宗登位後，王叔文任戶部侍郎，深得順宗信任。於是引用新進，施行改革。舊派世族和藩鎮宦官擁立其子李純爲憲宗，將王叔文貶黜，後來又將其殺戮。和柳宗元同時貶作司馬的共八人，號“八司馬”。〔28〕例出：按規定遣出。永貞元年（805），宗元被貶爲邵州（今湖南邵陽）刺史。〔29〕例貶：依照“條例”貶官。永州：今湖南零陵縣。司馬：本是州刺史屬下掌管軍事的副職，唐時已成爲有職無權的冗員。〔30〕居閑：指公事清閒。〔31〕記覽：記誦閱覽。此喻刻苦爲學。〔32〕汜濫：文筆汪洋恣肆。停蓄：文筆雄厚凝煉。〔33〕無涯

涘（sì 四）：無邊際。涯、涘，均是水邊。〔34〕肆：放情。〔35〕偕出：元和十年（815），宗元等“八司馬”同時被召回長安，但又同被遷往更遠的地方。〔36〕柳州：唐置，屬嶺南道，即今廣西柳州市。〔37〕是豈不足爲政邪：意謂柳州地雖僻遠，也可以做出政績。是，指柳州。〔38〕因：順著，按照。土俗：當地的風俗。〔39〕教禁：教諭和禁令。〔40〕順賴：順從信賴。〔41〕質：典當，抵押。〔42〕不時贖：不按時贖取。〔43〕子：子金，即利息。本：本金。相侔（móu 謀）：相等。〔44〕沒：沒收。〔45〕與設方計：替債務人想方設法。〔46〕悉：全部。〔47〕書：寫，記下。傭：當雇工。此指雇工勞動所值，即工資。〔48〕足相當：意謂傭工所值足以抵消借款本息。質：人質。〔49〕觀察使：又稱觀察處置使，是中央派往地方掌管監察的官。下其法：推行贖回人質的辦法。〔50〕比（bì 避）：及，等到。〔51〕衡湘：衡山、湘水，泛指嶺南地區。爲：應試。〔52〕法度：規範。〔53〕中山：今河北定縣。劉夢得：名禹錫，彭城（今江蘇銅山縣）人，中山爲郡望。其祖先漢景帝子劉勝曾封中山王。王叔文失敗後，劉被貶爲郎州司馬，這次召還入京後又貶播州刺史。〔54〕詣：前往。播州：今貴州綏陽縣。〔55〕親在堂：母親健在。〔56〕窮：困窘。〔57〕大人：父母。此指劉母。句謂這種不幸的處境難以向老母講。〔58〕拜疏（s hù 樹）：向皇帝上疏。〔59〕以柳易播：意指宗元自願到播州去，讓劉禹錫去柳州。〔60〕重（c h ó n g 蟲）得罪：再加一重罪。〔61〕“遇有”句：指當時禦史中丞裴度、崔群上疏爲劉禹錫陳情一事。〔62〕刺：用作動詞。連州：唐屬嶺南道，州治在今廣東連縣。〔63〕徵：約之來，逐：隨之去。徵逐，往來頻繁。〔64〕詡詡（xǔ 許）：誇大的樣子。強（q i ǎ n g 搶）：勉強，做作，取下：指採取謙下的態度。〔65〕出肺肝相示：譬喻做出非常誠懇和坦白的樣子。〔66〕背負：背叛，變心。〔67〕如毛髮比：譬喻事情之細微。比，類似。〔68〕陷穽（jǐn g 井）圈套，禍難。

〔69〕少：稍微。〔70〕爲人：助人。此處有認爲柳宗元參加王叔文集團是政治上的失慎之意。故下雲“不自貴重”。〔71〕顧籍：顧惜。〔72〕立就：即刻成功。〔73〕坐：因他人獲罪而受牽連。廢退：指遠謫邊地，不用於朝廷。〔74〕有氣力：有權勢和力量的人。推挽：推舉提攜。〔75〕窮裔：窮困的邊遠地方。〔76〕台省：禦史台和尚書省。〔77〕自力：自我努力。〔78〕爲將相于一時：被貶“八司馬”中，只有程異後來得到李異推薦，位至宰相，但不久便死，也沒有什麼政績。此處暗借程異作比。〔79〕元和：唐憲宗年號。十四年，即819年。十一月八日：一作“十月五日”。〔80〕萬年：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先人墓：在萬年縣之棲鳳原。見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81〕周七：即柳告，字用益，宗元遺腹子。〔82〕河東：今山西永濟縣。裴行立：絳州稷山（今山西稷山縣）人，時任桂管觀察使，是宗元的上司。〔83〕節概：節操度量。〔84〕重然諾：看重許下的諾言。〔85〕盡：盡心，盡力。〔86〕盧遵：宗元舅父之子。〔87〕涿（zhuó卓）：今河北涿縣。〔88〕從而家：跟從宗元以爲己家。〔89〕庶幾：近似，差不多。〔90〕惟：就是。室：幽室，即墓穴。〔91〕嗣人：子孫後代。

陋室銘

〔唐〕劉禹錫

【作者小傳】劉禹錫（772—842），字夢得，號賓客，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人。唐德宗貞元九年（793）進士，同年登博學宏詞科。貞元十一年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後歷任監察御史、屯田員外郎。順宗永貞元年（805），王叔文集團的革新運動失敗，劉受牽連被貶為連州（今廣東連縣）刺史，赴任途中再貶為郎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馬。憲宗元和十年（815）應召回長安，旋又貶出，歷任連州，夔州（今四川省奉節縣）、和州（今安徽省和縣）刺史。文宗大和元年（827）返回洛陽，宦途始告平穩。晚年任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洛陽），加檢校禮部尚書。有《劉夢得文集》四十卷。

劉禹錫自幼好學，攻讀經典之外，於九流百氏，乃至書法、天文、醫學，亦廣泛涉獵。其文學創作，以詩歌最著，白居易說他“文之神妙，莫先於詩”（《劉白唱和集解》）。在古文運動中，他佔有重要地位，當時李翱、韓愈主盟文壇，引之以為倫輩。劉說自己“長在論”，他的論文條分理析，論證周密，文彩沛然。散文則思路清晰，簡潔曉暢。

【題解】《陋室銘》一文，劉禹錫諸集均未見收錄，近年有人疑為偽作。但此文前代屢見獻文記載，內容又與作者行事相合，似仍以視為劉作為宜。本文作于和州任上（824—826）。《曆陽典錄》：“陋室，在州治內，唐和州刺史劉禹錫建，有銘，柳公權書碑。”

銘是古代刻于金石上的一種押韻文體，多用於歌頌功德與昭申鑒戒。

《陋室銘》以寥寥八十一字，譜出一曲陋室頌歌，流芳千載。開頭以山水起興，仙龍一經點出，陋室主人情趣即顯，讀者則已入佳境。隨之而來，苔綠草青，是淡雅之色，又是生機勃勃之景；弄琴讀經，從容之態可掬，閒逸之致堪羨；諸葛廬、子雲亭，含著引古代高士為同調的自豪；以孔子雲作結，則表示對最高道德規範著意追求的堅定信念。文中有譬喻，有對比，有白描，有隱寓，有用典，句句如金石擲地，又自然流暢，一氣呵成，曲雖終而餘音不絕，意更綿遠。使人感到不只是寫了陋室，連陋室主人遇變不驚，處危不屈，堅持節操的形象也隱隱現出。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1〕，惟吾德馨〔2〕。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3〕，往來無白丁〔4〕。可以調素琴〔5〕，閱金經〔6〕。無絲竹之亂耳〔7〕，無案牘之勞形〔8〕。南陽諸葛廬〔9〕，西蜀子雲亭〔10〕，孔子雲：“何陋之有〔11〕？”

——選自《全唐文》卷六〇八

山不在於它的高低，有仙人居留便會出名；水不在於深淺，有蛟龍潛藏就會顯得神靈。這雖然是一間陋室，但我的道德高尚卻到處傳聞。苔痕佈滿階石，一片碧綠；草色映入簾帷，滿室蔥青。往來談笑的都是博學之士，淺薄無識之徒不會到此。可以隨心撫弄素琴，可以潛心閱讀佛教。沒有嘈雜的音樂擾亂聽覺，沒有繁忙的公務催勞傷神。這間陋室如同南陽諸葛廬，又如西蜀子雲亭。正如孔子所說：“有什麼理由認為它是粗陋的呢？”

（李祚唐）

【注釋】

〔1〕斯、是：均為指示代詞。陋室：陳設簡單而狹小的房屋。〔2〕惟：同介詞“以”，2起強調原因的作用。德馨（xīn新）：意指品行高潔。馨：能散佈到遠方的香氣。〔3〕鴻儒：這裡泛指博學之士。〔4〕白丁：未得功名的平民。這裡借指不學無術之人。〔5〕素琴：不加雕繪裝飾的琴。〔6〕金經：即《金剛經》（《金剛般若經》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略稱），唐代《金剛經》流傳甚廣。〔7〕絲竹：弦樂、管樂。此處泛指樂器。亂耳：使聽力紊亂。〔8〕案牘：官府人員日常處理的文件。〔9〕南陽：地名，今湖北省襄陽縣西。諸葛亮出山之前，曾在南陽廬中隱居躬耕。〔10〕子雲：漢代揚雄（前53—18）的字。他是西蜀（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其住所稱“揚子宅”，據傳他在揚子宅中寫成《太玄經》，故又稱“草玄堂”。文中子雲亭即指其住所。川中尚有紀念他的子雲山、子雲城。〔11〕何陋之有：之，表賓語提前。全句意為“有何陋”。《論語·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駁復仇議

〔唐〕柳宗元

【作者小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縣）人。唐代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文學家，與韓愈齊名，世稱“韓柳”，“唐宋八大家”之一。出身于中小官僚家庭，二十一歲中進士，二十六歲登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後調任藍田尉、監察御史裡行。他政治上屬於以王叔文爲首的主張改良革新的政治集團，在王叔文一派執政期間，任禮部員外郎。不久革新失敗，被貶爲永州（今湖南省零陵縣）司馬，十年後，又改貶柳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刺史，卒于任所，年四十七歲。

在文學方面，柳宗元是中唐古文運動的主將，對擴大古文運動的影響和推動當時文體、文風的革新，起過重大的作用。他本身的文學創作，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他的文章以樸實峻嚴著稱，思想深刻，反映了當時的政治鬥爭、階級壓迫和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其中的山水遊記，更善於描繪自然景物，富於詩情畫意，又蘊含著作者自己的豐富感情，讀來耐人尋味，在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成就。著有《柳河東集》。

【題解】這是柳宗元在禮部員外郎任上寫的一篇駁論性的奏議，是針對陳子昂的《復仇議狀》而發的。徐元慶爲父報仇，殺了父親的仇人，然後到官府自首。對於這樣一個案例，陳子昂提出了殺人犯法、應處死罪，而報父仇卻合於禮義、應予表彰的處理意見。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駁了這種觀點，認爲這不但賞罰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慶報殺父之仇的行

爲既合於禮義，又合于法律，應予充分肯定。雖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說明封建主義的禮義和封建主義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敗、冤獄難申的封建社會，仍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全文觀點鮮明，邏輯嚴密，駁論有力。

臣伏見天後時〔1〕，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2〕，父爽爲縣吏趙師韞所殺〔3〕，卒能手刃父仇，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4〕；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5〕。

臣聞禮之大本〔6〕，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7〕。旌其可誅，茲謂僭〔8〕；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9〕，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向使刺讞其誠僞〔10〕，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11〕，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12〕，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13〕，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14〕，枕戈爲得禮〔15〕，處心積慮，以沖仇人之胸，介然自克〔16〕，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17〕，而又何誅焉？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18〕，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19〕，是悖驚而凌上也〔20〕。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21〕，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仇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周禮》〔22〕：“調人〔23〕，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又安得親親相仇也？《春秋公羊傳》〔24〕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25〕，復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仇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

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選自中華書局校點本《柳宗元集》

據我瞭解，則天皇后時，同州下邽縣有個叫徐元慶的人，父親徐爽被縣尉趙師韞殺了，他最後能親手殺掉他父親的仇人，自己捆綁著身體到官府自首。當時的諫官陳子昂建議處以死罪，同時在他家鄉表彰他的行爲，並請朝廷將這種處理方式“編入法令，永遠作爲國家的法律制度”。我個人認爲，這樣做是不對的。

我聽說，禮的根本作用是爲了防止人們作亂。倘若說不能讓殺人者逍

遙法外，那麼凡是作兒子的爲報父母之仇而殺了不應當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須處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爲了防止人們作亂。倘若說不能讓殺人者逍遙法外，那麼凡是當官的錯殺了人，也必須處死，不能予以赦免。它們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採取的方式則不同。表彰和處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處死可以表彰的人，這就叫亂殺，就是濫用刑法太過分了。表彰應當處死的人，這就是過失，破壞禮制太嚴重了。如果以這種處理方式作爲刑法的準則，並傳給後代，那麼，追求正義的人就不知道前進的方向，想避開禍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樣立身行事，以此作爲法則行嗎？大凡聖人制定禮法，是透徹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來規定賞罰，根據事實來確定獎懲，不過是把禮、刑二者結合在一起罷了。

當時如能審察案情的真偽，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麼刑法和禮制的運用，就能明顯地區分開來了。爲什麼呢？如果徐元慶的父親沒有犯法律規定的罪行，趙師韞殺他，只是出於他個人的私怨，施展他當官的威風，殘暴地處罰無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趙師韞的罪，執法的官員也不去過問這件事，上下互相矇騙包庇，對喊冤叫屈的呼聲充耳不聞；而徐元慶卻能夠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視爲奇恥大辱，把時刻不忘報殺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禮制，想方設法，用武器刺進仇人的胸膛，堅定地以禮約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遺憾，這正是遵守和奉行禮義的行爲啊。執法的官員本應感到慚愧，去向他謝罪都來不及，還有什麼理由要把他處死呢？

如果徐元慶的父親確是犯了死罪，趙師韞殺他，那就並不違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錯殺，而是因爲犯法被殺。法律難道是可以仇視的嗎？仇視皇帝的法律，又殺害執法的官吏，這是悖逆犯上的行爲。應該把這種人抓起來處死，以此來嚴正國法，爲什麼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陳子昂的奏議還說：“人必有兒子，兒子必有父母，因為愛自己的親人而互相仇殺，這種混亂局面靠誰來救呢？”這是對禮的認識太模糊了。禮制所說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傷呼號而又無法申告；並不是指觸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處死這種情況。而所謂“他殺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殺掉他”，不過是不問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脅弱者罷了。這種違背聖賢經傳教導的做法，不是太過分了嗎？

《周禮》上說：“調人，是負責調解眾人怨仇的。凡是殺人而又合乎禮義的，就不准被殺者的親屬報仇，如要報仇，則處死刑。有反過來再殺死對方的，全國的人就都要把他當作仇人。”這樣，又怎麼會發生因為愛自己的親人而互相仇殺的情況呢？《春秋公羊傳》說：“父親無辜被殺，兒子報仇是可以的。父親犯法被殺，兒子報仇，這就是互相仇殺的做法，這樣的報復行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殺不止的禍害的。”現在如果用這個標準來判斷趙師韞殺死徐元慶的父親和徐元慶殺死趙師韞，就合乎禮制了。而且，不忘父仇，這是孝的表現；不怕死，這是義的表現。徐元慶能不越出禮的範圍，克盡孝道，為義而死，這一定是個明曉事理、懂得聖賢之道的人啊。明曉事理、懂得聖賢之道的人，難道會把王法當作仇敵嗎？但上奏議的人反而認為應當處以死刑，這種濫用刑法，敗壞禮制的建議，不能作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請把我的意見附在法令之後頒發下去。今後凡是審理這類案件的人，不應再根據以前的意見處理。謹發表上面的意見。

（胡士明）

【注釋】

〔1〕伏見：看到。舊時下對上有所陳述時的表敬之辭。下文的“竊”，也是下對上表示敬意的。天后：即武則天（624—705），名曌（即“照”），並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縣）人。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655）被立為皇后，李治在世時即參預國政。後廢睿（r u i 銳）宗李旦自立，稱“神聖皇帝”，改國號為周，在位十六年。中宗李哲復位後，被尊為“則天大聖皇帝”，後人因稱武則天。〔2〕同州：唐代州名，轄境相當於今陝西省大荔、合陽、韓城、澄城、白水等縣一帶。下邽（g u i 歸）：縣名，今陝西省渭南縣。〔3〕縣吏趙師韞：當時的下邽縣尉。〔4〕陳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縣）人。武后時曾任右拾遺，為諫諍之官。旌（j ī n g）：表彰。閭：裡巷的大門。〔5〕過：錯誤，失當。〔6〕禮：封建時代道德和行為規範的泛稱。〔7〕黷（d ú 獨）刑：濫用刑法。黷，輕率。〔8〕僭（j i à n 見）：超出本分。〔9〕制：制定，規定。〔10〕刺讞（y à n 厭）：審理判罪。〔11〕原：推究。端：原因。〔12〕州牧：州的行政長官。〔13〕蒙冒：蒙蔽，包庇。〔14〕戴天：頭上頂著天，意即和仇敵共同生活在一個天地裡。《禮記·曲禮上》：“父之仇，弗與共戴天。”〔15〕枕戈：睡覺時枕著兵器。〔16〕介然：堅定的樣子。自克：自我控制。〔17〕謝之：向他認錯。〔18〕愆（q i à n 千）：過錯。〔19〕戕（q i ā n g 牆）：殺害。〔20〕悖驚（b è i à o 倍傲）：桀驁不馴。悖，違背。驚，傲慢。〔21〕邦典：國法。〔22〕《周禮》：又名《周官》，《周官經》，儒家經典之一。內容是彙編周王室的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的制度等歷史資料。〔23〕調人：周代官名。〔24〕《春秋公羊傳》：即《公羊傳》，為解釋《春秋》的三傳之一（另二傳是《春秋左氏傳》和《春秋穀梁傳》）。

舊題戰國時齊人、子夏弟子公羊高作，一說是他的玄孫公羊壽作。〔25〕

推刀：往來相殺。

桐葉封弟辨

〔唐〕柳宗元

【題解】“辨”是一種用於辨析事物的是非真偽而加以判斷的論說文體，韓愈的《諱辯》和柳宗元的這篇文章，都是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但本文的重點不在於辨偽，而是圍繞重臣應如何輔佐君主這一中心發揮議論。君主隨便開了一句玩笑的話，臣子卻把它當作金科玉律，絕對地予以服從；作者尖銳地批評了這種荒唐現象，指出“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對統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觀效果如何，不能拘執盲從。這在君主至高無上的封建****時代，是相當大膽的議論。文章論辯反復曲折，波瀾起伏，閃耀著深刻的思想光芒，不愧為辨體文中的力作。

古之傳者有言〔1〕：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2〕，曰：“以封汝。”周公入賀〔3〕。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于唐〔4〕。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5〕，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6〕，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7〕，亦將舉而從之乎〔8〕？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9〕；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1〕。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11〕，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13〕，

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14〕。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15〕，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16〕，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 者之事〔17〕，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18〕，史佚成之〔19〕。

——選自中華書局校點本《柳宗元集》

古書上記載說：周成王拿著一片桐樹葉子和年幼的弟弟開玩笑，說：“把這個作爲玉邾封給你。”周公入宮慶賀。成王解釋說：“我是開玩笑呀。”周公說：“天子不可以隨便開玩笑。”於是成王就把唐地封給了年幼的弟弟。

我認爲這件事不可能是這樣的。成王的弟弟如果應當受封，周公就應及時地告訴成王，而不必等他開了玩笑再去慶賀，趁機促成這件事。成王的弟弟如果不應當受封，周公這種做法就使一個不恰當的玩笑變成了事實，使成王把土地和百姓封給年幼的弟弟，讓一個小孩成爲一國之主，周公這樣做能算是聖人嗎？況且周公只是認爲君王說話不可隨便罷了，哪裡一定要聽從成王的玩笑，並促成它呢？如果有這樣不幸的事，成王拿了桐樹葉子與妃嬪和太監開玩笑，周公難道也要按這種玩笑去辦嗎？大凡君王的恩德，要看實行得怎樣。如果不恰當，即使改變十次也不算什麼缺點；關鍵是要恰當，不隨意更改，更何況是用它來開玩笑呢！如果開玩笑的話也一定要照辦，這樣做就是周公在教唆成王鑄成過錯。

我認爲周公輔佐成王，應當用適當的原則去引導他，是要使他的舉止

行動和嬉樂恰如其分而已，一定不會去迎合他的過錯並替他辯飾。又不應當對他管束太嚴，使他終日奔忙，像牛馬那樣，急於使他成長反會壞事。而且家人父子之間，尚不能用這種方式來自我約束，何況名分上還有君臣之別的人呢！這不過是那些見識淺薄而又自作聰明的人所幹的事，不是周公所應該採用的做法，因此不可相信。

有的古書記載說：封唐叔這件事，是太史尹佚促成的。

（胡士明）

【注釋】

〔1〕傳者：書傳。此指《呂氏春秋·重言》和劉向《說苑·君道》所載周公促成桐葉封弟的故事。〔2〕成王：姓姬名誦，西周初期君主，周武王之子，十三歲繼承王位，因年幼，由叔父周公攝政。小弱弟：指周成王之弟叔虞。〔3〕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朝開國大臣。〔4〕唐：古國名，在今山西省翼城縣一帶。〔5〕不中之戲：不適當的遊戲。〔6〕苟：輕率，隨便。〔7〕婦寺：宮中的妃嬪和太監。〔8〕舉：指君主的行動。〔9〕病：弊病。〔10〕遂：成。〔11〕道：指思想和行為的規範。〔12〕從容：此指舉止言行。優樂：嬉戲，娛樂。〔13〕大中：指適當的道理和方法，不偏於極端。〔14〕辭：解釋，掩飾。〔15〕馳驟：指被迫奔跑。〔16〕自克：自我約束。克，克制，約束。〔17〕直：只是，只不過。

（q u ē 缺）：耍小聰明的樣子。〔18〕唐叔：即叔虞。〔19〕史佚：周武王時的史官尹佚。史佚促成桐葉封弟的說法，見《史記·晉世家》。

段太尉逸事狀

〔唐〕柳宗元

【題解】這是一篇敘事嚴謹、寫人生動的傳記文。作者選取段太尉一生中勇服郭晞、仁愧焦令謨、節顯治事堂三件逸事，多側面地表現了人物外柔內剛、勇毅見於平易的個性特徵，刻劃了一位元封建時代正直官吏的形象。全文不著一句議論，純用冷靜從容的寫實手法，在客觀的敘述中隱含著深沉的歌頌之情。

段太尉（719—783），名秀實，字成公。唐汧陽（今陝西省千陽縣）人。官至涇州刺史兼涇原鄭穎節度使。德宗建中四年（783），涇原士兵在京嘩變，德宗倉皇出奔，叛軍遂擁戴原盧龍節度使朱泚為帝。時段在朝中，以狂賊斥之，並以朝笏廷出朱泚面額，被害，追贈太尉（見兩唐書本傳）。狀是舊時詳記死者世系、名字、爵裡、行治、壽年的一種文體。逸事狀專錄人物逸事，是狀的一種變體。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1〕，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2〕。王子晞為尚書〔3〕，領行營節度使〔4〕，寓軍邠州〔5〕，縱士卒無賴〔6〕。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7〕，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8〕，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9〕，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甯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10〕，戚不敢言。

太尉自州以狀白府〔11〕，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12〕，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

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13〕，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出如尉請。

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噪，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14〕，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

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15〕。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嘩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16〕，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17〕。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

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18〕。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2 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饑死，無以償，即告

太尉。

太尉判狀辭甚異〔19〕，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

淮西寓軍帥尹少榮〔20〕，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21〕，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征〔22〕，戒其族：“過岐〔23〕，朱泚幸致貨幣〔24〕，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25〕。

太尉逸事如右〔26〕。

元和九年月日〔27〕，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28〕。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29〕，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獫間〔30〕，過真定〔31〕，北上

馬嶺〔32〕，曆亭障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33〕，能言其事。太尉爲人
姁姁〔34〕，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35〕；人視之，
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
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于執事〔
36〕。謹狀。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宋刻世綵堂本《柳河東集》

段太尉剛任涇州刺史的時候，汾陽王郭子儀以副元帥的身份駐紮在蒲州。汾陽王兒子郭晞擔任尚書之職，兼任行營節度使，以客軍名義駐於邠州，放縱士兵橫行不法。邠州人中那些狡黠貪婪、強暴兇惡的傢伙，紛紛用賄賂手段在軍隊中列上自己的名字，於是爲所欲爲，官吏都不敢去過問。他們天天成群結夥地在街市上強索財物，一不順心，就用武力打斷他人的手腳，用棍棒把各種瓦器砸得滿街都是，然後裸露著臂膀揚長而去，甚至還撞死懷孕的婦女。邠甯節度使白孝德因爲汾陽王的緣故，心中憂傷卻不敢明說。

段太尉從涇州用文書報告節度使府，表示願意商量此事。到了白孝德府中，他就說：“天子把百姓交給您治理，您看到百姓受到殘暴的傷害，卻無動於衷。大亂將要發生，您怎麼辦？”白孝德說：“我願意聽您的指教。”段太尉說：“我擔任涇州刺史，很空閒，事務不多；現在不忍心百姓沒有外敵卻慘遭殺害，來擾亂天子的邊防。你假如真的任命我爲都虞候，我能替您制止暴亂，使您的百姓不再遭到傷害。”白孝德說：“太好了！”就答應了段太尉的要求。

段太尉代理都虞候職務一個月後，郭晞部下十七人進街市拿酒，又用兵器刺賣酒老頭，砸壞酒器，酒流進溝中。段太尉佈置士兵去抓獲這十七人，全都砍頭，把頭掛在長矛上，豎立在市門外。郭晞全軍營都騷動起來，紛紛披上了盔甲。白孝德驚慌失措，把段太尉叫來問道，怎麼辦呢？”段太尉說：“沒有關係！讓我到郭晞軍營中去說理。”白孝德派幾十名士兵跟隨太尉，太尉全都辭掉了。他解下佩刀，挑選了一個又老又跛的士兵牽馬，來到郭晞門下。全副武裝的士兵湧了出來，段太尉邊笑邊走進營門，說：“殺一個老兵，何必全副武裝呢？我頂著我的頭顱來啦！”士兵們大驚。段太尉乘機勸說道：“郭尚書難道對不起你們嗎？副元帥難道對不起你們嗎？爲什麼要用暴亂來敗壞郭家的名聲？替我告訴郭尚書，請他出來聽我說話。”

郭晞出來會見太尉。段太尉說：“副元帥的功勳充塞於天地之間，應該力求全始全終。現在您放縱士兵爲非作歹，這樣將造成變亂，擾亂天子邊地，應該歸罪於誰？罪將連累到副元帥身上。現在邠州那些壞傢伙用賄賂在軍隊名冊上掛上個名字，殺害百姓，象這樣再不制止，還能有多少天不發生大亂？大亂從您這兒發生，人們都會說您是倚仗了副元帥的勢力，不管束部下。那麼郭家的功名，將還能保存多少呢？”話沒有說完，郭晞再拜道：“承蒙您用大道理開導我，恩情真大，我願意率領部下聽從您。”回頭呵斥手下士兵說：“全都卸去武裝，解散回到自己的隊伍裡去，誰敢鬧事，格殺勿論！”段太尉說：“我還未吃晚飯，請爲我代辦點簡單的食物。”吃完後，又說：“我的毛病又犯了，想留宿在您營中。”命令牽馬的人回去，次日清早再來。於是就睡在營中。郭晞連衣服也不脫，命警衛敲打著梆子保衛段太尉。第二天一早，郭晞和段太尉一起來到白孝德那兒，道歉說自己實在無能，請求允許改正錯誤。邠州從此沒有了禍亂。

在此以前，段太尉在涇州擔任營田副使。涇州大將焦令謏掠奪他人土地，自己強佔了幾十頃，租給農民，說：“到穀子成熟時，一半歸我。”這年大旱，田野寸草不生，農民將災情報告焦令謏。焦令謏說：“我只知道收入的數量，不知道旱不早。”催逼更急，農民自己將要餓死，沒有穀子償還，只得去求告段太尉。

段太尉寫了份判決書，口氣十分溫和，派人求見並通知焦令謏。焦令謏大怒，叫來農民，說：“我怕姓段的嗎？你怎敢去說我的壞話！”他把判決書鋪在農民背上，用粗棍子重打二十下，打得奄奄一息，扛到太尉府上。太尉大哭道：“是我害苦了你！”馬上自己動手取水洗去農民身上的血跡，撕下自己的衣服爲他包紮傷口，親自爲他敷上良藥，早晚自己先喂農民，然後自己再吃飯。並把自己騎的馬賣掉，換來穀子代農民償還，還叫農民不要讓焦令謏知道。

駐紮在邠州的淮西軍主帥尹少榮是個剛直的人，他來求見焦令謏，大罵道：“你還是人嗎？涇州赤地千里，百姓將要餓死；而你卻一定要得到穀子，又用粗棍子重打無罪的人。段公是位有仁義講信用的長者，你卻不知敬重。現在段公只有一匹馬，賤賣以後換成穀子交給你，你居然收下不知羞恥。大凡一個人不顧天災、冒犯長者、重打無罪的人，又收下仁者的穀子，使主人出門沒有馬，你將怎樣上對天、下對地，難道不爲作爲奴僕的而感到羞愧嗎！”焦令謏雖然強橫，但聽了這番話後，卻大爲慚愧乃至流汗，不能進食，不消一晚，就自恨而死。

等到段太尉從涇州任上被徵召爲司農卿，臨行前他告誡後去的家人：

“經過岐州時，朱泚可能會贈送錢物，千萬不要收下。”經過時，朱泚執意要贈送三百匹大綾，太尉女婿韋晤堅決拒收，朱泚還是不同意。到了京城，段太尉發怒說：“竟然不聽我的話！”韋晤謝罪說：“我地位卑賤，無法拒絕呀。”太尉說：“但終究不能把大綾放在我家裡。”就把它送往司農的辦公處，安放在屋樑上。朱泚謀反，段太尉遇害，官吏將這事報告了朱泚，朱泚取下一看，原來封存的標記還在。

段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某月某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恭謹地獻給史館。現在稱讚段太尉大節的人，大抵認為是武夫一時衝動而不怕死，從而取名於天下，不瞭解太尉立身處世就象上述的那樣。我曾來往于岐、周、邠、潁之間，經過真定，北上馬嶺，遊歷了亭築、障設、堡壘和戍所等各種軍事建築，喜歡訪問年老和退伍將士，他們都能介紹段太尉的事蹟。太尉為人謙和，常常低著頭、拱著手走路，說話的聲息低微，從來不用壞臉色待人；別人看他，完全是一個儒者。遇到不能贊同的事，一定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的事蹟決不是偶然的。適逢永州刺史崔能前來，他言而有信、行為正直，詳細搜羅段太尉遺事，核對無誤。我恐怕有的被遺逸，未能為史官採錄，故斗膽將這篇逸事狀私下呈送於您。謹為此狀。

（方智範）

【注釋】

〔1〕太尉句：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因邠甯節度使白孝德的推薦，

段秀實任涇州（治所在今甘肅省涇川縣北）刺史。這裡以段秀實死後追贈的官名稱呼他，以示尊敬。〔2〕汾陽王：即郭子儀。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有功，于肅宗寶應元年（762）進封汾陽王。代宗廣德二年正月，郭子儀兼任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鎮河中。蒲：州名，唐為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濟縣）。〔3〕王子晞句：郭晞，汾陽王郭子儀第三子，隨父征伐，屢建戰功。代宗廣德二年（764），吐蕃侵邊，郭晞奉命率朔方軍支援邠州，時任禦史中丞、轉御史大夫，後於大曆中追贈兵部尚書。《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據《實錄》，時晞官為左常侍，宗元雲尚書，誤也。”〔4〕領：兼任。節度使：主要掌軍事。唐代開元間設置，原意在增加都察權力。安史亂後，愈設愈濫。〔5〕寓軍：在轄區之外駐軍。邠（bīn賓）州：治所在今陝西省彬縣。〔6〕無賴：橫行。〔7〕貨：財物，這裡指賄賂。〔8〕噍（qiàn欠）：滿足。〔9〕釜：鍋。鬲（lì立）：三腳烹飪器。甕（wèng翁去聲）：盛酒的陶器。盎：腹大口小的瓦盆。〔10〕白孝德：安西（治所在今新疆庫車縣）人，李廣弼部將，廣德二年任邠甯節度使。〔11〕狀：一種陳述事實的文書。白：秉告。〔12〕生人：生民，百姓。理：治。唐代為避李世民、李治諱而改。〔13〕都虞候：軍隊中的執法官。〔14〕蹇（bi必）：跛腳。〔15〕戢（jī集）：管束。〔16〕晡（bū逋）食：晚餐。晡，申時，下午三至五時。〔17〕柝（tuò唾）：古代巡夜打更用的梆子。〔18〕太尉句：白孝德初任邠甯節度使時，以段秀實署置營田副使。唐制：諸軍萬人以上置營田副使一人，掌管軍隊屯墾。〔19〕巽（xùn迅）：通“遜”，委婉。〔20〕淮西：今河南省許昌、信陽一帶。〔21〕赭（zhě者）：赤褐色。〔22〕及太尉句：德宗建中元年（780）二月，段秀實自涇原節度使被召為司農卿。司農卿，為司農寺長官，掌國家儲糧用糧之事。〔23〕岐：州名：治所在今陝西省鳳翔縣南。〔24〕朱泚（cǐ此）：昌平（今北京市昌平縣）人。時為鳳翔

府尹。貨幣：物品和錢幣。〔25〕識（zhì志）：標記。〔26〕太尉句：這是表示正文結束的話。〔27〕元和九年：西元八一四年。元和是唐憲宗李純年號（806—820）。〔28〕永州句：當時柳宗元任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縣）司馬，這裡是他官職地位的全稱。史館：國家修史機構。〔29〕出入：大抵，不外乎。〔30〕宗元句：柳宗元於貞元十年（794）曾遊歷邠州一帶。周：在岐山下，今陝西省郿縣一帶。檣（tái台）：同“邨”，在今陝西省武功縣西。〔31〕真定：不可考，或是“真寧”之誤。真甯即今甘肅省正寧縣。〔32〕馬嶺：山名，在今甘肅省慶陽縣西北。〔33〕校：中下級軍官。〔34〕媾（xǔ許）媾：和好的樣子。〔35〕色：臉色。物：此指人。〔36〕執事：指專管某方面事務的官吏。這裡指史官韓愈。

捕蛇者說

〔唐〕柳宗元

【題解】《捕蛇者說》是柳宗元被傳誦不衰的著名篇章之一。文章通過對以捕蛇爲業的蔣氏一家三代的悲慘遭遇，尖銳地揭露了從唐玄宗天寶後期至作者被貶官永州時約六十年間人民的苦難生活：苛重賦稅的壓榨，貪官悍吏的迫害，逼得勞動人民紛紛走上逃竄死亡的道路。本文生動而具體地表現了孔子所說“苛政猛於虎”的思想，具有很強烈的感染力量。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1〕，無禦之者。然得而臘之以爲餌〔2〕，可以已大風、攣踠、癰、癘〔3〕，去死肌，殺三蟲〔4〕。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5〕，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6〕。”言之，貌若甚戚者。

餘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7〕，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向吾不爲斯役〔8〕，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9〕；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籍也。

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10〕，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11〕，視其缶〔12〕，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13〕。”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14〕。

——選自中華書局校點本《柳宗元集》

永州的野外出產一種奇怪的蛇，它黑色的底子，白色的花紋，接觸到草木，草木全都枯死；咬到人，沒有能夠抗得住的。但是捉到它殺死風乾做成藥物，卻可以治癒麻瘋、風濕性關節炎、頸部膿腫、毒瘡，除去壞死的肌肉，殺死危害人體的三屍蟲。當初，太醫奉皇帝的命令徵集這種毒蛇，每年徵收兩次。招募能捕這種蛇的人，可以用蛇充抵他應交納的租稅。永州的人都爭著去幹這件差事。

有一個姓蔣的，享有捕蛇免租的好處已經有三代了。我問起這件事，他說：“我祖父死在捕蛇這差事上，我父親死在捕蛇這差事上，如今我繼承祖業幹這差事已經十二年，有好幾次也差點被蛇咬死。”說著，露出很悲傷的神色。

我很憐憫他，就說：“你怨恨這差事嗎？我準備去告訴掌管這事的官吏，讓他更換你的差事，恢復你的賦稅，你看怎麼樣？”

姓蔣的一聽更加傷心，他眼淚汪汪地說：“你是哀憐我，想讓我活下去嗎？那麼我這差事的不幸，遠比不上恢復我納稅的痛苦那樣厲害呀。假使當初我不幹這捕蛇的差事，那早就困苦不堪了。從我家三代住在此地以來，算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而鄉鄰們的生活卻一天比一天困難。他們拿出地裡的全部出產，交出家裡的一切收入；哭哭啼啼地背井離鄉，因饑渴勞累而倒斃在地；一路上被風吹雨淋，冒嚴寒酷暑，呼吸毒霧瘴氣，常常因此死掉的人橫七豎八地躺在路邊。從前和我祖父同居一村的人，現在十家中剩下的不到一家了；和我父親同居一村的人，現在十家中剩下的不到兩三家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如今十家中剩下的也不到四五家了：不是死了，就是搬走了。而我卻因為捕蛇才倖存下來。那兇狠的差役來到我們村裡時，到處吵鬧，到處騷擾，嚇得人們亂喊亂叫，連雞狗也不得安寧。我只要小心翼翼地起來，看看那貯蛇的瓦罐子，見我捕的蛇還在裡面，就放心倒頭大睡。平時我小心地餵養蛇，到規定交納的時間就去上交。回家後就怡然自得地享用自己田地裡出產的東西，這樣來安度天年。因為一年之中冒生命危險的時機只有兩次，其他的時候都過著心情舒暢的生活，哪會象我的鄉鄰們那樣天天擔驚受怕呢！我現在即使就死在捉蛇上面，比起我鄉鄰們的死亡那已晚得多了，又怎麼敢怨恨呢！”我聽了更加難過。孔子曾經說過：“暴政比老虎更加兇惡啊。”我曾經懷疑這句話。現在拿姓蔣一家的遭遇來看，這話還真是確實的。唉，誰知道橫徵暴斂對百姓的毒害比毒蛇更厲害呢！因此我才寫了這篇文章，留待那些考察民情風俗的官吏參考。

（汪賢度）

【注釋】

〔1〕齧（n i è 聶）：咬。〔2〕臘（x ī 西）：幹肉。這裡作動詞，有“風乾”之意。〔3〕大風：麻瘋病。攣踠（l u án wǎ n 攣宛）：一種手腳拳曲不能伸直的病。癰：頸部腫爛流膿。癘：惡瘡。〔4〕三蟲：古時道家迷信的說法，認為人的腦、胸、腹三部分有“三屍蟲”，此蟲作祟，有關部分即得病。〔5〕太醫：唐代設太醫署，有令二人，其下醫師為皇室治病。〔6〕數（s h u ò 朔）：多次。〔7〕蒞（l ì 利）事者：管這事的官吏。〔8〕向：從前。這裡有假使的意思。〔9〕頓：勞累。踣（b ó 薄）：倒斃。〔10〕隳（h u ī 灰）突：騷擾。〔11〕恂恂（x ú 巡）：小心謹慎的樣子。〔12〕缶（f ǒ u 否）：小口大腹的瓦罐。〔13〕苛政猛於虎也：據《禮記·檀弓下》記載：“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14〕人風：民風。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諱，凡遇“民”字皆寫為“人”。

種樹郭橐駝傳

〔唐〕柳宗元

【題解】本文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論色彩的傳記文。文章通過對郭橐駝種樹之道的記敘，說明“順木之天，以致其性”是“養樹”的法則，並由此推論出“養人”的道理，指出為官治民不能“好煩其令”，指摘中唐吏治的擾民、傷民，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願望。這種借傳立說，因事出論的寫法，別開生面。文章先以種植的當與不當作對比，繼以管理的善與不善作對比，最後以吏治與種樹相映照，在反復比照中匯出題旨，闡明事理。文中描寫郭橐駝的體貌特徵，寥寥幾筆，形象而生動；記述郭橐駝的答話，莊諧雜出，語精而意豐。全文以記言為主，帶記言中穿插描寫，錯落有致，引人入勝。

郭橐駝〔1〕，不知始何名。病僂集資〔2〕，隆然伏行〔3〕，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舍其名，亦自謂“橐駝”雲。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4〕，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早實以蕃〔5〕。他植者雖窺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6〕，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7〕，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8〕，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複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9〕，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10〕，若甚憐焉〔11〕，而卒以禍。旦暮吏來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12〕，督爾獲；早織而緒〔13〕，早織而縷〔14〕；字而幼孩〔15〕，遂而雞豚〔16〕。’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綴饗飧以勞吏者〔17〕，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18〕。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

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影宋刻世綵堂本《柳河東集》

郭橐駝，不知道原先叫什麼。由於得了佝僂病，後背高高隆起，俯伏著走路，好象駱駝的樣子，所以鄉里人稱呼他“橐駝”。橐駝聽到這個外號，說：“好得很，用它來稱呼我確實很恰當。”於是捨棄他的原名，也自稱“橐駝”了。他的家鄉叫豐樂鄉，在長安城的西郊。橐駝以種樹爲職業，凡是長安城的豪紳人家修建觀賞遊覽的園林，以及賣水果的商人，都爭相迎請雇用他。看橐駝所種植的樹木，或者移栽的樹木，沒有不成活的，而且高大茂盛，果實結得又早又多。其他種樹的人雖然偷偷地察看仿效，都不能趕上他。

有人問他原因，他回答說：“我郭橐駝並不能使樹木活得長久而且生長得快，只不過能夠順應樹木自然生長的規律，使它按照自己的習性成長罷了。一般說來，種植樹木的習性要求是：樹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勻，移栽樹木要保留根部的舊土，搗土要細密。這樣做了以後，不要再去動它，也不要再爲它擔心，離開後就不必再去看顧它了。樹木移栽的時候要象培育子女一樣精心細緻，栽好後置於一旁要象把它丟棄一樣，那麼樹木的生長規律就可以不受破壞，而能按照它的本性自然生長了。所以我只是不妨害它生長罷了，並沒有使它長得高大茂盛的特殊本領；我只是不抑制、減少它的結果罷了，並沒有使它果實結得又早又多的特殊本領。其他種樹的人卻不是這樣，樹根拳曲不能伸展，又換了新土，培土不是多了就是少了。如果有與此相反的人，卻又對樹木愛得過於深厚，擔心得過了頭，早晨看看，晚上摸摸，已經離開了，還要回頭看顧。更嚴重的，還用手指抓破樹皮來檢驗樹的死活，搖動樹根來察看栽得是松是實，這樣，樹木的本性就一天天喪失了。雖然說是愛護樹，實際上卻害了樹；雖然說是憂慮樹，實際上卻是仇恨樹。所以都不如我啊，我又有什麼本領呢？”

問的人說：“把你種樹的道理，轉用到爲官治民上，可以嗎？”橐駝說：“我只知道種樹罷了，爲官治民，不是我的職業啊。然而我住在鄉里，看到那些官吏喜歡不斷地發佈各種命令，好象很愛惜百姓，但最後反造成了災禍。每天早晚，差吏來到村中喊叫：‘官長命令催促你們耕田，勉勵你們播種，督促你們收割。早點繰好你們的絲，早點紡好你們的線。撫育好你們幼小的子女，餵養大你們的雞豬。’一會兒擊鼓讓人們聚集在一起，一會兒敲木梆把大家召來。我們小百姓顧不上吃晚飯、早飯來應酬慰勞差吏，尚且都沒有空暇，又靠什麼來使我們人口興旺，生活安定呢？所以都

非常困苦而且疲乏。象這樣，那就與我們行業的人大概也有相似之處吧？”

問的人頗有感慨地說道：“這不是說得很好嗎？我問養樹，卻得到了養民的辦法。”我記下這件事，把它作為官吏的戒鑒。

（顧偉列）

【注釋】

〔1〕橐（t u ó 駝）駝：駱駝。〔2〕偻（l ǚ 呂）：脊背彎曲，駝背。
〔3〕隆然：高高突起的樣子。〔4〕爲觀遊：修建觀賞遊覽的園林。〔5〕蕃：繁多。〔6〕萳（z ī 滋）：生長得快。〔7〕蒔（s h ì 事）：移栽。〔8〕土易：換了新土。〔9〕官理：爲官治民。唐人避高宗名諱，改“治”爲“理”。〔10〕長（z h ǎ n g 掌）人者：指治理人民的官長。〔11〕憐：愛。〔12〕勗（x ù 序）：勉勵。〔13〕縑（s ā o 騷）：煮繭抽絲。而：通“爾”，你。〔14〕縷：線，這裡指紡線織布。〔15〕字：養育。〔16〕遂：長，喂大。豚（t ú n 屯）：小豬。〔17〕飧（s ū n 孫）：晚飯。饔（y ō n g 雍）：早飯。〔18〕病：困苦。

憎王孫文

〔唐〕柳宗元

【題解】這是一篇寓言性質的文章，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後半段的騷體詩組成。

文章通過對猿和獼猴善惡不同的品德的描寫，借此影喻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革新集團和以宦官、藩鎮為主體的守舊頑固勢力之間勢不兩立的矛盾鬥爭。作者滿腔熱情地讚頌了革新集團美好的品德行為，無情地鞭撻了頑固守舊勢力排斥異己、禍國殃民的種種罪行。文末還對妍媸不分，縱惡為非的最高統治者提出嚴正的責問，表現了一個失敗的改革者難得的信心和勇氣。

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1〕。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衍衍焉〔2〕。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3〕，啁啁彊彊〔4〕，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齧咬投注〔5〕。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6〕。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猿群眾則逐王孫，王孫群眾亦齮猿〔7〕。猿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餘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雲。

湘水之泔泔兮〔8〕，其上群山。胡茲鬱而疲彼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9〕，胡不賊旃〔10〕？

跳踉叫囂兮，沖目宣斷〔11〕。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鬥善類兮，嘩駭披紛。****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噍果腹兮，驕傲歡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鬻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12〕。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

猿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遊兮，唯德是效。廉、來同兮聖囚〔13〕，禹、稷合兮凶誅〔14〕。群小遂兮君子違〔15〕，大人聚兮孽無餘〔16〕。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17〕。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18〕。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選自中華書局校點本《柳宗元集》

猿和獼猴群居在不同的山上，彼此德行不同，雙方不能相容。猿的德行文靜穩重，都能仁愛謙讓、孝順慈善。它們群居時互相愛護，吃東西互相推讓，行走時排成行列，飲水時遵守秩序。如果有的不幸失散離群，它就發出哀傷的鳴叫。假如遇到災難，就把弱小的幼猿保護起來。它們不踐踏莊稼蔬菜。樹上的果子還未成熟時，大家共同小心看護著；果子成熟之後，便呼叫同伴聚齊，這才一同進食，顯得一派和氣歡樂的樣子。它們遇到山上的小草幼樹，一定繞道行走，使其能順利生長。所以猿群居住的山頭，經常是草木茂盛鬱鬱蔥蔥的。

那猢猻的德行暴躁而又吵鬧，整天爭吵嚎叫，喧鬧不休，雖然群居卻彼此不和。吃東西時互相撕咬，行走時爭先恐後，飲水時亂成一團。有的離群走散了也不思念群體。遇到災難時，便推出弱小的而使自己脫身。它們喜歡糟蹋莊稼蔬菜，所過之處一片狼藉。樹上的果子還未成熟，就被它們亂咬牙扔。偷了人們的食物，都只知塞滿自己的腮囊。遇到山上的小草幼樹，一定要摧殘攀折，直到毀壞乾淨才肯甘休。所以猢猻居住的山頭經常是草木枯萎一片荒涼的。

因此猿群眾多時就把猢猻趕跑，猢猻多的時候也咬猿。猿就索性離去，始終不同猢猻爭鬥。因而動物中再沒有比猢猻更可惡的了。我被貶到山區很久了，看到猢猻這樣的行爲，就寫了這篇《憎王孫文》。

湘江江水長又長啊，兩岸起伏盡是山。爲什麼這座山草木茂盛而那座山光禿荒涼啊，因爲善類和惡類分別聚居在這兩座山上。兇惡的是猢猻啊，善良的是猿，繞道而行讓草木順利生長啊制止暴殘。猢猻啊太可憎！咳，山上的神靈啊，爲什麼不把它們斬盡殺完？

那猢猻亂跳狂叫啊，瞪眼露牙。對外毀壞東西啊，對內爭奪打架。排擠打擊善良的猿類啊，喧嘩驚擾亂如麻。偷得百姓的食物啊，只肥自己不分給人家。塞滿兩頰填飽肚子啊，得意洋洋自高自大。好花美樹啊粗大又茂盛，群猴爭折競咬啊變成死樹枯根。毀壞了成果啊更加暴怒喧闐，百姓怨恨痛苦啊呼叫蒼天。猢猻啊太可憎！咳，山上的神靈啊，爲什麼只有你聽不見？

猿的仁慈正直啊，遭受驅逐也不計較；從容不迫地退避啊，只把美好

的德行來仿效。飛廉和惡來勾結起來啊，聖人周文王就被囚禁；大禹與後稷攜手合作啊，“四凶”就被剷除。小人們一旦得勢啊君子就會遭殃，有德行的人聚在一起啊壞人就會完蛋。善與惡不能共處啊，倒楣還是幸運得視雙方力量的強弱而定。弱肉強食是事物的必然規律啊，弱得禍強得福大勢所趨。猢猻啊太可憎！咳，山上的神靈呀，爲什麼你竟安逸地閒居？

（汪賢度）

【注釋】

〔1〕類：都，大抵。〔2〕衍（kàn看）衍：和氣歡樂的樣子。〔3〕勃諍：相爭。號呶：號叫。〔4〕喑（zē責）喑：大聲呼叫。彊彊：相隨的樣子。〔5〕齧（hé合）：咬。〔6〕噉（qiǎn淺）：猴類兩頰內藏食物的皮囊。〔7〕齧（zē責）：咬。〔8〕洑（yóu油）洑：水流的樣子。〔9〕山之靈：山神（影射當時在位的唐憲宗）。〔10〕賊：誅殺。旃（zhān沾）：“之焉”二字的合音。〔11〕宣齧（yín銀）：露出牙根肉。〔12〕穹咬（qióng miān窮民）：蒼天。〔13〕廉、來：指飛廉和惡來，相傳是殷紂王的臣子。聖：指周文王。囚：周文王曾被殷紂王囚禁在羑（yǒu友）裡（今河南牖城）。〔14〕禹、稷：夏禹和後稷，是舜向堯推薦的二位賢臣。凶：指“四凶”，相傳是被舜放逐的四個惡人渾敦、窮奇、檮杌（táo wù桃務）、饕餮（tāo tiè濤帖）。〔15〕遂：得逞。違：遭殃。〔16〕孽：妖害。〔17〕否（pǐ披）：惡運、倒楣。泰：好運、順利。〔18〕攸：所。

三戒（並序）

〔唐〕柳宗元

【題解】這一組三篇寓言，是作者貶謫永州時所寫。題名“三戒”，可能是取《論語》“君子有三戒”之意。文前的小序，已經點明了文章的主旨所在。作者借麋、驢、鼠三種動物的可悲結局，對社會上那些倚仗人勢、色厲內荏、擅威作福的人進行辛辣的諷刺，在當時很有現實的針對性和普遍意義。三篇寓言主題統一而又各自獨立，形象生動而又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語言簡煉而又刻劃細緻、傳神，在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1〕，而乘物以逞〔2〕，或依勢以幹非其類〔3〕，出技以怒強〔4〕，竊時以肆暴〔5〕，然卒迫於禍〔6〕。有客談麋、驢、鼠三物〔7〕，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8〕，得麋麕〔9〕，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10〕。自是日抱就犬〔11〕，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麕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12〕，抵觸偃僕〔13〕，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14〕，然時啖其舌〔15〕。

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17〕，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然莫相知〔18〕。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沖冒〔19〕，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20〕，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噫！形之龐也類有德〔21〕，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22〕，畏日〔23〕，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24〕；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25〕。倉廩庖廚〔26〕，悉以恣鼠〔27〕，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櫨無完衣〔28〕，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29〕，夜則竊齧鬥暴〔30〕，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31〕，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

〔32〕，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

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選自中華書局校點本《柳宗元集》

我常常厭惡世上的有些人，不知道考慮自己的實際能力，而只是憑藉外力來逞強；或者依仗勢力和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使出伎倆來激怒比他強的物件，趁機胡作非爲，但最後卻招致了災禍。有位客人同我談起麋、驢、鼠三種動物的結局，我覺得與那些人的情形差不多，於是就作了這篇《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有個人出去打獵，得到一隻幼麋，就捉回家把它飼養起來。剛踏進家門，群狗一見，嘴邊都流出了口水，搖著尾巴，紛紛聚攏過來。獵人大怒，把群狗嚇退。從此獵人每天抱了幼麋與狗接近，讓狗看了習慣，不去傷害幼麋，並逐漸使狗和幼麋一起遊戲。經過了好長一段時間，狗都能聽從人的意旨了。幼麋稍爲長大後，卻忘記了自己是麋類，以爲狗是它真正的夥伴，開始和狗嬉戲，顯得十分親暱。狗因爲害怕主人，也就很馴順地和幼麋玩耍，可是又不時舔著自己的舌頭，露出饞相。

這樣過了三年，一次麋獨自出門，見路上有許多不相識的狗，就跑過去與它們一起嬉戲。這些狗一見麋，又高興又惱怒，共同把它吃了，骨頭撒了一路。但麋至死都沒有覺悟到這是怎麼回事。

黔之驢

黔中道沒有驢子，喜歡攬事的人就用船把它運了進去。運到以後，發現驢子沒有什麼用處，就把它放到山下。老虎看到驢子那巨大的身軀，以爲是神怪出現。就躲到樹林間暗中偷看，一會兒又稍稍走近觀察，戰戰兢兢，但最終還是識不透驢子是什麼東西。

一天，驢子大叫一聲，把老虎嚇得逃得遠遠的，以爲驢子將要咬自己，極爲恐懼。然而來回觀察驢子的樣子，覺得它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本領。後來老虎更聽慣了驢子的叫聲，再走近驢子，在它周圍徘徊，但最終還是不敢上前拚搏。又稍稍走近驢子，越發輕侮地開始衝撞冒犯，驢子忍不住大怒，就用蹄來踢。老虎見了大喜，心中計算道：“本領不過如此罷了。”於是老虎騰躍怒吼起來，上去咬斷了驢子的喉管，吃盡了驢子的肉，然後離去。

唉！驢子形體龐大，好象很有法道，聲音宏亮，好象很有本領，假使不暴露出自己的弱點，那麼老虎雖然兇猛，也因爲疑慮畏懼而終究不敢進攻；而現在卻落得這個樣子，真是可悲啊！

永某氏之鼠

永州有某人，怕犯日忌，拘執禁忌特別過分。認爲自己出生的年分正當子年，而老鼠又是子年的生肖，因此愛護老鼠，家中不養貓狗，也不准僕人傷害它們。他家的糧倉和廚房，都任憑老鼠橫行，從不過問。

因此老鼠就相互轉告，都跑到某人家裡，既能吃飽肚子，又很安全。某人家中沒有一件完好無損的器物，籠筐箱架中沒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吃的大都是老鼠吃剩下的東西。白天老鼠成群結隊地與人同行，夜裡則偷咬東西，爭鬥打鬧，各種各樣的叫聲，吵得人無法睡覺。但某人始終不覺得老鼠討厭。

過了幾年，某人搬到了別的地方。後面的人住進來後，老鼠的猖獗仍和過去一樣。那人就說：“老鼠是在陰暗角落活動的可惡動物，這裡的老鼠偷咬吵鬧又特別厲害，為什麼會達到這樣嚴重的程度呢？”於是借來了五六隻貓，關上屋門，翻開瓦片，用水灌洞，獎勵僕人四面圍捕。捕殺到的老鼠，堆得象座小山。都丟棄在隱蔽無人的地方，臭氣散發了數月才停止。

唉！那些老鼠以為吃得飽飽的而又沒有災禍，那是可以長久的嗎？

（胡士明）

【注釋】

〔1〕推己之本，審察自己的實際能力。推，推求。〔2〕乘物以逞：依靠別的東西來逞強。〔3〕幹：觸犯。〔4〕怒：激怒。〔5〕竊時：趁機。肆暴：放肆地做壞事。〔6〕迨〔dài代〕及，遭到。〔7〕麋（mí迷）：形體較大的一種鹿類動物。〔8〕臨江：唐縣名，在今江西省清江縣。畋（tián田）：打獵。〔9〕麋（ní泥）：鹿仔。〔10〕怛（dá達）：恐嚇。

〔11〕就：接近。〔12〕良：真，確。〔13〕抵觸：用頭角相抵相觸。偃：仰面臥倒。僕：俯面臥倒。〔14〕俯仰：低頭和抬頭。〔15〕啖（dàn但）：吃，這裡是舔的意思。〔16〕狼藉：散亂。〔17〕黔（q i á n鉗）：即唐代黔中道，治所在今四川省彭水縣，轄地相當於今四川彭水、酉陽、秀山一帶和貴州北部部分地區。現以“黔”為貴州的別稱。〔18〕慙（yín銀）慙然：小心謹慎的樣子。〔19〕蕩：碰撞。倚：挨近。〔20〕跳踉：騰躍的樣子。（hǎn喊）：吼叫。〔21〕類：似乎，好象。德：道行。〔22〕永：永州，在今湖南省零陵縣。〔23〕畏日：怕犯日忌。舊時迷信，認為年月日辰都有凶吉，凶日要禁忌做某種事情，犯了就不祥。〔24〕生歲直子：出生的年分正當農曆子年。生在子年的人，生肖屬鼠。直，通“值”。〔25〕僮：童僕，這裡泛指僕人。〔26〕倉廩（lín鄰）：糧倉，庖廚：廚房。〔27〕恣：放縱。〔28〕橧（yí移）：衣架。〔29〕累累：一個接一個。兼行：並走。〔30〕竊齧（niè）：偷咬東西。〔31〕陰類：在陰暗地方活動的東西。〔32〕闔（hé合）：關閉。

愚溪詩序

唐〕柳宗元

【題解】本篇是作者爲其《八愚詩》（已佚）所作的一篇序文。序中說明了把溪、丘、泉、溝、池、堂、亭、島八物一概以“愚”題名的原由。柳宗元雖有才能，有報國之志，但因不滿現實，不願投機逢迎，最終遭到貶黜，因而是很“愚”的；溪水雖然景色秀美，但地處荒遠，於世無用，同樣也很“愚”。作者以“愚”自稱，以“愚”稱溪，在自嘲中反映了自己被統治者排擠、抱負不能施展的憤激之情。

灌水之陽〔1〕，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2〕。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餘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裡，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穀〔3〕，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4〕，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

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餘故，鹹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樂也〔5〕。今是溪獨見辱于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6〕，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于餘，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7〕，智而爲患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8〕”，睿而爲患者也〔9〕。皆不得爲真愚。今餘遭有道〔10〕，而違於理，悖於事〔11〕，故凡爲患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餘得專而名焉。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12〕，清瑩秀澈，鏘鳴金石〔13〕，能使患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14〕，牢籠百態〔15〕，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16〕，混希夷〔17〕，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選自中華書局校點本《柳宗元集》

灌水的北面有一條溪水，向東流入瀟水。有人說：“過去有個姓冉的人在這裡住過，所以這條溪水被稱爲冉溪。”也有人說：“這溪裡的水可以用來染色，根據這種性能，所以稱它爲染溪。”我因爲愚昧而犯了罪，被貶謫到瀟水邊。我喜愛這條溪水，沿著溪邊往裡走了二三裡路，發現了一個景色絕佳的地方，就在這裡安了家。古代有個愚公穀，現在我住在這條溪水旁，而溪水的名字沒有定下來，當地的居民還在爭論不休，不能不換個名稱，所以替它改名叫愚溪。

我在愚溪上游，買了個小丘，稱爲愚丘。從愚丘往東北方向走六十步，發現一處泉水，又把它買了下來，稱爲愚泉。這愚泉有六個泉眼，都出自山下平地，泉水是往上湧出來的。六股泉水合流後，彎彎曲曲向南流去，

我稱它爲愚溝。於是堆土徹石，堵住愚溝的狹窄部位，形成了一個愚池。愚池的東面是愚堂。它的南面是愚亭。愚池的中央是愚島，島上美好的樹木和奇異的石頭參差錯落。這些都是山水中的奇景，因爲我的緣故，都用愚字玷辱了它們。

水是聰明人喜歡的。現在這條溪水卻被愚字玷辱，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爲它水道很低，不能用來灌溉。又險峻湍急，有許多小洲和石頭，大船無法駛入。它幽深淺狹，蛟龍不願住在裡面，因爲不能在淺水中興雲化雨，所以它對世人沒有帶來好處。而這些卻正好與我相似，既然如此，即使是玷辱了它，用愚字稱呼它，也是可以的。

甯武子“在國家混亂時就裝愚”，那是聰明人故意裝作愚昧；顏回“整天聽孔子講學，從來不提相反的見解，象個愚蠢的人”，那是智力很高而在表面上顯得愚昧。他們都不是真正的愚笨。現在我身逢政治清明的時世，卻違反常理，做了蠢事，所以凡是愚蠢的人，也沒有一個象我這樣愚蠢的了。這樣，那天下就沒有誰能和我爭這條溪水，我就可以單獨佔有並給它取這個名字了。

這條溪水雖然對世人沒有帶來什麼利益，它能映照萬物；它又清秀明澈，水聲鏗鏘，象金石作響，能使愚笨的人喜逐顏開，眷戀愛慕，高興得不願離去。我雖然不合於世俗，也頗能用寫文章來安慰自己；我描寫的各種事物象用水洗滌過一樣，鮮明生動，又能概括各種形態，無論什麼形狀都逃不過我的筆端。我用愚昧的詩歌唱愚溪，便覺得茫茫然與愚溪不相背離，昏昏然與愚溪找到了同樣的歸宿，超越天地人間，進入了虛寂靜謐的境界，在寂靜無聲之中，忘卻了自己。於是寫了《八愚詩》，刻在溪旁的

石頭上。（胡士明）

【注釋】

〔1〕灌水：湘江支流，在今廣西東北部，今稱灌江。陽：水的北面。

〔2〕瀟水：在今湖南省道縣北，因源出瀟山，故稱瀟水。〔3〕愚公穀：在今山東省淄博市北。劉向《說苑·政理》曾記載此谷名稱的由來：“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翁，問曰：‘是為何穀？’對曰：‘愚公之穀。’桓公問其故，曰：‘以臣名之。’”〔4〕斷（yín 銀）斷然：爭辯的樣子。

〔5〕樂（yào 要）：喜愛，愛好。此句語出《論語·雍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6〕坻（chí 池）：水中的高地或小洲。〔7〕甯武子：春秋時衛國大夫甯俞，“武”是諡號。此句語出《論語·公冶長》：“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意謂甯武子乃佯愚，並非真愚。〔8〕顏子：顏回，字子淵，孔子學生。此句語出《論語·為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意謂顏回聽孔子講學，從不提不同看法，好象很愚笨。但考察他私下的言行，發現他不但懂得孔子的話，而且還有所發揮，可見他不愚。〔9〕睿（ruì 瑞）：通達，明智。〔10〕有道：指政治清明的時代。〔11〕悖（bèi 貝）：違背，逆而不順。〔12〕鑒：照。

〔13〕鏘（qiāng 槍）鳴金石：水聲象金石一樣鏗鏘作響。鏘，金石撞擊聲。金石，用金屬、石頭製成的鐘、磬一類樂器。〔14〕漱滌：洗滌。

〔15〕牢籠：包羅，概括。〔16〕鴻蒙：指宇宙未形成之前的一種混沌狀態，也指自然界之氣。〔17〕希夷：指虛寂飄渺、無法感知的一—2 志界。

《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

鈞鉞潭西小丘記

〔唐〕柳宗元

【題解】柳宗元被貶在永州時寫了一組共八篇山水遊記散文，即著名的“永州八記”。本文是“八記”中的第三篇。

作者以工巧生動的筆觸描繪了鈞鉞潭上小丘的美景，通過景色的描繪，抒發了自己身懷奇才異能卻因橫遭貶逐而不得施展的鬱抑心情。文中著重刻劃嶮嶒磊落的奇峰怪石，正是作者性格才能的自我寫照。景色佳勝的小丘成為“唐氏之棄地”，雖賤價出售卻連年無人問津，但最終還是有人賞識；正隱喻作者自己被唐王朝擯棄蠻荒，長期得不到有力者的同情援引的痛苦。

得西山後八日〔1〕，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鉞潭〔2〕，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3〕。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4〕，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嶄然相累而下者〔5〕，若牛馬之飲於溪；其沖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6〕。

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餘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7〕，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8〕，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回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9〕， 之聲與耳謀〔10〕，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

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11〕，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鄴、杜〔12〕，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13〕，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選自中華書局校點本《柳宗元集》

找得西山後的第八天，循著山口向西北走兩百步，又發現了鈎鉏潭。離潭西二十五步，正當水深流急的地方是一道壩。壩頂上有一座小丘，上面長著竹子和樹木。小丘上的石頭拔地而起曲折起伏，破土而出，爭奇鬥怪的，幾乎多得數不清。那些嶒峻重疊相負而下的，好象牛馬俯身在小溪裡喝水；那些高聳突出，如獸角斜列往上沖的，好象熊羆在登山。

這小丘小得不足一畝，簡直可以把它裝在籠子裡提走。我打聽它的主人是誰，有人說：“這是唐加不要的地方，想出售而沒人買。”問它的價錢，說：“只要四百文。”我很喜歡它，就買了下來。李深源、元克己這時和我一起遊覽，他們都非常高興，以為是出乎意料的收穫。我們就輪流拿起鐮刀、鋤頭，鏟去雜草，砍掉那些亂七八糟的樹，點起一把大火把它們燒掉。好看的樹木竹子顯露出來了，奇峭的石頭也呈現出來了。站在其中眺望，只見四面的高山，天上的浮雲，潺潺的溪流，飛禽走獸的遨遊，全都自然融洽地呈巧獻技，表演在這小丘之下。枕石席地而臥，清澈明淨的溪水使我眼目舒適，潺潺的水聲分外悅耳，那悠遠寥廓恬靜幽深的境界使人心曠神怡。不滿十天就得到二處風景勝地，即使古代愛好山水的人士，

也許沒有到過這地方哩。

唉！憑著這小丘優美的景色，如果把它放到京都附近的澧、鎬、鄠、杜等地，那麼，喜歡遊覽觀賞的人士爭先恐後地來買它的，每天增加重價恐怕更加買不到。如今被拋棄在這荒僻的永州，連農民、漁夫走過也瞧不上眼，售價只有四百文錢，一連幾年也賣不出去。而我和深源、克己獨獨爲了得到它而高興，這大概是它真的走運吧！我把這篇文章寫在石碑上，用來祝賀這小丘的好運道。

（汪賢度）

【注釋】

〔1〕西山：在永州（今湖南零陵縣）城西五裡。〔2〕鉏耒：燙鬥。因潭形似燙鬥，故名鉏耒潭。〔3〕浚：深。魚梁：阻水的壩，中間留有空缺，可放置捕魚的竹簍。〔4〕偃蹇（jǐǎn簡）：曲折起伏的樣子。〔5〕嶽（qīn欽）然：山石聳立的樣子。〔6〕羆（pí皮）：熊的一種，體形比熊大，俗稱人熊。〔7〕李深源、元克己：二人均爲柳宗元友人。李深源名幼清，原任太府卿。元克己原任侍御史。二人此時同貶居永州。〔8〕刈（yì意）：割。〔9〕清泠（líng零）：清澈明淨。〔10〕（yín g 營）：泉水聲。〔11〕匝旬：周旬，即十天。〔12〕澧（fēng豐）：在今陝西戶縣東，周文王建都處。鎬（hào浩）：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南，周武王建都處。鄠：今陝西戶縣。杜：亦稱杜陵，在今西安市東南。以上四地都是唐都長安附近豪門貴族聚居之地。〔13〕賈：同“價”。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唐〕柳宗元

【題解】本篇是“永州八記”中的第四篇遊記。

文章著力摹寫小石潭及其周圍幽深冷寂的景色和氣氛，從中透露出作者貶居生活中孤淒悲涼的心情，是一篇情景交融的佳作。

對潭中游魚的刻劃雖只寥寥幾句，卻極其準確地寫出潭水空明澄澈的程度和遊魚的形神姿態，其生動傳神的筆觸、繪聲繪影的手段，令人歎為觀止。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1〕，為嵚為岩〔2〕。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3〕；俶爾遠逝〔4〕；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鬥折蛇行〔5〕，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游者吳武陵、龔右〔6〕，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選自中華書局校點本《柳宗元集》

從小丘向西走一百二十步，隔著一片竹林，聽到有流水聲，那清脆的聲音如環佩叮叮，心裡不禁暗暗高興。在竹叢中砍出一條通道，鑽過去俯身見有一個小潭，潭水非常清澈。小潭由整塊的巨石作底，近岸邊石底上卷露出水面，形成一處處突出水面的高低、島嶼、高岩、巨石。小潭四周綠樹翠藤，交織攀纏如網，參差懸垂，搖曳多姿。潭裡大約有一百多條魚，都好像懸空而遊毫無依託似的。陽光一直照到水底，那魚的影子點點映在潭底石上，呆呆地一動也不動；忽然尾巴一扭遊到遠處，往來倏忽，好象在和遊人取樂。

向小潭的西南方眺望，只見一條曲折蜿蜒的小溪，時隱時現。溪岸犬牙交錯，無法探知它的源頭。坐在潭邊，四面竹樹環抱，寂寥無人，那幽深悲涼的氣氛，簡直蝕骨傷神。由於這地方環境太冷清，不可久居，所以留下標誌就離開了。

這次同游的有吳武陵、龔右，我堂弟宗玄；跟著同去的是崔家兩少年，一個叫恕己，一個叫奉壹。

（汪賢度）

【注釋】

〔1〕坻（c h í 池）：水中高地。〔2〕巖（k ā n 堪）：高深的山岩。

〔3〕佺（c h ī 翅）：癡呆的樣子。〔4〕俶（c h ù 觸）爾：動的樣子。

〔5〕鬥折：象北斗星那樣曲折。〔6〕吳武陵：信州（今江西上饒）人，唐憲宗元和初年進士，因罪被貶永州，與柳宗元交好。龔右：有些版本作龔古，生平不詳。

小石城山記

〔唐〕柳宗元

【題解】本文是“永州八記”中的最後一篇。

文章的前半段描寫小石城山的奇異景色，後半段借景抒情，以佳勝之地被埋沒不彰比喻自己徒有經邦濟世之才卻橫遭斥逐，蟄居蠻荒，英雄無用武之地。字裡行間，隱隱含有對當時最高統治者昏聩不明的強烈譏刺。

自西山道口徑北，逾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1〕。其上爲睥睨梁之形〔2〕，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3〕，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4〕，及是愈以爲誠有。有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5〕，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餘未信之。

——選自中華書局校點本《柳宗元集》

從西山路口一直向北走，越過黃茅嶺往下走，有兩條路：一條向西，走過去尋找風景卻毫無所得；另一條稍爲偏北又折向東去，只走了四十丈，

路就被一條河流截斷了，有一座石山橫擋在這條路的盡頭。石山頂部天然生成女牆和棟樑的形狀，旁邊又凸出一塊好象堡壘，有一個洞象門。從洞往裡探望一片漆黑，丟一塊小石子進去，咚地一下有水響聲，那聲音很宏亮，好久才消失。石山可以盤繞著登到山頂，站在上面望得很遠。山上沒有泥土卻長著很好的樹木和竹子，而且更顯得形狀奇特質地堅硬，竹木分佈疏密有致、高低參差，好象是人工特意佈置的。

唉！我懷疑上帝的有無已很久了，到了這兒更以為上帝確實是有的。但又奇怪他不把這小石城山安放到人煙輻湊的中原地區去，卻把它擺在這荒僻遙遠的蠻夷之地，即使經過千百年也沒有一次可以顯示自己奇異景色的機會，這簡直是白耗力氣而毫無用處，神靈的上帝似乎不會這樣做的。那麼上帝果真沒有的吧？有人說：“上帝之所以這樣安排是用這佳勝景色來安慰那些被貶逐在此地的賢人的。”也有人說：“這地方山川鐘靈之氣不孕育偉人，而唯獨凝聚成這奇山勝景，所以楚地的南部少出人材而多產奇峰怪石。”這二種說法，我都不信。

（汪賢度）

【注釋】

〔1〕垠（yín 銀）：邊界。〔2〕睥睨（pì nì 避逆）：城牆上的小牆，亦稱女牆。（lì 麗）：棟。〔3〕數（cù 醋）：密。〔4〕造物者：指創造萬物的上帝。〔5〕更（gēn g 耕）：經歷、經過。伎：同“技”；技藝、長處。

阿房宮賦

〔唐〕杜牧

【作者介紹】杜牧（803—852 年）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孫。唐文宗太和二年（828 年）進士。爲弘文館校書郎。曆監察御史、膳部、比部及司勳元外郎，黃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官終中書舍人。早年頗有抱負，主張削平藩鎮，抗擊吐蕃，回紇統治集團的侵擾，加強國防，以拯救日趨衰敗的唐王朝，晚年漸趨保守消極。

杜牧詩文兼擅，是晚唐著名作家。他的散文以議論見長，氣勢縱橫，敢於論列軍國大事，指陳時弊，具有較強的現實性，繼承了韓、柳派古文家的優良傳統。他的詩意境清新，風格豪健俊爽，在晚唐輕浮豔麗的文壇上獨樹一幟。後人因稱他爲“小杜”，以繼杜甫；又因和李商隱齊名，被稱爲“小李杜”。

【題解】阿房宮，秦宮名，遺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南。秦始皇統一中國，認爲首都咸陽的宮殿太小，便大興土木，於西元前二一二年，發徒卒七十餘萬人，在渭水南面營造阿房宮，“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史記·秦始皇本紀》）。宮未建成，秦國滅亡。項羽攻入咸陽，放火焚毀。阿房，猶言近旁。“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旁”（《漢書·賈山傳》顏師古注）。也有說因其形“四阿房廣”（言四角有曲簷）而得名。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啓》中說：“寶曆（唐敬宗年號）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樊川文集》卷十六）可見這是借秦警唐之作，目的在於通過寫阿房宮事總結亡秦

教訓，使唐敬宗李湛引爲鑒戒：統治者橫徵暴斂，荒淫無度，其結果只能是民怨沸騰，國亡族滅。

這篇賦充分體現了唐代文賦的特點，即描寫和議論緊密結合。前面極力鋪敘渲染宮殿歌舞之盛，宮女珍寶之多，人民痛苦之深，既誇張，又富於想像，且比喻奇巧新穎。後面發議論，回環往復，層層推進，見解精闢，發人深省。語言上駢散兼行，錯落有致，詞采瑰麗，聲調和諧，一掃漢賦那種平板單調的弊病，成爲古代賦體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六王畢〔1〕，四海一。蜀山兀〔2〕，阿房出。覆壓三百餘裡〔3〕，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4〕，直走咸陽〔5〕。二川溶溶〔6〕，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7〕，簷牙高啄。各抱地勢，勾心鬥角。盤盤焉〔8〕，囷囷焉〔9〕，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10〕。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11〕，不霽何虹〔12〕？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台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妃嬪媵嬙〔13〕，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14〕，朝歌夜弦，爲秦宮人。明星煢煢，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15〕；煙斜霧橫，焚椒蘭也〔16〕。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17〕，杳不知其所之也〔18〕。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19〕，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20〕。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21〕，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鑊玉石〔22〕，金塊珠礫。棄擲邈迤〔23〕，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鎔錙〔24〕，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25〕，多於南畝之農夫〔26〕；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27〕；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28〕；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29〕；管弦嘔啞〔30〕，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31〕，日益驕固。戍卒叫〔32〕，函穀舉〔33〕，楚人一炬〔34〕，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35〕，誰得而族滅也〔36〕？秦人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選自《四部叢刊》本《樊川文集》

六國滅亡，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伐光了蜀山的樹木，阿房宮才蓋起來。阿房宮占地三百多裡，樓閣高聳，遮天蔽日。從驪山之北構築宮殿，曲折地向西延伸，一直修到秦京咸陽。渭水和樊川兩條河，水波蕩漾地流入宮牆。五步一棟樓，十步一座閣。走廊曲折象綵帶一般回環，飛簷象禽鳥在高處啄食。樓閣各依地勢的高下而建，像是互相環抱，宮室高低屋角，象鉤一樣聯結，飛簷彼此相向，又象在爭鬥。盤旋地、曲折地，密接如蜂房，迴旋如水渦，不知矗立著幾千萬座。長橋橫臥在渭水上，人們看了要驚訝：天上沒有雲，怎麼出現了龍？複道橫空而過，彩色斑斕，人們看了要詫異：不是雨過天晴，哪裡來的彩虹？樓閣隨著地勢高高低低，使人迷糊，辨不清東西方向。臺上歌聲悠揚，充滿暖意，使人感到有如春光那樣和煦。殿

中舞袖飄拂，好象帶來陣陣寒意，使人感到風雨交加那樣淒冷。就在同一天，同一座宮裡，氣候竟會如此不同。

那些亡了國的妃嬪和公主們，辭別了自己國家的樓閣、宮殿，被一車車送來秦國，日夜獻歌奏樂，成了秦國的宮人。星光閃爍，原來是她們打開了梳妝鏡子；綠雲繚繞，原來是她們正在早晨梳理髮髻；渭水河面上浮起一層垢膩，是她們倒掉的殘脂剩粉；空中煙霧瀰漫，是她們在焚燒椒蘭香料。皇帝的宮車馳過，聲如雷霆，使人驟然吃驚；聽那車聲漸遠，也不知馳到哪兒去了。宮人們用盡心思修飾容貌，打扮得極其嬌媚妍麗，耐心地久立遠視，盼望皇帝能親自駕臨。可是有許多宮女整整等了三十六年，還未見到皇帝。燕、趙收藏的財寶，韓、魏聚斂的金玉，齊、楚搜求的珍奇，這都是多少世代、多少年月以來，從人民那裡掠奪來的，堆積得如山一樣。一旦國家滅亡，不能佔有了，統統運進了阿房宮。在這裡把寶鼎看作鐵鍋，美玉當石頭，又視黃金為土塊，珍珠為沙石，隨意丟棄，秦人看見了也不覺得可惜。

唉！一個人的心，也就是千萬個人的心。秦始皇喜愛奢侈，老百姓也顧念自己的家業。為什麼搜刮人民的財物一分一厘都不放過，揮霍時卻象泥沙一樣毫不珍惜呢？阿房宮中的柱子，比田裡的農夫還多；架在梁上的椽子，比織布機上的女工還多；建築物上的釘頭，比糧倉裡的粟粒還多；橫直密佈的瓦縫，比身上衣服的線縫還多；欄杆縱橫，比天下的城郭還多；嘈雜的器樂聲，比鬧市的人說話聲還多。秦統治者窮奢極侈，使天下的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秦始皇這個獨夫，卻越來越驕橫頑固。於是，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四方回應，劉邦攻破函谷關，項羽放了一把火，可惜富麗堂皇的阿房宮變成了一片焦土。

唉！滅亡六國的是六國自己，而不是秦國；滅亡秦國的是秦國自己，而不是天下百姓。唉！如果六國統治者都是愛護本國人民，那麼就有足夠的力量抗拒秦國。如果秦國統治者同樣能愛護六國的人民，那麼秦就能從三世傳下去，甚至可以傳到萬世，都為君王，誰還能滅掉秦國呢？秦統治者來不及為自己的滅亡哀歎，只好讓後世的人為他們哀歎；後世的人如果只是哀歎而不引為鑒戒，那麼又要讓再後世的人為他們哀歎了。

（馮海榮）

【注釋】

〔1〕六王：指戰國時齊、楚、燕、韓、趙、魏六國之君。〔2〕兀（wù 霧）：突兀，指山上樹林砍盡，只剩下光禿的山頂。〔3〕覆壓：覆蓋。三百餘裡：指宮殿占地面積大。《三輔皇圖》載：阿房宮“規恢三百餘裡”。〔4〕驪山：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南。構：建築。〔5〕走：趨向。咸陽：秦朝的國都。〔6〕二川：指渭水和樊川。渭水源出甘肅，流經陝西省；樊川即樊水，灞水的支流，在今陝西省。〔7〕廊腰：走廊中間的轉折處。縵，無花紋的絲綢。〔8〕盤盤：盤旋。焉，猶“然”。〔9〕困困（jūn 君）：曲折。〔10〕矗：高聳。落：座、所，建築物的單位量詞。一說指院落、院子。〔11〕複道：宮中樓閣相通，上下都有通道，稱複道。因築在山上，故稱行空。〔12〕霽（jì 寄）：雨止雲開。〔13〕妃：帝王的妾，太子王侯的妻。嬪（pín 貧）：宮中女官。媵（yìn g 映）：後妃陪嫁的女子。嬙（qián g 強）：宮中女官。〔14〕輦（niǎn 碾）：古代貴族乘坐的人力車。此用作動詞，乘車。〔15〕脂水：洗胭脂的水。〔16〕椒、蘭：

兩種芳香植物。〔17〕輶（lù 鹿）輶：車聲。〔18〕杳（yǎo 咬）：遠。

〔19〕望幸：盼望皇帝到來。幸，封建時代稱皇帝親臨為幸。〔20〕秦始皇在位共三十六年多（前 246—前 210），在兼併六國前自不能羅致諸侯子女，這裡是誇張。〔21〕其人：其民。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諱，以“人”代“民”。〔22〕鼎：古代一種三足兩耳的貴重器物。鑪（c h ē n g 稱）：鐵鍋，三足。〔23〕邐迤（lǐ yǐ 裡以）：接連不斷。這裡是說到處都是。

〔24〕鎰銖（zī z h ū 資朱）：古時的重量單位。《說文》：六銖為鎰。此極言微小。〔25〕負棟：支撐棟樑的柱子。〔26〕南畝：泛指農田。〔27〕庾：糧倉。〔28〕帛縷：絲綢衣服上的紗線。〔29〕九土：九州，指全國。郭：外城。〔30〕管弦：指簫笙、琴瑟等樂器。嘔啞：樂器發出的聲音。

〔31〕獨夫：喪盡人心的暴君，指秦始皇。〔32〕戍卒叫：指陳勝、吳廣在謫戍漁陽途中，於大澤鄉振臂一呼，率眾起義。〔33〕函穀舉：指劉邦攻破函谷關。舉，攻破，拔取。〔34〕楚人一炬：西元前二〇六年，項羽入咸陽，殺秦將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史記·項羽本紀》）。楚人，指項羽。項羽是楚將項燕的後代，故稱楚人。〔35〕遞三世：傳至第三代。〔36〕族滅：即滅族。古有滅三族、九族、十族的酷刑。此指秦朝徹底覆滅。

書褒城驛壁

〔唐〕孫樵

【作者小傳】孫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關東（函谷關以東）人，具體郡縣已不可知，生卒年亦不詳。唐宣宗大中九年（855）進士，授中書舍人。黃巢起義軍入長安，隨僖宗奔岐、隴，遷職方郎中。孫樵是唐代後期著名的散文家，“幼而工文”。對古代典籍“常自探討”（《孫可之集·自序》），並自稱“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韓吏部退之”（《與王霖秀才書》）。其文語多諷刺，以奇崛見稱。有《孫可之集》。

【題解】這是一篇諷刺性雜文。作者借褒城驛的由雄大宏麗而變爲荒蕪殘破的現實，抒發了對當時吏治敗壞的感慨。文章揭露了地方官吏怠惰貪婪，不理政務，視州縣爲驛站，因而造成百姓困頓，這在晚唐有一定現實意義。作者認爲產生這一社會弊病的緣由，在於朝廷任用非人和官制不善，這亦可謂有識之見。文章首尾兩段敘事，行文簡潔；中間兩段記言，其意重在說明州縣同於驛站。議論中肯，語言辛辣，寓意深刻，是本文的主要特色。褒城，唐屬興元府，即今陝西勉縣。驛，古代遞送公文或來往官員投宿、換馬的處所。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汙；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1〕，烏睹其所謂宏麗者？

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曾牧梁州〔2〕，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3〕，

龍節虎旗，馳驛奔輶〔4〕，以去以來，轂交蹄劇〔5〕，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7〕；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8〕，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9〕？”

語未既，有老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10〕，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經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于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當饑飽鮮，囊帛櫝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耶？矧更代之隙〔11〕，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

予既揖退老叟，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選自《四部叢刊》本《孫樵集》

褒城驛號稱全國第一，到我親眼所見，看其池水，淺濁而骯髒；看其

船隻，破碎而擱沉；庭院臺階十分荒蕪，堂房廊屋都很殘破，哪裡看得到它所謂的宏大壯麗呢？

向管理驛站的官吏詢問，他們則說：“忠穆公嚴震曾擔任梁州州牧，因為褒城控制著通往兩個節度使治所的要道，各式各樣的旌節旗幟來來往往，傳遞公文的人員騎著馬，出差的官吏乘著車，或來或去，車馬往來絡繹不絕，所以擴大驛館建築，以顯其雄偉宏大。褒城驛在當時看上去是比其他驛站都壯觀。而且一年中到褒城驛站來歇宿的賓客不少於幾百人，他們只要夜間得到住宿，餓了能得到飽食，全都是暮來朝去，哪有顧念愛惜之心呢？至於撐船，一定要到篙折、舷破、頭碎然後停止；釣魚，一定要到水幹、泥混、魚盡才肯甘休。甚至還有人在靠窗的長廊或小屋裡喂馬，把驛館的中堂作為獵鷹的棲息之所，這些都是房屋汙損、器物毀壞的原因。遇上職位低的官吏，其隨從雖然氣性猛烈，還可以制服；遇上職位高的官吏，其隨從則更加兇暴蠻橫，難於阻止。因此褒城驛日見破損，與以前大不相同。我們八九人，雖然也曾在供給來往者膳食的餘暇，用一小部分時間盡力修繕，但又怎能補救幾十幾百人的破壞呢？”

管理驛站的官吏的話還沒有講完，有個老農在旁笑了，並說：“現在所有的州縣都象驛站一樣。我聽說唐玄宗開元年間，天下財物豐富，人口眾多，號稱太平，行走千里的人不用攜帶糧食，有了子孫的人還不知道兵器為何物。現在天下無戰爭，但有戶籍的居民卻一天天減少；邊境沒有被侵佔遭蠶食的憂患，但開墾的荒地日益減少。百姓生活日益窮苦，國家財力日益困難，這是什麼原因呢？凡和皇帝一起治理天下的，是那些刺史縣令，他們直接瞭解人民的生活，因而便於貫徹政令。現在政府委派官吏，既已經率任命刺史縣令，而且又在短時間內一再更換。況且刺史縣令的任期，

時間長的三年更換一次，時間短的一兩年內更換兩次，因此州縣的政務，如有不利於百姓之處，應該可以出主意改掉那些嚴重的情況，但在任的刺史則說：‘明人我即離職，何必如此。’在任的縣令也說：‘明日我即卸任，何必如此。’他們在愁悶的時候就喝濃烈的美酒，在饑餓的時候就吃精美的肉食，只等囊中放滿了綢緞，櫃中裝足了金銀，任期結束就志得意滿地離去。”唉！州縣難道果真是驛站嗎？況且當新舊官員交替之時，狡猾的胥吏乘機放肆地做奸惡欺詐的事，以欺騙州縣呢！象這樣下去，而希望百姓生活不窮苦，國家財力不困難，有戶籍的居民不減少，開墾的土地不缺乏，難啊！——

我送走老農之後，把他的話整理了一下，寫在褒城驛的屋壁上。

（宋心昌）

【注釋】

〔1〕庭除：庭院和臺階。堂廡：中堂及堂下四周房屋。〔2〕忠穆公：指嚴震。嚴震在唐德宗時任山南西道節度使，死後諡忠穆。梁州：唐山南西道屬古梁州。〔3〕二節度治所：一指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所南鄭縣與（今陝西省漢中市）：一指鳳翔節度使治所天興縣（今陝西省鳳翔縣）。〔4〕輶（yáo搖）：古代使者所乘輕便馬車。〔5〕轂交蹄磨（mó摹）：車轂交錯，馬蹄摩擦，極言車馬之多。磨，磨擦。〔6〕視：比。〔7〕鷁（yì益）：水鳥，古代多以畫飾船頭。此即指船頭。〔8〕隼（z hǔn准）：鷹一類的猛禽，此指馴養的獵鷹。〔9〕其：豈。〔10〕疆場（yì益）：邊境。〔11〕矧（shěn審）：況且。

英雄之言

〔唐〕羅隱

【作者小傳】羅隱（833—909），字昭諫，新城縣（今浙江富陽縣）人。他一生經歷了晚唐文宗至哀宗七個朝代，目睹並身歷唐王朝從衰敗到滅亡的過程。據《舊五代史·羅隱傳》載，他早有才名，“詩名于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事部分中第”。這“譏諷”，顯然就是出於他對現實的不滿。事實上，不僅是詩，他的文章也飽含譏諷。由於十次參加進士考試，都遭到失敗，使他更是憤世嫉俗，在詩文中形成一種嘲諷的筆調和批判的風格。爲了應付考試，他“隨貢部以悽惶，將帖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謝湖南于常侍啓》）。爲了謀生，他更不得不奔走四方，投靠地方郡守，謀求一個幕僚佐吏之職，所謂“命薄地卑，一十二年，看人變化，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湖南應用集序》）。因爲這是他的自我寫照，便只有沉痛之言，沒有嘲諷意味了。最後，他五十五歲的時候，回到故鄉浙江。節度使錢鏐委任他作掌書記、節度判官等職。朱溫篡奪唐朝政權，建立梁朝，羅隱勸說錢鏐舉兵討伐，說：“縱不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見《吳越備史》）羅隱把朱溫稱爲“賊”，固然表明他忠於唐朝的正統思想，但也表明他對殘民以逞的軍閥的憎恨。相比之下，同是割據稱雄的錢鏐，對待他所統治地區的人民尚是寬仁的，所以羅隱把征討逆賊朱溫的希望寄託於他。但錢鏐不能聽從。

羅隱的著作有：《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已佚）及《譏書》等。雍文華校輯的《羅隱集》，是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

書》之一，收集羅隱現存作品（也有個別偽作），較為完備。

【題解】這篇《英雄之言》是《讒書》中的一篇。《讒書》是羅隱自編的雜文集，共五卷六十篇文章（缺二篇），編次於唐懿宗鹹通八年（867），這年羅隱三十四歲。據他的自序，書名《讒書》，乃是“自讒（自我譏諷）”的意思。又說他著書的原因和目的，在於“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可見他名為“自讒”，實際則是“警世”。全書思想敏銳，筆鋒凌厲。

《英雄之言》所批評的是借“救民塗炭”口號而竊取政權的帝王們的本性。在他看來，搶財物的是強盜，取國家的也是強盜。他舉漢高祖劉邦與楚霸王項羽為例，他們奪取天下的本心，不過是羨慕覬覦秦始皇的“靡曼驕崇”，一個是想住進他的宮殿，一個是想坐上他的寶座，如此而已。這種對於封建帝王起事創業的揭發，無疑是大膽而辛辣的，在當時更是針對性很強的。晚唐藩鎮割據，群雄蜂起，個個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這些人有許多本來就是“群盜”出身。因此，如果說羅隱這篇文章，揭發的就是當時這批竊國大盜，也是可以的。全篇短短二百來字，以簡捷警策取勝，代表晚唐犀利激勃的文風。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1〕，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屨焉〔2〕，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遜之心〔3〕、正廉之節〔4〕，不常其性耳〔5〕。2 視玉帛而取之者〔6〕，則曰牽於寒餓〔7〕；視家國而取之者，則曰救彼塗炭〔8〕。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9〕，楚籍則曰“可取而代之”〔10〕。意彼未必無退遜之心、正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11〕，然後生其謀

耳。爲英雄者猶若是，

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遊〔12〕，不爲人所窺〔13〕者，鮮也。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羅隱集》

物品的所以有隱藏不露的，是爲了防備盜賊。人也是一樣。盜賊也是人，同樣要戴帽穿靴，同樣要穿著衣服。他們與常人有所不同的，是安分忍讓的心與正直不貪的品格，這種美好的本性不能長久保持不變罷了。看見財寶就要竊取的，說我這是出於寒冷饑餓；看見國家就要竊取的，說我這是拯救百姓的困苦。出於寒冷饑餓原因的人，不用去多說；了拯救百姓困苦的人，應該以百姓的心爲心。但是漢高祖劉邦卻說：“我的住室應該象秦皇這樣。”楚霸王項羽也說：“秦皇可以取而代之。”想來他們並不是沒有安分忍讓的心與正直不貪的品格，可能是因爲看到了秦皇的奢華尊貴，然後產生了取而居之與取而代之的想法。象他們這樣的英雄尙且如此，何況普通的人呢？所以說高大的宮室與放縱的遊樂，不爲人們所羨慕覬覦，那是太少了。

（錢伯城）

【注釋】

物：物品，指貴重的物品。韜晦：隱藏不露。韜：藏匿。晦，晦跡，躲藏起來。〔2〕冠履（jù 句）：戴帽穿鞋。履：鞋子、靴子，一作履。冠履原是名詞，這裡作動詞用。下文的“衣服焉”，也是同樣的用法。〔3〕

退遜之心：謙退忍讓的心指安分守己，不作非分之想。〔4〕正廉之節：正直不貪的品格。指做人的高尚人品。〔5〕不常其性：這種美好的本性不能永久保持。這是文言文常有的倒裝句法，原意應是“其性不常”。不常，不能長久不變的意思。“常”是形容詞作動詞用。〔6〕玉：寶玉。帛：綢製品。玉帛在春秋時代作為諸侯會盟時的禮物，後代作為財寶的總稱。〔7〕牽於：出於、受制於。這句可譯作“受……所牽引”。晚唐作家寫文章愛用生硬語或生僻語，這是一例。〔8〕塗炭：困苦。塗：泥土。炭：火燒成的黑炭。生靈塗炭就是人民的困苦象陷泥墜火一樣。〔9〕西劉：指漢高祖劉邦，他建都長安，稱為西漢。居宜如是：據《史記》和《漢書》所載，劉邦做泗水亭長的時候，去京城咸陽出差，見到秦始皇出遊，歎息道：“大丈夫當如此也！”後來起兵，率先攻進咸陽，“欲止宮休舍”，打算住進秦皇宮殿，被樊噲、張良諫止。羅隱這裡說劉邦講過“居宜如是”的話，大概就是指的反一件事。〔10〕楚籍：西楚霸王項羽。項羽名籍，羽是他的字。“可取而代之”：項羽年輕時，隨叔父項梁在吳中（今蘇州），一同觀看秦始皇的出遊，說道：“彼可取而代之！”見《史記·項羽本紀》。〔11〕蓋：可能是、大概是。在文言文中，“蓋”字一般用來承接上文，提起下文。靡曼驕崇：奢華尊貴。靡曼原意是奢侈華麗，驕崇有姿意尊貴享受的意思。〔12〕峻宇逸遊：高大的宮室與放縱的遊樂。指帝王的居住與遊樂。〔13〕窺：窺視。這裡指羨慕、覬覦。

待漏院記

〔宋〕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嚶嚶鑾聲。金門未辟，玉漏倂滴。徹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厘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也，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怏怏，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

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下死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複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爲文，請志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選自《四部叢刊》本《小畜集》

天道不說話，而萬物卻能順利生長，年年有所收成，這是爲什麼呢？那是由於掌握四時、五行的天官們使風雨調暢的結果。皇帝不說話，而人民和睦相親，四方萬國安寧，這是爲什麼呢？那是由於三公商討了治國綱要，六卿職責分明，伸張了皇帝的教化的結果。所以我們知道，國君在上清閒安逸，臣子在下勤于王事，這就是效法天道。古代的賢相名臣善於治理國家的，從皋陶、夔到房玄齡、魏征，是屈指可數的。這些人不但有德行，而且都勤勞不懈。早起晚睡爲國君效力，連卿大夫都是如此，何況宰相呢！

朝廷從建國初即沿襲前代的制度，在丹鳳門西邊設立宰相待漏院，這是表示崇尚勤於政務。當朝見之所的門樓上映著一線曙光，東方還未大亮時，宰相就動身啓行，儀仗隊的燈籠火把照耀全城。宰相駕到，馬車鈴聲叮叮，富有節奏。這時宮門未開，玉漏聲殘，侍從撩開車上帷蓋，主人下車到待漏院暫息。在等候朝見之際，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

有的在想，萬民尚未安寧，考慮怎樣使他們平安；各方少數民族尚未歸順，考慮怎樣使他們前來歸附。戰事未息，怎樣使它平息；田園荒蕪，怎樣使人們去開墾。德才兼備之人尚未任用，我怎樣推薦他們；奸人在朝，我怎樣貶斥他們。天時不正，災害不斷，我願意辭去相位，向上天禱告以消災滅害；各種刑罰未能息置，欺詐行為不斷發生，我將請求修養德行以加強治安。懷著深深的憂慮，等待天明入宮。宮門開後，善聽各方意見的天子離得很近。宰相向皇帝奏明瞭意見，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於是世風清平，百姓因此而富裕。如能這樣，宰相位居百官之上，享受優厚的俸祿，那就不是僥倖而得，而是完全應該的。

有的在想，我有私仇未報，考慮怎樣斥逐仇敵；有舊恩未報，考慮怎樣使恩人榮華富貴。考慮著金錢美女，怎樣到手；車馬玩物，怎樣取得。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權勢，我便考慮如何提拔他們；正直之臣直言諫諍，我便考慮怎樣貶謫他們。三時各地報告災情，皇上憂慮，我便考慮怎樣用花言巧語取悅皇帝；眾官枉法，國君聽到怨言，我便考慮怎樣奉承獻媚求得皇上的歡心。他為私事思緒紛亂，強自坐著假睡。宮門開了，金殿上龍目四顧，宰相提出建議，皇上被他蒙惑，政權由此而毀壞，皇位也因此而動搖。如果這樣，那麼即使宰相被打入死牢，或流放遠地，也不是不幸，而是完全應該的。

因此可以懂得，一國之政，萬人之命，系于宰相一人，難道可以不謹慎以待嗎？還有一種宰相，他們沒有惡名聲，也沒有好名聲，隨波逐流時進時退，竊取高位貪圖利祿，濫竽充數而保全身家性命，也是不足取的。

石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寫此文，希望能把它記錄在待漏院壁上，用以

告誡執政的大臣。

（丁如明）

黃岡竹樓記

〔宋〕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秦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闐遼夤，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清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聞竹工雲：“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選自《四部叢刊》本《小畜集》

黃岡地方盛產竹子，大的粗如椽子，竹匠剖開它，削去竹節，用來代替陶瓦，家家房屋都是這樣，因為竹瓦價格便宜而且又省工。

子城的西北角上，矮牆毀壞，長著茂密的野草，一片荒穢，我因而就地建造小竹樓兩間，與月波樓相接連。登上竹樓，遠眺可以盡覽山色，平視可以將江灘、碧波盡收眼底。那清幽靜謐、遼闊綿遠的景象，實在無法一一描述出來。夏天宜有急雨，人在樓中如聞瀑布聲；冬天遇到大雪飄零也很相宜，好象碎瓊亂玉的敲擊聲；這裡適宜彈琴，琴聲清虛和暢；這裡適宜吟詩，詩的韻味清雅絕妙；這裡適宜下棋，棋子聲丁丁動聽，這裡適宜投壺，箭聲錚錚悅耳。這些都是竹樓所促成的。

公務辦完後的閒置時間，披著鶴氅，戴著華陽巾，手執一卷《周易》，焚香默坐于樓中，能排除世俗雜念。這裡江山形勝之外，但見輕風揚帆，沙上禽鳥，雲煙竹樹一片而已。等到酒醒之後，茶爐的煙火已經熄滅，送走落日，迎來皓月，此亦是謫居生活中的一大樂事。那齊雲、落星兩樓，高是算高的了；井幹、麗譙兩樓，華麗也算是非常華麗了，可惜只是用來蓄養妓女，安頓歌兒舞女，那就不是風雅之士的所作所爲了，我是不贊成的。

我聽竹匠說：“竹制的瓦只能用十年，如果鋪兩層，能用二十年。”唉，我在至道元年，由翰林學士被貶到滁州，至道二年調到揚州，至道三年重返中書省，咸平元年除夕又接到貶往齊安的調令，今年閏三月來到齊安郡。四年當中，奔波不息，不知道明年又在何處，我難道還怕竹樓容易敗壞嗎？希望接任我的人與我志趣相同，繼我愛樓之意而常常修繕它，那

麼這座竹樓就不會朽爛了。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撰記。

（丁如明）

岳陽樓記

〔宋〕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鬱鬱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選自《四部叢刊》本《範文正公集》

慶曆四年春天，滕子京降級到巴陵當郡守。到了第二年，便做到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於是他就重修岳陽樓，擴充其舊有的規模，又把唐代詩人和今人的詩賦刻在上面。叫我寫一篇文章來記述這件事。

我看那巴陵郡最美的景致，都集中在洞庭湖上。它口中像是含著遠山，腹內好似吞吐著長江，浩浩湯湯，無邊無岸。清晨陽光燦爛，傍晚暮靄沉沉，氣象真是千變萬化。這些都是岳陽樓的宏偉壯觀啊！前人已經說得很詳細了。那麼，我想說的是，它向北可以溝通巫峽，往南可以到達瀟水和湘江，貶謫到邊遠地區的官吏和詩人，大多在這裡聚會，他們觀賞自然風光的心情，能不因各自的遭遇而有所不同嗎？

在那陰雨綿綿、連月不晴的日子裡，陰風發著怒吼，濁浪騰空而來，太陽和星星隱沒了光芒，高山峻嶺掩藏了雄姿。商人和旅客不敢上路，帆檣被吹倒，船槳被折斷。傍晚時節，一片幽暗，虎在咆哮，猿在哀鳴。此刻登上這座樓啊，便有離開故國、懷念家鄉、擔心讒言、害怕攻訐的情緒湧上心頭。舉目一片蕭條冷落，不禁感到無限悲涼了。

到了春風和煦、陽光明媚的時節，湖上風平浪

靜，天光水色，在萬頃碧波之上連成一片。沙鷗或飛或停，錦鱗游來遊去。岸上的香草，散發著濃郁的香氣；灘上的幽蘭，搖曳著茂盛的花葉。

於是漫天煙霧，掃蕩一空；皓皓明月，清輝千里。水面上浮動的光圈，象跳躍著萬點金星；月影停留在靜止的水中，又像是一塊圓圓的玉璧。漁船上飄來此唱彼和的漁歌，悠悠揚揚；這是多麼快樂啊！此刻登上這座樓，便覺得心情開朗，精神愉快，可以暫時忘記一切榮譽和恥辱，當風舉酒，真是喜氣洋洋啊！

可歎哪！我曾經琢磨過古時候志士仁人的內心，也許與以上兩種心情有所不同吧。爲什麼呢？他們不因爲外物的影響而感到可喜，也不因爲自己的遭遇而覺得悲哀。居於朝廷的高位，則爲他們的百姓擔憂；退身于遼遠的江湖，則爲他們的君主憂慮。這真是進也憂，退也憂。那麼什麼時候才會快樂呢？他們一定會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啊。唉，除了這樣的人，我還將崇敬誰呢？

時爲慶曆六年九月十五日。

（徐培均）

朋黨論

〔宋〕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跡，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選自《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

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一般說來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爲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團結爲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

但是臣以爲：小人並無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麼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爲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並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爲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麼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爲國家做事，那麼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末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結爲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等十六人結爲一個朋黨。舜輔佐堯，斥退“四凶”的小人朋黨，而進用“元、愷”的君子朋黨，唐堯的天下因此得到大治。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於朝廷。他們互相推舉，互相謙讓，一共二十二人結爲一個朋黨。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書》上說：“商紂有億萬臣，是億萬條心；周有三千臣，卻是一條心。”商紂王的時候，億萬人各存異心，可以說不成朋黨了，但是紂王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後漢獻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把他們視作“黨人”。等到黃巾賊來了，漢王朝大亂，然後才悔悟，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時，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黃河，說什麼“這些人自命爲清流，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爲朋黨的，誰也不及商紂王；能禁絕好人結爲朋黨的，誰也不及漢獻帝；能殺害“清流”們的朋黨的，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但是後世並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矇騙，卻讚美虞舜是聰明的聖主，原因就在於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時，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作爲朋黨又多又大的，誰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原因就在於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

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爲君主的可以做爲借鑒了。

（胡中行）

釋秘演詩集序

〔宋〕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游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

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歡然無所間。曼卿隱于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

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舐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崢，江濤洶湧，

甚可壯也，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選自《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

我年輕時因考進士寄居京城，因而有機會遍交當時的賢者豪傑。不過我還認爲：國家臣服統一了四方，停止了戰爭，休養生息以至天下太平了四十年，那些無處發揮才能的智謀雄偉不尋常之人，就往往蟄伏不出，隱居山林，屠宰販運，必定有老死其間而不被世人發現的，想要跟從訪求他們，與之結交而不可得。後來卻認識了我那亡友石曼卿。

曼卿的爲人，胸懷開闊而有志，今人不能用他的才能，曼卿也不肯委屈自己遷就別人。沒有施展志向的地方，就往往跟布衣村民飲酒嬉戲，鬧得痛快顛狂也不滿足。因此我懷疑所謂蟄伏而不被發現的人，或許會在親<bzgwgz_014/bz>的玩樂中得到。所以常常喜歡跟從曼卿遊玩，想借此暗中訪求天下奇士。

和尚秘演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夠將自己遺棄在世俗之外，以崇尚氣節爲高。兩個人相處融合毫無嫌隙。曼卿在酒中隱身，秘演則在佛教中隱身，所以都是奇男子。然而又都喜歡做詩自我娛樂。當他們狂飲大醉之時，又唱又吟，又笑又叫，以共用天下的樂趣，這是多麼豪邁啊！當時的賢士，都願意跟從他們交遊，我也常常上他們家。十年間，秘演北渡黃河，東到濟州、鄆州，沒有遇上知己朋友，困頓而歸。這時曼卿已經死了，秘演也

是又老又病。唉！這兩個人，我竟看到了他們從壯年而至衰老，那末我自己也將衰老了吧！

曼卿的詩清妙絕倫，可他更稱道秘演的作品，以爲典雅勁健，真有詩人的意趣。秘演相貌雄偉傑出，他的胸中又存有浩然正氣。然而已經學了佛，也就沒有可用之處了，只有他的詩歌能夠流傳於世。可是他自己又懶散而不愛惜，已經老了，打開他的箱子，還能得到三、四百首，都是值得玩味的好作品。

曼卿死後，秘演寂寞無處可去。聽說東南地區多山水美景，那兒高峰懸崖峭拔險峻，長江波濤洶湧，很是壯觀。便想到那兒去遊玩。這就足以瞭解他人雖老了可是志氣尚在。在他臨行之時，我爲他的詩集寫了序言，借此稱道他的壯年並爲他的衰老而悲哀。

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胡中行）

梅聖俞詩集序

〔宋〕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餘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于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雲。

廬陵歐陽修序。

——選自《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

我聽到世人常說：詩人仕途暢達的少，困厄的多。難道真是這樣嗎？大概是由於世上所流傳的詩歌，多出於古代困厄之士的筆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愛到山頭水邊去放浪形骸，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等事物，往往探究它們的奇特怪異之處，內心有著憂愁感慨憤激的鬱積，這些情感化爲詩興，即寄託在怨恨諷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婦的慨歎，而寫出了人所難於言傳的感受來。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寫得工巧。如此說來，並非寫詩使人困厄，應該是困厄後才能寫出好詩來。

我的朋友梅聖俞，年輕時由於蔭襲補爲下級官吏，屢次被推薦去考進士，總是遭到主考部門的壓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還要靠別人下聘書，去當人家的辦事員。鬱積著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業上充分地表現出來。他家鄉在宛陵，幼年時就學習詩歌，從他還是個孩童時起，寫出詩句來就已使得父老長輩驚異了。等到長大，學習了六經仁義的學問，他寫出的文章簡古純正，不希求苟且取悅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會寫詩罷了。然而當時人不論賢愚，談論詩歌必然會向聖俞請教。聖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歡通過詩歌來發洩，因此他平時所寫的東西，其中詩歌就特別多。社會上已經知道他了，卻沒有人向朝廷推薦他。

從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詩作，慨歎地說：“二百年沒有這樣的作品了！”雖然對他瞭解很深，可還是沒有加以推薦。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寫出如《詩經》中雅、頌那樣的作品，來歌頌大宋的功業恩德，獻給宗廟，使他類似于商頌、周頌、魯頌等作者，難道不是很壯偉的嗎？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寫困厄者的詩歌，白白地在蟲魚之類上抒發窮苦愁悶的感歎。社會上只喜愛他詩歌的工巧，卻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將要老死了，這難道不值得歎息嗎？

聖俞的詩很多，自己卻不收拾整理。他的內侄謝景初擔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選取他從洛陽到吳興這段時間的作品，編爲十卷。我曾經酷愛聖俞的詩作，擔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興謝氏能爲它分類編排，就爲之作序並保存起來。

從那以後過了十五年，聖俞因病在京師去世，我已痛哭著爲他寫好了墓誌銘，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遺稿一千多篇，連同先前所保存的，選取其中特別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爲十五卷。啊，我對聖俞的詩歌已經評論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複。

廬陵歐陽修序。

（胡中行）

五代史伶官傳序

〔宋〕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乃凱旋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發，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憐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

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新五代史》

啊！盛衰變化的規律，雖說是由天命決定，難道不也是與人事有關的

嗎？探究唐莊宗取得天下及其之所以失去的原因，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了。

世間傳說晉王將要去世的時候，把三枝箭賜給莊宗，並且囑咐他說：

“梁朝是我的仇家。而燕王是我扶植起來的，契丹也曾和我相約拜為兄弟，卻都背叛了我們而歸順了梁朝。這三者，是我遺留下來的恨事！現在給你三枝箭，你千萬不要忘記你父親未了的心願！”莊宗接受了這三枝箭並把它們供奉在宗廟裡。以後出兵作戰，就派部下用一副少牢去宗廟向晉王禱告，並請出那些箭，放在錦囊裡，讓人肩背著它，走在隊伍的前面。等到凱旋歸來後，再把它放還宗廟。

當他用繩子捆綁起燕王父子，用匣子盛著梁朝君臣的頭顱，送進宗廟，把箭還給先王，並把成功的消息報告亡靈的時候，那強盛的意氣，可謂壯觀了。等到仇敵已經消滅，天下已經平定，然而一個人在夜間一聲呼喊，叛亂者就四下回應，只好蒼皇向東逃出，還沒碰見亂賊，軍隊卻已離散了。君臣們互相呆看著，不知該向何處去，以至於剪斷頭髮，對天發誓，眼淚沾濕了衣裳，又是多麼的衰敗啊！難道是因為取得天下艱難而失去容易嗎？還是探究他的成敗過程都出自人為的原因呢？

《尚書》上說：“滿足會招來損害，謙虛能得到補益。”警惕與勤勞可以振興國家，安逸和舒適可以喪失性命，這是自然的道理啊。因此當他強盛時，普天下的豪傑，沒有一個能與他爭雄，到他衰敗時，幾十個優伶來困擾他，卻使他喪命亡國而被天下所譏笑。

可見，禍患常常是在細微的小事上積聚起來的，而聰明勇敢又往往在沉湎嗜好中受到困厄，難道僅是優伶就能造成禍患嗎？因而寫了《伶官傳》。

（胡中行）

相州畫錦堂記

〔宋〕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蓋士方窮時，困厄閭裡，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于其嫂，買臣見棄于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諮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厄之人，僥倖得志于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于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裡之榮也。

餘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選自《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

做官做到將相，富貴之後返回故鄉，這從人情上說是光榮的，從古到今都是如此啊。

大概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時候，困居鄉里，那些平庸之輩甚至小孩，都能夠輕視欺侮他。就像蘇季子不被他的嫂嫂禮遇，朱買臣被他的妻子嫌棄一樣。可是一旦坐上四匹馬拉的高大車子，旗幟在前面導引，而騎兵在後面簇擁，街道兩旁的人們，一齊並肩接踵，一邊瞻望一邊稱羨，而那些庸夫愚婦，恐懼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對車輪馬足揚起的灰塵，十分後悔，暗自認罪。這麼個小小的士人，在當世得志，那意氣的壯盛，以前的人們就將他比作穿著錦繡衣裳的榮耀。

只有大丞相魏國公卻不是如此，魏國公，是相州人士。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官。魏國公年輕時就已考取高等的科第，當了大官。全國的士人們，聽聞他傳下的風貌，仰望他餘下的光彩，大概也有好多年了。所謂出將入相，富貴榮耀，都是魏國公平素就應有的。而不像那些困厄的士人，靠著僥倖得志于一時一事，出乎庸夫愚婦的意料之外，爲了使他們害怕而誇耀自己。如此說來，高大的旗幟，不足以顯示魏國公的光榮，

玉圭官服，也不足以顯示魏國公的富貴。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使功勳延及國家，讓這些都鐫刻在金石之上，讚美的詩歌傳播在四面八方，使榮耀傳於後世而無窮無盡，這才是魏國公的大志所在，而士人們也把這些寄希望於他。難道只是爲了誇耀一時，榮耀一鄉嗎？

魏國公在至和年間，曾經以武康節度使的身份來治理過相州，便在官府的后園建造了一座“畫錦堂”。後來又在石碑上刻詩，贈送給相州百姓。詩中認爲，那種以計較恩仇爲快事，以沽名釣譽而自豪的行爲是可恥的。不把前人所誇耀的東西當作光榮，卻以此爲鑒戒。從中可見魏國公是怎樣來看待富貴的，而他的志向難道能輕易地衡量嗎？因此能夠出將入相，辛勤勞苦地爲皇家辦事，而不論平安艱險氣節始終如一。至於面臨重大事件，決定重大問題，都能衣帶齊整，執笏端正，不動聲色，把天下國家置放得如泰山般的安穩，真可稱得上是國家的重臣啊。他的豐功偉績，因此而被銘刻在鼎彝之上，流傳於弦歌之中，這是國家的光榮，而不是一鄉一裡的光榮啊。

我雖然沒有獲得登上畫錦堂的機會，卻榮幸地曾經私下誦讀了他的詩歌，爲他的大志實現而高興，並且樂於向天下宣傳敘述，於是寫了這篇文章。

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胡中行）

醉翁亭記

〔宋〕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裡，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迴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者，眾賓歡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選自《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

環繞滁州的，盡是山。那西南的幾座山峰，森林溝壑更美。一眼望去鬱鬱蔥蔥，幽深秀麗的，那是琅琊山。沿著山路走六七裡，漸漸聽到水聲潺潺，從兩座山峰之間傾瀉而出的，那是釀泉。泉水沿著山峰折繞，沿著山路拐彎，有一座亭子像飛鳥展翅似地，飛架在泉上，那就是醉翁亭。建造這亭子的是誰呢？是山上的和尚智仙。給它取名的又是誰呢？是自號“醉翁”的那個太守。太守和他的賓客們來這兒飲酒，只喝一點兒就醉了；而且年紀又最大，所以自號“醉翁”。其實，醉翁的意圖並不在喝酒，而在欣賞山水的美景。欣賞山水美景的樂趣，是領會在心裡而又寄託在酒中的。

有時太陽升起，山林中雲氣散盡；浮雲歸來，岩洞裡暮色蒼茫。黑暗與光明交替變化的，那是山中的黎明與黃昏。野花怒放發出清香，樹木茂盛深秀成蔭，風高霜白，水落石出，那是山中的四季。清晨前往，黃昏歸來，四季的風光不同，樂趣也是無窮無盡的。

至於背扛肩挑的人在路邊歡唱，來去行路的人在樹下休息，前面的招呼，後面的答應，老老少少往返不斷的，那是滁州百姓來這裡遊玩。到溪邊釣魚，溪水深因此魚也肥；用釀泉造酒，泉水清因此酒也香，還有野味蔬果，橫七豎八地擺在面前的，那是太守主辦的宴席。宴飲酣暢的樂趣，不在於琴弦簫管；投射的中了，下棋的勝了，只見酒杯和籌碼交錯雜陳，人們站起坐下大聲喧鬧，那是賓客們樂極了。這時，有個蒼顏白髮的老人，昏昏然地坐在人們中間，那是太守醉了。

不久，太陽下山了。只見人影散亂，那是賓客們跟隨太守回去了。樹林逐漸陰暗起來，陣陣鳥鳴聲忽上忽下，那是遊人走後鳥兒在歡樂地跳躍，然而鳥兒只知道山林中的快樂，卻不知道人們的快樂。而人們只知道跟隨太守遊玩的快樂，卻不知道太守是把能使人們快樂作為快樂的啊。在酣醉的時候能與人們一起快樂，酒醒之後又能寫文章敘述這些事情的，那是太守。太守是誰呢？是廬陵歐陽修啊。

（胡中行）

秋聲賦

〔宋〕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餘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凜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于時爲陰；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黧然黑者爲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餘之歎息。

——選自《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

我正在夜間讀書，聽到有聲音從西南方而來，恐懼地側耳傾聽，心想：奇怪啊！初來時淅淅瀝瀝十分淒涼，忽然間奔騰澎湃非常洶湧，猶如波濤在黑夜裡翻滾，狂風暴雨突如其來。它碰在物體上，錚錚，發出如同金屬的撞擊聲。又如奔襲敵陣的戰士，銜枚急走，聽不見號令，只聽見人馬行走之聲。我對書童說：“這是什麼聲音啊，你出去看看吧！”書童回來說：“月亮星星晶瑩潔白，銀河橫掛天邊，四周寂靜人聲悄然，奇怪的聲音來自樹間。”

我說：“啊，啊，好悲傷啊！這是秋聲，爲什麼要來呢？要說那秋天所呈現的情狀：其色憂鬱，煙霧濛濛雲氣聚；其貌清明，天空高潔日色新；其氣凜冽，刺透肌肉又入骨；其意蕭索，高山冷落水寂寞。因此秋天發出的聲音就是淒淒切切，猶如人們在發憤呼叫。茂盛的青草在綠地上媲美，美麗的樹木鬱鬱蔥蔥惹人喜愛。但是草被秋風一拂，顏色就變；樹被秋風一碰，葉子就落。那個摧殘樹木零落花草的力量，只是秋氣的一點餘力罷了。秋天，是掌管刑法的，在季節上屬陰；又是象徵用兵的，在五行中屬金。這就是所謂天地之間的義氣，常常以肅殺作爲核心。自然對於萬物，是春天生長，秋天結果。因此秋天在音樂上，商聲就是主管西方的音調；而所謂夷則，是七月的音律。商，就是傷，萬物衰老就悲傷。夷，就是戮，萬物過盛就殺戮。啊，草木無情，尚且按時凋零；人作爲動物，乃是萬物之靈，許多憂愁有感於心，許多事情勞其外形，心中有觸動，定會動其神。何況還要想念憂慮那些力不能及、智不能到的事情。這就必然會使紅彤彤的臉色變得如同枯木，烏黑黑的頭髮變得如同繁星。爲什麼要用不是金石的身軀，去和草木爭奇鬥勝？應該想想究竟誰是害我們的賊人，又何必去怨恨那不相關的秋聲？”

書童沒有回答，垂下頭已經熟睡，只聽得四周牆壁上蟲聲唧唧，好像因同情我而歎息。

（胡中行）

与高司谏书

〔宋〕欧阳修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

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

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欧阳修顿首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

凭借着不可弯曲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辨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

不是个君子。

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可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肯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你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作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

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

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

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

（胡中行）

袁州州學記

〔宋〕李觀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壁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於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竇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差，抑亦爲國者之憂。

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選自《四部叢刊》本《直講李先生文集》

仁宗皇帝廿三年，下詔命令各州縣設立學館。那時的州縣長官，有的賢明，有的愚昧。奉行詔令時，有的盡心竭力，恭敬地仰承皇帝旨意；有的裝裝門面，充當官、師，胡亂寫一道奉詔文書了事。以致有些地方，一連幾座城邑，聽不到琅琅的讀書聲。上面宣導而地方不回應，使得教學受阻，不能推行。

仁宗皇帝三十二年，范陽人祖無擇任袁州知州。初來時，就召見一班儒生，瞭解到學館殘缺破敗的情況。他很擔心人材流失，儒學的教化作用逐漸削弱，不能合乎皇上旨意。潁川人陳侁通判，聽了很以為然，意見與祖無擇完全一致。他們一同察看了舊有的夫子廟，覺得太狹窄，不適宜改建為學館，於是決定在城的東北角上建造新學館。那兒土地乾燥堅硬，那兒地勢朝南，那兒建築材料非常優良。學館的陶瓦、牆壁、大門、房廊，有深灰、雪白、朱紅、漆黑諸色，完全合乎法度。所以學生、老師都有安身之所，廚房、糧倉都有安排之處。各種器物準備齊全，大家齊心協力建造，工匠技藝高超，官吏勤快不怠，沒日沒夜努力從事，過了一年，就將學館建成。

在即將開學之時，盱江人李觀對眾人勉勵說：“那虞、夏、商、週四代辦學之事，我們只需考察一下經書就可以知道。那秦始皇憑藉崑山以西之地，與六國大戰，想萬世稱帝，被劉邦率軍振臂一呼，卻連關門也守不住。武官戰將，爭相投降惟恐落後，這是為什麼呢？那是因為秦國廢棄了詩書教化之道，使眾人見利忘義的緣故。漢武帝即位于民富國強之際，光

武帝出身于行伍之間，都能極力推行儒學，所以民風淳厚極了，一直影響到漢靈帝、漢獻帝的時代。當時，那些在野之人而敢直言的，即使有殺身之禍也不反悔自己的忠直；那些功勞大得連皇帝也感到威攝的大臣，一聽到天子的命令就放下了武器。各路諸侯虎視眈眈，卻都不敢稱帝，這種局面尚且維持了數十年。儒家的教化之道竟能這樣地維繫人心。如今躬逢聖明天子，你們袁州人又遇到了賢明的官長，使你們能通過學館的教化，追隨古代聖賢的遺跡。當天下太平的時候，則可以繼承禮樂來陶冶我們百姓的性情；一旦有了變故，還可以堅持節操，做臣子的爲國盡忠，當人子的爲父盡孝。學了儒道，可以使人有所效法，有了精神支柱。這就是國家宣導教學之意。如果到這裡來隻學得一套舞文弄墨的本領以求得名利，那豈僅是你們的羞恥，而且也是治國之人的憂慮。”

至和元年夏某月甲子日作記。

（丁如明）

辨奸論

〔宋〕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佞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複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因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

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選自《四庫全書》本《宋文鑒》

事情有它必定要達到的地步，道理有它本該如此的規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靜穆的人，才能夠從微小的跡象中預知日後顯著的結果。月亮四周出現光環，預示天要颶風；柱石回潮濕潤，表示天要下雨；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於世間人事的變化，情理形勢的因果關係，它的抽象渺茫而難以理解，千變萬化而不可預測，又怎麼能與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呢？而即使賢能的人對此也有不知道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就因為愛好和憎惡擾亂了他心中的主見，而利害得失又左右著他的行動啊。

從前山濤見到王衍，說：“日後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的，一定是這個人！”汾陽王郭子儀見到盧杞，說：“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孫就要被殺光了！”從今天來說，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預見一些。依我看來，王衍的為人，不論是容貌還是談吐，固然有有利於欺世盜名的條件，然而他不妒忌、不貪污，追隨大流。假如晉朝不是惠帝當政，只要有一個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個王衍，又怎麼能擾亂天下呢？象盧杞那樣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國家敗亡，然而此人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打動別人，言談不足以影響社會，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從這一點來說，山濤和郭子儀對王衍和盧杞的預料，也或許有不完全正確的地方。

現在有人嘴裡吟誦著孔子和老子的話，身體力行伯夷、叔齊的清高行為，收羅了一批追求名聲的讀書人和鬱鬱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結製造輿論，

私下裡互相標榜，自以為是顏回、孟子再世，但實際上陰險兇狠，與一般的人志趣不同。這真是把王衍、盧杞集合於一身了，他釀成的災禍難道能夠說得完嗎？臉上髒了不忘洗臉，衣服髒了不忘洗衣，這是人之常情。現在卻不是這樣，他穿著罪犯的衣服，吃豬狗般的食物，頭髮象囚犯，面孔象家裡死了人，卻大談《詩》、《書》，這難道合乎清理嗎？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惡的，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種人。這個人借助最崇高的名聲，來掩蓋還沒有暴露的禍患，雖然有願意治理好國家的皇帝，和敬重賢才的宰相，還是會推舉、任用這個人的。這樣，他是天下的禍患就必定無疑了，而決非僅僅王衍、盧杞等人可比。

孫子說：“善於用兵的人，沒有顯赫的功勳。”假如這個人沒有被重用，那麼我的話說錯了，而這個人就會發出不遇明主的慨歎，誰又能夠知道災禍會達到這種地步呢？不然的話，天下將蒙受他的禍害，而我也將獲得有遠見的名聲，那可就太可悲了！

（王興康）

心術

〔宋〕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遊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並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

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

至於必敗。尺捶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

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

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選自《四部叢刊》本《嘉祐集》

當將領的道理，首先應當培養智謀膽略，即使泰山在面前崩塌，也要臉不改色；麋鹿在前面突然出現，也要眼睛不眨，這樣才可以控制戰爭形勢有利與不利的變化，才可以應付敵人。

大凡用兵，應當崇尚正義，如果不義，即使於我有好處，也不輕易舉動。並不是一動就會造成失敗，而是怕將來會弄到手足無措的地步。只有正義才能激怒士卒，當士卒激起義憤時，就可驅使他們百戰而不殆。

一切戰爭的道理是：戰前要積蓄財力物力，臨戰時要養精蓄銳，戰爭打響後要鼓足勇氣，勝利後要保持鬥志。謹慎地做好警報工作，嚴密地做好偵察瞭望工作，使得耕種者一心生產，用這樣積蓄財力物力；給士兵豐厚的給養，使他們得到休息，用這來養精蓄銳；打了小勝仗不鬆勁，吃了小敗仗更要加強鍛煉，用這來提高士氣；用人時不要一下子滿足他的欲望，用這來保持其鬥志。所以，用兵就是要使士兵常常胸懷義憤，心中有欲望而總不滿足。義憤不能全部爆發就勇氣十足，欲望得不到滿足就會繼續追求。所以即使統一了天下，而士兵仍不厭戰，這就是黃帝經歷了七十多次戰爭後，他的士兵依然鬥志不衰的道理。如果不保持鬥志，只要打了一次勝仗，這軍隊就用不得了。

凡是作將帥的，必須足智多謀而又威嚴；當士兵的，應當愚昧一點。足智多謀就使人感到莫測高深，威嚴就使人感到凜然不可侵犯，因此就能使士兵都緊跟將帥而聽從號令，這樣，怎麼不要求士兵愚昧一點呢？只有士兵愚昧了，將帥才能夠與他們同生共死。

凡是軍事行動，必須瞭解敵方的主帥，瞭解敵方的其他將領，然後可以進行冒險行動。鄧艾用繩索掛著士兵翻山越嶺，偷襲蜀國，如果不是劉禪的昏庸，那麼百萬大軍就會束手被擒，鄧艾本來就是覺得可以輕視他們才冒險行動的。所以，古時候賢明的將帥，既能以自己的兵力去試探敵人，

又能以敵人來檢驗自己的軍隊，因此，可以決斷自己軍隊的行止。

凡是擔任主將的法則是：必須通曉事理後才可以起兵，瞭解作戰形勢後才可以打仗，知道節制後才可以指揮軍事。通曉事理則理不虧，瞭解作戰形勢則能保持不敗，知道節制則不會陷入困境。見了小利不發兵，見了小患不避讓，因為這些小利小患，不值得我施展才略，只有這樣然後才能對付大利大患。只有留一手而不輕易施展本領的才能無敵於天下。所以一個忍字可以對付各種輕率的勇猛，一個靜字可以鎮定各種輕舉妄動。

軍隊各有長處及短處，無論是敵軍或我軍都是一樣。那麼請教：“我軍的長處，我拿出來發揮它，但敵軍不與我較量；我軍的短處；我掩藏起來擱置一邊，而敵軍卻偏要與我較量，怎麼辦呢？”回答說：“我軍的短處，我把它顯眼地暴露出來，使敵軍疑慮而退卻；我軍的長處，我暗中藏起保護起來，讓敵軍輕率大意而落入我的圈套，這就是善用長處及短處的策略。”

善於用兵的，要使士卒既要無所顧戀而又有所依賴。無所顧戀，就知道死不足惜；有所依賴，就知道不至於一定失敗。手中有了短棍，碰上猛虎，就會大聲喊叫，用棍去擊虎；兩手空空，遇到一條四腳蛇，也會嚇得臉上變色而後退。這是一般人的通常心理。明白這道理的，就可以帶兵了。脫掉上衣露出胸臂而手執利劍，則連烏獲也不敢逼近；戴著頭盔，身穿戰甲，卻靠著武器睡大覺，那麼連小孩也能彎弓射箭把他殺死。所以善於用兵的能利用形勢來鞏固軍隊的陣容。能夠利用形勢來鞏固自己的，那麼戰鬥力就會無窮無盡。

(丁如明)

張益州畫像記

〔宋〕蘇洵

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六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

眉陽蘇洵言於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敝，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于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

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

公南京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動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於。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闔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其汝棄捐。禾麻芄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象在堂。

——選自《四部叢刊》本《嘉祐集》

宗仁宗至和元年秋天，四川一帶人傳說，敵寇將要侵犯邊界，駐邊軍士夜裡驚呼，四野百姓全都逃光。謠言流布，京城上下大爲震驚。正準備命令選派將帥，天子說：“不要釀成禍亂，不要助成事變。雖然眾人傳說紛起，但我的主意已定，外患不一定會釀成，事變卻會從內部興起。這事既不可一味用文教感化，又不可以一味用武力解決。只需要我的一二個大

臣去妥善處理。誰能夠處理好這既需文治又需武功的事情，我就派他去安撫我的軍隊。”於是眾人推薦說：“張方平就是這樣的人。”天子說：

“對！”張公以侍奉雙親爲由推辭，未獲批准，於是就動身出發。冬季十一月到達蜀地。到任的那一天，就命令駐軍回去，撤除守備，派人對郡縣長官說：“敵寇來了由我負責，不必勞苦你們。”到明年正月初一早上，蜀地百姓象往年一樣慶賀新春，於是一直相安無事。再到了明年的正月裡，百姓相互商量要把張公的像安放在淨眾寺裡，張公沒能禁止得住。

眉陽人蘇洵向眾人說道：“禍亂沒有發生，這是容易治理的；禍亂已成，這也容易治理；有禍亂的苗子，沒有禍亂的表現，這叫做將要發生禍亂，禍亂將發未發之際最難治理。既不能因爲有禍亂苗子而操之過急，又不能因爲還沒有形成禍亂而放鬆警惕。這至和元年秋季的局勢，就象器物雖已傾斜，但還沒有倒地。只有你們的張公，卻能在它旁邊安坐，面色不改，慢慢地起身扶正。扶正之後，從容退坐，沒有一點驕矜自得之色。替天子管理小民百姓，孜孜不倦，這就是你們的張公。你們是因了這張公而得生，他就是你們的再生父母。再者張公會對我說道：‘老百姓沒有不變的性情，只看上司如何對待他們。人們都說，蜀地人經常發生變亂。所以上司就用對待盜賊的態度去對待他們，用管束盜賊的刑法去管束他們。對於本來已經戰戰兢兢、連大氣也不敢出的百姓，卻用殘酷的刑法去號令他們，這樣百姓才忍心不顧自己這父母妻兒所依靠的身軀，而淪爲與盜賊爲伍，所以常常發生大亂。倘若以禮義來約束他們，用法律來差使他們，那麼只有蜀人是最容易管理的。至於逼急他們而發生變亂，那麼即使是齊魯的百姓也會如此的。我用對待齊魯百姓的方法對待蜀人，那麼蜀人也會把自己當成齊魯之人。假如任意胡來不按法律，用淫威脅迫平民，我是不願幹的。’啊，愛惜蜀人如此深切，對待蜀人如此厚道，在張公之前，我還

未曾見過。”大家聽了，一齊再重新行禮，並說：“是這樣的。”

蘇洵又說：“張公的恩情，記在你們心中；你們死了，記在你們子孫心裡。他的功勞業績，載在史官的史冊上，不用畫像了。而且張公自己又不願意，如何是好？”眾人都說：“張公怎麼會關心這事？雖然如此，我們心裡總覺不安。如今平時聽得有人做件好事，一定要問那人的姓名及他的住處，一直問到那人的身材長短、年齡大小、面容美醜等情況；更有甚者，還有人訊問他平生的愛好，以便推測他的為人。而史官也把這些寫入他的傳記裡，目的是要使天下人不僅銘記在心裡，而且要顯現在眼前。音容顯現在人們目中，所以心裡的銘記也就更加真切久遠。由此看來，畫像也不是沒有意義。”蘇洵聽了，無法答對，就為他們寫了這篇畫像記。

張公是南京人，為人意氣昂揚，有高尙節操，雅量高致，聞名天下。國家有重大事情，張公是可以託付的。末了以詩作結，寫道：

大宋天子坐龍庭，甲午之年日月新。忽然蜀人謠言起，邊關敵寇將興兵。朝廷良將紛如雨，文臣謀士多如雲。天子讚歎說聲嘻，命我張公遠出征。張公方平來東方，西風獵獵大旗揚。蜀人圍觀睹風采，人山人海滿街巷。齊道張公真堅毅，神色鎮靜又安詳。張公開口諭蜀人：“各自還家且安頓，謠言莫傳自安寧。謠言不祥且勿聽，回去照常作營生。春日動手修桑枝，秋天穀場要掃清。”蜀人磕頭拜張公，稱他就象父與兄。公在蜀國園林居，草木繁茂鬱蔥蔥。宴請文官與武將，擊鼓作樂咚咚響。蜀人慶賀來觀望，共祝公壽萬年長。姑娘佳麗美嬋娟，幽嫻貞靜閨房間。幼兒哇哇向人啼，牙牙學語已能言。當初張公不來蜀，你輩早已填溝壑。如今莊稼多茂盛，糧倉高聳堆滿穀。可感我們婦與子，歡歡喜喜慶豐足。張公本是

朝中臣，天子左右得力人。天子下詔命返駕，張公豈敢不允承。修起殿堂好莊嚴，又有廊房又有庭。公像掛在正當中，朝服冠帶宛如真。蜀人紛紛來稟告，不敢放蕩作懶人。張公放心回京城，像掛殿堂傳美名。

（丁如明）

愛蓮說

〔宋〕周敦頤

【原文】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噫！菊之

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選自《四庫全書》本《周元公集》

水中陸上草本木本各種鮮花，值得人們喜愛的實在繁多。晉代的陶淵明唯獨喜愛菊花；自唐代以來，世人非常喜愛牡丹；可是我唯獨喜愛蓮花的生長於污泥之中而不被沾染，在清水裡洗滌而不顯妖媚，中心貫通，外表筆直，不蔓延，無枝節，香氣遠播越覺得清幽，俊直地挺立在水面上，只可以遠遠地觀賞而不可以肆意地玩弄。

我總以為，菊花，是眾花中的逸隱之士；牡丹，是眾花中的富豪貴人；而蓮花，則可以說是眾花中的有德君子。唉！愛菊的人，陶淵明以後就不

大聽到了；對蓮花的喜愛，像我這樣的又有誰呢？而愛牡丹的人，倒確是多得很哪！

（魏同賢）

寄歐陽舍人書

〔宋〕曾鞏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並。

夫銘志之著於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薦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爲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裡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

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蠹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脩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

幸甚，不宣。鞏再拜。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曾鞏集》

曾鞏叩頭再次拜上，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來，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爲先祖父撰寫墓碑銘。我反復讀誦，真是感愧交並。

說到銘志之所以能夠著稱後世，是因爲它的意義與史傳相接近，但也

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一一加以記載，而碑銘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眾，志氣道義高尚的人，怕後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有的置於家廟裡，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樣的。如果那是個惡人，那麼有什麼好銘刻的呢？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銘文的撰寫，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麼可遺憾，生者借此能表達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後世，就發奮有所建樹；惡人沒有什麼可記，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至於博學多才、見識通達的人，忠義英烈、節操高尚之士，他們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現在碑銘裡，這就足以成為後人的楷模。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不與史傳相近，那麼又與什麼相近呢！

到了世風衰微的時候，為人子孫的，一味地只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所以即使是惡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銘，用來向後人誇耀。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托，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就人情上過不去，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不實之辭。後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應當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如果請托的人不得當，那麼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不正確，就不能流行於世，傳之後代。所以千百年來，儘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裡巷小民死後都有碑銘，但流傳於世的很少。這裡沒有別的原因，正是請托了不適當的人，撰寫的銘文不公正、不正確的緣故。

照這樣說來，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我說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

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於惡人是不會接受請托而撰

寫銘文的，對於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而人們的品行，有內心善良而事蹟不見得好的，有內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有實際大於名望的，有名過其實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麼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怎麼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實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那麼依然不能流傳於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誌銘文的，難道不是如此嗎？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因此銘文的流傳是如此之難；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爲其撰寫公正而又正確的碑銘，它將流傳當代和後世是毫無疑問的。世上的學者，每每閱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蹟的時候，看到感人之處，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又何況是我曾輩呢？我追懷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銘所以能傳之後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賜一篇碑銘將會恩澤及於我家祖孫三代。這感激與報答之情，我應該怎樣來表示呢？

我又進一步想到象我這樣學識淺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還提拔鼓勵我，我先祖這樣命途多乖窮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還寫了碑銘來顯揚他，那麼世上那些俊偉豪傑、世不經見之士，他們誰不願意拜倒在您的門下？那些潛居山林、窮居退隱之士，他們誰不希望名聲流播於世？好事誰不想做，而做惡事誰不感到羞愧恐懼？當父親、祖父的，誰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孫？做子孫的，誰不想使自己的父祖榮耀顯揚？這種種美德，應當全歸於先生。我榮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賜，並且冒昧地向您陳述自己所以感激的

道理。來信所論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聽從您的教誨而加以研究審核呢？

榮幸之至，書不盡懷，曾鞏再拜上。

（丁如明）

墨池記

〔宋〕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雲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于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于來世者何如哉！

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曾鞏集》

臨川郡城的東面，有塊突起的高地，下臨溪水，名叫新城。新城上面，有一口低窪的長方形水池，稱爲王羲之墨池。這是南朝宋人荀伯子在《臨川記》裡所記述的。王羲之曾經仰慕東漢書法家張芝，在此池邊練習書法，

池水都因而變黑了，這就是他的故跡。難道真的是這回事嗎？當王羲之不願受人勉強而做官的時候，他曾遍遊越東各地，泛舟東海之上，以快心於山光水色之中。難道當他逍遙遨遊盡情遊覽的時候，又曾經在此地休息過嗎？王羲之的書法到了晚年才漸入佳境，看來他所以能有這麼深的造詣，是因為他刻苦用功所達到的結果，而不是天才所致。但後世沒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恐怕是他們所下的學習功夫不如王羲之吧？看來學習的功夫怎麼可以少化嗎！更何況對於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墨池旁邊現在是撫州州學的校舍。教授王君深怕關於墨池的事蹟被湮沒無聞，就寫了“晉王右軍墨池”這六個大字懸掛在門前兩柱之間標明它，又對我說：“希望有篇敘記文章。”我推測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為愛好別人的長處，即使是一技之長也不肯讓它埋沒，因此就連他的遺跡一併重視起來嗎？或者是想推廣王羲之臨池苦學的事蹟來勉勵這裡的學生嗎？人有一技之長，尚且使後代人尊崇到這般地步，更不用說仁人君子們留下來的風尚和美德會怎樣地影響到後世人呢！

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作記。

（丁如明）

諫院題名記

〔宋〕司馬光

【原文】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

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曆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選自《四部叢刊》本《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古時候沒有專門設置諫諍的官，從公卿大夫到一般工商之民，沒有不能進諫的。漢朝建立以來，開始設置諫官。將天下的政事，四海五湖的民眾，治理國家的得失利弊，都集中於一個諫官身上，讓他一一提出意見，那麼他的責任也可以算夠重的了。任此官者，應當牢牢記住那些大事情，捨棄那些小事；要先進諫那些急迫的問題，而後諫那些不很急迫的問題；要專爲國家謀利，而不爲自己打算。那些熱中於追求聲名的人其實與熱中於追求私利之徒一樣，這兩種人與諫官的職責相距多遠啊！

天禧初年，真宗下詔設置諫官六員，並明確諫官的職責。慶歷年間，錢君開始將諫官們的名字寫在木板上。我怕因時間長了要磨滅，在嘉祐八年，將諫官名字刻在石上。後代人會逐個指著他們的名字而議論他們說：“某某人忠誠，某某人奸詐，某某人正直，某某人邪惡。”啊，這能不叫人懼怕嗎？

（丁如明）

讀孟嘗君傳

〔宋〕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選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世俗的人都稱讚孟嘗君能夠搜羅人才，因此人才都投靠他的門下，而他終於借助他們的力量，得以從虎豹一樣兇惡的秦國逃走。咳！孟嘗君只不過是那些雞鳴狗盜之徒的頭目罷了，哪裡稱得上能搜羅人才呢？要不是這樣，他完全可以憑藉齊國的強大力量，得到一個真正的人才，就應該南面稱王而制服秦國，還用得著這些雞鳴狗盜之輩的能力嗎？雞鳴狗盜之輩出入他的門下，這正是真正的人才之所以不到他那裡去的原因呀！

（李國章）

同學一首別子固

〔宋〕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雲爾。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私系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雲。

——選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江南有一位賢人，字子固，他不是現在一般人所說的那種賢人，我敬慕他，並和他交朋友。淮南有一位賢人，字正之，他也不是現在一般人所說的那種賢人，我敬慕他，也和他交朋友。這兩位賢人，不曾互相往來，

不曾互相交談，也沒有互相贈送過禮品。他們的老師和朋友，難道都是相同的嗎？我注意考察他們的言行，他們之間的不同之處竟是多麼少呀！應該說，這是他們學習聖人的結果。學習聖人，那麼他們的老師和朋友，也必定是學習聖人的人。聖人的言行難道會有兩樣的嗎？他們的相似就是必然的了。

我在淮南，向正之提起子固，正之不懷疑我的話。回到江南，向子固提起正之，子固也很相信我的話。於是我知道被人們認為是賢人的人，他們的言行既相似，又互相信任而不猜疑。

子固寫了一篇《懷友》贈給我，其大意是希望互相幫助，以便達到中庸的標準才肯甘休。正之也經常這樣說過。駕著車子穩步前進，輾過中庸的門庭而進入內室，除了這兩位賢人還能有誰呢？我過去不敢肯定自己有可能達到中庸的境地，但也願意跟在他們左右奔走。在他們的說明下前進，大概能夠達到目的。

唉！做官的各有自己的職守，由於個人私事的牽掛，我們之間不能經常相聚，作《同學一首別子固》，用來互相告誡，並且互相慰勉。

（李國章）

游褒禅山记

〔宋〕王安石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乎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之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

年七月某甲子，临川王某记。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褒禅山也被称为华山。唐代高僧慧褒开始在这座山下建房居住，而死后就葬在这里。由于这个缘故，以后就把这座山称作褒禅山。现在称作慧空禅院的地方，就是慧褒和尚生前居住的屋舍和死后埋葬的墓地。距离慧空禅院东面五里，有个称作华山洞的地方，是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而得名的。离洞百余步，有一块石碑倒在路上，碑文已经模糊不清了，唯有“花山”二字还能辨认出来。现在将“华”字读成“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错音了。华山洞下面平坦而开阔，有泉水从旁边涌出，到这里游览和题字留念的人很多，这就是人们说的“前洞”。沿山向上走五六里，有一个山洞很幽深，走进去感到很寒凉。询问这个洞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山玩水的人也没有走到尽头，人们称它为“后洞”，我和四个同游的人举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难，而见到的景色就越奇异。有人感到疲倦而想出来，就说：“不出洞，火把就要烧完了。”于是大家就和他一起出来了。大概我走到的地方，比起那些喜欢游山玩水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可是看到左右洞壁，来到这里并且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大概再往深处，进去的人就更少了。这时候，我的力气还足够继续往里面走，火把也还足够照明。出洞以后，有人就责怪那提议出来的人，我也后悔跟着他一起出来，而不能尽情享受游览的乐趣。

于是，我颇有感慨。古代的人在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的时候，往往有心得，这是因为他们思考问题很深刻，而且没有什么事物不加以考察的。那些道路平坦而又距离近的地方，游览的人就很多；道路艰险而又遥远的地方，去的人就很少。然而世界上奇特壮丽又罕见的自然风景，常常是在艰险遥远而且人们很少到达的地方。因此，不是有志向的人是不能到达的。有了志向，不随别人停止前进，但是气力不足，也不能到达目的地。既有志向又有气力，也不随着别人后退，但是到了幽深昏暗又神迷目乱的地方，没有得到外物的辅助，也不能达到目的地。然而，气力足够到达的情况下却没有到达，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而在自己则应感到懊悔。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却不能达到目的的人，可以不必后悔，难道有谁能讥笑他呢？这就是我的心得。我看到倒在地上的石碑，又感慨古书没有保存下来，使后世的人以讹传讹而不能明白名称的真实情况，哪里能说得完呢！这就是治学的人不能不深思熟虑和谨慎择取的原因。

同游的四个人：庐陵的萧君圭字君玉，长乐的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李国章）

傷仲永

〔宋〕王安石

金溪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並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丐於邑人，不使學。

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于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複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又不受之人，得爲眾人而已邪！

——選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金溪縣人方仲永，世代務農。方仲永五歲時，還不認得筆墨紙硯，一天忽然哭鬧著索要這些東西。他父親很奇怪，就向近鄰借來給他。方仲永馬上寫下了四句詩，並且寫上自己的名字。那詩表達了孝養父母，團結宗族的意思，詩被鄉里一位讀書人拿去閱讀。從此以後，旁人只要指定某一物作詩題，方仲永就能揮筆立就。詩的文字技巧及意境都達到一定水準。鄉里人對他非常器重，並漸漸對他的父親也禮待起來，有的施捨錢財給他。

方仲永父親覺得這是件有利可圖的事，就每天攜帶仲永向鄉里人到處乞討，不讓他進校學習。

我很久就聽聞此事了，明道年間，我跟從父親回到家鄉，曾于舅家見到方仲永，他已經十二三歲了。我們叫他作詩，已經與我過去所聽聞的水準不能相比了。又過了七年，我從揚州回來，再到舅家去，問起方仲永，人們告訴說：“他已天才泯滅，同普通人沒有什麼兩樣了。”

我認為：方仲永的聰明穎悟，是上天賦予的。他有天賦，比起力學而成的人要優越得多；然而最終還是和平常人差不多，那是因為沒有受到常人所受的教育的結果。他的天資是那樣的好，只因為沒有受到教育培養，尚且淪為普通人一樣；現在一般說來天分不高的人自然是很多的，如果再不加以教育培養，恐怕會連一個平常人都不如吧？

（丁如明）

答司馬諫議書

〔宋〕王安石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復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

——選自《四部叢刊》本《臨川先生文集》

安石敬白：昨日承您來信指教，我私下覺得與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議論國事時常常意見不同，這大概是由於我們所採取的方法

不同的緣故吧。即使想要勉強多說幾句，最終也必定不被您所諒解，因此只是很簡略地複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後來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書信往來上不宜馬虎草率，所以我現在詳細地說出我這樣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後或許能諒解我。

本來知書識禮的讀書人所爭辨的，尤其在於名義和實際的關係。名義和實際的關係一經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決了。如今您來信用以指教我的，認為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員的職權，惹事生非製造事端，聚斂錢財與民爭利，拒不接受反對意見，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誹謗。我則認為遵從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開討論和修訂法令制度，責成有關部門官吏去執行，這不是侵犯官權；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來興辦好事，革除弊端，這不是惹事生非；替國家整理財政，這不是搜括錢財；抨擊荒謬言論，責難奸佞小人，這不是拒聽意見。至於怨恨和誹謗如此眾多，那是早就預知它會這樣的。人們習慣於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士大夫們大多把不關心國事，附和世俗之見以討好眾人為得計。皇上卻要改變這種狀況，而我不去考慮反對的人有多少，願意竭力協助皇上來對抗他們，那眾多的反對者怎會不對我氣勢洶洶呢？商王盤庚遷都時，連百姓都埋怨，還不僅僅是朝廷裡的士大夫而已。盤庚並不因為有人埋怨反對的緣故而改變計畫，這是因為遷都是經過周密考慮後的行動，是正確的而看不到有什麼可以改悔的緣故。假如您責備我佔據高位已久，沒有能協助皇上大有作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澤，那末我承認錯誤；如果說現在應當什麼事也別幹，只要墨守從前的老規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領教的了。

沒有機會見面，衷心想念和仰慕您。

（曹光甫）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宋〕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姓名。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眾史，而自李繚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名而鑱之東壁。

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行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選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三司副使官署中，以往不記錄歷任副使的姓名。嘉祐五年，尚書戶部

員外郎呂沖之方才開始查考各種文獻資料，終於查明了從李紘以前直至第一任度支副使查道的姓名，以及楊偕以前歷任度支副使的官階品秩，從郭勸以後，又查清了歷任度支副使任職的年月，於是將他們的姓名寫在石上並且刻在度支副使廳的東壁上。

能聚合天下之民眾的是經濟，治理天下經濟的是法令，執行天下法令的是官吏。官吏不好，則雖有法令而不能貫徹；法令不當，則雖然經濟形勢很好而無從管理。經濟形勢很好而不妥善管理，那樣連一般富商豪民都會有操縱市場的勢力，獲得壟斷各種物資的利益，來與皇帝爭奪黎民百姓，從而滿足他們自己的無窮欲望，這不一定需要豪門強宗大勢力的人才可以辦到。如果到了這個地步還說是皇帝沒有失去百姓，那只不過是徒有天子之名罷了。即使皇帝粗衣淡飯，終日操勞得精疲力盡，憂愁鬱結於心，想使天下富足政治安定，我們知道這依舊是行不通的。由此看來制定正確的法令，選擇好的官吏來貫徹，從而管理好天下的經濟，即使是上古時代的堯舜也不能不以理財為第一重要的事情，更何況後世亂亂紛紛的世道呢。

三司副使是當今的大官，朝廷所以在各方面都非常器重。因為如今管理經濟方面的法令，如果有不足之處，主管者就有權在朝堂上與皇帝一起討論後而加以修正，並不一定要求死守現成的法令，把財政收支管得太死，只要聽從上級的命令就算了。它的職務是這樣的重要，那麼擔任此職的官員的好壞，關係到天下百姓的利害也就多麼重要啊！我們看到歷任職官的姓名，並且知道他任職的年月，來考究他的政績對於今日的影響，而且考察他輔助皇上管理經濟的方略

，那麼這人究竟是賢能還是不稱職，把天下是否管理好，我們就可以

因此而明白了。這大概就是呂君刻石的用意所在吧。

（丁如明）

留侯論

〔宋〕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複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材，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是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爲，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選自《四部叢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古代所謂的豪傑之士，必定有超過常人的節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氣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寶劍跳起來，挺身去決鬥，這可談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稱“大勇”的人，當突然面臨意外時不驚慌失措，當無故受到侮辱時，也不憤怒，這是因爲他們的抱負很大，而他們的志向又很遠。

張良從圯橋上老人的手裡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麼能斷定這位老人不是秦朝隱居的有識之士出來考驗張良的呢？觀察老人用以含蓄地表達自己意見的，都是聖人賢士相互間勸誡的道理。世人未加細察，以爲他是鬼怪，這就不對了。而且，老人的用意並不在那本兵書上。當韓國滅亡的時候，秦國正強盛，用刀鋸、鼎鑊迫害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無罪被殺的人，多得數也數不清；這時即使有孟賁、夏育再世，也無所施展。一個立法嚴厲、苛刻的政權，它銳利的鋒芒不能觸犯，而當它走到末路時就可以乘虛而入了。但張良卻忍不住憤恨之氣，憑藉一個普

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鐵椎的一擊來達到目的。當時，張良雖然死裡逃生，實在是已經走到了死亡的邊緣，真太危險了！擁有萬貫家財的富家子弟，決不肯死在盜賊的手裡。爲什麼呢？因爲他的身體寶貴，死在盜賊之手不值得。張良有超過世人的傑出才幹，他不去規劃伊尹、周公那樣安邦定國的謀略，卻想出了荊軻、聶政那樣行刺的下策，完全因爲僥倖才得以不死，這正是橋上那位老人爲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無禮的行爲重重地刺激他，讓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後才可以去完成偉大的事業，所以說：“這小夥子值得一教的。”

楚莊王攻打鄭國，鄭襄公袒露著身體，牽了羊去迎接。楚莊王說：“鄭國的國君能低聲下氣地對待我們，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於是就從鄭國撤兵。越王勾踐被困在會稽山，就投降吳國做吳王的臣妾，三年中絲毫沒有懈怠。如果只有報仇的志向，而沒有屈從忍耐的功夫，那不過是普通人的所謂剛強。那位老人，以爲張良的才幹綽綽有餘，就擔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剛強銳利之氣，使他能夠忍受住小的憤怒而去完成遠大的計畫。爲什麼要這樣呢？老人與張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卻命令他做僕人、婢妾的事情，而張良卻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責怪老人，這樣秦始皇當然不能使他驚怕，而項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

觀察漢高祖劉邦所以取勝、而項羽所以失敗的原因，就在於能夠忍耐或不能忍耐。項羽正因爲不能忍耐，所以雖然百戰百勝卻輕易出兵。高祖劉邦能夠忍耐，保存強大的兵力以等待項羽的衰亡，這是張良教會他的。當淮陰侯韓信攻佔了齊地，想自立爲王時，劉邦勃然大怒，並且顯露於言辭和臉色。由此看來，劉邦還有剛強而不能忍耐的盛氣，除了張良，又有誰能替他補正呢？

太史公司馬遷曾猜測張良一定是個高大魁梧的男子漢，但實際上張良的身材、相貌就像少婦、少女，同他的志向和氣概並不相稱，所以我以為這就是張良所以為張良的特別之處啊！

（王興康）

賈誼論

〔宋〕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舜堯，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曆試于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醜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遊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吊屈原，紆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

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複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選自《四部叢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不是才能難得，而是自己把才能施展出來實在困難。可惜啊，賈誼是輔佐帝王的人才，卻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達到長遠的目標，則一定要等待時機；要想成就偉大的功業，則一定要能夠忍耐。古代的賢能之士，都有建功立業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終未能施展其才能于萬一，未必都是當時君王的過錯，也許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我看賈誼的議論，照他所說的規劃目標，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遠遠地超過它？遇到象漢文帝這樣的明君，尙且因未能盡才而鬱鬱死去，照這樣說起來，如果天下沒有堯、舜那樣的聖君，就終身不能有所作爲了嗎？孔子是聖人，曾周遊天下，只要不是極端無道的國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終有一天能實踐他的政治主張。將到楚國時，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聯絡。君子要想得到國君的重用，就是這樣的殷切。孟

子離開齊國時，在晝地住了三夜才出走，還說：“齊宣王大概會召見我的。”君子不忍心別離他的國君，感情是這樣的深厚。公孫醜向孟子問道：“先生爲什麼不高興？”孟子回答：“當今世界上（治國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還有誰呢？我爲什麼要不高興？”君子愛惜自己是這樣的無微不至。如果做到了這樣，還是得不到施展，那麼就應當明白世上果真已沒有一個可以共圖大業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沒有遺憾了。象賈誼這樣的人，不是漢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賈誼不能利用漢文帝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啊。

周勃曾親手持著皇帝的印璽獻給漢文帝，灌嬰曾聯合數十萬兵力，決定過呂、劉兩家勝敗的命運，他們又都是漢高祖的舊部，他們這種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裡只是父子骨肉之間的感情所能比擬的呢？賈誼不過是洛陽的一個青年，要想使漢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間，就全部棄舊圖新，也太難了。作爲賈誼這樣的人，應該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對於周勃、灌嬰之類的大臣，要從容地、逐漸地、感情深厚地結交他們，使得天子不疑慮，大臣不猜忌，這樣以後，整個國家就會按我的主張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怎麼能在頃刻之間就突然對人痛哭起來呢？看他路過湘江時作賦憑弔屈原，心緒紊亂，十分憂鬱憤悶，大有遠走高飛、悄然退隱之意。此後，終因經常感傷哭泣，以至於短命早死，這也真是個不善於身處逆境的人。謀略一旦不被採用，怎麼知道就永遠不再被採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勢的變化，而自我摧殘到如此地步。唉，賈誼真是志向遠大而氣量狹小，才力有餘而識見不足。古人有出類拔萃的才能，必然會不合時宜而招致困境，這就是所以若非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稱道苻堅能從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時間內全部斥去了原來的大臣而與王猛商討軍國大事。苻堅那樣一個平常之輩，竟能佔據了半個中國，這

道理就在於此吧。我很惋惜賈誼的抱負未能施展，所以對此加以詳盡的評論。同時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象賈誼這樣的臣子，就應當瞭解這類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會憂傷頹廢，不能重新振作起來。而象賈誼這種人，也應該有節制地發洩自己的情感啊！

（丁如明）

喜雨亭記

〔宋〕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木，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忭于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遊而樂於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邪？”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選自《四部叢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這座亭子用雨來命名，是爲了紀念喜慶之事。古時候有了喜事，就用它來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賞賜的稻禾，便用“嘉禾”作爲他文章的篇名；漢武帝得了寶鼎，便用“元鼎”稱其年號；叔孫得臣打敗狄人僑如，便用僑如作爲兒子的名字。他們的喜事大小不一樣，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卻是一樣的。

我到扶風的第二年，才開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開鑿了一口池塘，引來流水，種上樹木，把它當作休息的場所。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麥雨，占卜此事，認爲今年是個好年成。然而此後整整一個月沒有下雨，百姓才因此憂慮起來。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們認爲下得還不夠；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連三天才停止。官吏們在院子裡一起慶賀，商人們在集市上一起唱歌，農夫們在野地裡一起歡笑，憂愁的人因而高興，生病的人因而痊癒，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於是，我在亭子裡向客人舉杯勸酒，問他們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嗎？’你們會回答說：‘五天不下雨，就長不成麥子了。’又問‘十天不下雨可以嗎？’你們會回答說：‘十天不下雨就養不活稻子了。’沒有麥沒有稻，年成自然荒歉了，訴訟案件多了，而盜賊也猖獗起來。那麼我與你們即使想在這亭子上遊玩享樂，難道可能做得到嗎？現在上天不遺棄這裡的百姓，剛有旱象便降下雨來，使我與你們能夠一起在這亭子上游玩賞樂的，都靠這雨的恩賜啊！這難道又能忘記的嗎？”

既用它來命名亭子以後，又接著來歌唱此事。歌辭道：“假使上天下珍珠，受寒的人不能把它當作短襖；假如上天下白玉，挨餓的人不能把它當作糧食。一場雨下了三天，這是誰的力量？百姓說是太守，太守說沒有這力量。歸功於天子，天子也否認。歸之於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當作自己的功勞，歸之於太空。而太空冥然飄渺，不能夠命名它，我因而用雨來命名我的亭子。”

（王水照）

超然台記

〔宋〕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餽糟啜醢，皆可以

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復，如隙中之觀鬥，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餘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適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發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全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台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台高而安，

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餘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
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

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見
餘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邊。

——選自《四部叢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凡是事物都有可觀賞的地方。如有可觀賞的地方，就一定有快樂，不必一定是奇險偉麗之景。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飽。類推開去，我到哪兒會不快樂呢？

人們之所以求福避禍，是因為福能帶來快樂，禍會引起悲傷。人的欲望是無窮的，而能滿足我們欲望的外物卻是有限的。孰美孰醜，在心中爭論不已，取此舍彼，又在眼前選擇不停，這樣可樂之處常常很少，可悲之處常常很多，這叫做求禍避福。求禍避福，難道是人之常情嗎！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們只游心於事物的內部，而不遊出於事物的外面；事物本無大小之別，如果人拘於其內部而來看待它，那麼沒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臨視著我，那麼我常常會眼花繚亂猶豫反復了，如同在隙縫中看人爭鬥，又哪裡能知道誰勝誰負？因此，美醜交錯而生，憂樂夾雜並出，這不是很大的悲哀麼！

我從錢塘調任到膠西地方來做知州，舍去坐船的安逸，而承受坐車騎馬的勞累；放棄牆壁雕繪的漂亮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居室裡；離開了湖山的景觀，而行走在種植桑麻的野地裡。剛到之時，連年收成不好，盜

賊到處都有，案件也多不勝數；而廚房內空空如也，每天只吃枸杞菊花，人們一定都懷疑我會不快樂。過了一年，我面腴體豐，頭髮白的地方，也一天天變黑了。我既喜歡這裡的風俗淳厚，而這裡的官吏百姓也習慣于我的笨拙質樸，因此，在這裡修整花園菜圃，打掃乾淨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縣的樹木，來修補破敗之處，作為苟且求安的法子。在園子的北面，靠著城牆而造的台已經很舊了，稍稍修葺使它煥然一新，常常與眾人一起登臺觀賞。放開心意，盡展情志。從臺上向南望去，是馬耳山、常山，它們忽出忽沒，時隱時現，若近若遠，也許有隱士住在那裡吧？而東面是廬山，秦人廬敖就是在那裡隱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關，高高地如同城郭一般，姜太公、齊桓公的遺風，尚有留存。向北俯視濰水，不禁慨歎萬分，想起了淮陰侯韓信的赫赫戰功，又哀歎他不得善終。這台高大而又平穩，進深而又明亮，夏涼冬暖。雨雪紛飛的早晨，微風明月的夜晚，我沒有不在那裡的，客人們沒有不跟從著我的。採摘園子裡的蔬菜，釣取池塘裡的遊魚，釀米酒，煮糙米，大家吃喝著，說道：“遊玩真痛快啊！”

當時，我的弟弟子由恰在濟南，聽說了這件事，寫了一篇賦，並且把這台命名為“超然”，以表示我到哪兒都快樂的原因，在於我的心能超出於事物之外啊！

（王水照）

石鐘山記

〔宋〕蘇軾

《水經》雲：“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

“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醜，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空空焉，餘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咳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于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莊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餘欺也。

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餘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

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選自《四部叢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水經》上說：“彭蠡湖的入口處，有一座石鐘山。”酈道元注解認爲，“這裡下臨深潭，微風鼓動著波浪，湖水與山石相擊，而發出洪鐘般的聲響。”這種解說，人們常有懷疑。現在拿鐘或磬放在水中，即使是大風浪，也不能使它發出響聲，何況是石頭呢？到了唐朝的李渤，才開始查訪這石山的舊跡，尋得兩塊石頭在水潭邊，他“敲敲石頭，聽聽聲音，南邊那塊石頭的聲音模糊厚重，北邊那塊石頭的聲音清脆悠遠，停止敲擊聲音仍在散播，餘音嫋嫋，久久才消失”，他自以爲探得原由了。但是這種解說，我更加懷疑。石頭鏗然有聲的到處都有，而單單這裡的石頭用“鐘”來命名，這是什麼原因呢？

元豐七年六月丁醜日，我從齊安郡乘船到臨汝去，我的長子蘇邁將到饒州德興去做縣尉，我送他到湖口，因此有機會看到李渤所說的“石鐘”。寺廟裡的和尚派一個小童拿著斧頭，在亂石中挑一兩塊去敲敲，石頭空空作響，我當然譏笑而不信這種解釋的。待到晚上月明的時候，我只與蘇邁坐了小船，來到峭壁下面。看到有塊大石斜立著有千尺之高，象猛獸奇鬼一般，陰森森地象要搏擊人；而山上棲息著的隼鷹，聽見人聲也驚然而起，在雲中礫礫地叫著；又有象老人在山谷中邊咳嗽邊笑的声音，有人說：“這是鶴鶴啊！”我正猶豫著想回去，但從水面上突然響起了巨聲，轟隆轟隆地象敲鐘擂鼓之聲而不停止，船夫大爲恐慌，我慢慢地去察看，發現山下都是石洞石縫，不知有多深，微波湧進了洞、縫，流轉奔騰，因而產生轟

隆的聲響。船轉回到兩山之間，剛準備進港，發現水流中間有塊巨石攔住，上面可坐百人，裡面空著又有很多洞穴，與風、水互相吞吐，發出物體相撞聲和鐘鼓齊鳴聲，與先前轟隆的聲音相呼應，如同奏樂一般。我就笑著對蘇邁說：“你記得嗎？轟隆的聲音，象周景王的無射鐘所發出的，撞擊聲和鐘鼓聲，又像是魏莊子的歌鐘所發出的。古人不騙我們呀！”

事情不親眼看到、親耳聽到就妄斷有無，這可以嗎？酈道元所看到的，大概與我相同，但他說得不詳盡；一般士大夫們終究不願親駕小船夜泊峭壁之下，所以不能知道真相；而漁夫船夫，雖然知道了卻無法寫下來，這就是世上不能把真相傳佈開來的原因呀。而識見淺陋的人，竟用斧頭敲擊石頭的方法來探求，自以為求得了結果。我所以記下了以上的經過，是因為嘆惜酈道元的解釋過於簡略，也嘲笑李渤的解釋太淺陋了。

（王水照）

日喻說

〔宋〕蘇軾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盤與燭也。自盤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

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能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

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于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選自《四部叢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有一個生來失明的人不認識太陽，就向明眼人請教，有人告訴他說：“太陽的形狀象銅盤。”說著敲擊銅盤使瞎子聽到聲音。有一天，瞎子聽到鐘聲響，認為那就是太陽了。又有人告訴瞎子說：“太陽的光亮象蠟燭。”瞎子摸了蠟燭知道了形狀。有一天，瞎子摸到了管樂器簫，又認以為是太陽了。太陽與鐘、簫差得遠呢，而瞎子卻不知道這三者的區別。這是由於瞎子從未見過太陽而只是聽人說說的緣故。

抽象的道理比起太陽來要難見得多了，而普通人尚未明白它，也與瞎子不知道太陽沒有什麼兩樣。瞭解道的人要告訴別人什麼是道，即使用巧妙的比喻去很好地開導，也並不比銅盤與蠟燭的比喻更形象。從銅盤到鐘，從蠟燭到簫，一個譬喻接著一個譬喻地形容變化，這還有盡頭嗎？所以世上講道的人，有的是就其看到的來解釋道，有的是沒有見過道而主觀猜想它，這兩者全都是求道的弊病。然而道是永遠不可求得的嗎？我說：“道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而不可以強求的。”什麼叫自然而然地得到？孫武子說：“善於用兵的人能使敵人自投羅網，而不陷入敵人的圈套。”子夏說：“各行各業的手工藝人在作坊裡完成他們的工作，君子通過學習而得到道。”不去強求而自然而然得到，這就是致的意思吧！

南方多善於潛水的人，這是因為天天與水為伴的緣故。他們七歲就能趟著水走，十歲就會游泳，十五歲就會潛水了。那潛水的人難道是隨便學會潛水的嗎？一定是掌握了水的規律。天天與水打交道，那麼十五歲就可以熟悉水性。從小不接觸江河湖水的人，即使過了三十年，連看到舟船也會害怕它。所以北方的勇士，向會潛水的人請教了怎樣潛水的方法，照著

潛水人的講解而到河裡去試著游水，卻沒有一個不遭沒頂之災的。所以凡是想不學習而一心求道的，其實都象北方人學潛水一樣。

過去國家以詩賦考試錄取士人，士人所學繁雜而不崇尚儒道；現在用經義考試錄取士人，士人明白要追求儒道卻不肯專心學習。渤海人吳彥律，是位立志勤學的人，將去禮部應試，我寫了《日喻》以勉勵他。

（丁如明）

答謝民師書

〔宋〕蘇軾

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住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于賦，何哉？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眾，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曾有所欲記錄，當爲作數句留院

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

——選自《四部叢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最近我倆分別之後，多次承你來信問候，詳知你日常起居安好，十分欣慰。我稟性剛直簡慢，學問迂闊，才質駑鈍，因事連年被摘，不敢再自居于士大夫行列。自從回到海北，見到舊日親友，也已經漠然如同隔代之人，何況與您平素沒有交往，還敢與您訂交嗎？您數次屈尊光臨，立談之間一見如故，使我萬分欣幸，意想不到，無法用言辭來形容。

您給我看的書啓、詩賦、雜文，我已讀了多遍。大作猶如行雲流水，原本無一定的形式，飄蕩流動，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文理毫不做作，千姿百態，舒卷自如。孔子說：“說話不講究文采，流傳就不會廣遠。”又說：“言辭只求能表達意思就行了。”言辭僅要求能達意，好象是不講究文采，這是很不對的。要把握住事物的微妙處，真象掄風捉影那樣難。心中能把事物徹底弄清楚的，大概在千萬人中也找不到一個，而何況是要用口說和手寫把事物表達清楚呢？表達清楚的，這就叫“辭達”。言辭要做到能夠達意，那麼文采就運用不盡了。揚雄喜歡用艱深的辭藻來文飾淺顯易懂的意思，假如直捷了當地說出來，就人人都能明白了。這種寫作方法正是揚雄自己所批評的“雕蟲篆刻”那一套。他的《太玄》、《法言》都屬於這一類。而他偏偏只對作賦追悔，這是為什麼呢？終身經營雕蟲小技，而寫作《太玄》、《法言》時僅僅變有韻之文為無韻之文，便稱之為經，這可以嗎？屈原作的《離騷》，是《風》、《雅》傳統的再發展，即使與日月爭輝也不遜色。難道我們可以因為它象賦而稱之為雕蟲小技嗎？如果賈誼趕上了作孔子的學生，那麼他的學行已經足以“入室”了。而揚雄卻

因他作過辭賦而貶低他，以至與司馬相如等同。象這樣淺陋的見解，在揚雄身上是很多的。這些話可以同明白人說，不能同一般人講，我因為議論文章，所以偶然談到。歐陽修先生說：“文章象赤金美玉，市上本有定價，不是憑誰的一句話就能論定價格的貴賤。”我囉裡囉索講了一大堆，對您未必有什麼好處吧，真是慚愧惶恐不已。

您索要惠力寺法雨堂的題字，我本來不善於書寫大字，勉強寫來終究不好，又加上船上地方狹窄難以書寫，所以未能遵命寫好。但是我將路過臨江，理當前去遊覽。或者寺僧要我寫一點什麼，我會寫上幾句留在寺院內，以安慰您的鄉土之思。今天到達峽山寺，稍作逗留後就離開。相距越來越遠，希望你千萬隨時珍重。

（丁如明）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岳降，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曆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複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得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裡，期年而廟成。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州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拜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能望。作書抵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曆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荀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發下大荒。

——選自《四部叢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一個普通人卻成爲千百代的榜樣，一句話卻成爲天下人效法的準則。這是因爲他們的品格可以與天地化育萬物相提並論，也關係到國家氣運的盛衰。他們的降生是有來歷的，他們的逝世也是有所作爲的。所以，申伯、

呂侯由高山之神降生，傳說死後成為天上的列星，從古到今的傳說，是不可否認的。孟子說：“我善於修養我盛大正直的氣。”這種氣，寄託在平常事物中，又充滿於天地之間。突然遇上它，那麼，王公貴族就會失去他們的尊貴，晉國、楚國就會失去它們的富有，張良、陳平就會失去他們的智慧，孟賁、夏育就會失去他們的勇力，張儀、蘇秦就會失去他們的辯才。是什麼東西使它這樣的呢？那一定有一種不依附形體而成立，不依靠外力而行動，不等待出生就存在，不隨著死亡就消逝的東西了。所以在天上就成為星宿，在地下就化為河川山嶽；在陰間就成為鬼神，在陽世便又成為人。這個道理十分平常，不值得奇怪的。

自從東漢以來，儒道淪喪，文風敗壞，佛、道等邪說一齊出現。經歷了唐代貞觀、開元的興盛時期，依靠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輔佐，還不能挽救。只有韓文公從普通人裡崛起，在談笑風生中指揮古文運動，天下人紛紛傾倒追隨他，使思想和文風又回到正路上來，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年左右了。他的文章使八代以來的衰敗文風，得到振興，他對儒道的宣揚，使天下人在沉溺中得到拯救，他的忠誠曾觸犯了皇帝的惱怒，他的勇氣能折服三軍的主帥：這難道不是與天地化育萬物相並列，關係到國家盛衰，浩大剛正而獨立存在的正氣嗎？

我曾談論過天道和人事的區別：認為人沒有什麼事不能做出來，只是天不容許人作偽。人的智謀可以欺騙王公，卻不能欺騙小豬和魚；人的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卻不能取得普通老百姓的民心。所以韓公的專心誠意，能夠驅散衡山的陰雲，卻不能夠挽回憲宗佞佛的執迷不悟；能夠馴服鱷魚的兇暴，卻不能夠制止皇甫鏞、李逢吉的誹謗；能夠在潮州老百姓中取得信任，百代都享受廟堂祭祀，卻不能使自身在朝廷上有一天的平安。原來，

韓公能夠遵從的，是天道；他不能屈從的，是人事。

從前，潮州人不知道學習儒道，韓公指定進士趙德做他們的老師。從此潮州的讀書人，都專心於學問的研究和品行的修養，並影響到普通百姓。直到現在，潮州被稱為容易治理的地方。確實不錯啊，孔子曾說過這樣的話：“有地位的人學了道理，就會愛護人民；地位低的人學了道理，就容易治理。”潮州人敬奉韓公，吃喝的時候必定要祭祀他，水災旱荒、疾病瘟疫，凡是有求助於神靈的事，必定到祠廟裡去祈禱。可是祠廟在州官衙門大堂的後面，百姓以為進出不方便。前任州官想申請朝廷建造新的祠廟，沒有成功。元祐五年，朝散郎王滌先生來擔任這個州的知州，凡是用來培養士子，治理百姓的措施，完全以韓公為榜樣。老百姓心悅誠服以後，便下命令說：“願意重新修建韓公祠廟的人，就來聽從命令。”老百姓高高興興地趕來參加這項工程。在州城南面七裡選了一塊好地方，一年後新廟就建成了。

有人說：“韓公遠離京城約萬里，而貶官到潮州，不到一年便回去了，他死後有知的話，是不會深切懷念潮州的，這是明擺著的。”我說：“不是這樣的，韓公的神靈在人間，好比水在地上，沒有什麼地方不存在。而且潮州人信仰得特別深厚，思念得十分懇切，每當祭祀時，香霧繚繞，不由湧起悲傷淒愴的感覺，就象見到了他，好比挖一口井得到了水，就說水只在這個地方，難道有這個道理的嗎？”元豐七年，皇帝下詔書封韓公為昌黎伯，所以祠廟的匾額上題為“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州人請我書寫他的事蹟刻在石碑上，因此作首詩送給他們，讓他們歌唱著祭祀韓公，歌詞說：

您從前騎龍邀游在白雲鄉，雙手撥動銀河，挑開天上的雲彩，織女替您織成雲錦衣裳。您輕快地乘著風來到皇帝的身旁，下降到人間，為混亂的俗世掃除異端。您在西邊遊覽了咸池，巡視了扶桑，草木都披上了您的恩澤，承受著您的光輝普照。您追隨李白、杜甫，與他們一起比翼翱翔，使張籍、皇甫湜奔跑流汗、兩腿都跑僵了，也不能仰見您那能使倒影消失的耀眼光輝。您上書痛斥佛教，諷諫君王，被邀請到潮州來觀看，中途又遊覽了衡山和湘水，經過了埋葬帝舜的九嶷山，憑弔了娥皇和女英。到了潮州，祝融為您在前面開路，海若躲藏起來了，您管束蛟龍、鱷魚，好象驅趕羊群一樣。天上缺少人材，天帝感到悲傷，派巫陽唱著歌到下界招您的英魂上天。用犛牛作祭品，用雞骨來占卜，敬獻上我們的美酒；還有殷紅的荔枝，金黃的香蕉。您不肯稍作停留，使我們淚下如雨，只得送您的英靈，披著頭髮，輕快地返回仙鄉。

（王從仁）

前赤壁赋

〔宋〕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依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

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壬戌年的秋天，七月十六日，我和客人荡着船儿，在赤壁的下面游览。清凉的风缓缓吹来，水面上不起波浪。我端起酒杯劝客人们喝酒，朗颂“明月”的诗歌，高唱“窈窕”的篇章。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升起，在斗宿和牛宿之间逗留不前。白濛濛的水气笼罩江面，江水的泛光和天空连成一片。任凭小船向何处漂荡，越过茫茫无边的江面。江面是那么浩瀚啊，船儿象凌空乘风而行，不知道将要飞向何方；我们轻快地飘起啊，象脱离尘世，无牵无挂，飞升到仙境的神仙。

这时，酒喝得十分欢畅，我敲着船边唱起歌来，歌词说：“桂木做的棹啊兰木做的桨，划开清澈澄明的江水，迎着江面浮动的月光。我的情思啊悠远茫茫，盼望着‘美人’啊，在天边遥远的地方。”客人中有位吹洞箫的，随着歌声伴奏。那洞箫声呜呜地响，象怨恨，象思慕，象抽泣，象倾诉；吹完后，余音悠长，象细长的丝线延绵不断。使得潜藏在深渊中的蛟龙跳起舞来，使得孤独小船上的寡妇哭泣起来。

我顿时脸色改变，整理好衣服，端正地坐着，问客人说：“为什么箫声这样悲凉呢？”客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操的诗句吗？向西望是夏口，向东望是武昌，山水互相环绕，草木茂盛苍翠，这不就是曹操被周瑜打败的地方吗？当他占领荆州，攻下江陵，顺着长江东进的时候，战船连接千里，旌旗遮蔽天空。他面对长江饮酒，横握长矛吟诗，本是盖世的英雄，如今在哪里呢？何况我和您在江中小洲上捕鱼打柴，和鱼虾做伴侣，与麋鹿交朋友，驾着一片叶子似的小船，拿着简陋的酒杯互相劝酒。就象蜉蝣一样，将短暂的生命寄托在天地之间，渺小得象大海里的一粒米。哀叹我们生命的短促，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希望拉着神仙飞升遨游，和明月一起永世长存。明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可能轻易实现的，只好把感慨寄托在曲调之中，在悲凉的秋风中吹奏出来。”

我对客人说：“您了解那江水和月亮吗？江水总是象这样不断地流去，但始终没有消失。月亮有时圆有时缺，但最终没有消损和增长。原来，如果从那变化的一面去看它，那么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曾保持过原状。从那不变的一面看，那么事物和我们都是无穷无尽的，还羡慕什么呢？再说，天地之间，事物都各自有其主宰，如果不是我所有的东西，虽然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取用。只有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它就成为声音，眼睛看到它就成为颜色；取用它们没有人禁止，享用它们不会竭尽。这是大自然的无穷的宝藏，我和您可以共享用的。”

客人高兴地笑了，于是洗了酒杯，重新斟酒再喝。菜肴和果品都吃完了，空杯、空盘杂乱地放着。我和客人们互相靠着在船中睡着了，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

(王从仁)

後赤壁賦

〔宋〕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

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鬥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

於是攜酒與魚，複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複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俯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選自《四部叢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這一年十月十五日，我從雪堂出發，準備回臨皋亭。有兩位客人跟著我，一起走過黃泥阪。這時霜露已經降下，樹葉全都脫落。我們的身影倒映在地上，抬頭望見明月高懸。四下裡瞧瞧，心裡十分快樂；於是一面走一面吟詩，相互酬答。

過了一會兒，我嘆惜地說：“有客人卻沒有酒，有酒卻沒有菜。月色皎潔，清風吹拂，這樣美好的夜晚，我們怎麼度過呢？”一位客人說：“今天傍晚，我撒網捕到了魚，大嘴巴，細鱗片，形狀就象吳淞江的鱸魚。不過，到哪裡去弄到酒呢？”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妻子說：“我有一鬥酒，保藏了很久，爲了應付您突然的需要。”

就這樣，我們攜帶著酒和魚，再次到赤壁的下面遊覽。長江的流水發出聲響，陡峭的江岸高峻直聳；山巒很高，月亮顯得小了，水位降低，礁石露了出來。才相隔多少日子，上次遊覽所見的江景山色再也認不出來了！我就撩起衣襟上岸，踏著險峻的山岩，撥開紛亂的野草；蹲在虎豹形狀的怪石上，又不時拉住形如虯龍的樹枝，攀上猛禽做窩的懸崖，下望水神馮夷的深宮。兩位客人都不能跟著我到這個極高處。我劃地一聲長嘯，草木被震動，高山與我共鳴，深谷響起了回聲，大風括起，波浪洶湧。我也不覺憂傷悲哀，感到恐懼，覺得這裡使人害怕，不可久留。回到船上，把船劃到江心，任憑它漂流到哪裡就在那裡停泊。

這時快到半夜，望望四周，覺得冷清寂寞得很。正好有一隻鶴，橫穿江面從東邊飛來，翅膀象車輪一樣大小，尾部的黑羽如同黑裙子，身上的

白羽如同潔白的衣衫，它戛戛地拉長聲音叫著，擦過我們的船向西飛去。

過了會兒，客人離開了，我也回家睡覺。夢見一位道士，穿著羽毛編織成的衣裳，輕快地走來，走過臨皋亭的下麵，向我拱手作揖說：“赤壁的遊覽快樂嗎？”我問他的姓名，他低頭不回答。“噢！哎呀！我知道你的底細了。昨天夜晚，邊飛邊叫經過我船上的，不就是你嗎？”道士回頭笑了起來，我也忽然驚醒。開門一看，卻看不到他在什麼地方。

（王從仁）

上樞密韓太尉書

〔宋〕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

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于水見黃河之大且深，于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向之來，非有取於鬥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選自《四部叢刊》本《欒城集》

太尉執事：轍生性喜好寫作，對此思考很深。我以爲文章是作者氣質、性格的顯現，然而文章不是學了就能寫好的，氣質卻可以通過加強修養而得到。孟子說：“我善於培養我的浩然正氣。”現在看來，他的文章寬厚宏博，充塞於天地之間，和他的氣的大小相稱。太史公走遍天下，博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之間的豪士俊傑交遊，所以他的文章疏暢跌宕，頗有奇偉的氣概。這兩位夫子，難道是常常拿著筆寫作這樣的文章就成功的嗎？這是因爲他們的浩氣充滿在他們的胸中，流露到他們的形貌之外，發而爲之言語，表現爲文章，但自己並不曾覺察到。

轍出生已經十九年了。我住在家中時，所交遊的不過是鄉間鄰里的人，所見到的不過是幾百里之內的事物，沒有高山曠野可供攀登觀覽以開闊自己的胸襟。諸子百家的書，雖然無所不讀，然而都是古人的陳跡，不能激發我的志氣。我擔心因此而埋沒了自己，所以毅然離開了故鄉，去尋求天下的奇聞壯觀，以瞭解天地的廣大。我路過了秦、漢的故都，盡情觀賞了終南山、華山、嵩山的高峻，北望黃河的奔騰流瀉，深有感觸地想起了古代的豪士俊傑。到了京都汴京，瞻仰了天子宮殿的雄偉，以及國家糧倉、府庫、城池、苑囿的富庶和巨大，這才知道天下的宏偉和壯麗。我見到了翰林學士歐陽公，聆聽了他的宏大而雄辯的議論，看見了他秀美而俊偉的容貌。同他的門生賢士大夫交往，這才知道天下的文章都聚集在這裡。太

尉的雄才大略稱冠天下，天下士民依仗您而平安無憂，四方各族懼怕您而不敢發難。您在朝廷之內如同周公、召公輔佐君王，您在邊域就如同方叔、召虎那樣禦侮安邊。然而轍還未曾見到您啊。

況且，一個人從事學習，如果不立志在遠大的方面，即使學得很多又有什麼用呢？轍的這一次到來，關於山，看見了終南、嵩山、華山的崇高；關於水，看見了黃河的深廣；關於人，看見了歐陽公；但是，仍然因為沒有拜見太尉而感到遺憾。所以希望能夠親睹賢人的丰采，即使只聽到一句話也足以使自己志氣壯大。這樣就可算是盡覽了天下的壯觀，而不會有什麼遺憾了。

轍還年輕，尚未通曉當官的事務。先前來京都應試，不是爲了謀取區區的俸祿。偶然得到，也不是我所喜歡的。然而有幸得到恩賜回家，等待朝廷的選用，使我能悠閒幾年，將進一步鑽研作文之道，並且學習從政的業務。太尉如果認

爲我還可以指教，而屈尊給我以教誨的話，就更使我感到榮幸了。

（顧偉列）

六國論

〔宋〕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冲，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

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範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于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于東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禍。

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方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

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于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選自《四部叢刊》本《欒城集》

我曾經閱讀《史記》的六國世家，私下裡感到奇怪的是，天下的諸侯國憑藉五倍于秦國的土地，十倍于秦國的民眾，全力向西攻打殽山西面方圓千里的秦國，最後竟然不能免於滅亡。我常常對這個問題深思遠慮，認爲一定有可以使他們保全自己的策略。因此未嘗不責怪當時六國那班謀臣，他們對於禍患的考慮太粗疏，謀求利益的眼光太短淺了，而且不能明察天下的形勢啊！

秦王與諸侯爭奪天下的地區，並不在齊、楚、燕、趙，而是在韓、魏的區域；諸侯與秦國爭奪天下的地區，也不是在齊、楚、燕、趙，而是在韓、魏的區域。對秦國來說，韓、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之患。韓、魏兩國阻塞著秦國的往來要衝，掩護著殽山以東的各諸侯國，所以天下最重要的地區，沒有比得上韓、魏兩國了。

從前范雎在秦國受到重用時，就建議收撫韓國；商鞅在秦國受到重用時，又建議收撫魏國。秦昭王沒有得到韓、魏的歸順，就出兵攻打齊國的剛、壽地區，范雎把這看作是值得擔憂的事情。那末秦國所顧忌的是什麼，就可以看得清楚了。秦國對燕、趙兩國用兵，對它說來是危險的事。因爲越過韓國、穿過魏國去進攻另一國的國都，前面將遇到燕、趙的抵抗，而

韓、魏又會乘機從背後打來，這是危險的用兵之道。然而秦國進攻燕國、趙國時，不曾擔心韓、魏會從後面襲擊，這是因為韓、魏都已歸附了秦國的緣故。韓國、魏國是各諸侯國的屏障，卻讓秦國軍隊能夠往來其間，這難道是明瞭天下的形勢嗎？放棄小小的韓、魏，讓它們去抵擋如狼似虎的秦國，它們怎能不屈服並投入秦國的懷抱呢？韓、魏兩國既已屈服而歸附了秦國，然後秦國的軍隊就能夠無所阻擋地向東方各諸侯國用兵，從而使各國遍受它的禍害了。

韓國和魏國不能獨自抵擋秦國，然而天下的諸侯卻又要憑藉韓、魏來掩護自己不受西方的侵略，因此，不如加強和韓、魏的團結，從而抵制秦國。秦國軍隊不敢越過韓、魏來覬覦齊、楚、燕、趙四國，那末，齊、楚、燕、趙四國就能憑藉這種形勢使自己得以保全了。由四個沒有戰爭的國家，來支持面對強敵的韓、魏，使韓、魏沒有東顧之憂，而為天下的諸侯挺身而出，抵禦秦兵。由韓、魏兩國對付秦國，而另外四國在後方休養生息，並且暗中幫助解決韓、魏的急難。象這樣就可以用來應付一切，那個秦國還能做什麼呢？不知道出此策略，卻貪圖邊界上的微小利益，背棄、破壞盟約，以至於自相殘殺。秦國的大軍尚未出動，而天下的諸侯已經把自己搞得困頓不堪了。致使秦人得以鑽他們的空子，攻取他們的國家，能不令人悲痛嗎？

（顧偉列）

黃州快哉亭記

〔宋〕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波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幾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于蘭台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爲快也哉！

——選自《四部叢刊》本《樂城集》

長江從西陵峽流出，開始進入平曠的原野，於是江流奔放浩大。在南面匯合了沅水與湘水，在北面匯合了漢水與沔水，水勢越益盛大。江水流到赤壁之下，浸潤灌注著大片土地，猶如汪洋無極。清河張夢得君貶官後居住在齊安，就著他住宅的西南方修建了一座亭子，用來覽觀江水浩瀚的勝景。我的長兄子瞻為亭子起名為“快哉亭”。

臨亭四望，可看到南北上百里，東西三十裡。江面波濤起伏，時而風起雲湧，時而風散雲消。白天則有船隻在眼前出沒，夜間則有魚龍在身下悲鳴。景色瞬息萬變，動人心魄，驚人眼目，令人不能長久的觀賞。如今卻可以在亭中憑幾而坐，盡情賞玩，一抬眼便可看個夠了。向西遙望武昌一帶的群山，山陵起伏蜿蜒，草木成行成列，當霧靄消散，太陽升起的時候，遠處漁人、樵夫的房舍，都可以一一指點。這就是將亭子命名為“快哉”的緣故吧。至於那長長的沙洲沿岸，舊時城郭的廢墟，曹操、孫權曾經窺視謀奪，周瑜、陸遜曾經率兵馳騁。緬懷轟轟烈烈的往事，遠眺宛然在目的遺跡，也足以使世俗之人稱快。

從前，楚襄王讓宋玉、景差跟隨著同游蘭台宮，有一陣清風颯颯吹來。楚王敞開衣襟，迎著風說道：“痛快啊，這陣風！這是我和百姓共同享受的吧。”宋玉說：“這只是大王的雄風，百姓怎麼能和您共同享受它啊！”宋玉的話大概有著諷諫的意味。風並沒有雌雄的區別，而人卻有遇時、不遇時的不同。楚王之所以感到快樂，百姓之所以感到憂愁，這是人本身處境的不同，與風有什麼關係呢？世人生活在世間，假如他心中不坦然自樂，那末到哪裡不都會感到痛苦和不滿嗎？假如他達觀坦蕩，不因外物的影響

而傷害自己的性情，那末到哪裡不都會感到快樂嗎？如今，張夢得君不把貶官當作憂患，利用辦理公務的餘暇，在山水之間縱情遊玩，這表明他的心胸應該有超過常人的地方。即令用蓬草編門，用破甕作窗，他生活其中也不會有什麼不快樂的，更何況在長江的清流中洗濯，覽觀西山的白雲，讓耳目盡情感受美好的景色，以求得舒心快意呢！如果不是這樣，峰巒連綿，溝壑幽絕，森林成片，古木參天，清風迴旋其間，明月當空朗照，這些都是使失意的人們悲傷憔悴而感到不能忍受的景色，哪裡看得出它們是令人暢快的呢？

（顧偉列）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李格非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

嗚呼！公卿士大夫方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選自海山仙館叢書本《洛陽名園記》

現在我來作一結論：洛陽處於中國的中心，憑藉穀山與澠池的險阻，控制秦川和隴山的要衝，並且充當了趙、魏兩地的堡壘，可以說是四方必爭之地了。中國若是平安無事還算罷了，一旦發生變亂，洛陽必將首先遭受兵災。因此我曾經說過：“洛陽的興盛與衰敗，便是中國安定和戰亂的

預兆啊！”

當唐代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在東都洛陽建館舍、置宅第的，不下千有餘家；等到它發生動亂的時候，接踵而起的是梁、唐、晉、漢、周的殘酷戰爭。洛陽的池塘竹樹，遭到兵車的蹂躪踐踏，變成了座座廢墟；高大的涼亭、軒敞的水榭，也被煙火焚燎，化成堆堆灰燼。它們都與大唐江山同歸於盡，沒有剩下一處了。因此我曾經說：“這些園林的興盛與荒廢，便是洛陽繁盛與衰敗的預兆啊！”

既然中國的安定與戰亂，從洛陽的盛衰跡象上可以看出來；而洛陽的盛衰，又可以從這些園林廢興的跡象上看出來，那麼我寫這本《洛陽名園記》，難道是徒勞無益、白費筆墨嗎？

唉，公卿士大夫們正當進用於朝、官高爵顯的時候，大都放縱自己的私欲，任意而為，而將天下的治理與荒亂拋在一邊。他們想在告老致仕以後安享林園之樂，能夠做到嗎？有唐一代沒落的道路便是前車之鑒啊！

（徐培均）

金石錄後序

〔宋〕李清照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甫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鐘、鼎、甗、鬲、盤、彝、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訛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涯、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丞相作禮部侍郎，候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

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劄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餘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

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汙，必懲責揩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慘慄。餘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刳缺，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幾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寇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尙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尙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煨燼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熟，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馳馬去。塗中賓士，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店。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藥，瘡且痢，病危在膏肓。餘悲泣，倉皇不

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餘無所之。

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餘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煙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臥內者，巋然獨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述，任勅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棄衣被走黃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禦舟海道之溫，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複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璫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餘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庭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並寫本書寄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巋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簍，更不忍置他所，常在臥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士民鐘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簍去。餘悲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鐘複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巋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簽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題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歟？或者天意以餘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在人間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

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雲。紹興二年、玄默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

——選自呂無党抄本《金石錄》，參校李文**<bzgwgz_015/bz>**輯《漱玉集》

以上《金石錄》三十卷是誰的著作呢？是先夫趙德甫所撰的呀。上自三代，下至五代之末，凡是鑄在鐘、鼎、甗、鬲、盤、彝、尊、敦上的題記，以及刻在高大石碑上的顯要人物和山林隱士的事蹟——這些見之于金石鏤刻的文字共二千卷，都校正了錯字異文，進行了汰選和品評。上足以合聖人的道德標準，下能夠訂正史官失誤的，這裡都記載了，可以稱得上內容豐富了！唉，自從唐代的王涯與元載遭到殺身之禍以後，書畫跟胡椒幾乎是一樣的貨色；而晉人和嶠所患的錢癖跟杜預所患的《左傳》癖，也似乎沒有什麼區別。名義雖不相同，但各自受到的迷惑則是一樣的呀。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我才嫁給趙氏。當時先父在做禮部員外郎，丞相公公在做禮部侍郎，我夫明誠年方二十一歲，正在太學做學生。趙、李兩家本是寒族，向來清貧儉樸。每月初一、十五，明誠都請假出去，把衣服押在當舖裡，取五百銅錢，走進大相國寺，購買碑文和果實。回到家中，我們面對面地坐著，一邊展玩碑文，一邊咀嚼果實，自己覺得很象遠古時代葛天氏的臣民那樣自由和快樂。後二年，明誠出仕做官，便立下即使節衣縮食，也要游遍遼遠的地方，把天下的古文奇字全部搜集起來的志願。日積月累，資料越積越多。丞相在政府工作，親戚故舊中也有人在秘書省的，常常有《詩經》以外的佚詩、正史以外的逸史，以及從魯國孔子舊壁中、汲冢魏安釐王墓中發掘出來的古文經傳和竹簡文字，於是就盡力抄寫，漸漸感到趣味無窮，以至欲罷不能。後來偶而看到古今名人的書畫和夏、商、周三代的奇器，也還是脫下衣服把它買下來。曾記得崇寧年間，有一個人拿來一幅南唐徐熙所畫的《牡丹圖》，要二十萬錢才肯賣。當時就是貴家子弟，要籌備二十萬銅錢，談何容易啊！我們把它留了兩夜，終於因為想不出法子而還給了他。我們夫婦倆為此惋惜悵悵了好幾天。

後來我們回青州故鄉閒居了十年。仰有所取，俯有所入，衣食有了富裕。明誠又接連做了萊州和淄州的太守，把他的全部薪俸拿出來，從事書籍的刻寫。每得一本，我們就一起校勘，整理成集，題上書名。得到書畫和彝、鼎等古代酒器，也摩挲把玩或攤開來欣賞，指摘上面的毛病。每晚以燒完一枝蠟燭為準。因此所收藏的古籍，都能做到紙劓精緻，字畫完整，超過許多收藏家。我天性博聞強記，每次吃完飯，和明誠坐在歸來堂上烹茶，指著堆積的書史，說某一典故出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猜中與否決定勝負，作為飲茶的先後。猜中了，便舉杯大笑，以至把茶倒在懷中，起來時反而飲不到一口。甘心在這個環境中過一輩子了！所以我們雖處於

憂患貧窮之中，而胸中的志願從沒有屈服過。收書的任務既已完成，就在歸來堂中建起書庫，把大櫥編上了甲乙丙丁的號碼，中間放上書冊。如需講讀，就拿來鑰匙開櫥，在簿子上登記，然後取出所要的書籍。我有時把書籍損壞或弄髒了一點，他定要給以批評，並責令揩完塗改，不再象過去那樣平易和藹了。收藏書籍本為尋求適意，如今反而弄得一場不愉快。我性子實在忍耐不住，就想辦法不吃第二道葷菜，不穿第二件繡有文彩的衣裳，頭上沒有明珠翡翠的首飾，室內沒有鍍金刺繡的傢俱。遇到諸子百家的書籍，只要字不殘缺、版本不假的，就馬上買下，儲存起來作為副本。向來家傳的《周易》和《左傳》，原有兩個版本源流，文字最為完備。於是羅列在幾案上，堆積在枕席間，我們意會心謀，目往神授，這種樂趣遠遠超過聲色狗馬之上。

到了欽宗靖康元年，明誠做了淄州太守，聽說金軍進犯京師汴梁，一時間四顧茫然，只見滿箱滿籠都是書籍，一邊戀戀不捨，一邊悵悵不已，心知這些東西必將不為己有了。高宗建炎元年三月間，我的婆婆太夫人郭氏死于建康，明誠奔喪南來。多餘的物品既不能全部載去，便先把書籍中重而且大的印本去掉，又把藏畫中重複的幾幅去掉，又把古器中沒有款識的去掉。後來又去掉書籍中的國子監刻本、畫卷中的平平之作及古器中又重又大的幾件。經多次削減，還裝了十五車書籍。到了海州，雇了好幾艘船渡過淮河，又渡過長江，到達建康。這時青州老家，還鎖著書冊什物，佔用了十多間房屋，希望明年春天再備船把它裝走。可是到了十二月，金兵攻下青州，這十幾屋東西，一下子化為灰燼了。

高宗建炎二年秋九月，明誠再度被起用任職建康府，三年春三月罷官，搭船上蕪湖。到了當塗，打算在贛江一帶找個住處。夏五月，到貴池，皇

帝有旨任命他知湖州，需上殿朝見。於是我們把家暫時安置在貴池，他一人奉旨入朝。六月十三日，開始挑起行李，舍舟登岸。他穿著一身夏布衣服，翻起覆在前額的頭巾，坐在岸上，精神如虎，明亮的目光直向人射來，向船上告別。此刻我的情緒很不好，大喊道：“假如聽說城裡局勢緊急，怎麼辦呀？”他伸出兩個手指，遠遠地答應道：“跟隨眾人吧。實在萬不得已，先丟掉包裹箱籠，再丟掉衣服被褥，再丟掉書冊卷軸，再丟掉古董，只是那些宗廟祭器和禮樂之器，必須抱著背著，與自身共存亡，別忘了！”說罷策馬而去。一路上不停地賓士，冒著炎暑，感染成疾。到達皇帝駐蹕的建康，患了瘧疾。七月底，有信到家，說是病倒了。我又驚又怕，想到明誠向來性子很急，無奈生了瘧疾，有時發燒起來，他一定會服涼藥，病就令人擔憂了。於是我乘船東下，一晝夜趕了三百里。到達以後，方知他果然服了大量的柴胡、黃芩等涼藥，瘧疾加上痢疾，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我不禁悲傷地流淚，匆忙中哪裡忍心問及後事。八月十八日，他便不再起來，取筆做詩，絕筆而終，此外更沒有“分香賣履”之類的遺囑。把他安葬完畢，我茫茫然不知到什麼地方是好。

建炎三年七月，皇上把後宮的嬪妃全部分散出去，又聽說長江就要禁渡。當時家裡還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所有的器皿、被褥，約可接待上百位客人；其他物品，數量與此相當。我又生了一場大病，只剩下一口氣。時局越來越緊張，想到明誠有個做兵部侍郎的妹婿，此刻正作後宮的護衛在南昌。我馬上派兩個老管家，先將行李分批送到他那裡去。誰知到了冬十二月，金人又攻下南昌，於是這些東西便全數失去。所謂一艘接著一艘運過長江的書籍，又象雲煙一般消失了，只剩下少數分量輕、體積小的卷軸書帖，以及寫本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的詩文集，《世說新語》，《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幾件，南唐寫本

書幾箱。偶而病中欣賞，把它們搬在臥室之內，這些可謂巋然獨存的了。

長江上游既不能去，加之敵人的動態難以預料，我有個兄弟叫李迺，在朝任勅局刪定官，便去投靠他。我趕到台州，台州太守已經逃走；回頭到剡縣，出睦州，又丟掉衣被急奔黃岩，雇船入海，追隨出行中的朝廷。這時高宗皇帝正駐蹕在台州的章安鎮。於是我跟隨禦舟從海道往溫州，又往越州。建炎四年十二月，皇上有旨命郎官以下官吏分散出去，我就到了衢州。紹興元年春三月，複赴越州；二年，又到杭州。先夫病重時，有一個張飛卿學士，帶著玉壺來看望他，隨即攜去，其實那是用一塊形狀似玉的美石雕成的。不知是誰傳出去，於是謠言中便有分賜金人的話語。還傳說有人暗中上表，進行檢舉和彈劾。事涉通敵之嫌，我非常惶懼恐怖，不敢講話，也不敢就此算了，把家裡所有的青銅器等古物全部拿出來，準備向掌管國家符寶的外庭投進。我趕到越州，皇上已駕幸四明。我不敢把東西留在身邊，連寫本書一起寄放在剡縣。後來官軍搜捕叛逃的士兵時把它取去，聽說全部歸入前李將軍家中。所謂“巋然獨存”的東西，無疑又去掉十分之五六了。惟有書畫硯墨，還剩下五六筐，再也捨不得放在別處，常常藏在床榻下，親手保管。在越州時，我借居在當地居民鐘氏家裡。冷不防一天夜裡，有人掘壁洞背了五筐去。我傷心極了，決心重金懸賞收贖回來。過了兩天，鄰人鐘複皓拿出十八軸書畫來求賞，因此知道那盜賊離我不遠了。我千方百計求他，其餘的東西再也不肯拿出來。今天我才知道被福建轉運判官吳說賤價買去了。所謂“巋然獨存”的東西，這時已去掉十分之七八。剩下一二件殘餘零碎的，有不成部帙的書冊三五種。平平庸庸的書帖，我還象保護頭腦和眼珠一樣愛惜它，多麼愚蠢呀！

今天無意之中翻閱這本《金石錄》，好像見到了死去的親人。因此又

想起明誠在萊州靜治堂上，把它剛剛裝訂成冊，插以芸簽，束以縹帶，每十卷作一帙。每天晚上屬吏散了，他便校勘兩卷，題跋一卷。這二千卷中，有題跋的就有五百零二卷啊。現在他的手跡還象新的一樣，可是墓前的樹木已能兩手合抱了。悲傷啊！從前梁元帝蕭繹當都城江陵陷落的時候，他不去痛惜國家的滅亡，而去焚毀十四萬冊圖書；隋煬帝楊廣在江都遭到覆滅，不以身死爲可悲，反而在死後把唐人載去的圖書重新奪回來。難道人性之所專注的東西，能夠逾越生死而念念不忘嗎？或者天意認爲我資質菲薄，不足以享有這些珍奇的物件嗎？抑或明誠死而有知，對這些東西猶斤斤愛惜，不肯留在人間嗎？爲什麼得來非常艱難而失去又是如此容易啊！

唉！陸機二十作《文賦》，我在比他小兩歲的時候嫁到趙家；蘧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歲之非，現在我已比他大兩歲：在這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啊！然而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這是人間的常理。有人丟了弓，總有人得到弓，又何必計較。因此我以區區之心記述這本書的始末，也想爲後世好古博雅之士留下一點鑒戒。紹興二年，太歲在壬，八月初一甲寅，易安室題。

（徐培均）

指南錄後序

〔宋〕文天祥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輒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眾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

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于前，賈余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

未幾，賈余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並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雲：“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迫購又急，天高地迴，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輾轉四明、天臺，以至於永嘉。

嗚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

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裡，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救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曆吳門、毗陵，渡瓜洲，複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

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爲？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于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恥，複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複何憾哉！複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選自《四部叢刊》本《文山先生全集》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受任右丞相兼樞密使，統率全國各路兵馬。當時元兵已經逼近都城北門外，交戰、防守、轉移都來不及做了。滿朝大小官員會集在左丞相吳堅家裡，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正當雙方使者的車輛往來頻繁，元軍邀約宋朝主持國事的人前去相見，大家認為我去一趟就可以解除禍患。國事到了這種地步，我不能顧惜自己了；料想元方也還可以用言詞打動的。當初，使者奉命往來，並沒有被扣留在北方的，我就更想察看一下元方的虛實，回來謀求救國的計策。於是，辭去右丞相職位，第二天，以資政殿學士的身份前往。

剛到元營時，據理抗爭，言詞激昂慷慨，元軍上下都很驚慌震動，他們也未敢立即輕視我國。可不幸的是，呂師孟早就同我結怨，賈余慶又緊跟著媚敵獻計，於是我被拘留不能回國，國事就不可收拾了。我自料不能脫身，就徑直上前痛罵元軍統帥不守信用，揭露呂師孟叔侄的叛國行徑，只要求死，不再考慮個人的利害。元軍雖然表面尊敬，其實卻很憤怒，兩個重要頭目名義上是到賓館來陪伴，夜晚就派兵包圍我的住所，我就不能回國了。

不久，賈余慶等以祈請使的身份到元京大都去，元軍驅使我一同前往，但不列入使者的名單。我按理應當自殺，然而仍然含恨忍辱地前去。正如古人所說：“將要有所作為啊！”到了京口，得到機會逃奔到真州，我立即把元方的虛實情況告訴淮東、淮西兩位制置使，相約他們聯兵討元。復

興宋朝的機會，大概就在此一舉了。留住了兩天，駐守維揚的統帥竟下了逐客令。不得已，只能改變姓名，隱蔽蹤跡，奔走草野，宿於露天，日日爲躲避元軍的騎兵出沒在淮河一帶。困窘饑餓，無依無靠，元軍懸賞追捕得又很緊急，天高地遠，號呼不應。後來得到一條船，避開元軍佔據的沙洲，逃出江口以北的海面，然後渡過揚子江口，進入蘇州洋，輾轉在四明、天臺等地，最後到達永嘉。

唉！我到達死亡的境地不知有多少次了！痛罵元軍統帥該當死；辱罵叛國賊該當死；與元軍頭目相處二十天，爭論是非曲直，多次該當死；離開京口，帶著匕首以防意外，幾次想要自殺死；經過元軍兵艦停泊的地方十多裡，被巡邏船隻搜尋，幾乎投江喂魚而死；真州守將把我逐出城門外，幾乎彷徨而死；到揚州，路過瓜洲揚子橋，假使遇上元軍哨兵，也不會不死；揚州城下，進退兩難，幾乎等於送死；坐在桂公塘的土圍中，元軍數千騎兵從門前經過，幾乎落到敵人手中而死；在賈家莊幾乎被巡察兵凌辱逼迫死；夜晚奔向高郵，迷失道路，幾乎陷入沼澤而死；天亮時，到竹林中躲避哨兵，巡邏的騎兵有好幾十，幾乎無處逃避而死；到了高郵，制置使官署的通緝令下達，幾乎被捕而死；經過城子河，在亂屍中出入，我乘的船和敵方哨船一前一後行進，幾乎不期而遇被殺死；到海陵，往高沙，常擔心無罪而死；經過海安、如皋，總計三百里，元兵與盜賊往來其間，沒有一天不可能死；到通州，幾乎由於不被收留而死；靠了一條小船渡過驚濤駭浪，實在無可奈何，對於死本已置之度外了！唉！死和生，不過是晝夜之間的事罷了，死就死了，可是像我這樣境界險惡，壞事層疊交錯湧現，實在不是人世間所能忍受的。痛苦過去以後，再去追思當時的痛苦，那是何等的悲痛啊！

我在患難中，有時用詩記述個人的遭遇，現在還保存著那些底稿，不忍心廢棄，在逃亡路上親手抄錄。現在將出使元營，被扣留在北門外的，作爲一卷；從北門外出發，經過吳門、毗陵，渡過瓜洲，又回到京口的，作爲一卷；逃出京口，奔往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的，作爲一卷；從海路到永嘉、來三山的，作爲一卷。我將把這詩稿收藏在家中，使後來的人讀了它，爲我的志向而悲歎。

唉！我能死裡逃生算是幸運了，可幸運地活下來要幹什麼呢？要求做一個忠臣，國君受到侮辱，做臣子的即使死了也還是有罪的；要求做一個孝子，用父母留給自己的身體去冒險，即使死了也有罪責。將向國君請罪，國君不答應；向母親請罪，母親不答應；我只好向祖先的墳墓請罪。人活著不能拯救國難，死後還要變成惡鬼去殺賊，這就是義；依靠上天的神靈、祖宗的福澤，修整武備，跟隨國君出征，做爲先鋒，洗雪朝廷的恥辱，恢復開國皇帝的事業，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誓不與賊共存”，“恭敬謹慎地竭盡全力，直到死了方休”，這也是義。唉！像我這樣的人，將是無處不是可以死的地方了。以前，假使我喪身在荒野裡，我雖然正大光明問心無愧，但也不能掩飾自己對國君、對父母的過錯，國君和父母會怎麼講我呢？實在料不到我終於返回宋朝，重整衣冠，又見到皇帝，即使立刻死在故國的土地上，我還有什麼遺憾呢！還有什麼遺憾呢！

這一年夏天五月，改年號爲景炎，廬陵文天祥爲自己的詩集作序，詩集名《指南錄》

（魏同賢）

登西台慟哭記

〔宋〕謝翱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餘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廟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

餘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台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台。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台。

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湓。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台，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複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餘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複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滄溟渟郁，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塞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喟。複登東台，撫蒼石，還憩於榜中。榜人始驚餘哭，雲：“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複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餘與丙獨歸。行三十裡，又越宿乃至。

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餘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爲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余嘗欲仿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餘心，後之人必有知餘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

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雲。

——選自《晞發集》

早先我的老朋友唐宰相魯郡公在南劍州地方設立辦事機構，我以普通老百姓身份投軍在他麾下。明年，在漳江邊上與他分手。又過了一年，公因事路過張睢陽廟和顏杲卿駐軍處常山一帶，慷慨悲歌，後來終於沒有辜負自己的諾言，追隨諸先烈游于黃泉。如今他的遺詩都留在人間，可以爲證。

我自恨自己一死之後只能空著兩手與魯郡公相見於地下，幸而還偏偏記得與他分別時的言語，每當想到這些情景時，就會在夢中重溫一遍。有時遇到山水林池台榭及雲霞草木，與我們分手時的情狀恰巧想像時，就令我徘徊留連仔細察看，悲痛異常而不敢哭泣。又過了三年，我經過吳縣——吳縣是公早年辦公的府治所在地，對著姑蘇台第一次爲魯郡公痛哭。又四年之後，我再次在越王台哭他。又五年之後即今天，我在嚴子陵釣台又設祭大哭。

昨天，我與友人甲、乙及丙四人相約，第二天聚會。中午，雨還沒停，

我們在江邊雇了條船；然後上岸，瞻仰嚴子陵祠堂，又在祠堂旁邊僧房內休息。但見壞牆枯井，好像進入墳墓當中。回到船中，與船夫一道置辦了祭祀用具。過了一會，雨停下，我們登上西台，在荒亭角上安放了牌位，然後下拜，跪下行禮。祝誦完畢後，又大哭三聲，然後再下拜，起立。這時我又想起自己年輕時，經過這裡一定要來祠堂瞻拜。起初來的時候，是跟隨先父一起來的。如今我也快要老了，面對山河大地，風雲人物，依戀不舍，如有所失。於是又對著東方哭拜不止。這時，有雲從南邊飄來，陰濕鬱結，雲氣罩住了林木，好像加重了悲哀的氣氛。我用竹如意敲著石塊，製作了楚歌來招他的魂，歌詞是：“魂靈啊，你早上要飛往何方？晚上歸來時，關塞一片昏黑。你化爲朱鳥雖然有了嘴，卻能吃到什麼？”歌畢，竹如意與石塊俱已碎裂了，於是大家就相對感歎。我們又登上東台，把青石撫摸一遍，然後回到船中休息。船夫方才因我痛哭過而感到驚奇，說：“剛才有巡邏船在此經過，我們何不移舟別處？”因此就搖船到河中心，設酒舉杯相勸，各自作詩來寄託自己的哀思。傍晚，雪飛風寒，舟中不可久留，就上岸住到乙家。夜裡又寫詩懷古。到了明天，風雪更大了，我就與甲在江邊分手，僅與丙兩人一同歸去。走了三十裡，又隔了一夜方始到家。

這以後，甲寄來書信與賦別的詩歌，信中說：“這天風急浪高，船夫拼命搖櫓

，耽擱了很久才渡過河。過河之後，真疑心有神靈在暗中相助，以顯示這次聚遊的偉觀。”我說：“唉！自從阮籍死後，空山之中已有千餘年沒有哭聲了。這事是否有神靈相助當然不能確知，但這次聚遊確實是件壯舉。我們僅能賦詩作文來表達情懷，實在是很可悲的。”我曾經想模仿司

馬遷作《秦楚之際月表》的體例作《季漢月表》。現在也許沒有人能瞭解我的用心，但後代人一定會瞭解我的用心。這裡我應當把此事記下來，所以寫下這篇文章，將來把它附在記載季漢事蹟之後。

今天是先父登嚴子陵釣台後的第二十六年。先父名某字某，他登臺這年是乙丑年。

（丁如明）

送秦中諸人引

〔金〕元好問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游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

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沉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遊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于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余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遊，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跡，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

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籲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貨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其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

——選自《四部叢刊》本《遺山先生文集》

關中地方風物土壤富庶肥沃，人民質樸直爽又崇尚道義，風氣習俗與喜歡激昂放歌的作風都還保留著秦漢時的舊貌。要說到山川之美，遊覽勝

地之多，是天下沒有能夠與它相比的。所以志在四方的人都喜歡在關中居住。

我二十歲左右時，隨奉先父官居略陽，曾因秋試在長安住了八九個月。那時我還未脫盡紈袴習氣，整天沉溺在燈紅酒綠之中，雖然知道有許多名勝美景卻無暇顧及。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與關中人士相處得更多了，就對關中的事情更為熟悉了。每當聽到談起長安以及藍田、鄠杜一帶地方的風土物情，面上就顯出躍躍欲往的喜色來。你們諸位大都是關中人，與我一道遊覽，真是志同道合。我曾打算約你們一起在靠近終南山地方覓一塊地，經營五畝田大小的莊園，像舉子退居溫課一般，收集佳書精研細讀，常常釀造美酒供應，相隨著賓客遊覽，揚眉高談闊論，擺脫塵事困擾，賞覽山河美景，考察前代遺跡，這樣大概可算不辜負古人了。但是，我因為家在嵩山之南，這麼熱的天要長途跋涉千里，不像你們來去這麼方便。

你們在清秋佳日揚起馬鞭，先我一步登上征途，舉頭西望，真是氣吐青雲。現在社會上稱心滿意的事情如吃山珍海味做高官，腰纏萬貫住華美的房子，都是大多數人所追求而老天爺卻非常吝惜的，因此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像那閒居的樂趣，或許是平淡得無味，空虛得一無所有，但這正是置身世外的人所追求的，一般的人怎麼會去爭它，而老天爺又怎麼會去吝惜它呢？各位走吧！待到來年春風蕩漾的時候，請在輞川岸邊等我到來。

（丁如明）

送何太虛北遊序

〔元〕吳澄

士可以遊乎？“不出戶，知天下”，何以遊爲哉！士可以不遊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遊也？

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復歸於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況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遊也！

然則彼謂不出戶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鹹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猶以天下爲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于中都也。然則士何可以不遊也？

而後之遊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國也，奔趨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憐，脅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奪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既充，則陽陽而去爾。是故昔之遊者爲道，後之遊者爲利。游則同，而所以遊者不同。

余於何弟太虛之遊，惡得無言乎哉！太虛以穎敏之資，刻厲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修於己，不求知於人，三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萬里之遊，此人之所怪而餘獨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辭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語佈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雄，矜己自大，醯醢之雞，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爲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遊！太虛肯如是哉？書必鐘、王，詩必陶、韋，文不柳、韓、班、馬不止也。且方窺闖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所以遊也。

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曆涉日以熟，識日長而志日起。跡聖賢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爲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可以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遊，光前絕後之游矣，餘將於是乎觀。

澄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祖姑也。故謂余爲兄，余謂之爲弟雲。

——選自《四部叢刊》本《國朝文類》卷三十四

讀書人可以出遊嗎？“不出家門，知道天下的事”，爲什麼還要出遊呢！讀書人可以不出遊嗎？男子出生射六枝箭，表示志在天下四方，怎麼可以不出遊呢？

孔子是有上等智慧的人，到周國去請教禮儀，在齊國聽韶樂，從衛國回到魯國，然後雅、頌才得到它合適的位置。孔子如果不去周國，不去齊國，不去衛國，那麼還有沒有請教的禮儀，沒有聽過的韶樂，沒有得到合適位置的雅、頌。有上等智慧的人尚且如此，何況比不上他的人呢！讀書人怎麼可以不出遊呢！

那麼，那說不出家門能知道天下事的人，是錯了嗎？我說：那是老子的意思。老子的學說，修養自己的精神道德，而不管天下國家的大事。人的精神道德，天地萬物都具備了，那認為我只要在自己的精神道德中求索就足夠了，用不著再到別處去求索，這本來就是老子的學說啊。但是我們孔聖人的學說不是這樣的。孔子是用不著學就知道的人，但是他所知道的，只是上天所賜予的好善的本性罷了。至於山脈河流、風俗習慣，老百姓的實情、世事生計，名號物色的大小差別，前人的言論和行為，不廣泛地在外聽取考察，雖然有上等的智慧，又怎麼能全都知道了呢？因此，見聞貧乏，難免不被人譏笑為學識淺薄。交朋友的人，在一鄉里覺得不能滿足，因而及于一國；在一個國家裡覺得不能滿足，因而遍及天下；還以天下不能滿足，就上與古代的人交朋友。這就是陶淵明想到中都尋訪聖賢留下的業跡的原因。那麼讀書人怎麼可以不出遊呢？

但是後來出遊的人，有的目的與此不同。當他出遊京城，奔走趨奉于官僚的府第，候望於有權有勢的人家中，像狗一樣搖著尾巴乞求愛憐，縮斂肩膀來取悅於人，以求意外獲得一官半職。等到他得到了，仕宦出遊于四方，怎麼會有意

於推行他的學說思想呢！怎麼會有意於勝任他的職守呢！如果可以就

強行索取於他人，滿足自己的欲望，口袋裡裝滿了，就安詳自得地離開了。因此，以往出遊的人爲了道義，後來出遊的人爲了私利。同樣是游，但遊的目的不同。

我對於弟弟何太虛的出遊，怎麼能夠不說上幾句呢！太虛以他聰敏過人的資質，刻苦專心的學習，擅長書法、詩歌，寫作文章，研討經書，提高自身修養，不求被人所知，三十多年了。他口中從來不談官爵俸祿，眼中從來不注意權威勢力，有一天忽然要出遊萬里之外，這使人們感到奇怪，而惟獨我知道他心中所想。現在的讀書人，拿起筆來僅僅能夠寫下姓名，就說：“我擅長書法！”聯綴詞句成篇，聲韻略微和諧，就說：“我擅長作詩！”文辭語句分佈安排，大略寫得像過去所稱的應試文章，就說：“我善於作文章！”關起門來稱大王，誇耀自己，妄自尊大，猶如酒甕裡的醃雞，廢井中的青蛙，不知道甕外的天、井外的海是什麼樣子，憑藉他所會的微末小技，自以爲這一生活到死可以沒有遺憾了。像這樣又何必出遊！太虛肯像這樣嗎？他書法一定要追攀鐘繇、王羲之，詩歌一定要並肩陶淵明、韋應物，文章不如柳宗元、韓愈、班固、司馬遷不肯休止。並且正窺測直入孔子經典大義，覺得像天一樣高廣，如海一般寬深，沒有辦法測量其邊際，怎麼敢因爲平時所見所聞而自以爲了不起呢？這就是太虛今日出遊的原因。

這次外出，交遊一天天廣泛，見的世面一天天深切，識見一天天增長，志向一天天提高。追蹤聖賢的業跡，而以聖賢的思想爲自己的思想，一定知道讀書人之所以爲讀書人，該不僅僅滿足於研讀經書、纂寫文章、擅長詩歌書法而已。聞見將越多而自己越感到孤陋寡聞，知識將越豐富而自己越感到貧乏，那麼天地間萬物都齊備於我，真正可以不出家門而知道天下

事了。這個知，不是老子所說的知。像這樣出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遊，我將這樣看待太虛。

我所及得上侍奉的祖母，是太虛祖父的堂姊妹，所以他叫我哥哥，我叫他弟弟。（李夢生）

大龍湫記

〔元〕李孝光

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嘗從老先生來觀大龍湫，苦雨積日夜。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穀，未到五裡余，聞大聲轉出穀中。從者心掉。望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楹。行過二百步，乃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顛飴飴，猶蟹兩螯，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崦，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掛著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雷霆。東岩趾有諾訥那庵，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著人。走入庵避，餘沫迸入屋猶如暴雨至。水下搗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笑。先生曰：“壯哉！吾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是後，予一歲或一至。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

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庵外石缸上，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缸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煙。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反碧滑如翠羽鳧毛。潭中有斑魚廿余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閒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僮方置大瓶石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一倍，不可復得瓶。乃解衣脫帽著石上，相持扼，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前。今爲瑞鹿寺。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

老先生謂南山公也。

——選自永嘉詩人祠堂叢刻《五峰集》

大德七年秋季八月間，我曾經跟隨老先生來觀賞大龍湫瀑布，正逢淫雨連綿，日夜不停。這一天，大風從西北刮起，才見到太陽出來。大龍湫的水勢正大。進入山谷，還不到五裡多路，就聽到巨大的聲響從穀中曲折傳出。跟隨者都膽戰心驚。望見西北方屹立的一座山峰，作出人俯伏的姿勢；又很像堂前的柱子。走過二百步，於是又見到此峰變得好像是兩腿互相支撐站立。再前行一百多步，此峰就又像是樹立著的大屏風了。它的頂峰裂開而又深陷，仿佛螃蟹的兩隻螯足，不時地搖動。遊人心神緊張而不敢再往裡走。於是轉身沿著南山腳，向偏北方向走去，回頭再看那山峰就像是樹立的玉圭了。又轉彎進入東山，抬頭就看見大水從天上直落到地上，一點水也不沾掛四邊石壁，有時瀑水在半空中迴旋久久不落，剎那間又迸落如雷霆萬鈞。東山腳下有諾訐那庵，相距五六步遠，山風橫吹過來，瀑水就飛射到人的身上。走進庵堂躲避，瀑水的餘沫仍然會飛濺入屋好像暴雨來了一樣。瀑水向下衝擊大水潭，轟然震響如同萬人擊鼓。遊人互相拉手說話，只看見嘴巴張開，卻聽不見話音，於是相視大笑。老先生說：“壯觀啊！我走遍天下，沒有見過如同這樣的瀑布。”從此以後，我每年有時來一次。來時，常在九月。因為在十月，瀑水就減少，不能像以前所見到的那樣了。

今年冬天又是大旱。我自外而來，到諾訐那庵外的石橋上，漸漸有水流聲可以聽到。於是順著石橋下去，走出亂石叢，才看見瀑布垂掛著，水氣噴溢升騰有如青色的雲煙，忽大忽小，而水聲也漸漸宏壯急迫起來。瀑

水跌落在水潭中低凹的石面上，石面被瀑水猛烈地衝擊，反射出丹砂一般的紅光。石間沒有絲毫的泥土氣息，生長于此的樹木本該瘦瘠，卻反而像翡翠鳥和野鴨的羽毛那樣碧綠光滑。水潭裡有二十多尾斑魚，聽到石頭被水衝激轉動的聲音，就舒緩地搖尾游向遠處，悠閒徘徊，就像避世的隱士那樣。家僮此時在石旁放置了大瓶，想盛接由上而來的瀑水。瀑水忽然飛舞著向人們撲來，勢頭加大了一倍，家僮們不能再取回瓶子。於是他們解衣脫帽放在石上，互相牽拉著，想努力取回瓶子，並因此而大聲呼叫笑鬧。西南方的石壁上，有幾十隻黃猿，聽到笑鬧全都驚惶不安，攀緣著山崖頂端橫臥的樹木魚貫而下，窺視著遊人而啼叫。我們放眼觀賞很久，才走到瑞鹿院前。瑞鹿院就是現在的瑞鹿寺。這時太陽已經落下，青蒼的樹林裡堆滿了落葉，往前走時，人們已迷失了路徑，只見明月當空依依多情仿佛老朋友。

老先生就是南山公。

（朱大剛）

閱江樓記

〔明〕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遊，亦思爲天下後世法。

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雲。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

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憑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想。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將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此閱夫長江而已哉！

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弦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

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裡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選自《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

金陵是帝王居住的城邑。從六朝以至南唐，全都是偏安一方，無法與當地山川所呈現的王氣相適應。直到當今皇上，建國定都於此，才足以與之相當。從此聲威教化所及，不因地分南北而有所阻隔；涵養精神和穆而清明，幾乎與天道融爲一體。即使一次巡遊、一次娛樂，也想到怎樣被天下後世效法。

京城的西北方有座獅子山，是從廬龍山蜿蜒伸展而來。長江有如一線長虹，盤繞著流過山腳下。皇上因爲這地方形勢雄偉壯觀，下詔在山頂上建樓，與百姓同享遊覽觀景之樂，於是賜給它美妙的名字叫“閱江”。登上樓極目四望，萬千景色次第羅列，千年的大地秘藏，似乎頃刻顯露無遺。這難道不是天地有意造就了美景，以等待一統海內的明君，來展現千秋萬世的奇觀嗎？

每當風和日暖的時候，皇上的車駕降臨，登上山巔，倚著欄杆遠眺，必定神情悠悠而啓動遐想。看見長江漢江的流水滔滔東去，諸侯赴京朝見天子，高深的城池，嚴密固防的關隘，必定說：“這是我櫛風沐雨，戰勝

強敵、攻城取地所獲得的啊。”廣闊的中華大地，更感到想要怎樣來保全它。看見波濤的浩蕩起伏，帆船的上下顛簸，外國船隻連續前來朝見，四方珍寶爭相進貢奉獻，必定說：“這是我用恩德安撫、以威力鎮服，聲望延及內外所達到的啊。”四方僻遠的邊陲，更想到要設法有所安撫它們。看見大江兩岸之間、四郊田野之上，耕夫有烈日烘烤皮膚、寒氣凍裂腳趾的煩勞，農女有採桑送飯的辛勤，必定說：“這是我拯救於水火之中，而安置於床席之上的人啊。”對於天下的黎民，更想到要讓他們安居樂業。由看到這類現象而觸發的感慨推及起來，真是不勝枚舉。我知道這座樓的興建，是皇上用來舒展自己的懷抱，憑藉著景物而觸發感慨，無不寄寓著他志在治理天下的思緒，何止是僅僅觀賞長江的風景呢？

那臨春閣、結綺閣，不是不華美啊；齊雲樓、落星樓，不是不高大啊。但無非是因為演奏了淫蕩的歌曲而感到快樂，或藏匿著燕趙的美女以供尋歡。但轉瞬之間便與無窮的感慨聯結在一起了，我真不知怎樣來解釋它啊。雖然這樣，長江發源於岷山，曲折蜿蜒地流經七千余裡才向東入海，白波洶湧、碧浪翻騰，六朝之時，往往將它倚為天然險阻。如今已是南北一家，於是視長江為平安河流，不再用於戰爭了。然而，這到底是誰的力量呢？讀書人有登上此樓觀看此江的，應當想到皇上的恩德有如蒼天，浩浩蕩蕩難以形容它的廣闊，簡直與大禹鑿山疏水拯救萬民的功績同樣地無邊無際。忠君報國的心情，難道還有不油然而生的嗎？我沒有才能，奉皇上旨意撰寫這篇記文，於是準備將心中替皇上考慮到的晝夜辛勞操持國事最急切之處，銘刻於碑石。至於其它留連光景的言辭，一概略而不言，惟恐有所褻瀆。

（鄧長風）

送東陽馬生序

〔明〕宋濂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餘因得遍觀群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硯師、名人與游，嘗趨百裡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餘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複；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餘雖愚，卒獲有所聞。

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穀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珠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煜然若神人；餘則緼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餘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餘者乎？

今諸生學于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餘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餘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

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餘，誨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于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餘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誇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餘者哉！

——選自《四部備要》本《宋文憲公全集》

我年幼時就愛學習。因爲家中貧窮，無法買書來看，常向藏書的人家求借，親手抄錄，約定日期送還。天氣酷寒時，硯池中的水凍成了堅冰，手指不能屈伸，我仍不懈怠。抄寫完後，趕快送還人家，不敢稍稍超過約定的期限。因此人們大多肯將書借給我，我因而得以看遍許多書籍。到了成年時，愈加仰慕聖賢的學說，又擔心不能與學識淵博的老師和名人交遊，曾往百里之外，手拿著經書向同鄉前輩求教。前輩道德高，名望大，門人學生擠滿了他的房間，他的言辭和態度從未稍有委婉。我站著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難，詢問道理，低身側耳向他請教；有時遭到他的訓斥，表情更爲恭敬，禮貌更爲周到，不敢答覆一句話；等到他高興時，就又向他請教。所以我雖然愚鈍，最終還是得到不少教益。

當我尋師時，背著書箱，拖著鞋子，行走在深山大穀之中，嚴冬寒風凜冽，大雪深達幾尺，腳和皮膚受凍裂開都不知道。到學舍後，四肢凍僵了不能動彈，僕人給我灌下熱水，用被子圍蓋身上，過了很久才暖和過來。住旅館主人處，每天吃兩頓飯，沒有新鮮肥嫩的美味享受。同學舍的求學者都穿著錦繡衣服，戴著穿有珠穗、飾有珍寶的帽子，腰間掛著白玉環，左邊佩戴著刀，右邊備有香囊，光彩鮮明，如同神人；我則穿著破舊的衣

袍處於他們之間，毫無羨慕的念頭。因為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興的事，並不覺得吃穿的享受不如人家。我的勤勞和艱辛就是這樣。現在我雖已年老，沒有什麼成就，但所幸還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承受著天子的恩寵榮耀，追隨在公卿之後，每天陪侍著皇上，聽候詢問，天底下也不適當地稱頌自己的姓名，更何況才能超過我的人呢？

現在學生們在太學中學習，朝廷每天供給膳食，父母每年都贈給冬天的皮衣和

夏天的葛衣，沒有凍餓的憂慮了；坐在大廈之下誦讀經書，沒有奔走的勞苦了；有司業和博士當他們的老師，沒有詢問而不告訴，求教而無所收穫的了；凡是所應該具備的書籍，都集中在這裡，不必再像我這樣用手抄錄，從別人處借來然後才能看到了。他們中如果學業有所不精通，品德有所未養成的，如果不是天賦、資質低下，就是用心不如我這樣專一，難道可以說是別人的過錯嗎！

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中已學習二年了，同輩人很稱讚他的德行。我到京師朝見皇帝時，馬生以同鄉晚輩的身份拜見我，寫了一封長信作為禮物，文辭很順暢通達，同他論辯，言語溫和而態度謙恭。他自己說少年時對於學習很用心、刻苦，這可以稱作善於學習者吧！他將要回家拜見父母雙親，我特地將自己治

學的艱難告訴他。如果說我勉勵同鄉努力學習，則是我的志意；如果詆毀我誇耀自己遭遇之好而在同鄉前驕傲，難道是瞭解我嗎！

(鄧喬彬)

大言（又名《尊盧沙》）

〔明〕宋濂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

迨至楚境上，關吏繫之。尊盧沙曰：“慎毋繫我，我來爲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置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于王，亟言之。

王趣見，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盤玉敦，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爲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爲卿。

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爲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縱之。

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誇談足以賈禍。”終身不言。欲言，捫

鼻即止。

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晉兵不即至，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曆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剿，非不幸也，宜也。

——選自《四庫全書》本《宋文憲集》

秦國有一個叫尊盧沙的人，好說大話，並且處在這種情況下還對自己深信不疑。秦國人笑他，尊盧沙說：“不要嘲笑我，我將要向楚王陳說統治國家的方法。”於是，飄飄然地向南方的楚國走去。

等他到達楚國的邊境，把守邊關的官吏拘捕了他。尊盧沙說：“當心！千萬不要拘捕我，我是來當楚王的老師的。”邊關守吏送他到朝廷上。大夫把他安置在賓館裡，問他說：“先生不輕視我們偏遠的國家，不以千里為遠，來扶助壯大我們楚國。有幸和您接觸的時間還不長，不敢傾吐自己的心裡話。其他事不敢多問，暫且想聽聽您來做楚王老師的想法如何？”尊盧沙發怒說：“這不是你能知道的！”大夫打聽不到尊盧沙的真實意圖，只是把他送到上卿瑕那裡。瑕以賓客之禮接待他，也像大夫那樣地問他。尊盧沙更加惱怒，作出想告別離去的樣子。瑕怕得罪了楚王，急忙去告訴他。

楚王催促尊盧沙來見面，尊盧沙還沒有到達，派去的使者已經去請了三四趟。等到見了楚王，尊盧沙只是拱手而不跪拜，召喚楚王對他說：“楚國東面有吳國和越國，西面有秦國，北面有齊國和晉國，這些國家都虎視

眈眈地窺伺著楚國。我最近路經晉國邊境，聽說晉國要約同其他諸侯國圖謀進攻楚國，宰了白馬，陳列著珠盤玉敦，嘴唇上塗著牲血，盟誓說：‘不使楚國遭禍，誓不相見！’並把璧玉投入河中，以祭祀河神，將要渡河。楚王你還能安枕而睡嗎？”楚王站起來詢問對策。尊盧沙指著天立誓說：“如果讓我尊盧沙為卿，楚國不強盛的話，有這太陽來作證！”楚王說：“不過冒昧請問，當先做那一件事？”尊盧沙說：“這是不可以空口白說的。”楚王說：“對。”於是馬上任命他為卿。

過了三個月，沒有什麼異常情況。不久晉侯率領各國諸侯的軍隊到達，楚王非常恐懼，召尊盧沙商量退敵之計。尊盧沙瞪大了眼睛，說不出話來。逼著他講，他才說：“晉國的軍隊銳勇無比，替你楚王著想，最好的辦法，不如割地和晉國講和。”楚王大怒，把尊盧沙關了三年，割掉鼻子才放了他。

尊盧沙對人說：“我從今以後才知道說大話是足以招惹禍患的。”從此他終身不再講話。想講，一摸到被割的鼻子就止住了。

有才德的人說：戰國的時候，讀書人大多好說大話，不著邊際，大概往往是想借助大話來設法尋求富貴。尊盧沙也就是其中的一人。如果晉國軍隊不馬上到來，或許可以稍稍施展他的欺妄；而他沒有多久就遭失敗，這也是不幸的了。一一考察過去的事情，凡是弄虛作假欺騙人的，都沒有好結局。這樣看來，尊盧沙的割掉鼻子，並非是不幸，而是應當的。

（孫遜）

賣柑者言

〔明〕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幹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斂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托於柑以諷耶？

——選自《四部叢刊》本《誠意伯文集》

杭州有個賣水果的人，很會貯藏柑子，經歷一年也不腐爛。拿出它來，依然光澤鮮亮，玉石般的質地，黃金似的顏色。放到市場上，售價高出十倍，人們爭相購買。我買了一個，把它剖開，像有股煙塵撲向口鼻，看它

的裡面，乾枯得像破棉絮一樣。我感到奇怪，問他說：“你出售給別人的柑子，是準備用它裝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靈、招待賓客呢？還是要誇耀它的外表來迷惑傻瓜和瞎子呢？幹這騙人的勾當，太過分了啊！”

賣柑子的人笑著說：“我從事這種職業，已有好多年了。我靠它養活自己。我賣它，別人買它，還沒聽見有說什麼的，卻唯獨不能滿足您的需要嗎？世上幹騙人勾當的人不少，難道就我一個嗎？您是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啊。當今那些佩帶兵符、坐虎皮椅子的人，一副威風凜凜的樣子，好像是捍衛國家的人才，他們真的能夠傳授孫武、吳起的韜略嗎？那些高高地戴著官帽，腰上拖著長長帶子的人，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好像是朝廷的重臣，他們真的能夠建立伊尹、皋陶的功業嗎？盜賊興起卻不知道抵擋，百姓貧困卻不知道解救，官吏狡詐卻不知道禁止，法度敗壞卻不知道整頓，白白地耗費國家倉庫裡的糧食卻不知道羞恥。看看那些坐在高敞的廳堂上，騎著高頭大馬，喝足了美酒，吃飽了魚肉的人，哪一個不是龐然大物、令人生畏，哪一個不是威嚴顯赫、可供效法呢？可是無論到哪裡，又何嘗不是外表像金玉、內裡像破絮呢？現在您對這些不去分析明辨，卻來查究我的柑子！”

我沉默著，無言答對。回來再想想他的話，覺得他好像是東方朔一類人物，難道他是對世事表示憤慨，對邪惡表示憎恨的人嗎？他是假借柑子來進行諷刺嗎？

（高建中）

司馬季主論蔔

〔明〕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蔔焉。

季主曰：“君侯何蔔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吾聞之：蓄極則泄，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蔔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

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蛩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穀。君侯亦知之矣，何以蔔爲？”

——選自《四部叢刊》本《誠意伯文集》

東陵侯被廢棄以後，往司馬季主那兒去占卜。

季主說：“您要占卜什麼事呢？”東陵侯說：“躺臥時間長了就想起來，閉門獨居久了就想出去，胸中積悶久了就想打噴嚏。我聽說：積聚過多就要宣洩，煩鬱之極就要開暢，悶熱太甚就會起風，堵塞過分就會流通。有一冬就有一春，沒有只屈而不伸的；有一起就有一伏，沒有只去不來的。我私下有所懷疑，希望得到你的指教。”季主說：“既然這樣，那麼您已經明白了，又何必要占卜呢？”東陵侯說：“我未能深入理解其中的高深微妙，希望先生能指點究竟。”

季主於是說道：“唉！天道和什麼人親？只和有德的人親。鬼神怎麼會靈？靠著人相信才靈。蓍草不過是枯草，龜甲不過是枯骨，都是物。人比物靈敏聰明，為什麼不聽從自己，卻聽命於物呢？而且，您為什麼不想一下過去呢？有過去就必然有今天。所以，現在的碎瓦壞牆，就是過去的歌樓舞館；現在的荒棘斷梗，就是過去的瓊花玉樹；現在在風露中哀鳴的蟋蟀和蟬，就是過去的鳳笙龍笛；現在的鬼火螢光，就是過去的金燈華燭；現在秋天的苦菜，春天的薺菜，就是過去的象脂駝峰；現在紅的楓葉，白的荻草，就是過去的蜀產美錦，齊制細絹。過去沒有的現在有了，不算過分；過去有過的現在沒有了，也不能算不足。所以從白晝到黑夜，盛開的花朵凋謝了；從秋天到春天，凋萎的植物又發出新芽。激流旋湍下麵，必定有深潭；高峻的山丘下麵，必定有深谷。這些道理您也已經知道了，何必還要占卜呢？”

（孟斐）

書博雞者事

〔明〕高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鬥，諸爲裡俠者皆下之。

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嫌守，即誣守納已賂。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

一日，博雞者遨於市。眾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民勇，徒能凌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資，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摔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複自策其馬，麾眾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童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鬥。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眾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蔑汙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複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

博雞者因告眾曰：“是足以報使君未耶？”眾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禦史台。台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游金陵市中。台臣慚，迫受其牒，爲複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臺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仇一言之憾，固賊戾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選自《四庫全書》本《鳧藻集》

博雞者是袁州人，一向遊手好閒，不從事勞動生產，每天抱著雞召喚一幫年輕人，在街市上鬥雞賭輸贏。他任性放縱，喜歡與人爭鬥。許多鄉里的俠義好漢，都對他很服從、退讓。

元代至正年間，袁州有一位州長官頗多仁愛、寬厚的政績，百姓很喜歡他。當時上級官署派下的使者姓臧，是一個新得勢的權貴，將要巡察各州郡到袁州來。太守依仗著自己年資高有德望，看不起這位新貴，聽說他到了，笑著說：“這是臧家的小子啊。”有人把這話告訴了姓臧的。臧大怒，想用法律來中傷陷害太守。正巧袁州有一個土豪，曾經受過太守的杖刑，他得知姓臧的使者心裡懷恨太守，就誣陷太守接受過自己的賄賂。使者於是逮捕了太守，威逼其認罪，革掉了太守的官職。袁州人非常憤慨，

但是沒有什麼辦法來對付他。

一天，博雞者在街市上游蕩。大家知道他有能力有作為，因而責備他說：“你向來以勇敢出名，但只能欺壓貧弱的人罷了。那些土豪依仗他們的錢財，誣陷賢能的使君，使他罷了官，袁州人失去了父母官。你果真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話，就不能為使君出一把力嗎？”博雞者說：“好。”就到貧民聚居的地方，召來一批向來勇健的小兄弟，共有幾十個人，在路上攔住那個土豪。土豪正穿著一身華麗的衣服，騎著馬，後面跟隨了一群奴僕，賓士而來。博雞者一直向前把他揪下馬，又提起來加以毆打。奴僕們驚恐萬分，各自逃去。博雞者於是剝下土豪的衣服，自己穿著，又自己鞭打著土豪的馬，指揮眾子弟簇擁著土豪在馬的前面，把他的雙手反綁著，遊街示眾。命令土豪自己大聲叫道：“作老百姓的要誣陷太守，就看看我的樣子！”走一步叫一聲，不叫就用杖打，打得土豪的背上全部是傷。土豪的兒子聽說有此禍殃，就聚集了同宗本家的奴僕一百人左右，想攔路奪回他的父親。博雞者迎面走上去說：“如果想要你父親死，那就上前來鬥。否則還是關起門來在家裡好好地等著。我遊街結束，就歸還你的父親，不會有危險的。”土豪的兒子害怕博雞者會因此用棍杖打死他的父親，不敢動手，匆匆約束招攏了奴僕們而離去。袁州的百姓相互追隨著聚集在一起觀看，歡呼聲振動了整個袁州城。郡中掌管民事的官吏非常驚懼，騎馬奔告州府衙門。府裡的副官對博雞者的所作所為感到痛快，暗中放任他而不過問。天黑，博雞者和遊街隊伍來到土豪家門口，揪著他命他跪下，列數他的罪狀說：“你做老百姓，不能自己檢點，冒犯了使君，用杖打你，這是刑法的規定。你竟敢因此而怨恨在心，又趁機誣陷使君，使他罷了官。你的罪行當死，現在暫且饒恕你。今後如果不好好改過自新，並且再胡言亂語，我就要燒掉你的房屋，殺掉你的全家！”土豪氣焰完全沒有了，用

額頭碰地，承認自己有罪，表示再不敢了。這才放了他。

博雞者於是告訴大家說：“這樣是否足夠報答使君了呢？”大家說：“你所作所爲確實令人痛快，但是使君的冤枉沒有伸雪，還是沒有用的。”博雞者說：“對。”立即用紙連成一個巨幅，寬有二丈，大寫了一個“屈”字，用二根竹竿夾舉起來，奔走到行禦史台去訴訟，行禦史台的官吏不受理。於是便和他的一幫小兄弟，每天張著這個“屈”字遊行于金陵城中。行禦史台的官吏感到慚愧，追受了他們的狀紙，爲他們恢復了太守的官職而罷免了姓臧的使者。當時，博雞者由於他的俠義行爲而聞名于東南一方。

高啓說：我在史館，聽翰林官天臺人陶先生說起博雞者的事。看來袁州太守雖然能得民心，但是沾沾自喜，輕視上級，他的遭禍不是外來的原因造成的。姓臧的使者，濫用法律權力，用來報復一句話的怨恨，本來就是一個兇殘的人！但做上級的人不能察明下情，致使百姓捋起袖子，一起奮起，發洩自己的憤慨。有見識的人本就知道元代的政治混亂鬆弛，因而變亂的興起已經從下面慢慢形成了。

（孫遜）

越巫

〔明〕方孝孺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他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誇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憫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裡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唯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穀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唯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膽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選自《四部備要》本《遜志齋集》

越地有個巫師謊稱自己善於驅除鬼怪，有人生病就設立法壇，吹號角，搖銅鈴，蹦跳騰躍，大聲呼叫，好像跳胡旋舞那樣來作法驅鬼。病人僥倖有了好轉，吃喝一番，拿了人家的財物離去；如果病死，就用別的理由來推託，總歸不讓人相信自己法術的虛妄。他經常向人自誇說：“我善於懲處鬼怪，鬼怪不敢與我對抗。”有一個喜歡惡作劇的少年惱怒他的荒誕，探聽好他夜裡回家，約了五六個人分別躲在路旁的樹上，相距各一裡左右，等候巫師經過樹下，便用砂子石塊投擊他。巫師以爲真的是鬼，馬上拿出身邊的號角，邊吹邊跑，心裡十分害怕，腦袋脹痛的越來越重，走路也不

知道自己的腳踏在什麼地方。稍爲往前跑了一段路，驚慌略微安定了一點，樹上的砂石又像剛才那樣亂擲下來，他再拿出號角來吹，卻慌得吹不出聲音，於是就更急忙地往前跑。又到了前邊，還是像剛才一樣，他害怕得兩手發抖、呼吸屏塞，再也拿不住號角，號角掉了他就搖動銅鈴，一會兒連銅鈴也掉了，只好大聲喊叫著趕路。一路上聽到腳步聲和樹葉搖動、山谷迴響的聲音，他都以爲是鬼，高聲向人呼喊求救，音調十分悲傷。半夜裡到家，大哭著敲門，他的妻子問他原因，他已恐懼得舌頭僵縮，說不出話來，只是指著床說：“快扶我躺下！我碰到了鬼，要死了！”他妻子扶他上床，終於膽嚇破而死，皮膚像藍草一般顏色。那巫師直到死也不知道用砂石擲他的是人而不是鬼。

（陳稼禾）

吳士

〔明〕方孝孺

吳士好誇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夫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鬥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游錢塘，與無賴儒人交，遂募兵于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糜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誇者死於誇，而終身不知其非者眾矣，豈不惑哉！游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之書以爲世戒。

——選自《四部備要》本《遜志齋本》

吳地有個讀書人喜歡誇誇其談，自以爲才能很高，號稱當世誰也比不上他，尤其善於談論兵法，言必稱孫武、吳起。當時正值元朝末年，天下大亂，張士誠在姑蘇自稱吳王，與本朝爭奪天下，戰事還未決出勝負。那讀書人拜見張士誠說：“我看當今天下形勢沒有比姑蘇更便利的了，物產沒有比姑蘇更富庶的了，武器士兵也沒有比姑蘇更精銳的了。但是之所以

不能稱霸天下的原因，是因為將領太無能了。現在大王的將領都任命那些淺陋的人擔任，指揮作戰而不知道兵法，這簡直是鼠類相鬥罷了！您大王若真能拜我為將軍，便能奪取中原，至於戰勝那些小敵就更不在話下了。”張士誠以為也說得對，便拜他為將軍，聽任他自行招募兵士，並告誡管理錢糧軍需的官員不要計較他支取的多少。那讀書人曾遊歷過錢塘，與錢塘的一些無才能而又怯懦的人有交往，於是就到錢塘去招募兵士，那些浪蕩市井的人都去投靠他，他選拔了幾十個人給予官職，每月花費的軍餉以萬石來計數。他們每天聚坐一堂相互談論行軍作戰的兵法，餘下的時間就殺牛宰羊大擺酒宴，那些招募來的人實在是不能率領兵士作戰的呵。曹國公李文忠攻佔錢塘以後，那讀書人及部下都逃跑離去，不敢稍微抵擋一下，後來被搜索捕獲，捆綁到轅門誅殺，臨死前還在說：“我熟讀孫、吳兵法。”

上面是《越巫》、《吳士》二篇。我見世上之人喜歡虛妄的死於虛妄，喜歡吹噓的死於吹噓，而終其一生不知道自己毛病的人是很多的呵，這怎麼不讓人感到困惑呢！我在遊歷吳、越時，有客人談起這二件事，就把它們歸為一類，寫出來作為人們的戒鑒。

（陳稼禾）

移樹說

〔明〕李東陽

予城西舊塋久勿樹。比辟地東鄰，有檜百餘株，大者盈拱，高可二三丈，予惜其生不得所。有種樹者曰：“我能爲公移之。”予曰：“有是哉？”請試，許之。

予嘗往觀焉。乃移其三之一，規其根圍數尺，中留宿土。坎及四周，及底而止。以繩繞其根，若碇然，然其重雖千人莫能舉也，則侈其坎之稜，絙樹腰而臥之，根之罅實以虛壤。復臥而北，樹爲壤所墊，漸高以起，臥而南亦如之。三臥三起，其高出於坎。棚木爲床橫載之，曳以兩牛，翼以十夫。其大者倍其數。行數百步，植於墓後爲三重。閱歲而視之，成者十九。則又移其餘，左右翼以及於門。再閱歲而視之，其成者又十而九也。於是幹條交接，行列分佈，鬱然改觀，與古墓無異焉。夫規大而坎疏，故根不離；宿土厚，故元氣足；乘虛而起漸，故出而無所傷。取必於旦夕之近，而巧奪于二十餘年之遠，蓋其治之也有道，而行之也有序爾。

予因歎夫世之培植人材，變化氣習者，使皆得其道而治之，幾何不爲君子之歸也哉？族子嘉敬舉鄉貢而來，予愛其質近於義，留居京師，與之考業論道，示之向方，俾從賢士大夫游，有所觀法而磨礪，知新而聚博。越三年，志業並進，再詔有司，將歸省其親。予冀其複來，以成其學，且見之用也，作《移樹說》以貽之。

我家的城西舊墳無高木已久。近來拓地於東鄰，有檜柏百餘株，大的合圍，高約二三丈。我爲它們長在不相稱的地方而可惜。有一個種樹人對我說：“我能夠替大人移植。”我說：“你真能夠做得到麼？”他請求試試看，我答應了他。

我曾經去觀察過。他先移其三分之一，環繞樹根周圍幾尺，中留原土。四周都挖了坑，挖至根腳而止。用繩繞著樹根，就像系碇那樣，但它的重量雖千人也拿不動，便敲掉樹坑的邊角，將繩子縛住樹腰而平放下來，樹根的縫道裡放著松泥。再朝北平放，樹身之下用泥土充墊，逐漸高升，朝南放時也是這樣。三放三起，樹便高出於坑。又以木頭搭成床棚橫載其上，用兩頭牛來拖，十個壯漢相幫。更粗重的樹便使用雙倍的力量。走了幾百步，在墓後種成三行。過了一年去看，成活的有十分之九，於是又移運餘樹，種在左右兩邊以及墓門。再過一年去看，成活的又是十分之九了。從此枝幹相接，行列分佈，氣象莊嚴與前大異，和古墓完全一樣。由於周圍大而坑疏朗，所以根不離樹；原土厚，所以元氣足；徐徐乘虛而起，所以出土後無所損傷。取之非在旦夕之間不可，而巧妙卻能超越于二十餘年之前，看來因爲平日已積累了移樹的經驗，而在實踐時又很有條理的緣故罷。

我因此深感世上一些培植人材，化融氣質的人，如果都能得其道而治理，那麼，不是很快就能夠得到良好的名聲麼？族孫嘉敬因應鄉貢考試而至京城，我愛其氣質近于道義，便留他住下，和他探學論道，並指導努力之方，好讓他隨從有德才的文士們就教，有所效法而琢磨，知新而聚博。過了三年，他的志向學業都有進步，還是不被主考的試官錄取，於是打算回鄉省親。我期望他能再來京師，成就學業，並且能夠被錄用，因此寫這

篇論說贈別。

（金性堯）

醫戒

〔明〕李東陽

予年二十九，有脾病焉。其證能食而不能化，因節不多食。漸節漸寡，幾至廢食。氣漸藹，形日就憊，醫謂爲瘵也，以藥補之；病益甚，則補益峻。歲且盡，乃相謂曰：“吾計且窮矣。若春木旺，則脾土必重傷。”先君子憂之。

會有老醫孫景祥氏來視，曰：“及春而解。”予怪問之，孫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謂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子無乃有憂鬱之心乎？”予爽然曰：“嘻，是也。”蓋是時予屢有妻及弟之喪，悲愴交集，積歲而病，累月而憊，非唯醫不能識，而予亦忘之矣。於是括舊藥盡焚之，悉聽其所爲。三日而一藥，藥不過四五劑，及春而果差。

因歎曰：醫不能識病，而欲拯人之危，難矣哉！又歎曰：世之徇名遺實，以軀命托之庸人之手者，亦豈少哉！鄉不此醫之值，而徒托諸所謂命醫，不當補而補，至於憊而莫之悟也。因錄以自戒。

——選自嶽麓書社排印本《李東陽集》

我二十九歲時，脾有毛病。症狀是能吃而不能消化，因此就節制飲食，後來越節越少，幾乎將廢食了。精神日漸衰頹，形狀也日益顯得憔悴。醫生說“這可是瘵病呢”，便用補藥來補。病越發利害，補就越發加重。快到年終，醫生說：“我的辦法也想盡了，如果來年春木旺，那末，脾土必

受重傷。”父親爲此很耽心。

這時恰有老醫生孫景祥先生來看病，說：“到了春天就沒事。”我感到奇怪便問他，他說：“病在心火，所以得木而消失。那個醫生當作脾病來醫，這就沒有摸到它的根。您莫非有什麼悲傷的心事麼？”我恍然說：“喲！對啦。”因爲我這時連續碰上妻和弟的喪亡，悲愴交集，積年累月，因病而疲。非但那個醫生不理解，連我自己也忽略了。隨即收集所有的舊藥全燒掉，全都聽從孫醫生的診治，三天服一劑藥，不過四五劑，到春天病果然好了。

我因此很有感慨：醫生不識病理，要想解救人的危急，難得很哪！又歎道：世上那些從名忘實，將性命寄託在庸人手中的人難道還少麼？當初如果不遇到那位老醫生，只托之于所謂名醫，不當補而補，直到精疲力盡還是不明白啊！因此就寫下來警戒自己。

（金性堯）

裡婦寓言

〔明〕馬中錫

漢武帝時，汲黯使河南，矯制發粟；歸恐見誅，未見上，先過東郭先生求策。先生曰：“吾草野鄙人，不知制爲何物，亦不知矯制何罪，無可以語子者。無已，敢以吾裡中事以告。吾裡有婦，未笄時，佐諸姆治內事，暇則竊聽諸母談，聞男女居室事甚悉，心亦暢然以悅；及聞產育之艱，則慙然而退，私語女隸曰：‘諸母知我竊聽，誑我耳，世寧有是理耶？’既而適裡之孱子，身不能勝衣，力不能舉羽，氣奄奄僅相屬，雖與之居數年，弗克孕。婦亦未諳產育之艱，益以前諸姆言爲謬。孱子死，婦入通都，再適美少年，意甚愜，不逾歲而妊。將娩之前期，腹隱隱然痛，婦心悸，忽憶當年事，走市廛，遍叩市媼之嘗誕子者，而求免焉。市媼知其愚也，欺侮之曰：‘醫可投，彼有劑可以奪胎也。’或曰：‘巫可禮，彼有術可以追死也。’或曰：‘南山有穴，其深叵測，暮夜潛遁其中，可避也。’或曰：‘東海有藥，其名長生，服之不食不遺，可免也。’婦不知其紿也，迎醫，而醫見拒；求巫，而巫不答；趨南山，則藜藿拒於虎豹；投東海，則蓬萊阻於蛟龍。顧有居於窳室焉，遂竄入不復出。居三日，而痛愈劇，若將遂娩者，且計窮矣，乃復出。偶鄰婦生子，發未燥，母子俱無恙。婦欣然往問之。鄰婦曰：‘汝竟癡耶！古稱：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汝嫁矣，乃不閑養子之道而云云乎？世之人不死於產者亦多矣，產而死則司命攸存，又可免乎？汝畏死，何莫寡居以畢世，而乃忍辱再醮也？汝休矣，汝休矣！世豈有既妊而畏產者耶？’裡婦乃赧然而歸，生子亦無恙。”詞未畢，黯出戶，不俟駕而朝。

漢武帝時候，汲黯出使河南，假傳皇帝的詔令開倉發糧；回來後怕犯殺頭之罪，不敢去朝見皇帝，先去東郭先生那裡討教免罪的計策。先生說道：“我是一個鄉下佬，不懂得詔令是什麼東西，也不懂得假傳詔令該當何罪，因此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這樣吧，舉一件我鄉里的事情告訴你。我們鄉里有一個婦人，沒有出嫁的時候，幫著姑孀做點家裡的雜事，空下來常偷聽她們的談話，聽到她們談些男女同房的事，耳朵一字不漏，心裡不免也舒暢嚮往；但是聽到她們談到生孩子的艱苦，不免又不高興，不願聽下去，私下同婢女說：‘姑姑、孀孀知道我偷聽，故意騙騙我，世界上真有生孩子那麼苦麼？’不久出嫁給同鄉裡的一個青年，身體虛弱，好像連衣服也經不起，羽毛也舉不動，只剩一口氣，同他結婚好幾年，沒有能夠懷孕。這位婦人既然沒有經過生育的苦，越發以為以前姑姑、孀孀的話是錯的了。過不多久這個體弱的青年死了，婦人去了大城市，再嫁給一個美少年，心裡很滿意，不到一年就懷孕了。到快要分娩的前夕，覺得肚子隱隱然發痛，心裡害怕，忽然想起當年聽到的話，便跑去市場店鋪地方，一個一個去請教生過孩子的婦女們，請她們教她免去生育孩子的辦法。這些女人知道她傻，欺侮她說：‘可去找醫生，他們有藥可以打胎。’一個說：‘可去求神巫，他們有法術可以逃免死亡。’又一個說：‘南山有個洞，深得無法測量，你趁黑夜去躲在裡面，可以免去生育。’又一個說：‘東海有藥，名叫長生，服了不吃飯不拉屎拉尿，可以不生育。’這位婦人不知道這些話都是騙她的，便去找醫生，醫生拒絕她；去求神巫，神巫不睬她；跑到南山，想躲進草莽卻受到虎豹的拒擋；投奔東海，想登上蓬萊神山，卻受到蛟龍的阻攔。最後只有地窖可以容身，忙不迭地鑽了進去，躲在裡面不出來。呆了三天，肚子愈來愈痛，好像胎兒就要生出來了，自

己的辦法也窮盡了，只好再出見天日。正巧鄰居的女人生了孩子，嬰兒剛出世，頭髮還沒幹，母子都很健康。這位婦人高高興興去討教避免生育苦楚的好辦法。鄰婦說：‘你真是癡透了！古話說：哪有先學養兒子，再去出嫁的。你嫁都嫁了，難道還不知道兒子該怎麼生嗎？世上的人不死于生孩子的多了，就是因生孩子而死也是命中註定，又逃得了嗎？你既怕死，爲什麼不守一輩子寡，卻要不怕人罵而再嫁呢？你算了吧，你算了吧！世上哪有懷了胎又怕生出來的呢？’這位婦人聽了不覺羞愧難當，回到家來，生下孩子，平安無事。”東郭先生的故事沒有說完，汲黯就退出門去，急急地等不及馬車來，立即上朝向皇帝報告。

（錢伯城）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明〕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

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並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崗，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選自《四部叢刊》本《王文成公全書》

經是永恆不變的真理，它在天稱爲“命”，秉賦於人稱爲“性”，作爲人身的主宰稱爲“心”。心、性、命，是一個東西。它溝通人與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之間，貫通往古來今，無處不存，無處不是同樣，無處可能改變的存在，所以它是永恆不變之道。它表現在人的情感裡，便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謙讓之心，是非之心；它表現在人際關係上，便是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因此惻隱心、羞惡心、謙讓心、是非心，也就是親、義、序、別、信，是同樣一件東西；都是心、性、命。這些都是溝通人與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貫穿古今，無處不存，無處不相同，無處可能改變的存在，即永恆不變之道。這永恆不變之道，用以闡述陰陽盛衰的運行，便稱它爲《易》；用以表明紀綱政事的施行，便稱它爲《書》；用以傳達歌詠性情的感發，便稱它爲《詩》；用以顯示體統儀節的表徵，便稱它爲《禮》；用以宣洩欣喜和平的躍動，便稱它爲《樂》；用以辨別真假邪正的標準，便稱它爲《春秋》。因此陰陽盛衰的運行，以至於真假邪正的評價，同樣是一個東西；都是心、性、命。這些都是溝通人與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貫穿古今，無處不存，無處不相同，無處可能改變的真理，唯其如此所以稱爲六經。六經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心中永恆不變之道。因此《易》這部經，是記我們內心的陰陽盛衰的經；《書》這部經，是記我們心中的紀綱政事的經；《詩》這部經，是記我們心中的歌詠性情的經；《禮》這部經，是記我們心中的體統儀節的經；《樂》這部經，是記我們心中的欣喜和平的經；《春秋》這部經，是記我們心中的真假邪正的經。君子的對待六經，省察心中的陰陽盛衰而使之及時運行，這才是尊重《易》；省察心中的紀綱政事而使之及時施行，這才是尊重《書》；省察心中的歌詠性情而使之及時感發，這才是尊重《詩》；省察心中的體統儀節而使之及時表露，這才是尊重《禮》；省察心中的欣喜和平而使之及時躍動，這才是尊重《樂》；省察心中的真

假邪正而及時地辨明，這才是尊重《春秋》。

大抵古代聖人的匡扶人間正道、耽心後世的頹敗而著述六經，正如同富家的上一輩，耽心他們的產業和庫藏中的財富，到子孫手裡會被遺忘散失，不知哪一天陷入窮困而無以自謀生活，因而記錄下他們家中所有財富的帳目而遺留給子孫，使他們能永世守護這些產業庫藏中的財富而得以享用，以避免貧困的禍患。所以六經，是我們內心的帳本，而六經的實際內容，則具備在我們內心，正如同產業庫藏的財富，各種各樣的具體物資，都存在家裡。那帳本，不過記下它們的名稱品類數目罷了。而世上學六經的人，不懂得從自己的心裡去探求六經的實際內容，卻空自從實際之外的仿佛的形跡之中去探索，拘守於文字訓詁的細枝末節，鄙陋地以為那些就是六經了，這正像富家的子孫，不致力守護和享用家中的產業庫藏中的實際財富，一天天遺忘散失，而終於變成窮人乞丐，卻還要曉曉地指著帳本，說道：“這便是我家產業庫藏的財富！”同這有什麼兩樣？唉！六經之學，它的不顯揚於人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重視功利，崇奉謬論，這叫做淆亂經義；學一點文字訓詁，教授章句背誦，沉陷於淺薄的知識和瑣屑的見解，以掩蔽天下的耳目，這叫做侮慢經文；肆意發表放蕩的論調，逞詭辯以取勝，文飾其邪惡的心術和卑劣的行為，馳騁世間以自高身價，而還自命為通曉六經，這叫做殘害經書。像這樣一些人，簡直是連所謂帳本都割裂棄廢掉了，哪裡還知道什麼叫做尊重六經呢！

越城過去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崗，荒廢已久了。知府渭南人南大吉君，在治理民政之暇，即慨然痛惜晚近學風的頹敗，將使之重歸於聖賢之道，於是命山陰縣令吳瀛君擴大書院使之一新，又建造一座尊經閣於書院之後，說道：“經學歸於正途則百姓就會振發，百姓振發那便不會犯罪作

惡了。”尊經閣落成，邀我寫一篇文章，以曉喻廣大的士子，我既推辭不掉，便爲他寫了這篇記。唉！世上的讀書人，掌握我的主張而求理於內心，當也大致接近於知道怎麼樣才是真正地尊重六經的了。

（何滿子）

瘞旅文

〔明〕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雲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雲：“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雲：“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雲：“見坡下積屍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

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只雞、飯三盂，嗟籲涕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翳何人？翳何人？吾龍場驛丞、余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逾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鬥，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鬥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鬥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

夫沖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

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複爲爾悲矣。

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餘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爲悲兮！道旁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棲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選自《四部叢刊》本《王文成公全書》

在大明正德四年秋季某月初三日，有一名吏目從北京來到這裡，不知他姓甚名誰。身邊帶著一個兒子、一個僕人，將要上任，路過龍場，投宿在一戶苗族人家。我從籬笆中間望見他，當時陰雨昏黑，想靠近他打聽北方的情況，沒有實現。第二天早晨，派人去探視，他已經走了。近午時刻，有人從蜈蚣坡那邊來，說：“有一個老人死于坡下，旁邊兩人哭得很傷心。”我說：“這一定是吏目死了。可悲啊！”傍晚，又有人來說：“坡下死了兩個人，旁邊一人坐著歎息。”問明他們的情狀，方知他的兒子又死了。

第二天，又有人來說：“看到坡下堆了三具屍體。”那麼，他的僕人又死了。唉，令人傷心啊！

想到他們的屍骨暴露在荒野，無人認領，於是我就帶著兩個童僕，拿著畚箕和鐵鍬，前去埋葬他們。兩名童僕臉上流露出為難的情緒。我說：

“唉，我和你們，本像他們一樣啊。”兩名童僕憐憫地淌下眼淚，要求一起去。於是在旁邊的山腳下挖了三個坑，把他們埋了。隨即供上一隻雞、三碗飯，一面歎息，一面流著眼淚鼻涕，向死者祭告說：

唉，悲傷啊！你是什麼人，什麼人啊？我是此地龍場驛的驛丞、余姚王守仁呀。我和你都生長在中原地區，我不知你的家鄉是何郡何縣，你為什麼要來做這座山上的鬼魂啊？古人不會輕率地離開故鄉，外出做官也不超過千里。我是因為流放而來此地，理所應當。你又有什麼罪過而非來不可呢？聽說你的官職，僅是一個小小的吏目而已。薪俸不過五斗米，你領著老婆孩子親自種田就會有了。為什麼竟用這五斗米換去你堂堂七尺之軀？又為什麼還覺得不夠，再加上你的兒子和僕人啊？哎呀，太悲傷了！你如真正是為留戀這五斗米而來，那就應該歡歡喜喜地上路，為什麼我昨天望見你皺著額頭、面有愁容，似乎承受不起那深重的憂慮呢？

一路上常冒著霧氣露水，攀援懸崖峭壁，走過萬山的峰頂，饑渴勞累，筋骨疲憊，又加上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難道能免於一死嗎？我固然知道你會必死，可是沒有想到會如此之快，更沒有想到你的兒子、你的僕人也會很快地死去啊。都是你自己找來的呀，還說它什麼呢？我不過是憐念你們三具屍骨無所歸依才來埋葬罷了，卻使我引起無窮的感愴。唉，悲痛啊！縱然不葬你們，那幽暗的山崖上狐狸成群，陰深山谷中粗如車輪的

毒蛇，也一定能夠把你們葬在腹中，不致長久的暴露。你已經沒有一點知覺，但我又怎能安心呢？自從我離開父母之鄉來到此地，已經三個年頭。歷盡瘴毒而能勉強保全自己的生命，主要是因為我沒有一天懷有憂戚的情緒啊。今天忽然如此悲傷，乃是我為你想得太重，而為自身想得很輕啊。我不應該再為你悲傷了！

我來為你唱歌，你請聽著。我唱道：連綿的山峰高接雲天啊，飛鳥不通。懷念家鄉的遊子啊，不知西東。不知西東啊，頂上的蒼天卻一般相同。地方縱然相隔甚遠啊，都在四海的環繞之中。想得開的人兒到處為家，又何必守住那舊居一棟？魂靈啊，魂靈啊，不要悲傷，不要驚恐！

再唱一隻歌來安慰你：我與你都是離鄉背井的苦命人啊，蠻人的語言誰也聽不懂，性命沒指望啊，前程一場空。假使我也死在這地方啊，請帶著你子你僕緊相從。我們一起遨遊同嬉戲，其樂也無窮。駕馭紫色虎啊，乘坐五彩龍；登高望故鄉啊，放聲歎息長悲慟。假使我有幸能生還啊，你尚有兒子僕人在身後隨從；不要以為無伴侶啊，就悲悲切切常哀痛。道旁累累多枯塚啊，中原的遊魂臥其中，與他們一起呼嘯，一起散步從容。餐清風，飲甘露啊，莫愁饑餓腹中空。麋鹿朝為友啊，到晚間再與猿猴棲一洞。安心守分居墓中啊，可不要變成厲鬼村村寨寨亂逞兇！

（徐培均）

送宗伯乔白岩序

〔明〕王守仁

大宗伯白岩乔先生将之南都，过阳明子而论学。

阳明子曰：“学贵专。”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寝忘寐，目无改观，耳无改听，盖一年而诮乡之人，三年而国中莫有予当者，学贵专哉！”阳明子曰：“学贵精”。先生曰：“然。予长而好文词，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鸠焉。研众史，核百氏，盖始而希迹于宋唐，终焉浸入于汉魏，学贵精战！”阳明子曰：“学贵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圣贤之道，弈吾悔焉，文词吾愧焉，吾无所容心矣，子以为奚若？”阳明子曰：“可哉！学弈则谓之学，学文则谓之学，学道则谓之学，然而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唯精唯一’。精，精也；专，一也。精则明矣，明则诚矣，是故明，精之为也；诚，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将终身焉，而悔其晚也。”阳明子曰：“岂易哉？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昔者卫武公年九十而犹诏于国人曰：‘毋以老耄而弃予。’先生之年半于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愧于武公哉！某也敢忘国土之交警？”

——选自《四部丛刊》本《王文成公全书》

礼部尚书乔白岩先生将往南都，到我处来论学。我说：“学贵专。”

乔先生说：“对。我少年时喜欢下棋，于是食不知味，上床不想睡，眼睛不看别的，耳朵不听别的，由此而在一年内压倒全城的人，三年中国内没有可以和我对抗的，学果真是贵专的啊！”我说：“学贵精。”乔先生说：“对。我长大后喜欢词章，于是字字推敲，句句搜求，研究各种史传，考核诸子百家，由此而始则追踪于唐宋，终又深入于汉魏，学果真贵精的啊！”我说：“学贵正。”乔先生说：“对。我中年时喜欢圣贤之道，对下棋我后悔了，对词章我惭愧了，我对它们都不再在心了，您以为怎样？”我说：“行啦！学下棋也叫做学，学词章也叫做学，学道也叫做学，结果大不一样。道就像大路，此外便是荆棘丛生的小路，就难以到达大路了。所以专于道才算得了专，精于道才算得了精，只是专于下棋而不专于道，这种专便成为沉湎；精于词章而不精于道，这种精便成为癖好。讲到道可是又广又大，词章和技能虽也从道中来，但若只以词章和技能卖弄，离开道就远了。所以非专便不能精，非精便不能明，非明便不能诚，所以《尚书·大禹谟》说‘唯精唯一。’精，精粹的意思，专，专一的意思。精然后明，明然后诚，所以明是精的体现，诚是一的基础。一，是天下最大的本源；精，是天下最大的功用。连天地万物生成发育的大道都明白了，何况是词章技能那些无关轻重的事情呢？”乔先生说：“对极了！我将终身记住，只是可惜已经晚了。”我说：“这岂是容易的啊！一般在高位上的人不讲究学业也很久了。从前卫武公九十岁时还向全国戒谕说：‘不要以我为老朽而丢掉我’。先生的年纪只有武公一半，功业却可以成倍，希望先生无愧于武公啊！我也岂敢忘却国土的交儆之诚呢？”

（金性尧）

說琴

〔明〕何景明

何子有琴，三年不張。從其游者戴仲鵬，取而繩以弦，進而求操焉。何子禦之，三叩其弦，弦不服指，聲不成文。徐察其音，莫知病端。仲鵬曰：“是病於材也。予視其黦然黑，衰然腐也。其質不任弦，故鼓之弗揚。”何子曰：“噫！非材之罪也，吾將尤夫攻之者也。凡攻琴者，首選材，審制器。其器有四：弦、軫、徽、越。弦以被音，軫以機弦，徽以比度，越以亮節。被音則清濁見，機弦則高下張，比度則細大弗逾，亮節則聲應不伏。故弦取其韌密也，軫取其枯圓也，徽取其數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是琴，弦之韌，疎，軫之枯，滯；徽之數，失鈞；越之中，淺以隘。疎，故清濁弗能具；滯，故高下弗能通；失鈞，故細大相逾；淺隘，故聲應沉伏。是以宮商不識職，而律呂叛度。雖使伶倫鈞弦而柱指，伯牙按節而臨操，亦未知其所諧也。

“夫是琴之材，桐之爲也。桐之生邃穀，據磐石，風雨之所化，雲煙之所蒸，蟠紆綸困，璀璨峩郁，文炳彪鳳，質參金玉，不爲不良也。使攻者制之中其制，修之畜其用，斫以成之，飾以出之。上而君得之，可以薦清廟，設大廷，合神納賓，贊實出伏，暢民潔物。下而士人得之，可以宣氣養德，道情和志。何至黦然衰然，爲腐材置物邪！吾觀天下之不罪材者，寡矣。如常以求固執，縛柱以求張弛，自混而欲別物，自徧而欲求多。直木輪，屈木輻，巨木節，細木，幾何不爲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慎焉。

“操之以勁，動之以時，明之以序，藏之以虛。勁則能弗撓也，時則

能應變也，序則能辨方也，虛則能受益也。勁者信也，時者知也，序者義也，虛者謙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義以制之，謙以保之。朴其中，文其外。見則用世，不見則用身。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材何罪焉！”

仲鵬撫然離席曰：“信取於弦乎，知取於軫乎，義取於徽乎，謙取於越乎。一物而眾理備焉。予不敏，願改弦更張，敬服斯說。”

——選自《四庫全書》本《何大復集》

何子有一張琴，三年不去彈它。他的學生戴仲鵬，拿下來裝上弦，進奉請他彈奏。何子拂弄一過，三次撥動琴弦，弦卻不聽手指指揮，發出的聲音雜亂無章，仔細聽它的音響，不知毛病在什麼地方。仲鵬道：“這個毛病在於木質不好。我看它黑黑的，彎彎的，快腐朽了。它的質地不能勝任琴弦，所以彈起來聲音不能發揚。”何子道：“咦！這不是木質的過錯，我要嚴厲責備制琴人！凡是做一張琴，首先要選擇木材，但更重要的是要審察是不是按照規格製作成器。琴器有四：弦、軫、徽、越。弦用來發音，軫用來控制弦，徽用來比較音的度數，越用來調和音節。發音就能分出清濁，控制弦就能顯出高下，比較度數就能輕重適當，音節調和就能使音響不沉悶暗啞。故而弦要取它韌性的細密，軫要取它琴捩的圓滑，徽要取它度數的次序，越要取它小孔的通暢。現在這張琴，弦的韌性稀疏，軫的琴捩滯澀，徽的度數失去均衡，越的小孔又淺又隘。稀疏，所以清音濁音不能齊全；滯澀，所以高音低音不能相通；失去均衡，所以輕音重音互相侵越；又淺又隘，所以音聲沉悶暗啞。這樣五音混亂，音律也離開了法度。儘管讓黃帝的樂官伶倫來調弦運指，春秋時的琴師伯牙來按照節拍親自彈奏，他們也不知如何能叫音聲和諧了。

“現在看這張琴的材料，是用桐木製成的。桐木原是生長在深山幽谷，依據著巨大的磐石，經受著風雨的滋化，雲煙的蒸潤，回繞曲折，光亮沉鬱，外表像彩鳳那樣煥發，質地像金玉那樣完美，不能說不是良材。要是叫製作者按照規格做好，修治完善以備隨時彈奏，鑿削合格以成一張好琴，裝飾美觀以便出而應世。上焉者使君王得到，可以獻之於宗廟，陳設在朝廷，祭享神靈，延見貴賓，唱贊祭禮，疏通隱閉，使民情通暢，萬物潔淨。下焉者使士大夫得到，可以融洽氣質，培養德性，導引情操，和睦心志。何至於黑黑的、彎彎的，成為腐朽之材、無用之物呢！我看天下不責怪材料的人，太少了。魯隱公去棠地觀魚以為是擇善而從，把琴柱縛得牢牢的以為可以使琴弦張弛如意，自己混亂還想要分清事物，自己狹隘還想要求取眾多。直木作輪，屈木作輻，巨木斗拱，細木大樑，哪能不使材料出毛病呵！因此君子對此是很慎重的。

“彈琴要有勁，行動要候時，觀察要有順序，<bgwgz_016/bg>藏要有容量。有勁就能不受阻撓，候時就能應付變化，有順序就能辨別方向，有容量就能受到效益。勁就是信用，時就是智慧，順序就是仁義，容量就是謙遜。信用作為居處，智慧指揮

行動，仁義用來制約，謙虛可以保身。樸實作為內含，文采作為外表。為人所知就出而用世，不為人所知就修養自身。所以《中庸》說：‘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這怎麼可以責罪材料呢！”

仲鵠聽了不覺恍然若失，離開坐位說道：“信用不就是取於弦嗎，智慧不就是取於軫嗎，仁義不就是取於徽嗎，謙遜不就是取於越嗎？一件東

西而所有的道理都齊全了。我所知太少了，要改弦更張，恭恭敬敬地聽從您的教導。”

（錢伯城）

滄浪亭記

〔明〕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餘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

餘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複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漸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雲。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震川先生集》

文瑛和尚居住在大雲庵，那裡四面環水，從前是蘇子美建造滄浪亭的地方。文瑛曾多次請我寫篇《滄浪亭記》，說：“過去蘇子美的《滄浪亭記》，是寫亭子的勝景，您就記述我修復這個亭子的原由吧。”

我說：從前吳越建國時，廣陵王鎮守吳中，曾在內城的西南修建了一個園子，他的外戚孫承佑，也在它的旁邊修了園子。到吳越被宋國滅亡時，這個園子還沒有荒廢。最初蘇子美在園中造了滄浪亭，後來人們又在滄浪亭的遺址上修建了大雲庵，住進了和尚。這是從滄浪亭到大雲庵的演變過程。大雲庵至今已有二百年的歷史了。文瑛尋訪亭子的遺跡，又在廢墟上按原來的樣子修復了滄浪亭。這是從大雲庵到滄浪亭的演變過程。歷史在變遷，朝代在改易。我曾經登上姑蘇台，遠眺浩渺的五湖，蒼翠的群山，那太伯、虞仲建立的國家，闔閭、夫差爭奪的對象，子胥、文種、範蠡籌畫的事業，如今都已消失殆盡了，大雲庵和滄浪亭的興廢，又算得了什麼呢？雖然如此，錢鏐趁天下動亂，竊據權位，佔有吳越，國富兵強，傳了四代，他的子孫親戚，也借著權勢大肆揮霍，廣建宮館園囿，盛極一時，而子美的滄浪亭，卻被和尚如此欽重。可見士人要想垂名千載，不與吳越一起迅速消失，是有原因的。

文瑛好讀書，愛做詩，常與我們交遊，我們稱他為滄浪僧。

（胡士明）

項脊軒志

〔明〕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餘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積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然餘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餘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餘泣，嫗亦泣。餘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餘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台。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餘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坎井之蛙何異！

餘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幾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餘久臥病無聊，乃使人複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餘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選自《四部備要》本《震川先生集》

項脊軒就是舊日的那間南閣子。面積只有一丈見方，容得下一個人居住。這是間歷經百年的老屋，泥漿滲漏，由小孔滴下，積聚的雨水，透過縫隙直往下淌。我常想挪動一下桌子，但左看右看也沒個可以安置的地方。屋子又是朝北的，照不進陽光，一過中午，室內就昏暗了。我略爲修補，使它屋頂不漏，前面開了四扇窗，在庭院的四周築起了圍牆，用來擋住南射的陽光，借助陽光的反射，室內才透亮起來。又在庭院中栽種了蘭花、桂花、竹子、樹木，舊時的欄杆也因而增加了光彩。書籍放滿了書架，大聲吟誦，晏安自得，有時則默然端坐，外界的各種聲音都聽得見。可庭院中顯得特別寂靜，小鳥不時飛來啄食，有人來它也不飛走。十五的夜晚，明亮的月光照著半個牆面，桂樹的投影，紛雜錯落，隨著風的吹拂，影子也在移動，舒緩輕盈，十分可愛。

然而我居住在這裡，可喜的事多，可悲的事也多。在這之前，庭院南北貫通，是個完整的院子。等到伯父、叔父們分家以後，庭院內外開了許多小門，隔牆壘得到處都是。東家的狗沖著西家叫，來了客人得穿過廚房去吃飯，雞都棲息在廳堂上。庭院中先是紮下籬笆，後又壘起了牆，一共變動了兩次。我家有個老婆婆，曾經在這間屋裡住過。她是已經去世的祖母的婢女，做過兩代人的奶娘，我母親生前待她很好。屋子西面和內室相連，母親曾經來過，老婆婆常對我說：“那裡，就是你母親曾經站立過的地方。”她又說：“你姐姐在我的懷裡，呱呱地哭著，娘聽到哭聲用手指敲敲房門說：‘女兒冷嗎？是想吃東西嗎？’我隔著門板應聲回答”。話還沒說完，我就哭了，老婆婆也哭了。我從兒童時代起，一直在這項脊軒中讀書。有一天，祖母來看我，對我說：“我的孩子，很久沒見到你的人影了，為什麼整天不聲不響地待在這兒，像個女兒家呀！”等到離開的時候，用手關上房門，自言自語地說：“我家的人讀書，很長時間不見成效了，這孩子的成功，那總是可以期待的吧！”一會兒，祖母拿著一塊象笏來，說：“這是我祖父太常公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的，將來你用得上它。”回想起這些往事陳跡，就像發生在昨天似的，叫人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項脊軒的東面，以前做過廚房，人們到那裡去，要從軒前經過。我關上窗子住在裡面，時間長了，能夠憑腳步聲辨別出行人。項脊軒共四次遭受火災，卻能不被焚毀，大概是有神靈保護的緣故。

項脊生說：巴蜀地方有個名叫清的寡婦，她繼承了丈夫留下的朱砂礦，採礦獲利為天下第一，後來秦始皇築“女懷清台”紀念她。劉備與曹操爭奪天下，諸葛亮由務農出而建立勳業。當這兩個人還待在不為人所知的偏

僻角落時，世人又怎麼能知道他們呢？我今天居住在這破舊的小屋裡，卻自得其樂，以為有奇景異致。如果有知道我這種境遇的人，恐怕會把我看作目光短淺的井底之蛙吧！

我寫完了這篇志，過了五年，我的妻子嫁到我家。她時常來到項脊軒中，向我詢問古代的事情，有時靠著桌子學寫字。我妻回娘家看望父母，歸來後轉達她的小妹們的話說：“聽說姐姐家有間閣子，為什麼叫閣子呢？”又過了六年，我的妻子去世了，閣子也壞了，沒有修理。又過了兩年，我因久臥病榻，心情無聊，於是叫人再次修理了這間南閣子，式樣與以前稍有不同。然而我以後大部分時間出門在外，不常在這裡居住。

庭院中有一棵枇杷樹，是我的妻子在她去世那一年親手栽種的，現在已經長得高大挺拔，像傘一樣了。

（高建中）

寒花葬志

〔明〕歸有光

【原文】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

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幾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

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籲，可悲也已！

——選自《四部叢刊》本《震川先生文集》

婢女名寒花，是我妻魏孺人的陪嫁丫環。死於嘉靖十六年五月四日，葬在土山之上。她沒有能侍奉我到底，這是命啊！

寒花當初陪嫁來我家時，年方十歲，兩個環形髮髻低垂著，一條深綠色的布裙長可拖地。一天，天氣很冷，家中正在燒火煮荸薺，寒花將已煮熟的荸薺一個個削好皮盛在小瓦盆中，已盛滿了，我剛從外面進屋，取來就吃；寒花立即拿開，不給我。我妻就笑她這種樣子。我妻經常叫寒花倚著小矮桌吃飯，她就吃，兩個眼珠慢慢地轉動著。我妻又指給我看，覺得

好笑。

回想當時，一晃已經十年了。唉，真可悲啊！

（黃屏）

答茅鹿門知縣二

〔明〕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

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佈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佈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只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

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托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複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

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卻毛穎，碎卻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尙能識其用意處否耶？並附一笑。

熟閱鹿門的文章和鹿門與人論述文章的書信，覺得其中所言主張和方法，不少地方與鄙意十分契合。雖然中間有些小小的不同，它日當自能融解消釋，在此不待贅言。

至於像鹿門對於我本是想求工於文字的人，而從不要求人講究文字的懷疑，這裡則有說明的必要。鹿門看到我的，恐怕是過去的我，而沒有看到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的我吧？我難道是欺騙你鹿門的人嗎！我不要求人講究文字，不是說要抹殺一切，以為文字絕不值得研求。而是說學者的當務之急，有本末主次的分別罷了。我的文章不如別人，實踐中也沒有滿意的收穫，這樣一個有糾紛的問題，在此暫且不敢置論，現只從文章家的角度談談。雖然文章的規矩佈置，正變轉折，自有專門的師承法則；至於其中存在的一種精神、命脈和骨髓，則不是洗淨心底的陳見、超然於事物的外表、具有不同於古今的獨到之見的人，是不足以與他談到這種境界的。現在有這樣兩人：其中一人心地超凡拔俗，所謂有不同於古今一般識見的人，即使沒有持紙筆苦思冥想，學做文章，只是直抒胸臆，隨手寫出，如寫家信，雖然時有粗疏，然而決沒有世間的俗氣和迂腐寒酸的味道，便是存在於宇宙間的一種絕好文字；另一人卻還是世塵中人，他雖然專門鑽研學寫文章，對文章的規矩佈置，則盡其所能，然而翻來覆去，終不過是這麼幾句老婦人的舌上常語，要尋求其中所謂的真精神和千古不可磨滅的識見，是絕對沒有的，這樣文章雖然工整，卻仍不免是格調低下的。這是文章的本色問題。即以詩為例，陶彭澤沒有專門計較作詩的聲律，雕琢句子文字，只是隨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這是什麼道理？是他的本色高卓。自從有詩以來，追求聲律、雕琢句文、用心最苦且創立學說最嚴格的人，沒有比得上沈約的。他苦苦化費了一生的精力，使人讀他的詩只見種種束縛和限制，整卷累篇，竟沒有說出一兩句好話。這是什麼原因？

是他的本色卑下。本色卑下，文章自然不能完善，何況不是他本色的那些作品呢！

況且兩漢以下，文章不如古代的人，難道是他們的所謂規矩轉折的精稔程度不能盡如古人嗎？秦漢以前，儒家學者有儒家的本色，至於像老莊家有老莊的本色，縱橫家有縱橫的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都有自己的本色。雖然他們奉行的學術很駁雜，然而無不都有一種千古不可磨滅的獨特的見識。因此老莊一派學者必然不願因襲、套用儒家的學說，縱橫家必定不願借用墨家的談論，而是各自依據自己的本色相互爭論，發為言論。他們所說的，都是他們的本色。因此其中凝聚著他們思想精華的光彩，而他們的學說於是能不滅於世。唐宋以下，文人無不談論人的自然屬性和命運，講述治世的道理，滿紙光彩炫目，一切自然依託於儒家。然而不是他們平時有很深的道德修養和學識積累，不是真有一種千古不可磨滅的識見，而是附合因襲他人的學說，掩頭取尾，像貧困者借穿富人的衣服，農夫扮成大商人的裝飾，雖然極力裝做，終究會醜態畢露。因此精神光彩空虛，他們的言論不久就湮沒廢棄了。那麼秦漢以上，雖然是老、墨、名、法、雜家的學說而還在流傳，即現在所見的諸子之書；唐宋以下，雖然是一切談論人的屬性命運、講述治世之道的學說也未能流傳，即是歐陽永叔所見到的唐四庫書目內百不存一的那部分。後代的文人，打算用建立學說來使自己不朽的人，是可以知道他們所應用心地方了。

那麼我的不以工於文字要求人，實是對人說要求工於文字啊，鹿門該可以相信我了吧。雖然我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為日已久，又哪敢再參與議論文章寫作呢！今又無拘束地談論到這裡，實是我的過錯，我的過錯啊！此後鹿門再見到我的文章，他會說我是求工于文章的人呢，還是不求工于

文章的人呢？鹿門自然是應當知道我的了，一笑。

鹿門東歸以後，我正想等使臣西上時獲得一個見面的機會，來傾吐十年的心事；你卻乘夜過此，不太急促了嗎？我三年中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想等秋冬時病體稍見康復，則一切胡亂塗抹爲文，更不計較文字的工拙，只是了且債務。此後便得燒了毛筆，碎了端硯，渾然無知地做一個不識字的人了。而鹿門的文章正與日俱進，學做古文正無止境。它日我如能得而閱之，七十老翁還能辨識其中的用意所在嗎？並附一笑。

（曹明綱）

任光祿竹溪記

〔明〕唐順之

余嘗游于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才遇霜雪，又稿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稿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

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雲：“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

余舅光祿任君治園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餘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

餘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豔綽約不如花，孑孑然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

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鬥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于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

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選自《四部叢刊》本《荊川先生文集》

我曾經遊觀過京城世宦富貴人家的亭園，見那裡集聚的東西，自極遠的邊地到海外，奇異的花卉石子沒有不能羅致的，所不能羅致的只有竹子。我們江南人砍伐竹子當柴燒，築園構亭也必定購買尋求海外的奇花異石，有的用千錢買一石，有的用百錢買一花，並不吝惜。然而如有竹子佔據在當中，有時就將它砍去，說：“不要讓它占了我種花置石的地方”。但京城人如果能覓到一竿竹子，常常不惜化費數千錢來購買；然而一遇到下霜降雪，便又都乾枯而死。正因為它的難以尋覓而且又多枯死，人們因此就更加珍愛它。而江南人甚而笑他們說：“京城人竟把我們當柴燒的東西視爲珍寶。”

嗚呼！奇花異石誠然爲京城與江南人所珍愛。然而追溯它們的產地，則邊地和海外人看待它們，我想也與竹子在江南沒有什麼大的區別。而邊地海外，或許是從不出產竹子的地方，假如讓那裡的人一旦看到竹子，我

想他們必定比京城人更加珍愛和看重它。這種情況恐怕是笑不完的了。俗語說：“人離鄉則愈賤，物離鄉則愈貴。”如此說來，世上的美醜好惡，又有什麼不變的標準呢！

我的舅舅任光祿君在荆溪的邊上構築了一個亭園，到處種竹，不種其它的花木。竹林間造了一座小樓，有空就與客人在那裡吟詩嘯歌。他偶然對我說：“我不能與有勢力的人比池亭花石的勝況，單獨在這裡取山地本來所有的東西，可以不化費勞力而使滿園蒼翠蔥蘢，也足以自適。因此自稱是竹溪主人。請外甥為我記述一下吧。”

我以為任君哪裡是真的不能與有勢力者攀比，而隨意取其當地所有；恐怕還是對竹獨有特殊的愛好，而不願意把它告訴別人吧？過去有人談論竹子，以為它決沒有動人的姿色和香味值得喜愛。所以它奇巧怪異不如石，妖豔柔美不如花，孑孑然，孑孑然有如高傲獨立的士人，不能與塵俗混同合一。因此自古以來，知道珍愛竹子的人極少。那麼京城人難道也是能知竹而加以珍愛的嗎？他們不過是想用此與別人爭誇富貴，如同用奇花異石向人炫耀一樣。所以京城人的珍愛竹子，與江南人的不重竹子，他們同屬於不知竹是一樣的。任君在繁華紛鬧中生長，而能不沉溺其中，衣飾車馬僮僕歌舞，凡是富貴人家所沉湎嗜好的，一切摒斥而去。尤其是方正剛直不隨意與人交往，凜然有高潔獨立之氣，這正是任君對於竹子必有自得的地方。世上可喜可玩的萬物，原有不能割捨的嗎

？那麼雖然假使竹子不是這裡的土地所有，任君也將竭盡其力予以收集，然後心裡才高興。任君的財力雖然使他能儘量尋覓奇花異石，然而他的愛好本不在此啊。

可歎啊！竹子本可以不出江南而爲人貴重，對此我重新有了感受了。

（曹明綱）

朱碧潭詩序

〔明〕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汝，以名家子，少從父薄游，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沖簸波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棲遁嘯詠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爲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歡適，以詩爲娛，顧謂人莫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于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汙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誚之曰：“何物可憎，徒涴牆戶，曾不可食，其爲畫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

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誰，久乃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袖而長裾，闊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座。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拄，坐守其下。突煙晝濕，旋拾儲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饑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嘩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蜂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複用爲謗。嗚呼，可謂窮矣！

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于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若爲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

其詩，焉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

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贄，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志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選自《國學基本叢書》本《明文在》

詩人朱碧潭君，名汶，以名門世家子弟，少年時隨同父親出遊，往來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泛舟洞庭湖、鄱陽湖、九江之間，顛簸在波濤之上，以爲壯舉。又登臨廬山，遊賞赤壁，觀覽古聖賢隱居逃世歌嘯詠唱的遺跡，志氣有所啓發，於是學習做詩，飲酒放浪。每當酒醉高興，呼叫歡笑，便要做詩，自得其樂，還說他人哪能瞭解於我。人們也都輕視他，不把他的詩當回事。他的詩不行于時，只有在自己家裡的牆壁窗戶上，寫得滿滿的，塗得到處皆是，以此來唬弄家人孩子。自己貧窮得無法謀生，家裡人譏笑他說：“你塗些什麼東西，真討人嫌，只會弄髒牆壁窗戶，又不能吃，難道畫餅充饑！”拿起筆硯往他身上擲去，想以此激怒他，讓他別再做詩。他可不發怒，照舊做詩。

有一天，知府出了一張告示，要尋找所謂朱詩人碧潭的。差人拿著告示到市里喊問，沒有人認識是誰，最後才知道是朱君。差人到門，強迫朱君去見知府。朱君穿了粗布衣服，窄袖子長下擺，大搖大擺地上了知府衙門。知府走下座位施禮迎接，朱君無所謂的樣子，作一個揖就坐上賓之座。朱君住在府城西郊，地點荒僻，處於田頭林尾地方，終日沒有人跡。知府

獨去拜訪他。他住的幾椽老亭傾斜要倒，用竹竿撐住，讓知府坐在下麵。家裡揭不開鍋，撿一點儲備的樹葉，生起火來，煮幾顆筍，燒水沖茶，款待知府。那些差役忍饑挨餓，在門外罵罵咧咧，朱君就像沒有聽見。於是朱詩人的名字，一府傳開了，他的詩也稍稍有人看了。但是一個布衣同知府相交，大家的眼睛都盯上了，譏謗妒忌全來了。何況知府的所以降低身份給他禮遇，並不是因為他的詩寫得好，而是因為知府的父親與朱君的父親是故舊之交，所以與朱君表示修好，報答舊日的交情。朱君的詩雖然由此為人們知曉，但是人們並不懂得看重他的詩，反而以此誹謗他。唉，真可說是窮到頭了！

大凡世人對於某件事物特別喜愛，必定是這件事物深得其好，而大悅其心。他追求並得到這件事物，這得到的快樂，是生死也換不到的，哪裡還去理會生死之外的事情呢？做詩不能像貨物那樣賣給人們，得到錢財，取歡於人，這道理朱君是很清楚的。但他情願關門做詩，雖受凍受餓，衰病失意，也不厭倦，就是因為這是他的愛好。人們不懂得看重他的詩，怎麼能阻撓他的志氣，改變他所從事的事業呢！朱君曾經來看我，送我幾十首詩以為見面禮。他的態度很謙虛，談話很誠懇，大概的意思是對做詩是很自信的，不怕人們不知道他，只求我講一句話做證明。我想他這豈不是如此刻苦專心，愛好做詩，雖然不計較生死之外的事情，但還是不能忘懷於區區的小名嗎？唉唉，這確實就是朱君的所以愛好之深了。朱君已經死了，我所以為他的詩寫一篇序言，使他的詩行之於世，庶幾不辜負他的好意，雖然我的文章說不上能夠讓他的詩見重於後世。

（錢伯城）

青霞先生文集序

〔明〕茅坤

青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累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宣、大數告警，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寇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寇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野行者之骸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下痛諸將士日營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咽歔歔，而以其所憂鬱發之于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于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中朝之士雖不敢訟其事，而一時閭寄所相與譏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故人俞君，於是哀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襄，來請予序之首簡。

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而下，其間忠臣、寡婦、幽人、慟士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于怨，伍胥之諫疑于脅，賈誼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詩疑于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既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

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

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嘉靖癸亥孟春望日歸安茅坤拜手序。

——選自《四庫全書》本《青霞集》

沈君青霞，以錦衣衛經歷的身份，上書抨擊宰相，宰相因此非常痛恨他。正在竭力羅織他罪名的時候，幸虧皇帝仁慈聖明，特別減輕他的罪責，把他流放到邊塞去。在那段時期，沈君敢於直諫的美名已傳遍天下。不久，沈君就拖累著妻子兒女，離家來到塞上。正巧碰上宣府鎮、大同鎮一帶頻頻傳來敵人入侵的告急警報，而帥府以下的各級將領，都束手無策，緊閉城壘，任憑敵寇出入侵擾，連射一支箭抗擊敵人的事都沒有做到。甚至等到敵人退卻，就割下自己隊伍中陣亡者和在郊野行走百姓的左耳，來邀功請賞。於是父親哭兒子，妻子哭丈夫，哥哥哭弟弟的慘狀，到處都是，百姓們連控訴呼籲的地方都沒有。沈君對上既憤慨邊疆防務的日益廢弛，對下又痛恨眾將士任意殘殺人民，矇騙朝廷，多次哭泣感歎，便把他的憂鬱表現在詩歌文章之中，以抒發情懷，就成為文集集中的這些篇章。沈君原來就以敢於直諫，受到時人的敬重，而他所寫的詩歌文章，又對時政多所諷刺，逐漸傳播出去，朝廷上下都感到震驚恐慌。於是他們開始竭力進行造謠陷害，這樣沈君的大禍就發生了。沈君被害死以後，雖然朝中的官員不敢為他辨冤，但當年身居軍事要職、一起陷害沈君的人，不久便因罪撤職。又過了不久，原來仇視沈君的宰相也被罷官。沈君的老朋友俞君，於是收

集編輯了他一生的著述若干卷，刊刻流傳。沈君的兒子沈襄，來請我寫篇序言放在文集前面。

我恭讀了文集後寫道：像沈君這樣的人，不就是古代有高尙節操的那一類志士嗎？孔子刪定《詩經》，從《小弁》篇的怨恨親人，《巷伯》篇的譏刺讒人以下，其中忠臣、寡婦、隱士和憤世嫉俗之人的作品，一起被列入“國風”、分入“小雅”的，數不勝數。它們難道都符合古詩的音律嗎？然而孔子所以並不輕易刪掉它們，只是因為憐憫這些人的遭遇，推重他們的志向。還說“這些詩歌都是發自內心的感情，又以合乎禮義爲歸宿”，“說的人沒有罪，聽的人完全應該引爲鑒戒”。我曾經按次序考察從春秋以來的作品，屈原的《離騷》，似乎有發洩怨恨之嫌；伍子胥的進諫，似乎有進行威脅之嫌；賈誼的《陳政事疏》，似乎有過於偏激之嫌；嵇康的詩歌，似乎有過分激憤之嫌；劉蕡的對策，似乎有亢奮偏執之嫌。然而運用孔子刪定《詩經》的宗旨，來收集編次它們，恐怕也未必不被錄取。沈君雖已去世，但海內的士大夫至今一提到他，沒有一個不鼻酸流淚的。啊！文集中所收載的《鳴劍》、《籌邊》等篇，如果讓後代人讀了，它們足以使奸臣膽寒，使邊防戰士躍馬殺敵，而激發起同仇敵愾的義憤，那是肯定的！日後假如朝廷的采風使者出使各地而看到這些詩篇，難道會把它們遺漏掉嗎？我恭敬地記在這裡。

至於說到文采辭藻的精美不精美，以及與古代作家爲文的宗旨是否符合，那不是評論沈君大節的東西，所以我就不寫了。

嘉靖癸亥（一五六三年）孟春望日（正月十五日）歸安茅坤拜書

（王根林）

葉子肅詩序

〔明〕徐渭

【原文】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鳥之爲人言矣。

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恥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己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徐渭集》

人有學作鳥的語言的，他的聲音象鳥，而本性還是人；鳥有學作人的言語的，它的聲音象人，而本性仍然是鳥。這就可以劃定人與鳥之間的不同特徵了。現在那些作詩的，又有什麼和這不一樣呢？他們不是出於自己所體會感受到的，而只是從別人那裡剽竊已經說過了的東西，並且標榜說這一首詩是什麼體，那一首則不是；這一句象誰的，那一句則不象。這樣的作品即使摹仿得極其工細、極其近似，還是免不了象鳥在學人說話一樣。

至於我友人葉子肅的詩，就不是如此。他的作品情感坦蕩而直率，所以語言不隱晦；他的作品情感自由而開闊，所以語言不受拘束；他的作品情感喜悅多而憂愁少，所以即使用語苦澀也能排遣；他的作品情感追求高尚而以卑下爲恥，所以語言即使很簡略而含義卻很豐富。這就是所謂出於自己所體會感受到的，而不是從別人那裡剽竊已經說過了的東西啊。就他自己所體會感受到的，來評論他自己所發表的，提醒他改正細小的缺點，從而不斷精煉到極其純淨的境界，這就是徐渭所要奉獻給葉子肅的話啊。假如說他某一篇不象某體，某一句不象某人，這怎麼算得上是理解葉子肅呢？

（鄧長風）

豁然堂記

〔明〕徐渭

越中山之大者，若禹穴、香爐、蛾眉、秦望之屬，以十數，而小者至不可計。至於湖，則總之稱鑒湖，而支流之別出者，益不可勝計矣。郡城隍祠，在臥龍山之臂，其西有堂，當湖山環會處。語其似，大約繚青縈白，髻峙帶澄。而近俯雉堞，遠問村落。其間林莽田隰之布錯，人禽宮室之虧蔽，稻黍菱蒲蓮芡之產，畊漁犁耜之具，紛披於坻窪；煙雲雪月之變，倏忽於昏旦。數十百里間，巨麗纖華，無不畢集人衿帶上。或至遊舫冶尊，歌笑互答，若當時龜齡所稱“蓮女”“漁郎”者，時亦點綴其中。於是登斯堂，不問其人，即有外感中攻，抑鬱無聊之事，每一流矚，煩慮頓消。而官斯土者，每當宴集過客，亦往往寓庖於此。獨規制無法，四蒙以辟，西面鑿牖，僅容兩軀。客主座必東，而既背湖山，起座一觀，還則隨失。是爲坐斥曠明，而自取晦塞。予病其然，悉取西南牖之，直辟其東一面，令客座東而西向，倚幾以臨即湖山，終席不去。而後向之所雲諸景，若舍塞而就曠，卻晦而即明。工既訖，擬其名，以爲莫“豁然”宜。

既名矣，複思其義曰：“嗟乎，人之心一耳。當其爲私所障時，僅僅知我有七尺軀，即同室之親，痛癢當前，而盲然若一無所見者，不猶向之湖山，雖近在目前，而蒙以辟者耶？及其所障既徹，即四海之疎，痛癢未必當吾前也，而燦然若無一而不嬰於吾之見者，不猶今之湖山雖遠在百里，而通以牖者耶？由此觀之，其豁與不豁，一間耳。而私一己、公萬物之幾系焉。此名斯堂者與登斯堂者，不可不交相勉者也，而直爲一湖山也哉？”既以名於是義，將以共於人也，次而爲之記。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徐渭集》

越地的山比較大的，象禹穴、香爐、蛾眉、秦望之類，有上十座，但小的就數不清了。至於湖，則總稱之爲鑒湖，而由大湖派生出去另外形成的小湖，就更加不可勝計了。郡裡的城隍廟，在臥龍山的半山腰上，廟的西面有一座堂，正

建在湖山環抱會合的地方。要說這景色象什麼，大體上是青山白水相間、迴旋纏繞，象女子的髮髻那樣高聳，象瑩潔的長絹那樣清澄。而低頭近看可見城牆，遠處可聞村落裡的人聲。其間樹木、草地、田地、沼澤錯雜分佈，人群、鳥類、房屋相互遮蔽，大米、小米、菱、蒲、蓮、芡等出產，耕地和捕魚用的犁、槳等工具，散亂地遍佈於高低或窪地裡；忽而煙雲迷濛，忽而皓月當空，從早到晚變化非常迅疾。在方圓近百里之間，無論巨大的壯偉場面或細微的美好景物，莫不彙集在人們的衣襟帶上。有時來到遊船上飲酒，遊人的歌聲與笑聲此起彼落，就象當年詩人張志和所描寫的“蓮女”、“漁郎”，也時時點綴其間。此時登上這座堂，不論他是什麼人，即使受到外來的刺激或內心的煎熬，而感到壓抑或無聊的事，只要一顧盼這大好景致，煩惱憂慮就會頃刻消散。而在這裡當官的，每當宴請過往客人，也往往特聘廚師來此。只是這座堂修築得毫無章法，四面都被遮蔽住，僅向西開了一扇小窗，裡面只容得下兩個人。客人坐在朝東的主座，就不得不背靠湖山，要觀看景色就必須離座轉身，等轉回來景色就隨之看不見了。這是由於放棄了空曠明亮，而自取晦暗閉塞的緣故。我非常不滿這種狀況，於是把西面和南面兩堵牆全部開成視窗，而只保留一面東牆沒有打通，又讓客人改爲座東而向西，他倚靠在酒桌上就面對著湖山，

直到席終也不會消失。從此以後，剛才所說的那些景色，就全都捨棄了閉塞而達到了開闊，擺脫了晦暗而接近于明亮。工程完畢以後，打算爲它起名，覺得沒有比“豁然”更適宜的了。

已經命名了，又反復思索它的含義，想道：“唉，人心其實和這堂一樣啊。當它被私利所障礙時，只知道我自己的七尺身軀，即使是同居一室的親人，他們的痛癢就發生在他眼前，卻裝作什麼也看不見，不就象原先的湖山，雖然近在眼前，卻被遮蔽了一樣嗎？等到所障礙他的東西去除以後，即使是四海之遙，痛癢不一定發生在我眼前，反而鮮明得好象無不縈繞在我眼前，不就象現在的湖山雖然遠在百里以外，卻透過窗戶就能看到一樣嗎？由此看來，人心的豁達與不豁達，距離本是很近的啊！而只顧一己私利、與以天下萬物爲公的細微差別，全維繫在這上面了。這是爲這座堂起名的人和登上這座堂的人，不可不相互勉勵的啊，難道只是爲了湖山的勝景嗎？”我既已爲了這些用意而命名這座堂，本是準備公之於眾人的，於是依次寫下了這篇記。

（鄧長風）

報劉一丈書

〔明〕宗臣

數千裡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

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

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廡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也。此世所謂

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

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人徧衷，以此常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爲迂乎？

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選自《四庫全書》本《宗子相集》

在數千里以外，時常得到您老人家的來信，安慰我的長久想念，這已經十分幸運了。竟然還承蒙您贈送禮物，那麼我更要用什麼來報答呢？您在信中表達的情意十分懇切，說明您沒有忘記我的老父親，從而也可以知道老父親是很深切地想念您老人家的。

至於信中以“上下要互相信任，才能和品德要與職位相符合”的話教導我，正是我所親切感受到的。我的才能和品德與職位不相符，本來我就知道的。至於不能做到上下相互信任的弊病，在我的身上表現得更厲害。

且看當今社會上所說的上下信任是怎麼一回事呢？當他從早到晚騎馬去權貴人家的門口恭候的時候，守門的人故意爲難不肯讓他進去，他就用甜言媚語裝作婦人的姿態，把袖裡藏著的金錢偷偷地塞給守門人。守門人

拿著名帖進去之後，而主人又不立即出來接見，他就站在馬棚裡，與僕人和馬匹相處，臭氣熏著衣服，即使是饑餓寒冷或悶熱得無法忍受，也不肯離去。一直到傍晚，那個先前曾經接受金錢的守門人出來對他說：“相公疲勞了，謝絕會客，客人請明天再來吧。”到了第二天，他又不敢不來。晚上他披衣坐等，一聽到雞叫就起來洗臉梳頭，騎著馬跑到相府門口，守門人發怒地說：“是誰？”他便回答說：“昨天的客人又來了。”守門人又怒氣衝衝地說：“你這個客人倒來得這樣勤！難道相公能在這個時候出來會客嗎？”客人心裡感到受恥辱，只有勉強忍耐著對守門人說：“沒有辦法啦！姑且讓我進去吧！”守門人再次得到他送的一筆錢，才起身放他進去。他又站在原來站過的馬棚裡。幸好主人出來了，在客廳上朝南坐著，召他進去見面，他就慌慌張張地跑上去，拜伏在臺階下。主人說：“進來！”他便拜了又拜，故意遲遲不起來，起來後就獻上進見的金銀。主人故意不接受，他就一再請求收下；主人故意堅決不接受，他就再三請求。然後主人叫手下人把東西收起來，他便拜了又拜，故意遲遲不起，起來後又作了五六個揖才出來。出來他就對守門人作揖說：“多虧老爺關照我！下次再來，希望不要阻攔我。”守門人向他回禮，他就十分高興地跑出來。他騎在馬上碰到相識的朋友，就揚起馬鞭得意洋洋地對人說：“我剛從相府出來，相公待我很好，很好！”並且虛假地敘述受到接待的情況。因此與他相識的朋友，也從心裡敬畏他能得到相公的優待。相公又偶而對別人說：“某人好，某人好。”聽到這些話的人也都在心裡盤算著並且一齊稱讚他。這就是所說的上下信任，您老人家說我能這樣做嗎？

對於前面所說的權貴人家，我除了過年過節例如伏日、臘日投一個名帖外，就整年不去。有時經過他的門前，我也是捂著耳朵，閉著眼睛，鞭策著馬匹飛快地跑過去，就象後面也有人追逐似的。這就是我狹隘的心懷，

因此經常不受長官歡迎，而我則更加不顧這一切了。我常常發表高談闊論：

“人生遭際都是由命運決定的，我只是守自己的本份罷了！”您老人家聽了我的這番話，或許不會嫌我過於迂闊吧！

家鄉多次遭遇災禍，不能不觸動旅居在外的人的愁思。至於您老人家的懷才不遇，也使我心情悲傷而有所感觸。上天賦於您的才德是很優厚的，不要說您老人家不願輕易拋棄它，就是天意也不願讓您輕易地拋棄啊。希望您安心等待吧！

（李國章）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明〕王世貞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

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

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與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于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于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于市，武安君十萬眾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

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藺相如完璧歸趙，人人都稱讚他。但我不敢苟同這一看法。

秦國以十五座城池的空名，欺詐趙國以勒索和氏璧。這時說它要得到璧是實情，而不是借此以窺視趙國。趙國知此實情就不給，不知此實情就給；知此實情而懼怕秦國就給，知此實情而不懼怕秦國就不給。這只要兩句話就能解決了，為何既懼怕它而又去激怒它呢？

而且秦國想要得到玉璧，趙國不給，雙方都沒有什麼是非曲直可言。趙國送去玉璧而秦國不給城，其曲在秦。秦國給城而趙國收回了玉璧，其曲在趙。要想使秦國理屈，則不如放棄玉璧；害怕失去玉璧，則不如不給。秦王既然按照地圖劃給了城池，又設九賓之儀典，齋戒之後才接受玉璧，其勢已是不得不給城的了。如果秦王得到了璧而不給城，相如便可上前陳述：“我本來就知道大王是不會給城的。這璧不就是趙國的一塊玉璧嗎？而十五座城池是秦國的寶物。現在假如大王以一塊璧的緣故，而拋棄了十五座城池，十五城的百姓，都會深深怨恨大王象草芥一樣拋棄了他們。大王不給城，而騙去了趙國的璧，爲了一塊璧的緣故而失信於天下，我請求死在這裡，以表明大王的失信。”這樣，秦王未必不歸還玉璧。而當時爲什麼要派手下的人藏璧逃離，從而使理直的一方歸於秦國呢！當時秦國並不想與趙國關係破裂啊。假如秦王怒斬相如於市上，再派武安君率十萬大軍逼臨邯鄲，責問璧的去向以及趙國的失信，一次獲勝可使相如滅族，再次獲勝玉璧終究還得屬於秦國。

因此我說，藺相如之所以能保全玉璧，那是天意。至於他在澠池對秦國的強硬較量，以柔韌使廉頗慚悟，就越來越顯得高妙了。而他之所以能完璧歸趙，的確是上天在偏袒它啊！

（耿百鳴）

又與焦弱侯

〔明〕李贄

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之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恥，不肯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爲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恥而不肯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爲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爲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于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爲過矣。

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複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沖風暴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遊嵩、少，拉我同行，是以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能一宿。回日當複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捨雲。”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爲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然林汝甯向者三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尙未厭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與敢欺我以爲遊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甯之抽豐來賺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爲再尋己也，複以捨不得李卓老，以賺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幾皆在其術中而不悟矣；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

由此觀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謂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山人稱。輾轉反復，以欺世獲利。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以可鄙矣，乃反掩拙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講道德性命者，皆遊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為子孫蔭者，皆其託名于林汝寧，以為捨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于關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于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為商賈，則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為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故可賤耳。雖然，我寧無有是乎？然安知我無商賈之行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耶？有則幸為我加誅，我不護痛也。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事，決知免矣。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焚書》

鄭子玄，是常與丘長孺父子論詩作文的朋友。文采雖然不如他們父子，但性格質樸誠實，有羞恥之心，不肯借講學以宣揚道學，這很可喜，所以我喜歡他。因為他沒有親眼見過顏回、曾參、子思、孟軻，也不曾親眼見過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只見到如今講周、程、張、朱道學思想的人，以為周、程、張、朱等人確實就是這樣了，所以以講道學為羞恥而不肯講。不講雖然是過錯，但是假使學者感到羞恥而不肯講，是以為

周、程、張、朱等人只不過是和現在的道學家一樣，那麼如今那些講周、程、張、朱學說的人也就該殺了。鄭子玄以為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都是滿口仁義道德，而心裡想的是升官發財；等得到高官厚祿以後，仍然自鳴得意地談仁義、講道德；而且還要裝腔作勢地對人說：“我要糾正世俗、感化世人。”他認為敗壞社會風俗的，沒有比講周、程、張、朱的道學更嚴重的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所以不肯講道學。那麼不講也就算不上是過錯了。

有一個姓黃的讀書人經過這裡，聽說他是從京師到長蘆去“打秋風”的，又跟長蘆的長官到別處去上任。到了九江，遇見一個地位更高的人，他就棄舊從新，隨新主人轉道往北，頂著大風冒著嚴寒，也不顧年老有生命危險。已經到了麻城，來見我說道：“我準備去遊覽嵩山和少林寺，那位顯者也想去遊嵩山和少林寺，拉我同行，所以到了這裡。可是顯者還在城內等我，我勢必不能在您這裡宿夜了。回來的時候一定還要經過這裡，到那時就可以多相聚幾天再作別。現在太匆促了，實在捨不得離開您。”他的話是這樣，他心裡又是怎樣想的呢？我料想他內心實在是爲了汝甯林知府那裡有一筆錢財捨不得放棄罷了。只是汝甯林知府從前曾三次赴任，他沒有一任不跟隨前去的，去了一定滿載而歸，這一次感到還沒有滿足，就象餓狗惦記著隔夜沒吃完的狗屎一樣，卻竟敢欺騙我說是爲了去遊嵩山和少林寺。他以游嵩山和少林寺來掩蓋自己隨汝甯林知府去打秋風的行爲而欺騙我；又唯恐汝甯林知府懷疑他是爲了再來找自己，就又以捨不得李卓老，應當再來拜訪李卓老爲藉口，以欺騙汝甯林知府：真是名利雙收，處事和品行也都十分周到了。我與汝甯林知府幾乎都中了他的圈套而不醒悟啊，這能說他不狡詐麼？現在的道學家，和他有什麼兩樣！

由此看來，現在的所謂聖人，恐怕與現在的所謂山人是一路貨，只不過有幸運與不幸運的差別罷了。有幸而能寫詩，就自稱為山人；不幸運而寫不了詩，就辭卻山人之名而以聖人自稱。有幸而能講良知，就自稱為聖人；不幸運而講不了良知，就推託聖人之名而以山人自呼。辛苦輾轉、翻來覆去，為的是欺騙世人、獲取私利。名為山人而心裡卻和商人一樣只要錢，口裡大談道德而目的卻在逾牆偷盜。自稱山人而心思和商人一樣，已經很可鄙了，反而還要掩蓋打秋風的本意而故意表示是為了遊嵩山和少林寺，以為別人是會隨便被欺騙的，這就更加可鄙了。現在的講道德、性命的人，都是所謂遊嵩山和少林寺的人；現在的患得患失，志在求取高官厚祿、上等田園宅第、風水寶地，打算留給子孫受用的人，都是象黃生那樣託名于汝甯林知府，而裝作捨不得李卓老的人啊。既然這樣，鄭子玄的不肯講學，恐怕實在不值得奇怪了。

況且商人又有什麼可鄙的呢？他們身攜數萬資財，經歷風濤危險，受盡關卡吏員的欺侮，忍耐著集市交易時人們的辱罵，經歷了萬般辛苦，所攜的資財很多，所得的收入甚微。但是必須結交上公卿大夫，然後才能獲得盈利而避開禍害，怎麼能象山人那樣昂首而坐在公卿大夫的座上呢？現在的所謂山人，稱他們為商人，其實卻身無分文作為資本；叫他們是山人，卻又非公卿大夫之門不進，所以就令人可賤了。話雖然這麼說，我難道就沒有這種表現嗎？怎麼知道我沒有商人的行為和想法，而披著佛教的袈衣來欺騙世人而獲取虛名呢？有的話請對我加以懲罰，我決不包庇自己的短處。即使如此，至於那些患得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的事，我是絕對沒有。

（鄧長風）

贊劉諧

〔明〕李贄

【原文】

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闊帶，網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唇吻之三四，自謂真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

李生聞而善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餘，可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蓋雖出於一時調笑之語，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焚書》

有一位道學先生，腳穿寬大而高底的木屐，身上的服飾長袖闊帶，儼然以網常爲冠、以人倫爲衣，從故紙堆裡揀來了隻言片語，又竊取到了一些陳詞濫調，便自以爲是真正的孔子信徒了。這時他遇見劉諧。劉諧，是一位聰明博學的才子，見了他微笑說：“這是因爲你不知道我是孔子的兄長啊。”那位道學先生頓時生氣地變了臉色，站起來說：“上天如果不降生孔子，世界就會千秋萬代如在黑夜之中。你是什麼人，敢直呼孔子的名字而以兄長自居？”劉諧說：“怪不得羲皇以前的聖人都是整天點著紙燭

走路啊！”那人無言答對，但他又怎能理解劉諧一番話的深刻道理呢？

我李贄聽說以後讚美道：“這句話，簡明而恰當，概括性強而又啓人思考，可以沖散雲霧的遮蔽而使天空晴朗。他的言論這樣，他的人品也就可以知道了。因為這雖然是出於一時的玩笑話，然而其中的深刻道理卻是千百年不可改變的。”

（鄧長風）

牡丹亭記題詞

〔明〕湯顯祖

【原文】

天下女子有情，甯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複能溟漠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複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

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爲更而演之。至於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雲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湯顯祖詩文集》

天下女子的多情，難道還有像杜麗娘那樣的嗎？夢見那位情人就得病，一病而迅即不起，以至親手描繪自己的畫像傳於世以後就死了。死去三年了，又能在冥冥之中尋求到所夢的人而複生。像杜麗娘這樣，才可以稱得上是多情的人了。她的情在不知不覺中激發起來，而且越來越深，活著時可以爲情而死，死了又可以爲情而生。活著不願爲情而死，死而不能

復生的，都不能算是感情的極點啊。夢中產生的情，爲什麼一定不是真的呢，天下難道還缺少這樣的夢中之人嗎？一定要挨到男女同席了才算是成親，等到掛冠辭官後才感覺安全的，都是只看事情表面的說法啊。

記述杜太守事蹟的故事，模仿了晉代武都太守李仲文、廣州太守馮孝將兒女戀愛的傳說。我稍加改動而寫成了這個劇本。至於杜太守拘押拷打柳夢梅，也就象漢代睢陽王拘押拷打談生了。

唉，人世的事情，不是人世所能理解透徹的。自己不是學問貫通古今的人，所以常常用“理”去加以推究了。只是一味強調（杜麗娘死而復生與柳夢梅結合的事）從理的角度看一定沒有，又怎麼知道從情的角度看一定存在呢？

（鄧長風）

可樓記

〔明〕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辟。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遊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

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逾齊魯殷周之墟，觀覽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惑矣。

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以營居處，而所安止幾席之地。極力以營苑囿，而止于歲時十一之遊觀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于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斯樓又其贅矣。

——選自《國學基本叢書》本《明文在》

有一間水上的居室，室內偏左往上搭一間小樓。樓大一丈見方，四面開窗。南邊有湖有山，北面有農田茅舍，平原延展在東，九龍山聳立在西。

小樓築成，高子登臨縱目四望，說道：“可以了！山使我感到和順舒暢，水使我覺得悠遠閒靜，可以享受清風的爽快，可以得到冬日的溫暖，可以迎接皓月的來臨，又歡送它的歸去，多好呀！多快樂呀！可以終老此地了！”於是起名叫“可樓”，意思就是我心滿意足以爲可以了。

從前我年輕時，志向很大，想要遊遍天下名山，尋找一個象桃花源那樣美好的處所，寄居下來。我北方去了燕趙，南方到過閩粵，中原跨越了齊魯殷周的故地，觀覽所及的，沒有可以滿我之意的，何以現在對這間小樓卻以爲可以了呢？咦，這倒是我的疑惑了。

大凡人的大患，產生於不滿足。人的意向中的有所不滿足，產生於人的意向中的有所不可以；無所不可以，這就無所不滿足，這就無所不快樂了。現在的人極力謀求山珍海味，頂多享受一飽罷了；極力建築高樓大廈，頂多享受起居活動的幾席之地罷了；極力營造亭台花園，頂多一年中去遊賞一兩次罷了，這些都有何用呢！況且天下的好山好水很多，我不能每天去遊玩，只要可以寄託我的志趣就行了。天下的山與水都是一樣的，我有了這座小樓，也可以了。當然，有所可以也就會產生有所不可以，猶如事物都是有正有反對待的一樣。我將由此忘掉可以，也忘掉不可以，這樣說來這座可樓也是多餘的了。

（錢伯城）

徐文長傳

〔明〕袁宏道

餘少時過裡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

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忽呼石簀：“《闕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簀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餘始悟前後所疑，皆即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奇秘，如魘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複叫，叫複讀，僮僕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生。有來看餘者，即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巨匠，浸浸知向慕雲。

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客某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談謔，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

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下，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栗。有沙門負資而穢，酒間偶言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

胡公既憐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以他羈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偶。

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

一日，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氣韻適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

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餘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強如初。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

石簣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餘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詩奇於字，字奇于文，文奇於畫。”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悲夫！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徐渭集附錄》

我年輕時經過家鄉的店鋪，看見有北雜劇《四聲猿》，意趣和氣概豪放曠達，與近年來書生所創作的傳奇大不相同，署名爲“天池生”，懷疑它是元代人的作品。後來到越地去，看見人家單幅上有署款“田水月”的，筆法剛勁有力，

一種鬱結在胸中的不平之氣，透露於字畫中，仿佛可見。心中十分驚訝，然而不知道田水月是誰。

一天晚上，坐在陶編修家樓上，隨意抽閱架上陳放的書，得《闕編》詩集一函。紙張粗糙，裝訂馬虎，刷板墨質低劣，字跡模糊不清。略湊近燈前閱讀，看了沒幾首，不由得驚喜歡躍，連忙叫石簣，問他：“《闕編》是誰作的？是今人還是古人？”石簣說：“這是我同鄉前輩徐天池先生著的書。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靖、隆慶間人，五六年前才去世。現在卷軸、題額上有署田水月的，就是他。”我方才明白前後所猜疑的都是文長一人。再加上如今正當詩歌領域荒蕪濁汙的時候，得到這樣的奇珍秘寶，猶如在惡夢中被喚醒。我們倆跳起來，在燈影下，讀了又叫，叫了又讀，睡著的傭人們都被驚起。我從此以後，或者對人家口說，或者寫書信，都標表文長先生。有來看望我的，就拿出文長的詩給他讀。一時文學界著名的人物，漸漸地知道嚮往仰慕他。

文長是山陰的秀才，鄉試多次未被錄取。性格直爽，無拘無束。總督胡宗憲知曉他的才能，聘請他做幕客。文長與胡宗憲講定：“如果要我做幕客的話，要按照接待賓客的禮節，不規定時間，自由進出。”胡宗憲都答應了他。文長於是穿葛布衣服，戴黑色頭巾，拱手行禮入坐，放言暢談天下大事，好象旁邊沒有人一樣。胡宗憲非常高興。那時胡宗憲統率著幾個方面的兵將，威振東南一帶，軍人畏懼他以至跪著說話，匍匐在地象蛇一樣爬行，不敢抬頭；而文長作為部下一秀才而對他高傲自得，隨心所欲地行事，任意談論和開玩笑，絲毫沒有畏懼顧慮。正逢捕得一頭白鹿，胡宗憲請文長代作賀表。表章上達，世宗皇帝看了很高興。因此胡宗憲更加看重他，一切奏疏、公文等，都請他代作。

文長對自己的才能謀略看得很高，喜歡出奇謀妙計，談論行軍打仗的

形勢策略大多得其要領。凡是胡宗憲所行的誘降汪直、徐海等盜寇的計謀，都和他慎密商議，然後付諸實行。文長曾經在一座酒樓上喝酒，有幾名軍士也在樓下喝酒，酒後不肯付錢。文長暗暗寫短函迅速告達胡宗憲，胡宗憲立刻命令將軍士綁進衙門，全部斬首，全軍都害怕得大腿發抖。有一個和尚依仗有錢財而行爲不軌，徐渭在喝酒時偶爾提起，後來胡宗憲借其它事把他擊斃在梃杖下。文長受到胡宗憲的信任多和這相仿。

胡宗憲既然憐愛文長的才華，又哀歎他屢次考試不中，適逢鄉試，凡是作考官的，都暗中囑託說：“徐子是第一流才士，如在你的房裡，希望不要遺漏。”考官都答應遵照他的話去辦。有一個知縣因有其它事耽擱，晚來了一些，到了考期才拜見胡宗憲。胡宗憲偶爾忘了囑託他，試卷正好分發在他的房中，於是沒有被取中。

文長既然科場失利，不爲試官所取，於是縱意於飲酒，盡情地遊山玩水，旅行于齊、魯、燕、趙一帶，遍歷北方沙漠地區。他所見到的奔騰橫互的高山，呼嘯洶湧的海水，迷漫遮天的黃沙，變幻不測的雲彩，尖峭怒號的狂風，仰面倒地的大樹，深曲幽靜的山谷，繁華輻輳的都市，各種各樣的人物魚鳥，一切令人驚訝的形狀，逐一在他的詩中表達出來。他的胸中又有一股磨滅不了的銳氣，以及英雄茫然失路、無處可以安身的悲憤，導致他所作的詩，又象生氣又象喜笑，好象水流過峽谷而發出巨大的聲響，好象種子發芽出土無聲無息，好象寡婦在晚上啼哭哀哀欲絕，好象遊子作客他鄉寒夜而起。當他放縱心意，猶如平坦的田野，一望千里；偶爾幽深峭拔，好象秋天墳地裡的鬼魂，啾啾私語。文長眼界奇高，以爲千古文人皆不足道，在當時詩壇上獨樹一幟。當時所謂的高官顯貴、詩人文士，文長都大聲地斥責，視作奴婢，以和他們結交爲恥辱，因此他的名聲沒有流

傳出越地以外去。可悲啊！

一日，在縣令家飲酒，縣令指著席筵上一件小東西求他做詩題詠，暗地裡叫小僕人把紙張連接成一丈多長呈上，想以此難倒他。文長取筆在手，當場作詩，寫滿了那張紙，意境和韻味剛健飄逸，那東西的神態被表達得淋漓盡致，在場的人都大為驚歎。

文長喜歡書法，筆意奔放和他的詩一樣，蒼涼勁節中流露出婉美媚人的姿態。我字寫得不好，胡說一句，我以為文長的字確實寫得比王雅宜、文征仲要高明。不說書寫的技法，而說字的神韻，先生確為不拘泥於八法而造詣極高的人，書法界異軍突起的奇士。有時以他的餘力，從事於繪摹花草竹石，都畫得高遠典雅，富有情趣。

他後來因猜忌而殺死他的續妻，被逮入獄，判處死刑。張陽和極力斡旋解救，才被釋放。出獄後，倔強的脾氣一如以往。晚年憤慨更深，顛狂更厲害。有名聲地位的人登門拜訪，他都拒不接待。本地官員來求他寫字，連一個字也得不到。常常帶錢到酒店，呼喚地位低賤的人一起飲酒。有時拿斧頭砍破自己的頭，以至血流滿面，頭骨折斷，以手摩擦，發出響聲；有時用錘子敲碎腎囊；有時以鋒利的錐子刺自己的雙耳，錐深入達一寸多，居然沒有死去。

石簣說：文長晚年詩文更為奇異，沒有刻本、集子藏在家裡。我所見到的，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而文長始終在當時不得志，心懷怨憤而死。

石公說：先生命運一直不好，因此得了狂疾；狂疾一直不痊，因而被逮下獄。古今文人，憂愁困苦，沒有可以同先生相比擬的。雖然如此，胡宗憲是難得的豪傑，世宗皇帝是英明的君主，文長在作幕客時受到特殊的優待，這是胡宗憲知道先生的才能了；獻白鹿表上，皇帝嘉悅，是皇帝知道先生的才能了。只不過沒有擔任一官半職罷了。先生詩文突起，一掃近代以來荒蕪污濁的詩風，千百年後，自有定論，為什麼說他沒有遇合呢？梅客生曾經寫信給我說：“文長是我的老朋友，他的病比他的人更奇異，他的人比他的詩更奇異，他的詩比他的書法更奇異，他的書法比他的文更奇異，他的文比他的畫更奇異。”我說文長是沒有什麼不奇異的人。正因為沒有什麼不奇異，因此沒有什麼是順順當當的。可悲呀！

（李夢生）

虎丘

〔明〕袁宏道

虎丘去城可六七裡，其山無高岩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鄙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輶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岩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複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

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袁宏道集箋校》

虎丘離城約六七裡路，這座山沒有高峻的山峰與幽深的峽谷，只不過因為靠近城市，因此奏著音樂的遊船，沒有一天不到那兒去。凡是有月亮的夜晚，開花季節的早晨，下雪天的黃昏，遊人來往穿梭，猶如織布一樣，而以中秋最為繁盛熱鬧。每到這一天，全城閉戶，攜手並肩而來。士大夫鄉紳、大家婦女，以至貧民百姓，全都塗脂抹粉，鮮衣美服，重重疊疊地鋪設席氈，將酒肴擺在大路中間，從千人石一直到山門，如梳齒魚鱗般密集相連。檀板聚積如小山，樽壘似雲霞般傾瀉，遠遠望去，猶如成群的大雁棲落在平坦的沙灘，彩霞鋪滿江面，電閃雷鳴，無法具體描繪它的形狀。

剛開始陳設席位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如團聚在一起的蚊子，沒法分辨識認。等到分隊安排，爭相以歌喉比高低；雅樂和俗樂各各陳獻後，美和醜自然區別開了。不多時，搖頭頓腳按節拍而歌的，只不過幾十個人而已。一會兒，明月升到天空，月光照在石上尤如潔白的絹綢，所有粗俗的歌樂，不再發出聲響，跟隨著唱和的，只有三四個人。一支簫，一寸管，一人慢慢地打著歌板唱著，管樂伴著歌喉，聲音清脆瀏亮，使聽的人深受感動。等到夜深，月亮西斜，樹影散亂，於是連簫板也不用，一個人登場，四圍的人屏住聲息，聲音如細而直上的毛髮，響徹雲端，每吐一字，幾乎拖長達一刻之久，飛鳥聽了為之回翔盤旋，壯士聽了感動得流下眼淚。

劍泉深得無法測量，陡峭的岩石如斧削一般。千頃雲因為有天池等山作為幾案，山峰峽谷，爭奇鬥秀，是請客飲酒的好地方。但是過了中午便陽光逼人，不能久坐。文昌閣也不錯，晚上林中的景色尤為迷人。朝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沒有遮攔，僅僅遠遠望見虞山，如小小的黑點。堂荒蕪已經很久了，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的辦法，想在裡面供奉韋應物、白居易等人，但不久生了病，我既然已經辭了官，恐怕進之的興致也消盡了。山川的興旺和荒廢，確實有它的運數啊！

在吳縣作了兩年官，登虎丘山六次。最後一次和江進之、方子公一起登，坐在生公石上等候月出。唱歌的人聽說縣令到來，都躲避開了。我因此對進之說：“做官的橫行氣盛，衙役庸俗粗野，是多麼厲害呀！以後不作官了，有不在這石上聽歌的，有月亮為證！”現在我有幸得以免去官職客居吳縣，虎丘的月亮不知道還記得我的話嗎？

（李夢生）

浣花溪記

〔明〕鐘惺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鉤，色如鑒、如琅玕、如綠沉瓜，窈然深碧、瀠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行三、四裡爲青羊宮，溪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溪，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匯而橋者三，相距各不半裡。舁夫雲通灌縣，或所雲“江從灌口來”是也。

人家住溪左，則溪蔽不時見；稍斷則復見溪。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緣江路”。過此則武侯祠。祠前跨溪爲板橋一，覆以水檻，乃睹“浣花溪”題榜。過橋，一小洲橫斜插水間如梭，溪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爲也。碑皆不堪讀。

鐘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險奧，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溪可老，患難之于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耳。窮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

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稠濁，磬折喧溢。迫暮趣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楚人鐘

惺記。

——選自天啓刊本《隱秀軒集》

出成都城南門，左邊是萬里橋。向西折行的細而美、長而彎，所見象套連的圈兒、象開口的玉環、象帶子、象圓規、象彎鉤、水色象明鏡、象碧玉、象濃綠色的瓜，深幽幽的呈現一派青碧色、在城下迴旋著的，都是浣花溪水流聚的地方。然而一定要到草堂一帶，然後才有“浣花溪”這一專門名稱，這是因為杜甫的浣花故居在那兒的緣故。

行走三、四裡就到了青羊宮。溪流一會兒遠，一會兒近。青竹翠柏鬱鬱蔥蔥，顯得對岸濃蔭森森，一直延伸到溪的盡頭，遠遠望去象一片薺菜。水光樹色，清幽而絢麗，使人表裡澄澈，神清氣爽。從青羊宮以西，從三處地方溪流匯合在一起，上面建有橋，彼此相隔都不到半裡路，轎夫說通向灌縣，或者這就是所謂“江從灌口來”的說法吧。

溪東面住有人家，這時溪身便被屋舍遮住，不能常常看見；稍有空缺，溪水重又展現在眼前。象這樣的情形有好幾處。溪岸人家用樹枝、竹條編紮成門戶和籬牆，很是齊整。走盡了橋，路旁邊立著一座亭子，題寫著“緣江路”幾個字。過了這裡就到了武侯祠。祠前有一座木板橋跨越溪身，橋上有臨水的欄杆覆圍著，到此才看見題著“浣花溪”字樣的匾額。過橋，是一片小小的陸地，象梭子那樣橫斜著插在水中，溪水四面環繞著它，沒有橋便無法通行。小洲上面建造了一座亭子，題字為“百花潭水”。從這座亭子折回原路，走過橋經過梵安寺，這才到了杜工部祠。杜甫的像畫得十分清朗古樸，不見得一定強求維妙維肖，但想來杜甫應當是這個模樣。

還有一塊刻在碑石上的肖像，附著杜甫的傳記，是通判何仁仲在代理華陽縣令時所製作的。碑文都沒法讀了。

鐘子說：杜甫的兩處居所，在成都浣花溪的，環境幽遠，在夔州東屯的，地方險僻，兩者互不相同。假如嚴武不死，杜甫就可以在浣花溪畔安然度過晚年，患難時是太需要朋友了！然而天意要派定這位老詩人添加出夔州的一段非凡表現罷了：在艱難潦倒中流離奔波，卻仍能選擇勝地處身；胸襟安閒從容，可以應付世事，這同孔子變換服裝、客居在司城貞子家裡避難時的情形是一樣的啊。

其時為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出城時像是要下雨，不一會兒便雲開天晴了。朝廷使臣出來遊玩的，大多由按察使或州縣長官邀請參加飲宴，官場中人稠雜而渾濁，象石磬那般彎曲著身子打躬作揖，喧鬧聲充滿四方。將近黃昏時分連忙回家。這天清晨，我偶然獨自前往。楚人鐘惺作記。

（史良昭）

游黃山日記（後）

〔明〕徐弘祖

戊午九月初三日 出白岳榔梅庵，至桃源橋。從小橋右下，陡甚，即舊向黃山路也。七十裡，宿江村。

初四日 十五裡，至湯口。五裡，至湯寺，浴於湯池。扶杖望朱砂庵而登。十裡，上黃泥岡。向時雲裡諸峰，漸漸透出，亦漸漸落吾杖底。轉入石門，越天都之脅而下，則天都、蓮花二頂，俱秀出天半。路旁一岐東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趨直上，幾達天都側。復北上，行石罅中。石峰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陰森，楓松相間，五色紛披，燦若圖繡。因念黃山當生平奇覽，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茲遊快且愧矣！

時夫僕俱阻險行後，餘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覺引餘獨往。既登峰頭，一庵翼然，爲文殊院，亦餘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兩峰秀色，俱可手攀。四顧奇峰錯列，眾壑縱橫，真黃山絕勝處！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遊僧澄源至，興甚勇。時已過午，奴輩適至，立庵前，指點兩峰。庵僧謂：“天都雖近而無路，蓮花可登而路遙，只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蓮頂。”余不從，決意遊天都。挾澄源、奴子仍下峽路，至天都側，從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牽棘，石塊叢起則曆塊，石崖側削則援崖。每至手足無可著處，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終亦不顧。歷險數次，遂達峰頂。惟一石頂壁起猶數十丈，澄源尋視其側，得級，挾予以登。萬峰無不下伏，獨蓮花與抗耳。時濃霧半作半止，

每一陣至，則對面不見。眺蓮花諸峰，多在霧中。獨上天都，予至其前，則霧徙於後；予越其右，則霧出於左。其松猶有曲挺縱橫者，柏雖大幹如臂，無不平貼石上如苔蘚然。山高風巨，霧氣去來無定。下盼諸峰，時出爲碧嶠，時沒爲銀海。再眺山下，則日光晶晶，別一區宇也。日漸暮，遂前其足，手向後據地，坐而下脫。至險絕處，澄源並肩手相接。度險，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復從峽度棧以上，止文殊院。

初五日平明，從天都峰坳中北下二裡，石壁岿然。其下蓮花洞正與前坑石筍對峙，一塢幽然。別澄源，下山至前岐路側，向蓮花峰而趨。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將下百步雲梯，有路可直躋蓮花峰。既陟而磴絕，疑而複下。隔峰一僧高呼曰：“此正蓮花道也！”乃從石坡側度石隙，徑小而峻，峰頂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從其中疊級直上，級窮洞轉，屈曲奇詭，如下上樓閣中，忘其峻出天表也。一裡，得茅廬，倚石罅中。方徘徊欲升，則前呼道之僧至矣。僧號凌虛，結茅於此者，遂與把臂陟頂。頂上一石，懸隔二丈，僧取梯以度，其巔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蓋是峰居黃山之中，獨出諸峰上，四面岩壁環聳，遇朝陽霽色，鮮映層發，令人狂叫欲舞。

久之，返茅庵，凌虛出粥相餉，啜一盂。乃下至岐路側，過大悲頂，上天門。三裡，至煉丹台。循台嘴而下，觀玉屏風、三海門諸峰，悉從深塢中壁立起。其丹台一岡中垂，頗無奇峻，惟瞰翠微之背，塢中峰巒錯聳，上下周映，非此不盡瞻眺之奇耳。還過平天缸，下後海，入智空庵，別焉。三裡，下獅子林，趨石筍缸，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瞰塢中峰石回攢，藻績滿眼，始覺匡廬、石門，或具一體，或缺一面，不若此之閱博富麗也！久之，上接引崖，下眺塢中，陰陰覺有異。復至岡上尖峰側，踐

流石，援棘草，隨坑而下，愈下愈深，諸峰自相掩蔽，不能一目盡也。日暮，返獅子林。

初六日別霞光，從山坑向丞相原下。七裡，至白沙嶺。霞光復至，因餘欲觀牌樓石，恐白沙庵無指者，追來爲導。遂同上嶺，指嶺右隔坡，有石叢立，下分上並，即牌樓石也。餘欲逾坑溯澗，直造而下。僧謂：“棘迷路絕，必不能行，若此坑直下丞相原，不必複上此嶺；若欲從仙燈而往，不若即由此嶺東向。”餘從之，循嶺脊行。嶺橫亙天都、蓮花之北，狹甚，旁不容足，南北皆崇峰夾映。嶺盡北下，仰瞻右峰羅漢石，圓頭禿頂，儼然二僧也。下至坑中，逾澗而上，共四裡，登仙燈洞。洞南向，正對天都之陰。僧架閣連板於外，而內猶穹然，天趣未盡刊也。複南下三裡，過丞相原，山間一夾地耳。其庵頗整，四顧無奇，竟不入。複南向循山腰行五裡，漸下，澗中泉聲沸然，從石間九級下瀉，每級一下有潭淵碧，所謂九龍潭也。黃山無懸流飛瀑，惟此耳。又下五裡，過苦竹灘，轉循太平縣路，向東北行。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徐霞客遊記》

明萬曆四十六年九月初三 我們一行離開白岳山榔梅庵，到了桃源橋，從小橋右面而下，山路異常陡峭，這就是上次游黃山時所走的路。往前走七十裡，夜宿在江村。

初四日 步行十五裡路到達湯口。再五裡，來到湯寺，在湯池洗了澡，便拄著手杖朝朱砂庵方向攀登。走了十裡路，登上黃泥岡，原先被雲霧遮沒的諸山峰，漸漸顯露出來，又漸漸落到了我的手杖底下。轉入石門，經

天都峰半山腰而下，則天都、蓮花兩座峰頂，都以秀美的英姿兀立在半空。路旁有一岔道朝東而上，卻是昔日所未到之處，於是往前直上，差不多到達天都峰旁。再往北而上，攀行在石隙之中。只見兩側峰石一片片夾峙而起，山道迂回曲折於岩石間，遇到山石阻塞就鑿通它，遇到山崖陡峭就砌起石階，遇上斷壁則架木搭橋修通它，遇到懸崖就架上梯子接起來。俯視孤峭的山谷一片陰森，楓樹和松樹交錯相雜，五彩繽紛，猶如畫圖與錦繡般燦爛。因而想到黃山當得起是一生中所見到的奇觀，而且是如此奇特，往日未曾一探究竟，這次重遊不但快慰，而且很覺慚愧。

這時腳夫僕人都因山路險阻而落在後頭，我也停住不再往上。但一路上的奇景，又不知不覺地吸引我獨自前往。既登上山頭，就望見有座佛寺的屋簷猶如飛鳥展翅一般，即是文殊院。這也是我上一次來想登覽而又未登上的地方。文殊院左面是天都峰，右面是蓮花峰，背面靠著玉屏峰，天都、蓮花兩峰的秀麗景色，簡直伸手可摘。環顧四周只見奇峰錯雜排列，眾多的山谷縱橫交錯，確是黃山景色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如果不是這次重遊，怎曉得黃山竟是如此之神奇？恰遇雲遊和尚澄源到來，遊興很高。時間已過午，僕人們才上來，大家站在文殊院前，指點著左右兩座山峰。寺裡的和尚說：“天都峰雖近卻無路可攀，蓮花峰可登但路途遙遠，只好在附近看看天都峰，明日再登上蓮花頂。”我不願聽從，決心一遊天都峰，便夾持著澄源和僕人，仍從山峽小路而下，到達天都峰旁。再從經溪水衝擊而流動的山石中俯伏爬行而上，或抓住野草，或拉著荊棘，越過叢集的石塊，攀上削立的山崖，每到連手腳都無法著落的地方，澄源總是搶先登上，再垂手接應。每每想到上山既如此艱難，下山更怎麼得了？但終於也顧不了這許多。經歷幾回艱險，終於到達天都峰頂。只見頂上有塊崖石象削壁一般直立而起，約高數十丈。澄源尋視其側面，發現有石階，便扶我

登上。唯見千山萬嶺無不俯伏在下，獨有蓮花峰和它抗衡。這時濃霧時起時止，每一陣飄過來，則連對面也看不見。遠眺蓮花等諸山峰，多半淹沒在雲霧裡。唯獨登上天都峰，我走到峰前，雲霧則移到峰後，我來到峰後，雲霧則出於峰左。峰頂上還有生長得曲折挺拔、橫縱交錯的松樹，而柏樹則雖幹大如臂，也無不平貼在崖石上，猶如苔蘚一般。山高風猛，霧氣飄忽不定。俯視諸山峰，一會兒透露出碧綠的尖頂，一會兒又淹沒為一片銀海。再眺望山下，只見陽光明媚，仿佛別是一個世界。暮色漸漸降臨了，於是大家兩足伸前，雙手向後貼地，坐著往下滑；到了極險之處，澄源便肩手並用以相接應。度過危險地帶，下到山坳時，夜色已籠罩大地。再從山峽間登棧道而上，宿于文殊院。

初五日天剛亮，從天都峰山坳中向北而下二裡路，這裡石壁深邃。在它下麵的蓮花洞恰好和前坑的石筍相對峙，山坳裡異常幽靜。告別澄源，下山來到前面的岔道旁，便向蓮花峰而行去。一路上沿著危崖絕壁往西走，經過多次上而複下，在將要下百步雲梯時，有路可直上蓮花峰。既登之後卻找不見石級，心生疑慮，就又下來了。隔峰有位和尚高聲喊道：“這正是登蓮花峰之路！”於是從石坡側面穿過石隙，山路狹小而險峻，峰頂上全是巨石鼎峙對立著，中間空蕩蕩如同房屋。從當中層層石級直登而上，級盡洞轉，曲折離奇，猶如上下在樓閣中，幾乎忘記它是高聳屹立於天外。約略走了一裡路，見一茅屋，靠在石隙之中。正在猶豫不決想再往上登陟時，只見剛才高呼指路的和尚來了。和尚號凌虛，結一茅庵在此。於是和他挽著手臂登上了峰頂。頂上有塊崖石，懸空二丈，凌虛搬來梯子爬上去，山巔上非常空曠。環顧四周，天空一片碧藍，即使天都峰也仿佛低著頭了。因為此峰居黃山之中，獨立高聳于諸峰之上，四面岩壁環繞聳立，遇到朝陽升起、天氣晴朗之時，層層峰巒映射出鮮豔的色彩，令人欣喜狂叫，簡

直翩翩欲舞。

在峰頂呆了很久，才返回茅庵。凌虛和尚端出粥來款待，我喝了一鉢盂。於是下到岔道旁，過大悲頂，登上天門。再走約三裡路，到達煉丹台。沿著台口而下，觀覽玉屏風、三海門等山峰，盡是從深谷中如削壁一般拔地而起。那煉丹台一岡垂立于叢山之間，絲毫沒有奇異峻拔之感。只是俯視翠微峰背面，山塢中峰巒交錯聳立，上下周圍交相映襯，非在此不能盡覽山色之奇妙。返回經過平天缸，下後海，步入智空和尚主持的佛寺，向他告別。走了三裡路，下獅子林，往石筍缸走去，到了昔日曾登覽過的尖峰之上，背靠松樹而坐。俯瞰山塢中，峰石回環簇聚，滿眼盡是如錦似繡的景色，才覺得廬山、石門山，或只具備黃山的某一體態，或缺少黃山的某一方面，不如黃山這樣宏博富麗。觀看了很久，才登上接引崖。往下看山塢中，覺得陰森森的別有一種奇趣。再回到岡上尖峰旁，腳踩著滑動的石塊，手拉著荊棘野草，順著山坑而下，愈下愈深，諸山峰互相遮蔽，無法一眼望到盡頭。太陽下山了，才返回獅子林。

初六日 告別霞光和尚，從山坑向丞相原方向而下。走了七裡路，來到白沙嶺。霞光和尚又隨後到來。因為我想觀覽牌樓石，他擔心白沙庵無人引路，所以追趕來作嚮導。於是一齊登上白沙嶺，霞光指著嶺右側對面的山坡，有叢生的山石屹立著，下邊分開而上邊合籠，說那就是牌樓石。我想越過山坑，沿山澗上行，然後直趨而下。霞光說：“荊棘遮迷，山路阻絕，必定無法通行。如果從山坑直下丞相原，就無需再上此嶺；要是想從仙燈洞前往，不如就從這裡向東去。”我聽從他的意見，沿著嶺脊而行。白沙嶺橫亙天都、蓮花兩峰北面，極其狹窄，路旁簡直連一隻腳也無法容納。南北兩面盡是高山峻嶺夾立相映。到了白沙嶺盡頭再往北而下，仰望

右側山峰上的羅漢石，圓頭禿頂，儼然像是二個和尚。下到山坑中，越山澗而上，共四裡路，登上仙燈洞。洞口朝南，正對著天都峰的北面。和尚修築棧道于洞外，而洞內依然那樣廣闊深邃，保持著天然的情趣。再朝南往下走三裡路，過丞相原，不過是山間一塊狹窄的平地而已。有座佛寺修建得頗為整齊，環顧四周，無甚奇特之處，終於沒有入內。再向南沿著半山腰走了五裡路，逐漸下山，忽聽見山澗傳來喧鬧的泉水聲。泉水從山石間分九級下瀉，每一級下面都有又深又碧的水潭，就是所謂九龍潭。黃山除此潭之外，沒有別的懸流飛瀑。再下山走五裡路，經苦竹灘，轉向沿著太平縣的路，往東北方向走去。

（高章采）

核舟記

〔明〕魏學洙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餘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雲。

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箬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窗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

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詘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

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

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窗八，爲箬篷，爲楫，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並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

魏子詳矚既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臾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複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由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選自文學古籍刊行社排印本《虞初新志》

明朝有個手藝奇妙精巧的人叫王叔遠，他能用直徑一寸左右的木頭雕刻成宮室、器皿、人物，以及飛鳥走獸、樹木石頭，而且無不按著木頭的原形來雕飾模擬物態，因而雕刻得各有各的情趣神態。他曾經贈送我只用桃核雕刻成的小船，刻的是蘇東坡泛舟遊覽赤壁的情景。

核舟從頭到尾大約有八分多長，高二分左右。中部高起而寬敞的地方是船艙，上面覆蓋著箬竹船篷。船艙兩旁開有小窗，左邊和右邊各四扇，總共八扇。打開窗子看，可見雕花的船欄杆，左右相對。關上窗子，可欣賞到右邊窗上刻著“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左邊窗上刻著“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八字，都塗了石青顏色。

船頭上坐著三個人，當中戴高帽滿腮鬚鬚的是蘇東坡，右邊是佛印和尚，左邊是黃魯直。蘇、黃兩人正在共看一幅手卷。東坡右手拿著手卷的右端，左手搭在魯直的背上。魯直左手拿著手卷的末端，右手指著手卷，

好象在講什麼話。東坡露出右腳，魯直露出左腳，各微側著身體，他們緊靠著兩膝，各隱現在手卷底下的衣服皺褶中。佛印極象彌勒佛，敞開胸懷，裸露雙乳，抬頭仰望著天空，神態表情與蘇、黃二人不一樣。他平放右膝，曲著右臂支撐在船板上，左腿曲膝豎起，左臂掛著念珠靠在左膝上，念珠可以一粒一粒清楚地數出來。

船尾橫放著一支槳。槳兩旁各有一個船夫。右邊那個梳著椎形髮髻，仰面朝天，左手靠在一根橫木上，右手扳住右腳趾頭，象噉著嘴唇在吹口哨的樣子。左邊那個右手拿著一柄蒲葵扇，左手摸著爐子，爐子上放一把水壺，那個人目光注視茶爐，臉色平靜，好象在凝神傾聽茶水燒煮的聲音。

這只船的底部比較平坦，就在上面題上名字，題的字是“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筆劃細得象蚊子腳，一鉤一畫都清清楚楚，字色黑。又用上一顆篆字印章，文字是“初平山人”，紅顏色。

總計這只船上，刻有五個人，八扇窗，箬竹船篷、船槳、茶爐、水壺、手卷、念珠各一件；對聯、題名以及篆字印章，刻的字共有三十四個。可是量量核舟的長度，甚至還不滿一寸。這原是挑選狹長的桃核雕刻成的。

魏子仔細地看了這只核舟後，驚歎道：噫，技藝也真是神奇啊！《莊子》、《列子》書中所記載的能工巧匠，被譽為像是鬼斧神工的事情很多，可是有誰在不到一寸的材料上運刀自如地進行雕刻，而又能刻得鬚鬚眉毛都清清楚楚的？如果有那麼一個人，拿我的話來告訴我，我也一定會懷疑他在說謊。可現在這

卻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從這件作品來看，在棘木刺的尖端，未必不能雕刻出母猴來。噫，技藝也真是神奇啊！

（曹光甫）

陶庵夢憶序

〔明〕張岱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駢駢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望不敢與接。作《自挽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

因思昔人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顱，以蕘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粳，仇甘旨也；以薦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煙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

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餘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旋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問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

昔有西陵腳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未真，自齧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爲癡人則一也。餘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囈。因歎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

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表，猶思摹榻二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選自光緒刊本《琅嬛文集》

陶庵國破家亡，無可歸宿之處。披頭散髮進入山中，形狀可怕地變成了野人。親戚朋友一看到我，就象看到了毒藥猛獸，愕然地望著，不敢與我接觸。我寫了《自挽詩》，屢次想自殺，但因《石匱書》未寫完，所以還在人間生活。然而甕中經常無米，不能煮飯療饑。我這才懂得首陽山的伯夷、叔齊二老實在是餓死的，說他們不願吃周粟，還是後人誇張、粉飾的話。

由此而想到以前生長於王、謝之家，很享用過豪華的生活，今日遭到這樣的果報：以竹笠作為頭的報應，以草鞋作為足跟的報應，用來跟以前享用過的華美冠履相對；以衲衣作為穿皮裘的報應，以麻布作為服用細葛布的報應，用來跟以前又輕又暖的衣服相對；以豆葉作為食肉的報應，以粗糧作為精米的報應，用來跟以前的美好食品相對；以草薦作為溫暖床褥的報應，以石塊作為柔軟枕頭的報應，用來跟溫柔之物相對；以繩樞作為優良的戶樞的報應，以甕牖作為明亮的窗的報應，用來跟乾燥高爽的居室相對；以煙熏作為眼睛的報應，以糞臭作為鼻子的報應，用來跟以前的享受香豔相對；以跋涉路途作為腳的報應，以背負行囊作為肩膀的報應，用來跟以前的轎馬僕役相對。以前的各種罪案，都可以從今天的各種果報中看到。

在枕上聽到雞的啼聲，純潔清靜的心境剛剛恢復。因而回想我的一生，

繁華靡麗於轉眼之間，已化爲烏有，五十年來，總只不過是一場夢幻。現在黃粱都已煮熟，車子已從蟻穴回來，這種日子應該怎樣來打發？只能追想遙遠的往事，一想到就寫下來，拿到佛前一樁樁地來懺悔。所寫的事，不按年月先後爲次序，以與年譜相異；也不按門類排比，以與《志林》相差別。偶而拿出一則來看看，好象是在遊覽以前到過的地方，遇見了以前的朋友，雖說城郭依舊，人民已非，但我卻反而自己高興。我真可說是不能對之說夢的癡人了。

以前西陵地方有一個腳夫，爲人挑酒，不慎跌了一交，把酒罈子打破了。估計無從賠償，就長時間呆坐著想道：“能是夢便好！”又有一個貧窮的書生考取了舉人，正在參加鹿鳴宴，恍恍惚惚地還以爲這不是真的，咬著自己的手臂說：“別是做夢吧！”同樣是對於夢，一個唯恐其不是夢，一個又唯恐其是夢，但他們作爲癡人則是一樣的。我現在大夢將要醒了，但還在弄雕蟲小技，這又是在說夢話了。因而歎息具有慧業的文人，其好名之心真是難改，正如盧生在邯鄲夢已要結束、天就要亮的時候，在其遺表中還想把其摹榻二王的書法流傳後世一樣。因此，其一點名根，實在是象佛家舍利子那樣堅固，雖然用猛烈的劫火來燒它，還是燒不掉的。

（章培恆）

西湖七月半

〔明〕張岱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裝，燈火優僎，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還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閑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群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嗥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幾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裡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遊湖，已出西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嚼，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

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妝，湖復頰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

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拘人，清夢甚愜。

——選自《說庫》本《陶庵夢憶》

西湖的七月半，沒有什麼可看的，只可以看看七月半的人。

看七月半的人，可以分五類來看。其中一類，坐在有樓飾的遊船上，吹簫擊鼓，帶著高冠，穿著漂亮整齊的衣服，燈火明亮，優伶、僕從相隨，樂聲與燈光相錯雜，名為看月而事實上並未看見月亮的人，我就看看他們。一類，也坐在遊船上，船上也有樓飾，帶著有名的美人和賢淑有才的女子，還帶著僮童，嘻笑中夾著打趣的啼哭，在船臺上團團而坐，左盼右顧，置身月下而事實上並不看月的人，我就看看他們。一類，也坐著船，也有音樂和歌聲，跟著名妓女、清閒僧人一起，慢慢喝酒，曼聲歌唱，簫笛、琴瑟之樂輕柔細緩，絲竹聲與歌聲相互生髮，也置身月下，也看月，而又希望別人看他們看月，這樣的人，我就看看他們。又一類，不坐船不乘車，不穿上衣不帶頭巾，喝足了酒吃飽了飯，叫上三五個人，成群結隊地擠入人叢，在昭慶寺、斷橋一帶高聲亂嚷喧鬧，假裝發酒瘋，唱不成腔調的歌曲，月也看，看月的人也看，不看月的人也看，而實際上什麼也沒有看見的人，我就看看他們。還有一類，乘著小船，船上掛著細而薄的幃幔，茶几潔淨，茶爐溫熱，茶鑪很快地把水燒開，白色瓷碗輕輕地傳遞，約了好朋友美女，請月亮和他們同坐，有的隱藏在樹蔭之下，有的去裡湖逃避喧鬧，

儘管在看月，而人們看不到他們看月的樣子，他們自己也不刻意看月，這樣的人，我就看看他們。

杭州人遊西湖，上午十點左右出門，下午六點左右回來，如怨仇似地躲避月亮。這天晚上愛虛名，一群群人爭相出城，多賞把守城門的士卒一些小費，轎夫高舉火把，在岸上列隊等候。一上船，就催促船家迅速把船劃到斷橋，趕去參加盛會。因此二鼓以前人聲和鼓樂聲恰似水波湧騰、大地震盪，又猶如夢魘和囁語，周圍的人們既聽不到別人的說話聲，又無法讓別人聽到自己說話的聲音；大船小舟一起靠岸，什麼也看不見，只看到船篙與船篙相撞，船與船相碰，肩膀與肩膀相摩擦，臉和臉相對而已。

一會兒興致盡了，官府宴席已散，由衙役吆喝開道而去。轎夫招呼船上的人，以關城門來恐嚇遊人，使他們早歸，燈籠和火把象一行行星星，一一簇擁著回去。岸上的人也一批批急赴城門，人群慢慢稀少，不久就全部散去了。這時，我們才把船靠近湖岸。斷橋邊的石磴也才涼下來，大家坐在上面，招呼客人開懷暢飲。

此時月亮仿佛剛剛磨過的銅鏡，光潔明亮，山巒重新整理了容妝，湖水重新整洗面目。原來慢慢喝酒、曼聲歌唱的人出來了，隱藏樹蔭下的人也出來了，我

們這批人去和他們打招呼，拉來同席而坐。風雅的朋友來了，出名的妓女也來了，杯筷安置，歌樂齊發……

直到月色灰白清涼，東方即將破曉，客人剛剛散去。我們這些人放船

在十裡荷花之間，暢快地安睡，花香飄繞於身邊，清夢非常舒適。

（章培恒）

柳麻子說書

〔明〕張岱

南京柳麻子，顰黑，滿面瘡，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

余聽其說景陽崗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吒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晷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甕甕有聲。閑中著色，細微至此。

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咕嚕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剪燈，素簾靜處，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齟齬死也。

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變，故其行情正等。

——選自《說庫》本《陶庵夢憶》

居住南京的柳麻子，膚色顰黑，滿臉癍疤疙瘩，而倜儻放誕，輕視外物；內心豐富，不重形貌。擅長說書，每天說書一回，定價一兩銀子。十

天前就送上禮金下定，他還常常沒有空。在南京，同時有兩個非常行時的人，那就是名妓王月生，說書柳麻子。

我聽他說景陽崗武松打虎，其基本內容也和《水滸傳》大不相同。描寫刻劃，細緻入微，纖悉畢備；但在該補敘之處，便加以補充，該停止之處，又截然停止，並不嘮嘮叨叨，重複矛盾。他的聲音響如巨集鐘，說到關鍵緊要之處，叱吒叫喊，如同波濤洶湧，有震屋欲崩之勢。講武松到酒店沽酒那一節，武松入店，其中無人，忽然大聲一吼，店中的空缸空甕之類，都甕甕地有回聲。他在並非緊要之處加以渲染，竟也細微到這樣的地步。

請他說書，主人必須屏住聲息，靜靜坐著，傾耳而聽，他才開始講說；稍微見到底下有人低聲耳語，或聽者打呵欠有疲倦之色，立刻不再往下說，因而不能強迫他。他常常是到了午夜時分，拭抹桌子，挑亮燈花，磁盅沏茶，靜心而處，然後從容說來，其節奏的快慢，吐字的輕重，聲音的收放，音調的抑揚，不但入情入理，而且入筋入骨，如果讓世界上說書之人，都來傾耳諦聽，不怕他們不杜門齟舌，羞愧而死！

柳麻子的相貌極其醜陋，但他的言辭極有風致，目光流利，衣服素淨，簡直與王月生同樣美好，所以他們的行情也正相等。

（章培恆）

五人墓碑記

〔明〕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闖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資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僕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僦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夫！大闖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闖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

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選自明刻本《七錄齋文集》

這五個人，是在周公蓼洲被逮捕時，激于大義而死的。到如今，吳郡的賢明士大夫向當局申請，就把魏忠賢廢祠的地基加以清理，用來埋葬他們。而且在其墓門前豎立石碑，以表揚他們的所作所爲。唉，這也真是隆盛啊！

這五人的死亡，離開今天的建墓埋葬，只有十一個月的時間。在這十一個月中，富貴的人，意氣激昂、志得意滿之輩，由於疾病而死亡，死去以後就此泯沒、不再值得稱道的，也已多得很了，何況是民間的沒有名聲的人呢！但獨獨這五個人仍然光明昭著，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還記得周公的被捕，是在天啓七年丁卯三月十五。我們複社中那些在行爲上爲士子帶頭的人，爲他宣揚正義，聚集錢財，乃送他北行，哭聲震天動地。來逮捕他的錦衣衛官校手按劍柄，跑到群眾面前，喝問道：“誰在替他哀哭？”大家再也不能忍受了，就把他們打得跌倒在地。當時以中丞的官銜而擔任吳地巡撫的，是魏忠賢的黨羽，周公的被捕就是由於他的指使，當地人民正對他滿心痛恨，於是趁他厲聲呵責之時，鼓噪起來，上前追逐，中丞躲藏在廁所的籬笆內才得以倖免。其後就以吳地人民暴亂申報朝廷，處死五人：顏佩章、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也就是現在高居於墓中之人。然而這五人臨刑時，意氣自得，喊著中丞的姓名斥罵著，在談笑中從容就義。砍下的頭掛在城上，臉色毫無改變。有賢明的士大夫拿出五十兩銀子，買下五人的頭顱，用盒子保藏起來，最後與屍體合在一起。所以，現在的墳墓中是完整的五個人。

唉，在那個閹人頭子亂政時，爲官作宰而能不改變其志操的，雖以天下之大，又能有幾個人呢？而這五個人生於民間，從來沒有聽到過儒家經典所載的訓誡，卻能爲大義所激昂，身蹈死地而毫不顧惜，這是什麼緣故呢？況且當時偽造的詔書紛紛下達，整個天下都在逮捕所謂“鉤黨”，最後由於我們地區的這一次發憤抗擊，才不敢再株連、迫害別人，魏忠賢這個閹人頭子也猶豫畏縮，害怕大義，謀朝篡位的陰謀不敢貿然發動，待到聖人——崇禎皇帝即位而在路上上吊自殺，這不能說不是由於這五個人的力量吧。紗死純蠶 敲蠶 根爛木舂呶幌緣娜耍 壞捎詵缸銀 芳較嚶 T 痛 T 祖的就脫身逃走，而無論在遠地或近處都不能獲得容身之地，也有的剪掉頭髮、關起門來、假裝發瘋而不知到何處去好，他們使自己的爲人受到侮辱，品行變得卑賤，與這五個人的死亡相比，其輕重竟如何呢？所以，蓼洲周公的忠義暴白於朝廷，被贈予美好光明的諡號，榮耀於身死

之後，而這五個人也得以增高其墳墓，把他們的姓名排列於大堤之上，四方人士經過此地沒有不下拜而哭泣的，這實在是百世一逢的遭遇呀！否則，使這五個人保全其頭頸而老死於家中，那麼雖然能活滿其自然的壽數，但人們都能役使他們，又怎能使豪傑一流人爲之傾倒，在墓門前握腕痛惜，抒發其志士的悲感呢？因此，我與同社諸君子哀傷此墓徒有墓碑而爲它寫了這篇《墓碑記》，也是想要說明生死之間的巨大意義、平民對於國家的重要性。

上文所說的賢明士大夫，乃是太僕寺卿吳公因之、太史文公文起和姚公孟長。

（章培恆）

獄中上母書

〔明〕夏完淳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

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冤酷日深，艱辛歷盡。本圖複見天日，以報大仇，恤死榮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鐘虐先朝，一旅才興，便成齏粉。去年之舉，淳已自分必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養無一日焉。致慈君托跡於空門，生母寄生于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

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爲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爲父爲君，死亦何負於雙慈！但慈君推幹就濕，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慈君托之義融女兄，生母托之昭南女弟。

淳死之後，新婦遺腹得雄，便以爲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置後！會稽大望，至今而零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詬笑，何如不立之爲愈耶！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爲餒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嚚，決不肯舍！

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爲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爲北塞之舉矣！勿悲勿悲！相托之言，慎勿相負！武功甥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寒食盂蘭，一杯清酒，一盞寒燈，不至作若敖之鬼，則吾願畢矣！

新婦結褵二年，賢孝素著。武功甥好爲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陽情也。

語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但爲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夏完淳集》

不孝完淳而今死了！以身體奉獻給父親，不能再以身體來報答母親了。

自從父親離我而去，悲痛地過去了兩個年頭。怨恨慘痛越積越深，歷盡了艱難辛苦。本來希圖重見天日，以報大仇，使死者得到贈恤，生者獲得榮耀，向九泉之下的父親報告我們的成功。無奈上天不保佑我們，把災禍集中於先朝，一支軍隊剛一起來，就立即被粉碎。去年的義舉，我已自以爲非死不可，誰知當時不死，卻死於今天！短短地延續了兩年的生命，卻沒有一天得以孝養母親。以致尊貴的慈母托身于空門，生母則寄生在異姓之家。一門漂泊，活著不能相互依靠，有人死了也不能相互安慰，我今日又奄忽先赴九泉，不孝之罪的深重，連上天都已知曉了。

唉！兩位母親都健在，下麵又有妹妹、女兒，家運衰敗，並無兄弟。我死了並不足惜，我所哀痛不已的，是家庭的眾多人口今後怎麼生活。雖然如此，但是，就這樣吧！我的身體是父親遺給我的，我的身體是爲國君所用的，爲父爲君而死，又哪裡是辜負兩位母親呢？但尊貴的慈母對我愛護備至，教我學禮習詩，十五年來從未改變，嫡母如此慈愛恩惠，千百年來所少有。大恩未曾報答，使我悲痛到了極點！——現在我只得把尊貴的慈母託付給義融姊，把生母託付給昭南妹了。

我死之後，如果妻子能得到一個遺腹子，那就是家門的幸運。如果不然，千萬不要另立後嗣。會稽的大望族至今如此零落已極。節義文章象我父子這樣的有幾個呢？象西銘先生那樣地立一個不肖的後嗣，爲旁人所詬罵譏笑，還不如不立爲好！唉！天地是無窮無盡的，家族卻不可能永遠綿延不絕。有一日朝廷中興重建，那麼，我們就能千百年地在廟中接受祭祀、供養，又哪裡只是享受麥飯豚蹄，不至成爲餓鬼而已呢？如果有人妄言另立後嗣，我與父親在冥中一定要誅殺這個頑固愚蠢之人，決不饒恕他！

兵戈遍佈天地，我死之後，戰亂不會有停止之日。兩位母親請好好保重玉體，不要再把我掛在心裡。二十年之後，我跟父親將要掃平北方邊境！不要悲傷，不要悲傷！我所囑託的話，千萬不要違背。武功甥是未來大有成就的人物，家裡的事都交托他。寒食節和七月十五，以一杯清酒，一盞寒燈來供我，使我不至於成爲無人祭祀的餓鬼，我的願望就已達到了。

妻子與我成婚二年以來，賢孝素來爲人所深知，武功甥爲我好好地看待她，這也是武功甥的渭陽之情！

語無倫次，而這都是將死之時的肺腑之言。悲痛，太悲痛了！但是，人有哪個是不死的呢？貴在死得其所。父親能成為忠臣，兒子能成為孝子。含笑歸天，完成我的分內之事。從佛教的原理來說，一切事物本都未嘗生存，我把自己的身體看得象破舊的鞋子一樣地不足珍惜。我只是為剛正之氣所激，因而懂得了天人之理。十七年來只是一場惡夢，報仇在於來世。我的神魂將遨遊於天地之間，我對一切都毫無愧怍。

（章培恆）

張南垣傳

〔清〕吳偉業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致，決城闔，壞道路，人牛喘汗，僅得而至。絡以巨絙，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劓顏刻字，鉤填空青，穹窿岩岩，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遊之者鉤巾棘履，拾級數折，傴僂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群峰造天，深岩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所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唯夫平岡小阪，陵阜陂陀，版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棋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箬，若似乎奇峰絕嶂，累累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溪斷穀，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壙石洫，易以曲岸回沙；邃闔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雕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峰，隨意佈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玄宰、陳征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峰、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脈者也。”群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

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裡巷諧媒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

反以此受人啁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于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于白門、于金沙、于海虞、于婁東、于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予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石未添，岩壑已具，隨皴隨改，煙雲渲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窗櫺幾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畎畝曲折，後有過者，輒歎息曰：“此必非南垣意也。”

君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鹹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峰，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眾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縋，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仿佛，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于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城，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群。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

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餘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多矣。蕩于兵火，沒于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餘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于經國治民之旨。

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台，《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于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選自《四部叢刊》本《梅村家藏稿》

張南垣名叫漣，南垣是他的字，本是華亭人，後來移居秀州，所以又算是秀州人。他從小學畫，喜歡畫人像，又善於畫山水，就以山水畫的意境壘石砌造假山，所以他別的技藝都不著稱，只有壘石造山最爲擅長，別人幹這一行的沒有誰能趕得上他。一百多年來，從事壘石造山技藝的人大都把假山造得高突險峻，修建園林的人家往往搜羅一二塊奇異的石頭，稱它爲峰，都從別的地方用車運來，爲此而挖大城門，掘壞道路，車夫和駕車的牛都累得氣喘吁吁、汗流浹背，才得以運到。他們用長而粗的繩索把巨石綁紮，用熔化的鐵汁灌到它的空

隙中去，安放以後像祭祀那樣宰牲下拜以示敬意，再開始在它的正上方鑿刻題字，又在鑿好的字上填上青色，使巨石象高聳險峻的山峰，壘造這種假山竟是如此的艱難。假山旁險要之處又架上小木橋，鋪設狹窄的山路，讓頭戴方巾、足蹬爬山鞋的遊客順著曲折盤旋的山路攀登，彎著腰鑽進深深的山洞，在懸崖峭壁之處扶著山壁顛顛抖抖、驚愕瞪視。張南垣經過時笑著說：“這難道是懂得造山的技藝嗎！那群峰高聳入雲，深山隱天蔽日，這都是天地自然造成的，不是人力所能達到的。何況天然的山嶺往往跨越幾百里，而我用方圓一丈多的地方，五尺長的溝渠來仿效它，這與集市上的人拾取土塊來哄騙兒童又有什麼區別呢！只有那平緩的山岡小

坡，土山高地，營造修建，可以計日而成，然後在中間縱橫交錯安放山石，用短牆將它圍繞，用茂密的竹子把它遮蔽，有人從牆外望見，就好像奇峰峻嶺重重迭迭的樣子。這種壘石而成的假山的脈絡走向，忽伏忽起，又突又翹，象獅子蹲伏，像野獸撲食，張牙舞爪，奔騰跳躍，穿越草叢林間，直奔廳堂前柱，使人感到似乎身歷山麓溪穀之間，而這幾塊山石乃是我個人所有的。方形的池塘和石砌的溝渠，改建爲曲折迂回的沙岸；深邃的內門和雕花的柱子，改造成黑漆的裡門和石灰抹牆的屋子。選取不凋謝的樹木，如松、杉、檜、栝之類，混雜種植成林；再用容易得到的石頭，如太湖石、堯峰石之類，按自己的意思加以佈置。這樣既有山水的美景，又無登攀的勞苦，不也是可以的嗎？”華亭的南京禮部尚書董其昌、征君陳繼儒都非常稱讚張南垣的構思，說：“江南各山，土上有石，黃公望、吳鎮經常說到，這是深知繪畫的構圖和佈局的。”豪富官宦們書信相邀？上門禮聘的，每年都有幾十家，有些張南垣實在來不及應聘的人家，因此十分遺憾，等一見張南垣到來，驚喜歡笑就和當初一樣。

張南垣生得黑而矮胖，性格滑稽，喜歡拿街頭巷尾荒唐不經的傳說作爲談笑的資料。有時因爲見聞陳舊，反而受到別人調笑耍弄，也不掛在心裡。他和別人交往，喜歡講別人的好處，不管別人地位的高低，能夠與不同愛好的人相處，因此在江南各府縣來往活動了五十多年。除華亭、秀州外，在南京、金沙、常熟、太倉、昆山，每次經過必定要逗留好幾個月。他所建造的園林，以工部主事李逢申的橫雲山莊、參政虞大復的豫園、太常少卿王時敏的樂郊園、禮部尚書錢謙益的拂水山莊、吏部文選郎吳昌時的竹亭別墅爲最著名。他在繪製營造草圖時，對高低濃淡，早已作了規劃。剛剛堆造土山，樹木和山石還未安置，山岩峽谷已安排妥貼，隨機應變地選用各種山石來壘出假山的脈絡，烘托它的氣勢，而不留下人工的痕跡。

即使一花一竹的佈置，它的疏密傾斜，從各個角度看也都是非常巧妙的。假山尚未壘成，就預先考慮房屋的建造；房屋還沒有造好，又思索其中的佈置，窗欄傢俱，都不加以雕鑿裝飾，十分自然。主人通達事理的，張南垣可以不受催促勉強，逐一建造；遇到要憑自己意圖建造的主人，不得已而委曲順從，後來過路人見到，就會歎息說：“這一定不是張南垣的構思。”

張南垣從事這技藝的時間一長，土石草樹的性質特徵便都能掌握。每當開始動手造作的時候，亂石成堆，有的平放，有的斜擱，張南垣徘徊不前，四下觀察，山石的正側橫豎、形狀紋理，都默默地記在心中，借助眾人的力量來修築成功。他經常高坐在一間屋子裡，一邊與客人說說笑笑，一邊呼喚工匠說：“某一棵樹下的某塊石頭可以放在某某地方。”眼睛不往那兒看，手也不向那兒指，好像金屬已在爐內冶煉，就不必再借助於斧鑿來錘擊了。甚至安放樑柱和封頂後，用懸縋來檢驗，也一寸都不差，觀看的人因此十分佩服他的技能。有學他技藝的人，認為他平生所長全在於建造的曲折變化，所以就盡心盡力地加以模仿，初看還有點相似，細看就覺得不像了。而張南垣獨自規劃總體佈局，使人們在開始建造的幾天之內，方圓幾丈之間，很難理解他的設計建造意圖，等到造好以後，就像天生地出，妙合自然，使人覺得從未見過。他曾在朋友的書房前模仿荆浩、關同的山水畫筆意壘造假山，兩山對峙，左曲右平，向上直壘已過四丈，不作一點曲折，忽然在它的頂端，將幾塊山石相互交錯造成氣勢，則整座假山具有靈動之感，一片青綠，與眾不同。所謂別人建造的沒有能及得上他的原因，就在於此。

張南垣有四個兒子，能夠繼承父親的技藝。他晚年謝絕涿鹿相國馮銓的聘請，派他第二個兒子前往，自己在鴛湖邊造了三幢小屋，隱退養老。

我去訪問他，

他對我說：“自從我用建造園林的技藝來往於江南，幾十年來，看到名園別墅變換主人的事到處都有。在戰火中蕩平毀壞，堙沒荒廢在荆榛叢中，奇花異石被別人車載取走，但我仍然再次爲他們營建的園林，也已多次見到。我擔心壘山之石不能使我的名字流傳，所以想得到您的文章來流傳我的名字。”我說：“柳宗元作《梓人傳》，說從其中可以得到治理國家和人民的大義。現在觀察張南垣君的技藝，雖然庖丁解牛，魯班製作木鵲，也不能超過他，他的技藝是符合園林建造規律的呵！君子不作無益的事，挖池築台，是《春秋》勸戒的，但是那些王公顯貴，歌舞遊樂，侈奢放縱，耗費錢財，只有園林作爲耳目的觀賞，稍微符合清淨之道。而且張君因地制宜地挖池壘山，依照自然，愛惜人力，這是學愚公移山而改變了一下方式，可以爲他寫傳文。”於是就寫了《張南垣傳》。

（陳稼禾）

九牛壩觀舐戲記

〔清〕彭士望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于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舐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領之。因設場於溪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犢，行擔簦者，水桴楫者，鹹停釋而聚觀焉。

初則累重案，一婦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氏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複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圓轉，或豎拋之而複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複倒豎穿級而下。叟憫其勞，令暫息，飲之酒。

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爲蹻，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中節。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掛複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爲瞽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複搖晃似戰

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

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鹹爲之股栗，毛髮豎，目炫暈，惴惴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誠一之所至，而專用之于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茫，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效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偃偻之承蜩、紀渻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瞿人臨千仞之蹊，足逡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于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裡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

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姒，兄之子，提抱之嬰孩，糊其口于四方，贏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拮據續食，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縕，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群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儆愴磨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儼敏機利，捷於猿猱，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

先生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恬自處於優笑巫覡之間，爲夏仲禦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並實，無偏頗也。彼固

自以為戲，所遊歷幾千萬裡，高明巨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門之村市，亦無不以戲視之，叟獨以為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汧汧統，亦安所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托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詔謾，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範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複以叟為戲言也，悲夫！

——選自道光刻本《易堂九子文鈔·彭躬菴文鈔》

樹廬叟懷著深重的憂傷居住在九牛壩的茅草屋裡。戊午年閏三月的最後一天，有一個從事雜技表演的戲班子，上門請求說：“我能不能為您提供消遣？”老翁笑著點頭同意。於是在溪邊大樹下拉開了場子。密雲四布但沒有下雨，風吹著樹略有寒意，天氣陰涼而不乾燥。這時鄰居姓周的幼生的全家，周家的客人、諸親好友，以及山上牧牛砍樵的、地裡扶犁牽牛的、挑擔打傘趕路的、水上操槳行舟的，都停住步，放下東西，圍攏來觀看演出。

一開始疊起好幾張桌子，一名婦女仰臥在上面，豎起雙足托著一個八歲的小孩，小孩或正臥或反臥或起立，或單腿站立、雙手合掌拜跪，或者又向後屈身以至兩肩與腳相接。小孩的兩腳也能仰豎而伸縮自如。婦女有時又用一足托住小孩，小孩的身體就會彎曲得像蓮花出水一樣。桌子下面則是二個男子、一個婦女、一個女孩和一個老年婦女，敲鑼擊鼓，用民歌小調夾雜著佛教頌曲作為伴奏。表演了很長時間才下來。又有一名婦女登

場，和前面一樣仰臥，用雙足把一隻案桌豎著托起，然後足蹬案桌的四角使之旋轉，接著讓案桌反面朝上停住，讓小孩再站在上面，像前面一樣拜跪起立。小孩下來，則又換上一隻大木槌，木槌長一尺半，圓徑有槌長的一半。她兩腳不停地旋轉木槌，或者向上拋起再接住。婦女表演完了，一名男子登場，還是兩足豎著托住一架扶梯，約五級高，小孩向上爬到梯頂，再人向下倒爬逐級而下。樹廬叟很哀憐他們的勞累，叫他們暫時歇息，用酒招待他們。

那夥人又移到別處拉開場子，選擇一塊草淺坡平的地方，揀去瓦石，然後將長木連接成高蹺，離地面約八尺高。一名男子踩在上面，臉上敷著粉墨，搖著扇子又唱又笑，大步行走顯得非常自如，並且還不時跳躍，接著更是揮舞大刀，迴旋轉身都非常合乎節拍。這個節目，我們家鄉及江南一帶時常可以見到，甚至有高達一丈多的，但只能步行而不能跳舞。最後他們架起軟繩，高一丈左右，長二丈多，一個小女孩踩上去，手裡拿著一根竹竿，兩頭拴著石塊，就像秤桿一樣保持平衡，走到繩索盡頭，就倒行回來，時而仰臥，時而單足而立，時而仰身而行，時而扛著竹竿如挑擔而行，時而又墜落以足掛繩重新躍起。下面的人擊鼓歌唱而伴和著她，通過說白一一報出表演的名目。這個節目演得時間最長，大約有十刻鐘光景。女孩下來，另一名婦女要來一塊手帕蒙住雙眼裝成瞎子，翻身跳上繩索，假作看不見的模樣，來回摸索著舉步，時而跌倒像要掉下去，時而左右搖晃似乎非常害怕，演了好久才結束。她也是手裡拿著竹竿，而且拴著的石塊更重，為的是保持平衡。

剛登場時，觀眾見他們如此驚險，都為之嚇得兩腿發抖，頭髮直豎，目眩頭暈，又驚又怕唯恐他們跌下來。樹廬叟觀察場上的演員，則都是從

容不迫地保持著鎮靜，即使是八歲小孩也顯得非常專心謹慎，就像前代儒士修身養性時的莊重恭敬，又像和尚在靜心打坐。這都是心志專一以後才達到的。他們一心用於練習技藝，苦思苦想地進行刻苦的訓練，一再失敗而不改變目標，研究動作成功的關鍵從而適應它的情勢，終於找到了用力的部位所在；又反復練習了很久，直到非常純熟絕無絲毫差錯，才開始拿出來公開表演，這時就是拿天下難度最高的動作來讓他們做，也都會變得極其簡單。看來哪怕是細小的技術也自有它的道理啊！由此可以知道，極精巧的技藝來源於極平凡的訓練，因為用意志凝聚了他的精神，用這種精神啟動了他的天賦，這不是輕率從事、很快招致失敗的人所能做得到這樣的。這層意思莊子是知道的，但因為他愛惜自身而不肯用於天下；張儀、蘇秦也是知道的，卻以欺弄別人的國家作為演習，想要貪圖富貴結果自己毀滅了自己的身軀或名聲。莊子所稱讚的宜僚弄丸、庖丁解牛、駝子捉蟬、紀渻子養雞，直至伯昏瞿人站在千仞懸崖的小路上，向後倒退行走，腿跟幾乎有二分露在懸崖之外；呂梁山的男子在三十仞高的瀑布之下游泳，湍急的流水沖出的泡沫直達四十裡以外；沒有哪件事不是這樣，因為他們的精神凝聚而不分散啊。樹廬叟又掃視周圍的觀眾，這些人時間久了也就忘記了演員是在表演驚險的動作，而覺得他們和在平坦大道上沒有什麼兩樣，因為精神上與他們完全融化在一起了。厲害啊，習慣真能改變人啊。

那人對樹廬叟說，祖先是從河南來到零陵的，技藝流傳下來已有三代，徒弟達一百多人。家裡雖有幾畝薄田，卻不勝賦稅勞役的負擔，於是帶著他的妻子、以及妻子兄弟的妻子，哥哥的兒子，抱在懷中的幼孩，奔走四方賣藝以求糊口，倘有餘錢還可供奉田賦。所到的江蘇、浙江、廣西、雲南、貴州，長城以外的邊界地方，都是挑擔步行，也不向別人借用表演器具。所以熟悉各地的草木特性，有時拾取來補充食糧的不足，也用來餵養

他們的幼兒。

樹廬叟巡視那夥人，見他們穿著破舊的麻衣，一付飄泊流浪、陷於窮困的樣子，卻面帶喜色、自得其樂，在一起相處得非常和諧融洽。無論男孩女孩，五六歲就開始教他們練功；年老而不再上場的，也都能靠積蓄維持自己的生活。他們以大路為家，以表演雜技代替種田，互相傳授技藝成為本家族的謀生手段。他們的肌體被嚴寒酷暑、風吹雨淋、冰雪交加鍛煉得更加健壯，意志經受了跋山涉水、艱難的途程、世態人情的磨礪因而處處小心，所以男女老少都顯得很愚笨麻木。他們身手矯捷機敏，勝過猿猴，但他們的性格卻溫和得像麋鹿一樣。

樹廬叟因而為之深有感慨。前代君王的教誨，許久已不宜揚不推行了。這些人處身于優伶與巫覡者的行列而恬然自喜，這是為夏仲禦所深惡痛絕的；但由此也更明白了天地之大，萬物會各自順應它們的規律而生長發展，就像稻子和稗草同時開花結實一樣，上天對它們是並不偏心的。他們固然自以為是在演戲，所遊歷經過的幾千上萬里路上，從高樓深宅的大戶人家，以至人煙稀少的村莊，也無不以戲樂來看待他們，而我老翁獨以為自有其作用。我已經年老了，不能再做漂洗棉絮的事，更哪裡有力量上陣打仗以試驗那不龜手的藥呢？只是假託幾句空話記一點感想罷了。的確是這樣啊。王介甫曾說“雞鳴狗盜之徒出自孟嘗君之門，所以士人由此而不肯去”。不能招致雞鳴狗盜之徒倒也罷了，只怕呂惠卿之流的獻媚奉承和巧言欺騙，甚至連雞鳴狗盜之徒都不如。倘若雞鳴狗盜之徒出自其門下，只會更利於招致天下的奇士，而孟嘗君未必真懂得這個道理。信陵君、燕昭王知道這點，所以信陵君收留了賣漿者、賭徒、屠夫並加以重用；燕昭王以千金買下死馬之骨，終於收納賢士報了齊國的仇怨。宋朝也有張元、吳

昊，即使連韓琦、范仲淹這樣善於識拔才士的人都未能重用，反讓他們爲西夏效力。但願不要再以我老翁的話爲戲言了。可悲啊！

（鄧長風）

原君

〔清〕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則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人之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縻，固局鑄，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穀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選自《四部備要》本《明夷待訪錄》

人類社會開始之後，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會上對公眾有利的事卻無人興辦它，對公眾有害的事也無人去除掉它。有這樣一個人出來，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爲利益，卻讓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禍患作爲禍患，卻讓天下人免受他的禍患。那個人的勤苦辛勞，必定是天下人的千萬倍。拿出千萬倍的勤苦辛勞，而自己卻又不享受利益，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願意的。所以古時的君主，考慮後而不願就位的，

是許由、務光等人；就位而又離位的，是堯、舜等人；起先不願就位而最終卻未能離位的，是大禹了。難道說古代人有什麼不同嗎？喜好安逸，厭惡勞動，也像常人情況一樣啊。

後代做人君的卻不是這樣了。他們認為天下的利害大權都出於自己，我將天下的利益都歸於自己，將天下的禍患都歸於別人，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讓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將自己的大私作為天下的公利。開始時對此還覺得慚愧，時間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將天下看作是廣大的產業，把它傳給子孫，享受無窮。正如漢高祖所說的“我的產業所達到的成就，與二哥相比，究竟誰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覺已流露於言辭了。

這沒有其他原因，古時將天下看成是主，將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經營的，都是為了天下人。現在將君主看作主，將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沒有一地能夠得到安寧的，正是在於為君主啊。因而當他未得到天下時，使天下的人民肝腦塗地，使天下的子女離散，以增多自己一個人的產業，對此並不感到悲慘，還說：“我本來就是為子孫創業呀。”當他已得到天下後，就敲詐剝奪天下人的骨髓，離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樂，把這視作理所當然，說：“這些都是我的產業的利息呀。”既然這樣，作為天下最大的禍害，只是君主而已！當初假使沒有君主，人們都能得到自己的東西，人們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難道設立君主的道理本來就是這樣的嗎？

古時候天下的人都愛戴他們的君主，把他比作父親，擬作青天，實在是不算過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們的君主，將他看成仇敵一樣，稱他

爲“獨夫”，本來就是他應該得到的結果。但小儒死守舊義，認爲君臣間的關係存在於天地之間，難以逃脫，甚至像夏桀、殷紂那樣殘暴，竟還說商湯、周武王不應殺他們，而編造流傳伯夷、叔齊的無從查考之事，把千千萬萬老百姓的死，看成與老鼠的死沒有什麼兩樣。難道天地這樣大，卻在千千萬萬的百姓之中，只偏愛君主的一人一姓嗎？所以說周武王是聖人啊，孟子的話，是聖人的言論啊。後代那些想要憑著他像父親一般、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別人窺測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話對自己不利，直到廢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這難道不是來源於小儒嗎？

雖是這樣，如果後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這產業，把它永遠傳下去，也不怪他將天下當作私有了。既然將它看作產業，旁人想得到產業的念頭，有誰不像自己呢？於是用繩捆緊，用鎖加固，但一個人的智慧和力量，並不能戰勝天下要得到它的眾多的人。遠的不過幾代，近的就在自身，他們血肉的崩潰，就應在子孫的身上了。過去南朝宋順帝願以後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對公主所講的話，也說：“你爲什麼要生在我家！”這話真可痛惜啊！回想他們祖上創業之時，志在佔據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頭沮喪的呢？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職責，那麼唐堯、虞舜的時代，人人都能推讓君位，許由、務光也並非超塵絕俗的人；不明了作君的職責，那麼就連市井之間，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許由、務光因而絕跡於後世而聽不到了。雖然君主的職分難以明瞭，但用片刻的荒淫享樂，不值得換取無窮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這道理的。

（鄧喬彬）

廉恥

〔清〕顧炎武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雲：“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闖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

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

“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約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免苴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于百姓者哉！”《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侁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土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壩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侁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並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爲患，由侁之黷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

——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日知錄集釋》

《五代史·馮道傳·論》道：“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妙啊，管子的善於立論！禮義是治理人民的大法；廉恥，是爲人立身的大節。大凡不廉便什麼都可以拿；不恥便什麼都可以做。人到了這種地步，那便災禍、失敗、逆亂、死亡，也就都隨之而來了；何況身爲大臣而什麼都拿，什麼都做，那末天下哪有不亂，國家哪有不亡的呢？然而在

這四者之間，恥尤其重要。因此孔子論及怎麼才可以稱為士，說道：“個人處世必須有恥。”孟子說：“人不可以沒有恥，對可恥的事不感到羞恥，便是無恥了。”又說：“恥對於人關係大極了，那些搞陰謀詭計耍花樣的人，是根本談不上恥的。”其所以如此，因為一個人的不廉潔，乃至於違犯禮義，推究其原因都產生在無恥上。因此（國家領袖人物）士大夫的無恥，可謂國恥。

我考察自三代以下，社會和道德日益衰微，禮義被拋棄，廉恥被擯在一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是凜冽的冬寒中有不凋的松柏，風雨如晦中有警世的雞鳴，那些昏暗的日子中，實在未嘗沒有獨具卓識的清醒者啊！最近讀到《顏氏家訓》上有一段話說：“齊朝一個士大夫曾對我說：‘我有一個兒子，年已十七歲，頗能寫點文件書牘什麼的，教他講鮮卑話，也學彈琵琶，使之稍為通曉一點，用這些技能侍候公卿大人，到處受到寵愛。’我當時低首不答。怪哉，此人竟是這樣教育兒子的！倘若通過這些本領能使自己做到卿相的地位，我也不願你們這樣幹。”哎！顏之推不得已而出仕於亂世，尚且能說這樣的話，還有《小宛》詩人的精神，那些卑劣地獻媚於世俗的人，能不感到慚愧麼？

羅仲素說：教化是朝廷急要的工作；廉恥是士人優良的節操，風俗是天下的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便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天下才有良風美俗。

古人治軍的原則，沒有不以廉恥為本的。《吳子》說：“凡是統治國家和管理軍隊，必須教軍民知道守禮，勉勵他們守義，這是為了使之有恥。當人有了恥，從大處講就能戰攻，從小處講就能退守了。”《尉繚子》說：

“一個國家必須有慈孝廉恥的習尚，那就可以用犧牲去換得生存。”而太公望對答武王則說：“有三種將士能打勝仗，一是知禮的將士，二是有勇力的將士，三是能克制貪欲的將士。因為有禮，所以列朝治軍者和粗野的武夫，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行事；難道還有欺凌平民、搶劫牛馬，而對百姓實行殘暴手段的麼？”《後漢書》上記載：張奐任安定屬國都尉，“羌族的首領感激他的恩德，送上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長又贈送他金環八枚，張奐一起收了下來，隨即召喚屬下的主簿在羌族眾人的面前，以酒酌地道：‘即使送我的馬多得像羊群那樣，我也不讓它們進馬廄；即使送我的金子多得如粟米，我也不放進我的口袋。’把金和馬全部退還。羌人的性格重視財物而尊重清廉的官吏，以前的八個都尉，大都貪財愛貨，為羌人所怨恨，直到張奐正直廉潔，威望教化才得到了發揚。”唉！自古以來，邊疆局勢的敗壞，豈有不從貪求財貨開始的麼！我對遼東的事件不能無感。

杜子美詩道：“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有一種刻本作“廉恥將”。詩人本來的意思，未必想到這點，但我讀《唐書》，講到王佖做武靈節度使時，以前吐蕃人想造烏蘭橋，每次在河邊岸上事先堆積木材，都被節度使派人暗暗地運走木材，投入河流，橋始終沒有造成。吐蕃人瞭解到王佖貪而無謀，先重重地賄賂了他，然後加緊趕工造成了橋，並且築了小城防守。從此以後朔方防禦侵掠的戰事就沒完沒了，至今還成為邊患，都是由於王佖的貪財引起的。所以貪財的人作將帥便邊關到夜間也洞開著無人防守。懂得這個道理，即使是郢書燕說式的穿鑿附會，或許也可以治國吧！

（何滿子）

與友人論門人書

〔清〕顧炎武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閱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余人，而位富者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

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之中尙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幾積案，殆于瓦釜雷鳴，而叩之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徇眾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余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

夫道之汙隆，各以其時，若爲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據《四部叢刊》本《亭林詩文集》

拜接來信，內容殷勤懇切，憐念我年齡的衰老，而痛惜我的學業沒有傳人，這番心意十分深厚。但是想要我仿效過去的某些先生的做法，招收門徒，樹立名聲，來顯耀于世，則鄙意是不願這樣幹的。比如西漢時代經師的傳授經書，學生常常多至千餘人，其中地位高的做到三公九卿，稍次的也可以做博士，使所授的學生揚名于世，能不稱爲光榮麼？但是班固卻評之曰：“這實在是人們走做官謀利的道路造成的結果。”所以即使孔子的弟子，尚且要學求得做官之道。孔子道：“求學三年，不去求官做的人，是不容易見到的。”而況今日之世呢？

當今世上追求富貴的人，其無須依靠經術是很明白的。一年到頭所學的不過是應考的時文，倘若問他經書本文，還茫茫然不知道是出於哪裡的話，實在是連唐朝帖括之學的這點淺薄的記誦都丟掉了。這種根本不存心治學的風氣，相沿不止一代了，何況納財捐官的制度通行，那些目不識丁的人也可以當上府縣的教官！只有貧窮而不能改業的士子，一百人中還有一兩個，但又都是讀書而急於求事功的一些人，希望速成而得名於世，叫他學五經可不願學，叫他讀陳白沙、王陽明的語錄，卻很高興，因爲襲取這些東西是很容易的。其中有些小有才華的人，頗喜歡做詩，而現在的那些詩，不用學也可以做得出來。我跑遍天下所見到的詩集和語錄的刻本，堆幾積案地到處皆是，簡直是一片震耳的噪音，而問他們《周南》、《召

南》、《雅》、《頌》的精義，卻是說不出來的。在這樣的時代而想貫徹我的主張，有誰肯聽從呢？“高明的木匠不肯爲拙劣的木工改變或放棄規矩，後羿不肯爲蹇腳的射手改變其拉弓的標準。”倘若屈從世人的喜歡而自己貶低其所學，以求招攬天下的人，來張揚自己的名聲，那便是歪曲真理來追隨別人，那我也沒有心情花這麼多的閒工夫。不過學術之在天下，一定會有機會發揚，而古代君子教誨人要學習私心所仰慕的賢者，哪怕彼此相距已有百世之久也好像是同在一室似的。我所著的《日知錄》三十多卷，生平의思想和學業都在這書裡，只有多抄寫幾本，用以分贈同志，也許可以不被害怕這書會妨礙他們的那些人所消毀，而一旦有振作世道的人物出現，得以從我的書裡擇取一點東西，這也就可以了我一點微小的心願了。

學術的衰敗和昌盛，各有其時代的必然，倘若爲了自己的追求而不求虛名，那就沒有不可以自我勸勉的。鄙陋如我固執地持以不同于當今的先生們的就是上述的原因。高明的您有什麼見教呢？

（何滿子）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清〕侯方域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于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

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禦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揚言于清議堂，雲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幹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輾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

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酹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于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宜。

——選自《四部備要》本《壯悔堂文集》

我私下聽說，有德行的人處世立身，不應自我寬容而對別人卻苛求責備，從而反對別人的政治主張。如今閣下對於我，可不是這樣，願爲閣下

陳述之。

閣下是我的父輩，神宗末年，跟家父一起在朝廷任職，想處得頗為融洽。而後雖然始終想為閣下效勞而不能，閣下自己應當追憶其中的原委，不必我再贅述。家父被削職歸裡時，我還年少，每次侍奉左右，家父沒有不憶念閣下的才華，而整日嗟歎惋惜不已。到我年紀稍大一些，開始懂得讀書上進，便前往金陵尋朋訪友。臨上路時，家父為我送行並叮囑說：“金陵有位禦史名叫成勇，雖然對我來說是後輩，但我內心卻很器重他。你到金陵後，應當以他為師。還有一位老朋友方孔炤，你應當帶上名片去拜訪他於床前。”談話中未提及閣下。待我到了金陵，成勇公已因得罪朝廷而離開了，僅見到方公，而他的兒子方以智，是我的故交，因此朝夕相處，過往密切。閣下和方公都是我的父輩，理應前往拜謁，然而我卻不敢，閣下應當自己追憶其中的原因，不必我多言。如今閣下卻責備我與方公情深意厚，而對閣下疏遠。噫，也太過份了！

有一天，忽然有位王將軍來拜訪，態度十分謙恭。以後每次來到，總要邀我寫詩，得到之後，總顯得那樣高興，然後為我買酒和邀請歌妓演奏，並呼來遊船，帶上登山的鞋，一起遊山玩水。態度極其懇切，連續多天而無倦色。起初我不瞭解他的目的，後來因生疑而追問王將軍。於是，王將軍摒退左右告訴我說：“這都是因為阮大鍼希望與你結交的緣故。阮大鍼近來正受到諸位的辱罵，希望你再和好友陳定生君、吳次尾君說情，幸能略加洗刷。”我嚴肅地辭謝他說：“阮大鍼身居高位，又不缺少貴賓佳客，足以供自己玩樂，哪裡需要用上這二、三位書生呢？如果我把你們的要求說給陳定生、吳次尾聽，一定會再次被他們兩位所拒絕。假若我私下獨自和阮大鍼交遊，只怕對阮大鍼又毫無益處。八天來承蒙盡心款待，可謂情

深意厚，然而卻不得不一刀兩斷。”這一切我平心思量，自以為並無過份之處，而閣下卻一直感到怨怒不已，那我的確無法逃避其罪責了！

昨天夜裡剛剛睡下，楊文驄縣令敲門進來對我說：“左良玉的部隊將要到來，都城裡人們惶惶不安，阮大鍼在清議堂揚言說，你跟他是老交情，而且和他內外相接應。你為何不趕快離開！”我才曉得閣下不單怨怒而已，而且懷恨在心，欲使我滅族而後快。我和左良玉固然是老相識，但已遵照熊尚書的教誨，寫信制止他東下，可他的心事尚不得而知。倘使他冒犯朝廷，那就是賊；如果我的確在內接應，也同樣是賊。有志節操守的人都略知禮義，何至於心甘情願作賊！萬一有這樣的人，必定是那些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猶如往昔魏忠賢的幹兒義孫之流，無計可施，或許出此下策，而我豈是這種人？為何閣下給我羅織如此深重的罪名！

我私下感到奇怪的是，閣下常常表示希望結交天下名士，卻反復無常坐失機會，以至於嫁禍於人使之滅族，這是很違背初衷的。倘使一旦回憶天下名士之所以遠離閣下的緣故，未必不感到後悔，感到後悔則未必不改。果真感到後悔而加以改正，只要靜待數年，閣下的心事未必不會顯露出來。心事果真顯露之後，天下名士未必不會接踵而來。我果真見到天下名士接踵投靠到閣下的門下來，也一定尾隨在後，陪禮謝罪，恐怕還不為晚。閣下何至於籌畫出如此陰險毒辣的下策！

由於遭受戰亂，我如今已無家可歸。如乘上小舟浪跡江湖，安置一己之身並不難。只痛惜閣下已萌生忌恨之心，要是長久隱居民間則已，萬一又得志上臺，必將殺盡天下之名士，來報復你以往的積怨，那末這就使天下名士終於不再投奔閣下之門。而後代操筆著書以評論閣下的人，也不可

能象我這樣寫得文詞謙恭而意思委婉了。我暫且離開這裡，可以什麼也不說，然而只恐閣下不能明察原委，以爲我對長者態度傲慢，所以才敢於向閣下坦露自己的懇切之情，言不盡意。

（高章采）

李姬傳

〔清〕侯方域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群。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

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遊。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

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

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緡，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

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豈異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贊于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選自《四部備要》本《壯悔堂文集》

名妓姓李名香，她的母親叫貞麗。貞麗頗有任俠的風度，曾經與他人賭博，一夜之間輸盡千金。她所結交的都是一些才華出眾的人物，跟宜興人陳貞慧特別要好。李香是貞麗的養女，性格也很豪爽，而且聰明伶俐，略讀點書，能辨別那些當官的是否正直賢明，張溥、夏允彝都非常稱讚她。李香年少時風度爽朗美好，韻致超群。十三歲那年，跟蘇州藝人周如松學唱湯顯祖《紫釵記》、《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四大傳奇，而且能將曲調音節的細微變化盡情地表達出來。她特別擅長《琵琶記》，然而不輕易唱給別人聽。

商丘侯生，於崇禎十二年來到金陵，認識了李香。她曾邀請侯生題詩，然後自己唱曲給他聽作為酬謝。當初安徽人阮大鍼因奉承依附閹党魏忠賢而被判罪，削職後退居金陵，遭到正直言論的抨擊。實際上首先發難的是宜興陳貞慧、貴池吳應箕，他們堅持得很有力。阮大鍼不得已，想讓侯生從中斡旋，於是假手幹好友王將軍，每日送來美酒佳餚，陪同侯生一道遊玩。李香生疑道：“王將軍家境清貧，不是廣交朋友的人，你何不問一問他呢？”經侯生再三詰問，王將軍於是摒退左右，轉述了阮大鍼的用意。李香私下告訴侯生說：“我從小跟隨養母與宜興陳貞慧君相識，他品德高尚，還聽說吳應箕君更是鐵骨錚錚。而今他們跟你都十分友好，你怎能為了阮大鍼而背棄這些親朋密友呢！況且公子你出身于世家，頗負名望，怎能去結交阮大鍼呢！公子讀遍萬卷詩書，你的見識難道會比不上我這樣的

婦道人家嗎？”侯公子聽後大聲叫好，從此便故意借醉酒而臥床不見，王將軍心裡頗不高興，只得辭別而去，不再同侯公子來往。

過了不久，侯生赴考名落孫山。李香在桃葉渡設宴餞行，還特地唱了一曲《琵琶記》送他上路，說：“公子的才華名聲與文章詞采都很美好，和蔡邕中郎不相上下。蔡邕學問雖然不差，但難以彌補他品行上的缺陷。如今《琵琶記》裡所描寫的故事固然虛妄，但蔡邕曾經親附董卓，卻是不可抹殺掉的。公子秉性豪爽不受約束，再加上科場失意，從此一別，相會之期實難預料，但願你能始終自愛，別忘了我為你唱的《琵琶記》！從今以後我也再不唱它了。”

侯生離開之後，原淮陽巡撫田仰以三百鍰黃金為聘，邀李香見面，李香斷然予以拒絕。田仰惱羞成怒，便故意製造流言對李香惡意中傷。李香感歎地說：“田仰難道與阮大鍼有什麼不同嗎？我以往所讚賞侯公子的是什麼？而今如果為貪圖錢財而赴約，那是我背叛了侯公子！”她終於不肯與田仰相見。

（高章采）

吾廬記

〔清〕魏禧

季子禮，既倦于遊，南極瓊海，北抵燕，於是作屋於勺庭之左肩，曰：“此真吾廬矣！”名曰吾廬。

廬于翠微址最高，群山宮之，平疇崇田，參錯其下，目之所周，大約數十裡，故視勺庭爲勝焉。

於是高下其徑，折而三之。松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之華，蔭於徑下，架曲直之木爲檻，堊以蜃灰，光耀林木。

客曰：“鬥絕之山，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舉債而飾之，非也。”或曰：“其少衰乎？其將懷安也。”

方季子之南遊也，驅車瘴癘之鄉，蹈不測之波，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之瓊海。至則颶風夜髮屋，臥星露之下。兵變者再，索人而殺之，金鐵鳴於堂戶，屍交於衢，流血溝瀆。客或以聞諸家，家人憂恐泣下，余談笑飲食自若也。及其北游山東，方大饑，饑民十百爲群，煮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絕根，樹無青皮。家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

客有讓餘者曰：“子之兄弟一身矣，又唯子言之從。今季子好舉債遊，往往無故沖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餘笑曰：“吾固知季子之無死也。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危而遊，與舉債而飾其廬，一也。且夫人

各以得行其志爲適。終身守閨門之內，選奕趙趙，蓋井而觀，腰舟而渡，遇三尺之溝，則色變不敢跳越，若是者，吾不強之適江湖。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之變，視客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死如衽席，若是者，吾不強使守其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若是者，吾所不能而子弟能之，其志且樂爲之，而吾何暇禁？”

季子爲餘言，渡海時舟中人眩怖不敢起，獨起視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變，闔而坐，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餘乃笑吾幸不憂恐泣下也。

廬既成，易堂諸子，自伯兄而下皆有詩；四方之士聞者，鹹以詩來會，而餘爲之記。

——選自道光刻本《易堂九子文鈔·魏叔子文鈔》

季子魏禮，已經對四方飄遊的生活感到厭倦了：他曾經南面直到海南島，北面到河北一帶，於是築屋於勺庭的左角，說：“這才真是我安身的地方了！”便名爲“吾廬”。

吾廬在翠微峰上位址最高，群山圍繞著它，高高低低的田地，交錯其下，極目四望，大約有幾十裡，所以要比勺庭幽美。

他又順應地勢，將小徑折成三段。松聲迎風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這些花葉，掩映於徑下，用曲直不一的木條做成欄杆，塗上了蚌殼灰，它的光澤便閃爍在林木之間了。

有人說：“築屋於陡峭的山上，只要能遮蔽風雨就夠了，季子卻借債來佈置，實在不值得。”也有人說：“大概季子的意志有些衰頹了吧，因而想過過安逸的生活。”

當季子南遊的時候，車子賓士在瘴氣鬱結的異鄉，身冒不測的風險，遠離朋友，獨個兒無所作爲，就此前往海南島。到了那裡，一夜之間大海風便將房屋吹毀，只得躺在露天之下。又碰到兩次兵變，老百姓被亂兵搜尋到就遭殺害，刀劍之聲響徹門庭，屍體堆積在大街上，鮮血流注於溝道。有的人把消息告訴家裡，家裡人嚇得哭了，我卻象平日一樣談笑吃喝。後來他又北游山東，恰巧逢到大荒年，災民成群結隊，煮人肉充饑。千里之內，連草根樹皮都食盡了，家裡人聽到後，更加害怕，可是季子竟然還能到達河北。

有人責備我說：“您和季子是同胞兄弟，他又事事都聽您的話，現在季子喜歡借債遠遊，常常受到意外的災難，您爲什麼不加阻止？”我笑著說：“我原知季子是不會死的呀！我看季子的借債冒險而遠遊，和他的借債佈置屋子是一樣道理；而且人都以能實現自己志願爲舒暢。如果他只想畢生終老於內室之中，連走一步路也瞻前顧後、似進非進，蓋上井蓋才敢看井，系著腰舟才肯渡水，一見三尺寬的溝，立即大驚失色不敢跳越，象這樣的人，我決不會強使他到江湖之上。反之，如果性喜縱情於奇山異水，尋訪良朋好友，吸取各地不同的風土人情，把死在外地看作死在家裡，死在變亂中看作死於疾病，死在江湖間看作死在床席上一樣，象這樣的人，我決不會強使他坐守在家裡。孔子說：‘有志氣的人是連死在山溝裡也毫不顧慮的。’象這樣的行動，我自己雖然做不到而子弟們卻能做到，並且

正是出於他們的志趣樂於做去，我連贊成都來不及怎麼還能阻止呢？”

季子還對我說過：渡海時同船的人都被風浪顛簸得頭暈心驚不敢起床，唯有他起而賞覽海上月色，還作了一首《乘月渡海歌》。兵變時，他也鎮定地閉門而坐，作了三十首《海南道中詩》。我聽了，便暗笑自己幸虧沒有象家裡人那樣嚇得哭泣。

吾廬築成後，易堂的各位人士，從我大哥以下都寫詩紀念，各地文士得知後，也都以詩篇來聚會，我就寫了這篇《吾廬記》。

（金性堯）

大鐵椎傳

〔清〕魏禧

庚戌十一月，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因問“數遊南北，逢異人乎？”子燦爲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雲。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

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折迭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數擊殺響馬賊，奪其物，故仇我。久居，禍且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鬥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

客曰：“止！賊能且眾，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鬥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也。”

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鬚策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突奔客，客人呼揮椎，賊應聲落馬，馬首裂。眾賊環而進，客奮椎左右擊，人馬僕地，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塵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選自道光刻本《易堂九子文鈔·魏叔子文鈔》

庚戌年十一月，我從揚州回家，與陳子燦同船。子燦時年二十八歲，愛好弄槍使棒，我給他講授《左傳》中的兵謀兵法時，趁機問：“你走南闖北，碰到過奇異之人嗎？”子燦向我講述了大鐵椎的事，於是我寫了《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是什麼地方人。北平陳子燦到河南去看望他的哥哥，在宋將軍家裡遇見了大鐵椎。宋是懷慶青華鎮人，擅長搏擊，七省愛好技擊

的人都來向他學習武藝，人們因他長得雄偉健壯，所以叫他宋將軍。宋將軍的徒弟高信之，也是懷慶人，力氣大，善射箭，比陳子燦大七歲，小時候同學，因此陳子燦曾經與他一同訪問過宋將軍。

當時座上有個飯量很大的客人，容貌很醜陋，右腋下夾著個大鐵椎，有四五十斤重，吃飯以及拱手行禮時，一刻也不放下它。大鐵椎柄上的鐵鍊折迭圍繞著，象鎖上的鏈子，把它拉開有一丈多長。他很少跟人們交談，說話象湖北一帶的口音。問他家鄉在哪，姓甚名何，都不作回答。

我們同住一個寢室，到半夜，客人說：“我走了。”話音剛落，人不見了。陳子燦見窗門都關著，就吃驚地問高信之。高信之說：“客人剛來時，不戴帽子，不穿襪子，用藍手巾包著頭，腳上纏著白布，除了大鐵椎外，什麼東西都沒有攜帶，而腰帶中裹著很多銀子。我和宋將軍都不敢問他。”陳子燦一覺醒來，客人卻已打著呼嚕睡在床上。

有一天，客人向宋將軍告辭說：“我當初聽到你的大名時，把你當作英雄豪傑，但是現在看來你和你的門徒不能委以重任，我將走了。”宋將軍竭力挽留他，他就說：“我曾屢次打殺攔路搶劫的強盜，奪取他們的財物，因此他們很恨我。我若久留此地，災禍將會牽連到你。今晚半夜，強盜們正約我到某處決鬥。”宋將軍高興地說：“我騎著馬帶著弓箭來助戰。”客人說：“不要去，強盜本領強且人又多，我想要保護你，就不能殺個痛快。”宋將軍向來自以為了不起，並且也很想看看客人的本領，就竭力請求客人同往。客人沒辦法，就帶他一起走。將要到達決鬥的地方，客人送宋將軍登上一座荒廢無人的堡壘，說：“你只許觀看，千萬別作聲，以免讓強盜們發覺你。”

這時，雞叫月落，星光照著空曠的原野，百步之內能夠看見人。客人騎馬飛馳而下，吹了幾聲鼙鼓。一會兒，二十多個騎馬的強盜從四面擁集過來，徒步行走背著弓箭跟在後面的有一百多人。一個強盜提著刀縱馬沖向客人，客人大喊著揮舞起鐵椎，強盜應聲墜落馬下，馬頭也被砸得碎裂。那夥強盜圍成環形向前進逼，客人奮力揮舞鐵椎左右猛擊，強盜們連人帶馬栽倒在地，三十多人被殺死。宋將軍屏住呼吸觀看這場惡戰，嚇得兩腿發抖，幾乎從堡壘上掉下來。忽然聽到客人大聲呼喊道：“我走啦！”塵灰滾滾，朝著東方飛馬而去。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魏禧評論說：張良找到了大力士，在博浪沙用鐵椎捶擊秦始皇，大鐵椎大概也是那種人吧？老天生下有奇異才能的人，一定有用得著他的地方。但我讀陳亮的《中興遺傳》，發現那些才智出眾、俠義剛烈、雄奇卓異的人，無聲無息地不能在當代顯露功績聲名的，又為什麼這樣多呢？是不是上天降生的人才不一定被人任用呢？還是任用他們自會有一定的時機呢？陳子燦遇見大鐵椎是壬寅年，看他的相貌應當是三十歲，那麼大鐵椎今年已有四十歲了。子燦又曾經看見他寫買東西的單子，楷書寫得非常工整漂亮。

（宋心昌）

傳是樓記

〔清〕汪琬

昆山徐健菴先生，築樓于所居之後，凡七楹。間命工木爲櫥，貯書若千萬卷，區爲經史子集四種，經則傳注義疏之書附焉，史則日錄家乘山經野史之書附焉，子則附以荀彘醫藥之書，集則附以樂府詩餘之書，凡爲櫥者七十有二，部居類匯，各以其次，素標緗帙，啓鑰燦然。於是先生召諸子登斯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女曹哉？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吾耳目濡染舊矣。蓋嘗慨夫爲人之父祖者，每欲傳其土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富也；欲傳其金玉珍玩、鼎彝尊罍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寶也；欲傳其園池台榭、舞歌輿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娛樂也。吾方以此爲鑒。然則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爲“傳是”，而問記於琬。琬衰病不及爲，則先生屢書督之，最後複于先生曰：

甚矣，書之多厄也！由漢氏以來，人主往往重官賞以購之，其下名公貴卿，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或親操翰墨，及分命筆吏以繕錄之。然且衰聚未幾，而輒至於散佚，以是知藏書之難也。琬顧謂藏之之難不若守之之難，守之之難不若讀之之難，尤不若躬體而心得之之難。是故藏而勿守，猶勿藏也；守而弗讀，猶勿守也。夫既已讀之矣，而或口與躬違，心與跡忤，采其華而忘其實，是則呻佔記誦之學所爲嘩衆而竊名者也，與弗讀奚以異哉！

古之善讀書者，始乎博，終乎約，博之而非誇多鬥靡也，約之而非保

殘安陋也。善讀書者根柢於性命而究極於事功：沿流以溯源，無不探也；明體以適用，無不達也。尊所聞，行所知，非善讀書者而能如是乎！

今健菴先生既出其所得於書者，上爲天子之所器重，次爲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藉是以潤色大業，對揚休命，有餘矣，而又推之以訓敕其子姓，俾後先躋巍科，取仕，翕然有名於當世，琬然後喟焉太息，以爲讀書之益弘矣哉！循是道也，雖傳諸子孫世世，何不可之有？

若琬則無以與於此矣。居平質駑才下，患於有書而不能讀。延及暮年，則又跼伏窮山僻壤之中，耳目固陋，舊學消亡，蓋本不足以記斯樓。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爲一言複之，先生亦恕其老諍否耶？

——選自《四部叢刊》本《堯峰文鈔》

昆山徐健家電先生，在他的住宅後面造了一幢樓房，共有七間，同時命工匠砍削木材，起造大櫥，貯書若干萬卷，區分爲經史子集四部，經部中附以經傳義疏等方面的書，史部中附以日錄、家乘、山經、野史等方面的書，子部中附以蔔筮、醫藥等方面的書，集部中附以樂府、詩餘等方面的書，共有七十二個櫥，按照部類置放，都有一定秩序，白色的標籤，淺黃的封套，打開櫥門，燦然在目。於是先生召集兒孫，登樓而教訓他們說：

“我用什麼東西來傳給你們呢？我們徐家先世，本來就身家清白，以讀書應試起家，我耳濡目染已很久了。我曾感慨那些做父祖輩的，有的想把土地家產傳下去，而子孫不一定能世代富下去；有的想把金玉珍玩、鼎彝尊罍之類的寶貴文物傳下去，而子孫又不一定能夠世世寶愛這些東西；有的想把園池台榭、舞歌車馬之類傳下去，而子孫後代又不一定能世世享

受這些娛樂。我正把這些事例看作鑒戒。那麼我拿什麼東西來傳給你們呢？”這時他指著書高興地笑著說：“我傳給你們的，就是這些了！”於是就以“傳是”兩字作為樓名，而要我作一篇記。我體衰多病，不能一下子寫出來，先生多次寫信催促，最後我只得用下面這些話來回復先生。

書遇到的災難太厲害了！從漢代以來，皇帝常常用官家的豐厚賞金去買書，皇帝以下，名公貴卿又常常用許多錢物去換書，有的親自動筆，有的雇請抄手，加以譽錄。但是聚集不久，就常常遭故散失，由此可知藏書之難了。不過，我以為藏書之難還比不上守書之難，守書之難又比不上讀書之難，更比不上親身去實行了而有所體會之難。所以藏書而不能守，同不藏書沒有什麼兩樣；守住了而不能讀，同守不住沒有什麼兩樣。雖然已經讀了，而如果嘴上是一套，實行的又是另一套，心中想的和實際做的不一致，采了它的花而忘記了它的果實，那麼就是用記誦之學來騙騙眾人而欺世盜名的人了，同不讀書又有什麼不同呢？

古代善於讀書的人，開始時博覽，到最後就專攻，博覽群書並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廣博，專攻一門也不是抱殘守殘。善於讀書的人以性命之理為基礎，而最終則要體現在事業和功績中：循著流追溯源，沒有什麼不能弄明白的；明白了道理再去實行，沒有不能做到的。尊重所聽到的教誨，力行所學到的道理，不是善於讀書的人能這樣嗎？

現在健菴先生已經拿出從書中得到的道理，上能得到天子的器重，次能被朝廷士大夫所敬重和取法，借此以為國家大業增添光彩，以報答稱揚美善的命令，綽有餘裕，再推而廣之，用以訓敕後輩，使他們能先後躋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祿，在當世被人一致稱道，我只有讚歎不絕，以為讀書

的好處實在太大了！遵循這條道路，即使傳給子子孫孫，還有什麼不妥當的呢？

象我這個人就沒有資格參預其中了。平時愚笨無才，苦於有書而不能讀。現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窮山僻壤之中，孤陋寡聞，過去學到的都已衰退了，本來沒有資格來為這座樓作記。不是已勉強應承先生之命，姑且寫這些話回復，先生能否原諒我的老謬呢？

（李偉國）

江天一傳

〔清〕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岩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敝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

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沉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遁，麾下狼兵嘩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帑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裡，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

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已破，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谿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功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少怠。間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溪，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

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囑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日：“若以我畏死

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于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至江甯，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複起兵！”遂牽詣通濟門。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屍，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

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齎辨疏，詣闕上之；複作《籲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尙也。予得其始末于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駒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肝活其姑，天一征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尙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雲。

——選自《四庫全書》本《堯峰文鈔》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小時候就死了父親，侍奉他的母親，和扶養弟弟天表，有著純厚的本性。他曾經對別人說：“一個讀書人，不樹立好的道德品行，就必然沒有好文章。”前朝明末崇禎年間，歙縣縣令傅岩認爲他才學奇異，每次縣裡童生的歲試，總是選拔他爲第一名。但到三十六歲，才補上一名生員。他家裡很窮，房屋殘破不堪，就自己動手用

畚箕挑土築牆而住。屋上蓋的瓦片不齊全，大熱天就暴曬在酷熱的太陽中；下雨天，全身被雨淋得象蛇一樣蜷伏著，或是張起破傘來遮擋一下。家裡的人一面埋怨，一面歎息，然而天一卻捧著書本朗讀，和平常一樣。

天一雖因為是文人而出名，但是卻深刻沉著，足智多謀，特別受到同郡僉事金聲的賞識。在那個時候，徽州一帶盜匪很多，江天一便輔助僉事金聲，用軍隊的辦法團結組織鄉里的年輕人，作好防守的打算。適逢張獻忠攻破了武昌，總兵官左良玉向東逃跑，他部下那些廣西土司的軍隊在半路上發生叛亂，所經過的地方放火搶劫。將要到達徽州時，徽州人非常震驚恐懼。僉事金聲計議派兵去抵抗，把這件事委託給了天一。天一佩腰刀，裹頭巾，黑夜裡騎著馬，率領一批勇士奔跑了幾十裡，與叛亂的廣西土司軍隊在祁門進行激戰，殺死了叛兵一大半人，奪取了他們所有的牛馬和兵器，徽州城依賴這次戰役而得以平安。

清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已被清兵攻破，各州縣見勢紛紛歸附清朝，但徽州人民還是為明王朝堅守抵抗。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聽說江天一名聲，便委任他為監紀推官。在此之前，天一對僉事金聲說：“徽州是個地勢優越的地方，各縣都有險要之處可以依賴，只是績溪那一面正當交通要道，那裡地勢特別平坦，因此應該在那裡建築關口，多派兵駐守，以和別的縣相互配合，夾制敵人。”於是在績溪築起了叢山關。不久，清兵攻打績溪，江天一日夜手持兵器登城防守，一點也不鬆懈。有時出城迎戰，雙方死傷大致不相上下。於是清兵用少數騎兵在績溪牽制住江天一，而另外從新嶺進攻。守嶺的人先敗逃了，績溪城終於淪陷了。

清軍的主將懸賞捉拿天一非常急迫。江天一知道抗清之事已沒有希

望，就立即回家，把母親託付給弟弟天表，出門大叫：“我就是江天一！”於是被逮捕。清軍中有知道天一的，想釋放他。天一說：“你以為我怕死嗎？我不死，災禍將是全家被殺！”在營門口遇見了僉事金聲，金聲看著他說：“文石，你還有老母親在，你不能死。”江天一笑著辭謝道：“哪裡有和人一起共事而在危難時刻逃避的呢？希望你不要為我的母親擔憂。”到了南京，總督洪承疇想不問罪，江天一昂起頭來說：“我為你考慮，還是把我殺了的好；我不死，必定再要起兵！”於是把他拖到通濟門刑場。到了那裡，江天一高呼“高皇帝”三遍，向南面一拜再拜，拜完，坐下來受刑。圍觀的人沒有一個不感歎流淚的。過了幾天，天表去收殮天一的屍體，把他安葬了。而僉事金聲也是在這一天被殺害的。

當廣西土司的叛兵被江天一殺傷之後，鳳陽總督馬士英非常惱怒，向皇帝上奏章揭發徽州人攔殺官軍的罪狀，想致僉事金聲於死地。江天一為此帶著申辨金聲無罪的奏章，赴朝廷遞呈上；又寫了《籲天說》，流著眼淚向掌權大臣申訴，這件事情才得以弄清楚。自從清兵與明王朝開戰以來，前後訓練鄉兵三年，都在僉事金聲的幕府中。當時，幕府中眾多俠義之士號稱精通兵法的有上百人，而金聲只是推重天一，凡對內對外的機密大事，都取決於天一。後來天一竟然與金聲同時犧牲。象天一這樣的人，即便是古代義烈之士，也沒有能超過他的。我是在翁漢津那裡得知江天一的生平事蹟的，於是替他寫了這篇傳記。

汪琬說：正當前朝的末期，新安的士大夫盡忠而死的有汪偉、凌駟與金聲三人，而只有江天一是以生員的身份為國殉難的。我聽說江天一游經淮安，淮安有個姓馮的民婦，割下自己的肝臟救活了她的婆婆，江天一得知後便請了許多有名的人寫詩作文來表彰她，還想上奏章給朝廷，最後沒

有成功。這個人喜歡奇特、崇尚氣節大致就象這樣。天一本來名景，另外還自號“石嫁樵夫”，這也是翁漢津說的。

（孫菊園）

口技

〔清〕林嗣環

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宴，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眾賓團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嘩者。

遙遙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嚙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床又從中戛戛。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床上又一大兒醒，狺狺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床聲，夫叱大兒聲，溺瓶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眾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默歎，以爲妙絕也。

既而夫上床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床寢。小兒亦漸欲睡。夫齁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

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狗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

而忽然撫尺一下，眾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選自文學古籍刊行社排印本《虞初新志》

京城裡有個善於表演口技的人。正逢有人擺酒席大請賓客，就在廳堂的東北角設置了八尺寬的屏風，讓表演口技的人坐在屏風中，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把扇子、一塊醒木而已。許多賓客圍著屏風而坐。一會兒，只聽見屏風中醒木響了兩下，全體都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敢大聲說話。

遠遠地聽到深深的小巷中有狗叫聲，接著就有婦女驚醒後打呵欠和伸懶腰的聲音，她搖著丈夫說起夫妻之間的事。丈夫說著夢話，開頭不怎麼答應她，婦女把他搖個不停，於是兩人的說話聲逐漸間隔混雜，床又從中發出“戛戛”的響聲。過了一會兒孩子醒了，大聲哭著。丈夫叫妻子撫慰孩子餵奶，孩子含著乳頭哭，婦女又哼著唱著哄他。丈夫起來小便，婦女也抱著孩子起來小便。床上另一個大孩子醒了，大聲嘮叨個沒完。在這時候，婦女用手拍孩子的聲音，口裡哼著哄孩子的聲音，孩子含著乳頭的哭聲，大孩子剛醒過來的聲音，床發出的聲音，丈夫責罵大孩子的聲音，小便解入瓶中的聲音，解入桶中的聲音，同時響起，各種絕妙的效果都有了。滿座的賓客沒有一個不伸長脖子，斜著眼睛，微微笑著，默默讚歎，認為奇妙極了。

過了一會兒，丈夫上床睡了。婦女又叫大孩子起來小便，完了，都上

床睡。小孩子也逐漸要睡了。丈夫打呼嚕聲響起來了，婦女拍孩子的聲音也漸漸停下。隱隱聽到有老鼠“作作索索”在爬，盆子、器皿歪倒了，婦女在夢中發出了咳嗽聲。賓客們的心情稍微鬆弛下來，逐漸端正了坐姿。

忽然聽到一人高聲呼喊“起火了！”丈夫起來高叫，婦女也起來高叫，兩個孩子一齊哭。一會兒，成百上千的人高聲喊叫，成百上千個小孩哭喊，成百上千隻狗狂叫，當中還夾著劈裡拍啦的聲音和房屋倒塌的聲音，著火爆炸聲，呼呼的風聲，千百種聲音一齊響起；又夾著成百上千個呼救的聲音，拉坍起火房屋時合力發出的喊聲，搶奪東西的聲音，潑水的聲音。凡是一切應該有的聲音，沒有不具備的。即使一人有一百隻手，每只手有一百個手指，也不能指出其中一種；一人有一百張嘴，每張嘴有一百個舌頭，也不能說清其中一個地方。在這時賓客們沒有一個不變了臉色，離開席位，捋起衣袖，伸出手臂，兩腿打著哆嗦，差點兒都要爭先跑開。

忽然醒木一聲，所有的聲音都沒有了。撤掉屏風再看，只有一個人、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把扇子，一塊醒木而已。

（鄧喬彬）

閻典史傳

〔清〕邵長蘅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江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闖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悞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韃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假一竿，值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徼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

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弘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居多。

初，雍發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禦容于明倫堂，率眾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

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饟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余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制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罍，鉛丸、鐵子千石，大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醑、鹽、鐵、芻、稿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週邊合。

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眾。乃駕大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隕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稿爲人，人竿一燈，立陴間，匝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

大軍卻，離城三裡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弘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弘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

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

不稍賁；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斂，酌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

先是，貝勒統軍略地蘇、松者，既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即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制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鬥、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

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鑲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煙焰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奪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棲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

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屍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

城破時，陳明選下騎搏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僕。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尚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于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蹠犬吠堯，鄰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閻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摭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固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選自《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閻典史，名應無，字麗亨，祖上是浙江紹興人。高祖父某，擔任錦衣校尉，方才移居北直隸的通州，成了通州人。閻應元開始任公職是當掾史，做過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1641）年，調任江陰縣典史。剛到任，正碰上江上的強盜駕著數百艘船，張掛著旗幟乘漲潮侵入內地，將要迫近江陰縣城。恰巧又逢本縣縣令到別的縣裡去代理政事，縣丞、主簿既膽怯又無決斷，束手無策，居民四處奔逃。閻應元帶著刀箭趕出來，在街上策馬飛馳，大聲呼喊：“是好漢的，跟我一起去殺強盜，保衛親人！”不一會，身邊就集聚了上千人。但苦於沒有兵器。閻應元又飛馳到竹行前高喊：“情況十分緊急，每人先借一根毛竹，貨款將來由我統付！”這一千人排列在江岸，手持毛竹如刀槍林立，人靠人像一道長牆。閻應元來回地飛馬射擊，發一箭，便射死一個強盜，一連射死三人。強盜的氣焰被壓了下去，扯上帆逃走了。巡撫寫文狀向上報告退江盜的情況，用皇帝的名義讓閻應元參同都司的官銜，執掌巡迴檢查的縣尉職權，外出可以乘車加黃蓋，打大旗，由引路士卒清除道路而後通過。這是慣例中所沒有的待遇，當地人都引以

爲榮。長久以後，他卻還是只按照資歷轉升爲廣東英德縣主簿，陳明選代替了他的縣尉職務。閻應元因爲母親生病沒能趕去赴新任，又逢國家發生變故，便帶著家人寄居在江陰城東的砂山。當時是乙酉年（1645）五月。

那時，清朝已奪取明政權改變年號到了第二年。豫王多鐸的大軍渡過長江，金陵城投降歸順，南明君臣出逃。不久，弘光帝朱由崧被俘獲。豫王分別派遣貝勒和其他將領攻佔東南地區的郡縣。各地的南明守將有的投降，有的逃走。有的關閉城門聚眾抵抗，也是一攻即破，快的就在當天，慢的也不過十日。自京口以南地區，一個月內被攻佔的名城大縣數以百計。而江陰這座偏僻小縣城，堅守了八十多天才被攻下，這主要是靠閻應元的謀略。

當初，清軍頒佈薙髮令，諸生許用德就在閏六月初一，將明太祖畫像懸掛在明倫堂，率領眾人叩拜痛哭，儒生百姓蜂擁而來，多達萬人，打算擁戴新縣尉陳明選主持縣城守備。陳明選說：“我的智勇比不上閻君。這是大事，一定要閻君來才行。”於是連夜飛馬趕去迎請閻應元。閻應元拂袖而起，立即帶領家丁四十人，連夜飛馳入城。當時城裡士兵不足一千，居民也只有萬戶，而且糧餉尙無著落。閻應元進了城，便整理軍中檔簿籍，修建城防工事，下令每家出一名男子登城守衛，剩餘的男子爲軍中送飯。然後取出前任兵備道曾化龍製造的火藥火器，貯存在城樓上。隨後動員富有人家捐送，傳令說：“捐送不一定是金錢，捐糧食、布匹聽便。”國子上舍程璧帶頭捐獻二萬五千金。捐送者成群擁到。於是被圍的縣城裡有了火藥三百罐，鉛丸、鐵子一千石，大炮百門，鳥機一千張，錢一千萬貫，米、麥、豆等糧食一萬石，其他如酒類、鹽鐵、草料也儲備充足。接著命令專人把守各城防區：武舉黃略守北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

閻應元自守北門，並兼管巡察四門。剛剛佈置停當，城外清軍包圍圈已合攏。

這時迫近城下的清軍已達十萬，紮下營盤上百，四面包圍了數十層。清軍拉弓向城上發射，傷了不少守城的人。而城上礮炮、機弩居高向下發射，也殺傷了大量清軍。清軍駕起大炮轟擊城牆，城上的矮牆被炸裂。閻應元命令用鐵葉裹著門板，穿上大鐵索擋住裂口，再用泥土裝在空棺材裡，堵在倒塌處。清軍又攻北城，北城被攻破。閻應元下令每人搬一塊大石頭在城內重新築起堅固的牆壘，一夜之間就完工。碰上城中缺箭，閻應元乘著無月的黑夜，用禾稈紮成人形，每個草人竹竿上掛一盞燈，豎立在女牆之間，環城圍繞。讓士兵伏在城上矮牆後，擊鼓呼喊，佯裝要縋下城去偷襲的樣子。清軍十分驚慌，向城上發射如雨點般的密箭。到拂曉，得到的箭不計其數。他又派壯士夜裡縋下城潛入清營，順風放火，清軍亂作一團，自相踐踏殘殺，死了好幾千。

清軍後退，離城三裡停下安營。攻城主帥劉良佐由騎兵簇擁著來到城下，向城上守軍呼喊：“我和閻君是老朋友，替我告訴閻君，我想要見他。”閻應元站在城上和他說話。劉良佐，是以前弘光朝的四鎮之一，被封為廣昌伯，投降清朝的總兵。他遠遠地對閻應元說：“弘光帝已經逃走，江南再沒有國君，您及早投降，可以保證富貴榮華。”閻應元回答說：“我不過是明一個小典史，還能明曉大義。將軍你受土封侯，身為國家的重鎮，不能守住江淮，卻甘做敵人的馬前卒，有什麼臉來見我們城裡深明大義的士民呢？”劉良佐慚愧地轉身走了。

閻應元身材魁梧，蒼黑面孔，微有鬚鬚。性格嚴厲剛毅，號令嚴明整

肅。對於犯法的人，該用鞭笞貫耳的刑法，便絕不寬饒。但他輕財重賞，毫不吝惜。親自為受傷者包紮傷口，為死者備上等棺木斂葬，並灑酒於地哭祭。和壯士說話，一定稱呼“好兄弟”，而不直呼其名。陳明選寬厚和悅，每次上城巡察，安撫慰勞部下，看到他們的勞苦之狀，有時甚至流出眼淚。所以兩人都能深得人心，士卒們樂意以死來報答。

在此之前，領兵在蘇州、松江一帶攻城占地的貝勒，連破大郡之後，這時也以自己的軍隊增援攻城清軍。貝勒把兩員降將反綁，讓他們跪在城下勸降。兩員降將一面勸說，一面痛哭，滿臉涕淚。閻應元罵道：“吃敗仗的傢伙，給敵人俘虜了不快點死掉，幹什麼還囉裡囉蘇！”貝勒又派人宣令：“只要殺掉四門首先起事的各一人，我們就撤去包圍。”閻應元高聲回答：“寧可斬我的頭，憑什麼要殺害老百姓！”喝令傳話的清卒滾開。當時正逢中秋節，閻應元發給軍民賞月錢，軍民們分頭結伴帶著器具，登上城樓痛飲。許用德創作了五更轉曲，請善於歌唱的人引長聲調歌唱。歌聲和刁鬥聲、笳吹聲交織在一起，過了三夜才告結束。

貝勒已經察城中無投降之意，攻城更加緊急。使用雲梯、沖車的敢死隊，盔甲都是用鑛鐵製作的，刀斧一碰上就叮 作響，鋒口都被碰缺。炮聲日夜響個不停，百里之內，大地因此而震動。城中傷亡一天天增加，街巷上哭聲到處可以聽見。閻應元鬥志昂揚地登上城樓，神情氣度一如平日。清晨，下起傾盆大雨，到中午，有一縷紅光從土橋方向升起，直射向城西。不一會，城牆倒塌，清軍從煙火霧氣中冒雨蜂擁而上。閻應元率領百名敢死隊，四處出擊進行了八次巷戰，與他們遭遇的清兵被殺傷上千人。再要奪取城門，城門緊閉，沖不出去。閻應元料想已不能倖免，躍起投入前湖，但湖水太淺，淹不沒頭頂，因而自殺不成。而劉良佐又傳令清軍，一定要

生擒閻應元，因此他終於被俘。劉良佐在乾明佛殿上傲慢地兩手按膝伸腿而坐，一見閻應元被押來，立即從席上躍起，扶住他痛哭。閻應元笑道：“有什麼可哭的呢？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只有一死而已。”閻應元看見貝勒，挺身站立，不肯彎腰。一名清兵用長槍刺穿閻應元的小腿，小腿折斷，閻應元跌倒在地。黃昏時，閻應元被一群清兵押送到棲霞禪院。夜間，院裡的僧人不斷聽到高喊聲：“快點殺掉我！”一直不停口。後來聽不見了，原來閻應元已氣絕身亡。

雙方在江陰城攻守作戰共八十一天。圍城的清軍二十四萬，戰死的六萬七千，死於巷戰的又有七千，共損失士卒七萬五千有餘。城中戰死的軍民，大約有五六萬，屍體縱橫堆積，滿街都是，但是竟然沒有一個人向清軍投降。

城被攻破時，陳明選跳下馬來用短兵器作戰，到兵備道衙門前被殺。他身上多處負傷，手裡還緊握著刀，靠在牆壁上僵立著並不倒下。另有一種傳說：陳明選一家是投火集體自殺的。

我的體會是：《尚書·多士》序中說：“周公建好了成周，把殷朝的頑民遷往那裡。”但是，後世談論這件事的人，認為他們對周朝來說是頑民，對殷朝來說就是義士。盜蹠的狗看見堯這樣的聖君也會狂咬，鄰居的女子會罵挑逗她的男子，他們當然是各自維護主人的利益。我小時候就聽說人們談起閻典史的事便贊佩不已，但已記憶不清楚了。過了五十年，在朋友家看到黃晞寫的關於江陰軍民死守孤城的文章，就從中採取素材寫成這篇傳記。閻應元這個小人物，原來不過是明朝的一個典史，但看他的立功樹節，卻如此超凡入聖。啊，真是令人感動！

（李祚唐）

書左忠毅公逸事

〔清〕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竿，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于史公雲。

——選自《四部叢刊》本《望溪先生文集》

先父曾經說，同鄉前輩左忠毅公在京城擔任主考官時，有一天，風雪交加，嚴寒徹骨，他帶著幾個衛兵騎馬扮成平民外出，來到一座古廟裡。見廊下的小屋中，有個書生伏在書桌上睡著了，桌上有他剛寫成草稿的文章。左公拿來看完後，就脫下貂裘蓋在書生的身上，又爲他關上了門；向和尚一打聽，才知道他叫史可法。到考試時，小吏叫到史公的名字，左公用驚喜的目光注視著他。等考卷交上來，就當面批爲第一名。又把他召入家中拜見左夫人，說：“我的幾個兒子都庸碌無能，將來繼承我的志向和事業的，只有這個書生。”

等到左公關進了東廠監獄，史可法早晚候在監獄門外。篡權禍國的魏忠賢防守非常嚴密，就是左家僕人也不得接近。過了一段時期，聽說左公慘遭炮烙酷刑，快要死了。史拿著五十兩銀子，流著淚請求獄卒幫忙讓他進去，獄卒被感動了。一天，叫史換上破衣，穿上草鞋，背著簍筐，手拿長柄鏟子，裝做打掃垃圾的人，領他進了監獄，輕聲地指點一下左公的位置。史見有個人著地靠牆而坐，臉頰焦黑腐爛，無法辨認，左腿膝蓋以下，筋骨都脫落了。史向前跪下，抱著左公的膝蓋低聲哭泣。左公聽到聲音知道了是誰，而眼睛卻睜不開，於是使勁抬起手臂用手指撥開眼眶，目光如火一般，怒不可遏地說：“沒用的奴才，這是什麼地方？你卻前來！國家大事已腐敗到如此地步，我是完了，你再也不顧生命危險來到獄中而不明救國的責任更重，天下事靠誰來支撐呢！還不快走，那就不必等奸人來陷害，我今天就打死你！”隨即摸起地上的刑具，作出投擲的姿勢。史公閉口不敢作聲，趕快跑了出去。後來常常流著淚對人講起這件事，說：“我的老

師的肺肝，都是鐵石所鑄造的啊！”

崇禎末年，流寇張獻忠率兵出沒於蘄春、黃岡、潛山、桐城一帶，史公以鳳陽、廬州二府道員身份奉命去防守。每次得到警報，經常幾個月不睡覺，夜裡讓士兵輪流休息，而自己坐在帳篷外面。挑選十個身強力壯的士兵，讓兩人蹲著，自己靠在他們背上，過了一更，就替換兩人。在寒冷的深夜每次站起來，抖動衣裳，戰袍鐵片上的冰霜掉下來，聲音清脆響亮。有人勸他稍作休息，史公說：“我唯恐對上有負朝廷，對下有愧于老師。”史公領兵，往來於桐城，必定親臨左公的府第，向左公的父母請安，在堂上拜見左夫人。我的同族前輩方塗山，是左公的外甥。他和先父友好，所說的獄中的話，是他親自聽史公說的。

（馮海榮）

獄中雜記

〔清〕方苞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稀，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遭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系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啓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中。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者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餘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禦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部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系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餘伏見聖上好生之德，同於往聖，每質獄辭，必於死中求其生。而無辜者乃至此。倘仁人君子爲上昌言，除死刑及發塞外重犯，其輕系及牽連未結正者，別置一所以羈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數計哉！或曰：“獄舊有室五，名曰現監，訟而未結正者居之。倘舉舊典，可小補也。”杜君曰：“上推

恩，凡職官居板屋；今貧者轉系老監，而大盜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細詰哉！不若別置一所，爲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餘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邁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系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訊之，眾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即先折筋骨。每歲大決，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即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

餘嘗就老胥而問焉：“彼于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幸心。”主梏撲者亦然。餘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辭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

“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辭無易，但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倘複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複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撟，終不敢詰。餘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人皆以爲冥謫雲。

凡殺人，獄辭無謀、故者，終秋審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複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之，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噫，渫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裡，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系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系，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複援赦減等謫戍。歎曰：“吾不得複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而出。

——選自《四部叢刊》本《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我被關在刑部監獄裡，親眼看到死後從牢牆的洞口被拖出去的犯人，每天有三、四個，有位曾任過洪洞縣令的杜君，站起來對我說：“這是發生了瘟疫。現在天時正常，死的人還不多，往年多到每天要死十幾個。”我向他詢問原因，杜君說：“這種疾病非常容易傳染，

得了瘟疫的人，即使是他的親屬也不敢陪伴他同起同臥。而獄中設立了四個老監，每監分五個牢房。看管犯人的獄卒住在正中那間。他在前面牆上開一個窗戶照明，屋頂開一個天窗通氣。兩旁四間則沒有窗戶，但是關押的犯人常常多達二百多個。每到傍晚就鎖門，犯人的大小便都拉在牢裡，臭氣與食品的氣味相混雜。到了寒冬，貧窮的犯人就睡在地上，春天一到，很少不生病的。獄中的老規矩，天快亮時才開鎖。到了半夜，活人和死人腳挨腳、頭並頭而睡，沒有辦法回避，這樣得傳染病的人就多了。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大盜、慣賊、殺人要犯，卻體質強壯，精力旺盛，被傳染上疾病的十個中不到一、二個，即使有的得了病，隨即又痊癒了。那些接連死去的，都是因輕罪被關押的人，以及被牽連作證而依法不該判罪的。”

我說：“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禦史司坊，為什麼刑部監獄關押的犯人如此之多？”杜君說：“近年打官司，案情較重的，京兆獄和五城禦史衙門都不敢擅自判決；加上九門提督所搜捕查究的犯人，都歸刑部拘禁。而十四司正副郎官中乘機營私者以及掌理文書的小吏、獄官、小卒，都把多關押人視作有利可圖，所以，稍有牽連的人，一定千方百計拘捕到。一旦投入監獄，不問有罪無罪，必定戴上手銬腳鐐，關進老監，使他們痛苦不堪，然後勸誘他們尋找保證人，繳納保證金，才放他遷出獄外，獄官估計他家財產來定敲詐的數額，得錢後官吏就坐地分贓。中產以上的家庭，都傾盡家財去找人取保，次一等的人家，只求脫掉鐐銬，住在監獄外的板屋，也得化費數十兩銀子；只有極其貧困而又無依靠的囚犯，則被銬得很緊，以作為樣子來警告其餘的犯人。有時同是一個案子，案情罪行嚴重的，反而能居住在監獄外，而罪輕或無罪的人卻遭受其害。這些人憂憤積結，飲食起居又不正常，一旦染病，又缺醫少藥，所以往往死去。”我見皇上有愛惜生靈的品德，和以往那些好皇帝一樣，每次審察判決書，必然能在被判死刑的犯人中尋找出一些可以放生的人，而如今無辜者竟然到了這個樣

子。假使仁人君子向皇上直言：除死刑犯以及發配到邊遠地充軍的重刑犯外，那些罪行較輕以及受牽連還沒有結案定罪的犯人，可以另外關在一座監獄裡，不給他們上手銬和腳鐐，這樣，所保全而活下來的人能數得清嗎！或者說：“監獄原有的五個牢房，定名為臨時拘留所，讓那些正在打官司而沒有結案定罪的人住。這樣即使實行過去的規章制度，也可以稍有補益。”杜君說：“皇上開恩，凡犯罪官員住板屋；如今貧困犯人轉到老監關押，而大盜中卻有住板屋的人，這裡面是可以仔細查究的啊！不如安置在另一所監獄裡，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我一起被捕的朱老先生、姓余的青年，和獄中的同官縣僧某，先後得了傳染病死去，都是不應該判重罪的。又有某人因兒子不孝控告他兒子，左右鄰居也被牽連關押在老監，呼天喊地一直到天亮。我十分感慨，並以杜君所說的話廣泛核實，大家所說的都相同，於是我就寫了下來。

凡判死刑的案件已經上奏的，劊子手就先等候在門外，叫他的同夥進去勒索財物，叫做“斯羅”。有錢的人就對他的親屬勒索，窮苦的就當面對本人說。如果犯人被處以凌遲，就說：“滿足我的條件，就先刺心；否則，就先砍去你的四肢，心還不死。”有對那些被處以絞刑的，就說：“滿足我的條件，一絞就死；否則，三絞三放再加上別的刑具，然後才讓你死。”只有斬首的無法要脅，但是還要把砍下的犯人頭作抵押品。因此，有錢的用數十兩、上百兩銀子作賄賂，貧窮的也要賣光衣物；窮得一點錢都沒有的，就按以上所說的處置。掌管捆綁犯人的差役也是如此，欲望得不到滿足，綁時就先折斷犯人的筋骨。每年秋天大決時，皇帝用朱筆勾過的約占十分之三四；未勾暫留的約占十分之六七，但都須縛到西市刑場等待命令。那些因捆綁而受傷的，即使幸而不死，也得病上幾個月才痊癒，有的竟成了終生殘疾。

我曾經問過一個供職多年的小吏：“他們和被判刑者、被捆綁者，並非互相仇恨，只是想得到一些錢財罷了；如果犯人真的拿不出，最後對他稍微寬容一些，不是做了一件善事嗎？”小吏說：“這是做出規矩來警告其他犯人，並且懲誡後來的犯人；不這樣做，那些犯人就會有僥倖心理。”掌管上刑具、打板子的獄卒也是如此。同我一起被捕遭到木制刑具審訊的有三個人：其中一個給銀子三十兩，被打之後骨頭微傷，病了一個多月才好；另一個加倍給錢，只傷了皮膚，二十天就好了；再一個給六倍的錢，當晚走路就象平常人一樣了。有人問小吏說：“犯人貧富不等，既然從他們那裡都有所得，何必一定要按賄賂的多少來區別對待？”小吏說：“不分別對待，誰願意多給錢！”孟子說：“選擇職業不可不慎重。”真對呀！

刑部中的老吏，家裡藏有假印章。公文下發到直屬中央的各省，都被他們暗中更改，增加或刪去公文中的重要詞句，執行的人難辨真假。只有那些給皇帝的奏章以及發到平行各部的公文，他們還不敢這樣做。法令規定：大盜沒有殺人，以及和他同夥的幾個罪犯，僅立刻處死主謀一、二人；其餘的經秋季審訊，都可以罪減一等，發配充軍。判決書上奏後，其中有立即處死的，劊子手已先等在門外。命令一下，就綁出來，片刻也不停留。有某姓兄弟倆，因為把持公倉，法律規定應當立即處決，案件已經判決。某獄吏對他說：“給我一千兩銀子，我讓你活命。”問他有什麼辦法，則說：“這個並不難，我另外準備一份奏章，判決書不需要改動，取列名在判決書後面的從犯中沒有親屬的兩個單身漢換你倆的名字，等判決書加封上奏時暗中調換一下姓名就是了。”他的同夥說：“這樣可以欺騙被處死的人，卻不能欺騙主審官；假如主審官再上奏請示，我們就沒有活路了。”某獄吏笑著說：“再上奏請示，我們沒有活路，但主審官也會因此被撤職，

他不可能爲了這兩人的生命而放棄自己的官位，所以，我們終究沒有死的道理。”後來真的這樣做了，列名末位的兩個從犯立刻被處死。主審官發覺後驚訝得張口結舌，但始終不敢追究。我在監獄，還親眼看到這兄弟倆，監獄中的人都指著他們說：“這就是用某某人換下他們的腦袋的。”後來這個獄吏在一夜間突然死去，人們都以爲是陰曹地府給他的責罰。

凡殺了人的，狀辭上沒有預謀殺人或故意殺人的話的，經秋審歸入矜疑類，就可以免死。獄吏便乘機利用法令舞弊。有一個叫郭四的犯人，已經四次殺人，又以矜疑罪減一等，隨後又遇大赦。將要出獄時，整天與他的同夥飲酒狂歌通宵達旦。有人問他過去的事，他一一詳細敘述，揚揚得意，就象在自我炫耀似的。唉！行爲污濁、作惡多端的獄吏忍心于貪贓枉法，那不必去責備了；然而不明白治獄之道，好的官吏也往往把幫別人解脫死罪作爲功德，而不研究具體的案情。他們使百姓蒙受冤枉，也太過分了！

奸詐之徒入獄久了，就與獄吏內外勾結，頗能賺大錢。山陰縣有個姓李的，因殺人下獄，每年可以弄到數百兩銀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獄，在外住了幾個月，寂寞無聊。他有個同鄉殺了人，於是就替此人承擔了罪名。因爲根據法律規定不是故意殺人者，一定要長期蹲獄，但最終不會被處死的。康熙五十一年，又遇大赦援例減罪充軍。李某歎息說：“我再也不能進這監獄了！”按舊規定，被充軍的犯人要轉到順天府監獄關押起來等候遣送，當時正值冬季，遣送暫停，李某寫了狀子要求留在刑部監獄，等候到春天遣送，他再三請求沒有得到批准，只好失望地離開這裡。

（馮海榮）

游萬柳堂記

〔清〕劉大櫟

昔之人貴極富溢，則往往爲別館以自娛，窮極土木之工，而無所愛惜。既成，則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終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爲之。夫賢公卿勤勞王事，固將不暇於此，而卑庸者類欲以此震耀其鄉里之愚。

臨朐相國馮公，其在廷時無可訾亦無可稱，而有園在都城之東南隅。其廣三十畝，無雜樹，隨地勢之高下，盡植以柳，而榜其堂曰“萬柳之堂”。短牆之外，騎行者可望而見。其中徑曲而深，因其窪以爲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雲水蕭疏可愛。

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師，則好遊者鹹爲予言此地之勝。一至，猶稍有亭榭。再至，則向之飛梁架于水上者，今歛臥于水中矣。三至，則凡其所植柳，斬焉無一株之存。

人世富貴之光榮，其與時升降，蓋略與此園等。然則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貴。彼身在富貴之中者，方殷憂之不暇，又何必腴民之膏以爲苑囿也哉！

——選自同治刊本《海峰先生文集》

過去的人，富貴到了極點，就往往要建造別墅來供自己享樂，竭盡建

築藝術的精巧，而不惜一切代價。等到建成，卻不能常常住在別墅中，只是偶然去一次而已，甚至有的終身都沒有去過。而能夠常住在裡面的人，卻又無力去建造別墅。其實，賢能的公卿大夫忙於國家的事務，根本沒有時間顧及這種事，只有庸俗貪卑的人，大都想用建造豪華別墅向家鄉那些無知的人誇耀，使他們感到震驚。

康熙朝的宰相、臨朐人馮溥，當他在朝任職時，所做過的事既沒有可以指責的，也沒有什麼可以稱讚的，只是他有座別墅園林在城的東南角。園的面積有三十畝，園中沒有一棵雜樹，隨著地勢的高低，全部種的是柳樹，因而題寫園中的堂名為“萬柳之堂”。在矮牆的外面，騎馬經過的人可以望見。園中曲曲折折的小路通向深處，利用園中低窪的沼地，建成了池塘，又堆積泥土，造出了假山；池塘邊都長滿了蘆荻，雲彩和池水疏落映襯，可愛極了。

雍正初年，我剛到北京，喜歡遊玩的朋友都對我介紹萬柳堂的勝景。我第一次到萬柳堂，還多少有些亭台水閣；第二次到那裡，以前凌空架在水上的高橋，已斜臥在水中了；第三次去，則凡是園中所種的柳樹，都象斬過一樣，沒有一棵留存了。

人世間富貴的榮耀，它總是隨著時間有升有降，大概也和這個萬柳堂園一樣。那麼士大夫如果能夠自己有所領悟的話，就應該不再羨慕富貴這樣的身外之物。那些已經置身在富貴之中的人，正應當深憂也來不及，又怎麼能搜刮百姓的脂膏來建造園林呢？！

（孫菊園）

梅花嶺記

〔清〕全祖望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朝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

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刀，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

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甯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托忠烈之名，仿佛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脫，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長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蛇畫足。即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

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塚，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岩、粵東屈大均爲作傳銘哀詞。顧尚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尚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余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選自齊魯書社排印本《鮑琦亭文集選注》

順治二年四月，江都被包圍，情況很危急，督師揚州的宰相史可法知道局勢難以挽救，就召集眾將告訴他們：“我發誓與此城一起殉難，但倉促之中我不能落到敵人手裡而死，誰能到時幫助我完成大節呢？”副將軍史德威慷慨地應允。史可法高興地說：“我還沒有兒子，你應當以同姓的身份做我的後嗣，我要寫信給母親，將你列入族譜的孫輩之中。”

二十五日城陷落了，史可法拔刀要自殺，將軍們果然爭著上前抱住，史可法大聲呼喚：“德威！”德威流著眼淚而不忍拿刀，於是史可法被將軍們簇擁著走了，到小東門，清軍的兵士象樹林般密密麻麻地來到，兵馬

副統帥馬鳴騷、揚州太守任民育、以及眾將如都督劉肇基等都死了。史可法就瞪大眼睛對敵人說：“我就是史閣部。”於是他就被抓住並帶到南門，和碩豫親王用“先生”來稱呼他，勸他投降，史可法大罵敵人而被殺。當初史可法曾留下遺言：“我死後，應把我葬在梅花嶺上。”到此時，史德威找他的屍骨卻找不到，就把他的衣帽葬了。

有人說：“當城被攻破時，有人親眼看到史可法穿著青衣戴著黑帽，騎著白馬出了天甯門投江而死，未曾死在城裡。”自從有了這一說法，在長江南北兩岸，都傳說史可法沒有死。不久，英山霍山的抗敵義軍迅猛發展，都假託史可法的名義，好象陳勝托稱項燕之名一樣。蘇州孫兆奎因起兵失敗，被押送到南京，經略洪承疇過去同他有過交往，問他：“先生在軍隊裡，可詳細知道原來揚州的宰相史公是真死了呢？還是沒死呢？”孫公回答道：“經略從北方來，可詳細知道原在松山殉難的統帥洪公是真死了呢？還是沒死呢？”洪承疇大怒，急忙喊叫部下推出殺了他。可歎啊，那些講神仙的奇詭荒誕的說法，說顏真卿太師因屍解而成仙，文天祥少保也因悟得“大光明法”而解脫升仙，其實並沒有死；他們不知道忠義是聖賢立身的根本準則，那種剛正之氣異常充沛，長久留存於天地之間。何必用解脫成仙和在世為人的面目出現？那些關於神仙的說法，正如所謂的畫蛇添足。但就史可法的遺體來說，卻是不能找到了！百年之後的今天，我登到梅花嶺上，同遊客講述史可法的遺言，沒有一人不淚下如雨，想像當時圍城的情景，這就是忠烈的面貌，仿佛可以看到一樣，這是不必去追問他是否真的脫離人世而成仙，更何況假託他沒死的名義的那些人呢？

史可法的墳墓旁還有鎮江姓錢的烈女之墓，也是乙酉那年在揚州，計五次自殺才得死去，自殺時告訴父母要將自己火化，不要將屍骨留在這汙

穢的土地，揚州人就把它葬在這裡。江西人王猷定、陝西人黃遵岩、廣東人屈大均曾爲她作傳、撰銘、寫哀詞。但還有未能全被表彰出來的：我聽說史可法的兄弟從翰林學士史可程以下，還有好幾人，後來都到江都祭掃史可法墓。正逢英山霍山義軍失敗，捉到了託名而假冒史可法的人，清兵的大將把他押送到江都，下令讓史氏門中的男子和婦女都來辨認，這時史可法的第八個弟弟已死，他的夫人年輕漂亮，爲他守節，也出來看這個託名者，大將軍看上了她的美色，想強迫娶她，夫人自殺而死。當時因爲她出於大將所逼，人們懾於勢而不敢表彰她。可歎啊，史可法曾痛恨史可程在北京爲官之時，政黨國家淪亡之際，不能保持節操，而寫奏章譴責他，怎會知道在自己死後，竟然有弟媳婦以女子之身繼承夫兄所留下的光明業績呢？梅花象雪，芬香而不染塵埃，將來如果有人修建忠烈祠，馬鳴祿副使等想必要列入從祀的位置，還應當另外建一室來祭祀夫人，再附上烈女一輩。

（鄧喬彬）

祭妹文

〔清〕袁枚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綺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貞，遇人訑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

予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麥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倚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睽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雲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跡，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嫋婉情狀，羅縷記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奶，仗汝扶持；家中文墨，<bzgwgz_022/bz>

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孌，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托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殯殮，無所娛遣；汝來床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歡。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吊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惓已極，阿奶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即游，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甯汝於斯，便祭掃也。其傍，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才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發禿，暗裡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

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選自《四部備要》本《小倉山房文集》

乾隆三十二年冬，葬三妹素文在上元的羊山上，並作這篇文章來致祭：

唉！你生在浙江，卻葬在此地，遠離我們的故鄉七百里了；當時你即使做夢、幻想，也怎會知道這裡竟是你的埋骨所在呢？

你因為堅守從一而終的貞節觀念，嫁了一個品德敗壞的丈夫而被遺棄，以致陷在孤苦落拓的境地，雖然這是命中註定，是上天的安排，然而連累你到這種地步，也未嘗不是我的過錯。我幼年時跟從老師誦讀四書五經，你同我並肩坐在一起，愛聽那些古人的節義故事；一旦長大成人，你立即親身來實踐。唉！要是你不懂得經書，也許未必會象這樣苦守貞節。

我捉蟋蟀，你緊跟我捋袖伸臂，搶著捕捉；寒冬蟋蟀死了，你又同我一起挖穴埋葬它們。今天我收殮你的屍體，給你安葬，而當年的種種情景，卻一一清晰地呈現在眼前。我九歲時，在書房裡休息，你梳著兩個髮髻，披了一件細絹單衣進來，共同溫習《詩經》中的《緇衣》一章；剛好老師開門進來，聽到兩個孩子琅琅的讀書聲，不禁微笑起來，連聲“嘖嘖”稱讚。這是七月十五日的事情。你在九泉之下，一定還清楚地記得。我二十歲去廣東，你牽住我的衣裳，悲傷痛哭。過了三年，我考中進士，衣錦還鄉，你從東廂房扶著長桌出來，一家人瞪著眼相視而笑，記不得當時話是從哪裡說起，大概是說了些在京城考進士的經過情況以及報信人來得早、

晚等等吧。所有這些瑣碎的事情，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但只要我一天不死，就一天也不能忘卻。往事堆積在我的胸中，想起來，心頭悲切得像被堵塞似的。它們像影子一樣似乎非常清晰，但真要靠近它抓住它，卻又不見了。我後悔當時沒有把這些兒時的情狀，一條一條詳細地記錄下來；然而你已不在人間了，那麼即使年光可以倒流回去，兒童時代可以重新來過，也沒有人來為它們對照證實的了。

你與高家斷絕關係後回到娘家，堂上老母，依仗你照料扶持；家中的文書事務，期待你去辦理。我曾經以為婦女中很少明白經書的意義、熟識古代文物典故的人。你嫂嫂並非不夠溫柔和順，但在這方面稍有不足。所以自從你回家後，雖然我為你而悲傷，對我自己來說卻很高興。我又比你年長四歲，或許象世間通常那樣年長的先死，那就可以將身後之事託付給你；卻沒有想到你比我先離開人世。前些年我生了病，你整夜都在打聽、探望病情，減輕一分就高興，加重一分就擔憂。後來雖然我的病情稍有好轉，但仍半臥半起，感到沒有什麼好取樂消遣；你來到我的床前，講一些稗官野史中使人好笑和使人驚奇的故事，給我帶來一些歡樂。唉！自今以後，我如果再有病痛，教我從哪裡去呼喚你呢？

你的病，我相信醫師的話以為不要緊，所以才遠遊去揚州。你又怕我心中憂慮，不讓別人來給我報信。直到病已垂危時，母親問你：“盼望哥哥回來嗎？”，你才勉強答應說：“好。”就在你死前一日，我已夢見你來訣別，心知這是不吉祥的，急忙飛舟渡江趕回家。果然，我于未時到家，而你已在辰時停止了呼吸，四肢尚有餘溫，一隻眼睛還未閉緊，大概你還在忍受著臨死的痛苦等待我回來吧。唉！痛心啊！早知要和你訣別，那我怎麼肯離家遠遊呢？即使出外，也還有多少心裡話要讓你知道、同你一起

商量安排啊！如今完了，除非我死，否則就沒有相見的日期。可我又不知道哪一天死，才可以見到你；而死後究竟有知覺還是沒有知覺，以及能相見還是不能相見，終究是難以明白的啊！如果如此，那麼我將終身抱著這無窮的遺恨，天啊！人啊！竟然這樣完了嗎！

你的詩，我已經付印了；你的女兒，我已替你嫁了出去；你的生平，我已寫了傳記；只有你的墓穴，還沒有安排好。我家祖先的墳墓在杭州，但是江廣河深，勢難將你歸葬到祖墳，所以請示母親的意見而把你安葬在這裡，以便於祭奠掃墓。在你的墓傍，葬著你的女兒阿印，在下面還有兩個墳墓，一個是父親的侍妾朱氏，一個是我的侍妾陶氏。羊山空曠遼闊，朝南是一片寬廣的平地，西望面向著棲霞山；風風雨雨，清晨黃昏，你這個羈留在異鄉的精魂有了伴侶，當不致於感到孤獨寂寞。可憐的是，我自從戊寅年讀了你寫的哭姪詩後，至今沒有兒子；兩個牙牙學語的女兒，在你死後出生，才只有一周歲。我雖因母親健全而不敢說自己老，但齒牙搖動，頭髮已禿，自己心裡知道，在這人世間尚能活幾天？阿品弟遠在河南爲官，也沒有子女，我家九族之內沒有可以傳宗接代的人。你死有我安葬，我死後由誰來埋葬呢？你如果死後有靈的話，能不能告訴我？

唉！生前的事既不堪想，死後的事又不可知；哭你既聽不到你回話，祭你又看不到你來享食。紙錢的灰燼飛揚著，北風在曠野裡顯得更猛，我回去了，但又連連回過頭來看你。唉，真悲痛啊！唉，真悲痛啊！

（黃屏）

書魯亮儕

〔清〕袁枚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闔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餘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頤，白須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于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

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遊目視者。魯效力麾下。

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替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雲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裡，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舍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游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渴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

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飭亡素，至有狂悖之員。請公並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以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簷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歎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

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于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雲。

——選自《四部備要》本《小倉山房文集》

乾隆四年的冬天，我在保定直隸總督府拜見總督孫文定公。剛剛坐定，守門人進來報告，說：“清河道魯之裕前來陳述工作。”我就到東廂房去回避，暗中看見這位魁梧的男子約七十多歲，大眼睛，寬額頭，白鬚鬚閃閃發光；講述水利情況有條有理，洋洋數萬言。我心中十分驚異，一直不能忘記。二十年後，魯公已經去世很久了，我在南京沈氏家中停留，與友人暢論古今，談到了魯公，座中有位客人葛聞橋先生說：

魯之裕，字亮儕，是一位奇男子。當時田文鏡任河南總督，為政嚴厲苛刻，提、鎮、司、道及其下屬，奉命守職，極其謹慎，在進見田文鏡時，沒有人眼睛敢東張西望。魯公就在田文鏡部下工作。

有一天，田文鏡命令魯公去摘取中牟縣李縣令的官印，並就此代理縣令。魯公採取改裝前去的辦法，穿著粗布衣服，戴草帽，騎著驢子進入中牟縣境。只見數百位老年人互相攙扶著在大路上歎苦發愁，魯公走上去一再行禮訊問原因，

回答說：“聽說有位魯公要來接替我們的縣令，客人您在開封知道這事嗎？”魯公故意問：“你們問這個作什麼？”回答：“因為我們縣令賢明，不忍心讓他離去之故。”又走了幾裡路，看見許多讀書人聚集在一起商議：“好官走了可惜，等魯公來，何不去向他申訴？”有人就搖手說：

“咄！田總督早有命令，即使有十個魯公，又有什麼辦法？何況魯公正是取代李縣令職位而來的，怎麼肯自己不做官而讓給別人呢？”魯公聽了，心裡非常尊敬李縣令，但沒有做聲。到了縣衙，見李縣令的相貌溫良奇雅，

他向魯公作揖，請魯公進去，說：“官印已經等公很久了！”魯公也向他拱手回禮，說：“我看您的形狀相貌，衣著服飾，並不是奢侈放蕩的人，而且在讀書人和老百姓中間，盛傳著您的賢名，怎麼會剛剛上任就虧空了國庫呢？”李縣令回答：“我，是遠在萬里之外的雲南人。與母親分別後，在京師遊學十年，才得到中牟縣令之職，因此借了俸銀迎母親到來。母親到了，卻被彈劾去官，這是命啊！”話尚未講完，哭了。魯公說：“我一路來受了暑熱，就準備熱水，讓我洗個澡！”說罷，就一直走到別的房間中去，一面洗澡，一面思索，內心不能不有所感動。想了很久，他舉手敲浴盆中的水，發誓說：“如果按照常規行事，就不是大丈夫了！”於是他穿戴好衣帽向李縣令告辭，李縣令大驚，問道：“您到哪裡去？”回答：“到省裡去。”李交給他官印，他不接受；李縣令堅決要給，說：“不要因為我而連累您！”魯公將官印鏗然一聲擲在地上，厲聲說：“您還不知道我魯亮儕的為人！”竟拍馬飛馳而去。全縣的人民都焚香送他。

到省以後，魯公先去拜見布政司和按察司，稟告事情的前後經過。兩司都說：“你犯了喪心病了嗎？像你這樣的做事，在別的總督巡撫面前尚且不許可，更何況是田公呢？”第二天早上，魯公到衙門時，兩司長官已經先在了。名片還沒有投進去，全衙門已經在傳呼魯公入內。只見田公朝南而坐，臉色鐵青，怒氣很盛地在等著他，兩旁排列著司、道以下文武官員十余人，田公斜著眼看魯公說：“你不管縣事而來，做什麼？”魯公答：“有事要報告。”問：“官印在哪裡？”答：“在中牟縣。”又問：“交給什麼人？”答：“李縣令。”田公一聲冷笑，朝著左右看看說：“天下有這樣去摘印的人嗎？”都回答：“沒有。”兩司馬上起立向田公認罪，說：“這是我們平時沒有教誡，以致有這樣狂妄背理的官員，請您將魯之裕也一起撤職，把他交給我們，讓我們來嚴厲審訊他們拉黨結派作弊的罪

行，以警戒其他官員。”魯之裕脫下官帽，向前叩頭，大聲說道：“本來應當這樣。只是讓我講明一下：我是一個貧寒的讀書人，因為想謀求一官半職，所以來到河南。我能得到中牟縣令之職，高興非常，恨不能連夜就擺起儀仗，立即辦理公事。沒有想到一入縣境，耳聞目睹李縣令在百姓心目中的印象竟這樣好，士大夫對他也是一樣；等見到他本人，知道他挪用銀幣又是這樣的緣故。假如大人您已經知道他的情況而命令我去，我爲了自己沽名釣譽，而空手歸來，那是我的罪了。如果大人您不知道他的情況而命令我去，我回來向您說明這些原因，請示大人的意旨，這樣或許可以不辜負大人愛才之心以及聖上主張以孝來治理天下的意旨。您若是認爲李縣令沒有什麼可以哀憐的，那麼我再去取印也並不遲。不然，大人轅門外有數十名官員，都想求得一個官印而得不到，我是什麼人，敢違拗您的旨意呢！”田公聽了默然不言。兩司給魯公遞眼色叫他退出。魯之裕也不道謝，走了出去。剛走到屋簷外，田公變了面色走下臺階，呼叫魯之裕：“回來！”魯公之內跪下。田公又招呼他：“向前！”然後取下自己所佩戴的珊瑚冠戴在魯公頭上，歎息著說：“奇男子！這頂冠帽應該給你戴。沒有你，我幾乎錯誤地撤掉了賢官。可惜給皇上的奏章已經送出去了，沒有辦法了！”魯公問：“幾天了？”回答：“已經五天了，即使快馬也追不上了。”魯公說：“大人有恩，我能追還。我年輕時能一天走三百里；大人真要追還奏章，請賜給我一枝令箭作爲信物！”田公應允了，於是魯公馬上就走。過了五天，奏章追還了。中牟縣令最後太平無事。從此魯公名聞天下。

在此之前，魯亮儕的父親曾任廣東提督，因受三藩脅迫，與他們結了盟。當時亮儕只有七歲，被作爲人質押在吳三桂處。吳王上朝時，亮儕穿了件黃袂衫，頭戴插有貂蟬的武官帽子侍立在旁。他年輕英豪，讀書完畢，

每天與吳王帳下的健兒學習古秦國、越國作戰時所擺的軍陣以及擲塗泥、賭跳躍等各種武技，所以他的武藝尤其超人一等。

（黃屏）

萬斯同先生傳

〔清〕錢大昕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坐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遍讀之，皆得其大意。余姚黃太冲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戢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束髮未嘗爲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啓實錄皆能闇誦。尙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讀禮通考》，先生予參定焉。

會詔修《明史》，大學士徐西元文爲總裁，欲薦入史局，先生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尙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禮。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閫，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唯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跡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蹟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

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蹟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裡，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

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闖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後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禦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

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于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

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于史者也。”

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匯考》四卷、《廟製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匯考》八卷、《歷代宰輔匯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群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選自《四部叢刊》本《潛研堂文集》

萬斯同先生字季野，是鄞縣人。他的高祖萬表，是明朝的都督同知；父親萬泰，是明朝崇禎九年的舉人，清朝代明以後他把經史之學分別傳授給幾個兒子，讓他們各自專攻一門。萬斯同先生是萬泰的小兒子，生下來就異常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時曾當客人的面背誦揚雄的《法言》，全篇不差一字。十四五歲時把家裡的藏書全都拿來閱讀，都能領會其中的主要意思。余姚黃宗羲先生住在寧波，萬斯同先生與哥哥萬斯大都拜他爲老師，學到戴山劉宗周先生的學說，就是以“慎獨”爲主，認爲聖人賢人的道德學問是能趕得上的。當時寧波有個五經會，其中萬斯同先生年齡最小，但每遇到討論中有疑難的地方，他總是幾句話就能把疑難分析明白。他青少年時沒有作過八股文，專心學習經史詩賦，通曉歷代史書，對明代的制度人物尤其精通，從洪武朝到天啓朝的實錄都十分熟悉。尙書徐乾學

聽到他的名聲，把他請到自己身邊。徐乾學撰寫《讀禮通考》，萬斯同先生協助參加定稿。

正逢詔令修撰《明史》，大學士徐元文任總裁，想推薦萬斯同先生進入明史館任職，他極力推辭，於是徐元文就聘請他住在自己家裡，把修訂編纂的事委託給他。徐元文離職，繼任他職務的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尚書王鴻緒，都聘請萬斯同先生，禮節待遇也更加優厚。萬斯同先生一向把撰寫明代的歷史視為己任，又恐怕重犯唐代以後開設史館、分頭修撰而造成的失誤，曾說：“以前司馬遷、班固才能既傑出，又繼承了父輩的學問，所以敘事翔實而語言富有文采。此後史家私撰的史書，才學雖然比不上司馬遷、班固，但還不至於象官修的史書那樣雜亂。修史好比一個人到別人的家裡去，開始周曆熟悉他家的廳堂、寢室、坑廁和浴室，繼而瞭解知道他家的積蓄、產業、禮節和習慣，時間久了他家男女老少性格氣質的剛強柔弱、地位高下和智慧賢愚，沒有不瞭解和熟悉的。這樣以後，才能裁斷他們家的事務。象官修的史書，匆忙修成於眾人之手，對參與修史的人無暇選擇他們才能是否適宜和職事是否熟習，這就象招呼一個過路人來與他商量家中的事一樣。我所以要辭去明史館的職務而接受邀請寓居於總裁家的原因，只是怕眾人分操其事、互相割裂，使一代的治理與變亂、賢人與奸賊的事蹟昏暗而不明罷了。”他又說：“史書的難修這種說法是由來已久了呵！不是記事翔實而且富於文采，它的流傳是不會廣泛的。這就是李翱、曾鞏所譏笑的魏晉以後，賢人與奸賊的事蹟之所以昏暗不明，是由於沒有司馬遷、班固的文采的緣故啊。但是在今天則以記事的翔實為更難，原因在於苟且馬虎的風氣由來已久了，喜歡和討厭隨心所欲，而抨擊和稱讚也就跟著來了，一個人的事蹟，由三個人來撰寫，因而他的傳記也就各不相同了，更何況長達幾百年的歷史呢！言論可以歪曲附會來編造，

事蹟可以憑空想像來虛構，那些傳播言論和事蹟的人，不一定是走正道的君子；那些根據傳聞而加以記載的人，未必有辨別判斷的識見。不去議論世事的得失、鑒別人物的優劣從而完整地看到他的外表和內裡，那麼我認為是事實但別人受它歪曲的例子是很多的了。我小時候求學於某家，他家有明代的各朝實錄，我把它熟讀而詳記了。長大後遊歷四方，到舊時宦宦人家向老人們請求借讀前朝的書籍文稿，考察和詢問往事，廣及州縣方志和各家私撰的記載，無不在搜羅參考之列，但總的來說還是以實錄為宗旨。因為實錄是直接記載事實和言論而沒有什麼增刪修飾的。根據他所處的時代來考查他的事蹟、核對他的言論，公平地考察這些言行，那麼這個人的生平始末詳情十分中能得到八九分了。但是言論的發表或者另有緣故，事情的開端也許別有起因，而在它流傳的過程中可能又有變化，那就非得依據其他書的記載不能全部搞清了。凡是實錄中難以求其詳情的，我用別的書作佐證；別的書歪曲失實的，我用從實錄中得到的材料加以判斷，雖然不敢說結論全部可信，但是非被人歪曲的事是很少的了。過去人們對《宋史》已經嫌它繁瑣蕪雜，但我記述的將比它還要增加一倍，這不是我不知道簡約的可貴，而是恐怕後人力求廣博而不知應該有所剪裁，所以先走極端，使他們知道我所收取的還有可以刪減之處，而我所不取的都必定不是真實的事蹟與言論，從而更加不可增益。”

明代建文帝一朝沒有實錄，野史於是有建文帝遜國出亡的說法，後人大都相信。萬斯同先生直截了當地判斷說：“紫禁城沒有水關，所以沒有從水關逃出的道理，鬼門也沒有這個地方。《成祖實錄》記載：‘建文帝合宮自焚，皇上望見宮中煙火四起，急忙派遣太監前往救火，到那兒已經來不及，太監從火中搬出他的屍體，回來報告皇上。’所謂太監，是成祖的太監，怎麼肯把建文帝皇后的屍體來欺騙他們的主子？而且清宮的時

候，原先被建文帝所親信的宦官嬪妃逐個遭到毒刑拷問，如果沒有自焚的確實根據，成祖怎麼肯不下大肆搜捕的命令呢？而且建文帝登上皇位的二三年內，削奪近親藩王的勢力，一點也沒有寬恕容忍，以至於燕王起兵攻佔京城，自己被迫自盡。即使是逃亡，也是勢窮力盡，可以稱這為遜國嗎？”從此《明史》裡關於建文帝的記載辦法就決定了。

在北京十幾年，士大夫們沒有一天不來請教，每個月參加兩三次講解學問的聚會，聽講者經常有幾十個人。他對於前朝史書的體例融會貫通十分熟悉，指點陳述各史的優缺點，都說中要害之處，即使是劉知幾、鄭樵等史學家都比不上他。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都有表，可《後漢書》、《三國志》以下的史書都沒有，劉知幾說：“有表說不上有益處，無表也說不上有損失。”萬斯同先生則說：“史書的有表，是爲了貫通本紀、列傳記述的不足，有已寫入本紀、列傳再在表中加以記載的人物，也有沒有寫入本紀、列傳而因史事牽涉在表中加以記載的人物，表編成之後，本紀、列傳的文字就可以省略了，所以表在史書中不可廢除。讀史書而不讀表，不是深入研究歷史的人。”

萬先生康熙四十一年逝世，享年六十。他所著述的《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匯考》四卷、《廟製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都刻印行世。又著有《周正匯考》八卷、《歷代宰輔匯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群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昆侖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我都沒有見到。乾隆初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詔令定稿刻印《明史》，用王鴻緒的《明史稿》爲基礎而加以增刪，王鴻緒的《明史稿》一大半是由萬斯同先生編撰的。

(陳稼禾)

相關資源加到我的最愛 添加相關資源

登泰山記

〔清〕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穀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裡。

餘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曆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裡，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穀。中穀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餘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穀，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穀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溪水，餘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也皆謂之天門雲。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

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裡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

桐城姚鼐記。

——選自《四部叢刊》本《惜抱軒文集》

泰山的南面，汶水向西流去，泰山的北面，濟水往東流去。山南面的山谷裡的水都流進汶水，山北面的山谷裡的水都注入濟水。在陽谷和陰穀分界的地方，是古長城。最高的日觀峰，位於古長城南面十五裡的地方。

我在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從京城冒著風雪起程，經過齊河縣、長清縣，穿過泰山西北部的山谷，越過古長城的界限，抵達泰安府。這個月的丁未那一天，我和知府朱孝純（子穎）一起從南面山腳登山。四十五裡的山路全是用石板砌成的，臺階有七千多級。泰山正南面有三個山谷，中間山谷中的水繞過泰安城下，這就是酈道元所說的“環水”。我們開始順著中谷進去，路走了一小半，翻過中嶺，再順著西邊的山谷走，就到了山巔。古時候登泰山，沿著東面的山谷進去，路上有天門。東邊的那道山谷，古時候把它叫作天門溪水，我們沒有到達。這次經過中嶺到山頂，也有象門戶一樣的山崖橫立在路上，一般人都管它們叫天門。一路上雲霧迷漫，有冰很滑，石級幾乎不能攀登。等到登上了山頂，只見深青色的山馱著白雪，明亮地照耀著南方的天空。遠望夕陽映照下的泰安城，汶水、徂徠山如同圖畫一樣，而半山腰裡停留著的雲霧象一條帶子似的。

戊申這天是月底，五更的時候，我和子穎一起坐在日觀亭上，等待著日出。大風卷起積雪撲打在臉上。日觀亭東面從腳下起全是迷漫的雲霧。

隱隱約約地看到在雲霧中有幾十顆象白色的骰子一樣的東西站立著，那是一些山峰。在天的盡頭，雲層中有一線奇特的色彩，片刻之間，變成了五光十色的彩霞，太陽升起，顏色純紅象硃砂，底下有一片晃動的紅光托著它。有人說，這就是東海。回頭看日觀峰以西的山峰，有的被日光照著，有的沒有照著，有的紅，有的白，顏色錯雜，都象彎腰曲背的樣子。

日觀亭的西面有岱祠，還有碧霞元君祠。皇帝的行宮在碧霞元君祠的東面。這天，觀賞了沿途的各種石刻，都是唐高宗顯慶年間以後的，那些年代更久遠的石刻，全都磨滅缺損了。偏僻而不在路邊的石刻，都來不及去看。

泰山上石頭多，泥土少。石頭是青黑色的，大多方正有棱角，很少有圓形的。雜樹少，松樹多，生長在石縫裡，都是平頂的。到處是冰雪，沒有瀑布，也沒有鳥獸的聲音和蹤跡。到日觀峰的幾裡內沒有樹，而積雪深到人的膝蓋。

桐城人姚鼐記。

（高建中）

袁隨園君墓誌銘

〔清〕姚鼐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甯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雲。祖諱硃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游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于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鉞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起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甯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回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遍。其瑰奇幽邈，一發于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

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于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仿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雲。

君卒于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鐘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于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冲，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選自《四部叢刊》本《惜抱軒文集》

袁君是錢塘人，名枚，字子才。他任職期間，在官場中有名望政績。辭官之後，在江寧西城修建了一個園林居住，稱隨園。當時人叫他隨園先生，這是他最著名的一個字型大小。祖父名錡，父親名濱，叔父名鴻，都因爲貧困而到各地去當幕僚。袁君年少時，讀書自學，有所成就。二十一歲，從錢塘抵達廣西，到巡撫衙門中探望擔任幕僚的叔父。巡撫金鉞大人一見面就覺得他與眾不同，叫他寫一篇《銅鼓賦》試試才學，袁君很快就完篇了，文詞很瑰麗。恰逢博學鴻詞科開考，金鉞就舉薦了袁君。當時共舉薦了二百多人，袁君年齡最小。結果應試落榜。乾隆三年順天府鄉試，考中了舉人。第二年成爲進士，改翰林院庶起士。學習期滿，改派到江南做縣官，最後調任江甯知縣。江寧本是大都市，不易治理。當時尹文端任

總督，最瞭解袁君的才能。袁君也盡自己的能力辦事，沒有什麼避忌，因此辦事沒有不成功的。不久辭官回家，後再次起用，被派往陝西。剛到陝西，因父親去世而返回，此後一直居住在江寧。

袁君本來因文章出色入選翰林院，也有聲望，但出乎意料地被排擠外放；等到做知縣，顯示了才能，卻又始終得不到升遷。從陝西回來的時候，剛四十歲，就斷絕了做官的念頭，把他的全部才華都用到了文辭詩歌上。東南地區的山水勝跡，都有他的遊蹤，那瑰麗奇異、幽邃曠遠，全都表現在詩文之中，自我怡悅，隨興抒意。各地的讀書人來到江南，都要前往隨園投贈詩文，幾乎每天都有人去。袁君的園林館舍，有花、竹、水、石，幽深寧靜，景色秀麗。至於建築、器具，也都很精美，用來款待客人的東西很豐盛。袁君殷勤好客，樂意和人交往，看到別人好的地方，總要把它說出來。後輩人的詩文，即使只有片言隻語是美的，袁君也定能列舉出這些字句，誦讀給他人聽。

袁君的古文、駢文，都能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通曉古人的作文之法，至於寫作詩歌，更能充分發揮他的才氣工力。一般人心裡想說而難以表述的意思，袁君都能表述清楚，因此許多讀書人仿效他的詩體。所以《隨園詩文集》，從朝廷達官到市井小民，都懂得貴重它。海外琉球國，也有人來尋取這部書。袁君仕宦雖不顯赫，然而時論認為，一百多年的，充分享受山林的樂趣，獲得文章的盛名，恐怕沒有及得上袁君的。

袁君剛入仕途的時候，曾任溧水縣令。他的父親從遠方來到溧水縣衙所在地，懷疑兒子年輕，缺乏吏治的能力，曾隱滿自己的姓名到民間察訪，大家都說：“我們縣年輕的袁知縣，真正是個好官啊！”袁君的父親這才

高興地進了縣衙。在擔任江甯知縣的時候，曾經早晨治理政務，晚上邀集讀書人一起飲酒賦詩，著名的軼事更多。江寧的貿易場所中，有人把袁君所審理的案件，編為歌曲，刊刻流播四方。袁君認為這些不值得一談，後來決意不要別人記述他做官治事的成績。

袁君于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謝世，享年八十二歲。夫人姓王，沒有生子，撫養堂弟袁樹的兒子袁通作為自己的兒子。不久，偏房鍾氏又生了兒子名叫袁遲。有兩個孫子，一個叫袁初，一個叫袁禧。原先，袁君把他的父母安葬在住地小倉山的北面，留下遺囑將自己與父母合葬。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這一天，袁君安葬在小倉山父母墓地的左側。因為袁君與桐城人姚鼐的先輩有交誼，而姚鼐又住在江甯，與袁君來往時間最長。袁君去世，於是為他寫了一篇銘文：“年高德劭，學識廣博。著作豐碩，才思無窮。不事雕琢，自然而工。文士宗法，名播海外。和藹可親，清虛淡泊。生於越地，為官濱江。優游終老，兩代同墓。是為銘文，刻此幽宮。”

（高建中）

哀鹽船文

〔清〕汪中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儀征鹽船火，壞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是時鹽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於漢陽，轉運半天下焉。惟儀征縮其口，列檣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隱若城廓。一夕並命，鬱爲枯臘，烈烈厄運，可不悲邪？

于時玄冥告成，萬物休息，窮陰涸凝，寒威凜慄，黑晷拔來，陽光西匿。群飽方嬉，歌嘯宴食，死氣交纏，視面惟墨。夜漏始下，驚飆勃發，萬竅怒號，地脈湯決，大聲發於空廓，而水波山立。

于斯時也，有火作焉。摩木自生，星星如血。炎火一灼，百舫盡赤。青煙眈眈，燦若沃雪。蒸雲氣以爲霞，炙陰崖而焦蕪。始連櫂以下碇，乃焚如以俱沒。跳躑火中，明見毛髮。痛疊田田，狂呼氣竭。轉側張惶，生塗未絕。倏陽焰之騰高，鼓腥風而一映。泊埃霧之重開，遂聲銷而形滅。齊千命於一瞬，指人世以長訣。發冤氣之焄蒿，合遊氛而障日。行當午而迷方，揚沙礫之嫖疾。衣繒敗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於海不絕。

亦有沒者善遊，操舟若神，死喪之威，從井有仁，旋入雷淵，並爲波臣。又或擇音無門，投身急瀨，知蹈水之必濡，猶入險而思濟。挾驚浪以雷奔，勢若 而終墜；逃灼爛之須臾，乃同歸乎死地。積哀怨於靈台，乘精爽而爲厲。出寒流以浹辰，目眊眊而猶視。知天屬之來撫，慙流血以盈眚；訴強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

若其焚剝支離，漫漶莫別，圜者如圈，破者如玦。積埃填竅，擺指失節。嗟狸首之殘形，聚誰何而同穴。收然灰之一抔，辨焚餘之白骨。呼嗚，哀哉！

且夫眾生乘化，是雲天常，妻孥環之，絕氣寢床，以死衛上，用登明堂，離而不懲，祀爲國殤。茲也無名，又非其命，天乎何辜，罹此冤橫！游魂不歸，居人心絕。麥飯壺漿，臨江嗚咽。日墮天昏，悽悽鬼語。守哭迢迢，心期冥遇。惟血嗣之相依，尙騰哀而屬路。或舉族之沈波，終狐祥而無主。悲夫！叢塚有坎，泰厲有祀，強飲強食，馮其氣類。尙群游之樂，而無爲妖祟！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爲而至於此極哉！

——選自《四部叢刊》本《述學·補遺》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日，停泊在儀征縣境江面上的鹽船發生了火災，共焚毀船隻一百三十艘，燒死和淹死了一千四百多人。當時，成批轉運出去的鹽糧，由東始自泰州，向西直達漢陽，幾乎遍及半個中國。而儀征正是控扼鹽船來往的水路要津。這裡船隻聚集，桅杆遮蔽天空，沿江林立，遠遠望去，隱隱約約宛若城郭。但卻在一個晚上同歸於盡，死者都變成了燒焦的肉乾。平白遭受如此劇烈的火災，這能不悲傷麼？

當時，冬令將盡，萬物沉靜，殘冬歲尾陰氣凝固，分外嚴寒，黑色的雲霧突然紛擁而至，夕陽早已西下。人們吃著晚飯，席間還擊鼓歌唱以爲嬉樂，豈料死神步步迫近，只見晦暗的臉色顯示出凶兆。天色剛近黃昏，狂風怒起。萬千孔穴響起刺耳的呼嘯。江河流水洶湧澎湃，可怕的聲響震

撼于曠野長空，巨浪象小山一樣矗立水面。

正在這時，發生了火災。木船相磨擦起火，只見星星點點殷紅如血。大火一燒，百十條鹽船一片赤焰。青紫色的濃煙滾滾，飛火之下的船物就像是用沸水澆灌的雪堆，融化迅疾。烈火還將天上的雲氣蒸烤成紅霞，連背陰的崖岸也被烘焦。船隻本是連接在一起下錨停泊，因而便統通燒毀沉沒。船民紛紛奔竄於烈火中，火焰映照出他們的頭髮。他們痛苦萬狀，狂呼亂喊，直至聲疲力竭；或翻來覆去，驚惶失措，可憐還未斷氣。忽然，明亮的火焰再次升騰起來，隨著一陣腥風吹過，重又發出燒灼的細響。及至煙灰塵霧消散，被燒的船民客子一齊聲銷跡匿。千餘人命，在一瞬之間，向人世永訣。這些屈死的鬼魂，冤氣和合著四溢的兇氣，遮掩了日色。將到第二天中午，這股冤氣就象迷失了方向一樣四處漂蕩，以至飛沙走礫。被燒爛的碎衣片和破棉絮，以及燒焦的木渣炭屑，漂浮江面而下，至海不絕。

也有一些會游泳的人，他們平時操舟若神，如今冒著死亡的威脅，下水去救人，卻被捲入水底，同樣喪生殞命。還有些遇難者逃生無路，被迫跳入急流，明知下了水一定被淹死，但還是冒險而希求得救。誰知波濤洶湧，勢若奔雷，這些人眼看快爬上岸了，最終還是沉了下去。他們逃脫被燒爛的厄運僅僅一剎那，卻仍然同樣難免一死。死難者心裡充滿了哀怨悲苦，冤魂必定會化作厲鬼時時作祟。十二天以後，死屍漂浮出寒冷的江面，他們仍斜瞪著眼睛而不瞑目。當知道自己的親人憑弔慰撫而至，眼眶裡便充滿了血水，似乎在傾訴不幸遭難的內心悲傷，即使不能開口說話，卻能理解他們的遺願。

死屍有的被燒得肢體不全，有的被燒得模糊不清。有的屍體蜷曲，有的屍體破損。或者七竅充塞著塵埃，或者被折斷的手指脫離了骨節。可歎這些屍體縱盛入棺槨，也是殘缺不全的，同一個墓穴裡不知名姓的冤鬼聚在一起！即使收殮一捧燃灰，也難以分辨是誰的白骨。啊呀，多麼可悲啊！

人生在世，若能順應自然規律而死去，那才是正常的。比如妻子兒女們四周環立，在病床上斷氣；又如因保衛國君而死，雖身首異處，卻能策功序德於明堂，而成為國犧牲的烈士。但這些遇難者卻死得沒有意義，何況又非善終。老天啊，這些人有何罪過，非得遭受這樣的橫死冤屈呢？這些冤魂遊蕩不歸，活著的親人多麼悲痛欲絕！他們捧著祭奠亡魂的酒類、食品，正臨江灑淚。但見天昏地暗，似聞鬼魂淒語。他們駐足江畔，哀哭亡靈，留戀難返，心裡希望能在陰曹地府裡同親人相遇。而那些死者的嫡親子女更是相互攙扶著，大放悲聲，在路上隨時可見。甚至有舉族為此沉江者，終於落得無子無孫的悲慘結局。多麼可悲啊！這麼多人埋葬在一處墳墓，日後將祀祭那死而無後者的祠宇。鬼魂啊，盡力吃一些、喝一些罷，憑著氣味相投，你們互相結合吧。希望你們以群游之樂為重，而不要興妖作怪。到底是人逢其凶呢，抑或老天有意施其酷烈呢？為什麼會發生這悲慘至極點的事故呢？

（聶世美）

出關與畢侍郎箋

〔清〕洪亮吉

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阪，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淩厲。
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術，塗危入棧。原林黯慘，疑披穀口之霧；
衢歌哀怨，恍聆山陽之笛。

日在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殯於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
撫其吟案，則阿**阿**之遺箋尚存；披其帷，則城東之小史既去。
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穀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藉，
幾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鷺鳥將亡，
冀留勁羽；遺棄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者焉。

伏念明公，生則爲營薄宦，死則爲卹衰親。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
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魂，感恩而西
顧；返洛之旌，銜酸而東指。又況龔生竟夭，尚有故人；元伯雖亡，不無
死友，他日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祀，亦盛事也。

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大冊。此君生平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
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乖餘之指趣矣。”省其遺言，
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與述家電廉使、東有侍讀，
共刪定之。即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人，無愧作者。惟槁草皆其手寫，
別無副本，梓後尚望付其遺孤，以爲手澤耳。

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啓，不宣。

——選自《四部叢刊》本《洪北江詩文集》

自從過了風陵渡，改乘車爲騎馬，早晨從蒲阪出發，傍晚在鹽池住宿。陰雲遮日，時雨猛急。從黃河以東進入山西地區，與潼關以內形勢就稍有不同，地勢狹窄象街巷，道路艱險如走棧道。原野森林顯得暗淡淒涼，好似蒙上一層遮住穀口的迷霧；耳聞哀傷幽怨的歌謠，恍惚聽到引起向秀感慨的山陽笛聲。

太陽西沉之際，我才抵達運城西寺省視黃君仲則的棺柩，看到他的七尺遺棺，滿篋的書籍。我按著他的書桌，發現他寫給阿母的遺書還在；披開靈帳，那個從故鄉帶來的侍僮已經離去。他生前如同司馬相如患消渴病，長年累月難以痊癒；又象李昌穀苦吟嘔心，到了臨終的時候才感到後悔。還有那些經過他校讀過的書籍，散亂地堆放在書桌上，到了不能動手書寫的時候，他還用手指在書上畫著。這正象杜鵑臨死，還在拚力哀叫；鷺鳥將亡，還希望留下強勁的翅膀；這就是丟棄一生事業，留戀身後名聲的人呀。

我想念尊貴的大人，您在黃仲則生前爲他出錢捐官，死後還要周濟他那衰老的母親。您還表達了有德長者之音，要刊刻他的遺著。一個寒士的生前身後，能這樣善始善終地關懷備至，聽到這種高尚行爲的人都會受感動，而受到您恩澤沾溉的人更會刻骨銘心。想來歸於泰山的精魂，會向西眺望以表示感恩；送遺骸返回洛浦銘旌招展的行列，飽含滿腹辛酸向東進發。況且龔勝逝世時，尚有故人探望；張元伯雖然亡故，卻有生死交情的

朋友來送殯。今後大家必定會傳頌您的高風厚誼，並且勉勵他的遺孤，發揚這種風義而祭祀他，這也是一件不朽盛的事。

現在呈上他所寫的詩和樂府四大冊。他平日與亮吉素有交誼，但持論常有不同，他曾經對我戲言：“倘若我不幸早死，遺集經過你訂定，一定會違背我的志趣。”回想他的遺言，不禁令我潸然淚下。現在我不敢草率品評，把原稿都封送閣下，請您與述庵廉使、東有侍讀共同刪訂定稿。就以他的成就來說，已經足以傳世，與古人相比，做為一個述作者是毫無愧色的。只是草稿都是他手寫的，別無副本，刊刻後希望付給他的遺孤，作為先人遺澤永久留念。

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在馬上匆匆草就這封信，不多說了。

（李國章）

遊廬山記

〔清〕惲敬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濇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

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絕宮亭，泊左蠡。庚辰，星子，因往遊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峰，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鐰頓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茁。月出後，循貫道溪，曆釣台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桁，橫五老峰之麓焉。

辛巳，由三峽澗，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出房遺址，不可得。登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止，攀太乙峰。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複頃之，至湖之中；複頃之，至湖壖，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后，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峰而下。窺玉淵潭，憩棲賢寺。回望五老峰，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于文會堂。

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峰寺裡所，即見瀑布在天中。既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爐峰，盥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峰寺。

癸未，往瞻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裡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峰寺，遇一微頭陀。

甲申，吳蘭雪攜廖雪鷺、沙彌朗園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岩，側足逾文殊台，俯玩瀑布下注，盡其變。叩黃岩寺，趾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峰，徑絕而止。複返宿秀峰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

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裡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蘊一色，岩穀如削平。頃之，香爐峰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複頃之，遍山皆團團然；複頃之，則相與爲一。山之腰皆弇之，其上下仍蒼蘊一色：生平所未睹也。夫雲者，水之征，山之靈所泄也。敬故於是遊所曆，皆類記之，而於雲獨記其詭變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選自《四部備要》本《大雲山房文稿》

【譯文】

廬山處於潯陽江和鄱陽湖交會的地方，圍繞著它的三面都是水。凡是大山得到水的襯托，能抵得住它的氣勢，讓它湧蕩騰躍，就稱得上靈氣所鐘。而江和湖的水，吞吐進出，平穩寬闊，與海水不一樣。所以靠海的山嶺大多顯得雄壯深沉，而廬山具有清逸動人的景致。

嘉慶十八年三月十二日，我因有事渡過鄱陽湖，泊船左蠡。十三日，船停靠在星子縣境，於是便前去遊覽。這一天前往白鹿洞，眺望五老峰，穿過小三峽，停駐於獨對亭，打開鎖，在文會堂止息。那裡有一棵桃樹，桃花正開；右邊有一株芭蕉，蕉葉才剛剛抽出。月出以後，沿著貫道溪，經過釣台石、眠鹿場，轉向右走到後山。成千上萬棵松樹和杉樹象屋上的桁梁那樣，橫貫在五老峰的山腳處。

十四日，經由三峽澗，登上歡喜亭。亭子已經殘壞，道路非常危險。尋求李氏山房的遺址，沒有能夠找到。登上含鄱嶺，大風在嶺後面呼嘯著，沿著通道吹來。風停後，爬上太乙峰。向東南方遙望南昌城，斜北遠眺彭澤縣，都隔著鄱陽湖，湖水清亮亮地閃爍著波光。過了一會兒，地面就象收卷席子那樣，由遠而近漸次隱沒；再過一會兒，暗影已移到湖面中央；再過一會兒，延伸到湖岸，然後連山腳都看不清了。這才知道是雲朵遮蔽了天空，由遠而來。這時候四周圍的山峰都一派雲氣騰湧的樣子，而大塊的浮雲不計其數，成群結隊，從山嶺後湧起，互相賓士追逐，佈滿空中，看樣兒將要下雨。這樣就沒到五老峰而改行下山。觀看玉淵潭，在棲賢寺小歇。回頭望五老峰，只見夕陽透過雲層的空隙照射下來，像是跟峰巒互相依靠著似的。回來，在文會堂住宿過夜。

十五日，走過萬杉寺，在三分池喝茶。離秀峰寺還有一裡路左右，就望見瀑布懸掛在半空中間。等進了寺門，於是朝西面瞻望青玉峽，仔細地觀望香爐峰，在龍井洗手。尋求李白的讀書堂，未能找見。返回，在秀峰寺內過夜。

十六日，去瞻雲峰，迂回取道繞行過白鶴觀。隨即到了歸宗寺，觀賞

了王羲之的墨池。再往西去，探訪栗裡的陶淵明臥醉石，臥醉石比屋子還高大，正對著澗水。途中尋訪簡寂觀，但沒有前去。返回，住宿在秀峰寺，遇見了一微頭陀。

十七日，吳蘭雪帶著廖雪鷺和小和尚朗園來，大聲喧笑著，推門直入。於是大家一起上黃岩峰，側身踮著腳步越過文殊台，俯身欣賞瀑布飛流直下，一直望到看不見為止。登門求訪黃岩寺，踩著亂石去探尋瀑布的源頭，迎著漢陽峰向上，到路行不通了才停下腳步。重又返回宿於秀峰寺。吳蘭雪去瞻雲峰，而一微頭陀去九江。這天夜裡下起了大雨。算來在山中已經五天了。

十八日，早晨望瀑布，比下雨之前大了一倍。出山五裡左右，到了神林浦，望瀑布更為清楚。山深沉沉的，一派濃郁的深青色，岩穀象用刀削過一般平直。不一會兒，香爐峰下一縷白雲嫋嫋上升，於是成團的白雲互相銜接著出現；又一會兒，滿山都見團團的雲朵；再一會兒，雲團互相匯合成為一體。山的半腰都被雲圍封住了，而山腰以上和以下仍然是一色濃重的深青，這是我生平所從未見到過的。雲，是水的象徵，是山的靈氣外泄的結果。所以我對於這次遊覽所經過的地方，都只大體上記述一下，而唯獨對於雲，特地記下它象這樣地變幻奇巧，足以悅人心性、散和情興，以留給以後的感興趣者。

（史良昭）

謝南岡小傳

〔清〕惲敬

謝南岡名枝崙，瑞金縣學生。貧甚，不能治生，又喜與人忤。人亦避去，常非笑之。性獨善詩，所居老屋數間，土垣皆頽倚，時閉門，過者聞苦吟聲而已。會督學使者按部，斥其詩，置四等，非笑者益大嘩。南岡遂盲盲三十餘年而卒，年八十三。

論曰：敬于嘉慶十一年自南昌回縣。十二月甲戌朔，大風寒。越一日乙亥，早起自掃除，蠹書一冊墮於架，取視之，則南岡詩也。有郎官爲之序，序言穢腐。已擲去，既念詩未知如何，複取視之，高邃古澀，包孕深遠。詢其居，則近在城南，而南岡已於朔日死矣。南岡遇之窮不待言，顧以餘之好事爲卑官于南岡所籍已二年，南岡不能自通以死，必死後而始知之，何以責居廟堂、擁麾節者不知天下士耶？古之人居下則自修而不求有聞，居上則切切然恐士之失所，有以也夫？

——選自《四部備要》本《大雲山房文稿》

【譯文】

謝南岡名枝崙，是瑞金縣縣學的生員。家裡很窮，不能維持生計，又喜歡和人頂撞。人們也遠遠地避開去，常常譏諷嘲笑他。生性唯獨擅長詩歌，所住的地方只有幾間舊屋子，用土壘起的矮牆都坍倒了，門兒經常關著，經過的人只聽到他苦心吟詩的聲音而已。正逢上朝廷派出的提督學政

巡察下屬，對他的詩大加貶斥，列在第四等，那些譏諷嘲笑的人更是一片喧嘩。南岡因而默默無聞地沉淪三十多年而死去，得年八十三歲。

評論說：我在嘉慶十一年從南昌回到瑞金縣。十二月初一，刮大風，天氣寒冷。過了一天是初二日，我很早起床，自己打掃住處，有一本滿是蟲蛀的書從架上掉下，拾起一看，原來是南岡的詩作。有郎中一類的官員爲它作了序，序言盡是些陳詞濫調。我已經把書丟開在一旁，後來又想到不知詩究竟做得怎樣，便又重新拿來翻看，格調高曠，風格古拙、冷澀，包含著深長的意境。連忙打聽他的住址，原來離此不遠就在城南，而不料南岡已在初一那天去世了。南岡境遇的不順利是不用說的了。然而象我這樣一個不嫌多事出來當個小官的，在南岡戶籍所在地任職已經兩年了，南岡不能自我介紹與我相識而後死，一定要到死了以後我才知道他，這又怎麼能夠責備那些在朝中官居要職、或在一方執掌大權的人，不識天下的人材呢？古時候的人處於下層時，就自我修養，不求被人所知；處於上層地位時，就憂心不已，唯恐士子不得其所：這是有緣故的啊！

（史良昭）

閒情記趣（節選）

〔清〕沈複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夏蚊成雷，私擬作群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昂首觀之，項爲之強。又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煙，使其沖煙飛鳴，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於土牆凹凸處，花台小草叢雜處，常蹲其身，使與台齊；定神細視，以叢草爲林，以蟲蟻爲獸，以土礫凸者爲丘，凹者爲壑，神遊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見二蟲鬥草間，觀之正濃，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也，舌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餘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驚恐。神定，捉蝦蟆，鞭數十，驅之別院。年長思之，二蟲之鬥，蓋圖奸不從也。古語雲：“奸近殺”，蟲亦然耶？貪此生涯，卵爲蚯蚓所哈（吳俗呼陽曰卵），腫不能便。捉鴨開口哈之，婢媼偶釋手，鴨顛其頸作吞噬狀，驚而大哭，傳爲語柄。此皆幼時閒情也。

餘掃墓山中，檢有巒紋可觀之石，歸與芸喬曰：“用油灰疊宣州石于白石盆，取色勻也。本山黃石雖古樸，亦用油灰，則黃白相間，鑿痕畢露，將奈何？”芸曰：“擇石之頑劣者搗末，於灰痕處乘濕糝之，幹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興窯長方盆，疊起一峰，偏于左而凸於右，背作橫方紋，如雲林石法，巉岩凹凸，若臨江石磯狀。虛一角，用河泥種千瓣白萍。石上植鳶蘿，俗呼雲松。經營數日乃成。至深秋，鳶蘿蔓延滿山，如藤蘿之懸石壁，花開正紅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紅白相間，神遊其中，如登蓬島。置之簷下，與芸品題。此處宜設水閣，此處宜立茅亭，此處宜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間”；此可以居，此可以釣，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將移居者

然。一夕，貓奴爭食，自簷而墮，連盆與架頃刻碎之。餘歎曰：“即此小經營，尚幹造物忌耶！”兩人不禁淚落。

友人魯半舫，名璋，字春山，善寫松柏或梅菊，工隸書，兼工鐵筆。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一年有半。樓共五椽，東向，余居其三。晦明風雨，可以遠眺。庭中木犀一株，清香撩人。有廊有廂，地極幽靜。移居時，有一僕一嫗，並挈其小女來。僕能成衣，嫗能紡績。於是芸繡，嫗績，僕則成衣，以供薪水。余素愛客，小酌必行令。芸善不費之烹庖，瓜蔬魚蝦，一經芸手，便有意外味。同人知餘貧，每出杖頭錢，作竟日敘。餘又好潔，地無纖塵，且無拘束，不嫌放縱。諸君子如梁上之燕，自去自來。芸則拔釵沽酒，不動聲色。良辰美景，不放輕過。

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陞遷，公解時事，八股時文，看牌擲色。有犯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長夏無事，考對爲會。每會八人，每人各攜青蚨二百。先拈鬮，得第一者爲主考，關防別座。第二者爲謄錄，亦就座。余作舉子，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蓋用印章。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刻香爲限，行立構思，不准交頭私語。對就後投入一匣，方許就座。各人交卷畢，謄錄啓匣，並錄一冊，轉呈主考，以杜徇私。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五言三聯。六聯中取第一者即爲後任主考，第二者爲謄錄。每人有兩聯不取者罰錢二十文，取一聯者免罰十文，過限者倍罰。一場，主考得香錢百文。一日可十場，積錢千文，酒資大暢矣。惟芸議爲官卷，准坐而構思。

楊補凡爲余夫婦寫載花小影，神情確肖。是夜月色頗佳，蘭影上粉牆，別有幽致。星瀾醉後興發曰：“補凡能爲君寫真，我能爲花圖影。”餘笑

曰：“花影能如人影否？”星瀾取素紙鋪於牆，即就蘭影，用墨濃淡圖之。日間取視，雖不成畫，而花葉蕭疏，自有月下之趣。芸甚寶之，各有題詠。

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攜盒而往，對花冷飲，殊無意味。或議就近覓飲者，或議看花歸飲者，終不如對花熱飲爲快。眾議未定。芸笑曰：“明日但各出杖頭錢，我自擔爐火來。”眾笑曰：“諾。”眾去，餘問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見市中賣餛飩者，其擔鍋灶無不備，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調端整，到彼處再一下鍋，茶酒兩便。”餘曰：“酒菜固便矣。茶乏烹具。”芸曰：“攜一砂罐去，以鐵叉串罐柄，去其鍋，懸於行灶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餘鼓掌稱善。街頭有鮑姓者，賣餛飩爲業，以百錢雇其擔，約以明日午後。鮑欣然允議。明日看花者至，餘告以故，眾鹹嘆服。飯後同往，並帶席墊。至南園，擇柳陰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後暖酒烹肴。是時風和日麗，遍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

不飲自醉。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擔者頗不俗，拉與同飲。遊人見之莫不羨爲奇想。杯盤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臥，或歌或嘯。紅日將頽，餘思粥，擔者即爲買米煮之，果腹而歸。芸問曰：“今日之遊樂乎？”眾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

——選自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點本《浮生六記》

回想我童年的時候，能夠對著太陽張開眼睛，明察秋毫，見到極小的東西，必定細細去觀察它的紋路，所以常常得到事物之外的趣味。夏日的蚊子聲音象雷鳴，我心裡把它比作成群的仙鶴在天空飛翔。心裡這麼想，

成千成百的蚊子果然變成仙鶴了。我抬起頭看，脖子都硬了。我又讓蚊子留在帳子裡面，慢慢地吸口煙噴出來，叫蚊子沖煙飛鳴，當作青雲中的白鶴觀看，果然就象鶴唳雲端一樣，令人怡然稱快。我又常在土牆凹凸的地方，或是花台小草叢雜的地方，蹲下身子，與花台一般高，定神仔細觀察，以叢草作為樹林，以小蟲和螞蟥作為野獸，以泥土凸的作為山丘，凹的作為山谷，神遊其中，怡然自得。有一天，見到有兩個小蟲在草裡鬥，看得正高興的時候，忽然有個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原來是一隻癩蝦蟆，舌頭一吐，兩個小蟲就被它吞了進去。我年紀小，正看得出神，不覺嚇得叫了起來。定了定神，捉住這只癩蝦蟆，鞭打了數十下，驅逐去別的院子。年紀大了回想這件事，兩個小蟲之所以相鬥，大概是圖奸不從。古話說“奸近殺”，蟲大概也如此吧。小時愛幹這些事，卵被蚯蚓哈氣（吳語叫陽物為卵），腫得小便出不來。女傭捉只鴨子，撐開鴨嘴哈氣，一失手，鴨子搖著頸脖做出吞噬的樣子，我驚駭大哭，一時傳為笑柄。這都是童年時候的閒情。

我去山中掃墓，拾取有那種紋路好看的石子，回來同芸姊商量：“宣州石用油灰疊起放在白石盆裡，取它的色勻。本山的黃石雖然古樸，要是也有油灰，放在白石盆裡則黃白相間，斧鑿痕跡全露，怎麼辦？”芸姊說：“挑選劣質的石頭搗碎成末，乘濕糝在油灰粘接處，乾燥後顏色可能相同。”照她的話，用宜興長方窯盆，疊起一峰，左低右高，背作橫方紋，仿倪雲林疊石法，山勢高低險峻，象臨江的石磯。空出一角，用河泥種千瓣白萍。石上種植蔦蘿，俗呼雲松。經營了幾天方才告成。到深秋時節，蔦蘿蔓延滿山，象藤蘿那樣懸掛在石壁上，花開得紅彤彤的。白萍也露出水面盛開。紅白相間，神遊其中，像是登上了蓬萊仙島。安置在簷廊下，與芸姊品題：這裡適宜設置水閣，這裡適宜建立茅亭，這裡適宜鑿六字叫

“落花流水之間”；這裡可以居住，這裡可以垂釣，這裡可以眺望。二人胸中的丘壑，就象立刻將要住上去一樣。一天夜間，兩隻貓兒搶食，從屋簷摔下來，連盆與架頃刻粉碎。我歎道：“這點小經營，難道觸犯上天之忌嗎？”兩人不禁淚下。

友人魯半舫，名璋，字春山，善於畫松柏梅菊，工隸書，兼長篆刻。我寄居在他家的蕭爽樓，一年有半。這座樓共有五椽，朝東，我住三椽。陰晴風雨，可以遠眺。庭園有木犀一株，清香逗人。樓有廊有廂，地極幽靜。移居的時候，有一男僕和一老年女傭，女傭還帶了她的小女兒。男僕會做衣服，女傭能紡績。於是芸姊刺繡，女傭紡績，男僕則做衣服，作為日常費用。我向來好客，小飲必行酒令。芸姊能做出花費不多的菜肴，瓜蔬魚蝦，一經芸姊的手，便有意想不到的風味。朋友知道我窮，每每出點酒錢，來我這裡作竟日敘。我又愛清潔，地無微塵，而且沒有拘束，不嫌放縱。朋友們象梁上的燕子，自去自來。芸姊總能籌措酒錢，不動聲色。良辰美景，不輕放過。

蕭爽樓上有四忌：談官宦升遷，公署時事，八股時文，打牌擲骰。犯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長夏無事，作會考對對子。每會八人，每人各帶二百製錢。先拈鬮，得第一的做主考，監督他人。第二名做謄錄，也有座位。其餘的做舉子，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蓋好印章。主考出題五七言各一句，刻香為限，只許站立或行走構思，不准交頭接耳。對好後投入一個匣內，方許就座。各人交卷完畢，謄錄開匣，另鈔一冊，轉呈主考，杜絕徇私。十六個對子中取七言三聯，五言三聯。六聯中取第一的即為後任主考，第二為謄錄。每人有兩聯不取的罰錢二十文，取一聯的免罰十文，超出時限的加倍罰。一場考下來，

主考得香錢百文。一天可考十場，積錢千文，酒錢足夠了。芸姊參加，大家公議爲官卷，准許就座構思。

楊補凡爲我夫婦畫載花小影，神情畢肖。當夜月色很佳，蘭花影爬上粉牆，別

有幽致。王星瀾酒後興致大發，說：“補凡能爲你寫真，我能爲花圖影。”我笑道：“花影能如人影嗎？”星瀾取張白紙鋪在牆上，就著蘭影，用墨濃淡塗抹。第二天再看，雖不成畫，但花葉蕭疏，自有月下之趣。芸姊視如珍寶，各人都有題詠。

蘇城有南園、北園兩個處所，菜花黃的時候，苦於沒有酒家小飲；要是帶酒盒去，對花冷飲，又殊無意味。有說就近找個酒家的，有說看好花回來再飲的，但是終不如對花熱飲爲快事。大家議論不定。芸姊笑道：“明天大家只需帶好酒錢，我自能擔爐火來。”大家笑道：“好！”眾人走了，我問道：“你果真自己帶去？”芸姊道：“非也。我看見市內賣餛飩的，擔子鍋灶全都齊備，何不雇他前往。我先烹調齊整，到那裡再一下鍋，茶酒兩便。”我說：“酒菜是方便了，但是缺少烹茶的器具。”芸姊說：“帶一隻砂罐去，用鐵叉串住罐柄，拿掉鐵鍋，把砂罐懸在行灶中，加柴火煎茶，不是很方便嗎？”我拍手說好。街頭有個姓鮑的，賣餛飩爲業，花百文錢雇他的擔子，約定明天午後。鮑欣然答應。明天看花的人都來了，我告訴他們這個辦法，一致嘆服。午飯後出發，還帶了席墊。到南園，選擇在柳陰下團坐。先煮茶吃，然後暖起酒熱起菜。那天風和日麗，遍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不久酒暖了菜熱了，坐地大嚼。挑餛飩擔的人也不俗，拉他一同飲酒。遊人見了無不羨慕我們想

得別致。吃得杯盤狼藉，大家陶陶然的，或坐或臥，或歌或嘯。紅日將盡，我想吃粥，挑擔的就去買米煮起，吃得飽飽的回來。芸姊問道：“今日之遊樂乎？”大家齊說：“不是夫人之力辦不到啊！”大笑而散。

（錢伯城）

記棚民事

〔清〕梅曾亮

余爲董文恪公作行狀，盡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准棚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棚民相告訐者，皆溺于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土，棄典禮，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叢山峻嶺，人跡不可通之地，開種旱穀，以佐稻粱。人無閑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啓事端。餘覽其說而是之。

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曆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漑。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汙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

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如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習民事者。

——選自咸豐刻本《柏枧山房全集》

我爲董文恪先生寫記述其家世和生平的文章，看了他的全部奏議。他

在任安徽巡撫時，向皇帝上書奏請批准棚戶農民開發山地的事情，非常著力，大致意思是說：和棚戶農民互相攻擊的人，都沉迷於風水迷信之說，甚至有的用數百畝的山地，來保護一口棺材的土穴，違背典章制度，荒廢山地收成，因此不可以照此實行。而棚戶農民能夠在叢山峻嶺，人跡不可到達的地方進行艱苦的勞動，吃粗而無味的食物，開山種植宜於旱地生長的莊稼，用來輔助稻穀和小米的不足。沒有閒散的百姓，也沒有不獲收成的土地，在策略上非常有利，不可以禁止，以免引起亂子。我看了他的奏議，認為是對的。

等到我來到宣城，問鄉人關於棚戶農民開山的事，都說：沒有開過的山，土石堅固，草和樹長得茂密，腐爛的樹葉積聚幾年，可有二三寸厚，每到天雨，雨水從樹上流到腐葉上，再從腐葉流到土石上，經過石縫一點一滴下滴成為泉水，這種泉水往下流比較緩慢，再加上水流下去山土不跟隨著一起流失。水流緩慢，所以地勢低下的田地受到水流也不會造成水災；而半個月不下雨，高處的田地還能受到泉水的滲透和澆灌。現在用刀斧砍淨山上的草木，用鋤頭和犁耙疏鬆山上的泥土，一場雨沒有下完，泥沙和山石隨著一起流下去，奔流進入山谷溪澗中，都填塞淤積起來不可以積水，最後流到低凹的窪田中才停止；等到窪田乾涸的時候，而山田的水也已沒有了。這是為了開墾不長五穀的土地，而損害了能生長糧食的田畝；有利於不納賦稅的貧雇農，而削弱了納稅的地主。我聽了他們的說法，認為也是對的。

咳！利和害不能兩全也由來已久了。依從前一種說法，可以不致惹出事故；依從後一種說法，可以保護農田的生產。如果既不失去農田的利益，而又不至於象董公所擔憂的，那末我還沒有得到這樣的辦法。所以記下來

以等待熟悉百姓事務的人。

（孫菊園）

游小盤穀記

〔清〕梅曾亮

江寧府城，其西北包廬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穀，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唯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卒不見人。

熟五斗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土田寬舒，居民以桂爲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墜大穀。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陀。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貯，訢咳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

由寺北行，至廬龍山，其中坑穀窪隆，若井灶齷齪之狀。或曰：“遺老避兵者，三十六茅庵，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

日且暮，乃登山循城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蕩，若魚龍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穀，殆近之矣。”

同游者，侯振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湘帆，歐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

——選自咸豐刻本《柏枧山房全集》

江寧府城，它的西北面被廬龍山包圍而止。我曾經去探訪過小盤穀，到了那裡，當地有的人卻說沒有這地方；但見萬竹蔽天，歧路很多，曲折廣狹卻相同，順路尋求也見不到盡頭。忽聽得犬吠聲，急忙趕去，終不見人。

約摸走了可以煮熟五斗米的時間，到一寺院，叫歸雲堂。土田寬舒，居民以種桂樹爲職業。寺旁有一條小小草徑，向南一伸，便下垂大穀。四面山上都是大桂樹，山沿崖傾斜，形狀象大鉢仰天，空響積貯其中，咳嗽之聲也不能泄散，在寂寥無聲中，耳邊卻常常聽到嗡嗡的聲音。深潭中的積水，一直貫注到山腳。

從寺院朝北走，走到廬龍山，山中的坑穀凹凹凸凸，象井灶那樣高低相接。有人說：“這是明代遺老避兵火之地，所謂三十六茅庵、七十二團瓢該是在這裡。”

到了傍晚，於是登山循城而歸。這時暮色下密，月光遍佈其上，低頭看去，只見萬影蕩漾，象魚龍起伏於波浪中。同行的人都說：“這是萬竹蔽天的地方呀！所謂小盤穀，大概就是了吧。”

同遊的人，有舅父侯振廷，朋友管異之、馬湘帆，學生歐岳庵，弟弟念勤，連我共六人。

（金性堯）

病梅館記

〔清〕龔自珍

江甯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殄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爲期，必複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辟病梅之館以貯之。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龔自珍全集》

南京的龍蟠裡，蘇州的鄧尉山，杭州的西溪，都產梅花。有人說：“梅的枝幹以彎曲爲美，直的就沒有姿態；以橫斜爲美，正的就沒有景觀；以稀疏爲美，密的就沒有風致。”向來都是這樣說的。對這個，文人畫士心裡明白它的意思，卻不便於公開宣佈，大力號召，用以衡量天下的梅樹；又不能叫天下的百姓去砍掉直的，削除密的，鋤去正的，以使梅樹早死、病殘爲職業來賺錢。梅枝的橫斜、稀疏、彎曲，又不是那些愚昧無知而只

想賺錢的人，能用他們的智慧、力量做得到的。可有人將文人畫士這種特有的嗜好隱衷，明白地告訴賣梅人，他們就砍掉端正的樹幹，養育它旁斜的枝條，剪削密枝，使它的嫩枝早死，鋤去它的直枝，壓抑它的生機，用以求得高價，因而江蘇、浙江的梅樹都成病殘。文人畫士所造成的禍害竟然到了這樣嚴重的程度啊！

我買了三百盆，都是病梅，沒有一盆是完好的。我已爲它們哭了三天，於是發誓加以治療，放開束縛，順應它們的本性，毀掉了栽種的盆，把它們都埋種在地裡，解開捆綁它們的棕繩，準備以五年的期限，一定使它們恢復本性，完整地生長。我本來不是文人畫士，甘願忍受辱罵，開設一個病梅館來貯藏這些病梅。唉！怎樣才能讓我得到更多空閒的時間，又有更多空閒的土地，用來大量地貯藏南京、杭州、蘇州的病梅，盡我一生的時間來治療梅啊？

（鄧喬彬）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清〕龔自珍

欽差大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禦史林公既陞辭，禮部主事仁和龔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

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厘，今銀盡明初銀也。地中實，地上虛，假使不漏於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況漏於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煙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縲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不絕其源；絕其源，則夷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也？公駐澳門，距廣州城遠，夷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皇上頒關防使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

食妖宜絕矣，宜並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鐘錶、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爲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議。如帶廣州兵赴澳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此又一旁義。

於是有儒生送難者曰：“中國食急於貨。”襲漢臣劉陶舊議論以相抵。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於不理也哉？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貨即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送難者曰：“不用呢羽、鐘錶、燕窩、玻璃，稅將絀。”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權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送難者，則不過曰“爲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於鯨鯢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軍也。況陸路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陣之原野之事，豈古人于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

以上三難，送難者皆天下黠猾遊說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遊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遊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

古奉使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泄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於色，而有況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於奉使之至也。閣下其繹此詩！

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

我之言，公之鵠矣。

——選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龔自珍全集》

欽差大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禦史林公已經面辭了皇上，禮部主事仁和龔自珍於是奉獻上三項確定性的意見，三項附屬性的意見，三項答辯性的意見，以及一項歸結性的意見。

中國自從夏禹、箕子以來，對於農業生產和貨幣流通兩者是並重的。從明朝初期開採銀礦，四百多年了，未曾增多過一厘銀子，現今所用的白銀都是明初就有的銀兩。地下的銀礦是實實在在的，但在世上流通的白銀卻有限得很，即使不外流的話，由於人爲的事故和自然的災害，每年也大約要損耗銀子三四千兩，何況又這樣大量地流出海外！這是確定性的意見，更不容有絲毫的疑問。漢代的五行家，把在食物和服飾上出現的怪異情況稱作食妖、服妖，通過它們來判斷天下即將發生的災變。鴉片煙就是食妖，吸食的人病入魂魄，顛倒晝夜。對於吸食鴉片的人應當處以絞刑的嚴厲懲罰！販賣、製造鴉片的人應當處以砍頭的嚴厲懲罰！士兵吸食鴉片，也應當處以砍頭的嚴厲懲罰！這是確定性的意見，更不容絲毫的疑問。對於上述這些人，殺既殺不盡，便不可不杜絕鴉片的來源；要杜絕它的來源，那末洋人會心懷不滿，內地的壞人也會心懷不滿。有這兩種對禁煙心懷不滿的人，沒有武力的後盾又怎麼能夠取得勝利呢？您進駐澳門，離廣州城遠，那是洋人麇集的地方。您以文官之身孤身深入洋人的巢穴，這難道能行嗎？這一去應當多帶領軍隊跟隨著自己，這正是皇上頒發大印讓您指揮水軍的含意所在。這是確定性的意見，更不容絲毫的疑問。

吸食鴉片煙應當禁絕，還應當同時杜絕呢絨羽毛製品的輸入。杜絕了這些，國內絲綢的收入就會增加，棉花的收入就會增加；絲綢、棉花的收入增加了，國家的經濟就富足。再有凡是鐘錶、玻璃、燕窩之類的東西，只能取悅京都的執紼子弟，從而奪去他們所看重的貨幣，所以全都是極不急需的物品，應當一併杜絕。這是一項附屬性的意見。應當強制期限叫洋人搬遷到澳門去，不許留下一名。只保留商館一所，作為從事商業活動時供外國人居住的地方。這又是一項附屬性的意見。槍炮武器應當力求精良，京師火器營，乾隆年間攻伐金川時曾經使用過，不知施用在海防上面是否方便？廣州有沒有能夠製造槍炮的能工巧匠？胡宗憲的《籌海圖編》，有沒有一些可在大體上仿造致用的地方？應當佈置下去讓部屬吏員們討論。如果帶領廣州的軍隊去澳門，要多帶能幹的工匠，以便修理保養軍器。這又是一項附屬性的意見。

於是有儒生表示反對說：“中國農業問題要比貨幣問題更急迫。”搬用東漢大臣劉陶的舊議論來進行對抗。劉陶的舊論是不錯，兩種說法表面也好像是差不多，然而我難道護惜貨幣，便是置農業問題於不理不顧麼？儒生這種議論用在開礦的年代，可以說是切中時病；用在當今禁止白銀外流的時期，便是不合時宜了。農業生產固然是“八政”中的第一件，而貨幣即緊跟著排列在第二位，夏禹、箕子都是這樣的說法。這是一項答辯性的意見。於是又有管理關稅的官員提出非議說：“不讓呢絨、鐘錶、燕窩、玻璃這類物品進口，關稅就會短少。”說到中國和外國人做買賣，最能得到好處的是在於購買對方的糧米，其餘的都是無足輕重的。應當正告他們說：即將要把關稅定額陸陸續續地請求減低下來，這未必不得到皇上的允准。國家絕對不單純依賴關稅的收入，況且這樣做損失細微而收益巨大。這又是一項答辯性的意見。這樣還有一些迂腐荒唐的書生會反對，所說的

不過是“要對洋人寬大”、“一定不要使用武力”這一類話罷了。我們回答他們：“懲罰作亂的邦國必須使用重法”，這是周公傳世的訓誨。至於用兵，與陸地上的打仗不同：這是驅逐敵人，並不是圍殲敵人；這是守住海口，保衛海疆，不許來敵入侵，並不是和敵人在海上作戰，在船上交鋒。是象伏波將軍那樣在近海活動，而不是象樓船將軍、橫海將軍那樣跨海出征。何況在陸地上作戰可以追擊，而象這樣在近海防衛就談不上追擊，只需逮捕那些心懷異謀的洋人和壞人，就地正法，並沒有動用龐大的軍隊在野外排開陣勢作戰的事，怎麼能同歷史上在陸地上挑起邊界衝突的例子相提並舉呢？這又是一項答辯性的意見。

提出上面三項反對言論的，都是社會上老奸巨滑、招搖撞騙，而表面上裝作老成持重的人。廣東的官吏中有這樣的人，幕僚中有這樣的人，說客中有這樣的人，商賈中有這樣的人，恐怕紳士中也未必沒有這樣的人，應當殺一儆百。您前去禁煙的這次行動、這種決心，如果被這些人所動搖，哪怕有一點猶豫疑惑，那麼在這千載難逢的時機，機會一錯失，後果就不堪設想了！不堪設想了！

古代寫奉命出使的詩說道：“我心裡充滿憂慮，惴惴不安，就連隨從我的車夫也憔悴不堪。”惴惴不安的是什麼呢？就是擔心有人從旁作遊說、梗阻的嘗試，擔心有人窺測動靜、伺機求逞，擔心有人不慎失言或洩露機密。您的隨從左右心腹之人，都可能是您的大敵啊。如果連隨從人員都顯得憂心忡忡，有憔悴的面容而毫無得意忘形的神色，那麼就可以說是奉命出使做到家了。您請認真領會這首詩吧！

什麼是歸結性的意見呢？那就是說：我同您約定：期望您用兩個整年

的時間，使國內十八行省的銀價平穩，物力充實，人心安定，然後回到朝廷報告我皇上。《尚書》說：“猶如射箭那樣有準確的目標。”我的話，是您將要達到的目的呀！

（史良昭）

觀巴黎油畫記

〔清〕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制蠟人，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餘亟歎其技之奇妙。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盍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

其法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炮者、擎大旗者、挽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煙焰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僕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

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喪氣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眾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

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爲陳跡，而其事信而有征。然者此畫果真邪、幻邪？幻者而同於真邪？真者而同於幻邪？斯二者蓋皆有之。

——選自《庸庵全集》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日，我遊覽了巴黎蠟人館。看到所塑造的蠟人，全都仿照活人的樣子，那形體神態、頭髮膚色、高矮胖瘦，沒有不完全相像的。從達官貴族以至工藝家和各行各業的人，凡是有名氣的，每每在館裡留下蠟像。有的站著，有的躺著，有的坐著，有的彎著腰，有的笑，有的哭，有的在喝酒，有的在博戲，猛然一看，沒有不驚歎像是活人似的。我再三讚歎製作蠟人技術的奇妙。翻譯人員說：“西方人絕妙的技藝，尤其沒有超過油畫的，您何不馬上到油畫院去，看一下普法交戰圖呢？”

那幅畫的展出方法是在一間又大又圓的房屋裡，把巨大的畫幅懸掛在四面牆壁上，從屋頂上放光線進入室內。人在房屋裡，放眼四望，就可以看見城堡、山岡、溪流、樹林，密集地分佈排列著，敵我兩軍的人馬紛亂擁擠：驅馬賓士的，臥倒在地上的，逃跑的，追擊的，開槍的，點炮的，拔大旗的，拉炮車的，連續不斷。每當一顆巨大的炮彈落地，就立刻火光迸射，煙火瀰漫；那些遭到炮擊的地方，就見斷壁破樓，有的熏黑了房屋，有的燒紅了圍牆。而士兵們折臂斷腿，血流成河染紅了地面，仰著趴著的死傷士兵，實在叫人不忍心看。抬頭看看天空，明亮的月亮斜掛，雲彩襯托著；低頭看看地面，綠草就象地毯，廣闊的平野一望無際。幾乎自己懷疑身外就是戰場，而忘記自己是在一間屋子裡似的。等到用手去摸摸它，才知道那原是牆壁、是油畫，都是畫出來的。

我聽說法國人好勝，為什麼自己偏要畫打敗仗的情景，叫人看了這樣喪氣？翻譯人員說：“這是用來昭示明白的鑒戒，激發群眾的義憤，圖謀報復啊。”這樣說來它的意義就很深遠了。

普魯士王國和法國的戰爭，到現在雖然已成爲過去的事，而那一事件是確鑿而有根據的。然而這幅油畫果然是真的呢，還是假的？是虛構的畫符合於真實的事呢？還是真實的事與虛構的畫相同呢？這兩種情況大概都是都存在的。

（曹旭）

相關資源加到我的最愛 添加相關資源

記超山梅花

〔清〕林紓

夏容伯同聲，嗜古士也，隱於棲溪。余與陳起士、高嘯桐買舟訪之。約尋梅於超山。由溪上易小舟，循淺瀨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見梅花。裡許，遵陸至香海樓，觀宋梅。梅身半枯，側立水次；古幹詰屈，苔蟠其身，齒齒作鱗甲。年久，苔色幻爲銅青。旁列十余樹，容伯言皆明產也。景物淒黯無可紀，餘索然將返。容伯導余過唐玉潛祠下，花乃大盛：縱橫交糾，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徑。遠馥林麓，近偃陂陀；叢芬積縞，彌滿山谷。幾四裡始出梅窩，陰松列隊，下聞溪聲，餘來船已停瀨上矣。余以步，船人以水，沿溪行，路盡適相值也。是晚仍歸棲溪。

遲明，復以小舟繞出山南，花益多於山北。野水古木，渺<bzgwgz_027/bz>滯翳，小徑岐出爲八、九道，抵梅而盡。至乾元觀，觀所謂水洞者。潭水清冽，怪石怒起水上，水附壁而止。石狀豁閭，陰綠慘澹。石脈直接旱洞。旱洞居觀右偏。三十餘級，及洞口，深窈沉黑中，有風水蕩擊之聲。同游陳寄湖、滌寮兄弟，蕪管入，不竟洞而出。潭之右偏，鐫“海雲洞”三大字，宋趙清獻筆也。尋丁酉軒父子石像，已剝落，詩碣猶隱隱可讀。容伯飯我觀中。余舉觴歎息，以生平所見梅花，鹹不如此之多且盛也。容伯言：“冬雪霽後，花益奇麗，過於西溪。”然西溪餘兩至，均失梅候。今但作《超山梅花記》，一寄容伯，一寄余友陳壽慈于福州。壽慈亦嗜梅者也。

——選自木刻本《畏廬文集》

夏容伯，是個酷愛古代文物的人，隱居於棲溪。我和陳起士、高嘯桐雇船拜訪了他，相約一起去超山探梅觀花。我們在小溪上換乘小船，順著淺淺的由沙石上流淌的溪水駛至超山北面，沿岸已能見到梅花。再過約一裡地光景，沿著溪邊小路行至香海樓，觀賞了著名的宋梅。梅樹已經半枯，斜立於水邊。蒼老古拙的枝幹曲折多姿，樹身密佈青苔，排列齊整得有如魚鱗一樣。因為年代久遠，青苔全變成了青銅色。宋梅旁邊還有十幾棵梅樹，容伯告訴說都是明代之物。我見四周景物陰冷而無甚光彩，不由興味索然而準備回返。容伯卻領著我向前走過唐玉潛祠，方見梅花競放之盛況。梅樹縱橫交錯，一片雪白；高低山坡，遍植密佈。大家漫步於梅林雪海。梅花香氣馥鬱，瀰漫山林，猶如重重疊疊的素絹，堆積山谷。大約走了近四裡地才出了梅窩，但見鬱鬱蒼蒼的松樹排列成行，山下可聞小溪的水流聲，原來我們乘坐的小舢板已經停在水面上了。我們在岸上走，船工泛舟水上，大家分別沿著小溪行走，待小路走到頭正好相逢。當天晚上我們仍然返回棲溪。

第二天拂曉，我們仍舊乘小舢板繞到超山南面，這裡的梅花更多於山北。溪水遼闊微遠，古樹枝葉濃密，岸邊的小路又開為八九道，延伸至梅樹林邊。我們來到乾元觀，參觀那個水洞。洞中潭水清澈見底，形狀奇特的石頭兀立水面，潭水浸潤石根而止。那些奇石作破缺開裂狀，上面長滿了暗綠色的青苔。從石頭的紋理脈絡看，本與旱洞同為一體。旱洞靠近乾元觀而偏右。爬過三十幾級石階，到達洞口，一片幽暗深沉之中，唯聞風水蕩擊之聲。一起來遊玩的陳寄湖、陳滌寮兄弟，點燃火把進入洞中，沒有走到洞底便返回了。潭水偏右的地方，岩石上鐫刻著“海雲洞”三個大字，那是宋代書法家趙抃的手筆。再尋找丁酉軒父子的石像，卻已斑駁脫落，只有石碑上的詩句還隱約可見。容伯在乾元觀請我吃午飯，我不由舉

杯讚歎不已，因為我平生所見過的梅花，卻沒有這裡的茂密繁盛。但容伯卻對我說：“若待冬雪過後，此間的梅花越發奇麗清絕，遠較觀梅勝地西溪為盛。”西溪我亦曾去過兩次，可惜都未逢梅花盛開的時節。如今只有作一篇《超山梅花記》，一紙寫與容伯，一紙寄給我福州的朋友陳壽慈。壽慈也是一個酷愛梅花的人啊。

（聶世美）

湖之魚

〔清〕林紓

【原文】

林子啜茗于湖濱之肆，叢柳蔽窗，湖水皆黯碧如染，小魚百數來會其下。

戲嚼豆脯唾之，群魚爭喋；然隨喋隨逝，繼而存者，三四魚焉。再唾之，墜綴葑草之上，不食矣。始謂魚之逝者皆飽也。尋丈之外，水紋攢動，爭喋他物如故。

余方悟：釣者將下鉤，必先投食以引之。魚圖食而併吞鉤。久乃知，凡下食者皆將有鉤矣。然則名利之藪，獨無鉤乎？不及其盛下食之時而去之，其能脫鉤而逝者幾何也？！

——選自木刻本《畏廬文集》

林生坐在西湖邊上的茶館裡喝茶，四垂的柳條遮蔽著窗口，一汪湖水，深蒼碧綠，猶如染過一般，百餘條小魚正彙聚在窗下的水面。

他就試著將肉乾嚼碎朝水面唾去，藉以取樂。魚兒紛紛爭著搶食。然而一邊爭食一邊又遊開了，一直覓食而不走的，只不過三四條而已。林生便再嚼食唾下，碎肉沉入水底，粘結在茭白根上，魚也不再去食它了。林

生起先以為魚的離去是因為都吃飽了的緣故，可離視窗一丈左右的地方，水面泛起一圈圈漣漪，不住地晃動著，那些小魚如先前一樣，又在爭食其它東西。

林生頓時想到：釣魚的人在垂下魚鉤之際，必定先以魚餌為引誘，魚兒要想吃食，便同時吞下釣鉤。時間久了，魚兒便知道，凡是有餌食的地方多半有釣鉤。然而，那名利彙聚之所，難道沒有別一種“釣鉤”麼？如果不趁著他人頻頻下食的時機而及時逃走，能夠脫鉤而遠逸他方的又能有幾個人呢？！

（聶世美）

鄒容傳

〔清〕章炳麟

鄒容，字威丹，四川巴人。父某，行商隴蜀間，略知書。容少慧敏，年十二，誦“九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君弗欲，時喜雕刻，父怒，輒榜笞至流血，然愈重愛。容稍長，從成都呂冀文學。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冀文懼，擯之。父令就日本學，時年十七矣。與同學鈕永建規設中國協會，未就。學二歲，陸軍學生監督姚甲有奸私事，容偕五人排闥入其邸中，榜頰數十，持剪刀斷其辮發。事覺，潛歸上海，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社。是時，社生多習英吉利語，容調之曰：“諸君堪爲賈人耳。”社生皆怒，欲毆之。廣州大駟馮鏡如，故入英吉利籍，方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招容，容詰鏡如曰：“若英吉利人，此國民者，中國民邪？英吉利國民邪？”鏡如慚，事中寢。

容既明習國史，學于冀文，複通曉《說文》部居。疾異族如仇讎，乃草《革命軍》以擯滿洲。自念語過淺露，就炳麟求修飾。炳麟曰：“感恒民當如是。”序而刻之。會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檢察革命黨事，將逮愛國學社教習吳朶。朶故甚容、炳麟，又幸脫禍，直詣明震自歸，且以《革命軍》進。明震緩朶，朶逸，遂名捕容、炳麟。容在獄，日就炳麟說經，亦時時講佛典，炳麟以《因明入正理論》授之，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明年，獄決，容、炳麟皆罰作。西人遇囚無狀。容不平，又啖麥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洩膏。炳麟謂容曰：“子素不嗜聲色，又未近女，今不夢寐而髓自出，宜懲忿自攝持，不者至春當病溫。”明年正月，疾果發。體溫溫不大熱，但欲寐；又懊 煩冤，不得臥；夜半獨語罵人，比旦

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黃連、阿膠，雞子黃湯，病日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請召日本醫，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於獄中，年二十一矣。詰朝日加巳，炳麟往撫其屍，目不瞑。內外嘩言：西醫受賄，下毒藥殺之。疑不能明。然西醫視獄囚至微賤，凡病者皆令安坐待命，勿與藥。獄囚五百，歲瘐死者率一百六十人。容疾始發，而醫不知其劇；比日久，病能已著，顧予以熱病常藥，亦下毒之次也。

容卒之歲，日本與露西亞始成。

——選自《太炎文錄》

鄒容，字威丹，四川巴縣人。父某，來往於甘肅、四川之間做生意，有一點文化。鄒容少年時聰慧敏捷，十二歲時，誦讀經書、《史記》、《漢書》，都能背得出。父親希望他參加科舉考試，鄒容不願意，卻時常喜歡雕刻，父親大怒，常用竹板打得他流血，然而心裡更加疼愛他。鄒容青少年時，在重慶經學院就學于呂翼文。與人講話，慷慨激昂，指斥堯、舜，鄙視周公、孔子，毫無顧忌。呂翼文十分害怕，斥退了他。父親一定要他去日本讀書，這一年鄒容十七歲。在日本他與同學鈕永建籌建中國協會，沒有成功。讀了二年，因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與人通姦，鄒容同五個同學推門進入他的官邸，搗了他數十記耳光，拿剪刀剪了他的辮子。事情被發覺後，鄒容就暗地裡回到上海，與章炳麟在愛國學社中會見。這時，學社的學生都在學習英語，鄒容譏笑他們說：“各位簡直要成爲商人了。”學社的學生大怒，想痛打他一頓。廣州洋人買辦馮鏡如，過去加入了英國籍，剛在上海設立國民議政廳，招收鄒容，鄒容責問馮鏡如說：“你是英國人，

這個國民議政廳，是中國人的？還是英國人的？”馮鏡如羞慚萬分，事情只得中途停止。

鄒容已經熟習國史，又求學于呂翼文，更通曉《說文解字》以及文字學。他痛恨異族就象仇敵，於是撰寫《革命軍》以號召推翻清廷。自己感到語言過於淺顯、直率，請求章炳麟加以修飾。炳麟說：“爲了鼓動一般群眾，正應該這樣。”並寫了序言刻印出來。正好這時清政府派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去查究革命黨，準備逮捕愛國學社的教員吳朶。吳朶一向憎恨鄒容、章炳麟，這次又希望免遭逮捕，於是徑直到明震那裡自首，並且送去《革命軍》一書。明震暫不追究吳朶，吳朶逃跑，於是名正言順地逮捕了鄒容和章炳麟。鄒容在獄中，每天跟章炳麟一起研究佛經，也經常講佛家典籍，章炳麟向他傳授《因明入正理論》，說：“讀懂這本書，可以解除三年的憂愁。”第二年，判決書下達，鄒容、炳麟都被判了徒刑。外國人對待囚犯非常凶狠。鄒容憤憤不平，又因麥片飯吃不飽，更加憤激，以致抵熱遺精。炳麟對鄒容說：“你一向不好聲色，又沒有接近女性，如今不做夢而精液流出，應當壓抑憤怒自我控制，不這樣到了春天就會得病死去。”第二年正月，疾病果然發作，體內低燒，只想睡覺；加上痛恨愁煩，難以入睡；半夜夢中罵人，到天亮又全不記得。炳麟知他病在陰虧，想到自己懂得中醫，只有給他服用黃連、阿膠、雞蛋黃配製的湯藥，疾病才能一天天痊癒。就請求監獄卒長，自己爲鄒容切脈診斷開藥方，不答應；又請求叫日本醫生，也不答應。鄒容病了四十天，二月二十九日半夜在獄中死去，年才二十一歲。第二天十點鐘左右，炳麟前去撫摸他的屍體，眼睛不閉。當時監獄內外譁然，都說外國醫生受賄，下藥毒死了鄒容。這僅是猜疑無法查明。然而外國醫生拿囚犯不當人，凡是生了病的都讓他們安坐等死，不給藥。獄囚五百人，每年因受虐待饑寒發病而死的有一百六十人。

鄒容得病之初，醫生並不知他的病情嚴重；等到日子一長，病情已非常明顯，只給他服用一般的退熱藥，這僅次於用毒殺人。

鄒容去世的當年，日本和沙俄簽訂了和約。

（馮海榮）

馮婉貞勝英人于謝莊

〔清〕徐珂

咸豐庚申，英法聯軍自海入侵，京洛騷然。距圓明園十裡，有村曰謝莊，環村居者皆獵戶。中有魯人馮三保者，精技擊。女婉貞，年十九，姿容妙曼，自幼好武術，習無不精。是年，謝莊辦團，以三保勇而多藝，推爲長。築石砦土堡於要隘，樹幟曰“謝莊團練馮”。一日晌午，諜報敵騎至，旋見一白酋督印度卒約百人，英將也，馳而前。三保戒團眾裝藥實彈，毋妄發，曰：“此勁敵也，度不中而輕發，徒糜彈藥，無益吾事。慎之！”

時敵軍已近砦，槍聲隆然，砦中人蹙伏不少動。既而敵行益邇，三保見敵勢可乘，急揮幟，曰：“開火！”開火者，軍中發槍之號也。於是眾槍齊發，敵人紛墮如落葉。及敵槍再擊，砦中人又驚伏矣，蓋籍砦牆爲蔽也。攻一時，敵退，三保亦自喜。婉貞獨戚然曰：“小敵去，大敵來矣！設以炮至，吾村不齏粉乎？”三保瞿然曰：“何以爲計？”婉貞曰：“西人長火器而短技擊，火器利襲遠，技擊利巷戰。吾村十裡皆平原，而與之競火器，其何能勝？莫如以吾所長，攻敵所短。操刀挾盾，猱進鷲擊，徼天之幸，或能免乎！”三保曰：“悉吾村之眾，精技擊者不過百人。以區區百人，投身大敵，與之撲鬥，何異以孤羊投狼群？小女子毋多談！”婉貞微歎曰：“吾村亡無日矣！吾必盡吾力以拯吾村！拯吾村，即以衛吾父。”於是集謝莊少年之精技擊者而詔之曰：“與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拯之？諸君無意則已，諸君而有意，瞻予馬首可也。”眾皆感奮。

婉貞於是率諸少年結束而出，皆玄衣白刃，剽疾如猿猴。去村四裡有

森林，陰翳蔽日，伏焉。未幾，敵兵果舁炮至，蓋五六百人也。挾刀奮起，率眾襲之。敵出不意，大驚擾，以槍上刺刀相搏擊，而便捷猛鷲終弗逮。婉貞揮刀奮斫，所當無不披靡，敵乃紛退。婉貞大呼曰：“諸君！敵人遠吾，欲以火器困吾也，急逐弗失！”於是眾人竭力撓之，彼此錯雜，紛紜拏鬥，敵槍終不能發。日暮，所擊殺者無慮百十人。敵棄炮倉皇遁，謝莊遂安。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清稗類鈔·戰事類》

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從海路入侵，京城裡騷動不安。離圓明園十裡，有個村子叫謝莊，全村住的都是獵戶。其中有個山東人名叫馮三保的，精通武術。他的女兒婉貞，十九歲，長得非常漂亮，從小愛好武術，學習過的武藝沒有不精通的。這一年，謝莊辦起了團練，因為馮三保勇敢而又會多種武藝，被推薦為首領。三保帶領民團在險要的地方築起了石寨和土堡，樹起了一面旗幟，寫著“謝莊團練馮”。一天中午，偵察人員報告敵人的騎兵到了。一會兒見一個白人頭目，率領著大約一百名印度兵，那個英國軍官，飛馬沖在前面。三保提醒大家裝好火藥，推上子彈，不要亂射，說：“這是一支強敵，估量打不中而輕易發射，白白地耗費彈藥，對我們的事情沒好處。要謹慎對付！”

這時敵人已經逼近石寨，槍聲隆隆。石寨中的人蹣跚身子伏在地上，絲毫不動。不久，敵人越來越近。三保看見敵人陣勢有機可乘，連忙揮動旗幟，喊道：“開火！”“開火”這句話，是軍中發槍射擊的信號。於是大家一起放槍，敵人象落葉一樣紛紛落馬。等到敵人開槍還擊，石寨裡的人們又迅速埋伏好，這是借寨牆來作掩護。攻打了一些時候，敵人退走了。

馮三保自己也很高興。唯獨婉貞憂愁地說：“小股敵人退走，大批敵人就要來了。假如他們帶著炮來，我們村莊不就變成粉末了嗎？”三保吃驚地說：“用什麼作為對策？”婉貞說：“西洋人擅長用火藥武器而不善於武術。火藥武器適合於攻打遠處，武術適合於巷戰。我們村子周圍十裡都是平原，卻和他們拼槍炮，那怎麼能取勝？不如用我們的長處，去攻打敵人的短處。拿著刀，帶著盾，象猿猴那樣敏捷地前進，如鷲鳥一般勇猛地進攻，托天的福，也許能免遭災禍呢！”三保說：“把我們全村的群眾都算在一起，精通武術的也不過百來個人，拿很少的百來個人，投身於強敵，與他們搏鬥，這跟把一隻羊扔到狼群裡有什麼不同？小女孩家不要多說。”婉貞低聲歎息說：“我們村子很快就要被毀滅了！我一定要盡力來拯救我們的村子。拯救了我們村子，也就保衛了我的父親。”於是召集謝莊少年中精通武術的，動員他們說：“與其坐著等死，哪如奮起拯救我們村莊？各位兄弟姊妹倘若沒有這個想法那就算了，各位如果有這個想法，那只要按我的指揮行事就行了。”大家聽了都很感動振奮。

馮婉貞於是率領少年們整好裝束出發了，他們都穿著黑色的衣服，拿著雪亮的鋼刀，輕捷得象猿猴似的。離村子四裡遠有一片森林，樹蔭濃密遮住太陽，他們就埋伏在那裡。沒有多久，敵人果然抬著大炮來了，大約有五六百人。馮婉貞拔刀奮身躍起，率領大家襲擊敵人。敵人出乎意外，非常驚恐慌亂，用槍上的刺刀跟謝莊少年進行搏鬥，但輕捷勇猛到底比不上謝莊人。馮婉貞揮刀奮力砍殺，和她對戰的沒有不被擊敗的，敵人於是紛紛敗退。馮婉貞大聲喊道：“各位兄弟姊妹！敵人避開我們遠去，是想用槍炮來使我們陷於困境，趕快追擊，不要失去戰機！”於是大家竭盡全力攔截敵人，敵我雙方交錯混合在一起，互相搏鬥，敵人的槍炮始終不能發射。到傍晚，被殺死的敵人大約有一百多人。敵人扔下大炮慌慌張張地

逃跑了。謝莊於是平安無事。

（宋心昌）

少年中國說

〔清〕梁啟超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爲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老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爲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人與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任公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

衾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宮南內，白髮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遝之盛事。拿破崙之流於厄蔑，阿剌飛之幽于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吒，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面皴齒盡，白髮盈把，頽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處無天地；舍頽唐之外無日月，舍歎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欲望以拿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頽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爲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爲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爲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漸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爲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

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爲老大耶？爲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爲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爲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爲家族之國，或爲酋長之國，或爲諸侯封建之國，或爲一王****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爲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爲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爲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爲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爲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自餘歷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爲一朝廷之老也則

可，謂爲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尙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雲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志尼者，義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義大利”。舉國志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義大利爲歐洲之一雄邦。夫義大利者，歐洲之第一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于教皇，政權歸於奧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爲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余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爲消長者也。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爲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爲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折，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喏，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尙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既已不知亞細亞、歐羅巴爲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末

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爲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畀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折、當差、捱俸、手本、唱諾、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僕爲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之所謂老後、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醫生，攜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爲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爲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窗櫺，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爲牛爲馬爲奴隸，則烹爨捶鞭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爲鄰者何與焉？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爲少年也，則吾中國爲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爲老大也，則吾中國爲過去之國，其漸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

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穀，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矍矍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選自《飲冰室合集》

日本人稱呼我們中國，一稱作老大帝國，再稱還是老大帝國。這個稱呼，大概是承襲照譯了歐洲西方人的話。真是實在可歎啊！我們中國果真是老大帝國嗎？梁任公說：不！這是什麼話！這算什麼話！在我心中有一個少年中國存在。

要想說國家的老與少，請讓我先來說一說人的老與少。老年人常常喜歡回憶過去，少年人則常常喜歡考慮將來。由於回憶過去，所以產生留戀之心；由於考慮將來，所以產生希望之心。由於留戀，所以保守；由於希望，所以進取。由於保守，所以永遠陳舊；由於進取，所以日日更新。由於回憶過去，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已經經歷的，所以只知道照慣例辦事；由於思考未來，各種事情都是他所未經歷的，因此常常敢於破格。老年人常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常喜歡行樂。因為多憂愁，所以容易灰心；因為要行樂，所以產生旺盛的生氣。因為灰心，所以怯懦；因為氣盛，所以豪壯。因為怯懦，所以只能苟且；因為豪壯，所以敢於冒險。因為苟且因循，所以必定使社會走向死亡；因為敢於冒險，所以能夠創造世界。老年人常常

厭事，少年人常常喜歡任事。因為厭於事，所以常常覺得天下一切事情都無可作為；因為好任事，所以常常覺得天下一切事情都無不可為。老年人如夕陽殘照，少年人如朝旭初陽。老年人如瘦瘠的老牛，少年人如初生的虎犢。老年人如坐僧，少年人如飛俠。老年人如釋義的字典，少年人如活潑的戲文。老年人如抽了鴉片洋煙，少年人如喝了白蘭地烈酒。老年人如告別行星向黑暗墜落的隕石，少年人如海洋中不斷增生的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中矗立的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不斷延伸的大鐵路。老年人如秋後的柳樹，少年人如春前的青草。老年人如死海已聚水成大澤，少年人如長江涓涓初發源。這些是老年人與少年人性格不同的大致情況。梁任公說：人固然有這種不同，國家也應當如此。

梁任公說：令人悲傷的老大啊！潯陽江頭琵琶女，正當明月縈繞著空船，楓樹葉在秋風中瑟瑟作響，衾被冷得象鐵，在似夢非夢的朦朧之時，回想當年在長安繁華的紅塵中對春花賞秋月的美好意趣。清冷的長安太極、興慶宮內，滿頭白髮的宮娥，在結花如穗的燈下，三三五五相對而坐，談論開元、天寶年間的往事，譜當年盛行宮內的《霓裳羽衣曲》。在長安東門外種瓜的召平，對著身邊的妻子，戲逗自己的孩子，回憶禁衛森嚴的侯門之內歌舞雜遝、明珠撒地的盛況。拿破崙被流放到厄爾巴島，阿拉比被幽禁在斯里蘭卡，與三兩個看守的獄吏，或者前來拜訪的好事的人，談當年佩著短刀獨自騎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大地，浴血奮戰在海港、大樓，一聲怒喝，令萬國震驚恐懼的豐功偉業，起初高興得拍桌子，繼而拍大腿感歎，最後持鏡自照。真可歎啊，滿臉皺紋、牙齒落盡，白髮正堪一把，已頹然衰老了！象這些人，除了憂鬱以外沒有別的思緒，除了悲慘以外沒有其他天地；除了萎靡不振以外沒有其他精神寄託，除了歎息以外沒有別的聲音，除了等死以外沒有其他事情。美人和英雄豪傑尚且如此，何況平

平常常、碌碌無爲之輩呢？生平的親戚朋友，都已入於墳墓；日常起居飲食，依賴於別人。今日得過且過，匆匆哪知他日如何？今年得過且過，哪裡有閒暇去考慮明年？普天之下令人灰心喪氣的事，沒有更甚于老大的了。對於這樣的人，而要希望他有上天攬雲的手段，扭轉乾坤的本領，挾山跨海的意志氣概，能還是不能？

真是可悲啊，我們中國果真已經是老大帝國了嗎？站在今天以縱覽往昔，堯、舜和夏商周三代，是何等美好的政治；秦始皇漢武帝，是何等的英雄豪傑；漢代唐代以來的文學，是何等的興隆繁盛；康熙、乾隆年間的武功，是何等的盛大顯赫。歷史家所鋪敘記載的，文學家所盡情謳歌的，哪一樣不是我們國民少年時代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的陳跡呢！而今頹然衰老了！昨天割去五座城，明天又割去十座城，處處窮得鼠雀不見蹤影，夜夜擾得雞犬不得安寧。全國的土地財產，已成為別人懷中的肥肉；四萬萬父兄同胞，已成注名於他人戶冊上的奴隸，這難道不就象“老大嫁作商人婦”的人一樣嗎？可悲啊，請君莫說當年事，衰老憔悴的光陰不忍目睹！象束手待斃的楚囚相對，孤單地自顧垂危的身影，性命險危，可謂朝不保夕，國家成為等死的國家，國民成為等死的國民。萬事已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一切都聽憑他人作弄，也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梁任公說：我們中國果真是老大帝國嗎？這是今天地球上的一大問題。如果是老大帝國，那麼中國就是過去的國家，即地球上原來就有這個國家，而今漸漸消滅了，以後的命運大概也差不多快完結了。如果不是老大帝國，那麼中國就是未來的國家，即地球上過去從未出現這個國家，而今漸漸發達起來，以後的前程正來日方長。要想判斷今日的中國是老大？還是少年？則不可不先弄清“國”字的涵義。所謂國家，到底是什麼呢？

那是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住生息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治理他們這塊土地上的事情，自己制定法律而自己遵守它；有主權，有服從，人人是有主權的人，人人又是遵守法律的人，如果做到這樣，這就可以稱之為名符其實的國家。地球上開始有名符其實的國家，只是近百年以來的事。完全名符其實的，是壯年的事情。未能完全合格而漸漸演進成名符其實的，是少年的事情。所以我可以用一句話判斷他們說：歐洲列國今天是壯年國，而我們中國今天是少年國。

大凡古代中國，雖然有國家的名義，然而並未具備國家的形式。或是作為家族的國家，或是作為酋長的國家，或是作為封建諸侯的國家，或是作為一王****的國家。雖種類不一樣，總而言之，他們對於國家應具備的體制來說，都是有其中一部分而缺少另一部分。正如嬰兒從胚胎變成兒童，他身體上一兩種肢體器官，先開始發育形成，此外的部分雖已基本具備，但尚未能得到它的用處。所以唐虞堯舜以前為我國的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為我國的乳哺時代，從孔子而來直至現在是兒童時代。逐漸發達，至今才開始將進入兒童以上的少年時代。他的發育成長之所以如此遲緩的原因，是歷代的民賊阻礙遏止他生機的結果。猶如童年多病，反而象衰老的樣子，有的甚至懷疑他死期就要到了，而不知道他全是因為沒有完全成長沒有名符其實的原故。這不是針對過去說的，而是放眼未來說的。

況且我們中國的過去，哪裡曾出現過所謂的國家呢？不過僅僅有過朝廷罷了！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自立於這個地球上既有數千年，然而問一問這個國家叫什麼名稱，則竟沒有名稱。前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的，都是朝廷的名稱罷了。所謂朝廷，乃是一家的私有財產。所謂國家，乃是人民公

有的財產。朝代有朝代的老與少，國家也有國家的老與少。朝廷與國家既是不同的事物，那麼不能以朝廷的老少指代國家老少的道理就很明白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時代，是周朝的少年時代。至幽王、厲王、桓王、赧王時代，就是周朝的老年時代了。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時代，是漢朝的少年時代。至元帝、平帝、桓帝、靈帝時代，就是漢朝的老年時代了。自漢以後各代，沒有一個朝代不具有少年時代和老年時代的。凡此種種稱爲一個朝廷老化是可以的，稱爲一個國家老化就不可以。一個朝廷衰老將死，猶如一個人衰老將死一樣，與我所說的中國有什麼相干呢。那麼，我們中國，只不過以前尚未出現在世界上，而今才剛剛開始萌芽罷了。天地是多麼廣大啊，前途是多麼遼闊啊，多麼美啊我的少年中國！

瑪志尼，是義大利三傑中的魁首。因爲國家的事被判罪，逃竄到其他國家。於是創立一個會，叫做“少年義大利”。全國有志之士，象雲湧霧集一般回應他。最後終於統一復興舊邦，使義大利成爲歐洲一大強國。義大利，乃是歐洲的第一老大帝國。自從羅馬帝國滅亡後，全國土地隸屬於教皇，政權卻歸之於奧地利，這大概是所謂衰老而瀕臨於死期的國家了。但產生一個瑪志尼，就能使全國變成少年義大利，何況我們中國確實處在少年時代呢！堂堂四百多個州的國土，凜凜然有四萬萬國民，難道就不能產生一個象瑪志尼這樣的人物嗎！

龔自珍詩集中有一首詩，題目叫《能令公少年行》。我曾經十分愛讀它，喜歡體味它用意的所在。我們國民自己說自己的國家是老大的話，那便果真成老大了；我們國民自己瞭解自己的國家是少年，那便真是少年了。西方有句民間諺語說：“有三歲的老翁，有百歲的兒童。”那麼，國家的老與少，又無確定的形態，而實在是隨著國民人心的力量變化而增減的。

我既看到瑪志尼能使他的國家變成少年國，我又目睹我國的官吏士民能使國家變成老大帝國。我爲這一點感到恐懼！象這樣壯麗濃郁、風度優美舉世無雙的少年中國，竟讓歐洲和日本人稱我們爲老大帝國，這是爲什麼呢？這是因爲掌握國家大權的都是老朽之人。非得吟誦幾十年八股文，非得寫幾十年的考卷，非得當幾十年的差使，非得熬幾十年的俸給，非得遞幾十年的名帖，非得唱幾十年的喏，非得磕幾十年的頭，非得請幾十年的安，否則必定不能得到一官，提升一職。那些在朝中任正副部長以上，外出擔任監司以上官職的，一百人當中，其中五官不全的，大概有九十六七人。不是眼瞎就是耳聾，不是手打顫就是腳瘸跛，再不就是半身風癱，他自己自身的飲食走路、看東西、聽聲音、說話，尚且不能自己處理，必須由三四個人在左右扶著他挾著他，才能過日子，象這樣而要叫他擔負起國家大事，這與豎起無數木偶而讓他們治理天下有什麼兩樣呢！況且那些傢伙，自從他少年壯年的時候就本已不知道亞細亞、歐羅巴是什麼地方，漢高祖唐太宗是哪一朝皇帝，還嫌他愚笨僵化腐敗沒有到達極點，又必定要去搓磨他，陶冶他，等他腦髓已經乾涸，血管已經堵塞，氣息奄奄，與死鬼作鄰居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交付在他手中。真可悲啊！老大帝國，確實是老大啊！而他們那些人，積聚了自己幾十年的八股、白折、當差、捱俸、手本、唱喏、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才剛剛得到這個紅頂花翎的官服，中堂大人的名號，於是使出他全副的精神，用盡他畢生的力量，以保持它。就象那乞丐拾到金子一錠，雖然轟隆隆的響雷盤旋在他的頭頂上，而雙手仍緊抱著他裝錢的囊袋，其他的事情就不是他想顧及，不是他想知道，不是他想聽到的了。在這個時候你告訴他要亡國了，要瓜分了，他怎麼會跟從你聽這些消息，怎麼會跟從你相信這些消息！即使果真亡了，果真被瓜分了，而我今年已七十歲了，八十歲了，但只求這一兩年之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地過了一

世了！如果不得已，就割讓兩三個省的土地雙手獻上以示恭賀敬禮，以換取我幾個衙門；賣幾百萬人民作為僕人奴隸，以贖取我一條老命，有什麼不可？有什麼難辦？真是可悲啊！今天所謂的老後、老臣、老將、老吏，他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手段，全都在這裡了。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讓走無常來當醫生，攜著催命符以祝壽，唉，令人悲痛啊！以用這樣的辦法來統治國家，這哪能不老而將死呢，甚至我怕他未到年歲就夭折了。

梁任公說：造成今天衰老腐朽中國的，是中國衰老腐朽人的罪孽。創建未來的少年中國的，是中國少年一代的責任。那些衰老腐朽的人有什麼可說的，他們與這個世界告別的日子不遠了，而我們少年才是新來並將與世界結緣。如租賃房屋的人一樣，他們明天就將遷到別的地方去住，而我們今天才搬進這間屋子居住。將要遷居別處的人，不愛護這間屋子的窗戶，不清掃治理這間房舍的庭院走廊，這是俗人常情，又有什麼值得奇怪的！至於象我們少年人，前程浩浩遠大，回顧遼闊深遠。中國如果成為牛馬奴隸，那麼烹燒、宰割、鞭打的慘酷遭遇，只有我們少年承受。中國如果稱霸世界，主宰地球，那麼發號施令左顧右盼的尊貴光榮，也只有我們少年享受；這對於那些氣息奄奄將與死鬼做鄰居的老朽有什麼關係？他們如果漠然對待這一問題還可以說得過去。我們如果漠然地對待這一問題，就說不過去了。假如使全國的少年果真成為充滿朝氣的少年，那麼我們中國作為未來的國家，它的進步是不可限量的；假如全國的少年也變成衰老腐朽的人，那麼我們中國就會成為從前那樣的國家，它的滅亡不久就要到來。所以說今天的責任，不在別人身上，全在我們少年身上。少年聰明我國家就聰明，少年富裕我國家就富裕，少年強大我國家就強大，少年獨立我國家就獨立，少年自由我國家就自由，少年進步我國家就進步，少年勝過歐

洲，我國家就勝過歐洲，少年稱雄于世界，我國家就稱雄於世界。紅日剛剛升起，道路充滿霞光；黃河從地下冒出來，洶湧奔瀉浩浩蕩蕩；潛龍從深淵中騰躍而起，它的鱗爪舞動飛揚；小老虎在山谷吼叫，所有的野獸都害怕驚慌，雄鷹隼鳥振翅欲飛，風和塵土高卷飛揚；奇花剛開始孕起蓓蕾，燦爛明麗茂盛茁壯；幹將劍新磨，閃射出光芒。頭頂著蒼天，腳踏著大地，從縱的時間看有悠久的歷史，從橫的空間看有遼闊的疆域。前途象海一般寬廣，未來的日子無限遠長。美麗啊我的少年中國，將與天地共存不老！雄壯啊我的中國少年，將與祖國萬壽無疆！

（曹旭）